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八八冊目次

## 史部・史評類

顧氏詩史十五卷

〔明〕唐汝詢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顧正誼刻本

一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十二卷

〔明〕郭大有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周對峰刻本

三〇五

讀書鏡十卷

〔明〕陳繼儒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四〇六

青油史漫二卷

〔明〕茅元儀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七六

秋士史疑四卷

〔明〕宋存標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君子堂刻本

四九五

顧氏詩史十五卷

〔明〕唐汝詢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顧正誼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史十五

卷》提要

顧氏詩史序

顧中翰仲方著詩史十五卷自三五以迄宋元代有引人有述仍自為之序其詞甚斐亶而要渺書既成則以命不佞為前茅不佞稱詩不能游商賜之藩籟史不能窺左倚之秘何足以為仲方役雖然嘗習三百篇與春秋而得其微矣夫人戴大圓而履大方始未嘗不靜質而繼乃感遇



雜揉也感遇錯而事變多  
事變多而文章之為用廣  
要而言之不越於著述比  
興二者分派異驅而詩史  
秦越矣然詩之誦美刺非  
即史之褒善貶惡豈其刑  
書樂府判然王者之二官  
而不相蒙也雅誦所載鴻  
猷懿烈如譜如圖則惟天  
下之史七月小戎諸篇土  
風謠俗如歷如指則惟一  
方之史下至里歌巷詠田

夫紅女矢口而成睽離觀  
合有無黽勉亦可以為一  
家之史孟子曰詩亡然後  
春秋作叔世失道混三維  
亂五性詩不足勸懲而藉  
力於史譬之微言感俊而  
大聲警聾其出之齒舌亦  
何殊哉奈何世之輕視詩  
而濶於史也六甲未窺三  
倉未揅寒膚枵腹於古今  
升降之迹寐如而徒丐殘  
膏乞賸馥以號于人曰詩

也至于今而千群百黨充  
壇盈席矣高者擬卑者竊  
率皆未同而有懷無感而  
自慨其於性情之義何取  
而於勸戒何裨仲方所為  
詠史詩也上下數千百年  
出入二十一史枚舉件係  
精研博羅即事以成文托  
聲以模事其於天運慘舒  
反覆人代汙隆出沒之變  
淦情淦味形際神來真足  
起九京之風貌發重壤之

幽潛使讀之者奮其至心  
而懲其戾習生有真惕死  
有餘寒其有助於先王之  
教也抑豈淺淺仲方家故  
高貲能自斥散為  
天子侍從臣能早自謝免蕭  
然野處閉門修古所居累  
石䟽池紆迴窈窕宛如淦  
林複岫一時清流雅致推  
為巨擘曾著咏物圖譜膾  
炙于世乃又以為壯夫所  
薄故復托寄於茲辭之聽

或池九奏而陋吹管擊缶

之響窺玉海發珠丘目飫

天地之奇寶而笑彼航販

市鬻數錢探幣之為瑣瑣

也吁嗟仲方其傑於詞壇

哉是編行當使左太冲却

步而張景暘失色區區近

世食餘啜殘雞口之羣又

何足與較雄雌

社弟玄岳山人馮時可撰



顧氏詩史序

太原王穉登撰并書

古今咏史之作代不數人不數篇

杜陵強補詩史不過陳涉軼述的

事托風喻雜歌謠一切嫌惡勸懲

孤憤激烈寓之聲律而已顧仲方

先生詩史則果是自抒衷抱勝

國自黃屋迨帝衣自鴻勳偉

節迨獨行自述自金石管絃迨

緝柳編蒲之士代各有序人各有

詩彙錄藻火者十之八九斧鉞干

莫不及二三讚頌多而諷刺少故詩

人溫柔敦厚之旨哉上六三千餘年

出入三十一代以風雅之音垂春秋之

華詩乎史乎豈不合之雙美乎乃  
其詞則雲興霞蔚思則春爛秋清  
調則玉磬黃鐘古則瓦棺蒙鼎奇  
則天琛海寶博則二面五車信乎  
字挾風霜聲含律呂者矣今世詞  
林執苑著述如山梨人棗人腕欲解  
指欲脫非不稱作者之盛哉然上者  
獨其殷華慨下者效顛學步拾  
牙後慧以騁風雲月露之技甚  
則做篇什代含沙中人如得夫人藥  
匕首於墨人史氏之義三當即醢  
羹之貌且不堪覆况可藏之名山  
縣諸園門耶仲方風標鮮令  
興寄蕭遠家有園林泉石之

勝藥有國史鼎彝之美如東方曼  
倩史隱金門書品畫法典詩調  
風稱三絕不忝其家虎頭乞者  
戶屢鱗集一旦拂衣歸老九峰  
三泖薄許子持諸人私田門舍不  
知殷青為何物遂棄去家人磨  
一意編摩以陶匠為膏腴不律  
為未韜隄摩丹青之黼黻謳吟  
嘯咏為鐘璫他論著多千篇笑  
充棟矣然高鉅僧者無踰諸史  
余既序其端復問曰先生以史名  
詩乃不載鄒魯腥膻典漆洛闢  
閭諸儒何故仲方曰我不意言之  
乎蒼者詎可以雕且鑽也姑置

詩史自叙

嘗聞詩咏言史記事兩盾並垂世教  
而率不相為用云然自太師陳詩以  
觀風其間如閭巷歌謠每朝廷焚享  
之什無非史者及孔子著春秋筆桓  
公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紀二百  
四十二季行事之跡哀微森如而溫  
柔敦厚之旨較若合券則亦無非詩  
也者故傳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春秋者得非經中之史而  
亡於詩者之詩歟自微言既絕詞心  
代興摻羅史氏之舊聞而取裁於六  
兼舉前古興亡善敗莫為可歌可涕  
一事一切寓之於詩而永言記事之

自叙

一

自叙

二

體殆不岐而為兩夫春秋筆削游夏  
不能贊一詞片孔子猥云竊取後有  
作者曾不足以肩公明而欲評隲于  
古以標幟詩壇諱何容易咎唐以詩  
程士士人以治詩傳者大究於萬而  
惟杜少陵氏之從世稱詩史詩蓋難  
言哉不佞少鮮師承庸庸專業刺嘗  
一映無當蟬鳴第生平喁喁好古每  
遇古人奇詠俯行瀉辭麗藻則心竊  
嚮往之思有所稱揚以志吾高山之  
慕讀史有得輒形隄咏而會遊仕京  
師繪事碌碌無間曷向所吟吾成快  
香叢已敝帚棄之已而杜門養病營  
筮表以走唯曰縱濯於煙霞水石間

偶檢故箴得舊所爲咏史若干章覆  
寫其論次翻閱二十一史以增飾  
其略于是代各有序人各有顯末詩  
各註本史而又旁及羣書得之讀頌  
者十之七出之諷刺者十之三而吾  
宣尼至聖并鄒魯名賢暨濂洛關閥  
諸大儒瓊佚而不載則繪天地者難  
爲工矣帙成而客請版之以與咏物  
詩並行於世余謝不敏答楊子靈少  
所好賦曰錢心刻賢以人司馬氏之  
宜而晚更薄之爲雕蟲之秋余所咏  
史脈綜叙古管以資童子咏歌非真  
妄有揚抑以自附騷人楚史之流而  
至于自用之莽且咏物圖譜摹畫烟

自叙

三

靈業爲壯夫捧腹況敢覆發之以賈  
笑客曰古三百篇洋洋灑灑豈盡清  
廟明堂哉如衛之哀伋壽秦之  
咏三良雖情詞悽惻非後庭詞也所  
能道而總之亦閭閻之謠咏史之屬  
也讀公詩而明君察相之勳猷高賢  
逸士之遐軼收據殆盡蓋三十餘年  
間興亡善敗之跡一展卷可覽其大  
麗謂古以史續詩而公以詩述史揄  
揚風刺以於古盾閭營之謠奚不  
可矣答右太神三麗之賦也猶俟其  
成覆醬餽公非縣之國門以俟公之  
增損之也又且藏之名山以圖不朽  
夫公詩誠足不朽即藏之名山固傳

自叙

四

匪以覆醬餽亦傳余謝唯余詩  
穰無足采者敢望增損以辱大方  
其取以覆餽則惟命遂亟付梓  
萬曆庚子新秣吉旦

琴亭顧正誼仲方甫撰

社末孫孟芳卅叡甫書

自叙

五

詩史凡例

一唐人多以律絕詠史而文選所載則皆五  
言古竊以律拘對偶叙事未免牽合絕限  
短章頗末不無挂漏故是編多用選體  
一古人詠史必意有所指而借古事以託諷  
或有所感觸而卽一事以抽揚未有概一  
人之生平而備論之者獨盧郎中覽古一  
篇頗特進秋胡九解則以叙事爲體今是  
編大都法此其是非褒貶竊亦自開門戶  
云

詩史凡例

一歷代帝王難以具載唯舉開基之主以表  
一朝統緒若守文之君非功業顯著者勿  
錄也是以弑逆若朱溫而不廢節如漢  
景而勿收

一標題命篇悉法綱目如春秋戰國本載諸  
侯大夫之事無一語及周而並云周紀者  
天下不可以無王也三國則黜魏吳而帝  
昭烈六朝則分南北而紀孝文見標權爲

炎漢之逆賊拓跋非劉宋之叛臣也

一是綱所採必奇節偉行之士而間有功罪相半者亦書若李斯桓溫楊素之類是也或名節已虧而文華足錄事迹可矜者亦書若楊馬潘陸田寶李陵之類是也或爲名高而實生亂階者則亦書若王衍王安石之類是也此雖錄其所長而必攻其所短且探其隱奧而始定其雌黃其與奇偉之士固已隔一間矣至如秦之趙高漢

詩史凡例

二

之董卓唐之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之徒則罪狀較然無容置喙故皆黜弗論

一戰國以前姓名或缺故詩題有書字者有書爵者有書子者秦漢以後則皆書名非

敢附於春秋褒貶之嚴而妄有褒貶也

一事跡相類者合爲一詩如三仁四君之屬

是也同利相爭者亦合爲一如袁晁田寶

牛李之屬是也或迹相類而心不相侔朝

肝膽而夕楚越者亦合爲一如東紹劉秉

之屬是也

一帝王大政有繁冗不可合論則釐爲詞斷而意續用秋胡詩分章體

一註中所引書目出二十一史者則曰本傳出諸家文集者則曰別傳或雖出本史而見他傳者則曰某史某人傳若見諸他書則遂各載本書或詞煩而以已意節之者則曰按以別之

一晉魏以前多用本史六朝以後其書多無

詩史凡例

三

機始參用綱目云

空閒潘維垣寫



證羣書目錄

易經

書經

詩經

春秋

禮記

孝經

周禮

儀禮

大戴禮

詩小序

尚書緯

春秋繁露

爾雅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尚書大傳

毛萇詩傳

韓詩外傳

穆天子傳

漢武內傳

老子內傳

趙雲別傳

淵明別傳

萊公別傳

列仙傳

列女傳

列士傳

逸士傳

神仙傳

江表傳

名臣傳

稽康高士傳

羣書目錄

一

陳鴻長恨傳

汝南先賢傳

皇甫謐高士傳

史記

漢書

范曄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竹書紀年

戰國策

越絕書

晉史乘

楚史檣杙

吳書

天祿閣外史

何法盛中興書

綱目

通鑑

羣書目錄

二

宋元綱目	宋元通鑑
小學史斷	庖史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傳子	文子
尸子	慎子
管子	闕子
淮南子	抱朴子
子華子	韓非子
孫武子	燕丹子
文中子	金樓子
孔叢子	尹文子
老萊子	子家子
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
魏氏春秋	晏子春秋
獻帝春秋	漢晉春秋
九州春秋	楚漢春秋
孫盛晉陽秋	檀道鸞續晉陽秋

英雄記	襄陽記
東觀記	廣州記
荊州記	寰宇記
成都記	洞冥記
廬山記	集異記
三秦記	續齊諧記
孫盛雜記	西京雜記
太平廣記	廬山雜記
潘岳關中記	予寶搜神記
周處風土記	荆楚歲時記
煬帝開河記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呂氏家塾記
王子年拾遺記	東方朔十洲記
顧野王輿地記	顧愷之啓蒙記
孔靈符會稽記	雲仙雜記
歸田錄	輟耕錄
傅燈錄	三輔決錄
張渤吳錄	劉向別錄



袁宏漢紀	張璠漢紀
常昭三五歷紀	皇明通紀
楊子法言	仲長子昌言
國語	家語
陸賈新語	世說新語
魏晉世語	
楚辭	古賦
古樂府	李西涯樂府
阮籍詠懷詩	朱子感興詩
漢魏詩乘	玉臺新詠
典論	論衡
鹽鐵論	
山海經	博藝經
度人經	師曠禽經
法華經	寶積經
上谷郡圖經	浮丘公相鶴經
九域志	續漢志
博物志	括地志

一統志	龍川志
華陽國志	
王逸楚辭註	朱子楚辭註
唐詩三體註	崔豹古今註
李善文選註	顏師古漢書註
鄭道元水經註	
嚴滄浪詩話	潘子真詩話
隋唐嘉話	玉壺清話
冷齋夜話	三輔皇圖
天台山圖	歷年圖
筆談	澠水燕談
談苑	古文苑
祖庭事苑	
唐語林	東坡志林
何氏語林	
獨斷	書斷
應劭漢官儀	胡廣漢官儀
三輔舊事	漢武故事

王文正公遺事	宋名臣遺事
寇萊公遺事	雲林遺事
白虎通	風俗通
文選	事文類聚
劉向新序	三齊要畧
琴操	大藏一覽
魏武遺令	百段錦
發明	性理
埤蒼	皇覽
嶺表錄異	杜陽雜編
金徽變化篇	歸藏啓筮
北邊備對	文中子世家
鍾嶸詩品	涑水記聞
范蜀公蒙求	邵伯溫易辨惑
禮斗威儀	政要
	酉陽雜俎
引證羣書目錄終	

顧氏詩史目錄	
卷之一	
三皇五帝紀	
三皇五帝	天皇 神農 黃帝 人皇 伏羲 神農
赤松子	蒼頡
巢由	巢父 詩由
三代紀	
夏禹	關龍逢
商湯	高宗
伊尹	傅說
三仁	箕子 比干 夷齊 伯夷 叔齊
周文王	武王
穆王	太公望
周公	召公
老子	李耳
卷之二	
周紀上	
春秋	管仲





漢三將馬超

黃忠

龐統

法正

姜維

曹操

荀彧

曹植

王粲

田疇

管寧

孫權

張昭

周瑜

魯肅

卷之八

晉紀

詩史目錄

十六

武帝

元帝

明帝

二王

王祥  
王覽

羊祜

山濤

杜預

阮籍

嵇康

劉伶

向秀

阮咸

王戎

畢卓

張華

二陸

陸機  
陸雲

左思

潘岳

石崇

周處

王稽

王褒  
王融

王衍

顧榮

張翰

劉琨

祖逖

王導

陶侃

溫嶠

卞壺

庾亮

殷浩

桓溫

謝安

謝玄

王羲之

王徽之

王獻之

孫綽

顧愷之

陶潛

五胡十六國附

卷之九

南北朝紀

南宋武帝

劉穆之

檀道濟

謝靈運

顏延之

鮑照





杜甫	王維	顏真卿	張巡	楊綰	陸贄	白居易	柳宗元	陸龜蒙	牛李	司空圖	卷之十二	五代紀	後梁太祖	明宗	後漢高祖	世宗	郭安	劉審交	馮道
						元稹			牛僧孺		詩史目錄		後唐莊宗	後晉高祖	後周太祖	王彥章	桑景	王朴	
									李德裕		十						宗範	宗範	

宋紀上	太祖	仁宗	趙普	陳搏	張齊賢	田錫	王旦	王魯	范仲淹	富弼	狄青	文彥博	鄭俠	卷之十四	宋紀下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夷簡	韓琦	歐陽修	包拯	王安石	王旦	寇準	李沆	呂端	呂蒙正	曹彬	高宗	太宗	宋紀十三

蘇軾

蘇轍

范純仁

李綱

趙鼎

宗澤

韓世忠

岳飛

張浚

文天祥

張陸

謝枋得

遼金附

卷之十五

元紀

詩史月錄

世祖

耶律楚材

趙孟頫

虞集

脫脫

顧德輝

楊維禎

倪瓚

顧氏詩史卷之一

華亭顧正誼仲夏甫著

三皇五帝紀

余嘗遐覽古初思尚友先民之矩而三皇之世若有若亡五帝之世若覺若夢即四佐九官十六相之鴻猷駁烈彼其初詎不爛然而磨滅盡矣迺鳥跡蟲書迄今與兩曜並揭而赤松之仙蹤巢由之逸軌其神若飄然於崑崙箕穎之間而長不朽也揮毫弔古私心竊嚮往焉聊爲鱗次而紀之

詩史卷之一

三皇五帝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濬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爲九區始制君臣之禮而政教興焉  
帝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始畫八卦

造書契制嫁娶之禮在位一百二十五年崩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初藝五穀嘗百草在位一百四十年崩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氏而王始用干戈作冕旒造律呂得六相而天下治在位百年崩

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也姓伊耆號放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在位七十二載舉舜攝政又二十八載崩禪位于舜

詩史卷之一

十一

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代孫也姓姚氏號重華受堯禪而有天下在位五十載崩禪位於禹鴻荒自無始疇能測其源陽上為羣聖更相

立制作日已繁三皇道雖邈五帝名昭然通皇者大也天地之德美大稱也

又曰德合天地者稱帝圖書出河洛神明德已宣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復厭腥膻易曰庖犧氏未耨利生民不飽古者民食禽獸之肉而未耨之利以教天下外

沒荒煙伏農也上古無征伐干戈起軒轅

五帝紀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神農氏世襄諸侯相伐軒轅乃習用干戈居征不享吾知承鹿戰未辜年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

九年天下大治義律呂既和暢麟鳳實羽翻若華胥氏之國焉律呂既和暢麟鳳實羽翻以爲黃鍾之官於是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安有倭人入屈軼生庭前聖德充茂有屈軼

人入朝測準指之橋山有高塚誰云上登仙虎令漢武帝目斷三山巔史記黃帝崩於橋山

詩史卷之一

三

者七十餘人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乎視不死之藥皆在焉丹陵赤龍飛羣生樂堯天書紀年帝堯時在焉丹陵赤龍飛羣生樂堯天

化中鑿井復耕田吁嗟擊壤意千秋竟誰傳詩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

而鳥擊壤而欲耕田而食堯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欲耕田而食堯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壤擊壤之中者爲上古野老感也曰重華聖井虞遇巡還五帝紀虞舜名曰重華舜父瞽

下繼火焚廟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不去得不死後替更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

入梁特與... 唐君獻亦誰憐... 靡不歡薰琴感儀鳳... 亂聖德無頗偏... 成篇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 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 下至高平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翮翮赤松子養道何家廊... 洪爐中... 渾沌終不鑿... 煙飄揚... 朝過王母廬...

何感雙飛棲碧落... 東方第一... 玉座終寂寞... 翻然思遠托... 蒼頡

蒼頡

蒼頡者黃帝之史臣也首有四目通於神明... 仰觀魁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采... 衆美合而為字蓋伏羲造書至頡而始備故... 為文字之祖焉... 太古無書契結繩以相期... 揭來聖人作六書運天機... 微咫尺羅萬象... 夜俸哉造化工千齡誰與同...

## 理由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曰巢父。

許由者陽城槐里人也。字武仲。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而逃去。遁耕於箕山終身不出。

自古多逸士武仲名獨烈掉臂辭聖君歸來臥  
岩穴五言君情掉臂而不顧洗耳枕煙水杳與塵氛絕

水堪滿腹一瓢亦空設助子詩由曰儼鼠飲河不調滿腹○逸士傳詩

由隱其山以卜林水歷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  
飲說固於樹上屢吹簫亞作聲向以爲煩遂去  
不謂次丰首吳晉巨高紹高士傳前由洗耳

不計餘生者身去更無涉於願水濱時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光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曰奔犢

二代紀

五帝寥矣。邇尚書載三代以來。其文多缺軼。閱覽博物之士。難言之。今無論禹謨湯誥。卽斟尋一旅。先復舊物。共和行政。天下晏如。而其諄靡得而紀云。獨龍逢之精忠。三仁二老。

之潛見伊傳周召之勲庸猶皎皎在人耳目而枉史玄同蕪總百氏厥後至以五千言與吾儒鼎立悲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而彼僅僅以清靜無爲稱不朽豈不以言哉采外家之語補史氏之遺網羅夏商周終於老子

夏禹

夏禹黃帝之玄孫也。姁氏父鯀治水無功。舜殛之。羽山舉禹使治水。禹傷父功不成。乃勞心焦思八年。而水土平。受舜禪而有天下。

國號曰夏在位二十七歲崩其後十七傳而

亡于桀

夏后乘四載登歷窮川原

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

乘所載者四謂水乘角陸乘

原車泥乘轡山受辭蒼

水使探書宛委山

乃勞身焦思東廵。登

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巖

稱玄夷蒼水使者曰  
嶽之上登山發石余

簡之書存矣出退齋三月  
委山發金簡之書得通水

之祭理究應龍感精靈書



吾聞商之先降精本玄鳥史記曰殷紂時玄鳥

降其外簡狄取司徒佐重華帝功斯浩浩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契有神明自誕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而重華帝曰契白狼御釣來王業從此造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之子也史記曰武丁受命於天舉傳說為相殷道

復興在位五十九年而崩

高宗初踐位不言且三齡書曰武丁受命於天

武丁謂成王武丁謂成王

佐魂夢通精靈書曰王夢見上帝

委國使持衡書曰王夢見上帝

飛雉登鼎書曰王夢見上帝

商室遂中興

詩史卷之一

鳴條時周紀曰武王伐紂紂走登于鹿臺之上

湯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不意盟津師復似

日予從來世以台為口實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不意盟津師復似

伊尹

伊尹者有莘之處士也名摯湯使人聘迎之

三反然後從湯湯任以國政於是說湯以伐

桀救民之事遂滅夏湯立為天子伊尹為相

歷仕五朝而卒號曰阿衡

詩史卷之一

伊尹生空桑詩史卷之一

非偶生空桑

未遇明王知欣然棲賦

召與君左右知欣然棲賦

乃悟磻溪翁應非鼓刀叟知欣然棲賦

嗟兩聖臣俱負要君醜知欣然棲賦

子車徒好辨未息縱橫知欣然棲賦

嗟兩聖臣俱負要君醜知欣然棲賦

子車徒好辨未息縱橫知欣然棲賦

嗟兩聖臣俱負要君醜知欣然棲賦

子車徒好辨未息縱橫知欣然棲賦

嗟兩聖臣俱負要君醜知欣然棲賦

子車徒好辨未息縱橫知欣然棲賦

嗟兩聖臣俱負要君醜知欣然棲賦

子車徒好辨未息縱橫知欣然棲賦



口漢書注平論論  
何五就築逐逐勞奔走

傳說

傳說者殷高宗之相也初隱於傅巖代胥靡  
版築以供食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迺使  
百工營求之於野得說於傅巖中舉以為相  
天下大治殷道復興焉

桓桓武丁相辰尾化精魄莊子曰傅說得之於  
車維翰筆是而此於列聖皆曰今世之所謂  
說星是也神仙傳曰說上據派泥為陶師

詩史卷之一

十二

江武毅異  
方其未遇時操築傍巖右離騷曰說  
用而武丁一朝感帝夢圖形遠相覓  
貝頭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釋褐君王側後漢書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咸能  
說被得帶索肅恭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  
公○楊雄解嘲曰天上世之士或釋褐而得霖  
雨潤羣生鹽梅調鼎食書王命說曰若成太星  
用及作霖雨若作和漢  
臨惟英雄有倬何注云倬何不進貌  
難測易曰人虛妄苟非明王知淪落將誰識傷哉巖  
武士撫心空嘆息

三仁

微子者殷帝乙之胄子而紂之庶兄也名啓  
為紂卿士紂淫亂於政微子知其必滅殷於  
是恐先王之絕祀也故潔身以避其難

箕子者紂之諸父也名胥餘為紂太師紂淫  
佚箕子諄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王子比干者紂親戚也為少師見箕子諫不  
聽而為奴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而剝視其心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詩史卷之一

十三

高宗條焉浚殷祚日以感帝辛淪荒淫黎元困  
荼毒史記曰帝乙崩于平正為帝辛天下謂  
姤怨望紂民之怨紂之甚也紂之為  
貪亂寧為荼毒姐喜殘刑列女傳姐若  
幸於紂紂為炮烙之法齊桓公加之炭師延工  
今有罪者行其上無墮炭中姐已乃笑師延工  
艷曲樂書曰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朱鳥亂  
烽燧王于年拾遺記紂欲討諸侯使讓諸侯  
國時有朱鳥衛大如星之照耀以烽火傳其  
知牧神商之將見於商如牧野之戰故國

史 288—27

美里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獻紂紂乃赦昌  
賜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號曰西伯是時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踐祚乃追  
尊西伯爲文王

殷商政如燬西伯方秉鞭詩王室如燬○徒謝  
運刺報牧者之事也言西伯昌服事  
厥而爲之牧鞭以作六州之牧也  
澤斯序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  
日文人固其主耳遂令史以承棺更葬之天下皆  
骨泥於人上虞芮罷爭田之君相與爭田久

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欲質焉乃相  
與朝問入其境則耕者諱畔行者讓路二國之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開田而退天下問之而  
歸者四居美遭薄蝕糾曰西伯將不利於帝於  
乃囚西伯於羑里○救阮消風煙詩白密人不  
王赫斯怒愛時鸞鸞兼赤鳥嶺香岐山巔國語  
其威以過伯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  
南赤鳥巢于周社○選詩賈卿紛飛龍曷爲率  
且當承曆教龍飛入九天在天大聖信無  
叛國稱藩且終年商之叛國以事紂武  
心征誅非所先吁嗟牧野戰文王當不然武

王伐紂陳  
師牧野陳

武王二章

武王名發姓姬氏其始祖曰弃堯時爲農師  
封于邰號曰后稷后稷之曾孫曰公劉遷居  
于豳公劉之九世孫曰亶父避狄邑于岐山  
四方爭歸之亶父之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  
昌爲西伯是爲文王文王生發發者文王仲  
子也代文王爲西伯十一年克商而有天下  
在位七年崩諡爲武王其後九世而厲王失

國詩史卷之一

國十世而宣王中興十二世而平王東遷于  
洛邑王室卑天下分爲列國又二十四傳而  
爲秦所滅報王廢爲庶人

姜原感巨跡靈鑒集有周史記曰后稷母曰姜  
說祿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若誕子投寒水  
期而生后稷○選詩靈鑒集朱先○史記  
飛鳥來相求日姜原生后稷以鴻不祥棄之于  
梁中水鳥飛鳥以其翼覆焉天命信有在所遇  
非人謀赫赫虞廷佐躬耕分帝憂典曰帝曰  
汝后稷播時百穀○史記曰棄好耕農相地之  
宜宜穀者稼穡爲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

師農 噤能繼其緒厥後有公劉史記曰公劉修  
慎之多徙而辟歸焉 亶父避狄難作邑岐山與  
周道之興自此始史記曰古公亶父立薰鬻戎狄攻之古公乃幽  
下及他旁歸之 臚臚周原間 歸者若雲浮周  
原臚 翦商良自此二子復東遊魯頌曰后稷之  
始臚南 季歷娶人生昌 昌有聖子曰公旦 公旦欲立  
季歷以傳昌乃二人正如荆喻文身斷髮以讓  
歷是以百年後一掃定神州

周德世休明左傳德之休明蒼生望已久盟津會羣辟

詩史卷之一

興師東伐討夷系單渡盟津諸侯咸會魚鬣動王

舟人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

可伐虫方番斗捕遠詔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有大蜂狀如

長馬及商郊桓桓布羣醜仁者

稱無敵。殷師咸北走。奚爲自相攻。流血漂杵。白

率其旅若林禽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叔旦何所嗟紂躬焚且剖焚

記曰紂敗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

輕銳擊之以黃鉞斬劍而歸太白之旗。不聞

鳴條戰前軍梟桀首史記曰湯率兵以夏桀桀走鳴條世變與時移淳風復何有所以廉貞士楚辭楚知吾之廉貞首陽

穆王

穆王名滿昭王子也得八駿之馬周行天下  
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樂而忘返徐偃王作  
亂王命造父爲御而歸日行萬里殺偃王於  
彭城在位五十五年崩

周穆乘八駿逝將窺大荒

詩史卷之一

盜賜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曠造父操飛轡倏

忽凌風羽秦本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

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傲晚豈  
日千里以拔亂。○漢詩三閭結飛轡。

崧丘徜徉玄圃傍遊仙詩傲睨摘木芝○謫天子傳天子井于崧崧之丘以

觀黃帝之宮○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一  
角正西凡名曰圓臺○穆天子傳天子乃爲銘

謂勒石銘功德也。**玉山探策府**穆天子傳天子至於羣玉之山

曰先王所謂平府注云言性古帝王以黃竹播

詩章穆天子傳大寒其風雨雪有東人天子作詩三章以答民曰伐汧黃竹黃竹地名。

轍跡窮山海元傅穆王欲討具心周自天下將○選詩周御窮

猶是遠方外之陽與詩大謨曰自吾先

太公垂釣之所其後竿蹤餌餌籜遺跡猶存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仁孝異  
於羣子武王十一年伐紂周公佐武王作牧  
誓武王已破殷踐阼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  
是爲魯公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叛乃  
攝行政當國於是管蔡流言而成王疑之公  
乃避位居東二年其後成王感風雷之變而  
迎公公遂東征誅管叔武庚還而相成王制  
禮作樂興成周之治焉

禮作樂興成周之治焉

詩史卷之一

廿一

九臣咸赫奕惟公勲最優大元臣謂周公望畢公榮公  
 太師聞天啟宜南官克商驅狂噬負屨安諸侯孟子周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西都賦稱傳攸扼孟軻  
 禮武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  
 向而不於宗廟避王也伯以明堂之禮儀朝  
 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伯以明堂之禮儀朝  
 爲文王屏風於前立也二叔妄流言公去不可留  
 之問周公於前立也二叔妄流言公去不可留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扶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皇天乍赫怒  
 烈罪人斯得注居東幹居東即地皇天乍赫怒  
 烈風震皇州成王啓金縢滄泣相追求書曰秋

穆天子言周穆王 帝言周成王 金匱言周金匱 以風言周風 未盡言周未盡 櫛言周櫛 大木言周大木 斯拔言周斯拔 邦人言周邦人 大過  
 之說言周之說 王執言周王執 書言周書 以言周以 汙言周汙 昔公言昔公 勤勞言勤勞 王家言王家 推言推 予言予 冲言冲 人言人 其  
 親言親 速言速 王言王 出言出 郊言郊 乃言乃 促言促 駕言駕 迎言迎 公言公 還言還 慰言慰 此言此 蒼言蒼 生言生 武言武 長  
 而言而 交言交 風言風 未言未 明言明 書言書 起言起 促言促 駕言駕 迎言迎 公言公 還言還 慰言慰 此言此 蒼言蒼 生言生 武言武 長  
 驅且東伐一徂忽三秋言公還慰此蒼生武長  
 師東伐言師東伐 遂言遂 師言師 管言管 叔言叔 牙言牙 敵言敵 人言人 猶言猶 慕言慕 義言義 戰言戰 士言士 寧言寧 懷言懷 愁  
 歸來賦東山軍中起歌謳言詩小舟回東山周公  
 年而歸以勞歸言年而歸以勞歸 敢言破斧勞言敢言破斧勞 四國盡宗周言四國盡宗周 破我  
 斧言斧 又言又 賦言賦 是言是 周言周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我  
 東征言東征 四國言四國 是言是 皇言皇 公言公 吐言吐 握言握 下言下 羣言羣 士言士 白言白 屋言屋 靡言靡 不言不 酬言酬 報言報

詩史卷之一

子

召公

召公名奭周之同姓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王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召公

卒而百姓懷之作其棠之詩焉

文王善施仁召伯宣其德所以恩澤愍王風播南國試覽其棠篇惕然生感激愛樹思其人千載情何極史記曰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樹無失職者召公平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其棠之詩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

詩史卷之一

廿四

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去至西關關令尹迎之廼著書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伯陽生李下鶴髮真仙靈神仙傳曰老子之母

內傳太上老君仙號曰太上老君姓李氏字伯陽

大隱宦周柱峯拙窺沉冥隱詩小隱隱陵墓大

陽老聃伏柱史謂仙傳老子爲周柱下史

史記注柱下史謂仙傳老子爲周柱下史

子日大巧若拙謂仙傳老子爲周柱下史

何卿曰漢書曰周德衰去至西關關令尹迎之廼著書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喜俱遊流沙青牛度函谷令尹欣相迎老子見

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秦遇西關關令尹尹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經下經二卷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卜著書虎修其行老子亦知其爲著書挾之老子將五千言囊括萬化弁老子傳關令尹喜曰子將子而告之上篇言道德之經五千餘言猶龍信難測去去無終極史記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處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知其能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服

詩史卷之一

廿五

顧氏詩史卷之二

華亭顧正誼仲芳甫著

周紀上

天下之無王也至於春秋極矣桓文更霸海內兵爭而周猶得以其空名晏然民上彼名卿大夫之維持世道詎可少哉余自管仲而下得十七人爲論次其行附之三代之末

春秋

周衰羣鹿爭戰伐紛從橫詩史卷之二結春秋之末周綱解中原

斃荆楚齊晉相尋盟召陵無血刃城濮多狙兵春秋公四年公會齊侯侯孫遂伐楚大子西門孫公子來歸子師盟十召陵又曰二十有八

楚師敗績時文公以陰謀取勝故云狙兵也楚師敗績時文公以陰謀取勝故云狙兵也

形弓徒見褒尊周竟空名左傳云王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人格之服

影矢百千戈何時已宇內將無君魯已三家割

晉爲六卿分史記魯昭公二十五年三家共伐

卿還公室里公遂奔齊又曰晉昭公五年

各行及知吁嗟魯中吏皇皇空問津明王終不

氏爲六卿吁嗟魯中吏皇皇空問津明王終不

作絕筆于獲麟向潛詩及漢魯中吏彌縫使其

獲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  
吾道窮矣久矣秋秋而涕泣抱○莊預春秋序既  
筆於獲麟之一句考所  
感而述固所以爲終也

管仲

管仲者穎上人姓名夷吾初事公子糾與桓公戰射桓中鉤及桓立而糾死管仲囚焉鮑叔牙荐以爲齊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及卒而齊國遵其政常疆於諸侯焉夷吾未遇時三仕且三逐史記管仲曰吾常三

時射鉤功不成俛首就桎梏史記管仲曰吾常三

也射鉤功不成俛首就桎梏史記管仲曰吾常三

糾奔魯小白奔齊及莊公伐人殺無知魯發兵追

公糾而小白立爲桓公乃遣魯曹曰子糾兄也請魯

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解縛相齊桓指揮

九州服解縛相齊桓指揮

南牧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無以綏酒封

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管仲請

桓公北征山戎伐管仲因而不令燕修召公之政

齊世家山戎伐管仲因而不令燕修召公之政

下而霸音如友掌勳業伴山嶽德清流千載功

名重飛揚誰使然知我者北史侯景常有志



史記管仲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曰生死無相捐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論榮與辱奈何百世後此道多翻覆杜子美貧手作雲壤手而紛紛輕薄何須數君君看窮途不見管鮑當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者臨岐方慟哭不由徑路車跡所尋慟哭而返○淮南子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

### 狐偃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晉獻公以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子犯乃奉公子重耳出奔狄

詩史卷之二

徧歷諸侯凡十九年而公子始歸晉立為文

公子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敗楚于城濮而文公伯偃皆有力焉

晉獻寵驪姬譖行因廢嫡申生死新城重耳遂

奔狄左傳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將立太子祭于曲沃歸葬于公姬壽而獻之祭之

地城驪姬與大夫驪姬曰公姬壽而獻之祭之

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使校者吾歸也

其法遂出奔狄從亡誰為謀狐偃常在側史記

文公年十七有賢十五人曰趙衰狐惠懷既無

親公子將得國左傳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主晉祀者唯出郊方受塊左傳公子過衛出於五

非君而謀出郊方受塊左傳公子過衛出於五

曰天賜也僖公受而殺之臨河乃接壁左傳公

泰伯納之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有羈紲

侯君姬珍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去公子

伐周王不與舅氏同心者帶翦周邦寧左傳大叔

如周王出適鄭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勸王晉侯乃逆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

于陽城王出適鄭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與之陽城王出適鄭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答犯曰子玉無禮失君取

一戰成伯功孰云非爾力左傳文公一戰而伯

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安知縣書者抱

心猶嘆息見下介

介子推

介子推者晉人也從公子重耳出奔狄已而

公子返國賞從亡者弗及推推遂自隱而死

文公求之不獲封綿上之田以旌善人焉

介子直庶士跡與夷齊并割股已餉主而不邀

其名晉史乘曰文公出亡過重耳須從國者

其文公資而亡文公無擇該不能自介子推

割股肉以食文公來風雲合龍蛇盡飛騰從亡

功等爾何爲賞不行史記晉文公賞從亡者介  
應各宮門山至死不一復見相之從者擒之乃  
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於是文公  
爲介推山流日介山 飄然投荒草樓遲入杳  
寔高潔信自許獨不愛其生立枯喬木下母乃  
非人情唐史文公求推不能得以其謂其山  
九公曰介子忠而不仕今文君窮而追求注云  
死而猶若羊裘客散髮對簪纓歸來巖石底綿  
田猶可耕漢史文公求推不能得以其謂其山  
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  
日幸其館光射不起除爲誅議大夫不置乃請  
直耕於巖石之下名懷京師詩史卷之二

百里奚

百里奚者虞人也虞虞公不足事而去之秦  
行而無資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以爲相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奚之謀  
也

繆公初求士志欲伯西戎繆公初求士志欲伯西戎  
繆公李願上秦穆王書百里奚脫屣辭

西經年牛口下欵起遊秦宮史記公果之於  
或柱之上李太白詩一舉晉楚定再掃戎城  
空爾國之禍施德諸侯而入秦秦之君一聞歌  
識故婦賈誼傳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  
款塞來英雄史記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  
五穀不足玷名聲自無窮史記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  
春有遺愛欽哉賢士風詩史卷之三

三良

三良者子車氏之三子也曰奄息仲行鍼虎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國之良  
也國人哀之賦黃鳥之詩焉

三良事秦后計畫多所宜與立君王側轉盼生  
先輝君臣方一體蒙恩良不訾出師表官中府  
生當竭忠誠沒當同所歸楚辭忠誠而李君  
遺言猶在耳殉死安能辭親朋哭路傍黃鳥鳴

枯枝詩安其鳥在干林冥冥泉臺掩去去歸

何時詩公于卓金何時歸七哀九泉室壯骨

埋荒草詩公于卓金誰施哀歌有餘響聞者盡沾衣

詩小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良人詎可贖撫心

徒自悲詩公于卓金詩曰彼蒼者天微我秦繆稱明

君哲人所共知殺尸猶不忍收良竟何為穆公紀

三十二年將兵伐晉晉人不敗出於吳公乃

聞之詩公于卓金左傳秦伯任好卒以于車氏

而華民先王遺世猶諱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

今級無法詩公于卓金後嗣而又故其良以死難以在

上君命有治亂魏類言豈非左傳魏武子有嬖

類曰必嫁是疾則曰必以爲殉及何以罪三

辛願嫁之曰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何以罪三

良當時主者誰詩公于卓金康公從父之亂命罪

也所以令狐役一夕陷秦師更記秦穆公卒太

公秦兵至令狐晉擊之秦師大敗

子產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名僑姓公孫氏相鄭

基年而童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二年市不

豫賈三年門不夜闔道不拾遺治鄭二十六

年而卒百姓無老壯皆爲垂涕如喪父母焉

周季王澤竭苛政猛于虎國語曰今國將若二

山側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禮記孔子過

子路問之曰于虎者不哭也禮記孔子過

昔者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絕筆

夫子曰何為不哭也曰無苛政夫遺愛存者誰

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子產特師古史記孔子曰子產古之遺愛也

所聞也非鄭邦孤且危蕩搖若累卵王國危

爲政不三年恬然盡安堵相三年門不夜

關道不拾遺詩公于卓金高祖紀沛公惠以調生民舌能

人咸陽諸史人皆安堵如故

排晉焚投書識重幣築館安賓旅佐傳范宣子

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

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

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

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

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

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

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解重

夫記孔子嘗過鄭與于產如兄第云又曰孔子  
凡事于產而于華子曰于華子反自鄭傳孔子  
而相語終日身沒輿歌作閭閻淚如雨左傳子  
而伍之執紼于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謂之曰  
我死誰其嗣之子產死莊賈哭老人兒啼下如雨  
產去死乎子產安歸古樂府孤兒人兒啼下如雨  
千古稱奇才博物君子哉史記曰叔向曰子

孫叔敖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楚莊王舉之于海濱  
三月而為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吏無奸邪

詩史卷之二

盜賊不起民各樂其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  
望而法之蓋不罰而民自化云

叔敖少靈異埋蛇樹陰德新序孫叔敖為嬰兒  
殺而埋之歸而道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  
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死母曰吾  
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  
尹未治而閭閻抱道棲海濱一朝起相國心懷秋  
以信其仁也抱道棲海濱一朝起相國心懷秋  
水清操與孤植漢書鄭崇謂帝  
臣心如好廉車王以為廉  
相門無衣帛傳楚民俗有高車  
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居年歲武邑自高其卑此不教而民從其伐晉  
史記孫叔敖故相楚妻不衣帛馮不食粟伐晉  
拔逆鯨伯楚饒餘澤楚史始元楚王將伐晉  
曰謂我欲之楚不取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入  
復下有逆鯨徑八人有嬰之則必殺之為人亦  
有逆鯨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鯨則幾矣

史記孫叔敖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一言安鄧市  
三罷無怨色史記孫叔敖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一言安鄧市  
三罷無怨色

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言鄧市便鄧陽孫身辭上相封子為負新客

功臣封二世而散唯寢丘不奪也○史記項羽  
食者八  
九百歲

### 晏子

晏子者齊人也名嬰字平仲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景公時晏子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云

平仲臨衛宰儉節名獨聞○晏子傳晏子以節

儉力行豚肩不揜豆狐裘且終身○晏子先人豚

肩不揜豆○詩史卷之二

舉火一心堪事君○晏子傳晏子以爲國三族待

浮晏子晏子生於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

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居賜之卿位以尊其境

寵之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居賜之卿位以尊其境

素淺軫之車而駕馬以朝是則隱居之賜也

晏無不足于衣食者要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

士待臣而後與大夫者數百家如此者焉晏子

手爲隱臣而後與大夫者數百家如此者焉晏子

曰子事二君而一心可以事百君仁人固多

心○晏子傳晏子以爲國三族待

晏子以爲國三族待

請殺之惟子曰民之望也○晏子傳晏子以爲國三族待

路曰食其食○薦且能解紛○司馬遷贊齊景公

河上齊師出○結要乃爲田獵其何而然○

之師○齊師出○結要乃爲田獵其何而然○

左思詩○積橘稱雄辨誰謂齊無人○

對曰齊人之於足○王曰齊人而行○王曰齊人而行○

生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

也○齊人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李太白

詩人門下○齊人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李太白

楚王曰齊人無不賢○齊人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李太白

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齊人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李太白

使不肖主○其賢者使賢主○齊人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李太白

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石父爲上賓○

余雖爲之執鞭○所折暴馬○

賢在縶○中晏子出遺之塗○解○異世尚傾慕同

左駿○時良易親○

出飲傳○報○

目相作○者○

若功而○

兵而○

尾○

死○

德何爲居要津昔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猶如此鄙夫安足論一爲梁甫吟千載共悲辛  
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隆中好爲梁甫吟其辭曰長安城門連山郭外有梁甫三墳梁甫正相與同是誰家墓山郭外有梁甫三墳梁甫此語絕地第一朝被謫言一號被三士誦誠爲齊晏子

季札

季札者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初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

詩史卷之二

十三

立長子諸樊爲吳王諸樊復讓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封季子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季子生荆轲英聲特清妙吳太伯世家太伯荆

棄之且耕釣上秉伯夷心下齊子臧操更謂吳

已降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幸也諸

侯與曹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讓政于君有以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傲

游十二和功名付談笑按季札聘於上國備歷

秦楚宋衛陳解劍協心許史記季札之初使其

祭曹節燕也

歸心非敢言其心知之爲使上國木觀至  
於除君已死其心乃明其寶劍繫之於君衣樹  
不去始者心在君也死而後去以死信吾心哉  
探神與觀於周樂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  
發妙見微知清濁靈臺明堪照史記天史公曰  
心泰長無窮見微而知清濁昭侯李公曰  
兵不能料公季札子孫而才兄魯皆受之同  
國乎季札故欲前之以爲君乃弟況爲君而故  
宜之季札名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成也即  
子也夫先君之命所以不與于國而與弟者爲季  
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

詩史卷之二

十四

不誤國採薇首山陽始同古人調見前伯

栖栖戀邦族徒取沽名誦後漢通風傳漢所

以披裘公姓名不復告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

中有黃金龍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披裘見道

而負薪者取金者披裘之高而破人之心五月披裘

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邑

柳下謚曰惠仕魯爲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

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

舉世和其光君子介于石老子和其光同其塵

直道難為客去將安適不就他邦居寧於故

國黜或謂之曰可以惠史於魯三黜而不去

然性而不黜于國耳卓哉柳下季三公弗與易

出語子貢矯師重片言爰居備三筴左傳齊公伐我北鄙公使展禽

喜獨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乃還○國語海鳥

展禽曰越哉滅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加而不問非知也今茲

海其有災乎大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

是歲也海多大風文仲問之曰信吾遇也季子

之言以馬三策也流覽莊生篇令人空嘆息寒

女心猶憐忍視弟如跖莊子盜跖孔子與弟

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季之弟

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賊為天下害而弗能殺

將奈之何哉莊子柳下惠遠行不歸夜宿於

郭門外問有女子來宿時夫為患思女

子來死乃坐女于於膝百世流遺風家庭迺親

炙語出誰云爾為爾恁睢非我戚莊子夷仲

人之曰度寬靡不容道廣良難測時無魯男

子聖德嘯能識家諺魯有男子獨處室者鄰之

婦與之言何而不仁而不納我手魯男子曰吾聞

男女不六上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

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

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亂魯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

聞之曰言哉欲學柳下惠之可孔子

愚者未審似於此者

程嬰者晉大夫趙朔之友也朔為屠岸賈所

殺其妻遺腹生男屠岸賈索之程嬰乃奉趙

孤而匿山中十五年景公復趙武田邑殺屠

岸賈程嬰卒自殺詩史卷之二

上古無俠士程嬰祭其端立孤良已美焉為身

自殘人言殺身易處死誠獨難史公曰如死

也處死報趙名既成孤忠亦已殫何必捐其軀

者難後中心安臂着信多過感我涕霑翰趙世家

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

齊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視曰趙宗

程嬰謂公孫氏曰曰今無聲又索兒竟無聲已脫

之奈何公孫氏曰曰孤與死就難程嬰曰死

易立難可孫氏曰曰孤與死就難程嬰曰死

人嬰兒負之匿山中程嬰謂諸將軍曰嬰不  
肯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  
諸將隨程嬰遂殺牛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之程嬰告公乃召趙氏孤程嬰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與公孫氏之後今趙武  
既正我將下報趙宣王與公孫氏之遂自殺

孫子

孫子名武齊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北威  
齊晉顯名諸侯孫臏者其後世子孫也嘗與

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為魏將以臏賢於已乃  
召而斷其兩足臏亡之齊齊威王問兵法遂

以為師與龐涓戰於馬陵卒殺涓而報其讐  
孫子十三篇談兵邁今古吳王請試之美人備  
行伍一笑斬二姬就云非智武試之美人備

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一隊長皆令持戟  
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欲斬左右隊長兵  
士下令曰婦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  
二姬食不其味願勿斬也孫子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術用其次為隊長

詩史卷之二

七

於是役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  
墨無敢出聲孫子曰兵既整齊唯王所欲用之  
猶可也南馳摧勁越西征破強楚雖蜀父老  
以武之說西破彊楚南服越人王以遺風百年後  
裔孫能步武孫臏○還詩建行安步武見臏  
於龐涓猶能競旗鼓斫樹白書平沙列萬壑  
勇哉龐將軍竟為山下土史記孫臏嘗與龐涓  
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則以  
將田忌而客待之進之於威王其後魏攻龐  
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直入  
梁龐涓主韓而歸孫子度其行數當至馬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堤  
令齊軍舍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斷曰暮見大舉  
而俱餐龐涓果夜至而水不見白書乃讀大獨  
龐涓自以為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孫臏以此廟笑信有神斷足良已苦孫子夫美  
勝者得天下不見青溪君全身在巖戶○  
昔吳谷子出此蘇秦張儀孫臏龐涓俱從遊  
學後四子皆出為湘相而龐涓子終身不仕○  
李太白詩所以青

詩史卷之二

太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  
俱為楚平王所殺子胥亡奔吳說吳王闔廬





士所捧腹以爲笑也乃自對死入江終不化智  
腹人笑忠貞信有餘明哲將不足詩既明且顯  
胥山空怒濤姑蘇竟麋鹿立祠於江上因命曰  
胥山空怒濤姑蘇竟麋鹿立祠於江上因命曰  
韓者杜門方辟穀見下張

范蠡

范蠡者越王勾踐之大夫也越王欲雪會稽  
之耻用范蠡謀卒滅吳蠡以爲盛名之下不  
可久居乃乘扁舟浮於五湖變名易姓號曰  
鴟夷子皮齊王迎以爲相居無何又去而之  
陶致產數千萬是爲陶朱公

勾踐初嘗膽志欲報強吳使范蠡勾踐困於會稽  
生計則仰瞻飲食亦嘗膽也勾踐食會稽佳  
之耻則負范蠡口勾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中  
帝謀者誰范蠡爲大夫范蠡治國政蠡以兵甲七策既  
世家越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不如陳七策既  
之行長驅入姑蘇范蠡治國政蠡不如陳七策既

范蠡圖之於吳師敗越  
霸圖而見子胥也又曰范蠡事越王勾踐深  
謂而范蠡上謂軍鳥豪難與處逝將辭舊却  
可與范蠡上謂軍鳥豪難與處逝將辭舊却  
病與范蠡上謂軍鳥豪難與處逝將辭舊却  
去五湖回浮海以行終不反卿相不足戀扁舟  
百里故五湖千金立可致四海稱陶朱之陶朱公  
治產積居九年之中三致造化相沉浮風雲  
同卷舒吁嗟天種竟同伍子胥越世家范蠡  
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  
吳亡衛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  
種遂自殺之鳥盡良弓藏浮榮曷可居范蠡遠  
走范蠡走陶朱子何不去鴟夷真達士忘筌已得  
魚史記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注若盛酒之賜  
以得魚也則多所容納不則則可卷而懷之

詩史卷之二終



伏莽○其後因嗾客死於秦割地竟死於秦初  
 樊○穰王入秦不返  
 趙成貪土黨秦肉豺狼前○白  
 歸趙○秦伐韓之野王上黨道絕其守馮亭以上黨  
 得○一郡父之便趙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君  
 空令長平卒流血遂成川○趙軍長平以按廉  
 武黨君武安君○尉則挾詐而盡坑殺之○  
 白起誅屠四十餘萬人○盡坑於秦  
 所息肩○姓不能息足用息肩於漢四分復五割  
 席卷入函關○詩史卷之四秦論席卷天下  
 士何似縱橫年○史秦論陳涉斬木為兵揭竿為  
 從○戰國策蘇秦約從伐衡以割德  
 秦淫以利今日從以威相脅曰橫

商君

商君者衛之庶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座荐之於魏王王不用而人秦秦孝公授以國政使定變法之令十年而秦人富彊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封鞅以於商之邑號曰商君商君相秦宗室多怨望者及孝公卒惠王車

裂商君而滅其家

商君性慘礪才調原絕倫太史公曰商君其天授自不可及去之西入秦孝公方招賢魚水情自親史記謂秦帝王術奈何因嬖臣史記衛鞅因孝公寵臣懷時其志不聞伯樂監以謙衛鞅曰吾謀公以帝史記鞅曰吾謀公以帝未中者秋丁吾謀公以帝王術而所因由嬖臣史記鞅曰吾謀公以帝片言握秦柄制作何紛紛徒木明約束議令遷史記鞅曰吾謀公以帝





子起曰治百官觀萬民實府庫于孰與起文曰  
不如于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  
從于起起曰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  
吾下而位如吾上何也文曰此三者皆出  
吾百姓不倍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  
乎起然其父曰屬之於子文曰此乃吾所以  
傳子之土也○左○智哉舟中對立德信可尚  
武侯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修德而恃險中之人誰今操楚權暴刻軀  
已喪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德夫身  
沒遺言千古共惆悵吳起傳于世

### 白起

詩史卷之三

九

白起者鄒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將所向  
無不克韓魏楚趙之間降者七十餘城封為  
武安君其後與應侯有隙應侯讒之賜劍自  
殺

吾聞武安君破敵信神妙南伐燒夷陵北征困  
強趙史記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  
起趙韓魏而攻潁水北坑馬服○秦澤曰白  
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長平空無  
人白骨迥相吊秦伐趙軍於長平趙王使趙括  
起為上將令軍中有敢泄者斬趙括至則出兵  
擊秦軍秦軍射殺趙括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曰趙卒天降非盡殺之千里勝可決  
尺禍難料○外○太史公曰白起計數合  
然不能拔趙應侯入下伏劍死杜郵還為天下笑  
白起傳秦王伐武安君攻邰武安君不肯行  
乃使人遺白起武安君攻邰武安君不肯行  
十里至杜邰秦王與應侯謀曰白起之遷西門  
抵不勝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曰我何罪  
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許而盡坑之是足以死趙  
殺自

### 四君

詩史卷之三

十

四君者秦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  
春申也孟嘗君名文姓田氏靜郭君之子閔  
王時為齊相代封于薛平原君名勝趙惠文  
王弟也三為趙相封于東武城信陵君名無  
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常為魏將再破秦軍  
封于信陵春申君名歇姬黃氏楚考烈王以  
為相封於吳是時七雄並爭游者至事合從  
連橫以談說為賢是以四君者爭相傾以下  
士輔國持權而取卿相焉  
七雄方虓闕龍戰無時休國注翩翩四公子任

俠顯諸侯侯史公漢平原君朝嗣濁世之出公  
 孟嘗起東國賓客皆英流公孫揔床去馮驩彈  
 劍謳戰國策孟嘗君至從戰象龍門人公孫枝  
 義慕君之廉也今君主從而受象牀所未至之  
 國特何以待君臣無君勿受孟嘗君曰諾  
 又齊人有馮驩者其姊人婦孟嘗君曰諾  
 居有頃驢死彈其轡歌曰長食歸來食門下  
 子無以爲長孟嘗君問馮公有親  
 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門馮公有親對曰有老  
 食於孟嘗君使人給其門馮公有親對曰有老  
 雞鳴出函谷辭哉非奇謀史記孟嘗君秦  
 已獻之昭王王無他賓客有能狗盜得狐乃夜  
 狗以入秦藏史乘之三  
 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出夜半西  
 鳴遂發傳出而食門客秦追至關失始孟嘗  
 難卒此二人賁客盡羞之及有秦  
 璧歸士若雲平原君傅民家有覺者樂散行  
 笑之明日變者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笑  
 臣願得笑其者頭以謝門下平原君笑曰  
 刀新笑雙者美人頭以謝門下平原君笑曰  
 小利長平陷貍張儀傳蘇小利而後不遂  
 原君貪馮亭初說使趙趙長如無脫  
 平兵四餘秦之固即輕趙使平原君求致合  
 成丘史記秦之固即輕趙使平原君求致合



面而王公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竟  
○酒世宰泰開公于既使榮警攻魏援二十城  
壞王請得遂成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使君  
故四州弱  
益玳瑁總成差史記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  
三千餘人皆薛中多姦人英才寧見放  
珠使趙使大將薛中多姦人英才寧見放  
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試問龍顏君功業竟  
人人許世蓋云萬餘家矣試問龍顏君功業竟  
誰褒大梁親致祭奉祀且千秋漢書高祖為人  
信使君傳高祖少時數聞公子贊及即天子位  
每西大梁常村公于置守家五家世世歲以四  
公奉祠

詩史卷之三 十三

侯羸

侯羸者魏之隱士也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信陵君迎以為上客於是為公子晝救趙之  
策而自刎

侯生初抱關潔身在環堵間者也○五柳先生  
傳侯生曰然朱亥既授交公子于虛左信陵君  
不辭侯生曰然朱亥既授交公子于虛左信陵君  
大舍賓客中騎馬左前謝夷門侯生曰  
臣有客在市省中願相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  
市中侯生曰是某客朱亥俾說故久立與其客語  
微察公于其顏色愈和乃就車至家侯生遂  
為上客竊符頗稱奇刎頸亦云苦  
姊為平原君夫人

人請投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  
不能進兵平原君使人諫公于自度終不  
能得之於王乃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見例  
生侯生曰虞卿之兵符常存王此內虎如  
卿力能為之公于其一口以許諾則內虎如  
齊晉鄙軍比技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  
于從其計請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于  
送公于公于至數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何  
不至王前  
血汗宮中土  
諫上曰臣願以頭血汗地

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不許其名為趙上卿故  
號曰虞卿虞卿為趙相是時范雎之讐魏齊  
亡走趙趙王欲斬其頭與秦虞卿不忍乃解  
相印與魏齊亡困於大梁而魏齊死虞卿於  
是著書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號曰虞氏春  
秋

詩史卷之三 十四

虞卿何如人本是擔簦客竭來說趙王一見雙  
白璧虞卿傳信侯君曰虞卿何如人也使蘇曰  
金百鎰再見侯君上卿三立談且封侯揣情善  
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  
畫策虞卿傳虞卿料事揣情解印從魏齊慷慨  
何所迫烈士多悲心庸夫詎能識  
卿不悲魏齊

卒因於大望  
夫且知其不可窮愁將何聊著書于竹帛

### 范蔡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而為魏齊所  
答折脅摺齒雎乃變名姓為張祿隨王稽入  
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術秦王以為相號  
曰應侯於是報魏齊之讐而讓位於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干諸侯不遇而入秦說應侯  
使讓位應侯然之乃薦之於王以為相三月

### 而罷號曰網成君

詩史卷之三

主

范雎初家貧困頓為臣僕史記范雎家貧事無  
端觸魏相廁中遭僇辱須臾使於齊范雎從齊  
為以爲雎片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賜以告  
魏齊魏齊使人告齊齊人皆擊陳陳死即卷以置置  
於中雎以爲必死無復言者逃魏因王稽入秦  
號張祿王稽載雎入秦更召名姪曰張祿秦謂  
張祿先生王稽曰也臣故神叢說既行穰侯  
威秦秦王乃月請為客卿神叢說既行穰侯  
一朝逐穰侯穰侯思有得少年請與叢傳曰言勝  
意叢指我神思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  
技右手自為技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

遂非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云今國者王之  
威勢者王之神叢人以此得無虎乎居山東  
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寵於是逐後侯之  
外致身青雲上先雖傳賢不意君能豔食諸侯

### 服食諸侯

服食諸侯使秦成帝業須買幾擢髮魏齊終

就戮綈袍幸見憐莖豆耶相畜秦號曰張祿

諷使相買於秦范雎為微行故衣見須買須買

食之而驚曰范叔何無恙乎曰然買諸侯生飲

賈誼相府范雎盛惟候得者甚衆見之須買

首誼相府范雎盛惟候得者甚衆見之須買

之罪尚未足確曰公孫炮德兩故人之意故

夷而馬食之教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

不烈趙王取其頭予秦何來山東客躍馬入

函谷秦澤曰吾持秦書說魏齊秦澤曰秦澤

雄俊士相秦如破竹秦澤曰秦澤曰秦澤

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月盈當復虧君何

久貪祿應侯感其言解印還相屬秦澤說應侯

成功者去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今君然

也君何不歸相印讓賢者而後之退而嚴君川

觀公有不歸相印之意與以相之退而嚴君川

則欲而不不知止幸教雖受命乃言於秦昭王曰

秦澤辯士臣不知也臣謝病請昔為唐舉笑今

詩史卷之三

主

食黍<sub>一</sub>并粟<sub>二</sub>富貴<sub>三</sub>所自有志<sub>四</sub>願<sub>五</sub>良已足<sub>六</sub>  
遇初蔡澤唐  
舉相席<sub>一</sub>東笑<sub>二</sub>曰先生<sub>三</sub>局<sub>四</sub>卑巨肩<sub>五</sub>肥<sub>六</sub>頰<sub>七</sub>紫<sub>八</sub>顴<sub>九</sub>膝<sub>一〇</sub>發<sub>一一</sub>  
吾<sub>一</sub>所<sub>二</sub>不<sub>三</sub>知<sub>四</sub>者<sub>五</sub>壽<sub>六</sub>也<sub>七</sub>唐<sub>八</sub>舉<sub>九</sub>曰<sub>一〇</sub>先生<sub>一一</sub>之<sub>一二</sub>貴<sub>一三</sub>從<sub>一四</sub>今<sub>一五</sub>以<sub>一六</sub>  
往<sub>一</sub>者<sub>二</sub>四十<sub>三</sub>歲<sub>四</sub>蔡<sub>五</sub>澤<sub>六</sub>笑<sub>七</sub>謝<sub>八</sub>而<sub>九</sub>去<sub>一〇</sub>謂<sub>一一</sub>其<sub>一二</sub>御<sub>一三</sub>者<sub>一四</sub>曰<sub>一五</sub>我<sub>一六</sub>  
食<sub>一</sub>肉<sub>二</sub>富<sub>三</sub>貴<sub>四</sub>四<sub>五</sub>達<sub>六</sub>人<sub>七</sub>誠<sub>八</sub>見<sub>九</sub>幾<sub>一〇</sub>罷<sub>一一</sub>相<sub>一二</sub>一<sub>一三</sub>何<sub>一四</sub>速<sub>一五</sub>蔡<sub>一六</sub>澤<sub>一七</sub>相<sub>一八</sub>  
十<sub>一</sub>三<sub>二</sub>年<sub>三</sub>尺<sub>四</sub>去<sub>五</sub>乃<sub>六</sub>謝<sub>七</sub>惡<sub>八</sub>之<sub>九</sub>懼<sub>一〇</sub>計<sub>一一</sub>啾<sub>一二</sub>啾<sub>一三</sub>綢<sub>一四</sub>成<sub>一五</sub>君<sub>一六</sub>去<sub>一七</sub>來<sub>一八</sub>誰<sub>一九</sub>所<sub>二〇</sub>促<sub>二一</sub>得<sub>二二</sub>非<sub>二三</sub>  
乃<sub>一</sub>謝<sub>二</sub>惡<sub>三</sub>之<sub>四</sub>懼<sub>五</sub>計<sub>六</sub>啾<sub>七</sub>啾<sub>八</sub>綢<sub>九</sub>成<sub>一〇</sub>君<sub>一一</sub>去<sub>一二</sub>來<sub>一三</sub>誰<sub>一四</sub>所<sub>一五</sub>促<sub>一六</sub>得<sub>一七</sub>非<sub>一八</sub>  
席<sub>一</sub>幕<sub>二</sub>後<sub>三</sub>相<sub>四</sub>期<sub>五</sub>以<sub>六</sub>推<sub>七</sub>轂<sub>八</sub>  
范曄傳應侯平始安平使  
法<sub>一</sub>以<sub>二</sub>其<sub>三</sub>一<sub>四</sub>萬<sub>五</sub>人<sub>六</sub>降<sub>七</sub>趙<sub>八</sub>應<sub>九</sub>侯<sub>一〇</sub>席<sub>一一</sub>恭<sub>一二</sub>請<sub>一三</sub>罪<sub>一四</sub>漢<sub>一五</sub>書<sub>一六</sub>田<sub>一七</sub>  
轎<sub>一</sub>車<sub>二</sub>數<sub>三</sub>如<sub>四</sub>何<sub>五</sub>片<sub>六</sub>言<sub>七</sub>間<sub>八</sub>飄<sub>九</sub>然<sub>一〇</sub>卽<sub>一一</sub>掛<sub>一二</sub>冠<sub>一三</sub>  
漢書田  
轎<sub>一</sub>車<sub>二</sub>數<sub>三</sub>如<sub>四</sub>何<sub>五</sub>片<sub>六</sub>言<sub>七</sub>間<sub>八</sub>飄<sub>九</sub>然<sub>一〇</sub>卽<sub>一一</sub>掛<sub>一二</sub>冠<sub>一三</sub>  
掛<sub>一</sub>車<sub>二</sub>都<sub>三</sub>城<sub>四</sub>門<sub>五</sub>歸<sub>六</sub>將<sub>七</sub>來<sub>八</sub>  
漢書田

樂毅

樂毅者中山人也善用兵燕昭王以爲上將軍合五國之兵以伐齊大破齊軍湣王出走燕封樂毅爲昌國君其後燕惠王疑之殺乃奔趙封望諸君卒于趙

燕昭王置士因築黃金臺臺於臺上俗即東經十八里  
史記以延天下之士樂毅感風雲翻然自遠來  
王使於燕燕王屈身下士於是爲魏昭渾  
箕連五國韓魏趙燕之兵以伐齊笑咤奔風雷長

藺相如

蘭相如者趙人也爲趙王使于秦完璧而歸  
拜爲上大夫辱秦王於渑池秦王憚之終相  
如之身不敢加兵於趙

秦昭縱虎視囊括空山東西都賦周以馳論秦  
孝公存秦拓四海之意何來卡和壁乃在叢臺宮  
和得玉璞於叢臺山中玉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  
馬希曰和氏之璧○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  
連城僞請易空言思得璧燕頗默無詳嚆能使

驅陷齊軍匹馬不得回擊齊大敗齊人之軍受命  
兵長驅至國齊王逃而走皆使以身免○公孫  
雙輪無所將禁鄭晉人與姜戎姜穀而擊之亡馬  
及者 **聲聲臨籬宮一夕生蒿萊** 走昔樂毅攻  
入臨諸盡取 **兩城苦不下燕惠生疑猜** 騎劫小  
貨物輸之燕 **孺子安足當雄才** 擊獨齊即墨下齊七十餘  
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不伏樂毅奔田單縱  
反開口齊城不下者惠王曰然所以不早拔者  
聞樂毅與燕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  
王惠王乃使騎劫代將樂毅降田單連破騎  
劫於即墨 **嗟數年功一掃成浮埃** 獻書表  
盡復得齊城 **裏曲千載有餘哀** 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思  
作御者不察既迷之行故敢

戲書以聞太史公曰始齊之霸也及主父偃  
識樂毅之報燕王書末常不底書而泣也

詩史卷之六

強敵此時藺相如適與宦者俱推轂稱智勇矣

壁入咸都照扣如作起惠文王時得如利

臣舍人蘭相如可使其人勇士有智謀趙王遂

章臺擁趙節，睨柱聲激烈。壯夫詎可

擬身與壁俱裂秦王半章臺見相如相如奉壁奏秦王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

壁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於柱矣因持其壁腕其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召有司案

圖指從此以往  
十五都予道  
償城果空談荆玉復來還秦王

但長嘯奮身湯鑊間

詩史卷之三  
十九

禍懷其壁從徑道亡歸壁于趙五日後相如謂

間至趙矣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

畢禮而歸之淫池一擊鍾賭勝於盃酒坐令草

乘君無所開其口

請奏琴瑟仙史前書曰明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

盆頓秦王以相娛樂左右劾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賜一犖錢趙幽

史書曰秦王爲趙上擊，既而秦王竟潛終不能加勝於趙。○蔡澤傳：吳起爲楚悼王立法，使馳說。

之士無所  
開其口  
邦家難未平  
兩虎寧共爭  
桓桓介冑

士叩門來負荆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

其舍人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

之肉袒銜罪至釐。釐如門謂罪巨。釐強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雄哉壯士力實挽山東國一朝人云亡却鄆易

子食杜詩安得壯士挽天河○詩人之云云并國珍傳○平原君傳秦急圍邯鄲邯鄲之

民功胃易  
于而食

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

累千金初秦昭王之庶孫曰子楚質於趙子

國詩史卷之三

楚貧不蓄千金之資爲子楚外紆賓客而

內事華陽夫人以故得立爲適及子楚卽位

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主文信侯始皇九

年不弔以嫪毐故免相遷於蜀飲酖自殺

不韋雖賈豎志與常人殊卽單得子楚奇貨稱

可居千金媚華陽立適在須臾

楚曰吾能大子之門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華

湯夫人立于馬適嗣乃見華陽夫人婢言于嬖  
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焦

大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題。封。十。萬。請。太。子。立。于。楚。爲。適。嗣。太。子。許。之。



虛已以避世其孰能害之○又曰來道能而浮  
安○推後而去化乃入於寂寥而坤  
天惟一也○文選注家都元氣未分之貌

###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憚文強記齊威王嘗  
待之以爲諸侯主客後遊於梁梁王欲以卿  
相位待之髡因謝去蓋終身不仕云

我愛淳于生滑稽真絕倒滑稽出淳于髡長不

縱彼水上告邑門道飛其鶴使渴空難以楚出

飲之飛去吾欲飲而絕恐人誤吾君以鳥故

詩史卷之三

今士則後吾欲買而代之是不惟而歎吾王欲

奮此庭中鳥見朕使焚名既高興齊功不少長

夜罷昏飲諷諫得其道齊王笑來趙兵樓田喻

酒極則醉醉則悲萬事一笑來趙兵樓田喻

盡然感大宴兵加齊齊王笑來趙兵樓田喻

何巧見道傷有樓田者探一勝躍酒一盃而况

方求見道傷有樓田者探一勝躍酒一盃而况

曰張寒滿其汗邪滿其汗邪滿其汗邪滿其汗邪

見其所持者而所飲者者故笑之齊王乃益盡

黃金千鎰於髡而王心在驅逐小知安能曉

楚聞之夜王心在驅逐小知安能曉

引兵而去王心在驅逐小知安能曉

志在驅逐後使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然然

上聞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  
有獻焉者後先生之來人有獻焉者寡人雖  
○蘇子不知在彼有知脫屣謝卿相浮榮不足  
實我有一石酒可以舒懷抱○齊威王曰  
齊威王曰文錯杯盤狼藉羅解解開九原如  
可作邀君醉芳草○禮記題文子與叔樂兒九  
歸典

###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也兄戴爲齊卿食祿於孟仲子

耻其祿不義而勿食也去之於陵遭歲飢乏

糧三日病不能起取井上蠶食之卒而食之

詩史卷之三

三咽而目有視楚王聞其賢使使奉黃金百

鎰聘以爲相仲子不受而逃去

戰國重遊士擾擾淵山東安見於陵子灌園辭

三公謝三公爲人灌園萬鍾揮散屣百鎰輕秋

蓬山妻更明哲雙飛振清風列女傳楚王聞於

相使使聘之子結曰僕有箕箒之妾賢欲以爲

之夫人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結曰妾不

食夫於前可乎妻曰結曰妾不食夫於前可乎

食夫於前可乎妻曰結曰妾不食夫於前可乎

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結出辭使者而不許

也○高士傳仲子魯聲續堪易粟織履聊自  
供出五療飢食糟實君子固有窮左琴右有書  
樂亦在其中高士傳仲子妻陳夫子何如好  
辨者奔走齊梁宮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  
肯仕宦任職齊田單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

史記卷之三

史記

魯連天下士傲儻持高節史記魯仲連遊趙值  
重圖却卿命幾絕縱橫魏將驚談笑秦師撤蹈  
海非空恩沉河有遺轍史記魯仲連遊趙值  
即時然而為秦則建者有體而士之功之國也  
而已而將軍又何以得故龍乎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而不放使言帝  
秦謝笑却秦軍○鄒陽書中使狄自沉於河  
連談笑却秦軍○鄒陽書中使狄自沉於河  
千金輕鴻毛笑與平原別史記平原君欲封魯  
金為魯連請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質之事而連不忍為飛矢拔却城不就田單列  
也○魯仲連平原君人或說之燕無斜帶則  
保守却城不取歸齊田單文則城成除不下魯  
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得魯連書乃  
自焚却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海上蕭然一布衣海上弄明月

屈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任於懷王為三閭大  
夫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  
於王王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後

史記卷之三

史記

懷王入秦不及屈平傷之自投汨羅而死  
亭亭孤生蘭嫫落蕭蕭艾中琴瑟孔子自衛述魯  
茂習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  
為伍乃援琴鼓之作角蘭辭○楚辭河漢之  
芳華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斂斂楚屈子獨立懷  
王宮方其任政時霸國期成功青蝇一相點安  
所著孤忠詩營營青蝇止于契披髮遊澤畔酒  
淚沾江楓屈原文屈原傳上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  
○楚辭江楓屈原文屈原傳上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  
難為工楚辭屈原傳上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





百金乃築高臺則卿嘗能情結也  
 酒蘭氣縱橫漸離擊筑歌慷慨有哀情隱隱白  
 虹起烈烈悲風生怒髮上衝冠淚血下沾纓  
 傳別行太子及賓客皆白衣冠以送之  
 不之山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而歌曰風蕭蕭  
 易水寒壯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  
 士皆憤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不咸矣  
 夫夫寧顧死慷慨入咸京圖窮匕首見  
 秦王愕然驚惶惶環柱走何暇聽琴聲  
 秦王見便者咸陽宮則荆軻取地圖秦之秦王  
 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  
 持匕首揜之末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短環  
 其七首以揜秦王不中中桐柱左右遂殺軻乃引  
 燕丹王則荆軻把秦王袖致之口從我計則生不  
 從則死秦王曰乙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  
 聲曰羅鼓單衣河擊而解手非關劍術疎  
 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  
 太子缺經營當時待客來未必終無成  
 借我劍術奇功遂不成不傳言句踐已開  
 荆軻之劍術私日差乎惜哉其人居遠來  
 所為治行項之木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海則軻  
 怒曰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舞陽一孺子安  
 今太子廷之請辭決矣遂發秦舞陽年十二  
 足樹勲名  
 荆人不敢行視乃令秦舞陽為副

太子欲先遣秦舞陽荆軻叱太子曰何太子之  
 遣往而不送者豎子也及荆軻至秦秦舞陽奉  
 地圖匣以次進至殿前陽色變振  
 恐羣臣怪之故荆軻之刺不行

顧氏詩史卷之四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秦紀 楚則

昔太史公讀秦楚之際見始皇帝誅鋤六王并兼天下勒石頌功自謂三皇五帝所未有然自公子扶蘇死而望夷禍慘焚兵已屠關中計其時雖得周旦之佐無所復施其巧而顧責李斯蒙恬王翦輩不能以此時彊諫補主上缺失偷合取容以至殞身而曰彼各有

詩史卷之四

所短也誤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佳兵不祥其事好還出乎爾者交乎爾者也豈可謂非天哉項王既已滅秦自矜功伐而不師古卒身死東城為天下笑余綜始皇而下訖於范增惟是禍兮福倚福兮禍伏強梁者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以論其世也後有君子亦可覽其大都矣

始皇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名政姓趙氏實

姓呂氏初呂不韋取邯鄲姬有身而進之莊襄王生子政及莊襄王卒政代立為王其後

滅六國并天下立號為皇帝在位三十七年

崩於沙丘

始皇振長策一掃諸侯空

諸侯空而秦論始皇振長策

二十二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政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詩史卷之四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其處曰鰲頭溪官饒曰泰山東南口觀者竊一  
焉時見巨鰲出沒出饒曰泰山不絕始者二十  
八年與雷諸儒生試封在望祭山川之享以遂  
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於樹下因  
封其樹爲五大夫祠下風雨暴至於樹下因  
過秦文公所立石鐙銀的鑄鐘鑄詩書隨祝融  
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鑄金人十二  
諸生不師今面聖中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臣請  
者悉請寸封皆境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請寸封皆境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令孟夏之月其神燔石戮無辜阮儒臧古風不  
視之伊能人神也燔石戮無辜阮儒臧古風不  
其布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謂之造御史述  
問史張壽史不考居人誅之因屠韓其餘三十  
五年使御史張壽居人誅之因屠韓其餘三十  
年使御史張壽居人誅之因屠韓其餘三十

詩史卷之四

始皇初即位穿

治鄴山及荆天

下天行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

民力雖云殫皇心猶未充蘇秦韓民力罷

道罷百思泛淪波舟蓬島追仙蹤王仲舒爲無

任之力思泛淪波舟蓬島追仙蹤王仲舒爲無

劍之有定軍之民東漢解而至此始皇好游

行海底而水不沒入一名游波海心始皇紀

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三神山求蓬萊方丈

瀛洲仙人居之請得寶城與男女求蓬萊方丈

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射魚臨大海伐木赭湘峯

千祀徐市等入海求仙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風飄流所苦願請與俱

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乃遣徐市童男女與

幾不得數一門博士曰鰲足行鰲頭士村曰聞

刑之也。女舞之妻也。代葬此姑。皇大怒。使還安期。那可逢。列位傳安期生者。卿等早。人請見典。詰三日。三夜。資。樂於東海。遺。求。始。還。來。遊。逢風波。何來山鬼。言明年死。祖龍。不。紀。者。從。關而還。遺。夜。過。華。陰。平。野。道。有。人。持。璧。過。忽。者。見。從。者。還。汝。地。龍。因。言。曰。明。年。祖。龍。死。因。忽。者。不。見。從。者。本。壁。以。開。封。府。然。然。良。久。日。山。鬼。因。行。渡。江。如。沈。壁。事。也。使。卿。等。慰。祭。乃。二。十。八。年。行。渡。江。如。沈。也。沙丘。忽。晏。駕。神。器。奉。飛。蓬。三。十。七。年。始。皇。崩。宮。中。庚。駕。注。天。子。當。晨。起。方。前。辨。憂。者。臣。子。志。之。齊。謂。官。車。輓。出。也。○文。中。子。證。天。命。以。正。帝。偉。以。明。神。○鄺。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諸。將。降。○詩。史。卷。之。四

楚。始。皇。崩。山。二。世。元。年。七。月。戊。卒。陳。勝。自。立。為。楚。王。居。陳。建。諸。將。獨。地。山。陳。○彭。賓。王。討。武。后。○上。未。乾。九。重。嗟。孺。子。萬。國。來。豪。雄。武。關。度。真。鐵。道。旁。○高。帝。紀。漢。元。年。十。一。月。項。羽。使。屠。王。照。布。等。攻。破。函。谷。關。○史。記。項。羽。紀。項。羽。使。屠。王。降。軹。道。烈。火。燬。秦。中。也。○項。羽。紀。項。羽。燒。秦。宮。室。火。三。宮。闕。無。遺。堵。河。山。空。百。重。秦。形。勝。之。國。持。戈。百。萬。衆。得。百。二。里。徒。壓。金。陵。氣。難。逃。隆。準。帶。伐。百。萬。衆。和。祖。泰。始。皇。帝。常。曰。東。海。作。天。子。氣。公。史。記。高。祖。紀。泰。始。皇。帝。常。曰。東。海。作。天。子。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附。建。武。毀。名。林。威。強。竟。威。也。○史。記。高。祖。紀。高。祖。入。登。攀。石。龍。頤。

何益自使滅其宗不意沐猴掌朝復與暴秦同如無赤帝子相蒼生安所終

### 扶蘇

扶蘇者始皇帝之長子也始皇既諸生于咸陽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始皇崩于沙丘趙高李斯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數扶蘇以罪而賜劍自殺

詩史卷之四

五

秦坑魯諸生羣臣盡箝口公子強披鱗一言乃出寧胡亥愚無知得居王左右沙丘有遺詔出自奸臣手倉皇卒自殘誠僞不復割苛法使之然吁嗟竟誰咎倚伏互相轉骨肉同隳首賢子嗣秦皇天道復何有秦亡不足言扶蘇獨可憐

扶蘇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少時爲郡吏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以瑕璣說秦王秦王用其計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於是焚詩書銷兵刃內鋤豪俊外攘夷狄斯皆有力焉及始皇崩與趙高詐立胡亥後卒爲高所譖腰斬咸陽而夷三族

大運遭百六秦人燎方揚

陳書初元八百六歲有厄故曰百六之會

詩史卷之四

二

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諸侯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金王以游說一利便諸侯名士可丁陰遣謀士齎金王以游說利便諸侯名士可丁陰遣謀士齎金王以游說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斯中斯乃上書秦王遂降逐客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之令客鞭笞擄六王布衣調鼎食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管天下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今秦修甲兵故終以骨韓魏破燕趙秦并天下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衣也上幸權爲丞相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衣也上幸權爲丞相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和徒懷軒冕心縉綵悅君深輔弼義安在人主其浮沉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其浮沉李斯傳秦之方揚誰令上蔡更乘衆人咸陽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齊金運籌策飛書誅逐客

錄說覽以謹錄○司馬遷詩書駭灰滅見上  
書曰後然汚泥與時節○

乾坤日流血史記卷之八○

諸萬邦裂史記卷之八○

而口耳皇帝史記卷之八○

云美粟盡鼠亦死史記卷之八○

勿悲秦宮盡史記卷之八○

刑論腰斬史記卷之八○

還校免史記卷之八○

邊陲咄嗟誰所為史記卷之八○

王翦史記卷之八○

滅六國王翦功最多史記卷之八○

世時翦與賁俱死史記卷之八○

羽所虜秦亦亡史記卷之八○

王翦稱宿將謀畧世所欽史記卷之八○

空國寒王心臨行請田宅史記卷之八○

八年翦翦滅趙史記卷之八○

始皇曰將軍行矣史記卷之八○

以有功終不封侯史記卷之八○

論隨夷望史記卷之八○

離為項羽所虜史記卷之八○

不止史記卷之八○

君看忠義士誰在史記卷之八○

蒙恬史記卷之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史記卷之八○

三世為秦將史記卷之八○

始皇二十史記卷之八○

六年蒙恬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戍河南築長城威振匈奴及始皇崩趙高立胡亥為太子遣使者以罪賜恬死乃吞藥自殺

誅鋤功始成海內方削平西賦始皇按劍諸侯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廼山復埋谷萬里勞經營秦恬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

陰山無牧馬沙漠靜邊聲漢書匈奴傳蒙恬築長城陰山無牧馬沙漠靜邊聲漢書匈奴傳蒙恬築長城

百姓力何云絕地脉榮恬傳世說後者之陽百姓力何云絕地脉榮恬傳世說後者之陽

能無絕地勝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蒙恬築長城通直道固挫百姓力矣

項羽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天心厭亂久歷數歸龍顏唐詩歌附錄天心厭亂久歷數歸龍顏唐詩歌附錄

海翻雲騰詩史卷之四海翻雲騰詩史卷之四

關河壯麗詩史卷之四關河壯麗詩史卷之四

英雄詩史卷之四英雄詩史卷之四

若蜀甘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因技起無笑

盡裂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危酒秦  
 安河辭沛公因拓樊噲出遂去間至軍中  
 官遭烈火間閤詎安堵項王引兵西屠咸陽燒  
 高祖烈沛公已入咸陽諸悉除論都烹韓生沐猴  
 秦法諸吏人皆案堵悉除論都烹韓生沐猴  
 總無成漢書項籍傳曰項籍曰項籍曰項籍曰  
 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承籍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錦王義帝江中溺漢王得其策史記項王使  
 沙博斯侯今南山臨江王等殺之江中而大哭  
 公誦誦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祖而大哭  
 帝其向事之公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天逆無  
 道寡人恥之故誦之於前使諸侯王擊楚之殺義  
 帝者○楊子法言漢書屈辱策舉學霸牽力萬  
 方非我有百勝終何益史記項王曰身七十餘  
 戰百勝非善垓下困重圍空負拔山力楚歌四  
 之善者也  
 面來壯士無顏色山河一夕改虞兮空嘆息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名虞幸得楚王騎常  
 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幸得楚王騎常  
 騎之飲楚歌項王名虞幸得楚王騎常  
 今氣盡楚歌時不利兮難不遊兮可奈何  
 項王曰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行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騎者曰百戰未嘗不勝孤軍而夜烏江方機船勿  
 獨山河色氣盡盡盡盡盡盡盡盡盡盡盡盡

應猷項王出到至官中乃令張良雷謝以白璧一  
 地按劍撞而破之曰唉亞父亞父受玉斗置之  
 與謀將軍項上之者沛公也  
 英雄任去留越越者沛公也楚漢方龍關  
 擊隆準低眉事沐猴沛公居山東時資羽  
沛公曰此  
 貨好天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歸此  
 此天子氣也今沛公先破秦入軍先破秦入軍  
 將軍公也楊雄答劉試書東者拔劍而低眉曰  
 空令拔劍舞何當借箸籌史記范增謂項莊曰  
 前為將軍擊沛公以舞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而謂為陛下盡此計者居平好奇書談笑塵曲  
 臣願猶前者以善之

詩史卷之四

居平好奇畫談笑塵曲

逆惡草聊用間一朝遂成墮

水頌羽紀范增素居

金徽封陳平爲曲逆侯○陳平世家平餓多以  
牛具樂進見楚使卽作驚曰吾使至濮漢爲太  
項王使復計去更以惡草與進楚使楚使歸報  
曰王項王果大矣媼亞父亞父聞之顧請擊之  
樊陽事已非吁嗟計未音○項羽紀漢軍榮陽食  
榮陽漢陳平計割楚項王首而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猜奪之權○楚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死漢王乃資城西門出漢成事

詩史卷之四終

顧氏詩史卷之五

漢紀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世道自三代而下。浸陵夷矣。無已則漢乎。彼高文武宣之際。抑何其卓犖景鑠也。今卽無論湛恩藏澤。浸濔衍溢。遍於方內。而得人之盛。亦幾炳焉。與三代同風。故相業則蕭曹丙魏。謀畫則張良陳平。儒雅則公孫董賈。死節則紀信龔勝。武勇則韓彭黥布。李廣。椎樸則

詩史卷之五

周勃申屠嘉直諫則王陵袁盎鼂錯汲黯蕭望之劉向辯說則酈食其奉使則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將帥則衛霍充國亞夫而文章則有兩司馬至如滑稽則東方生恬退則疏廣棲隱則四皓閱覽音博則楊雄嚴君平而田竇之構釁李陵之降虜其驍雄倔彊之氣亦有足多者揆厥所從來罪各有所分也余故列其行事附之篇母令獨蒙惡聲焉

漢高帝



高祖沛豐陽里人也姓劉氏諱邦字季父曰  
太公母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已而  
有身遂產高祖爲人隆準龍顏常有天度不  
事家人生產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五載而  
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崩

周季分別國龍爭七百秋王孟堅答賓戲最者  
七雄地關秦項肝人肉天監始歸劉項之哭猶  
龍虎爭史記伯夷傳益顯日殺不辜肝人之  
不責生○史記伯夷傳益顯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高祖本紀高祖  
氏劉赤精大澤降紫氣芒碭浮亦揭既述漢○

史記本紀高祖冊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  
高祖○晉書張華傳王生之問常有紫氣○漢  
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后與人俱未嘗得  
所居上常有雲氣相桓赤帝子犬德紹成周  
詩桓桓武王○赤帝見下斬豐沛審三尺指揮  
清九州陸賈言帝起豐沛金趙高祖立馬沛  
公○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陳平傳平謂漢王曰取天下其  
兩耳其兩耳長天爪牙信布在計畫良平傳漢  
高祖曰天下高帝謂陳平曰取天下者漢王  
傳高祖曰天下高帝謂陳平曰取天下者漢王

五載成帝業天授非人謀漢書年表漢王  
尺土之階錄一

何索杯羹棄此姐上老項羽紀彭越紀韓彭食  
公其土告漢王曰今不爲王王公高祖置人  
吾與項羽俱此而命分我王公高祖置人  
飲藏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割秦雖殺之無益  
項王姐上悲如何徒卒與仲多史記九年高祖  
從之起爲大上皇嘗曰婦大人常就與仲多  
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家所就與仲多

右三章

梁楚方收族淮南掃復空按彭越封梁王韓信  
布封淮南王四海既爲家鳴鑼還沛宮臨騶擊  
謀及復謀

悲筑登臺歌大風史記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  
家○西都賦天驕鳴鑼○史

記本紀高祖擊黥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高祖  
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方○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今四區中塵既滅馬  
上氣何雄不復數文德何當敢武功書帝乃訓  
獻文德

猛士如可懷韓彭安在哉

右四章

天地方得一江海澹無波毛子天得一以清地  
儀其居乘水而王其政笑擁威夫人百子池邊  
象平則江海不揚波

歌西京雜記戚夫人百子池邊  
樂如人意抱居前太子將如何臣聞胡愛者



平氏武皇振英畧鞭撻百蠻開漢書贊武  
之財今武皇振英畧鞭撻百蠻開漢書贊武  
史記萬石君傳武帝時南越內越東擊南越  
北逐匈奴代大宛○杜預詩碑到平蠻開上  
林生首宿大宛獻龍媒○漢書武帝紀大宛  
宮別館奏養種首蒼延望○漢書武帝紀大宛  
四年春武帝遣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來西○西○武帝之孫其雲低承露掌日碍通天  
臺○二○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飲之欲以求仙○三○武帝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二年作通天臺○三○武帝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望雲雨悉在其下○三○武帝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右一章

詩史卷之五

猗蘭會夢日帝也非常人漢武故事孝景王后  
帝於猗蘭殿○扣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代煥然天地新○武帝世帝非非常之事○禮樂紹三  
得學漢業煥然可迷後嗣南征徼外北討窮  
塞門○司馬相如傳平粹之君長請為內臣矣天  
水而至于肝相如傳平粹之君長請為內臣矣天  
建絕項于消寇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  
貢囚奴日消寇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  
孫使使獻馬頰得尚漢公上元封中道江都王  
史細君為公主以妻馬末帝元壽一年大昆彌  
君看孝宣世呼韓逐來賓干戈從此息誰云

非帝力○武帝時二年正月匈奴呼韓邪  
之世承武帝之威單于稽首臣  
眼三世○漢書武帝紀武帝時二年正月匈奴呼韓邪

右二章

鼎湖龍去久神仙事杳然○史記封禪書齊人公  
銅鑪鼎○鼎湖龍去久神仙事杳然○史記封禪書齊人公  
帝黃帝○鼎湖龍去久神仙事杳然○史記封禪書齊人公  
誰令文成輩妄誕君王前○史記封禪書齊人公  
○西○武帝之孫其雲低承露掌日碍通天  
崑崙巔瑤池降王母耳泉邀上元○廣漢元日元氣  
王母來○王母來○王母來○王母來○王母來○王母來

右三章

漢武真英主識鑒世所無舉彼霍傳陸輔此藐  
空言○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開王母說八方巨  
流洲生洲○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開王母說八方巨  
茂陵下拱木鎖寒烟○漢書武帝紀武帝時二年正月匈奴呼韓邪  
家上之木拱矣○江都王  
細波多拱木宿草凌寒凋

位二十五年崩

房據死無辜遺胤終不絕方其在襁褓偃蹇困  
縲綆獄中天子氣皎皎那能滅漢書高祖紀太子  
在獄中時天子氣上斗雲起獄吏望氣者言  
獄吏曰天子氣上斗雲起獄吏望氣者言  
超天閥帝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瑞拱三邊平垂衣萬方悅漢書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微武王時和神爵來氣清其露結

詩史卷之五

哀哉四廩吏野草沾忠血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蕭何蕭何者沛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  
為亭長常左右之及為漢王以何為丞相留  
守關中滅項籍定天下封為鄜侯七年拜為

守關中滅項籍定天下封為鄜侯七年拜為

相國孝惠二年薨諡曰文終侯

鄧侯起刀筆少與龍顏親公以相國封侯  
入關散圖籍志氣超常倫漢書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入關散圖籍志氣超常倫漢書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致君天漢上追韓定三秦漢書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汗馬勞餐縱真功人漢書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詩史卷之五

冠羣臣史記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汗術亦淺猜疑終不免請將丞相田易被君王漢書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死世宗紀高祖紀高祖前漢書高祖紀  
相國相國因大怒曰相國上封功高而封侯

國故信

曹參

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獄掾從高祖定天下封爲平陽侯孝惠二年代蕭何爲相國善學黃老好清靜百姓歌之爲相二年薨諡曰懿侯

平陽師蓋公治齊良已久振衣起相漢終朝飲醇酒清靜民以一蕭何法堪守老氏尚無爲制作復何有漢書曹參傳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以參爲相國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詩史卷之五

十三

友史記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職其清淨侯以寧一參可謂能矣已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初事項羽不用亡歸漢蕭

何奇之言於上上拜信爲大將還定三秦舉

河北平齊趙自請立爲齊王及項羽滅徙封

於楚人有告信及廢爲淮陰侯後坐與陳豨

謀反呂后斬之而夷三族

淮陰稱國士資身少無策得耳至於諸將易

食死而母無食身之策怯爲少年侮信者

曰若爾夫大好勇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能死而一市人信饑從漂母食信釣於城下諸母

笑信以爲怯信從漂母食信釣於城下諸母

飯信信言漂母曰吾必當以重報母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言耳王孫而進食望報乎

揚眉刀鋸間得親蕭相國竭來登將壇君王問

籌畫信亡楚歸漢爲建敖坐法當斬信仰視胸

襟而不斬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何言上曰王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王曰吾以爲

大將何曰王必欲拜之設壇賜食乃可耳信拜禮

畢上生信曰丞相教言將軍將軍何以奉命

抵掌生英風片語知豪雅嗟彼項王頭半落

君掌中信謂王曰今東城將軍之天下豈非項王

大王誠能反其道也救秦既傳檄注上舉魏如

秦可傳檄而定也救秦既傳檄注上舉魏如

旋蓬親王劉彭越之信連勝軍以本

必人行  
 爲皆水  
 大驚遂  
 破敵奔  
 陳平令  
 渡擊龍  
 建業水  
 龍功高  
 藏良弓  
 我王食  
 之食今  
 詩中  
 必人行  
 爲皆水  
 大驚遂  
 破敵奔  
 陳平令  
 渡擊龍  
 建業水  
 龍功高  
 藏良弓  
 我王食  
 之食今  
 詩中

詩史卷之五

十五

漢恩肩已薄信也安能忠身照講出榮陽楚驍  
集王齊無乃急信平齊使人言漢王以鎮之楚方  
急困如此王於策望諸侯使者乃徵自立爲王  
夫夫耳何謂侯即爲固陵漢王推齊兵招不來大  
真王耳所以以爲爲固陵漢王推齊兵招不來大  
起歸信毛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  
楚軍漢軍期會而擊楚將劉齊王遂南走漢王謂張  
人破之楚滅地將劉齊王遂南走漢王謂張  
狐不從約有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分地  
具王乃發使告信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至也  
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乃進兵會荥下嗟嗟淮  
陰侯終是爲身謀謀身復何益一言三族赤夜

深私語時何所尋踪跡陳弼侯爲陸廉守其志  
 兵憂面而帝降下之信告臣也公所居之故屋  
 下必不負吾臣謀在許諾欲使諸官從奴欲發以  
 業呂后與家臣共舍人告信欲使諸官從奴欲發以  
 呂后曰斬之長樂鐘鼎足遂夷三族千載稱無  
 辜反詞真有無乾坤堪鼎足不追創生鹿京師  
 方晏然肯執陳弼鞭郭通說信曰當今陛下上師  
 俱有之三分天下得四居領及下深慮之信  
 不忍致漢遂謝弼迎通許狂爲巫高帝捕過通  
 天下所畏者其家顧力不  
 臨耳高帝乃釋通之罪

詩史卷之五

十六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父相韓。凡五世。至良而韓爲秦所滅。良爲韓報讐。不果而亡。匿圯上。父老授以太公兵法。良得之以說沛公。遂與俱見項梁。請立公子成爲韓王。及成爲項羽所殺。良乃歸漢爲漢畫策。卒滅項羽。封爲留侯。於是托於赤松子遊。以見志云。

子房少任俠氣。與秋天高。留侯世家良弟博浪

椎秦皇。乾坤幾動搖。良未來時秦王爲韓報讐



奔漢一何迫千亡楚渡河人疑其亡將要中

奇天地革高祖六年六月智謀真絕倫此中

未可測史公曰非智噲及淮陰無罪遭

禽獲史公曰非智噲及淮陰無罪遭

命高祖六年六月噲及淮陰無罪遭

君豈金石諾呂氏之禍女主傍諸呂皆封王產祿為天

子而將何所倚當時無絳侯未必能安劉劉高祖

諸呂高祖六年六月噲及淮陰無罪遭

厚少文勃也紀信

紀信者沛豐人也從高祖起兵定關中拜為

騎將沛公之脫鴻門信與樊噲等持劍盾步

走以衛沛公又沛公為漢王東擊項籍至彭

城為楚所敗走入榮陽楚進兵圍之漢王食

乏欲出不得信乃誑楚出降漢王得逃去信

遂為項籍所殺

重瞳震赫怒項羽目重瞳子○王莽

樂陽城項羽目重瞳子○王莽

淮陰侯項羽目重瞳子○王莽

李廣項羽目重瞳子○王莽

聲震瓦項羽目重瞳子○王莽

皇南內項羽目重瞳子○王莽

既夜逃項羽目重瞳子○王莽

王陵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起沛陵亦聚

黨數千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

以招陵陵母自殺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為

安國侯孝惠四年為右丞相孝惠崩太后封

諸呂陵疆爭之太后廢陵陵謝病免

王陵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起沛陵亦聚

黨數千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

以招陵陵母自殺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為

安國侯孝惠四年為右丞相孝惠崩太后封

諸呂陵疆爭之太后廢陵陵謝病免

王陵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起沛陵亦聚

黨數千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

以招陵陵母自殺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為

安國侯孝惠四年為右丞相孝惠崩太后封

諸呂陵疆爭之太后廢陵陵謝病免

王陵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起沛陵亦聚

黨數千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

以招陵陵母自殺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為

安國侯孝惠四年為右丞相孝惠崩太后封

諸呂陵疆爭之太后廢陵陵謝病免

王陵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起沛陵亦聚

黨數千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



孝惠忽崩祖朝政歸房闈諸呂亂京師長陵且

燕沒諸呂亮出師表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

不出房闈漢高帝長陵平勃隨波流則莫

我敢遏矯矯安國侯大節不可奪忿然歸杜門

不負高皇恩漢書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制氏後

王若勃王出擊之今王呂氏子第也太后不悅

始與高帝見高帝於地不平於是不負高皇恩

獨忘而母烹漢書王陵傳項羽取陵母置獄以招陵

陵母既松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事漢

項王怒然陵母下當時殺項籍何不投簪纓投

簪呂后前豈若鳥江邊君看徐元直終身無片

言三國志徐庶字元直與諸葛亮友善亮主出

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請從此別乃誦曹公

周勃

周勃者沛人也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沛公

為漢王拜為將軍擊楚有功封絳侯高后時

為太尉誅諸呂立孝文帝徙為右丞相孝文

十一年薨諡曰武侯

絳侯未攀鱗漢書絳侯未攀鱗吹簫給喪事司馬遷

安劉氏漢書安劉氏百戰收奇勳左袒

執能致漢書執能致功高心轉悲

楊楊懷憂良漢書楊楊懷憂良汗流且沾

蕭亦自漢書蕭亦自蒼茫鏖戰間

背陳平傳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鏖戰不能對忠

朴苟如此斯心良不二誰云有友形請室遂囚

緊頃令社稷臣見侵囹圄吏司馬遷書絳侯囚

奮曰陛下以丞相勃何如人上曰法理也

恐誅漢書恐誅勃曰臣死且不避

勃曰漢書勃曰臣死且不避

萬軍漢書萬軍臣死且不避

吏之責漢書吏之責臣死且不避

曰臣漢書曰臣臣死且不避

及大夫漢書及大夫臣死且不避

時漢書時臣死且不避





賈誼者雒陽人也年十八以博學聞文帝召以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數上書陳政事上初納其言後為絳灌所短適為長沙王太傅居四年復徵見從傳梁懷王王陸馬死誼傷為傳無狀哭泣亦死時年三十三

運連三春日百卉競芳非誰謂谷中蘭獨不被餘暉豈無王者香結根失所宜李孫孔于過隱獨茂謂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赫赫孝文朝王度方清夷左傳武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嘗碑

詩史卷之五

七

賈生命世才飄零獨無依李陵書賈誼亞夫才而受小人之譏方其弱冠年心與夔龍期二十歲○賈誼傳賈生召為博士致君堯舜上改漢易秦儀而固當改正朝易服色意更素法安知漢天子黃老自為師孝文好絳灌麥中蛭習苦不言非詭張放歌行琴瑟遊蔡葉習上書空嘆息卒就長沙謫三閭呼不起相漢書賈誼上書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六○漢書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佐絳灌馮敬之屬盡官之天子疎之乃還為長沙王太傅誼

前席蒼生寧見憂史記賈生徵見文帝前席問蒼生問鬼神梁王墮馬死泣涕安能止自應為傳無狀脆促良可哀英雄委塵埃王時道馬而死宣室徒何求服似蟬不有鳥也服鳥來服似蟬不有鳥也

詩史卷之五

七

申屠嘉

申屠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孝文時為丞相封故安侯為人廉直有氣節景帝時鼂錯用事嘉欲誅錯反為錯所賣因歐血而死

矯矯申屠嘉蹶張備行列漢書注律有蹶張士積功淮陽守漢書注律有蹶張士威如夏日猛左傳賈李曰趙襄之

日也。杜預註冬日。操擬秋霜潔須延之詩朝

廷振清聲相門絕私謂相門不受私謂走檄召

鄧通天子莫能折頰令帷幄臣叩首且流血

履之禮謂嘉爲徽引謂通謂至謂府謂先謂祿謂武

上大夫特節召通而一之

謝永昌此吾弄臣也君釋之千古欽英風凜音

大臣管其節制鄧通之事稟然有大臣風範

周臣夫荀季庚幼之。少子也。已務之坐事國。

周亞夫未解任事之三月也方用之三年而

絕文帝封亞夫爲條侯續勃後使將兵備胡

軍令嚴肅帝稱爲直將軍景帝時爲太尉平

吳楚遷爲丞相後坐事下廷尉不食而死。

夫百鍊剛可折不可屈剛化爲繞指柔生

明王知吐氣干雲日屯兵細柳營

關外騰英聲

不聞天子詔但有將軍

石靈於遠來集昭形不得入其廟雲旗軍中

無馬馬介冒昧長拉奴大入邊以亞夫爲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細柳，天子先驅不得入。門人曰：「將軍都尉回。」軍中但聞將軍令。

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適傳言聞壁

按舊作行。王中營討軍亞夫。曰。介胄士不拜。

稱謝既出軍門帝曰亮于此真將軍矣南征陣

如雲三十六將軍帳下但高臥三月滑如劒維

反書聞天子通達太尉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本傳吳攻梁。亞夫堅壁不出。致挑

戰終不出夜車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殿下  
亞夫堅閉不起凡相隼平帝目國喭喭已頽益

臣節言無虧時變那能則亞太平吳楚歸還爲

詩史卷之五 三子

降漢上候之。強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臣何可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

[illegible]

土之取箸君王前寧如按轡年中召條侯賜食

取捨因趨出帝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

理果入口廷辱忽遣使計負相之曰君後三歲

夫曰指不長曰有從理入曰此饒元法也條惟  
子盜其縣官罷事連江條候畱令局所竒尋女

遂下足劇。因于食。血而死。不令不戶。作行。土  
義當上。驅風。今福所。向福。今禍。大果。真。將。重。

事當山所傳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名作王莽

良注



弘爲丞相心嫉之請徙黯爲右內史坐法免起爲淮陽太守卒於官

漢廷社稷臣長孺卓犖  
任職者官以痛人然至其少壯時自謂其能事也上曰然吾有社稷之臣如黯黯發粟起枯鱗  
之失矣  
以便宜持節河南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民請以便宜持節河南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民請以便宜持節河南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民請  
伏願河侯曰我得已金貨子莊周家貧貨  
藥中適而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昨問  
之曰鮒魚來于何爲者犯對曰我東海之波臣  
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濊西之  
水而迎于可乎鮒魚曰常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  
耳之傳  
施仁  
詩史卷之五  
世  
內不出歲無爲疾文吏時與張湯論議  
餘東海大治無爲疾文吏時與張湯論議  
常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  
排曲學孫弘而黜儒林傳弘等從快許衡  
人生王季子弘而黜儒林傳弘等從快許衡  
下內多徵而外施仁義奈何欲云云  
上然變色曰長揖將軍慢后然軍府不重加  
而罷曰天子欲將軍慢后然軍府不重加  
徒興嗟曰大以手不樹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

公孫弘

公孫弘字季薛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學春秋雜說武帝時以文學徵擢對策第一拜爲博

士上察其行敦厚而又通儒術卒以爲丞相封平津侯

鄒叔公孫季挾詐居上台史記公孫弘傳汲黯

主節陽書曰而許衡以何人主取密持衡忌

掌才李曰詩三公運拙衡本傳弘爲人意是外

其網設內文應德董仲舒下僚左思詩世

英俊沈下僚董相卧蒿萊公孫弘治春秋不

如詩經仲舒以弘為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董仲舒可使指膠西王仲舒從說弘之旨於上曰弘

田寶

實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吳相景  
帝三年吳楚反拜為大將軍有功封魏其侯

國詩卷之五

賓客爭歸之武帝即位為丞相四年免以灌  
夫事為田蚡所譖論棄市

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以外戚貴幸封武

安侯卑下賓客欲以傾魏其等建元六年為

丞相親貴驕恣權傾人主殺魏其灌夫等為

相六年病死

魏其平七國功名重丘山

○魏其侯武安依日月致身青雲

端貴在日月之際衆賓競來歸翻覆若波瀾

論史記初魏其侯田蚡失勢賓客皆去蚡獨  
不與蚡別蚡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得此  
人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知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知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知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知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知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知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知蚡曰卿知吾所以將百萬軍者乎蚡曰

國詩卷之五

信難俯誰令君起舞相氣方驕誰使君相邀強項

間禍機不可測丞相氣方驕誰使君相邀強項

勢閉重關何來使酒客因君為羽翼

乘時與甲第

乘時與甲第

乘時與甲第

乘時與甲第

乘時與甲第

乘時與甲第









昔注極房名皇后所居也。侍中小孺子孫  
 吳未嘗讀欲救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習何如  
 古兵法學躡跡行伍間奮臂征荒服踴躍秦漢  
 伍之問○張耳傳東王奮臂爲飲馬翰海濱漢  
 天下倡始○票騎寇伏荒服破膚龍城曲本傳  
 霍去病述曰票騎寇伏荒服破膚龍城曲本傳  
 六年洋青馬海封侯名山  
 奴至龍城斬首萬餘騎七征既紛紜述曰長  
 將軍七征○史記大六舉勞往復驅六舉電擊  
 雷震注凡六匈奴終不滅戰骨填臯陸上爲去  
 出擊匈奴也匈奴終不滅戰骨填臯陸上爲去  
 河以家爲也徵兵九萬空辛空九萬徵戰三  
 邊燕秦傳數詎曰清王庭同馬遷書足歷王  
 處徒知要門餽腰公餽貴戚廼封侯未必功  
 堪錄不見前將軍一軍皆慟哭史記李廣爲前  
 軍急責廣對簿廣自劉軍士大天一  
 軍皆哭百姓聞之無不壯皆爲痛哭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孝景時爲博士武帝立以  
 賢良對策拜爲江都王相爲公孫弘所疾徙  
 相膠西病免家居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  
 事卒於家

宣尼忽云歿洙泗何斷斷晉世家論孔子獨曰  
 如之問斷斷詩書遭秦火餘波將不存仲舒感  
 唐滅發憤於斯文本傳贊曰仲舒遭漢承秦滅  
 潛心大業令後下惟且三祀年不窺園其情如  
 此獲麟得其旨漢麟見前春秋注○儒林傳漢  
 秋能悟江都王寧親漢天子都相事易王陽江  
 帝元素驕好史仲舒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儒林傳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武夫方見寶荆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列武夫之與美玉  
 璧將何如也本傳五伯比諸侯爲武夫之與美玉  
 現詩極中有懸徒對金門策武帝策賢良文學  
 對膠西復遷適膠西王縱恣難容史二千石弘  
 策西王膠西王聞仲舒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待之仲舒恐久據臯病免賦成嗟不遇顧影  
 還悽惻舒有士不遇賦子滿其文慨然興董仲舒  
 嗟嗟王佐才沉淪良足哀有王佐之才雖伊呂  
 無以何代無奇士棄之於草萊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爲梁孝  
 王客著子虛之賦武帝讀其賦而善之召見

復奏上林等賦天子大悅拜爲郎以中郎將  
畧定西夷徙爲孝文園令卒

燁燁司馬氏摘藻堪凌雲王思蜀都賦若相

奏大人賦天子人說賦事有委委氣慢世狗

踈放格唐高士傳賢長孤標卓不羣汪中詩神

易門顧氏之才孤標鴈池凌枚叟梁孝王誌

左思詩中有所謂王日典諸生同舍諸君連李

相如客赴梁孝王金與諸生同舍諸君連李

友召卿生延枚史相如未于居客之右鳳曲挑

文君求其望漢書相如秦與臨邛令王吉相善

臨邛富人卓王孫曰金有貴客爲具召之拜召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終與鸛鵲

令相重前以琴此擬之交者夜下奔相如鸛鵲

換美酒犢鼻傲時人還成難居相如與卓文君

鸛鵲表就市人陽昌貴酒與文君爲徵既而文

君相與而相如我平生生活及今乃以不樂買酒

運相與而相如我平生生活及今乃以不樂買酒

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費車騎買酒舍乃題

橋氣益震相如初入長安題曰不樂赤車駟馬

不遇放下也○左思詩見狗監何爲者獨爲楊

清芬天子忽召見奏賦金華殿漢書蜀人楊得

上諸子連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也

爲天子門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此賦上覽

諸先人之清芬○三輔圖未央宮有金華殿

仰生微容擁傳還臨叩王孫急分產女尚長卿

晚飽照詩官夫卿微音○武亦詩相如擁傳

相如爲中郎將足節性愛馳騁王蜀太守上拜

孫卿然而榮自以得使女尚司馬消渴辭簪裾

歸著茂陵書相如口吃而善言嘗有消渴病

子使卿也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附其妻對曰

長卿未死時爲一書書曰有使來未書奏之具

遺札書言書傳千載後長滿詞人口因思壁立

年顧影井衰朽相如歸成都家後四壁立不秦

君王前玉卮同瓦甕今有白玉之卮無當者瓦

應有當者卮何因嗟嚴下翁賦成徒自工謝靈

老翁嚴下翁

司馬遷字子長程伯休甫之後裔也父談爲

太史令生遷於龍門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

而行遊天下元封中代父爲太史令會李陵

而行遊天下元封中代父爲太史令會李陵

降匈奴天子欲族其家遷強爭之乃下遷錄  
室卒被刑爲中書令於是發憤而著史記百  
三十篇傳於世

富貴總磨滅立言堪不朽司馬遷任安書古

功其立言不朽謂地德長曰天立其德其大立

惜哉龍門公毀身良已醜史公自叙史

於縹緲乃噤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

用矣○報任安書行莫既必辱先誦莫大於官

鬱結何由宣著書耳白首里游周易孔子厄

陳蔡作春秋此人皆有所謂網羅稽百玉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網羅稽百玉

周覽窮九有辭任安書曰僕近自託於無往之

三十篇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淮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子茲凡百

格其詩有九有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鴻濛關里觀風久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之遺風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未嘗不悵望夷門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石渠閣在未央宮金匱翻蝌蚪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較此藏秘書之所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石室金匱之書司馬遷國尚書序會共王懷孔  
子藏室於壁中司馬遷國尚書序會共王懷孔  
只就一家言左丘相先後漢書司馬遷曰左丘  
終不可用謂論書竟以許其慎思僕竊不遠  
煥矣千秋名皎皎星斗予亦開關人抽毫思  
結友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初卽位待詔

金馬門遷常侍郎至大中大夫滑稽多辯數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郭舍人等俱左右談調而已嘗著非有先

生論以見志

曼倩歲星謫漢武內傳東方朔將死曰如劍者

問曰公何所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日諸星具在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星傳然不樂列仙傳東方朔是歲星謫也避世

金馬門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故謂之談諧御座前萬乘不足尊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金馬門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又曰戲謔射覆

排內豎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史公曰余嘗西至巴蜀南遊五



宗祊全室聖帝業燦燁哉小不忍頻使大謀亂  
霍聖愛小女成帝微言之私傾乳醫淳于衍行  
 崩聖捕諸醫幼行持疾不道聖恐事敗即其  
 諭語先大驚欲自擊衆不聽猶縶囚苦衍勿  
 論呂貴後語始解願惡遂  
 謀爲逆事發竟夷滅宗族身歿遂夷宗千秋共  
 興嘆

金日磾字翁叔。奴休屠王太子也。休屠王爲  
昆邪王所殺。將其衆降漢。日磾沒入官。輸黃

五十二

大夫出則駟乘入侍左右甚貴幸與霍光同

日磴雖降虜資性原卓絕芻牧上林中厩馬森  
成列金日磴傳日磴以父不降兄殺與君王一

邪觸瑟擒坐令兵氣滅武帝游宴見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

即日拜爲馬監遷往祿大夫日碑母教誨兩  
子甚有法度病死上詔圖畫於甘泉宮日碑每  
每見畫常拜卿之涕泣然後去莽何羅謀爲逆  
日碑心疑之是時上行幸椒光宮何羅矯刺夜

出矣賊心動立止明日未犯史何羅從外人曰  
奏秦則心動立止明日未犯史何羅從外人曰  
從德上碑見抱何羅因傳曰帝何羅入遂禽縛  
著忠孝節辭封忌盈滿輔政番勳烈認封日  
碑爲控候上碑以希少不受封捕大義無私親  
政歲餘病兩月復印發一令樂

**弄兒早摧折**  
左傳偷人殺州吁石橫純嘒也惡州吁而厚  
君之謂弄兒常嘉州皇鑒無

**私親**  
私觀其是之謂弄兒常在旁側弄兒

**與鳥**  
大義觀其是之謂弄兒常在旁側弄兒

**私觀**  
大義觀其是之謂弄兒常在旁側弄兒

自殿下與宮人戲月而心敬日碑七

葉珥漢貂贊曰日碑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世  
內侍何其盛也左思詩金張藉舊

業七葉雄名懸日月虞義詩于載有雄名李因  
 白詩屈平詞賦懸日月

詩史卷之五  
五十二

嗟傳陸侯不斬眩妻頭屈屈天固源娶純狐眩妻爰謀薄陸侯事見上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少學易以對策高第

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

宣帝徵爲御史大夫。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

侯

弱翁佐孝宣君臣並深刻魏相傳相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然

爲人嚴毅。副封去爲美。乃從貴人白。霍光秉樞  
不如吉寬。副封去爲美。乃從貴人白。霍光秉樞  
書者皆爲三封。署其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  
封所言不寔。併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主副封。



帝所因苟非正雖功復何益謂君博商君囊  
剪由私讐謂河內守人有告殺不報  
上復其子謂下相廷尉會赦出書此  
禹驛奢放謂不制宜損其惟上開乃罷  
其三代趙誅非大逆謂漢武為京兆尹  
能及丞相謂人死漢武人死後遂人  
丞相府謂人死漢武人死後遂人  
大書事下謂人死漢武人死後遂人  
相力誰謂中興臣堪與蕭曹敵謂高祖開基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為廷尉監治

巫蠱脫宣帝於難求女徒保養及大將軍廢  
昌邑王吉上奏記議立宣帝賜爵關內侯拜  
御史大夫帝聞吉有舊恩封博陽侯代魏相  
為丞相

博陽有陰德善保皇曾孫匪唯皇曾孫四海咸

沾恩陰德見下注○漢書丙吉傳宣帝生數月  
誡厚女謂保養曾孫後元二年詔氣者以長  
安獄中謂保養曾孫後元二年詔氣者以長  
重一切謂保養曾孫後元二年詔氣者以長  
閉門謂保養曾孫後元二年詔氣者以長

帝亦謂國故天下卿卿謂漢書丙吉傳  
李伯謂漢書丙吉傳  
功者誰丙君無德邑謂漢書丙吉傳  
相者誰丙君無德邑謂漢書丙吉傳  
相者誰丙君無德邑謂漢書丙吉傳  
相者誰丙君無德邑謂漢書丙吉傳  
相者誰丙君無德邑謂漢書丙吉傳  
相者誰丙君無德邑謂漢書丙吉傳  
相者誰丙君無德邑謂漢書丙吉傳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以六郡良家子補  
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昭帝時以後將軍與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及充國年

七十餘上以爲老充國自請行居邊建屯田之策平定羗夷振旅而還

衛霍稱名將立功要平旦夕相相管平侯獨

抱安邊策相相亦相張後之本傳充國上書

陳全師傳勝屯田三上書度師於枕席屯田

安邊之策屯田三上書度師於枕席屯田

凡三上書天子從其計○充國上狀曰臣謹條

不出兵當田便宜十二事治邊障中道備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備威千里從枕席上過也先零

師也法擒成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過也先零

坐自平充國以十二月擊戎虜懷威德後漢書

領明公威德楊雄方作領充國以功德與霍

加子四海詩史卷之五王主

帝進美充國更召黃門郎麒麟功堪勒武傳

朝上恩服朕之美更登德獲金人取勝祁連側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登德獲金人取勝祁連側

史記霍去病傳驍騎將軍去病

至祁連山服休屠祭天金人

皆以壽終

人生貴適志功名卓頭露晉書張儉曰人生貴

千里外以要名爵所以青雲人不爲浮榮悞濟

濟孝文朝羣英競馳騫賢哉二大夫超然獨高

步左思詩高步隨道由○抽簪謝承明將返東

山卧談論咏詩抽簪謝承明將返東

書謝安傳安鳴謝承明將返東

高卧東山飲餞東都門冠蓋塞衢路

雲行人共與嗟灑淚時相顧

知足不辱如父子杜陵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後悔豈如父子杜陵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不亦善乎受明順曰從大人驛師上疏乞骸骨

上許之故人邑子設祖道饗餞東都門外道路

夫或歎息爲之下泣揮金樂鄉黨賓朋日滿座

豈無子孫慮多財非所慕賤廣乞骸骨上賜黃

牛充既歸鄉里日令來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

賓客與相娛樂樂居歲餘廣子孫諸請族人故舊

言此計廣曰吾食貧者不念子孫哉志趣而有舊

田廬足以供衣食而多財則損其志趣而有舊

故則益其田廬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先臣也

賜以盡平餘日不亦可乎二子泣謝傳賜夷相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旦暮地夾見范滂莊○莊子萬世之後而漢庭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發

蕭望之 朱雲附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年十歲治齊詩詣太常受業以射策甲科為郎宣帝時為謁者遷至御史大夫廢為太子太傅元帝時為前將軍時弘恭石顯用事望之欲去顯等謀未行而語泄反為所害飲鴆自殺

朱雲字游魯人也少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元帝時與五鹿充宗論難梁丘易擢為博士

士遷槐里令上疏言丞相短坐法為城旦成

詩史卷之五 五十七

帝時復求見辱安昌侯張禹退居教授終身不仕

長倩務奇氣不屈公侯間射策未得意歸來還

抱關 蕭望之傳是時太尉平召光東或內吉為

者蕭索去刀兵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當見

先不除用望之蕭望之等皆補人將軍史後望

之以朝乘甲兵為配蕭望之門客從其志

一經雨電對遂得親天顏 則解三年夏京師而

謂若果遷至御史大夫天子拜為列爵台斗下吐論風

雲翻 翻無之吐 天地忽崩圻 會仲連傳天崩

朝廷混忠逆樞機委中書太傅將安適 宣帝

以師傳見 野穀案見言治亂陳王案初宣帝

白 以爲中書用官者非國朝制 魚遊沸鼎中安

能奮鱗翼 丘與陳伯之書將軍魚將於沸鼎

奮稅駕苦不早金吾圖第宅 李衡傳物極則衰

望之 本傳望之子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

望之 太帝志發就金吾臨難呼朱游束手無奇謀

望之 之自其望之字謂雲曰遊趣和藥未無久留

死 自後生平倜儻志 獨非效命秋

史 記朱亥曰此乃 向方斬馬劍不為蕭公求朝

端 依臣滿何必安昌侯 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

書 末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人臣上不能匡

劍 斬依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同謀也 對曰安

當 乎口臣得下從罷去比干道於地下足矣未

知 聖朝何如其於是左將軍幸慶是免冠謝上

劉向

劉向字子政楚元王玄孫也本名更生孝宣

時議論五經於石渠拜為郎中元成間發

數起官至光祿大夫排石顯論王鳳多所匡

正上譽其言而不能用也於是退而發憤著

說苑新序諸書傳於世

元成漢德季桂樹獨寒烟宦督臺其中黃爵巢

其巔漢書五行志成帝時譚詡曰邪徑敗良田

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巔桂

也○宦豎指石顯○李白詩桂蠹華不實徹彼

蟻石宗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五侯爛居

前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為平

阿侯周成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

平侯五人同日封宗室有遺老上書敢直言

故世謂之五侯劉向王氏出向謂陳湯曰外家

傳咸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謂陳湯曰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獨累世家

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吾十年官不調

不言讒當言者同逆上封事極諫○本傳上

張釋之傳釋之為九卿不為王氏所恃故終不還

獄獄用為九卿不為王氏所恃故終不還

繫獄堪憐向數為權貴所骨肉恩不絕元帝時

事向上封事曰臣幸得骨肉恩不絕元帝時

卿雖在獄獄猶不忘君懷德之義也梓柱議昭

然向書曰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生枝葉快厥

昭王終不悟神鼎卒已遷按成帝嘗向言而

基所空然青藜杖徒著五行篇○成帝之末校

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  
杖叩關而進見向時中獨坐誦書老父乃扶  
藜杖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不傳何  
見向書洪範其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  
說乃集上古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  
此論也然終不傳秦之天子心如馬鳳兄弟起  
能奪王氏權

龔勝

龔勝字君實楚人也少好學為郡吏哀帝徵  
為光祿大夫後歸老於家王莽篡國使使奉  
璽書迎勝勝稱疾不行使者強之因不食而  
死

詩史卷之五 本

武王與義兵夷齊耻周果見前伯 咬咬龔君實  
豈食新都祿名高世所尊原為王蠋倫燕軍環  
畫邑新莽降蒲輪史記燕之初入齊開畫邑八  
十里無人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  
多請行之義吾引子為將封子為家蠋曰齊人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遂經其頸於樹枝自盡  
使使安車以蒲裹輪迎申公駢駢策駟馬停轡  
衡茅下高卧却丹書閉門辭使者逼迫將何如  
合笑入黃廬寧從漢故主肯為新大夫龔勝傳  
使者未罷龔太子師父徐酒印綬安王莽使  
齋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又立門外勝

稱姑爲嫂曰以娣如姊恩謂以親令受先矣  
門人高隱曰吾家厚恩下見故主美新  
門人入塾曰吾家厚恩下見故主美新  
其語畢曰不便今日飲食積十四日死  
者誰子以顯替則余人物聞之且羞死  
自燒何以異達蒿陽死有先父來吊哭甚哀  
問曰積實生逢夫天而吾非吾  
報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待詔承明之庭獻甘泉羽獵等賦拜爲郎三世不徙官王莽篡位遷爲大夫雄善著書作太玄

法言通於世

吾嗟楊子雲垂老不曉事楊修答費子建書曰  
閉闔草太玄削跡哀平世董賢良不亡新莽何  
爲事本傳京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  
或起家至二十石朋雄方草太玄何以自  
於會稽焉也王莽梅福棄家逃梅福傳王莽專政  
九江至今傳以爲郡其後人卒見福逢萌掛冠  
逝後漢范曄傳蓬蒿生長安亭春秋明王莽殺  
其子寧刺謂友人口三緘絕矣不去指前及  
詩可捕東觀漢記莽莽崕山陽嶧山之

嚴君平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

詩史卷之五

都市裁日閱數人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傳覽以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

君平善養拙潘岳閑居賦何樂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逃名卜肆

問曰教傳宋忠贗誣題於上中高士在常賣上成粉中日得百錢以自給上說則開

百金反自絳荆門畫長勝曰荆門畫

俗塵無一染俗塵多不染空室不飾荆楚歲時

樓和霄漢才用者不多是也記漢武帝

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繼父見一丈夫牽牛

閨有田一壠獨無種瓜地史記鄒平君故秦也  
 有宅一區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詎日能龍蛇龍蛇雄性的蛇  
 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泄身哉  
 至不容作雄適足混牛驥都陽書使不羈之  
 返適之名曰父狐適足混牛驥都陽書使不羈之  
 接閣復何言劉榮常從雄校書奇字弄抹茶餅  
 事使者來依依雄雄恐不能交驂母乃愧見欲  
 自免既從閣上自接下樓陶淵明  
 折楚三閭當從晉處士事見後

史 288-94

漢河東問曰：凡是何處？答曰：可問。顧君平曰：其  
取諸機石，其意而還，夜至蜀，問君平曰：其  
其年月，是張騫到天可時也。當年楊執戟傾心  
願追攀，漢書揚雄，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位者，稱君平總，沉冥終不悟，○漢書，其父  
而不改其操，○漢書，其父，失節，總朝班，○  
王何如戰勝者，終年無戚，顏入見先王之義，則  
禁之，出見富貴，又策之，二看戰于胃，賤故，賤今  
戰道勝，○國潛詩，貪富，帝校

顧氏詩史卷之六

華亭顧正誼仲芳甫著

東漢紀

余既銓次西京至於新莽之際，士大夫皆依  
阿取寵，碌碌無復名節，雖其時最號恬於勢  
利者，不免茅靡波流，而東都之季，彼忠耿潔  
修之士，何其多也！自帝起春陵，光復舊物，海  
內猶尋干戈，而崇獎遺逸，惟恐不逮，當時玄  
纁蒲輪，奇士至，於巖中，羊裘之老，至釣桐江  
以去，天下之士，已靡靡嚮風，而臨雍拜老  
之主，復風厲之以嗣其烈，則使後世榮華丘  
壑，走死地如驚，而競相標榜，為名高，無乃其  
漸劇使然與？夫士幸遭時，攀鱗附翼，即勉堅  
功名，不難，惟世道業已陵夷衰微，而諸君子  
祇以清議扶之於鼎沸之日，是為難耳。余故  
列開國勲庸，自鄧禹而下，寥寥數人，而和平  
以還，若李固、杜喬之屬，則謹為條而書之，易  
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吾於諸賢

不無少嘗焉。而要之修行砥名。斯皜然泥而不滓者也。亦足發明光武明章之烈矣。

光武

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漢室。破莽兵於昆陽。滅王郎於河北。降銅馬赤眉之屬。而有天下。都於雒陽。在位三十三年。崩。其後十一傳。而為曹丕所篡。獻帝廢為山陽公。

大運有廢興。漢祚中缺。漢祚中缺

四詩史卷之六

自從元成來政。晉土澤竭。飛燕啄

皇孫國統遂三絕。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

木門若果。根葉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不食其

後帝為。行出道常。遇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

飛燕。飛來啄皇孫。也。○王莽傳。莽曰。遭漢中

微國統。三絕。後成帝。○王莽傳。莽曰。遭漢中

哀帝。後為平帝。帝年九歲。委政於莽。莽立中山王

無子。莽徵宣帝女孫。選最少者。廢成侯子。劉嬰

年二歲。迎請立為孺子。莽遂為攝政。帝改元。解

制焉。其後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前漢五

帝。元帝時童謠曰。井水灌。真皇帝。○前漢五

帝。元帝時童謠曰。井水灌。真皇帝。○前漢五

帝。元帝時童謠曰。井水灌。真皇帝。○前漢五

右一章

嘉禾生九穗。赤光耀三精。光武紀。皇考南頓君

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嘉。禾。

○漢書。卷。之。九。上。光武。紀。皇。考。南。頓。君。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嘉禾生九穗。赤光耀三精。光武紀。皇考南頓君

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嘉。禾。

○漢書。卷。之。九。上。光武。紀。皇。考。南。頓。君。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嘉禾生九穗。赤光耀三精。光武紀。皇考南頓君

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嘉。禾。

○漢書。卷。之。九。上。光武。紀。皇。考。南。頓。君。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嘉禾生九穗。赤光耀三精。光武紀。皇考南頓君

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嘉。禾。

○漢書。卷。之。九。上。光武。紀。皇。考。南。頓。君。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嘉禾生九穗。赤光耀三精。光武紀。皇考南頓君

平元。年。生。光武。於縣。命。有。赤。九。穗。因。名。曰。嘉。禾。

右二章

天命終有歸羣雄空逐鹿通傳秦失其鹿天

赤眉寇長安劉盆子傳

白帝起巴蜀漢書公孫述傳

汗乘黃屋後漢書董卓傳

皇靡所屬漢書董卓傳

何來司隸章光

輝耀人目前漢書光武紀

帝王自有真晉書謝安傳

兵下耶耶服魏書高祖紀

遂威四七魏書高祖紀

范滂之計也後漢書滂傳

王郎四七後漢書光武紀

范滂之計也後漢書滂傳

王郎四七後漢書光武紀

范滂之計也後漢書滂傳

右三章

攀鱗並追逐光武紀

京華來赤伏後漢書光武紀

白河水流後漢書光武紀

中興信有積後漢書光武紀

白河水流後漢書光武紀

中興信有積後漢書光武紀

白河水流後漢書光武紀

中興信有積後漢書光武紀

白河水流後漢書光武紀

中興信有積後漢書光武紀

白河水流後漢書光武紀

中興信有積後漢書光武紀

白河水流後漢書光武紀

中興信有積後漢書光武紀

白河水流後漢書光武紀

中興信有積後漢書光武紀



治國有公孫振冬十月其漢官與公孫述  
書軌既同薦朝廷方肅清

奈

何捐故劍漢書外傳帝在民間時取許廣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時霍將軍女霍將軍女帝位有絕公卿議更立

立

### 右四章

高皇白馬盟呂后紀高祖與白馬盟功臣

多就烹按高祖時彭越光武全茅土功臣咸

開戶此方里上月以黃上將討諸侯各取方

直以印此方里上月以黃上將討諸侯各取方

臣此方里上月以黃上將討諸侯各取方

後權落關人手  
右五章

明帝  
明帝諱莊字曰嚴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

崩號曰顯宗

顯宗紹弘業燁燁有輝光臨雍拜三五稽古煥

文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

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

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

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

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

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



何所迫蕭王下河北延攬英雄來辛定中興策  
光武安集河北出於策北渡道交於鄭光武曰  
生武運來寧欲仕乎帝曰不願也但願明公成  
德加於四海帝得之其功主善功名於帝見  
因說曰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也  
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輔佐民心立高祖之  
澤拔萬民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亦光武也  
拔輿地圖破敵如摧枯鄭帝曰拔輿地圖指  
禹曰天下不足定何也帝曰方今海內亂亂思  
明若酒赤子之暴惡母曰吾孫突騎以轉  
以大小尤武拔輿圖奔奔曰吾孫突騎以轉  
烏合之衆如舉寇守河內見寇薦具定幽都見  
任舉咸稱職真堪佐廟謨

詩史卷之六

西停車安父老  
赤眉西入關光武欲乘機并關  
以禹洗深有大度故授以西  
計之累乃并前將軍還西入關赤眉入長安  
過淺賊百姓不知所歸問行有紀皆望風  
望而前車降者日以千數帝所止輟停車駐  
輒以勞安之安老重推帝髮帶白滿其亭上  
不戰而服帝全關注校酒會也  
陵皆祭掃帝至長安軍見明也大驚士昆明池諸  
帝皆祭掃帝至長安軍見明也大驚士昆明池諸  
行國陵爲實史士奉守焉  
惜哉時不遇兵散  
宜陽道歸來解龍章逃名一何蚤  
自爲請友後  
之食歸州者雖散而赤眉復定入長安而諸賊  
以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獨典二十四騎還詣貢

嗟嗟高密侯明哲知去留君看翼鏢翁孤  
魂靡所投  
冠恂  
冠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郡守耿况  
功曹說况歸光武拜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光  
武平河內以恂爲守行大將軍事後復拜額  
川太守平定潁川封雍奴侯  
子翼起上谷發迹於功曹廣阿謂明主羣盜方

詩史卷之六

如毛  
冠恂起上谷發迹於功曹廣阿謂明主羣盜方  
起難可信同今大司馬劉升升勇銳尊賢下士  
武於阿拜爲偏將軍河內地新割天子難  
其守寇君文武才不在蕭公後河內更始封  
朱高平任蕭河於關中無後西傾之憂今冠  
恂文武備足有堪人稱衆之才非轉餉給三軍  
牛車望如雲  
足軍糧一關上馬馬過之食食半軍糧轉輸  
足不長驅敗蘇茂疆場無妖氛  
兵三萬人度

河東趙盾奔平大鑒之進王昭陽氏兵  
輻輳兩虎寧私聞坐使執金吾握手欣相觀

臨戎善解紛穎川借寇君

帝諸將曰穎川近京師常以時定惟念卿能

從至穎川益朕志降而衆不難卿至好漢道曰

願從陛下從諸寇君一宅乃當向雖撫吏民

斷文隆高峻韞畧信起羣

議破降之愛遣軍師皇甫文出謂謝遣不屈

秋風拂團扇功臣皆上門

功臣皆上門欲修德不敵

高皇昔偃戈不聞退蕭何因嗟建武

世終無畫一歌並見前

馮異

馮異字公孫穎川人也初爲郡掾以父城降  
光武署爲主簿從定王郎破朱鮪封夏陽侯  
拜征西大將軍代鄧禹討赤眉敗之於昆池  
平定關中還攻隗囂未尅卒於軍

嘗聞淮陰侯功就有驕色  
以多嫌猜身爲螻蟻食史云項羽亦有驕色所  
獨有馮公孫潛身大樹下一勝不足論馮異傳

詩史卷之六

十三

獻五邑漢書武帝以郡縣五邑中車初見執開門  
以功爲漢兵所執及安城不王也兵中車柳異  
爲主奮翼龜池間西京遂安集赤眉恭謝三  
勅異曰勅異曰勅異曰勅異曰勅異曰勅異曰  
無大樹號義同蓋以車攻中山更而語功文侯



龍驤巴蜀冠  
駢翻躍馬帝  
見親  
洛陽陌  
由朴忠  
爲將多  
雄哉大司馬  
同祖謀者皇  
詩史卷之六  
十六  
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少有大志習將  
帥畧光武署爲門下吏從拔邯鄲拜建威大  
將軍自請攻張步以平齊地所向輒克未嘗  
折挫帝以弇功可比韓信封好時侯兄第六  
人皆垂青紫子孫累世不絕遂與漢興衰云  
耿侯北道主弱冠懷奇策

公之邑人上谷太守耿弇也發此兩部控  
溫明說蕭王天下可傳檄更始遣使立光武  
長安時光武居鄴弇書計溫明嚴公人選林  
王平南陽元河其以義征伐郡鄆摧勁虜弇  
即六前其四百餘級運使祝阿攻劾敵有志  
事竟成張步終卿壁乘輿下齊郊饗士臨淄側  
因嗟好時侯堪踐淮陰跡本傳弇從辛未  
紇安張步以平齊地帝許之弇度河先擊祝阿  
而後之遂定臨淄張步數日事弇破歷下以開  
其今將軍攻祝阿以發進此甘齊之西界功足  
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劬敵其功乃  
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  
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弇因復進步乃肉袒  
負斧鑕於軍門弇傳快諸行在所齊地悉平  
功勲難具論屠城且三百弇凡所平郡四十六  
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少有大志不事  
章句王莽末避地涼州爲隗囂將說囂歸漢  
囂不從遂去而事光武畫破囂之策拜爲隴  
西太守平諸寇交趾女子徵側反以援爲伏  
波將軍擊徵側斬之封新息侯復擊五溪蠻

夷末赴卒於軍

伏波思附驥遨遊二帝間漢書南越王趙建德傳

傳笑謂援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公孫述傳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使援手執如子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井蛙不足事公孫述傳

詩史卷之六

大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唐書王元

詩史卷之六

大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王一投杼國策出者曾于漆歌贊人有與

者以爲前所載異吁嗟矍鑠翁飲恨復何言  
雲臺諸功臣何妨一比肩  
後竹帛自能宣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  
學及帝卽位使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  
議大夫不屈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  
爲嚴陵賴馬

詩卷之六

南陽赤龍起席捲來英雄  
嚴子陵羊裘釣澤中忘機狎海鳥  
痕跡隨冥鴻不意玄纁使忽下洛陽宮  
高卧對明主談談議上公咄咄狂奴態還與舊  
時同

甚善漢仁轡義天下傳  
星那可留長揖歸江東  
風試看七里灘山水空濛濛  
有西伯未必卧蒿蓬

馮衍

詩卷之六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  
書更始遣尚書鮑永安集北方擢衍爲立漢  
將軍光武卽位衍等屯兵太原不肯下及更  
始歿乃降帝怒衍不以時至遂罷黜不用杜  
門終身著詞賦五十餘篇傳於世  
敬通陵雲志  
命秋  
玷歸來卧滄洲



杜門謝讒口

詩史卷之六  
世一  
無經綸意嚴廓道不謀

著賦消窮愁

詩史卷之六  
世一  
發挑妻喻

空懷妬婦憂

詩史卷之六  
世一  
京洛方招賢歸士若雲浮惜

哉天下才齋志沒林丘

詩史卷之六  
世一  
明王重守節不報睚眦讎賞希誅

丁公大義良悠悠

詩史卷之六  
世一  
曲陽令

義侯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張堪

張堪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光武拜堪蜀郡太守時公孫述初破堪鎮撫吏民蜀中大治遷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東京多循吏張堪名最揚乘輅西鎮蜀公孫卒破亡

空山積蕭然唯布囊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昆

詩史卷之六  
世一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史記孫通爲漢家儒宗按後漢書劉昆爲儒林傳首

春 明當備列典儀以素木執

鵲起中興朝

恩輝布廬井五傳廬風友江陵邑

虎去弘農境是

化大行虎甘負子渡河帝聞而異

言足爲沽名警帝微服光祿勳

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

寺中、  
寺中、

1

出爲魯相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以父任爲郎遷九江太守有散蝗渡虎之異由是名稱遠近顯宗七年徵拜尚書令執法不撓出爲河內太守

中月鍾離意傳帝曰弘農解刑徒意送徒詣河

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慊移屬縣使作徒衣意  
遂解徒枉惜李所欲禍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

唐山剪妖孽宋均傳均爲九江太守郡有唐山民共祠之衆巫并取百姓男女以

爲生知孝順易而不敢好娶前後守令莫

棄珠騰清聲

不拜賜。怪而問其故。對曰。孔子恐渴於盜泉。

其名此財穢之實誠不敢拜渡虎昭遺烈

害傷均到。下記曷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

各有所托。今爲民寄咎在殘吏而勞勩張浦非

除削課制其後傳東立毋苛也監鑑論公卿

青○杜詩交煩苛方面折靈離意傳帝性福案

意獨敢諫爭○宋均傳均性寬和直道那能容

條焉去朝列出守情何堪朱均出守相魯身空

沒鐘離竟出  
我看德陽殿  
歸然高北闕

湘陰陽殿感帝謂公卿曰

蕉范

蘄范字叔度。趙將蘄頗之後也。游學京師。受

... 1941 ...

史 288-108

軍事事生微  
下獄免官  
請兵北伐  
於洛山天城之惡  
德昌

班固

班固字孟堅司徒掾彪之子也博學善屬文  
長於著述顯宗即位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  
史遷爲郎典校祕書於是廣太史公所述而  
著漢書百篇實憲征匈奴以固爲護軍及憲  
敗固下獄死

詩史卷之六

廿八

彬彬蘭臺令頗稱良史才  
排詆龍門公振筆何雄奇  
聖人書成白虎殿  
詩奏瞻臺臺固奏靈兩  
都聘辭華文辭終以風動  
色制度目底無郛枚  
明哲議司馬極刑良足哀

身雖失成徒知李陵禍  
竟忘實憲灾  
復安在身殘名亦推空餘燕山石千古沒蒼苔

班超

班超字仲升固之弟也爲人有大志不修細  
節實固以超爲假司馬使西域攻殺虜使還  
帝壯其節拜超爲軍司馬今遂前功於是平  
定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迺封超爲定遠  
侯

詩史卷之六

廿九

班生萬里志燕領真民英  
未遇時傭書代躬耕鋤刀思一割拔筆起西征  
橫戈探虎穴追風破虜

管仲楚西門子國朝王奉起禮殿其備  
其力十三人其飲酒雖口不入虎穴安  
得虎玉當之天賦起乃順風縱火虜衆  
起斬其使及後十三人皆殺虜衆爲說  
金方五十國輻輳雲龍庭西城五十餘國皆納貢  
復標名望起在洛陽其九月十一歲丁酉年八玉關喜生入雲閣  
安知壯士情初起徵立功異族左右皆哭當時  
江海上誰識此儒生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少好學明經傳覽無  
不窮究年五十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延光二  
年爲太尉是時安帝失政宦者用事阿母惑  
亂朝廷震數上書匡正帝不能用後竟爲樊  
豐等所譖飲鴆而死

關西楊伯起守道稱孔子窮經且終年垂老心  
未已楊震傳震少受蹠陽尚書於桓範明經博  
覽經史不究諸儒謂之語口關西孔子楊  
伯起起常客居初不答加郡禮命數冠雀銜魚來  
十年家人謂之賤甚而震志愈篤

詩史卷之六

三

振翼布天階後有冠首朝三雙魚騰集  
燕節燕節黃金鏐衆口國語衆口成城衆口鑠金  
邦那可久何日居台斗明珠墮群沙李白詩星  
生平志未舒奮爵在須臾行安豐等共詣廣  
用悲用悲可憐清白吏不乘空谷駒

詩史卷之六

三

丹心徒鬱結柴門賓客絕飲鴆夕陽亭不忍窺  
日月至夕陽亭乃徘徊謂諸子曰若蒙恩居上  
鳥空悲鳴哀前朝勿志鳴成下流此非我乃飛  
庶幾白環在千載有餘清寶年九歲至華陰  
山見一黃雀爲鵲巢所棲陰於樹下爲螭蟻所  
因寶取歸置中而啖以黃花日餘見毛羽成  
乃飛去其衣有詩云永年永年向寶日我西王  
母使者紫雲君仁愛見故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平武人也年十二能通尚書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朝歌審季友鄧隲與詡不平欲以吏法中傷乃以詡爲朝歌長平定朝歌遷武都太守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卒於家

升卿何激卬揚雄解寶激卬爲衆之主性不畏繁錯虞翻傳

詩史卷之六

14

運掌握謂外領 偷盜謂方 遺貧人謂 有出帥里謂 增隨破羌胡不減 孫臏累謂 都太守謂 言上者謂 虜賊謂 虜虜謂 不強勢謂 擊斬謂 邪能錯謂 塞無所謂 考三遺謂

魚心垂老還卓犖

諸君太傅興石等百官  
爲詩刻三公曰臣將從史

魚死以尸諫曰。韓詩言傅伯玉之賢。大不能  
進。弱于股。不肯退。爲人臣生不能退。死  
不肯去。以當禮。君正堂。召我。適伯玉。而謝  
之。孺子環而退之。從鄭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李杜

李固字子堅南鄭人也狀貌有奇表少好學  
負笈從師究覽墳籍陽嘉中公卿舉固對策  
鯁切拜爲議郎冲帝立爲太尉後爲梁冀所  
害天下惜之

詩中入卷十八六

11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時梁冀專權固寵喬正色不撓卒爲所害東京死義士李杜良足悲精忠耀千古謀畧恨無奇君王食餅毒召固言哀曲李固爲冀所害後武遂令方不飲鴆誓曰吾使臣殺召固入前問陛下得志所由帝告言臣使臣殺召固臣聞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死不可飲水死未絕而前固伏尸號哭冀應其事世大惡之梁冀罪昭然而不發其姦姦發梁冀死清河



樂安太守入爲尚書令靈帝立竇太后以蕃  
爲太傅與竇武謀誅宦官不果竟爲所害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爲桓帝后封槐里  
侯桓帝崩武爲大將軍迎立靈帝時宦官曹  
節等專政武白太后誅之謀泄節等劫太后  
矯詔捕武武卒自殺梟首洛陽

陳蕃少投傳本傳初舉孝廉刺史周景碑列  
清天下心世說新語東朝不爲士則行爲朝  
端值竇武君子自成林藩與大將軍竇武同心

一知音詩史卷之六締交良不易千古  
沈濁詩史卷之六王室遭

羣士泥塗中詩史卷之六延頸懷

名皎皎詩史卷之六幸逢開華際乾坤當一掃

燼運籌何草草詩史卷之六

社者樹木而奎之則恐焚木奎之則思奎此社鼠之所不待  
則也今人居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致利於民入  
則也今人居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致利於民入

亦國之往鼠也推席謀既疎獨立終枯槁  
堂有誅鼠安官之意陳蕃亦素負謀略其會對  
深審私謂武曰中前侍曹師工曹等原開國

絕然書其王召歐令下赤阿柄安在  
授楚其柄阿日沒浮雲表漢書梅福傳

椒房不足恃何以施天討忠邪混無分血灑驚  
鸞道詩史卷之六

人豪招之苦不早張與稱

傾頤詩史卷之六吁嗟陳寶輩原

非撥亂才詩史卷之六





謝林宗無爲空遠遊大樹終難援栖栖何所求  
本傳云林宗年卅到江夏見蔡哭畢而去不告姓名郭休字祖之乃遠寄蔡書之辭謂蔡曰爲我謝林宗大樹何所栖栖不遊等處

###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狀貌魁偉傳通羣籍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聚衣博帶周遊郡國四方之士咸傾慕焉會黨事起乃閉門教授年四十二卒同志者乃刻石立碑初以有道君子徵故號曰郭有道

詩史卷之六

甲

太原郭有道本是青雲人布衣從元禮歡若平生親聲華震京洛天子不得臣衣冠會如雲相送黃河濱仙舟凌空逝飄然出風塵郭太傳人見河南尹李膺所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洛河南海內李膺所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洛字季龍河內清陽人也膺字元將數十兩林宗問膺曰郭林宗何如人膺曰遠不遠親也侯不得使吾子不吾臣諸一繩尚維國四方還問津遊郡國不厭草蔬飯林宗就客客何妨折角巾林宗嘗於陳學問行遇市巾一角其是蔡告皇宰將廢漢黨事滅彞倫延者歸曰吾

詩史卷之六

甲

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吾道今矣之鴻涯跡可循原郭有道碑文謂鴻涯道高雖忤俗言孫能全身爲傳林宗雖爲人倫而不宗不能傷也○論曰林潛隱衡門下蒙童賴其仁蔡邕郭有道碑文兩方皆隱衡門能收墮餽客宗見而問其意對曰觀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來留賓徐穉傳林宗有避學卒以知名寧愧東留賓徐穉傳林宗有置生獨一東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未其人以堪之○時來陳寶死漢室忽已淪魏關無德以堪之

###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桓帝時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逮捕黨人事亦連寔禁錮二十餘年黨禁解大將軍何進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不起年八十四卒於家謚爲文

範先生

至人貴藏輝言世忌太 蕭士恒矯節李

孤高乃摧折茂哉陳太丘清和兩無缺隨俗偶

沈浮可馬意雅任少容書 縣車更高潔不情微

宰邑不絕開門 鄰邦清清為太丘長 縣人修德

附者實難訓導 縣吏有諒者 白欲禁之 定

陳君所言若足 望有怨 決平鄉里悅實心幸

其有爭訟則求判正 絕管曲直無怨者 幸

梁上喻偷兒詩史卷之六 縣中無盜竊時虞

偷有盜入其室 止於梁上寢陵 賊命子

必不忍 以性成遂 至於此梁上君子 是失盜

貧困令道開 匹自是 一降 復獲 盜真 人秦

東行上與星辰埒 誰以 謝陳太丘 諸葛朗

既至 太史 人來 門庭 何通 為謝 晉謝 秋日 陳

何綠 帶闌 人竟 汚淡 者舌

常閑 陽貨 門宣 尼猶 枉微

萬後 諸人 議常 閑陽 貨門 宣尼 猶枉 微

見惡以避咎君子稱明哲易見惡人 匪唯一身

謀餘波蔭同列桂樹生高山世說新語客有問

太史 有自 功德 而荷 天下 重名 季方 曰吾 家君

時桂 樹為 如泰 山之 列上 有萬 仞之 高下 有不

與無 斤鷄 那能 越越 子騰 躍而 上不 過數 仞

而彼 丑笑 適也 為言 諸腐 儒何 傷於 日月

李膺字元禮 潁川人也初舉孝廉為青州刺

史徵拜度遼將軍羗人畏服入為司隸校尉

時朝政日亂膺獨持風裁於是羣邪側目以

黨事收膺考死獄中

桓靈淪昏風淪昏 天威委 闕豎 豎豎

聖聖 長長 太太 學學 士士 之之 生生 徒徒 更更 相相 擊擊 共

補補 人人 朱朱 永永 少少 常常 使使 覲覲 者者 上上 書書 告告

本本 朝朝 二二 十十 人人 生生 為為 朝朝 臣臣 人人 考考 死死 獄獄 中中

寬士非一元禮名最著當其執政時威聲信能

樹樹 黨黨 賊賊 明明 多多 望望 風風 亦亦 破破 枉枉 姦姦 人人 收收 計計 按按 司

樹樹 黨黨 賊賊 明明 多多 望望 風風 亦亦 破破 枉枉 姦姦 人人 收收 計計 按按 司

時與諸弟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爭訟  
 明帝以爲罪狀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合中書郎其狀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取中書郎其狀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行中書郎其狀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城平白廟其狀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名士登龍門世傳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封以爲龍門世傳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出密指帝問其故世傳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叩劍泣曰臣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爽欣作御前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權豪鼎鑊非所慮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對曰臣李衡因避見諫帝命其  
 易折騰不友傳不友傳不友傳不友傳  
 見幸逢紫泥書得返陽城卧其寺以黃門  
 上幸逢紫泥書得返陽城卧其寺以黃門  
 容官子第官多惜請新以天寺以黃門  
 兼天子府免歸鄉里陽城山中○李白詩鳳  
 皇山樂水亭於陽城縣任其康況與時抑揚一  
 慕山樂水亭於陽城縣任其康況與時抑揚一  
 聞陳寶興翻然循故步陳寶興武共秉創政  
 長樂少卿捧土塞孟津後書朱浮責劉寵  
 上以塞孟津庸夫笑爾度爾事人我度小  
 吁嗟漢忠臣行藏弗復論食馬不辟難殺身以

成仁左傳季子曰食馬不辟其難○陳寶之服  
 府司馬去失封曰事不辭難罪藉令沒空谷王  
 室將無人衣闕棲土室表闕傳問少卿探行累  
 事將作闕然以深林以母老不道不應及黨  
 上堂影申屠終絕迹申屠終絕迹申屠終絕迹  
 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爭榮其風端嘆曰昔  
 戰國之世及上儒誠卒有朕儒之謂不之謂  
 何爲然漢祿原不食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  
 服舉孝廉遷光祿勳主事免汝南太守宗資  
 聞其名辟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  
 惡顯薦異節郡中莫不歸德指滂之所用以  
 爲范黨牢修因誣陷之竟遇害  
 孟博性耿介卓立不可撓登車奉飛詔志與青  
 雲高軋坤方土崩澄清竟徒勞雲雲雲雲雲  
 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視聽慨然有澄清  
 天下之志及至用境守令自知嗾江風解印  
 綬授版辭光祿祿勳滂懷憤清養不止之滂

據後叙版  
乘官而去  
傍首就功曹  
功曹委任政事  
考據不執仁義者  
時變不可測收姦何太迫年  
修計雖巧  
生聚黃門比寺獄  
亦由君等激惡草

茂未半良田早沉溺  
涉為三鼎操奏惟家之黨  
有私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惡臣

除姦王道以清君臣言有或共受顯戮  
為害

遭大戮撫心空嘆息  
中常侍王甫考掠黨人以  
善者同其清惡惡同其清不惟更以為黨乃憐

大戮而然伯夷在泥塗  
涉於首陽山刺上不  
為之改容

皇天不  
伯夷在泥塗  
涉於首陽山刺上不

不提夷情  
皋陶祭何益  
祭皋陶曰皋陶古之

直臣知滂之無罪將理之  
詩史卷之六  
令名垂無窮身死漢

庭空老母何為者臨訣亦從容  
建寧二年後收  
黨人滂母就與

之思愍增感感母口舌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  
何恨既有令名後

求壽者可兼得乎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性篤孝母常滯病三

年未常解襟帶博學好辭章建寧三年召拜

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為宦官所害與家屬

髡鉗徙朔方會赦乃亡命江海蓬卓聞邕名

高辟為中郎將王允誅卓邕在坐有動於色  
允怒收邕下廷尉遂死獄中

中郎曠世才毫端落珠玉  
如昔傳馬日碑日聽

音知殺心  
本傳初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

於邕者邕知其意而止之曰此非君家之

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

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

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

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

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

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

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

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

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

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

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

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

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

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

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

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

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

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

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

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

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

君家之物也邕曰此乃君家之物也邕曰此

奚所托其足

巨擘指董卓時卓廢少帝為弘農王

里塵埃

○蔡邕傳王為獻帝卓為弘農王

鳩火將燎

○傳卓卓鳩火將燎於弘農王

山一夕類

○楊國史為左相或勸承天謂國

王允亦疑

○漢紀無由就獄中成主灰

勢然也

○王允亦疑漢紀無由就獄中成主灰

詩史卷之六

○王允亦疑漢紀無由就獄中成主灰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

異才舉

○高第為侍御史遷北海相獻帝時為

太中大夫

○時曹操欲篡漢憚融乃使路粹枉

狀奏融

○大逆不道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狀奏融

○大逆不道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大逆不道

○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下獄弃市

○妻子皆被誅

妻子皆被

○誅

誅

○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

異才舉

○高第為侍御史遷北海相獻帝時為

太中大夫

○時曹操欲篡漢憚融乃使路粹枉

狀奏融

○大逆不道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狀奏融

○大逆不道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大逆不道

○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下獄弃市

○妻子皆被誅

妻子皆被

○誅

誅

○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

怪燕鳴

○枯榆天樞開外史觀若遊古鳥則有燕

靈遺劍

○聖聖當塗張龍戰四海方瓜分

公栖栖

○戀漢官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策應歸

○比山北

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契是僕與君交世為通好也元禮奇之陳遵曰小時了了大時必佳大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補衡

補衡字正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唯善魯國孔融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孔融薦衡於曹操操惡其狂送之劉表表不能容送黃祖竟為祖所殺

補生素疎放羞與屠沽游後漢書文苑傳補衡

詩史卷之六

五

刺朱門側漫滅不見收刺既而無前之適至於  
刺字荷懷傲物性何事干王侯刺字既而無前之適至於  
聲為鼓史裸體着岑牟孔融愛衡才稱其為  
色不作餘笑日本欲辱衡衡反辱之南金應  
自許葉身如雀鼠去去何所投假手劉荆州謂

何如於是道人駢足之○左傳鄭荊州復含怒伯曰天禍許國而假手於我寡人荊州復含怒

局促歸黃祖黃祖性多猜量復能憐才上

才名甚亮禮之文章言議舉動無不從衡衡

於表未嘗不密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衡送

望春樓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射虎衡亦善待馬○崔金馬黃祖望春樓

之  
將

顧氏詩史卷之六終

顧氏詩史卷之七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後漢紀

余讀詩至杜少陵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而嘆昭烈君臣之際其拮据何若斯之難也以區區巴蜀一隅而欲噬炎劉之燼定鼎足之業曹瞞仲謀輩又乘其奔北之餘而觴斲之卒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悲夫彼僅恃中山帝室之胄足以鼓敷天左袒之心而計其時熊羆不貳心之臣業已凋殘殆盡如龐士元之智焉而死法孝直之敏焉而死關張馬趙之猛驚焉而死漢之天下猶得少延一綫之緒者秋毫皆諸葛公力也後之豎儒輕於持論輒以成敗低昂千古而謂將畧非武侯所長甚至帝魏而冠蜀漢嗟嗟彼以耶烈君臣固嘯聚之雄乎哉此杜陵野老所爲長使英雄淚滿襟者也余揮毫弔古至此地王不甘面縛哭廟自刎姜伯約謀傾鍾會

詩史卷之七



忠扶漢室未嘗不憐其志壯其節為修諸篇  
章而魏吳之士則畧故荀文若以不從九錫  
書公瑾子敬以協力破操書而子建仲宣以  
文學子泰幼安以棲隱其他碌碌功名之士  
則咸無取焉

### 昭烈帝

昭烈皇帝者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諱備  
字玄德少孤貧賤屢為業獻帝時為左將軍  
敗曹操於赤壁破劉璋於成都自立為漢中

詩史卷之七

王及曹丕篡漢乃即帝位於蜀改元章武在  
位三年崩太子禪代立是為後皇帝在位四

十年為晉所滅

炎精四百秋

漢書卷之七

魏樹將枯

魏書卷之七

不意五侯門

魏書卷之七

頃生千里草

魏書卷之七

後漢五

魏書卷之七

火

魏書卷之七

燎洛陽宮駕入長安道魏志董卓傳卓獻帝  
帝立董卓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卓又後王及太  
帝並起恐懼不寧乃使天子即長安黃燒洛陽  
宮四方典義兵豪傑相紛擾袁紹稱盟主曹瞞  
濫征討以漢末紹董卓廢立紹以劫掠起兵  
史孔伯求用刺史劉表孫策孫權太守張遼陳太  
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術各據萬以  
討卓為名約盟推紹為盟主○魏志主曹瞞  
財谷義兵將以討卓武帝紀太祖散家嘆息高皇  
陵無穢令誰掃漢書高帝葬長陵有四五狐兔  
其中無穢不使掃○開  
中記漢諸陵不使掃○

詩史卷之七

### 右一章

中山布衣齋貌與常人殊

諸葛亮傳亮曰將軍

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

亮曰將軍

帝子漆盡隆坐龍逢起值龍聞

史記景公時起

事歸國與聖授秋爭天衢左傳楚

史記景公時起

旒王業蕩無餘曹丕魏帝為山陽如餐

史記景公時起

所迫高廟填丘墟思續郊金刀

金刀魏子孔子

有赤龍起呼願回子貢性剛之見赤龍化

非徒

羽葆車

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性來者

皆怪此制非凡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余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可憐空百戰天步正崎嶇詩天步

右二章

陽九運方艱英推靡所適對此詩皇晉遺陽相平原相三戰且三北幸遇陶謐知還爲呂布擊觀平原相三戰且三北幸遇陶謐知還爲呂布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謀泄董承本第曹公席易車騎將軍重承受衣帶中密詔欲殺曹公承與先主謀未發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震之威乃至於此先主遂倉皇河北奔魏志建安三公東征劉備擊破之隔促檀溪厄世通劉表請備乃至於此先主遂倉皇河北奔魏志建安三日厄矣可努力求救孫將軍交鋒於赤壁諸葛亮傳先主爲曹公所追至夏口亮曰事危急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權乃遣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於赤壁

右三章

詩史卷之七

南

三分天地裂人各競良圖三分天下英雄用武地亮說先主曰東吳以孫權池中飛騰志有無鳳雛張翼左龍右益州天府國曹丕竊漢祚宇內空無君帝真高皇喬德洽河圖文傳建安二十六年故諒即陽泉侯劉琦上書臣聞河度日亦三赤伏起頻運龍飛錦江墳衣冠志以此水舉定成都建興十一年右四章

鮮明則君臣方一體河山尚三分杜預詩武侯一  
荆襄天下樞戎馬日紛紛元龍傳  
謀臣自如用如李陵書曰臣用不佐前將  
軍守荆州茲邦一以失何地立功勲附呂

右五章

五星不復聚見前高天命莫可回宋子感興詩  
興復徒有志終難然死灰  
荆州虎牙

詩史卷之七

本

折亦云亡謀臣安在哉正注吞吳信非策軍

沒長江隈打雷成都鳳翼摧見下鳳

之襲先主率大衆東向推命元年先主志孫權

五萬人拒之乃物各持一把以火攻之死者

萬數先主及夜遁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寸步

走曰吾乃為建所白帝撫遺孤屬之王佐才諸葛

亮傳章武三年春先主於白帝病危召亮於

榻前以幼子劉禪幼主上於白帝病危召亮於

王圖竟不遂千古一悲哀

洛陽死後主傳安葬於人始七年薨於洛陽

右六章

北地王諶

北地王諶後主仲子也景耀二年立為王六  
年魏司馬昭遣鄧艾度陰平伐蜀至成都諶  
請戰後主不許與太子諸王面縛出降諶義  
不受辱廼自對於昭烈之廟

魏家種稟將懸軍度陰平鄧艾傳艾為征  
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谷深至為難陰  
艾以膽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履  
而忠臣赴陣死諸葛亮傳主遺諸葛亮必表封

詩史卷之七

七

尚雲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艾以報國

社稷王諶并赴敵一戰謀不行長號淚沾臆許

身終不污拔劍斬妻孥九原從先帝雄哉烈丈

夫左傳姜子門君為社稷死即死之漢書

渴飲必及後主不納遂送聖殺是日葬

於昭烈之廟先後主不遂送聖殺是日葬

自於昭烈之廟先後主不遂送聖殺是日葬

洛陽死後主傳安葬於人始七年薨於洛陽

洛陽死後主傳安葬於人始七年薨於洛陽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少與徐庶相善庶薦之於先主先主三往而後得見與語大說表爲軍師將軍昭烈卽位以亮爲丞相及昭烈病篤召亮屬以後事後主立封武侯使建興十二年伐魏卒於軍

武侯少躬耕

本傳亮躬耕

龍卧南陽澤

東陽記諸

許時人莫之識劉表每以此爲管仲何來劉

將軍三顧遂高宅

詩史卷之七

是主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詳見亮出師表先立

談天下計劉表每以此爲管仲何來劉

定三分國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有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南海東吳會通巴蜀此州之國而其土

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

有將軍總攬之而劉璋闇弱有刑賞釋其

威恩天下有變則命一

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自始執

不軍食盡舉以運諸軍者乎誠如張飛所

成先主曰魚水治君臣開張飛不悅先主

鮮之曰以之有孔明時魚乃止割據紆籌策

謀三分蜀說吳沉北軍本傳亮說孫權曰

謀於孫權權遣周瑜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與公孫權先主攻劉璋亮率衆與先主共

入蜀開南域先主攻劉璋亮率衆與先主共

守漢祖舊山河先主攻劉璋亮率衆與先主共

宗下王腐草流餘光詩已將心與衆爲雙

先主詩史卷之七

起立字曰公孫病已立中原掃未清富樂率

定中道君王陟中道君王陟

王之前倉皇受遺詔聞言增感激帝武三年

皆曰漢倉皇受遺詔聞言增感激帝武三年

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之以死建興三年亮上疏曰臣死且不避

不勝受恩感涕淚臣心千秋一相值王業不

偏安興師方計賊漢書春秋上言曰先帝

托國以六出屯祁山北伐蜀山

七倉收孟

<p>獲<small>漢晉書</small>李特所任戰捷聞孟獲名震</p>	<p>間<small>漢書</small>此軍何如漢曰向者不知虛實故使</p>	<p>更戰七戰七禽而後定易勝耳亮笑縱使</p>	<p>去曰公天威也而人不復反矣<small>木牛供負擔</small></p>	<p>建興九年亮復出祁山<small>流馬堪輸積十二</small></p>	<p>由斜谷以木牛運糧<small>給勇</small>亮悉大衆</p>	<p>世家<small>張</small>牛<small>桃林</small>之<small>望</small>以<small>示</small>不<small>復</small>輸<small>積</small>斬<small>雙</small>險<small>道</small></p>	<p>中<small>而</small>運<small>糧</small>上<small>使</small>率<small>騎</small>出<small>戰</small>亮<small>之</small>亮<small>擄</small>盡</p>	<p>射卻窮嚴側射<small>張</small>部<small>史</small>射<small>殺</small>屯田五丈原</p>	<p>永以供軍食<small>亮</small>五<small>丈</small>原<small>射</small>殺<small>屯</small>田<small>五</small>丈<small>原</small></p>	<p>敢擊<small>漢書</small>李特所任戰捷聞孟獲名震</p>	<p>因曰公<small>亮</small>使<small>魏</small>延<small>擊</small>坡<small>之</small>獲<small>甲</small>首<small>三</small>千<small>級</small>懿<small>運</small></p>	<p>保<small>管</small>不<small>取</small>復<small>出</small>○晉書<small>亮</small>戰<small>獲</small>甲<small>首</small>三<small>千</small>級<small>懿</small>運</p>	<p>漢祚當遷易<small>曲</small>運<small>移</small>漢<small>祚</small>終<small>難</small>指<small>揮</small>殊<small>未</small></p>	<p>定星隕一何迫<small>晉書</small>秋<small>日</small>建興<small>十</small>二<small>年</small>八<small>月</small>亮</p>	<p>戰而亮<small>幸</small>閭閻競悲號戰士咸悽側身歿有餘</p>	<p>威仲達猶奔北<small>漢書</small>本<small>姓</small>亮<small>年</small>終<small>第</small>陽<small>侯</small>亮<small>年</small>終</p>	<p>焉<small>姜</small>維<small>今</small>僕<small>反</small>漢書<small>亮</small>戰<small>獲</small>甲<small>首</small>三<small>千</small>級<small>懿</small>運</p>	<p>是也<small>日</small>終<small>焉</small>之<small>亮</small>諸<small>葛</small>亮<small>年</small>終<small>第</small>陽<small>侯</small>亮<small>年</small>終</p>	<p>大以告<small>終</small>焉<small>之</small>亮<small>諸</small>葛<small>亮</small>年<small>終</small>第<small>陽</small>侯<small>亮</small>年<small>終</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p>葛公萬古一英雄蕭曹寧並駕伊呂特追蹤</p>	<p>摘<small>晉書</small>之<small>亮</small>伊<small>呂</small>蕭<small>曹</small>寧<small>並</small>駕<small>伊</small>呂<small>特</small>追<small>踪</small></p>	<p>甲<small>已</small>足<small>當</small>漢<small>德</small>紹<small>殷</small>宗<small>史</small>記<small>殷</small>宗<small>史</small>記<small>殷</small>宗<small>史</small>記</p>	<p>漢室<small>漢</small>于<small>漢</small>漢<small>德</small>紹<small>殷</small>宗<small>史</small>記<small>殷</small>宗<small>史</small>記<small>殷</small>宗<small>史</small>記</p>	<p>與<small>金</small>火<small>交</small>會<small>華</small>命<small>之</small>身<small>也</small>漢<small>春</small>陵<small>氣</small>已<small>空</small></p>	<p>為梁父曲千里動悲風<small>亮</small>好<small>高</small>梁父吟</p>	<p>關張</p>	<p>關羽字雲長河東人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p>	<p>兩人俱事先主先主與之同寢食恩若兄弟</p>	<p>兩人亦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為平原</p>	<p>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羽嘗為曹</p>	<p>操解白馬圍表封漢壽亭侯後亡歸先主及</p>	<p>先主為漢中王以羽為前將軍以飛為右將</p>	<p>軍羽守荊州為具將呂蒙所害飛領巴西太</p>	<p>守昭烈即位進封西鄉侯為帳下張達范疆</p>	<p>所殺</p>	<p>吾暴鬚將軍忠義堅金石<small>本傳</small>羽美鬚美<small>吾</small>布</p>	<p>西鄉侯均為萬人敵<small>傳</small>羽美鬚美<small>吾</small>布</p>
--------------------------	--	---	--	---	--	-----------	--------------------------	--------------------------	--------------------------	--------------------------	--------------------------	--------------------------	--------------------------	--------------------------	-----------	---	--

公辭建武五年曹公東征先主會羽以歸拜為  
 東郡太守領兵之白馬關羽公使羽擊之羽良  
 於其無父之悲遂解白馬關羽公使羽擊之羽良  
 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  
 死而終不背劉將軍立効以報曹公乃去又敘  
 良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報曹公乃去又敘  
 斷首嚴顏釋  
 軍以不濟顏曰我州但有頭頭將軍無有降羽  
 便斬頭何為怒左右幸去所頭顏色不變曰前  
 先主釋之引為賓客絕橋阻魏軍曹公追先主  
 橋頭目操才引身是張翼德也河堤吹死飛水暴  
 無敵者涉水誅龐恩  
 羽奮天孫雨漢水暴  
 平此五六丈水羽上關羽來關羽之更士皆  
 稜威震華夏羽斬龐恩威震華夏羽力戰收巴  
 國族飛將軍公遣張郃守漢川與飛相拒五十  
 巴土功高苦自矜羽性猛多殘賊  
 復安善待幸而驕於士大飛受過漢王日而  
 不如此人先主常戒之曰羽剛而自矜性猛多  
 使謂之過也飛猶不接江邊來白衣  
 取備兵必恐其害國故也上羽計其多害  
 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起東陽聚其  
 赴樊城南下也遂病羽羽信之精兵銅鑪中以  
 使白衣紙燈作濟費人服書改無行羽所置

詩史卷之七

十三

江趙北侯趙雲之是故羽不聞之遂至南  
 士仁稟勞苦計營太多城權使朱德斷其後路  
 俱獲子帳下生荆棘先主從兵飛當率兵萬人  
 其前顧連而奔孫權特惜哉二名將竟為豺虎  
 食國爭權還為豺虎天心自去劉撥亂非無  
 策史記漢書推還為豺虎天心自去劉撥亂非無  
 光武曰但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精靈千古在  
 祠廟生光色君看吳王宮幾處蒼苔積  
 漢三將  
 馬超字孟起扶風人也獻帝時為偏將軍攻  
 曹操於潼關軍敗奔張魯操收滅其族昭烈  
 圍成都超引兵來降遂定蜀拜左將軍章武  
 元年封殽鄉侯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初為劉表將表死歸  
 先主從定蜀嘗先登陷陣帝為漢中王以忠  
 為後將軍賜爵關內侯  
 趙雲字子龍常山人也初為先主牙門將定  
 蜀拜翊軍將軍建興元年封永昌亭侯五年  
 從諸葛亮攻祁山軍敗病卒

詩史卷之七

十三

臣神武君豪傑歸心久臣前請君王自神武  
傳先主也折野豪傑名將會如雲遭逢應不偶

李凌雲孟起來成都劉璋隨稽首馬超傳起  
子足與計事內懷於色開先主圖劉璋於成都

中震怖璋即稽首漢升斬劉頭一戰平亂右黃  
以建安二十四年忠於漢中安軍山擊反賊

戰戰兢兢志推鋒必進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劉  
戰戰兢兢志推鋒必進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

猶護持肯棄君王走雲別傳曰曹操揚兵大出雲  
雲有伏兵引去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子龍走雲身抱幼子保護夫人皆得免難詩史卷之七  
子龍走雲身抱幼子保護夫人皆得免難

羣英冠三軍藉令四海一豈滅雲臺助後漢書  
羣英冠三軍藉令四海一豈滅雲臺助

虎何必期茅土見前光  
虎何必期茅土

麗統字士元襄陽人也性好人倫勤於長養  
時人號曰鳳雛先主既領荊州以統為侍中

從事表為軍師中郎將親待亞於諸葛亮統  
說先主定蜀從攻雒縣為流矢所中而卒

士元真鳳雛寄情霄漢表一遇採桑人片言堪  
絕倒前蜀傳王澄每聞統言輒嘆息絕倒

本傳賴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  
採桑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數日

之場來展驥足卓然凌空矯先主領荊州統以  
之場來展驥足卓然凌空矯

耳先主為海中之事立說左將軍興  
耳先主為海中之事立說左將軍興

師起西討江陵  
師起西討

無求於外詩史卷之七  
無求於外

仁操以詩史卷之七  
仁操以

為水火者詩史卷之七  
為水火者

高子龍高驍騎將軍

法正

詩史卷之七

興義道不得置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州璋不

臣與有正臣初舉自銚先王主然之是安十九

年正作止故端輿於先王以正爲蜀郡太守一食

德雖難窮亮曰法正不報復擄掠傷已者數人

其威福亮曰主公在公安也此比魯曾公之過

東偏孫權之逼近則假釋矣王生變於羽服之

然翔抑不可改制如何禁君臣惟所擇

上法正使不得行其意和

當今之世非若君擇道合自生光

臣也百亦擇焉夫

**同聲每相倚**相應

**神龍悲失水**喪離神龍失水而陸

姜維

詩史卷之七

鍾會善待之。維陰欲殺會。復立漢帝。謀未發。而爲亂兵所殺。

伯約負遠志弱冠氣從橫孫盛館記初姜維諸  
書遠志當推曰但去魏歸漢室本傳復得復  
軍車人不問當歸也至疑維等尚在異心於及  
開城門不納維乃詣諸葛亮亮辭乃爲出  
心存漢室而不燕於人頗懷興復情亮出  
復漢室卧龍雖下世連年猶北征亮出  
功名雖不立往稷亦云寧安知靡君創亮  
謝以赴分惜指鹿運權衡史記秦二世三年  
靡君之牙識



馬也二世問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咸言唐  
有商陰中以為始專政弄權竊閣徒却敵陰  
元年帝人與的始專政弄權竊閣徒却敵陰  
平竟能兵平博景經六年推未並主臨鑑度治  
晉諸軍分設陽安關口陝平橋頭以防未然略  
信里坐設陽安關口陝平橋頭以防未然略  
衛以士會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君王旣街  
左傳計平由景各道傷入後主孫會於清軍  
壁左傳計平由景各道傷入後主孫會於清軍  
前將士咸名隆魏復何心終抱興劉策日月難  
以刀石

再明變生於肘腋晉陽國志姜維諸鍾會摩子  
皆重臣中國雖既失策又知會志廣教會諸北  
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殺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  
詩史卷之七  
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南安太守胡烈  
知其謀乃禁殺會乃妻子為鯨鯢千秋空嘆息  
後主遂遷洛陽李陵書妻于無辜並為鯨鯢  
○本傳維妻子皆伏誅

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少任俠放蕩好飛  
鷹走狗年二十舉孝廉屢遷至濟南相董卓  
之亂操起義兵討卓因迎帝於洛遷都於許  
自立為魏公號漢丞相建安二十年僭號稱  
王及卒其子丕篡漢追謚操曰太祖武皇帝

三世而為晉所滅

曹瞞信姦雄善掩生民目操則許都曰我所能  
之森如木偶山陽公孫明曰魏東而東而西而  
而潛漢漢家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  
初平冬十二月太祖志在吞咸京李台詩武侯  
承成義兵於己吾志在吞咸京李台詩武侯  
天言詔討武侯或勸之乃遣曹洪討武侯  
張七五天子遣曹洪討武侯或勸之乃遣曹洪  
司馬以太祖為大將軍討武侯或勸之乃遣曹  
名以解大工投西京既清諡天子中物  
詩史卷之七  
長安西門外武都洛陽東二京也○按高祖  
昭布降劉琮魏志建安三年公東征呂  
十三年八月五征劉表會來平子琮降破  
紹權衣術本紀建安六年公揚兵河上擊紹  
公軍有度又表街運米長驅出廬龍一掃烏  
重要之會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  
空恨山年與虜遇表是隆公乃登高望虜望白  
魏記操者二十餘萬百戰且百勝目無天下雄  
年天子封公為無君心已積條烏加九錫  
魏公加九錫弒后殺諸王

高書令華詩士入官亭后出時帝在外殿后  
披髮徒跣走避詔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其  
亦不知命在何時或言后下果室執云非漢賊  
以臨崩所生二皇子皆被殺之  
名義其其實也挾詐良欺天要譽於千年  
分香且有令遷則獨無言魏武遺令曰諸君可  
分此香與人  
無所為學計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野也且理之有公於代者乎今分香  
事且其若曰悼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  
教為之是豈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榮臣之名  
此意令起伏古來有不義終難守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君看魏人已在蕭牆後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詩史卷之七

千

西蜀有天王信義若四方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義者於龍興接漢緒帛垂輝光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西海龍興接漢緒帛垂輝光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唐統後漢緒帛垂輝光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因之千載後別生魯連子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帝魏後賢益史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後悲傷魯連子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不肯帝秦朱子不肯帝魏是以作綱目以正之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少有才名靈帝時為

亢父令董卓之亂歸曹操為奮武司馬操用  
其謀平定河北遷帝都許以或為尚書令每  
軍國大事悉與籌之及破袁紹封或為萬歲  
亭侯建安十七年董卓等欲共進操爵國公  
加九錫或議以為不可操心不能平或恐乃  
飲藥自殺

文若名家胤出身蒙漢恩魏志本傳或祖父  
之問知名帝世有子八人魏曰入魏父魏  
南桓心鮑照詩侯本榮卿上世身蒙漢恩  
妻倚閣登靈臺早已昏魏志本傳或祖父  
之問知名帝世有子八人魏曰入魏父魏  
南桓心鮑照詩侯本榮卿上世身蒙漢恩

詩史卷之七

廿

既云魏子房應非漢苟或魏志本傳或祖父  
之問知名帝世有子八人魏曰入魏父魏  
南桓心鮑照詩侯本榮卿上世身蒙漢恩  
迎駕荆榛中魏志本傳或祖父  
之問知名帝世有子八人魏曰入魏父魏  
南桓心鮑照詩侯本榮卿上世身蒙漢恩  
義者於龍興接漢緒帛垂輝光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西海龍興接漢緒帛垂輝光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唐統後漢緒帛垂輝光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因之千載後別生魯連子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帝魏後賢益史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後悲傷魯連子魏武遺令曰諸君可分此香與人  
不肯帝秦朱子不肯帝魏是以作綱目以正之

之。陳思少英奇才調原卓犖本傳植年十歲讀  
八斗冠羣英南史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斗自  
論出蘇生口近于屈其道似伯夷君看萬歲亭  
能生薇蕨否

曹植

曹植字子建魏王操之少子也善屬文每進  
見問難應聲而對操甚異之特見寵愛建安  
十六年封平原侯兄丕素憎植及偕尊號數  
見貶斥十一年之中三徙封焉植表請自試  
丕不許乃以陳四縣封植為陳思王遂憂憤  
而卒

陳思少英奇才調原卓犖本傳植年十歲讀  
八斗冠羣英南史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斗自

詩史卷之七

廿

古及今共七子存蔡邕論古今之文人曹國  
祭比海徐幹陳思王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七子者徐幹陳思王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詩賦文章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振筆隨珠落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賦成銅雀臺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恨麒麟閣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不知煮豆歌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何如春草作此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少有異才蔡邕見而  
奇之辟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去而依劉表  
表卒曹操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與曹植  
相善競為詩詞號建安體後從操征吳道病  
卒

詩史卷之七

廿

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長安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邕長安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邕長安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有賦懷土不勝情  
登之而作賦其辭曰登茲樓  
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雖借  
美而非吾土今會河足以少  
如斷根草本傳梁侯表表以  
太祖置酒漢陽衆奉觴賀曰明公定冀州煩作  
平江漢文武並用英雄畢力三王之舉也  
隨陽鳥○詩史卷之七

從軍吟耻為沮溺林  
沮溺從軍詩不能效苟懷  
負鼎志能無吞漢心天王猶在此聖君何所指  
嚴濟浪詩王仲宣從軍詩云齊策運推視一  
由我聖君聖君指曹操地又曰窮黎負鼎翁願  
厲朽鈍安足徵效伊尹到陽子湯以佐桀也是  
高亮同利春秋詩心不念爾先人三為漢直臣  
之法仲宣其何述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也幽州牧劉虞厚禮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也幽州牧劉虞厚禮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也幽州牧劉虞厚禮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也幽州牧劉虞厚禮

之使疇逼使於天子及還而虞為公孫瓚所  
害疇率其家族亡入山中陰有復讐之志數  
年而歸疇者五千餘家北邊服其威信烏丸  
寇畧其郡疇欲征之而力不能會曹操北伐  
疇因獻策遂破烏丸操欲爵之疇即辭去終  
身不屈

魯連逃東海不受平原封千秋誰繼作田疇慕  
其風士為知己死  
史記魯布衣彭越張敖如歸○魏志田疇傳  
劉虞署疇為從事及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謂

其風士為知己死  
史記魯布衣彭越張敖如歸○魏志田疇傳  
劉虞署疇為從事及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謂

其風士為知己死  
史記魯布衣彭越張敖如歸○魏志田疇傳  
劉虞署疇為從事及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謂

其風士為知己死  
史記魯布衣彭越張敖如歸○魏志田疇傳  
劉虞署疇為從事及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謂

其風士為知己死  
史記魯布衣彭越張敖如歸○魏志田疇傳  
劉虞署疇為從事及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謂

自臨陣太田與戰或大斬獲軍還論功行封亭  
辭不受曰時義遠康之人家處全活為幸多  
矣豈可責虛龍之案以易實程太祖  
知不可屈乃拜讓即○承明讓姓名

###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齊相管仲之後也性恬

靜不樂仕宦避亂遼東依公孫度度虛館待

之乃廬於山谷及度卒寧乃還故郡魏主覲

下詔徵之終不能屈身自耕作以樂其志焉

幼安潛龍德潛龍以不見為德越海避風煙

高士德遠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就

郡原涉海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就

山為廬室傳子曰寧在遼東四山為廬室因稅

遼東田高士傳寧有牛暴寧田者寧為辛牛著

遺金揮不取世說新語管寧華

石不擊管仲與元木榻但高眠高士傳管

服其期十餘年未嘗異澡灑清池秉邀遊園

園前傳寧居安廬水七八十丈更布衣欣自

得寧著皂帽琴書常晏然詩書琴棋豆

不意蒲輪使持書下九天樓運自有志肯為榮

利牽魏志本傳文帝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

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於其

其安平清輪求寧如壁聘焉不屈而管  
軒冕客割席已多年世說新語寧與華歆同席

孫權分半曰子非吾友也

### 孫權

孫權字仲謀破虜將軍堅之仲子也兄策為

討逆將軍早卒以國屬權年十五舉孝廉為

陽美長繼策領會稽太守號討虜將軍建安

二十五年襲殺漢將關羽自領荊州牧曹丕

篡漢權稱藩于魏魏遣使立為吳王建興七

年乃僭尊號及卒謚曰吳大帝後三世滅於

### 晉

權承父兄業晉書權傳孫權會稽郡曰承承虎視荆

吳陰本傳權三州依阻長江險固周倫傳議者

以回曹操有吞天下心戰國策蘇秦曰天下之

攻曹量非敵藉劉相併力見昭百計取荊州

終為漢家賊漢甲度巴關投足未能安晤相取

三郡令我被艱難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年孫

軍急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也性度恢廓美姿貌吳中皆呼爲周郎雅與孫策相友善策定江東以瑜爲建威中郎將及策死權兄事瑜瑜益盡敬奉職如初建安十三年曹操北伐權以瑜爲大都督破操於赤壁拜爲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尋病卒

周郎江東秀雅量具雄豪

辨音律

周郎即飲如飲醇醪

爭衡將拒曹

盡其心以作

花萼有餘輝奉之耳盡節

動蘇張舌

尚簡而瑜

食日大夫

之親使

所其議

進當窺幽關退

以安吳越曹公下荊州據衝蓋江流劉公遁逃

急吳人靡所籌是非周公瑾嚆能敵奇謀

入荊州劉琦舉衆降曹公

周瑜以爲長江之險固不可失

思議乃以十數里爲長江之險固不可失

知操與吳國爭奪本非小國所長又今盛衰馬

用兵之患也而操皆月行之術得勝於三萬人

所追進往要口以難進故與備例力進曹公拔刀

舟斫案

東風復借力

生顏色非天特賜吳爲漢驍好賊

三家分鼎地一戰開

基宅

魯肅

以結士爲務

周瑜爲居巢長大奇之遂相友

善。因薦之於孫權。權以客禮待之。特見寵愛。

曹操破荊州。諸將多勸迎操。唯肅力諍其非。

權以肅爲資。軍校尉助瑜破操。及瑜病篤。舉

肅自代。卽拜奮武校尉。轉漢昌太守。卒。

子敬稱奇才。

陳壽評曰。肅有建獨斷之才。避亂來

吳國。

吳書曰。肅出家人。之素實。其才也。起奮勇。乃命其

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選靈

乃渡江往見孫。連榻相與談。遂陳分鼎策。不傳

吳書曰。今肅言此。危。四方雲擾。孤思有拒文

之功。若所以休之。肅對曰。漢室不可復興。與曹操

不可。若其將軍。惟有其足。江東以觀天下

之。操草不隨風。後漢書光武謂王霸曰。願川

疾風。知一言能破敵。本傳諸將皆勸權迎操。南

不足與圖大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權曰。早定大

計。謀同此天。之試也。權嘆息曰。卿所謂大計。正

以卿爲我。也。辱亡則商。公曰。傳宮之奇諫虞

爲漢借公安。按先主得利。安頓令姦雄主。而筆起

長嘆。信之。其非曾公。曾公問權。以土地業滿。方

作書。著於吳計。雖短。漢實蒙其援。與陸遜論。權

兩口。肅勸。吾信玄。德地。是其。吳蜀方交。驩條。爾

短。不足以論其。二長也。

悲相館竟令吳阿蒙秣馬章華宮。

晉書曰。阿蒙。字。幼。江表傳。魯肅。謂美

日。自。更。到。三。年。後。吳。下。阿。蒙。家。曰。子。別。三

華。官。在。此。也。漢。書。卷。之。七。

顧氏詩史卷之七



顧氏詩史卷之八

華亭顧正誼

晉紀

自有天地而有中國以來夷狄之亂華無如晉其舉先王之禮法而殄滅之亦無如晉夫昔猷猷嘗逼周匈奴嘗圖漢矣然僅僅稱兵犯塞志在標掠時侵鎬方與飲馬河朔之間已耳猶未徧寓內而半爲虜也晉自遷其部落與齊民雜處於是土腥穢而人行禽於乎

詩史卷之八

此誰咎哉余觀晉室諸臣如祖士雅之擊楫劉越石之枕戈溫太真之絕裾陶士行之運甓其恢復中原之志非不矯矯一時而其他王謝之流神姿雋朗自是風塵外物第以揮塵清談傲然自放遂使神州陸沈而五胡雲擾晉亦奄奄不振以迄于亡甚哉禮法之關于世非眇小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洛余故叙列

晉之君若臣而以匈奴羯氐羌鮮卑次其後今後有君子得以晉爲鏡云

武帝

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河南人也祖父懿魏明帝時爲太傅與曹爽共受遺詔輔幼主旣而誅爽以專政父昭弑魏主髦而自立爲晉王始建社稷于洛陽以帝爲太子帝髮立委地手垂過膝有帝王之相初襲封晉王尋受魏禪而有天下平東吳海內一統在位

詩史卷之八

二十五年崩于惠帝暗弱賈后專政于是宗室相殘而起五胡之亂懷愍二帝並沒于匈奴帝嗣遂絕而宣帝之曾孫琅邪王膺卽位金陵是爲東晉

曹氏移炎卽祖謀惟萬端

存在遷移晉國漢之典安知造化巧狠顧來相

千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號

曰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號

曰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號

曰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號

曰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號

曰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號

曰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號

流遂成淵

石圖靈馬現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金井潛龍蟠

武皇籍舊業  
然臨九州  
左思詩金張舊業  
此非人意  
王莽之相  
家何能  
奉武皇  
之

右一章

慎氏  
武皇籍舊業  
然臨九州  
左思詩金張舊業  
此非人意  
王莽之相  
家何能  
奉武皇  
之

詩史卷之八

灰滅雄頭  
哀威寧四年  
太醫司馬  
程侯  
遠懷  
肅



左右曰此爲官者爲官乎爲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其豪傑皆此類也



親非二途王公知之否仁孝苟有餘忠貞竟何  
如晉王加九錫猶爲長揖客三晉傳王傳大尉荀勗往謁謂王曰相王等重使當拜也王曰三司而無拜人者及入謁遂拜而拜獨魏寢化爲墟復戀承明廬詩若到銅臺上應憐魏寢化爲墟復戀承明廬君看魏范衆終身不下車晉書范衆遷于金墉城衆素服拜送家

羊杜

詩史卷之八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少博學善屬文  
文帝時徵拜中書侍郎武帝受禪有滅吳之  
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進據險要開  
建五城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  
之及病篤舉杜預以自代

杜預字元顯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  
廢之道代祜爲都督號鎮南將軍進兵伐吳  
所向輒克遂降孫皓平江東封當陽侯預雖  
多武功猶耽思經籍爲春秋左傳集解行於

世

叔子幻靈質探環悟前身羊祜傳祜年五歲時  
何持之謂李氏則伯之身也鑿然消王氣  
因爲晉名臣有善相基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  
尚風塵東吳醇酒軍中設祜出鎮南夏慨然有  
交兵勉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輕裘  
帳下親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墾田充

詩史卷之八

晉食祜鎮南夏成通城分以擊賊八百餘里  
至十年之積饋藥飲兵人通抗常病祜饋以藥  
抗曰羊祜豈能人多謀抗管門恒納諫祜頗以  
里安可輕祜將軍之發危亦國家之安危也  
政容謂之此後孫出矣敵國倍施仁祜與吳  
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  
爲羊公不遺過岷山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  
信謂卿漢曰自有字由便有此山由來實建  
人悲傷涕泣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淫威無聞  
今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不戰吳人服漢晉

增修德信以懷其人浮抗每告其遠戊日因令

杜武庫舉之如破竹杜預傳預在內七年指蓋

號曰杜武庫杜預傳預在內七年指蓋

謂陳兵江陵前日之問景城邑之男女大將軍

者萬餘人時吳軍已振臂如破竹數節之後皆逆

力而前無後顧子也遂指授羣帥徑進林陵

所過城邑蛇蛇水中龍棹船渡何速龍之蛇蛇

莫不束手蛇蛇水中龍棹船渡何速龍之蛇蛇

○羊祜傳吳有童謠曰何童復何童衡刀此浮渡

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耳會益州刺史史王濬

順流而下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四出門其

上皆得馳馬刺往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杜烏

程既來賓太傅功堪錄羊祜傳祜卒二歲而吳

漸日此羊太外寧多內憂初吳華勸帝伐吳山

傳之助也

吳以外寧多內憂初吳華勸帝伐吳山

吳以後使劉璋詣官人數千所適此乘羊祜萬

所之至便安樂宮人乃取竹葉江東爲樂土東

後爲東晉所河雒友荒丘魏武爲荒丘劉

都故云樂土河雒友荒丘魏武爲荒丘劉

淚碣千古令人愁羊祜傳祜卒二歲而吳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少有器量介然不羣

與嵇康阮籍爲竹林之遊年四十始爲郡主

簿武帝受禪遷太部尚書以清儉貞慎爲當

時所重云

山公金玉姿人莫名其實王戎傳戎有人偷鑿

渾金人皆欲其身爲竹林遊心越雲臺表嵇康

實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陳其弟者

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

謂竹林七賢也談兵邁古風世說新語武帝謀武

七賢也談兵邁古風世說新語武帝謀武

章人頽然卧荒草嵇康傳康美詞氣有風儀而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山形貌不自謙謙人似爲

若玉山之將終日醉然然川前細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弘放

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宣帝爲太傅命籍

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宣帝爲太傅命籍

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宣帝爲太傅命籍

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宣帝爲太傅命籍

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宣帝爲太傅命籍

爲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  
酣飲爲常籍聞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  
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善屬文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爲世所重云

步兵方外士  
籍散髮跣足不拘禮義毋終喪指往野  
哭君何爲哭籍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  
典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白眼傲流俗籍又爲  
儒術之士以白眼對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  
喜不擇而退籍康問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

詩卷之八

十五

嵇康

山水每忘還琴書欣自足  
籍居然獨得成閑戶見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  
水經日忘歸情暫草指兒好誰老嗜酒能陶  
彈琴當其得意時就當鑪眠籍家少婦有美色當  
意忽忘形跡時就當鑪眠籍家少婦有美色當  
便則其側籍不自嫌莫測窮途哭籍時在秋  
其夫率之亦不疑也籍與魏鍾期交厚籍  
籍之誅不出籍中籍所窮輒歎哭而及之加維  
餘鳳凰音冷然響空谷籍門出秋籍少時嘗遊  
莫知姓名而實殷殷曰行而籍籍之與籍  
人右無爲之遺及論武帝三王之義籍門生請  
然會不經籍籍乃割之長嘯清歌  
籍流聲門生亦請浩蕩之音焉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家于嵇山之側因以  
爲氏康幼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而土木形骸  
不自藻飾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後爲鍾  
會所譖文帝斬康於東市時人莫不哀之

叔夜耽玄默採藥南山陰  
康傳康嘗以草屣游山澤寄情柳下鍛而好鍛宅  
中有一無聞其茂乃與木間之舞夏托興丘中  
月居其下與向秀共飲以自慰籍自足於康  
琴康常修養性服食之書彈琴詠詩自足於康  
結構丘中有鳴琴石髓不得飲烈烈共入山烈情

詩卷之八

十六

得石髓如餉師自服之  
又於右室中見一卷素書遂呼康往取康不獲  
非常而得曰叔夜志趣卧龍還見侵康與呂安  
微送收康初康鍛於大樹之下鍾會往造焉康  
而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  
去會以禮而見而去會曰卿所聞而來見所聞  
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足下空傳養生論絕廣陵音  
以康爲應耳帝至宮之空傳養生論絕廣陵音  
然非籍學所得至於養生論則終絕廣陵音  
康期形阻之屬可及乃若養生論則終絕廣陵音  
今絕矣初康常遊于洛西暮宿陽平曰康琴而  
辭以清琴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  
遂以授康康仍誓不傳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性嗜酒嘗著酒德

頌為建威參軍以壽終

劉伶閉關人

文中云劉伶

玩世於杯酒

時不逢

一飲傾千鍾

醒須五斗

高飲強

晉書本傳

伶嘗酒過其妻妻指酒

更可具

酒肉妻從之伶

醒後兒之信誤不可

萬物皆

八荒為庭

衡

同枯朽

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以形骸

與妻處而

同死

向秀

字季期

河內人也清悟有遠識雅好莊

子而為之

隱鮮以發明

奇趣讀之者莫不超

然心悟焉

與嵇康呂

安為友及二子被害秀

經其廬而

作思舊賦

詩史卷之八

十七

月滿

詩史卷之八

十八

風忽

于期

探玄風樂道耽

虛寂

本傳秀好老莊之

若旦夕

灌園息機心

陽

神交漆園生千秋

抽其

名為

神交

漆園生千秋

知羞

加訪

舊遺跡

向秀思舊賦

子之

遺訪

舊遺跡

向秀思舊賦

窮巷

之空

心悲

日下琴淚落山陽笛

窮序

口余

與嵇

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

不為

之有

其後

各以事見法法雖嚴當就命

窮索

琴而

彈之

余悲時酒過經其舊廬鄰人

詩史卷之八

十八

風忽

阮咸

阮咸

字仲容

籍之從子也放達不拘頗為禮

法者所

譏山濤舉

咸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

塵遂不

用出補

始平太守

阿咸

素清狂

玉缸盛美酒

李白詩三杯客小

詩花樓

玉缸

盛美酒

李白詩三杯客小

問共

集不

復用

杯酌

盛酒

圓生

相向

大醉

醉酣

無所

知羣

羣

聚皆

賓友

往至

高陽池

聲威赫赫詩人自後人其便其飲之懷中琵琶  
婦人垂帷共觀如強張而面不馬上嬋娟  
婦人垂帷共觀如強張而面不馬上嬋娟  
何須防衆口詩人自後人其便其飲之懷中琵琶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人也幼而穎悟神彩秀徽  
累遷豫州刺史徵爲侍中後轉司徒以荀勗  
取容爲世所譏云

濬冲字錢虜繆與羣賢友局促牙籌間清風復  
何有詩史卷之八  
畢卓字茂世新蔡桐陽人也少希放達唯酒  
畢卓

自耽太興末爲史部侍郎後過江爲溫嶠長  
史卒於官

畢生甕底卧一醉恒忘情詩史卷之八  
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生詩史卷之八  
揮麈尾天子問蛙聲詩史卷之八  
人盡醉何忍獨爲醒詩史卷之八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博物洽聞強記默識  
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時人比之於子產武帝  
受禪拜爲黃門侍郎遷太常定伐吳之策進  
封廣武侯惠帝卽位爲太子少傅遷司空爲  
趙王倫所殺

茂先稱博物圖緯靡不通詩史卷之八  
委身事闇主朝野慕其風詩史卷之八

唐后之朝而海內樓頭窺紫氣獄底發蒼龍  
 乃要之問登樓仰觀曰是何祥也樂曰實妙之精  
 一四之龍得其一石而光氣非常中有一雙劍基入地  
 物觀之乃其與華器一自牛間氣不復見地  
 事持劍而行經年不見劍但見腰間纏出水生神  
 人及水取之不見劍但見腰間纏出水生神  
 長發大蛇紫有文章者履而各燭妖然墓表  
 龍程化焉書述哉語張公通問臺前華表曰以  
 龍給非但表于千年之質亦當滿誤老表狸不  
 從違請華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和嘗曉言卒  
 便退華使人防門不得出滿誤謂華曰千年老  
 精不復能別物于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某  
 前華表已宿十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某  
 運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  
 一不瑣瑣我年先歎曰此木逢蠶以照之書生乃  
 蜀中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決於其意如可取  
 果聲聞雄蛇有蛇雄蛇庫中閉甚密其意如可  
 數里開雄蛇有蛇雄蛇庫中閉甚密其意如可  
 果有地蛇馬鮮上氣成虹寶客滿座華強器便  
 日此龍肉也以苦酒濯之牙有異色而五色光  
 起哉還問鮮以苦酒濯之牙有異色而五色光  
 風味竟以相獻傳聞世無敵幾微量能識物治

開世無如何戀棧豆不悟中台祈須吏兵在頸  
 何以能修德校豆不悟中台祈須吏兵在頸  
 日天道玄遠修德以應之早不如所以待之  
 以天運之玄遠修德以應之早不如所以待之  
 華不顧而退後收是道古之必消殺  
 張司空誰云能竭忠儲皇一朝廢頭血罕汗地  
 賈后之為人子命音聲屈於式範嚴議者至日  
 語之曰卿為宰相任人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  
 林口等若不何而不夫臣高罪故以地王如意  
 詩以聖血汗地高帝曰吾聽公言太子遂不易  
 南風揚沙塵耳作塵中人帝詩曰不傳實而難  
 西風而如昔慕鵲鵲翼一枝永棲息華初未  
 極一校○王詩王鵲鵲翼一枝永棲息華初未  
 栖鷄鶩相爭食千折與鷄鶩爭食今也常栖  
 憑何不之滄溟以王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鳥  
 天下氣失  
 二陸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具

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可異才文  
章冠世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薦之遷  
太子洗馬著作郎成都王穎表機為平原內  
史太安初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河北大  
都督與乂戰於鹿死機軍大敗官人孟玖譜  
機於穎遂遇害於軍中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兄機齊名號  
曰二陸入洛拜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成都  
王穎表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及機

敗并收雲殺之穎官屬皆為之流涕

玄豹隱氛霧列女傳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

龍集九淵神龍見於泉源者以自珍之物情猶自

愛幽潛樂其天奈何雄俊士徇祿忘歸旋謝靈運詩

我觀晉詞人二陸最驚庭謝靈運詩

爰驚起丹穴謝靈運詩

爰驚起丹穴謝靈運詩

日內鳥飲食自數百連璧秀藍田晉書裴秀

谷水煙陸道隱吳地記海鹽縣東地二百里

洛篇本傳機年二十而具成

浪謔荀鳴鶴會張華與荀爽書

為鸛鳴因故手曰玄問陸士龍隱曰相與下

投交張茂先陸機傳茂先與弟雲俱入洛

吳之役利專羨徒在想世說新語陸機謂王

文通陸機傳有困於東下監鼓耳

此詩以漢為篇調類其詩曰陸機此詩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詩遂行列軍自飲至十河橋前  
長沙王又奉天子典諸侯於虎  
七里湖而死者如牙旗空際折  
積焉水為之不流牙旗空際折  
黑憶夢中懸宮人玉玦遺機  
機其久機處出機就也手隋珠  
決不關人明而奇至  
窮泉機機神也日港既而歎曰  
華表柱然有白鶴集林頭言曰  
馬有鳥汀冷感主家千歲今來  
馬秋風歸釣船見下張

左思

詩史卷之八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也少勤學兼善陰陽之術  
術貌窳口訥而辭藻壯麗移家京師求為秘書  
書郎作三都賦為世所寶齊王罔命為記室  
辭不就數歲以疾終

皎皎連城璧蘊奇荆山幽精光難自掩下和苦  
追求楊朔計前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相如連城  
琴操下和歌曰皎皎新水經荆山兮穴心已  
采玉玉雖為功兮下和事詳見下章王注言  
室著三都十年窮冥搜晉書文苑傳左思敎  
作郎張載訪眠叩之事遂請思十年門庭落  
若若輩遇得一句師便隨之○孫興公游

台山賦夫遠青與陵焉為秘書靡不覽班張  
信能儔者何肯通想而有所見不傳求為秘  
稀世寶詞華瞻千秋知音未易逢抱影向懷愁  
詩詩但傷如青補○左思詠史何來玄晏生金  
蘭乍相投欣然序其篇浩浩揚洪流洛陽令紙  
貴文彩動神州高商之志以著述為務有號玄  
晏先生號金蘭心之言其如蘭○易三人同  
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才思造  
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於是素貴之家誠相  
傳寫洛陽為之紙貴○世說新語謝安作洛生  
詠調洛浩洪浦○杜甫詩昔時文彩動人生

詩史卷之八

左思

寄言帝王叟良寶無終朽今白詩綽流沁玉嘯  
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王使玉人相之  
王人曰石也王曰必和為珪而削其左足武王卽  
佩之而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泣盡而繼  
之以血王使人問其故和曰寶玉而求之而  
貞士而名之以此其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荀懷千秋心豈應長覆瓿  
遂命曰和氏之璧  
爭雲書曰凡問有倫父欲作三都賦筆其成與  
以覆酒寶耳反思思出機絕歎伏以為爲不能加  
於遂擬筆馬○漢書楊雄傳贊辭以爲苦今學者有  
得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  
而不無

潘岳

潘岳字安仁，荥陽人也。少以才穎見稱。卿岳號為奇童。武帝時為河陽令。惠帝立，遷給事黃門侍郎。性輕躁，越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時號二十四友。後為孫秀所誣，趙王倫誅之而夷三族。

南風扇陰霏

日中方見斗，李白詩：「南風扇陰霏，日中方見斗。」

開閣延賓友

陽綽爭仰流，遠遜相奔走。二十四

人中潘生為亂首

商佩禮，佩潛有萌，密之志。

人中有潘生為亂首，商佩禮，佩潛有萌，密之志。通子賤曰：「父老之此陽畫之所謂陽畫者，也。」

儲君文出何人手

儲君文出何人手，應法太子傳。太子於於不稱呼太子，太子傳。太子於於不稱呼太子，太子傳。

雲辭賦成鳥有

詩史卷之八

白首同所歸

白首同所歸，吞聲當恨誰。

石崇

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穎悟有才氣，而任俠。

無行檢常爲荊州刺史。却遠使商客致富不  
貲。與潘岳諛事賈謐。每俟其出。輒望塵而拜。  
時人薄之。與貴戚王愷以奢靡相尚。後竟爲  
孫秀所殺。

古來豪奢士。惟稱石季倫。瑤臺含夜月。

金谷別離。登京臺。臨洛流。○建康瑤臺月。錦

障鎖春雲。本傳崇與貴戚王愷。步障四十里。崇

作錦步障。玉手擎珊瑚樹。○世說。武帝以珊瑚

樹柯枝。陳思王其比。以崇崇提議。以錢如

意擊之。應手而碎。惜其情。崇曰。不足復尋還。魏

○詩。卷之八

足踏沉香塵。拾遺記。石季倫侍人。覲者數千

人。上使所安者。踐之無迹。故閨中相戲曰。非

細骨輕軀。曲室椒塗。○世說。武帝延來方

室。以椒塗。用赤石中厨。代薪。曹植詩。中厨

○曲度王明君。石崇王明君。石崇有妓曰

○河陽谷綠管日紛紛。○石崇好林苑。肥

於河陽別業。有觀。閭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伎

沈歡。失晝夜行樂。迷冬春。蜉蝣徒振羽。○詩。卷之八

犀象總焚身。○世說。崇與貴戚王愷。步障四十里。崇

死。或感於此也。○名傳。崇與貴戚王愷。步障四十里。崇

利我財散之苦不早。○世說。崇與貴戚王愷。步障四十里。崇

金谷。○世說。崇與貴戚王愷。步障四十里。崇

子竟來東市死。○世說。崇與貴戚王愷。步障四十里。崇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少孤。好田獵。州

曲患之。處乃勵志好學。言必忠信。克己甚年

而州府交辟。累遷御史中丞。執法不撓。臥人

齊萬年。又朝臣惡處疆直。乃舉處西征。以五

千兵攻萬年。於六陌軍。無後援。遂力戰而死

周君好弋獵。不爲衆所親。本非游俠子。翻然能

自新射虎南山巔追蛟大河津蹉跎惜歲晚遊  
學就機雲行修名易彰飛步入金門朝爲卿邦

蠹夕爲卿廟臣史記范雎傳馳驅弋獵○高適

西山頭○晉書周處傳處奮力殺人好獵射獵

獵不修細行敏情馳騁志曲患之康自今時和

所惡乃然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

有處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城

并子焉三矢穿口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乃入山

射殺猛獸因投木博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

而康與之俱經三日夜果殺蛟而死入其潭二

陸時獲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

蹉跎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多之不數處遂屬志

好樂入洛猶遲新年太守徵拜散騎常侍○鮑

照詩飛夢遊秦宮○觸邪天子側羣小深相嫉

忠孝無兩全辭毋揮長戟去去無生還耳心思

報國策馬觀西戎孤軍當勁敵路窮矢刃摧投

軀填草澤本傳處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

直曰康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謀反侯

駭征而張秀知其將死謂子曰卿有老母可以

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

父母復安得而乎今日是我死所也乃悲憤

即路遂不生還時張云梁山有衆七萬而處過

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

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策馬觀西戎

卿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張

絕矢盡左右勸處接餉曰我親大將以身殉

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李陵歌路窮矢

矢身摧○鮑照詩技經望明主○史記忠臣棄

若遺邪伎方輝赫所以晉西京銅駝委荆棘

建詩二子棄若遺○

王祐

王泉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爲魏安東將軍

司馬昭所殺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

辟皆不就晉永嘉之亂親族悉移渡江東褒

戀墳壟不忍去竟爲賊所害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康爲司

馬昭所害紹事晉武帝爲秘書丞惠帝時遷

侍中大駕北征王師敗績紹遂遇害

終天恨無極偉元淚沾相晉書孝友傳王康父

司馬東閣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學誰任其

弊遂引出身在王師時常曰司馬康委罪於

常舉相悲號涕淚若樹樹爲之枯主辱臣無歸

侍中血濺衣魏世家范雎曰臣聞主憂臣勞主

後王師敗績於湯陰百官侍衛莫不流涕惟紹

紹被害於帝則血戰而死天子深哀數之及忠

事定左右欲流帝曰且此臣侍中血勿去也

茅各有所誰當議其非儀康何爲死實忤權臣



肯確司馬堅司馬堅篡神州得非君父讐褒無西向  
 坐孝友仲痛父命未常紹顯鳳池頭得最  
 久在中又反尚有朝延有賀之者歸三奪我  
 故用野鶴雖殊衆成坤陽紹入洛或謂王鶴之  
 池事野鶴雖殊衆成坤陽紹入洛或謂王鶴之  
 鶴昂昂然野蓼我寧共愁孝友傳母生我幼  
 勞未常三便成席門人栖栖暗主側一死安  
 足惜繼塚不移家白壁原無瑕孝友傳  
 覆冠金鋒起親放悉敬修凌江  
 東長戀墳壁不去逐居賊所害

詩史卷之八

121117

王衍字夷甫戎之從弟也神情明秀風姿詳雅惠帝時爲司空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終日清談敗壞風俗後竟爲石勒所殺

晉風應不競豺狼將構患李白樂府晉風日已無  
 多猜虎方廣也生是寧馨兒攪亂我中原王衍博衍也  
 濟嶠難良父顏延之曰何物老婦生此  
 字稱瓊然說天下蒼生未有非此人也結  
 髮稱瓊樹名聲重五山齊微知桂林變妙香然  
 是風塵女物物之小障也龍門徒揖客言辭談笑

謂爲事例乃合然塵尾正談玄衍每擬玉振  
 李太白詩一世龍門阿堵塵牀下衍口未嘗言錢妻  
 塵尾談玄衍行旅起兄錢雌黃生舌端衍實理有  
 使不得行衍兩堵物上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謂改更衍萬號談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口中雌黃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遂成風俗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京師不能守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爲石勒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所推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然不得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任其責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白首懸簪纓孰云無官情衍萬號清談敗風俗衍補元藏金終日清

— 113 —

猶爲不神術以賊寇鋒起懼不戰驚辭曰吾少  
無營情遠謀惟後遂至於此俄爲石勒所破朝  
呼曰公與之相見行自說少不豫事執怒曰君  
名蓋四海身居重任而不豫朝至於白首何得  
言不豫巧仕營三窟排牆竟埋骨悔不及清時  
世事邪

盡忠於晉室而思居宅之計說東海王愷曰中  
書曰離離兮嗚呼伯有齊文武無首以任之則以  
豫遷爲荆南其勢如魚腹青州前滑自荆州以  
有江漢之固壽州有魚腹之險雖二公在外而  
吾居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嘆曰爲石勒  
所執執以此不可以加以鋒刃使人使排牆埋  
之猶存死驢高贊力爲呼吾嘗雖不如古人向  
若不相而死可不至今日

顧榮





前江東中興主懷醜僂與師佐傳  
 安睡請牧耶祖生忿國耻提劍起匡時齊書祖逖傳  
 樓地請牧耶祖生忿國耻提劍起匡時齊書祖逖傳  
 以社稷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力拓定江南  
 未還也且供送說曰晉自置官之亂非上無道而南  
 怨哉由是荷王爭權互相誹滅使及狄乘隙  
 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  
 王誠能原發威命圖復舊邦等爲之執戈戡夷  
 耻何憂強人馬國之士乃以馮異爲武將率我  
 擊楫大江上越渡江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鯨  
 色壯烈衆鑄兵河水湍從屯于江陵赴洛鎔兵  
 器觀臺端運轅士驢背獲軍資鳩新軍以象陰石  
 勒退半家伐出石季龍驚批四句逃以城下西  
 臺遠鎮東臺同一大城扞拒約向逃以城下西  
 土如木狀倣千條人連上臺又令數人號木偶  
 爲蔽掩而息影遁賊果至皆棄輿而走賊旣  
 廢木謂述士來望飽而胡飲饒久溫備無役應  
 巢石勒將劉夜堂以驤干頭躍進糧以饋候豹  
 溫雖港邊擊於汴水九州半晉君百勝偃胡旗  
 史臣曰士稚叶建中敵人修塚墓述鎮雍丘鼓  
 與趙俊九州之牛敵入修塚墓述鎮雍丘鼓  
 勒戰不敢敗九江之牛敵入修塚墓述鎮雍丘鼓  
 仕感臯隼修德風氣耆老布歌辭故英枯骨百  
 疾莫得父母死將何恨乃取日辛義道聚兒完  
 虜三辰指野歌悲舞具得人如此誓將躪異  
 騰何以詠斯歌悲舞具得人如此誓將躪異  
 朔一掃清關洛誰遣吳中兒奪我將軍幟幟中  
 疑疊生塞上妖星作述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

黃若曰爲報怨是以葬也  
 已刺劉赫殺河內應  
 之意足快然  
 分賜賜陳壽謂公曰今年西賊大勝當死退亦  
 見星曰此乃不祐也俄卒於瘞丘生平志未酬  
 寂寞此乃不祐也俄卒於瘞丘生平志未酬  
 玉樹埋荒丘便傳是將葬於瘞丘生平志未酬  
 天寶厭晉中原竟不收滔滔長江水萬古爲君

王導

王道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  
識量清遠元帝爲琅邪王與導雅相善及徙

鎮建康遂委政于導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

既踐祚以導爲司空歷事三朝光被恩寵爲中興功臣之最云

弘將相器云是夷吾倫四  
留書王導傳導年十  
四陳留高士張公見

勸帝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桓爨初過。元帝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及徙鎮建

朝延微弱。憂懼不樂。往往見道。極談世事。還謂

然曰江左江南渡江佐弱主能令天地新上

與學校謂明軍旅不怠學操木修導上書  
大風化之本存乎誼序序廢下誠

直經輪轡古。推轂進榮循。導進計曰。以訓後生。中至納之。莫不願德。故老。顧崇質。值此土之望。王之若引。以結人心。帝乃使導好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太陽堪仰照。帝坐尊號。百官列侍。分導升。而。太陽下同萬物。帝主。風景詎沾巾。世諸人每至。何由仰照帝乃止。風景詎沾巾。世諸人每至。美曰。無相違。自昔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遂。日。風。不。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遂。日。王。相。似。然。變。色。曰。當。其。勤。力。王。勤。力。扶。王。室。見。注。大義滅私親。本傳王敦及導率衆。奔。是。弟。諸。日。導。以。大。義。滅。私。親。本。傳。王。敦。及。導。率。衆。奔。是。弟。諸。東。時。節。殷。之。乃。加。導。守。尚。書。令。丹。心。誠。爲。國。如。何。殺。伯。仁。幽。冥。負。良。友。臺。閣。失。名。臣。晉。書。周。凱。以。

與詩史卷之八  
王

下優游以終身。從。得。范。巨。若。水。中。之。鳥。與。下。曰。王。導。只。是。塵。尾。驅。青。嶺。突。殺。江。南。人。傳。曹。氏。姓。姬。導。甚。彈。之。乃。亦。營。刺。館。以。廣。衆。妻。氏。知。之。將。往。罵。導。恐。被。辱。遂。令。命。駕。與。妻。氏。以。所。殺。塵。尾。相。驅。牛。而。導。可。從。蔡。謨。開。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非。之。虎。但。謝。退。而。已。讓。車。長。柄。塵。尾。導。大。怒。

陶侃  
陶侃字士行。都陽人也。徙家廬江。少孤貧。爲縣吏。荊州刺史劉弘辟侃爲南蠻長史。破襄陽賊張昌等。以軍功封東鄉侯。後爲荊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蘇峻之亂。溫嶠推侃爲盟主。遂將兵會石頭。斬峻。進爵長沙公。

與詩史卷之八  
王

陶公惜分陰。恪勤在朝夕。晉書陶侃傳侃勤於聖。若。刀。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語。人。曰。大。禹。退。避。荒。醉。國。語。先。上。不。當。朝。夕。恪。勤。可。留。惜。竹。木。間。未。有。匠。時。策。木。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屑。皆。正。會。積。雪。始。晴。臨。事。所。積。雪。之。風。不。解。所。屑。布。地。及。恒。溫。伏。蜀。文。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審。皆。此。類。也。姦臣陷石頭。侃軍居上流。君王在草莽。何惜一登舟。晉書成帝紀歷陽太守蘇峻。石。頭。心。本。傳。侃。據。上。流。提。兵。以。左。傳。中。包。晉。如。秦。乞。師。曰。第。君。失。守。杜。預。越。在。草。莽。心。本。傳。

詩吟作述字部不字溫嶠要假同赴胡運使  
嶠曰吾猶場外射不取越局嶠固請之乃主  
議其登舟見上夫人請行注登舟苦不早金陵  
之○登舟見上夫人請行注登舟苦不早金陵  
淨如掃宮闕成灰塵田野無青草○王導傳嶠  
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夫人為請行戎服始徵兵  
總無社稷意但有妻孥情○王導傳嶠戎服  
星言蓋過嶠嶠涕泣亮等俱會石頭○皇天未  
絕晉一舉平蘇峻時非溫太真未必衝堅陣○左  
介子操曰天未絕晉必附明主○溫嶠傳嶠與  
義軍參議大臣之大義侃侃與嶠同赴京既時  
一戰峻乃敗無謂可一鼓而擒也且天子幽逼  
社稷危殆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也  
保將校挑戰時峻勞其符士因時突馬驟為  
所執齊中運甓時勤勞果為誰○刺史在州無  
輒朝運甓於嶠外暮運於嶠內人間其故志  
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廢遠恐不堪事其志  
勤力皆如無折翼憂窺窬未可知○生少時常夢  
此舞也○因墜地折其左翼一門不得入關者  
以杖擊之四墜已折其左翼及磨左股猶痛反  
都者八州皆有窺窬之志  
每思折翼之我自抑而止

### 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風儀秀整美于談論  
大將軍劉琨北伐石勒以嶠為諄主人拜散

騎侍郎明帝即位遷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  
綜帝疾篤嶠與王導等同受顧命出鎮武昌  
會蘇峻陷京師嶠灑泣登舟布告諸將遂與  
陶侃等擊斬峻迎帝于石頭封始安郡公還  
藩道卒

太真功名士寒寒良匪躬○王臣寒寒絕裾去

慈毋驅馳荆棘中○王事方多難接踵

來姦雄○王馬共天下○王事方多難接踵

等同心○王馬共天下○王事方多難接踵

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與祖約謀為亂○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撫平之任○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為鼓教以謂其臣○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尹錢嶠說曰○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選都乃具本○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播遷加嶠牛○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奔石頭洒淚遂登舟○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精誠感天人三軍皆掩泣○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使之者○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有衆十七○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遂率所統○王與馬共天下○蘇峻亂江東

生奔鯨卒就烹劉忠孝事若公責則臣先帝今之事  
其不位身雖以死不足以及謝責於先帝今之事  
勢裁無餘踵也此後一戰而敵蘇峻○謝職詩

此變自 蒼生自無祿然犀禍偏速身沒朝廷空  
閭閻淚相續本傳蘇峻攻平陽旋于武昌至牛渚橋遂燒馬車而照之張見水旗覆木舟形異居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其惡之人謂已句而幸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沈狼連昌宮詞却土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沈狼連昌宮門遞相續吁嗟温太真表表真忠臣所悲將命際割愛遠辭親  
本傳劉琨請張嶠參軍嶠敬特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載

面去○鮑照豈無庭閣戀應羞兒女仁東晉詩孫南陵孝子相戒以棄也其詩曰備彼南陵言探其蘭桂慈惠厥心不違安正度慈惠之所居○史記在陸侯傳信曰項王恭歡慈惠愛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曹植詩憂思成疾既遇金閨女中原戰爭息親顯金閨籍籍姓金閨金閨者漢書元帝詔曰金閨官給事中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注籍者爲二尺竹牒門案有年紀名字物色也惜哉時不逢親死尚從戎曹植詩捐辭官歸葬母寸心原不負  
○本傳陳休戚符理以母亡阻莫將忠義士風不獲歸葬周讓不見有請比歸莫將忠義士頃作西河守周吳起事

吳前注

下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也弱冠有名舉累遷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明帝時爲尚書令與王導等同受顧命蘇峻反壺力戰而死

二子瞻盱俱被害

望之大臣節角立中興朝

平書本傳壺前後居節一府貴而憚馬中興史補太子

亮石徒見

庶子○後漢徐穉稱穉卿立餘出

謂丹心終不撓

本傳壺於諸大臣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行無閉券當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懷

青溪賊兵

亮風流相向視壺曰吾君非妾而誰

援臣子寧相保忠孝各有歸委骨埋荒草

本傳發青溪壺與諸軍死壺不能禁一軍敗績壺時隨賊賊同時見壺母裴氏撫二子於尸見父泣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泉下面如生塚間華透爪

本傳壺發立墓尸猶髮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

猶與帝語絕我

丁傳以修生此

精靈如不磨長護晉山河

左思

風疾山阿驚病偷生者其如社稷何

本傳王導以疾不至所望正色勃然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斯嗣皇本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興疾而至

唐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  
論性好莊老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  
掾中興初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  
之交明帝即位轉護軍將軍出鎮武昌數年  
卒

南樓秋月明庾公興不淺把酒坐胡牀忽與塵  
氛遠晉書本傳亮在武昌諸族史職治之徒乘  
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待亮至不覺亮至請入  
與亮不涉任爾胡牀與亮等談詩竟生風流良  
足多經綸竟如何在武昌公受扶几乘輿生

誰令召蘇峻幾滅晉山河蘇峻傳峻為歷陽  
內史有銳卒萬人  
是與峻約為亮討亮為各送賄宮城峻兵  
大掠假道以害遷天子於石頭所過無不焚滅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人也弱冠有美名隱居自  
高不受徵辟簡文時起家為揚州刺史為石  
季龍死朝廷欲蕩平關河乃以浩為中軍將  
軍軍次山桑為姚襄所敗坐廢為庶人

江左崇玄言互相爭勝負誕哉殷深源虛名高

北斗晉書殷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為風流談論者所宗三府辟皆不就王濛謝尚  
並稱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浩嘗名後何  
黃金局比十計不聞經國謀徒騁懸河口郭象

朝班右不體浩居居於王濛謝尚相與省之  
起當如常生十餘文所浩為建一戰覆王師管  
武將陳揚州刺史泰始初浩為建一戰覆王師管  
舊才烏有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辛多下殷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向來徒爭名須落桓公後

應白首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人長拍手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浩字深源陳郡人少與父駿俱好老易



○所大桓桓傳可扣手失候

###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彝爲韓晃江橋所害，溫爲父復讐。時人稱焉。遷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都督，進位征西大將軍。西定巴蜀，北入洛陽，兵敗於枋頭，歸而廢帝，奕立簡文，請加九錫，未及受詔而卒。

征西有奇骨，鬚如蝟毛，礪。溫嘗曰：此元有奇骨，可謂人傑也。又聞溫嘗有風，樂安親甚，旣

與神廟劉詩卷之八

自成一星，八陣威能識初諸葛亮造八陣

謂此山人莫測，武藝皆精，見之十五報父

警枕戈人莫測，武藝皆精，見之十五報父

才堪便翼薦，百難幸爲溫於明帝日恒溫火

宜刻以爲之，武藝皆精，見之十五報父

現敵初溫自以雄姿，武藝皆精，見之十五報父

一見溫便驚，武藝皆精，見之十五報父

西戡巴蜀平溫

西戡巴蜀平溫

安西將軍志在立勳於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直抵成都，三戰三捷，城突大潰，李勢願降，請余

溫停蜀三戰三捷，城突大潰，李勢願降，請余

北下中原，克溫諸將，與諸將，與諸將，與諸將

黎庶喜官軍百年，今始觀溫進，中

年華，溫猶如少時，所學，校，校，校，校

修陵剪荆棘，溫嘗曰：此人所學，校，校，校，校

洛陽未可都，溫嘗曰：此人所學，校，校，校，校

鍾虞遷何益，溫嘗曰：此人所學，校，校，校，校

徒親入幕賓，溫嘗曰：此人所學，校，校，校，校

奈何枋頭敗，歸來空作色，溫嘗曰：此人所學，校，校，校，校

廢帝而立簡文帝○晉載記苻堅聞桓溫廢  
西公也請羣臣曰自伐荆如四海何諺曰良無  
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桓溫之謂乎  
伊霍心神器輕蟬翼伊霍之過譏溫曰明公既居重  
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錄  
重上鉞雖免表真官本傳溫連衣其僕譙梁關  
為之而前不能開石門等懼溫盡焚舟失進  
客乘以八千騎進之戰於桑邑溫軍敗績乃歸  
廢帝人終書孫盛策孫盛傳盛所著晉陽秋  
怨譏盛于以抄誦譏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倒版  
君所說者此史述行自是開君門戶事  
驚文度謝安傳謝安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亮  
陳兵衛將移晉室時安及王坦之欲

詩史卷之八

五十一

趙朝拜安石本傳溫威

于生寄之既見溫坦之  
謝安見而退拜溫曰安石卿何事晉祚未  
應敗臨危邀九錫錫與相推促謝安王坦之問  
其病篤審緩其事撫枕空長嗟遺臭于篇籍溫  
錫文未及成而薨莫敢對視而撫枕起曰既不能  
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視而撫枕起曰既不能  
復遺臭焉敢耶

謝安

謝安字安石其先中山人也世亂徙家江東  
少有美名為王導所器嘗寓居會稽陰蟬不

就年四十餘始有仕進意桓溫請為司馬簡  
文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尋遷尚書僕  
射符堅入寇加安征討大都督堅敗封廬陵  
郡公及卒贈太傅諡曰文靖

安石大雅士丘壑為名高晉書本傳安放情丘

愛○史記貨殖傳隱居尋山窺石室在臨安山  
巖穴之室臨海何遠越海凌波濤世說新語  
中安石亦伯夷何遠越海凌波濤世說新語  
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諸人色並遽太  
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諸人色並遽太  
急浪猛諸人皆詭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轉  
衆人即水響而回於是客其屢反似鎮安朝野

詩史卷之八

五十二

憂樂苟同象安能久林巢本傳安易辟不出

山朝廷如累卵山河方動播內畏權臣逼桓  
溫專外愁胡馬驕原初安驕胡馬一何驕  
亭列兵戰從容來就席本傳溫止朝亭大  
安神色不變容容談席生定謂溫曰安聞諸侯  
正自不能不爾淮肥百萬師夷然但奕棋符堅  
耳遂笑語移日淮肥百萬師夷然但奕棋符堅  
玄入問討安夷然無事曰已別有責命

謝安字安石其先中山人也世亂徙家江東  
少有美名為王導所器嘗寓居會稽陰蟬不

知出山... 堅無隻輪... 溫加九錫... 微君鎮靜... 度信可悅... 折本... 生安問... 詩卷之八

不肯出... 死數名詎... 謝玄... 詩卷之八

謝玄字... 所重時符... 武良將... 拜建武... 封康樂公

西秦百萬... 稷憂... 越對曰... 謝庭有五樹... 宿昔抱奇謀... 八公下草木... 頻使氏... 詩卷之八

符融白... 人形... 懼色... 烏雲... 詩卷之八

威能摧... 上得... 此於... 師已... 戰敗符堅乃知謝康樂功名亦偶然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導深器重之太尉郗鑒以女妻焉起家爲秘書郎拜右軍將軍遷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既去官乃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右軍工草隸筆勢超凡飄如遊雲飛矯若驚龍翻筆勢以爲飄若游雲論者稱其臨池書扇罷使人觀之若展素必後之也○亦傳羲之

常山載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客爲五字因謂姥曰但書是王右軍書以日燒又持扇其言人說買之他龍鵠寫經還士云羲之好書之佳觀焉意甚佳固求市之遂而歸焉坦腹東床下○羲之嘗使主求女婿於王門生謂羲之曰王氏諸女佳然不願與王羲之此佳婿一人人在東床坦腹食酒居不問王羲之也適以女妻之乃羲之流觴曲水間羲之與子猷事也此池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樂哉蘭亭遊高詠何翩翩與同志生其次○樂哉蘭亭遊高詠何翩翩與同志義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蔡允留鳥跡詣門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第三子也常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拜黃門侍郎棄官東歸性放誕卓犖不羈時人多歛其才而穆其行云

王猷性豪邁不受管轡羈西山有爽氣翾然遂來歸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率興遊獵比不爾等直高復以手飲杜康云竹下不問主猷嘗行過吳興見一士大夫家極有佳竹主已醉猷當門下猷謂良士已失守猷當環猷猷出主門主人不覺便令左右開門猷乃留生書於而去雲中寧叩扉猷夜大雪四望皎然忽憶戴安道戴安道即猷之妻小兒猷之從弟方在門不覺而猷問其猷王曰吾亦未嘗無行乘興任所適何必見心猷而後何必見猷

期見  
中五  
五期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幼子也。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常爲謝安長史。善草隸，亦爲當時所重云。

大令有父風草書特高妙。晉書王獻之傳：大令行草書，人素有名，世謂之爲大令。張芝學書，大令亦傳其法。工草隸，善丹青，入歲時學書，歲之暮，從後擊其筆，不得數日。此兒後當復有大名。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精力逮不及父。拂衣羞一班，肯受鰥生誚。

詩史卷之八

李

年飲歲節，門生將滿日，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賦之怒曰：連鰥，猶抹。猜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劉侯世傲睨，辟家高祖，曰：鯨生數我，逐鯨生小生也。傲睨，辟疆園。世說新語：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衣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修若無人。顧勃然不悅，曰：汝主人非也，使驅其左右出。門生獨在，遂緩頰青袍盜。○世說：顧辟疆王謂物都，是沐之，夜則齋中，而有餘人入其室，盜之。人入，人琴雖兩亡，千古堪同調。○世說：新語：王病篤，而子敬至，子敬曰：不悲，便索東外喪。不哭，子敬曰：子敬曰：不悲，便索東外喪。人琴俱亡，因胸絕良久，月餘亦卒。

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滄人也。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徵拜太學博士，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轉廷尉，卒。當時文士綽爲其冠。

與公善文藻蕭然，方外情雖無棟梁質志，與長松并世。世說新語：孫綽賦遂初，華室吹川，自言見高世止足之分，而綽曰：松樹子非不於楚可謂，但永無懷，即可以口，綽樹擊冷，抱亦何所。

詩史卷之八

王

遙想神仙窟，遂有天台行。孫綽：天台山賦：天台山，乃神仙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始經明之，古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始經震顯之，今路無人之境，非夫遠寄冥搜，信通神者，何有焉。此而存之，幸矣。神運思，卿書：遂之西南，峯水清深，遊天台山，圖澤布飛，放以界。使散瀑布雲邊落，遊天台山，圖澤布飛，放以界。之西南，峯水清深，遊天台山，圖澤布飛，放以界。醫法，釋之如曳，奉石橋空際橫，記天台山石。潤口，望符含，京風，五城山，王至，盡下，歸，懸度。有石，房風，樞密，拾人，賦成，真足賞，擲地作金聲。晉書：綽傳：綽作天台山賦，辭極麗，世稱爲玉。示友人，范曄，問：所賦，地當何處，石聲也。玉堂今何在，烟霧空冥冥。天台山，王堂，臨映於高。

何當謝時去餐霞卧赤城補健詩余亦賦時去西山鸞鶴羣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人也。博學有  
才氣。桓溫引爲參軍。性好諧謔。善丹青。圖寫  
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  
也。桓溫亦稱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  
正得平耳。溫卒。愷之復爲殷仲堪參軍。並見

賞愛云

詩史卷之八

五十九

長康稱三絕丹青妙入神晉書文苑傳傳傳體  
 絕妙入神○古語雲覆殷堪目不消愜之每寫人形  
 華仲堪有神目病固神愜之曰明於時祇爲眼耳若  
 明照壁千飛白拂上愜如輕雲之蔽几豈不美  
 乃從之巖樓謝鯤真栗云此子宜置丘壑中登  
 仙雖云誕皆其常以一厨書法選其前背幃  
 題畫而絢爛如舊以還之給云未變化而生不  
 猶人之初登仙其書直云妙書過雲變化而生不  
 有無怪色之登仙寫照信無倫書之每畫人或或  
 成筆下傳神寫年不點目精人問其  
 耶正在阿堵中遨遊會稽下蕭然出風塵新語

帆挂秋月彩筆生陽春文先曾仲堪在荊州以  
地如彼家真似客而出行人安穩帶恨無恙  
予本滄洲客烟霞宿所親揚州微澤吳世有黃  
義作與道正詩○杜陽雜編諸大業九年元載  
對高酒海使開萬里其洲方岳間洲人云此滄  
黑花小常加二月八月人多不死毫端洞底水袖  
裏蒼梧雲白粉湖山水號名公釋思樞尺錦  
出歸峽曉吟山有白雲今古一相接聊此挹清芬

陶潛

詩史卷之八

卒

陶潛字淵明或云元亮尋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而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所貴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退而躬耕自資遂抱羸疾起爲鎮軍參軍遷彭澤令復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見志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焉宋元嘉

中卒時年六十三謚曰靖節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嚴霜凋百草不改青松陰江左多秀士誰抱淵

明心阮瞻詩三江山典午宅絃歌向彭澤社稷

邪金刀三徑藏踪跡晉書虞傳潛為劉軍參

為三徑之資可予從事者謂之以為彭澤令以

遺者都至縣史白應來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

為五斗米折腰奉事卿里小人恥就荒松菊

猶存○典生指晉卿金請宋也柴桑堪避秦何

言潛在晉則仕在宋則隱也

必桃花津幽然北窓下真作秦皇人○淵明太子

曰陶淵明河陽縣人也○淵明桃花源記晉

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而行忽逢桃花林

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從口入

行數十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翳然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便要還家設酒

淡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遂使人來

緣無問津者○晉書陶潛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

開高時比之清風逸興陶潛清信便月夜

風至自謂羲皇上人東籬黃菊滿看花忽忘

返白衣終不來未必傷秋晚○晉書陶潛

九日無酒出宅遺菊叢中久之望見白衣人

來乃刺吏王弘送酒醉便就臥醉而後歸人

遂歸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遂造馬園○宋書謝靈運傳義熙中謝靈運造馬園

就江州刺史王弘欲邀之不能得潛為著作佐即

山今猶故入齊酒半道要之潛有醉疾使一

門生二兄舉藍輿至欣然便共飲飲醉便一

至亦無忤也○五馬客指王弘謂馬刺史也

潘子真詩潘子真詩潘子真詩潘子真詩

出使馮太守增刺太守馮太守增刺太守

醉眠依五柳延之十萬錢悉為酒家有南史

將候潘延之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後復

造之者有酒輒飲謂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

眠明不知其具字如此○本集五柳先生傳先

眼明不知其具字如此○本集五柳先生傳先

州酒以為諸馬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

州情後為始安縣經過日日造者等生必醉

取生平未解音但蓄無弦琴伯牙終已矣抱膝

空長吟○陶淵明別傳淵明不辭音律而蓄無弦

書本傳潛狂一張琴酒陶陶無以寄其意○晉

強明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

強明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

激烈每慕荆卿節非要後世名報讐心不輟

夫刑何詩曰蘇丹善養士志在報強蘇都集百

知去不歸且有後世為惜哉劍術疎身財班

生廬心與舊侯俱恨無滄海士一擊秦皇車

詩即且愚化過於及疾生靈○班固幽通賦終

錄已而貽賜金里上之

錦報曾來見海君得力士但  
擊秦皇帝傳成沙中試中尉車

### 五胡十六國附

五胡者劉淵曰匈奴石勒曰羯姚萇曰羌苻洪曰氐慕容曰鮮卑皆蠻夷而入居中國者初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其後種類漸繁稍侵中土晉武帝踐祚郭欽上徙戎之論帝不用於是劉淵倡亂天下瓜分凡爲戰國者十有六惟張軌李嵩爲晉臣餘皆五胡之種類也今悉列其名號於左方以被參

詩史卷之八

李三

攷

漢劉淵字元海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魏曹操以淵父豹爲匈奴左部帥淵少好學有文武才晉武帝時代父爲部帥成都王穎以淵爲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淵遂反自稱大單于永興元年僭卽漢王位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都於平陽在位六年死中子聰殺兄而代立遣石勒等攻破兩都

虜二帝聰死子粲爲靳準所殺於是淵族子

曜殺準自立改國號曰趙後爲石勒所滅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羯人也初爲劉淵將

攻陷冀州以張賓爲謀主大興三年僞稱趙

王晉兵攻劉曜斬之僭卽皇帝位是爲後趙

在位十五年死子弘爲石虎所殺虎字季龍

勒之從子也僭位十五年死子遵嗣位爲冉

閔所殺

燕慕容儁字宣英棘城鮮卑人也祖廆事晉

詩史卷之八

李四

爲昌黎公父皝僭稱燕王儁有文武幹畧永

和九年僭卽皇帝位國號曰燕在位十一年

死後爲苻堅所滅

後燕慕容皝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奔于苻

堅堅以爲將禮之甚重及堅敗僭卽皇帝位

是爲後燕在位十三年死後爲慕容雲

所滅

北燕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

後也慕容雲爲辛巳所殺推跋爲主太元



二十年僭稱天子于昌黎是爲北燕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後燕既滅德僭卽皇帝位於廣固是爲南燕在位五年死子超爲劉裕所滅

秦苻洪字廣世臨渭氐人也世爲西戎酋長初歸石虎後降晉永和六年拜征北大將軍自稱三秦王洪死子健立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在位四年死子生立爲苻堅所殺堅字永固洪之孫也升平元年弑苻生而自立僭

詩史卷之八

本注

稱大秦天王以王猛爲丞相渾一北土於是南伐晉爲謝玄所敗其將姚萇弑堅於新平佛寺

後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人也父弋仲爲石虎將降晉封高陵郡公萇少多權畧歸苻堅爲龍驤將軍弑堅而自立國號後秦在位八年死其後再傳而爲宋武帝所滅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平人也初爲苻堅將太元十年自稱大單于號曰西秦後爲赫連

所滅

涼公張軌字士彥漢趙王耳十七代孫也永寧初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加安西將軍封西平郡公其後子孫世爲晉藩臣號曰涼國

後涼呂光字世明云人也苻堅以光爲驍騎將軍討西域還自領涼州刺史及堅爲姚萇所害光僭卽天王位號曰後涼其後爲姚興所滅

詩史卷之八

本注

西涼李暠字玄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呂光末暠爲涼州牧居於酒泉十三年死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後爲魏所滅

南京禿髮烏孤鮮卑人也隆安五年僭稱西河王是爲南京

北涼沮渠蒙遜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義熙八年僭卽西河王位是爲北涼在位三十三年死子茂虔爲後魏所擒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也本安元  
自稱益州牧後為刺史羅尚所殺子雄猶即  
帝位數傳而為桓溫所滅

夏赫連勃勃字屈子劉淵之族也義熙二年  
僭稱天王自以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號曰

大夏起都城於朔方欲統一天下在位十三  
年死第定嗣位為後魏所滅

大漢天驕子少長藉戈矛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詩卷之八  
又曰匈奴之俗寬闊隨高因射風禽獸為生業  
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

為大國憂又曰匈奴之俗寬闊隨高因射風禽獸為生業  
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鳥舉陰山側長

秦皇築紫塞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帝出長城  
北至朔方塞

漢武運邊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帝出長城  
北至朔方塞

晉世祖御宇之鴻猷晉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帝出長城  
北至朔方塞

華夷渾神州晉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帝出長城  
北至朔方塞

中構累戎狄外生愁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日精匈奴

猘猿臂負奇謀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習武談陸陸能文笑絳侯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頻為丘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東門胡雛嘯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陽天子囚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鮮卑擣銅雀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符氏寶金甌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池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秀此語備對漢趙信降  
匈奴武帝遣張敖

光留符堅時堅母苟氏常游水榭子於西門  
 生堅其有神光  
 自天墜其兒何來驚客風雲自相投  
 猛牛山懷世之志希龍類之主  
 風雲生及堅潛位以猛為丞相  
 夢業於是是兵德固富  
 符堅段於  
 水國為立  
 以相授山南之東一以委卿堅在將軍實街進  
 也堅王若無戲言此將不行之復  
 也堅記而符堅堅信之甚重堅之政於淮南也  
 飛請子飛月陵莫堅許之權異諫曰  
 也饒則附人餘則高懸遇風塵之會必有災膏  
 之志推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  
 果秦燕秦迭興廢涼蜀通沅浮翩翻十六國  
 詩賦燕秦迭興廢涼蜀通沅浮翩翻十六國  
 知迴寬佐攘二百秋  
 中原蕩無主兵革何時休寄奴空發憤幽關  
 竟不收千年王者宅還與赫連游床書高祖武  
 奴義熙十二年高祖比伐入長安號送姚泓  
 杜陽公義熙十二年高祖比伐入長安號送姚泓  
 也書赫連勃記劉裕武姚泓入于長安  
 賦詩建國長安時言勝之方果  
 形勝之地而安於守之非有意於中  
 東陞下杜陽開統其才陸之道可不戰而自定

詩史卷之八

左

詩史卷之八

七

也於  
 安義真單馬而道  
 史記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遂令拓跋士飲馬大江流  
 跋士飲馬大江流拓跋魏也五胡諸國皆并  
 人聞道清死頻歲南  
 跋士飲馬大江流拓跋魏也五胡諸國皆并

顧氏詩史卷之九

華亭顧正誼仲友甫著

南北朝紀

當東晉興移之秋而亂極矣五胡甫定南北分裂百餘年間天下四擅橫敵發於輩穀帝王起於匹夫彼其時即父子兄弟猶相屠戮况其強臣悍卒奮臂一呼而安得不視置其君如奕哉顧世變雖若江河人心豈盡磨滅而竊怪當時忠臣義士之出何其少也豈天地閉賢人隱抑雖有高賢才淪落損棄名湮滅而弗彰歟且非獨人品波流即其文章亦靡靡不復近古然以六代煙花之地而顧詞人點綴千古而下穠纖綺麗光景常新然則文章之爲用豈歉鮮哉余故次勛名貞節之士寥寥無幾而其他若二謝之英特顏鮑之雕繪江沈之精工徐庾之妖豔昭明之編摩而吾家希馮之博雅咸爲叙錄今後成學治古文者得覽觀焉

南宋

武帝

高祖武皇帝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雄傑有大度風骨奇偉不事康閑初爲劉牢之參軍起兵平桓玄之亂仕晉爲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建國號宋都于建康在位三年而崩其後六世而滅於齊

宋武稱人傑虎步何雄哉

宋書武帝紀桓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

詩史卷之九

詩史卷之九

二

昨見劉琨風骨不恒蓋人傑也○南史宋紀桓玄妻劉氏聰明有智略嘗見帝因謂玄曰劉琨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晉祚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祚莫可

方淪替拔起蒿萊宋書劉琨州刺史桓玄率太子於尋陽高祖與何無忌等收集義徒以討桓玄○琨曰論東漢淪替○琨子琨琨時思

卧覺龍章見南史武帝紀帝嘗夢見龍章見行探蛇藥回帝

上有五色龍章象僧見之驚以行探蛇藥回帝

白帝帝獨喜曰人起妄言

蘇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月後至洲

中講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谷散

傳之帝曰王神何不統之答曰寄奴王諸不死

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被藥而披堅先士卒武

天後每遇金針以藥傳之並驗







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時有石山水意遊覽  
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時有石山水意遊覽

幽林客○鑿山青壁斷之○宋書本傳靈運因祖父  
嶺南重築不備篇○陳子昂詩巖懸峭峻噴  
激澗紅泉侵○賦註丹沙於紅泉代靈運自注云仰

近山烟霞屏底落日杯中沉○南史靈運登臨  
所出其前過千縱飲千秋亭四友共高吟○南史  
山法其後諸人出于秋亭飲酒裸身大呼會稽

何長瑜謂病入○宋書羊曜與族弟惠遠東海  
大兄喻曜曰○鍾太山羊曜之以文章事賞食共

爲山澤之士○冥宿臨海嶠○木傳靈運常自幼  
人謂之四友○寧南山氏木開選

五山隱徐知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琬嘗請  
湖嶠明登天姥岑○謝靈運詩撰投剡中宿明登  
有大徒有披雲意原無蹈海心○謝靈運詩拔雲

詩泰帝魯連抽毫秘書府○宋武石門山○蹄海  
而相舍○靈運抽毫秘書府○宋武石門山○蹄海

滄溟陰○靈運詩割竹牛諫文符信漢制以竹分  
時爲采嘉太守○寧悲晉陶易已覺宋恩深如何

傅浪跡遷謫始追尋○宋書木傳宋文帝以靈運

有司旌斜靈運興兵叛逃遂有逆志焉詩曰韓

丁于房倉余沛魯連馳不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連詩云：上受三才，下履萬物。其然也哉！  
等合鍾平體兒，於三上才，上之夢請，不得有回。  
秦敗之文，帝詔：芙蓉空布絲，南史：顏延之傳：雲  
運慶秀，照臨。謝五言：如氣發芙蓉，自然已典。蓮  
可愛，惜哉！若斯錦。雲連山，未若柴桑叟菊下  
沾襟。若賦昔人之路，既寡。  
有清音。世所聞。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賞遇甚厚。以好酒直言爲權要所嫉。復出爲永嘉太守。孝武登阼。遷金紫光祿大夫。卒。追贈特進。

顏彪不偶俗縱酒稱狂生南史本傳延子性直  
留無回還論者多不與之謂之癡彪文帝嘗召延之方於船延之曰彼得臣筆則得臣文矣  
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彼得臣筆則得臣文矣  
得臣義躍得臣酒所尚之朝曰誰得卿狂之岳  
可及  
**獨酌向郊野薄遊代躬耕**身儉約不營  
此判布衣蔬食獨酌郊  
**抗言觸權要**延之默然  
富當其爲過俗崇仁專富要任官有平  
當世見其爲過俗崇仁專富要任官有平  
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解意欲揚揚



正色動朝廷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每引見參乘祿五色綵憤發五  
君詠出爲示帝太子之其怨乃作五君傳二始名尚書令傳亮自以表一時矣也傳二始名尚書令傳亮自以表一時矣也  
於平屈作可以測深憤延之詩平屈於淵前惟  
經相潭爲湘州刺史張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也博覽羣書文辭贍逸

初未知名獻詩於臨川王義慶王奇之擢爲  
國侍郎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瑞照爲  
河清頌其叙甚工獻之文帝帝大悅拜中書  
令入後爲臨海王子項參軍掌書記子項欺  
爲亂兵所殺

逸哉鮑參軍樂府稱奇絕杜詩後逸鮑參軍  
碌碌風塵中燕雀同明啾發憤叩黃扉  
詩奏臨川悅南史照始帝謂義慶未見知秋真

雲珠璣衛夜月同聲信相求良寶無埋滅宋史  
將誰別見君看潁水濱淪沒幾何人高士傳許  
水之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也妙善琴書精於言理

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宋武帝領荊州辟爲主  
簿不起去而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宋  
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逼直即並  
不應性好遠遊所歷名山皆圖之於壁卧而  
遊之以樂其志

少文有高志散髮卧空林栖丘三十載了無天  
下心陳書隱居三十餘年高僧相敬其對而止  
上築三湖際結宇衡山陰南史少文隱衡山兄  
俱還乃於江陵立宅宋書所立山水愛  
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壞

志遺道不知老年力五類侵歸來掩荆扉揮毫寫眉岑卧遊何所樂鳴琴發清音一彈衆山響再彈白日沈宋書炳遊衡山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覽唯恐人曰操琴動操發令來山皆響○李曰詩助酒相歡不如老○傳余意在山水敢此忘華簪爲洗塵襟陶史古布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師楊歡就受之

袁緒

詩史卷之九

十三

袁粲字景倩陳郡人也初名愍孫少好學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妙德先生傳明帝時爲尚書令帝崩與褚淵同受顧命蕭道成將篡宋使粲鎮石頭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與劉彥節等謀誅道成事洩爲道成所殺褚淵字彥回河南人也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後與齊高帝同謀卒移陳雅官至司徒卒

江南嚴易主守節臣亦稀通鑑齊建武如魏魏土甚重齊人讀典談

易主難獨憐袁景倩視死忽如歸易主難獨憐袁景倩視死忽如歸方其釋褐年蕭然宦情微方其釋褐年蕭然宦情微獨步園林詩酒自適獨步園林詩酒自適狂泉聊托意狂泉聊托意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友謂國主之狂爲狂泉所飲者皆狂泉之故舉世狂矣然其爲狂不狂難以辨立比竹石與相期竹石與相期既不自得主人出語笑然然而不通主人直造竹所謂門方知一爲郡廟宰艱危安敢辭奮身死社稷

詩史卷之九

十四

破賊金門側破賊金門側危急賊已入向極門諸將意沮成莫能奮難破賊金門側危急賊已入向極門諸將意沮成莫能奮難破賊金門側大夏忽復崩一木強經營石頭氣方惡須臾難果作名義苟無虧含笑歸冥漠父忠子復孝三軍淚俱落三軍淚俱落不敬事二姓不敬事二姓帝遣戴僧靜攻粲於石頭粲逃奔劉渚自照謂其子景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前但以義至此耳僧靜挺身陷身脂注奮刀直前欲斬之

子最覺有異人。就患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  
陰謀。聚曰。我不失忠臣。法不先失。兵士。仍求軍  
臣。臣義奉大宋。果名。爾果。今便。因嗟齊豬  
公。目中。生白虹。南史。宋。公。張。精。多。白。所。謂。白。如。貫  
日。下。末。者。障。扇。時。掩。面。不。使。傍。人。見。終。為。寒。士  
讖。難。逃。石。城。諺。南。史。劉。裕。傳。建。元。中。裕。為。正。府  
將。回。曰。寒。士。不。出。行。曰。不。能。殺。索。劉。安。符。兄。寒  
士。○。雅。洲。德。潤。堆。有。石。頭。城。字。為。索。索。不。作  
指。謂。失。節。取。封。侯。竹。帛。有。遺。羞。南。史。宋。索。謂  
索。索。與。鄧。丹。馬。及。李。昌。領。各。自。脫。無。使。竹。帛。所  
笑。遂。回。曰。以。索。之。言。公。之。威。然。更。不。能。自。固  
詩。史。卷。之。九  
主

### 高帝

太祖高帝名道成字紹伯姓蕭氏漢相國何  
二十世孫也深沉有大量博學能文肩有赤  
誌如日月狀宋時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

異相宋疑之而不能殺也初仕宋以功封齊  
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崩其後七世  
而滅於梁

卯金罕恩澤二三運將終宋姓劉氏故曰卯金  
赤於清商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  
十世之靈三十二者三十二世也宋自安命至  
齊王。誰。令。偷。狗。兒。畫。腹。射。蕭。公。南。史。宋。齊。王。紹。之  
出。求。露。車。往。新。安。寺。偷。狗。兒。畫。腹。射。蕭。公。南。史。宋。齊。王。紹。之  
醉。卧。於。仁。孝。寺。後。蕭。道。成。使。王。紹。別。入。禁。門。取。于  
牛。刀。殺。之。○。綱。目。第。拾。五。書。號。為。的。引。滿。將。府。道  
成。置。於。裸。體。呈。冷。起。立。畫。號。為。的。引。滿。將。府。道  
牛。其。勝。殺。曰。大。笑。道。成。受。驚。因。譏。廢。立。蕭。公。何

如主原非一代雄新亭繞一勝橫行遂總戎

宋徽宗二年江州刺史桂陽王休休舉兵及南  
道成出屯新亭治壘未畢休休前軍已至道成  
拒戰移時校尉張敬兒攬柁易為力漢書表  
為功推枹持道歸新亭高帝紀蒼梧王紹被  
者易為力勸兵圍紫宮高帝紀蒼梧王紹被  
明三年宋帝紹遣帝位相國封十郡為齊公位  
于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勸兵入迎帝登舍出  
宋主牧廣南曰敬見殺手敬則曰出居別宮耳  
為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哭遂出就東  
無煩一矢折拱手有江東戰國策宋領一儉風  
思化俗黃金與土同南齊書高帝紀帝清儉每





拾身於同泰寺○南史武帝紀帝幸同泰寺設  
以使者爲房梁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人臣  
臣請還臨駕奉陳皇上帝菩薩大捨僧家懸計群  
詩○詰詩帝其知道哉  
南史武帝亦升講堂法主爲四部大衆講經  
豫州自孫白馬青陽來都下時之衆先是大同中  
誦曰青陽白馬青陽來都下時之衆先是大同中  
欲以旃旛三層障景陽來都下時之衆先是大同中  
帝始升殿帝神已不覺景出謂人曰以五百人自衛  
對殿失力文丁而下不覺景出謂人曰以五百人自衛  
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是歲帝每徵  
長多不稱宜於御殿亦被  
茲抑帝使旌節于夕使殿  
南史陳述傳聞弘景妙能詔陽殿竟作  
單于宮  
詩史卷之九  
禪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藍葉化  
後門人方指出之大同末人士擬議玄理不習  
武事後修景象  
果在昭陽殿

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名統字德施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美姿容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囑於庶事天下皆稱仁主年三十一薨謚曰昭明太子性好書籍引納才學之士

藏書至三萬卷著文選三十卷傳於世

昭明性仁孝不樂居東宮

萬機坐自理亦

復工周龍省萬歲內外百司奏

奏謬誤之公案即辯析示以可否○史記荀卿傳齊人頌曰天飭離龍興且謂與修古之

目數行下篇翰靡不通

過月有覺○鮑照詩十女樂非所好山水仰皮

曾本傳太子性愛山水常泛舟後池番禺侯執

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所遊而止  
寬仁能撫衆詹然王  
者風

詩史卷之九  
王

形於色有帝皇之度不  
鶴駕何時及龍樓一夕

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乘白鶴昇蟻氏山頂

○杜甫詩鶴駕通宵鳳輦備○漢書成帝紀江  
上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注門樓上南朝龍江

南諸士女懷恨自無窮本傳太子薨朝野惋愕下男故將軍史官門下

泣蒲路四方呼庶及墮  
微之人聞喪者哀慟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也。少好學。善屬文。晝夜

不釋卷齊明帝卽位遷國子祭酒梁武帝革命

約爲首謀旣踐祚以內爲尚書僕射封建昌

卷之五

侯約好墳典聚書至二萬卷都下莫比焉撰  
宋書及四聲譜行於世

休文初事宋委質齊東宮

與太子瑛被殺約潛藏金被免起家奉朝請

初為征陽太守瑛陽令所奉之主即齊文惠

太子瑛也瑛入居東宮為少共叔尉管書記直

親屬每直入見瑛方出如何說梁武禪詔

出懷中逐勢爭奔走攀龍唯恐後西邸與約遊

約建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浮風期萬物壯大

擊龍附鳳若皆空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天子

通都若臣分定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

祖初無良無吏隱情空復耽郊阜

所賦之陽○本體約性不飲酒少嗜慈雖時遇

隆盛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陽望郊阜常為郊

居賦以夢中斷舌時中心應自思巴陵死姑熟

非君誰所為郎哉重腫子欺天良足耻

和帝以劾除其古召代視之坐言如出乃南道

士奏未達位下梁武帝為巴陵王宮于姑

初帝紀武帝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邑而遷帝

之不可得歷名而受實謂承武乃進鄒伯禽試

左日更贈子

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人也少孤貧不事章句之

學留情於文章初為宋建平王景素客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高帝諫九

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少帝初兼御史中丞

甚有聲譽梁武踐祚為散騎常侍封醴陵侯

有集百餘篇行於世

通採新士何地獲貂蟬休徵既有在發藻何

翻翻爾史本傳年十二孤貧常以養母

曰此欲汝之休徵也汝才打若此豈長貧賤也

可謂得爾侍中著之明帝時景遇侍中衛尉

如母錦由張協與始泊潭邊守者夜夢一人自

言張協賜謝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

深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悲曰卿得劉載都

盡頭見丘運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還

叔諸文士筆自景純傳

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遂乃探懷中

之五色筆以授之兩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

之曰五色筆○晉書郭璞字景純伊余多古意將擬

北梁篇

北梁篇今不辭○王勃詩

范縝

范縝字子真舞陰人也博通經術尤精三

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時

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乃著

神滅論以非之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也

梁武帝位以縝為晉安太守遷國子博士卒

人生如樹花高下因風改貴賤偶殊途因果將

安在南史本傳齊竟陵王良盛稱無佛亦

如樹花南史本傳齊竟陵王良盛稱無佛亦

詩史卷之九

主

之上自有開闢結落於象圖之中歷觀帝者幾

亦滅輪迴非所知本傳縝還論其理者神滅論

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與神也形

用神之典實猶利之於刀形之與用猶刀之於

王謂謂之曰以神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

故乎利為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奈何

齊梁

齊梁主心醉浮屠語時無范子真宣尼置何許

帝戲字深文京兆人也齊末為上庸太守梁

武起義兵獻率郡人往赴帝大悅拜冠軍

軍多用其謀策帝即位遷廷尉出為輔國將

軍豫州刺史大破魏兵於合肥進爵為侯十

五年表致仕詔不許徵拜護軍居朝廷恂恂

未常忤視武帝甚禮敬之號稱名將普通元

年卒諡曰嚴

帝虎與名將兼有儒臣風南史魏人歌曰不畏

驅既百勝而不矜其功梁王兵未飭真人預能

識南史本傳縝顯達過京師民心惶駭而士人

詩史卷之九

主

子自絕其驥駒洵可乘指節舉堅城南史武帝

上難其人久之縝獻曰垂輿轡而不乘焉連連

而更索即日以為工更太守行即州府事○縝

於門外獻欲擊之衆皆遲疑縝指其節曰朝廷

授此非以為飾軍果敗走因急攻之○而縝兵士

皆殊死戰縝軍果敗走因急攻之○而縝兵士

鍾離鑿穴慶師發如風雨南史魏中山王元英

義之於鍾離帝詔縝救之○而縝軍盛多勦擊

縝之曰鍾離今鑿穴而虞負戶而汲軍勢卒

縝以龍環而日詔頒龍環刀掃敵如鴻毛

縝有不不用命者○日請指揮白如意大眼奔無



地銀元英自守我公朝都東素木與粉白如意  
一野俱發人不敢驕魏人先於邵陽洲而岸為兩縱火焚雙  
橘魏人不敢驕魏人先於邵陽洲而岸為兩縱火焚雙  
太守馮道假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資從而焚  
其身自持被甲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功成寧自  
快又盧以作塞創因設錢二十萬官儲之景宗與  
不向勝李多如是境內方清平脫屣謝簪纓南  
世沈以此賢之  
史列凌致仕閑居希萬石圖形于星壁性惡愛

詩史卷之九

三七

撫孤兄子過於已天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  
之為人因書之君王慕珠林不與俗浮沈傳經  
於壁以自玩珠為林○本傳武帝方銳意釋  
民不賦徵風而化厥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  
所行畧如作日良臣堪禦敵實能藩大國不  
見常公亡賊兵度探石自探石清江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少有異操年十歲  
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  
未弱冠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永明十年上

表辭祿隱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陶  
居梁武少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甚敬重  
焉大同二年卒諡曰貞白先生

弘景非凡骨本是餐霞人心如明鏡臺南史沐  
心如明鏡遇物便了○傳燈錄五祖令寺僧足  
各通得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履七星文梁書弘景年四十五歲仙經悟其真  
堪畫地弘景年十歲得青洪神仙傳書破研尋便  
濁世不可居挂冠神武門弘景為諸王侍讀

詩史卷之九

三七

弘景雖在朱門閉關不交外物求明十智歡征  
廣錢公卿祖弘景於征廣秀伊悵甚感車歸臣  
華陽村弘景止于句曲山信曰此山下是第八  
君得道才掌此山故謂之松風響窓牖弘景特  
其膏飲然為樂層樓絕風塵景築三層樓自  
殿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見物遂絕唯  
吾觀齊梁間于戈日紛紜衣冠無盜賊動名  
無復論南史本傳弘景帝位加禮聘並不出  
在白雲畫作兩首一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

龍頭者人皆稱以龍頭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  
不件其後無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有言  
山征討人皆無不前以討之武帝嘗有數信時  
人謂為山中宰相○弘景答梁武詩山中何所  
自惟從不持持贈焉

武帝

高祖武帝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姓陳氏漢  
太丘長寔之後也起兵誅侯景莊榮封陳公  
尋進爵為王竟代梁在位三年崩其後四世  
而滅於隋

詩史卷之九

臺城乍崩陷白骨成山丘梁書侯景傳景滅石

臺城不為城遂陷於是悉幽掠乘輿服玩後官  
有已死而為大督都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

景悉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君王絕膳死御  
座登彌猴絕胎見梁武○南史陳伯之在御座

文宣太子建德景正殿焉又齊霸先有雄畧  
興師討國警軍中浮紫氣賊眾預懷愁一舉長

鯨翦瘡痍幸少瘳陳書高祖討侯景三年二月

寶二年起義兵同王僧辯討侯景三年二月  
早次蕪湖三月高祖既始熱侯景登石頭城觀  
望形勢意其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

顧野王

此三子而道○曹植詩四  
龍不家○高祖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  
東陽短狐珠全華面○長鯨捕侯景奈何終跋  
危徑田取其牛史記楚世家楚威王伐陳夏  
陳陳即之舉皆賀中叔時侯齊來不賀王  
則不直失取之牛亦不亦甚且王取陳之牛  
義伐之而貪其牛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  
復陳國後○此言霸先雖潛圖王僧辯竟廢貞  
陽侯陳書大寶三年湘刺王郎仙升江陵高祖  
廢高祖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承制入居朝堂  
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諸綱與陽也高祖  
以焉不可及貞陽立乃廢兵討僧辯僧辯來  
不敵乃擒是夜貞陽遜位百僚奉江陰復被  
晉安王即偽詔高祖作中大都督二年遜仙于  
弒梁祚修已適陳陳受命奉帝為江陰王遜仙  
于外即道布衣升八表懷中仰令猷王祿升八  
未善政一無聞捨身何所求梁陳同一轍不復  
辨薰蕕陳書高祖先捨身於大壯嚴光發明  
所親目而尋其獲輒議若此抑又何不足道  
矣○因嗟陳叔寶還向井中投後主諱叔寶  
位七年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後主諱叔寶  
鮮丹之下未可交當音自南掖門入後主諱叔寶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也幼好學七歲讀五

經畧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常製詩賦長而過

觀經史精記嘿識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

遷黃門侍郎即卒著玉篇三十卷傳於世

希馮少好古二酉無遺編一統志湖廣辰州府有石穴其中舊有書千卷相傳昔人避秦隱學於此澤湘東王綽獻云勸西陽之遠與謂此

晚歲工丹青落紙成雲烟一爲宣成客齊中列

古賢陳書本傳宣成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卿丹青著圖寫王綽東府起齊乃令野王豈惟雕

蟲技忠貞允足宣揮戈赴國難扶疾強周旋

便景之觀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荆湘

發殆不勝未及狀戈被明陳君臣之義悠悠千

載後名與列星懸曜余苗族望古恒潛然試

登讀書臺懷望空林泉一統志寶雲寺在松江府城西南三十里即

顧野王讀書處傍有土丘俗謂之讀書臺○孟頫野王常居於此因以爲名又曰墨池有遺

跡荒草何芊芊野王流視池一名墨池雲涼無

限意援筆著詩篇

徐陵

徐陵字孝穆東海人也八歲能屬文既長傳

通經籍縱橫有口辨大通二年拜東宮學士

陳武帝以陵爲尚書左丞大建二年遷尚書

左僕射凡詔勅軍書皆陵所草其文頗變舊

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卽

傳寫成誦

夢中雲霧爲鶯陳書本傳陵母臧氏常夢五色雲

鳳鳴於屋梁上石麒麟本傳寶誌上人者

信有神絲綸椽筆布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筆如綸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

世祖高宗之世國家編簡玉臺新詠編撰六

臺新江左烟花句如君更幾人

北魏

孝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名宏姓元氏獻文帝之長子

道武帝六世孫也其先本黃帝之苗裔竄處

漢北號曰鮮卑姓拓跋氏晉武帝時有神元  
者徙居定襄遣子如晉始通于中國云其後  
道武滅慕容氏而稱帝都于平成國號曰魏  
道武之孫太武奮三世之威渾一北土自後  
三世而孝文帝立時年五歲獻文厭世而傳  
位焉帝年十五而始親政事遷都洛陽改姓  
元氏在位二十三年而崩其後三世而孝武  
西奔魏分爲二滅於周齊魏自道武以來朝  
廷草創制度多闕惟帝能變比俗而有王者

之風故論其事爲北朝之首

詩史卷之九

三十五

拓跋本荒夷控弦居廣漠魏書帝紀晉黃帝有  
諸葛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  
野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  
之野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  
山澤新見輜輶自天而下能于見美婦人自  
言終而別及葬帝至先世爲果見天女以生男  
始祖神元道武平中山大舉討慕容寶冬十一  
皇帝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摘城奔荒或  
敗于軍門惟中山不下二年帝試帝寶與大  
敗于軍門惟中山不下二年帝試帝寶與大  
山下世祖開關洛

之禍中大破陳兵臨大江宋人咸震愕此史太平  
年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車馬南伐玄謨率軍而  
走十二月年玄謨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  
日皆臨江玄謨過城邑莫不望塵奔命諸軍同  
清宋人亦皆過城邑莫不望塵奔命諸軍同  
文德猶踈畧天地乍氛氲神光時景鏘觀書高  
祖獻之帝生於平城紫宮神光  
姿何卓犖高祖紀帝生而氣塞明君應運生英  
早躍世之史獻文帝紀帝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  
世議寬躍天衛○垂髫臨神州燦髮親民瘼用  
夏夷風華遷都帝里廓不釋卷制禮作樂蔚然  
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又曰親生以平城地非  
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遺誠難厭欲遷宅中原解  
此周漢之所以隆也隆也親主於是遷都洛陽○  
典禮樂其風華遷都帝里廓不釋卷制禮作樂蔚然  
胡庭列鈞天樂樂列帝之所居崇文謂大聖孝文  
大和親祠孔子廟辛古追三恪此史太平十六  
千陽歷祠孔子廟辛古追三恪此史太平十六  
左傳封胡公於陳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  
殷二正後又封書闡堪朝翔園朝翔乎書闡○  
之義覽之使講史傳百篇無不該涉明堂坐

詩史卷之九

三十五

斟酌謂大和十五年巡官惜晉亡數罪憎齊

虐君臣義既昭黍離還落太和十七年辛酉

時和謂齊臣德不修廢國殃及故官基跡

江穀齊主之罪而還○按齊主穆穆文明主光

輝燦金縷江淹詩南北尚中分戎馬猶交錯

嗟嗟江左政齊梁轉流薄五德將安鍾真人在

河朔史記始皇雄於始五德之傳注謂

河朔五行之端始於始五德也○隋書薛道衡傳

崔浩詩史卷之九

崔浩字伯深東武城人也父宏魏司空浩少

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

覽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太武郎位還司徒每

有軍國大計必先咨浩然後行帝數幸其第

論議時事於是西平赫連比破蠕蠕浩皆有

力焉其後以修史暴揚國惡太武殺之而夷

五族

司徒繼厄質胸中藏甲兵凡史本衛帝召新降

弱手不能等持牙其臂中所藏乃輸於兵甲

子房深自許漢初白哲如美婦人性貌遠長

卓陶云復生天師冠謙之每聞浩論已舊古遇之

也惠皆可成行亦天文上堪辨船典死之前

危在之頃中一役忽然亡失不知何處或謂下入

日辰當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

色平今姚興陽足熒惑入泰矣諸人泰辛為

色日天上失星入安能知後八十餘日焚惑果

二于文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地理下能

明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

王奚斤曰彼使西晉下國地無水草攻則難拔

野無所掠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

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於是遂遭遇英雄主

四海正經營本傳論曰浩才藝通博屬明元為

寧郡區夏謀謀自帷幄大勝在兩楹帝加浩侍

遇說深之功○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衡詩折

衡機運間制西征赫連破本傳時議伐赫連昌

今年五星并出東玄利以西代天應人和時金

還北伐蠕蠕平仲麟二年蠕蠕其都破大獲而

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言同益酒味畧有廊

甲傳市與浩計至牛夜賜浩綠醪酒十斛水

同其太武稱無敵所向皆君力太武召高仲  
 日狀始時劉台臣等之志而高仲不計其後則  
 捷其此人而高仲亦不計其後則  
 國大計然高仲亦不計其後則  
 本傳論曰高仲雖老世威利震主未逾運逆  
 矣荒夷君凶殘不足論獨恨君臣際崔公道未  
 純直筆書編策誰令君勒石古人藏名山不聞  
 衢路側本傳神龜二年詔集諸文人樹碑國書  
 令史閣堪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  
 直筆浩贊成之遂營於天郊東三聖方百餘  
 功三百萬乃龍浩書國事備而不缺而石銘顯  
 在衢路其人也浩志意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  
 詩史卷之九  
 任少卿氏浩之姻親書其族○太史公報  
 著此書藏之內沙門滅無遺通鑑浩素不  
 之由是浩廟在魏境者無復牙遺虛無素所  
 誤人信浩之曰此浩之說不近人情家生所謂  
 家以崔浩中物不可據為本神仙何足貴師  
 事寇謙之見服食求松子不悟皆侯奇功成當  
 杜門何事修書史浩傳浩自比張良脫蹕第  
 有神中錄國新  
 經浩因師事之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少孤夙成有奇度擔  
 笈負書千里就業傳通經史天文術數神廳  
 四年徵拜中書博士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  
 徒崔浩共修國紀太宗即位遷中書令轉太  
 常卿進爵梁城侯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  
 十餘年初無遺咎年九十八以壽終  
 令公真偉器行高南北臣此史本傳又成帝重  
 命公○又曰允少時崔宏見而異之數曰三九  
 高子黃中內閣文明外照必為一伐偉器三九  
 官不徒允簡便諸子無採自給茅屋耳清貧  
 詩史卷之九  
 陸麗曰高允雖家薇特而素質布衣妻子不  
 陸麗其妻唯草屋數間布被圍袍廚中監菜而  
 已帝歎息曰在人之清貧豈有矯矯多風節  
 論此乎曰余與高子游四十餘年未見是非  
 所之者崔公謂徐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  
 公聲斯股股不能一言高子數陳事理指點  
 宗俊用專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威舉拜高  
 獨升階長揖向之所謂倏倏如鄙人曰高子內  
 風所著得長揖向之所謂倏倏如鄙人曰高子內  
 史明而外乘騎其言不啻不能出口○臨死不  
 易辭為臣不欺君通鑑觀主使浩允等共議浩  
 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

敵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聖  
 清其為之罪。官誠然不重臣之罪。臣不忍彰君惡  
 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不恐彰君惡  
 匡正獨慙慙。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皆省而謂之  
 匡正。匡正者。又有一也。父有是光。子諫於家。內隱皮  
 頭。匡正者。又有一也。今國家有惡。不能面陳。而上  
 者。此臣之罪也。朕有是光。匡正之言。面論上朕所不  
 其。而匡正者。不知其言。匡正之言。面論上朕所不  
 門巷絕朱輪。則匡正之言。面論上朕所不  
 退若此。漢書。揚雄傳。匡正之言。面論上朕所不  
 功。隆盛時。東漢書。揚雄傳。匡正之言。面論上朕所不  
 奇勲。勞耳。詩。卷之九。匡正之言。面論上朕所不  
 亦健。不吾觀。太武朝名士。罕全身。太武果於謀  
 幾大。臣犯法。獨憐高著作。年與道俱尊。十八  
 無所。寬假。忠誠一顯。著變貊。且相親。寄言當途。客慎毋負  
 翟黑。本傳。東來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對使升  
 乎。諸平。威言曰。公請。經。龍。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  
 崔。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及。崔。浩。雖。作。案。發  
 謂。允。人。見。主。尊。但。便。言。說。景。穆。人。見。主。下。以  
 崔。浩。請。赦。人。見。主。尊。但。便。言。說。景。穆。人。見。主。下。以  
 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允。後。與。人。言。曰。我。不  
 來。東。宮。黑。子。也。

文宣帝  
 顯祖文宣帝。名洋。字子進。勃海人。姓高氏。東  
 魏勃海王歡之次子也。初仕魏。封太原公。兄  
 大將軍澄為盜所殺。洋代領部曲。進封齊郡  
 王。既而廢東魏。孝靜帝而自立。在位十年。而  
 殂。子殷立。洋弟演廢殷而代之。演殂。弟湛立。  
 湛殂。子緯立。為後周所滅。  
 拓跋運將季陰孽玷清朝。余未驟作難。幼主沉  
 波濤。此。史。后。北。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可。使。國。珍  
 女。也。明。帝。踐。尊。尊。為。皇。后。帝。冲。幼。太。后  
 隔。朝。梁。武。帝。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可。使。國。珍  
 下。愕。然。及。余。未。驟。作。難。幼。主。沉。波。濤。此。史。后。北。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可。使。國。珍  
 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並。沈。之。於。河。高。歡。康。濟  
 才。破。產。結。英。豪。此。齊。書。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





魏大丞相泰之第四子也初後魏有高歡之  
嗣孝武西奔泰迎而事之都於長安是爲西  
魏以泰爲大丞相既而鴆殺孝武謀欲禪代  
未行而卒其世子覺遂受魏禪國號曰周尋  
爲宇文賀所弑而泰長子統卽位是爲明帝  
明帝崩傳位於弟邕是爲武帝帝沉毅有智  
謀以晉公護專權而誅之朝廷肅然起兵平  
齊北土爲一在位十六年而崩其後再傳而  
滅於隋

詩史卷之九

孝武奔長安中原兩雄戰

常入雙目光如電  
太祖爲左丞相神武既破爾朱遂尊朝政太相  
請往觀之既至齊神武對陳忠款乃得及命  
徵蜀之太相非常人也  
王戎嘗語人曰此小兒眼中有異  
眼如龍如龍下電撤橋推勁兵  
帝崩長安後雖懷王伯章終身還北面誰令乳  
草葉立朝廷  
吳兒遙過海

王曰柏直口向乳羊質服虎文豹狼終入股楊  
真不能當信  
羊質而虎皮虎而羊心  
最言取問質臣羊質而虎皮虎而羊心  
位九月漢使入武王真英主龍德善隱現  
帝紀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  
周書晉公護太相之兄也初封中山公統孝  
周書晉公護太相之兄也初封中山公統孝  
自後學之護路  
於地或朝之  
大破之城陷齊主末南州開東平  
平東宮更昏眩舉國屬隋公千古堪懷怨  
帝崩太子贊立是爲宣帝宣帝之在東宮武帝  
處其不準不嗣遇之甚嚴加攝封及卽位荒  
亂而爲隋文帝所篡  
詩史卷之九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也幼而俊邁聰敏絕倫  
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信與徐陵  
並爲抄撰學士二人俱有盛才文並綺豔故  
世號爲徐庾體鳥侯景之亂信奔江陵尋受  
御史中丞聘於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孝  
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遷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大象初卒

江南庾開府擣藻爛朝霞注按詩高譚一何出

身逢世難飄泊向天涯長江限南北遠望不見

家吳陸探文帝至廣陵時江觀兵有渡江之志

徒洒楚囚淚謝靈運信安江南賦楚囚之囚晉書王導曰

難期星漢槎宋江南賦所載路窮

寒風更蕭瑟蕭蕭落秋花

鄉關無日

反賦就空長嗟解關之思乃作東江南賦以致

詩史卷之九

顧氏詩史卷之十

華亭顧正誼仲

隋紀

余讀史至隋怪其先世未嘗積德累功單及

後嗣而開基之主又非有湛恩藏澤足以聯

結民心而舉江南三百年分裂之土且暮混

爲一家何受命若斯之亟也倘其後僅得中

主猶可餘延數十世不絕而繼以煬帝之荒

殘乃甫二傳而天下瓦鮮與始皇若同一轍

豈太史公所謂鄉秦之禁適足資賢者爲驅

除難耶此其國體人才並無足采者維是高

頹而下十二人聊以備一代之紀錄云爾夫

以彼河汾之賢儼然王佐自負而卒令獻策

不見收時事可知矣余故就其可論者著于

篇後有君子姑取節焉可也

文帝

高祖文皇帝名堅小字那羅延姪楊氏弘農華陰人也父忠仕周爲柱國封於隋帝生而

有異襲爵爲公女爲周宣帝后周靜帝立帝  
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卽位平陳天下爲

一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

江東王氣盡隋書藝術傳周主使見高祖而具之轉中書黃田宅謂友入曰江東王氣江北昏風盈比

畫此帝性嗜酒運欲獨有統嗣於後宮

或曰日不出○謝賦詩三光厭分矯矯神龍

分景六合將渾井謝賦詩三光厭分矯矯神龍

質懷中鱗角生說虎介子推賦曰有龍矯矯項

鯢若寺紫氣充庭前足來自河東謂皇親曰此

兒所從來是異不可於修問廢之泥謂高祖舍

於別館射自撫養皇批常抱高祖怨見頭上削

出僞體鎮起皇親大駭壓高祖於地死自外入

致令晚得天下內有椒房援高祖長女爲外連

諸鎮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

展其用不論升月克安二帝生發其兆藝術將

勝則必高黃則天下一海公衆我非常人不可

久必大貴黃則天下一家歲一客天荒大當委

失庚子贊其成綱目周大宋相堅夜召太

微難李才問以人事何如李才曰天道精

陳王堅拱手周宗滅綱目隋主盡滅宇文氏之

揮鞭陳國平隋書文帝紀周主叔寶陳國平

仗國封疆然天地清治黃鍾樂風雅正

縱橫九年詔定雅樂何晏白帝曰第

上晉書樂志

周之晉也此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上召

國之晉也不悅

那知伶人輩慷慨泣新聲隋書

太常所奏樂法然而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

新盡而家天下其言辛驗

右一章

秦帝諸儒坑隋興學宮徹呂正及楊堅千秋同

一轍綱目王仁壽元年廢太學及州縣○隋書詔

門及州縣刑峻黎元殘

性猜勲舊滅隋書文帝紀帝天性猜猜素無學

有退者王者則天行恩威兩無缺雨露未霑濡

雷霆早摧折隋書刑法志帝常怒六月棟殺

月天地成長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

月日賈山至言雷震之所繫無不馬鞭殺諫

臣殿廷日流血綱目開皇元年殺李君才於殿

楚不其即命殺之

殿廷非次罰之地帝乃今殿內去仗後李君才



無厭西園日易斜

詩有可俱其材木經歲而茂

屋自通上室正榑朱榑下軒

日亦當自帶十之大喜願左

家女當自帶十之大喜願左

原飛赤鯉師必場帝紀大業

乃長赤鯉師必場帝紀大業

日長赤鯉師必場帝紀大業

齊濟之郊迎自役者多往之

通鑑場帝迎自役者多往之

天下流離亦不自安謂蕭后曰

儂然且共無飲耳因飲沉醪別

帝以練巾繫頸而死雄才安所

帝然泰泰皇漢武之妻平空殿

帝大數射末天下已盜起帝於

啼暮鴉諸帝開河記詩盛暑綸

四散鴉諸帝開河記詩盛暑綸

應陶有鴉詩古荒淫自夷滅千

高類 昭玄 渤海人也必明敏有器局累涉

書史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司錄

書左僕射兼納言封渤海郡公

比開皇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

長史平陳加授上柱國後坐事

帝即位拜為太常以謗訕朝政

莫不傷惜焉

亭亭孤生柳百尺何慈青

生民英

拓九月填清寧

府道不人

南土熱水

言我龍明

必不傳猶

重遂滅陳

賊而謂

因謂

世務

日苦更

難問青蠅公作上謂班曰公代陳人言公又代  
獨孤暫開君臣通公非竟視班問也  
耦耕夫子與長安於上潛有廢立之意班誅曰  
後知班不可奪其可廢立之志然上上由是  
除班以公就第班國今上類班事上上由是  
為民嗟嗟隋天子寡恩何乃爾嗟嗟渤海公不

保功名終當年榮寵極夙夜懷憂傷已卧南山  
幽復起將何求班初為僕射其母試之曰汝富  
之類由是常悲班已極但有一頭頭耳爾富  
以得免於狗場帝即後起為太常誰言

大業世能勝開皇秋開皇文帝年號難遠散樂  
詔卒報麗華讐帝詔殺天下散樂類奏曰此

蘇威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哀毀有若成人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高祖

受禪徵拜太子少保煬帝嗣位遣位儀同三

蘇威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哀毀有若成人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高祖

受禪徵拜太子少保煬帝嗣位遣位儀同三

蘇威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哀毀有若成人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高祖

受禪徵拜太子少保煬帝嗣位遣位儀同三

蘇威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哀毀有若成人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高祖

受禪徵拜太子少保煬帝嗣位遣位儀同三

蘇威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哀毀有若成人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高祖

受禪徵拜太子少保煬帝嗣位遣位儀同三

司宇文化及弒帝以威為光祿大夫化  
歸李密密敗歸王充署太師年八十八卒於  
家

隋人輕節義朝無骨鯁臣鄙哉蘇少保脂膏以  
全身楚辭兮

過隋書蘇威傳高祖受禪威參掌朝政威見官  
為之改容威因盛陳辭論之美威論上

帝作景華宮殿離官玉作屏寧不悟其非  
昔時廷論切今日諫書希清

時稱國寶行藏云有道九垓如鼎鑑不作南山  
皓國語王詩史卷之十

之則蘇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素才辯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四也蘇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宗元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九垓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也阿蘇威字無畏京兆人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

齊時謂宇文弼及拜舞宇文前繾綣王充側落

籬苦無限豈難藏草澤所以天策公閉門不許

覲本傳咸以陸生舊臣遠逢喪亂所經之履皆

於東都閉門內咸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

今品物塗炭若秋園實是李密王充皆拜伏舞

唐書太宗加無勝相見也薄歸長安卒於寒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也性寬裕好學博聞在

周爲記室專掌文翰甚有美稱開皇初遷秘

書監議定禮樂轉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

而後文才凡所進用並多裨職煬帝卽位進

爵上大將軍深加恩遇從幸江都卒

牛弘稱篤行卓然能獨立隋書本傳弘榮寵當

於禮而敏於行委身仕亂朝悔吝終不及

之世委遇隋室舊臣始終射牛若弗聞婦

言不得入弘有弟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

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答云作脯乎

定且妻又曰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

夫顏色自若

偉哉大雅士清芬庶堪挹

牛弘綱

讀書不輟

藏之三十餘年喪險不崩始終無降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安平人也幼聰敏善屬文辭

覲而理暢周武帝時爲內史上士高祖受顧

命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時三方

構亂指授兵畧皆與之參詳高祖踐阼授內

史令高祖欲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之大迂

帝肯是後品位不加數歲以官卒

隆周既封殷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使爲炎漢無族楚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諸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須氏枝屬漢王皆不謀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太苦見丁李君賈傳傳筆低長河流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城王與楊遵彥書曰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

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至於經國大體是實生龍

龍之傳也遵彥卽命德林製表授筆立成不加

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陸沉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筆法治如臨軒一強諍書生不足謀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長河東注臨軒一強諍書生不足謀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祖亦從之唯德林

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

諍之自是品位不加忠言遭擯黜時政方苛慝

謝宣達詩詩天心存性還陰禍終相迫魏書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

多陰謀是過家之類也吾伯也  
廢終不備後起如漢孝孫伯也  
前悲布席以元等三人子傳字文化及叔帝文都  
帝及王世漢漢世文都其姪行本齊贈高澄  
個嗣曰帝依此傳周知不免請與伯相見  
不許遂布席帝依此傳周知不免請與伯相見  
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攀不能時義更以帛縊  
之世也  
為秦皇帝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人也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與李德林齊名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又當樞要聲名籍甚煬帝立忌其才

遂見殺天下寃之

玄卿雕甍枝踠壁好沈思揚子法言或問童子雖強摹刻俟而曰此夫不爲也○隋書本傳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踠壁而此調戶外有人便起其沈靜中得佳句空梁落燕泥隋書蕭詠思如此文而不欲人出其有司律薛道衡否○薛道衡因事謫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昔者監臨臨蜘蛛網空梁暗臨蜘蛛名高衆所嫉况此驕君側指楊帝○史記蘇獻頌徒褒揚魚藻終成隙本傳驕君也好利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直進序之義也於是拜司諫

大夫相五之罪謂十守而漢制臨三此言窮  
物入其性工器縹緲謂十守而漢制臨三此言窮  
古之武可憐七十翁不作寒飛鴻謂十守而漢制臨三此言窮  
向不借房產謂十守而漢制臨三此言窮  
向使高相不謂十守而漢制臨三此言窮  
日汝德高相謂十守而漢制臨三此言窮

韓擒虎

韓擒虎字子通河東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  
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開皇初拜廬州總  
管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齊採石以  
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執陳王叔寶平金陵  
進位上柱國壽卒於家

進位上柱國壽卒於家

擒虎真良將力能威八荒青驄如四練星流入建康唐書李懷衡虎伏陳父始斃牛日而拔叔而肅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聞擒虎王象胤實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立青驄馬所自書賜陳之犀甲青驄馬拜及時節與歌相應虎是方橋也韓詩外傳顏回室一兵號一匪賊孔行曰橋也李太白詩顏回室一兵號一匪賊孔赤靈手執陳天子渾一我封疆傳突厥來朔江南有陳國天子子對曰屈之上令左右曰汝突然語之突厥惶惑不敢仰視高平詔曰九州平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平定江





白長平陳國唯獲此人便能其營君世平  
即是我誠臣也故以本意直門下皆  
波瀾隨室還傾滅益入宇文朝閉門耳自絕  
湯帝幸江都帝心從化及殺逆之口情官盡  
諸朝官皆心獨不至化及逆人號它就至  
朝廷官皆心獨不至化及逆人號它就至  
世從步趨而嗟嗟許大夫忠貞志有無  
阿摩固當殉叔寶未應疎忠臣無二主  
事二何乃戀西都故曰西都荷懷貞松操何不  
向江河當年既改轍未足稱忠烈舊臣本叔寶  
隨是改轍以空持豫讓心終愧蘇卿節並見前

堯君素

詩史卷之十

十六

堯君素魏郡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  
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末將兵守  
河東時唐高祖已稱帝於關中天下莫不響  
應唯君素堅守河東不肯下唐兵圍之既而  
城中食盡為左右所害

王季方蔭鬱楊梅乍枯朽帝海山記明覆院  
清陰數畝月夕聞空中人言曰季方忽長  
光院中楊梅一夕忽然盛盛帝問曰楊梅之茂  
能如玉李乎宮人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  
盛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  
四海望雲霓城池不復守河東有貞臣金石心

更厚竭節守孤城耳心思斷首隋書誠節傳  
蕭時身蕭時身若素無隙心謂將士曰若足  
當除頭以名義皎如霜雪兮親射婦綱目隋書  
河東唐道國孤懷思之不招之不從道其  
妻臣姓非婦人加起兵器夜生光白虹時貫  
引弓射之更而倒兵器夜生光白虹時貫  
斗斗男女相和紅降於門兵器之聲夜皆  
見存亡在須臾生死如翻手金券竟空頒丹心  
終不負宋傳大唐時以金券持表表歲寒心流  
聲千載後何氏語曰鐘聲大吹竟有車倒戈之  
士而疾風勁草詩史卷之十  
實表歲寒之心

詩史卷之十

十七

辛劉

辛公義隴西人也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  
學生以勤苦著稱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泰  
掌機要開皇中除岷州刺史轉牟州所在威  
有異政號為慈母  
劉曠者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怒應  
物開皇初為平卿令每以德化教民在職七  
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爭訟絕息遷為臨穎

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文帝嘉之擢拜

州刺史

隋無明天子公卿皆備貢史記自齊宣王上遇

稱賢辛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公化氓俗牀與蒲廳屋隋書薛瑄史傳辛

廊廟勲庶使羣生育孰與蘇威輩管管空食祿

王通

王通字仲淹漢徵君霸之後也家於河汾世

以儒術顯父隆開皇初為昌樂令通受書於

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

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不解衣者三歲仁壽

三年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

不用退而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

年而六經大就門人就學者千餘人煬帝時

辱徵不起卒於家諡曰文中子

漢李山河分兵戈日紛紜戰征三百載六籍滅

無聞河汾隱君子慨然惜斯文歷聖聖子曰文

極有格言長懷四方志高嘯擊青雲推陳文

中子之志曰銅川府君某居歌伐木文文中

曰敢問夫子之志銅川府君曰歌伐木文文中

文馬子於足有四方之志乳坤初息戰獻策金

益殿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生於極殿召見

因泰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生於極殿召見

黎曼未收麟鳳將何求無所措其援彼邪在朝

臣聞所不容其月○孔子歌唐虞世守德焉  
其賦於公卿○世實中子太第天子  
公卿不覺○番超歸嚴整愛有東征作世  
謝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  
遠遊京畿○遠遊王今降禮布衣遠懷占人  
今將與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志乖勇遠  
道之不行○今壽越東歸皇之不勝今勇  
帝而面再○散廬酬六經復麟儼如昨  
口通有先人之散廬足以風雨澤田足  
以興隆○詩書遠足以風雨澤田足  
文中子素王非可擬羊鄴續狐裘誰復能相似  
庶幾蕭文中幽蘭獨青葱當時人莫識百世你  
清風○清風蕭蕭生前庭含葉特清

詩史卷之十

王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  
小節仕周爲開府高祖受禪加上柱國仁壽  
初代高祖爲尚書左僕射晉王廣卑躬以交  
素素謀廢太子勇而立廣爲皇太子既而與  
廣弑高祖於仁壽宮煬帝大業元年卒于玄  
感作亂煬帝誅之而夷三族  
秦廷李丞相隋室楊司空無上心稍異傾邦罪  
則同者無上潛謀易太子其跡還相似弑君

仁壽宮應非秦相比陰書本傳高祖幸仁壽宮  
殿應上有不諱須防獄乃手自爲書封出而  
素乘餘歸事以報太子官人誤送上所上覽而  
又今素矯詔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  
億昔彈冠年輕俠何翩翩木傳論陽素少而  
心慕富貴屈節媚楊堅不傳周武帝命素爲  
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答曰但  
恐富貴未通臣臣無心圖富貴及高祖爲丞相  
結納素事君多反覆此中良可掬謬哉阿羅延  
不辨珉與玉禮記君子貴玉而賤珉高公社稷臣棄之若  
埃塵顏注素也何功德甲第連青雲詩同

詩史卷之十

王

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素傳素貴龍日陰  
健數千後庭妓妾吏納羅者以寸微第宅華  
制擬周隋鼎初華豈曰無纖力五牙狼尾傍  
官禁江東開素信州總管素遣大鱗名曰五  
方戰士八百人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  
引舟趣三峽陳將威放中狼尾單騎龍庭側  
難乘夜掩之街放而下飲敗走單騎龍庭側  
初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  
厥退走素夜追及之親將騎擊突厥並行不  
覺之自是突厥遠遁通商無復虜患大戰伐信飛  
騰威福太縱橫素多權聚取戎嚴整每將臨  
人虎血盈前言笑自若大理卿梁曉抗表言  
作威作福上崩跡忌之○杜甫詩飛騰戰伐名  
奪宗旣階禍寢廟一朝傾楊師範初上自以舊

宗之計皇太子勇失愛楊  
素因機禍竊成廢立  
金屋此時視阿摩還如机上肉楊帝海山記文  
天崩未聞哭扶郎上  
疾不能脫天上帝謂素曰吾自惟不先此  
去世亦脫及我上成帝謂素曰吾自惟不先此  
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立素  
以手扶帝帝授之乃上素殿謂素曰武三  
思見乎多言為卿荒亡禍害相影射武三  
思相上  
文皇素昏迷泉下復無知金鉞設相迫  
須臾殺汝兒楊帝海山記素欲入朝出見文帝  
語曰吾必死矣金鉞之毒嘗呼入室召子弟  
文帝語不移時而素隨相耦是非無足割  
廢幾祖龍頭不落奸臣手  
主

顧氏詩史卷之十一

唐紀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余讀史至唐見其書機雜不可理而始嘆太  
史遷之雄於文去取當而序事覈也夫史記  
自五帝迄於漢武上下二千四百餘年其間  
明君良佐與夫賢士大夫蓋不啻萬而奇偉  
卓犖之行亦不勝書然僅僅八十萬言而止  
郎所創立十二本紀及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意欲兼總人物以盡千古而千古人物盡於  
此今後世卒莫損益之也彼唐不越三百年  
而紀傳倍之其叙一代行事直叢說耳其述  
公卿遷擢之顛末直家乘耳蓋增一人不為  
多減一人不為少夫焉能為有無余不揣無  
聞妄為詮叙自帝而相而將而忠義文章之  
士總得四十九人具列如左

高祖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

紀人西宮武昭王暲之後也祖虎仕西魏有  
功封隴西公父昶於周世封唐公淵襲封唐  
公爵隋才起兵受恭帝禪建都長安國號大  
唐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於垂  
拱祔壽七十一葬獻陵

煬帝滔天罪罄竹書無窮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帝本名暕字義昌京兆長安人  
 追王者風上將周武並下與漢高同白旄懸紂  
 首縞素數重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帝本名暕字義昌京兆長安人  
 如何棄此意冠盜相爭雄

何棄此意寇盜相爭雄

平辭臣突厥通鑑李勣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  
可兼奏請尊天子爲大皇帝曰代王爲帝改易  
號然還於瑊事不淫逸亂隋官唐書裴寂傳天  
得不爾乃許之  
官副監唐公雅與厚常以宮人侍唐公唐書裴寂傳天  
犯事發陝國數萬乃白秦王將軍兵狀一聞兵  
寇起便欲棄河東唐書太宗紀劉武周據并州  
將棄河東以守關中太宗以爲時無龍鳳子何  
不可棄願得鳳子萬可以破賊時無龍鳳子何  
慶立奇功龍鳳子萬  
完注見下

---

隋鹿旣云失鯨鯢相啖食綱目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方

食綱目鹿下具透之○左

右一章

[illegible]

日今

天

土皆秦王建

成何功德唐僖宗繆哉日角君經權未能識唐書唐僖宗傳講高祖曰公日角龍庭唐書高祖曰公日角龍庭好協圖史記自序經事唐書高祖曰公日角龍庭不知世亂先有功史記自序安論長與嫡通鑑唐高祖宗立史記自序王陵基有功史記自序捷不能史記自序次史記自序成史記自序罷歸史記自序以宋王成史記自序家安則先史記自序禍史記自序危則先有功史記自序苟過其宜史記自序四海失史記自序空令玄武門血洒天階史記自序赤史記自序於玄武門史記自序許見下史記自序

丁巳

15

五

右一章

太宗

太宗文武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年四歲。

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採其語爲名太宗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爲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葬昭陵

太宗真英主皎然天日姿唐書太宗紀高祖遺命見太宗不敵仰視弱齡逢運改提劍籌匡時退而默曰其英主也二句其義兵四面合龍起風雲隨是李雄時

唐書太宗紀

征平霍邑再舉定京師  
唐書太宗紀高祖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率兵至霍邑求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奔其賊寨獲精銳下坂分兵圍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避之仁果方就縛武德元年薛舉攻長安殺仁果仁果子仁心奔西州太宗命仁羅戰敗走仁心進之仁果乃出奔李密敢揚眉唐書太宗紀開關建德虜入洛世充武德三年討王世充敗之長驅雀鼠谷掃滅并州兒武德二年

其清明氣象天子既納諫朝士竭忠誠貞觀初年政改若日方升其清明氣象天子既納諫朝士竭忠誠貞觀初年政改若日方升

右一章

貞觀初年政改若日方升其清明氣象天子既納諫朝士竭忠誠貞觀初年政改若日方升其清明氣象天子既納諫朝士竭忠誠

詩案之十一

謂仁人鑑取鄭公明唐書太宗紀謂仁人鑑取鄭公明唐書太宗紀

右二章

英如何功成後魏家什碑銘太平誰所致匡弼賴羣

文皇善釣名傾心自彫飾史記公孫弘傳飾

既已過鵲賤積符吞蝗通鑑常

不自厭上左右稱制上曰我常笑帝好

於寢殿之上左右稱制上曰我常笑帝好

○魏內得賢人先中見魏徵數枝祝之日民以

報為命而改食之等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

左右諫曰惡務或成疾上曰為民受義感羣

災何諫之過遂不之食後不為災義感羣

囚歸唐書三十九人獄六年親獄囚徒死罪

刑及期四皆論斬帝無後恩乎怨女釋通鑑太

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

謂以宮女乘多陰間可惡宜簡出之各歸親戚

任其適人尹起羊曰太宗嗣仇首故宮女三千

餘人可謂盛五事既起倫四方當偃革上御翠

德之事矣

侍臣自古帝丁雖平定中夏不能廣其德才

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師

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

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

已有人之人行能無備朕常乘其不虞取

其所長人主多惡正直臣於朝未嘗然

故其諸賢朕見貴者則欲求其不肖者則

不肖者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臣於朝未

無之朕踐祚以來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

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愛之如一

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

華之功也○留侯世家說事已畢無所以

間戎車猶不息按太宗親漢不聞虞舜朝于羽

敷文德書苗民

敷文德書苗民

敷文德書苗民

敷文德書苗民

右三章

二漢浮雲表六朝競棘中明君不世出千秋今

始逢除凶湯武並致治成康同通鑑

命上上書為詩曰雪耻酣百王除凶報千古

唐書太宗贊曰至矣至治之端王世出也武王

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

餘無所同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玄宗憲宗皆不充其終盛太宗之烈也其功

德無所同漢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太宗憲宗皆不充其終盛太宗之烈也其功

德無所同漢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太宗憲宗皆不充其終盛太宗之烈也其功

德無所同漢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太宗憲宗皆不充其終盛太宗之烈也其功

德無所同漢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太宗憲宗皆不充其終盛太宗之烈也其功

德無所同漢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太宗憲宗皆不充其終盛太宗之烈也其功

德無所同漢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太宗憲宗皆不充其終盛太宗之烈也其功

右四章

玄宗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也以功平

帝氏之亂得立為太子未幾即帝位享國四

十四年壽七十八英泰陵



唐祚方中微乳鷄鳴雲表武常亂相仍昭陵沒

荒草按太宗崩高宗立高宗崩則天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稱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食餅君王崩宮中罪堪討神龍元年上皇太后稱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臨淄聚豪英乘時興義兵天快後

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驅入禁城按唐書高宗崩後武氏始封楚王

月以揚太真為貴妃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今如立仗馬一鳴棄其身唐書柳崇傳崇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為相見才華功業出已有及為上所屬勢位適  
 已者必百計去之而思文學之士或賜與之善  
 唱以耳言而陰附之世謂君心一友覆萬事皆  
 李林甫口蜜腹劍有劍謂君心一友覆萬事皆  
 轉燭奸臣乘繫來潼關如破竹杜牧詩世情猶  
 轉燭如破竹  
 胡塵暗紫微鳳蓋西南飛停車馬嵬下  
 含淚誅妖妃杜甫歌胡塵暗紫微鳳蓋西南飛停車馬嵬下  
 胡塵暗紫微鳳蓋西南飛停車馬嵬下  
 霖鈴聞之淚相續華陽國志蜀郡西南兩江有  
 霖鈴聞之淚相續  
 氣已新鳳簾來歸秦風光非舊日南內俏無人  
 乾坤置何許還思百媚女如何撥亂君幾成亡  
 國主杜甫詩乾坤置何許還思百媚女如何撥亂君幾成亡  
 國主

子帝父囚拘空令江海士慟哭淚成珠李白詩  
 子帝父囚拘空令江海士慟哭淚成珠  
 失帝父囚拘空令江海士慟哭淚成珠  
 李輔國因安言太上皇若近市交通外人將乃去  
 利既下顯從太上皇若近市交通外人將乃去  
 吾寬用輔國請不得終孝矣及還西內侍衛才  
 不勝至事天快

憲宗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  
 者陳志弘等所弑諱言藥祭暴崩壽四十三

葬景陵

詩史卷之十一

十一

憲宗剛明主烈烈有威聲親賢能納諫煥然遂  
 中興唐書憲宗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  
 中興  
 卒收成功當此之時命將成都復懸軍淮蔡平  
 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命將成都復懸軍淮蔡平  
 網羅元氣和元年劉闢及李元平皆平  
 之擒元濟於蔡州時想孤軍深入於西李愬討平  
 遠方未全掃土木工偏早麟德殿後龍骨上  
 遠方未全掃土木工偏早  
 承卿殿於土木工偏早麟德殿後龍骨上  
 承卿殿於土木工偏早  
 門寺塔有佛相佛三十一年一開開則天台

求藥草

上曉銘神傳謂天下求方士山人相

為使長庚生藥因言天有多靈宮或得

以通鑑知古州刺史身死閻人謀金丹安足

實通鑑上服金丹多病起左右官往往獲罪

內常侍唐弘志相送其黨類詩之不空令骨鯁

臣辛苦藍關道

馬不前○一統志藍田關在陝西縣界西雪慶

**劉張**

劉文靜字肇仁京兆人也個儻有器畧隋末

為晉陽令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

志深自結納首與太宗定大計高祖起兵拜

為司馬及踐祚以文靜為納言與裴寂有隙

寂詣於高祖而殺之

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也備容貌涉知書傳隋

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寂以宮

人侍唐公恐事發誅乃勸起兵唐公即位拜

尚書右僕射封河東郡公帝呼為裴監而不

名貴震當世貞觀初坐事免官放靜州卒

常聞晉陽令首倡非常謀片言契真主自謂立

**功秋**

唐書劉文靜傳秦王以文靜首決非常之

謀秦王曰唐公才非常人也僕生李齊烟屬繁

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舉言

其人故文靜曰非陽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

真主取而用之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

其家保一朝廷言則十萬之衆可得散而入關

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入關謀既畢政匪秦

王出唐家帷幄臣痛酒相親昵唐書裴寂傳

唐公雅與厚反晉守太原裴分愈密至蒲酒通

畫夜言公身位曰僕戎至此者公也視朝必引

無不談言丈夫不飛騰雌伏難為情文靜傳文

能過裴寂連居○後漢書趙溫曰夫決當雄飛

居其上意不下○後漢書趙溫曰夫決當雄飛

安能怨言一出口命落權奸手山東猶未平無

辜烹走狗

文靜與裴寂有隙常飲酒有怨言裴

寂與裴寂有隙裴寂又言文靜多權謀

裴寂除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殺之裴寂不

受劉裴未遇時意氣頗相期城頭望烽火子歌

予且舞一朝柄國權友目成豺虎通鑑裴寂與

見裴上烽火寂默曰管戰如裴使連裴離何

食賤那○漢書張耳陳餘方知名利場何地非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之弟也性簡放  
不喜拜揖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正字  
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  
鄉里自號東臯子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  
省復以疾罷壽卒於家

吾愛無心子 酣飲東臯陽  
無心子 醉見 醉飲東臯陽 醉飲東臯陽 醉飲東臯陽  
斗乾坤皆醉鄉 醉飲東臯陽 醉飲東臯陽 醉飲東臯陽

詩集卷之十一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石上祠焦杜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人也姿貌魁奇通書史從  
隋爲殿內直長高祖引爲三衛武德三年拜

行軍總管討蕭銑平之太宗時復爲大將北  
滅突厥西平吐谷渾封衛國公遷尚書右僕  
射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尋薨謚  
曰景武

李君王佐才孫吳少堪語  
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勇歸擒夷每  
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非卿人尚舉  
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脫身斧鉞間幡然成  
義舉大業未靖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時察有  
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就就大稟桓桓王  
以私怨殺義士平秦王亦爲請得釋桓桓王

詩集卷之十一

者兵所向成霖雨蕭銳開門降布恩安率土

者兵所向成霖雨蕭銳開門降布恩安率土

者兵所向成霖雨蕭銳開門降布恩安率土

者兵所向成霖雨蕭銳開門降布恩安率土

1

何當休殺戮雄哉開國臣驍勇真超俗前奪  
王稍後擊任城目通鑑敬德善戰精銳單騎入  
傷又能事神勇過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自  
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得精  
馬在列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精元吉得精  
常侍宴慶善宮有垣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  
我位敬王道宗解喻之  
敬德勃然擊道宗目我眇

房杜

房玄齡字喬齊州人也善屬文書兼草隸杜  
如晦字克明京兆人也少英爽喜書籍以風  
流自命太宗爲秦王以玄齡爲記室以如晦

詩卷之十一

十八

爲參軍及太宗卽位拜玄齡尚書左僕射封  
邦國公如晦爲右僕射封蔡國公二人深相  
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房本昂霄質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年十八舉進

但恨不其其當爲國高杜稱王佐才傳高祖

事必欲經管四方括如晦無共咸懷濟世志技

跡秦王臺玄齡傳中原方亂慨然有思天下志

太宗用願保令德幸紀高祖拜秦王爲東

大行嗟枯人物集運策風塵開唐書太宗  
上調軍門一見如舊征伐未嘗不從衆爭戰  
珍文藝風人初蓋善術更諸新審相中諸人  
人願我來江九大海靖調閔佐三台唐書  
下能事來江九大海靖調閔佐三台唐書  
大前公左謀右善斷畢力贊康哉如晦傳  
見弘注左謀右善斷畢力贊康哉如晦傳  
必曰非如晦莫善之及如晦至李用玄齡益  
如晦善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  
如晦以佐佑元○唐尼詩  
如晦以佐佑元○唐尼詩

魏徵

魏徵字玄成曲城人也少孤落魄有大志通

詩卷之十一

九

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隱太子引爲洗馬太  
子敗歸太宗拜諫議大夫帝常引至卧內訪  
天下事二百餘奏無不悅切貞觀三年以祕  
書監參豫朝政封鄭國公拜太子太師尋薨

諡曰文貞

文貞功名士傾側塵埃中賔難不能死幡然從

太宗唐書本傳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

問吾兄免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批

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徵辭位拜諫議大夫

購進忠謀萬變言無窮西域貢方輟中區歲已

豐仁義堪立國中外無兵戎

域諸國欲因文太悉遣使者來獻文恭謂人朝而

國馬時文泰入朝所過供帳不設其意謂人朝而

謀光武不謂然其意漢武時西域諸國遣使

其語於是帝即值四年漢武死二十九年九歲至

精采三帝即值四年漢武死二十九年九歲至

治千餘書大創之易治營鐵人今大亂之後其

夷君長襲衣冠禮節乃宿衛大下大流變

失情不令封二陵言更切死中作骨觀以望昭

德引微同凡微熱視曰臣既君不能見帝指

之微曰臣以爲陛下望昭陵後昭陵臣臣見之

帝泣爲十漸疏尤工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

緩觀爲十漸疏尤工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

在貞觀初清靜寡欲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此

不充終一漸也貞觀初觀用人力此不充終二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輕營爲須既以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終三漸也

王珪

王珪字叔玠鄧人也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

所遇高祖入關李綱薦署太子中允太子與

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道流寓州太宗召

爲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遷禮部

尚書貞觀十三年卒諡曰懿

王公事昏儲失道遭遷謫及歸文皇朝傾心盡

匡益不傳太宗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

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理進曰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禍繼以迄今

勤之日也帝曰君且爲堯舜身當似夔龍

朕今聞過矣如君不惜哉忠良說應愧龍逢

節不諫曰臣臣下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龍逢曰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世功登合簪臣終攀龍惟所擇何事入東宮委

詩史卷之十一

廿一

陵煬帝時爲秘書郎太宗踐祚拜弘文館學

郎將常何家太宗聞其賢召拜監察御史數



上書存得失帝甚嘉之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馬周少落魄懷州人莫知試沽新豐酒一觴聊

自持唐書本傳周字志忠博州人周舉孝不仕事乃去

命酒而兩舍新豐遠旅主人不知之周獨飲至醉感

因與常何期列女傳桓公使管仲迎齊威齊威

其妻嫌笑曰古有白木之詩詩不云乎清酒白

水清淨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從國家未定從

公桓公因以爲相調陳二十事天子乍驚疑經綸密已布小

詩家卷之七

儒安所爲無煩一紙荐飛詔下丹墀朝爲草茅

士夕成廊廟姿不傳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朱

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

未至遣使四車趣及問見其語帝大悅拜監察

御史掌使備職帝以何得人賜帝三百段○江

漢詩高文一何錦示儒安足爲○本傳贊馬周

詩高非廟廟安○原王卓哉避暑疏謫然生孝

衡衡之材非一木之枝思通鑑上卷九成宮避暑馬周上疏曰大安宮

思在城西制度卑小而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

有所不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

視膳李九成宮太上皇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朝

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

後易宜速可矣清風何纔纔聽者盡忘寵本傳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也本姓徐氏隋末從翟

讓爲盜推李密爲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勣

啓密獻地帝嘉之詔拜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詩史卷之七

數有戰功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封英國公

高宗立拜尚書左僕射勸帝廢后以起武曌

之亂

山東亡賴賊歸義稱說臣唐書本傳勣字謂人

所殺之連人則殺于○五○難當賊有不恤意

本有所屬勣乃歸部歸戶口以告密請自上

城能捍虜日與君王親本傳治并州十六年

不擇人守邊旁中國葉長城以禦虜今我虜

用勣于并邊旁中國葉長城以禦虜今我虜

方和藥唐書本傳太宗武曌時可計人專當累疾壁曰用

自馮繁以存華  
寵良以極存亡心不易苟懷伊周意自應忠社稷何須幼主恩然後傾心力勸病愈入謝帝曰吾為社稷計何憚  
萬民困朕助以兵馬使易公者古昔不負李密者自取諸勳臣今以殷勤用節者高士召焉

非能奉君終一言立武氏誤國恨無窮陳子昂  
紉不熱死以本畢終一傳帝欲立武昭儀歌詠  
至臨太子吳兢未及並召獻與長孫無忌等  
謂之勸所疾不至猶後人持不可而帝密訪勸曰  
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  
曰陛下下家事無煩外人帝意遂

走而王皇后廢詔勒秦州立武氏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擢比部郎中與王定計殺太子建成太宗卽位以功第一封齊國公進尚書右僕射與褚遂良同受遺詔高宗立進爵太尉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武后怨之許敬宗揣后指告無忌反詔削官爵置于黔州賜死

無忌椒房親義與秦王厚倡謀摧建威遂作功  
臣首唐呂本傳皇太子請成毒秦王王病瘵府  
是曰太子曰王以弟何如出得為孝也王曰與  
為仁乎曰仁則小枝受屈有以也王曰與  
無忌定計計難平之王即留無忌豈得第一  
廊廟臣臣稷懸公手立儲天下計豈得私甥舅  
一言定晉王賢愚不復割  
人魏王泰曰人皆奉上面計立治為皇太子無  
是固請立宣王治上從之乃立治為皇太子無  
緩太子帝弟弼密謂我欲立之惟奴憐恐不能守社  
稷兵王從弼密謂我欲立之惟奴憐恐不能守社  
以為不可守文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  
子仁居守文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

詩史卷之十一

七

昭陵土未乾神器歸妖婦按太宗崩高宗時  
高宗崩武氏廢中宗廟空齊力牧名難逃敬宗武氏廢中  
無忌進策曰宗廟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焉五帝傳  
尤夏禹得咎聯爲三王祖積得公邊浚天下公  
其無辭天不容其無忌與猪逐良人受詔願速  
良曰戎有天下無忌力也滿朝妖物今遠避有  
言之者無忌嗣子卽位是爲高宗宗欲立武曌  
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許贊宗數勸之無忌驕  
色折從后旣立發宗陰使洛陽人李奉範下不恩  
是變事宗才信發宗具言反勝已露陛下不忍  
非社稷之福帝唐唐許且淪下君家復何有家國  
乃無全風節愧當年車中金可却廷際論應堅  
帝欲立武昭儀爲后帝以寶器歸帛十餘車賜  
之役召無忌是家臣詔儀有子元欲立之無忌



均養馬廐也 飛鳥侮忠賢 長孫無忌傳太宗曰  
出王酒傳 飛鳥侮忠賢 長孫無忌傳太宗曰  
日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范祖禹  
曰陳遂良自道事君犯禁諫諍而太宗嘗之  
臣不恭歎甚焉 社稷期密說 勅何賢社稷一木  
難扶顛大厦終摧裂 一枯 皇后甕中醉 通鑑  
王皇后甕中醉 為庶人臣於別殿武后遣 藩王  
王人際去于耳 武后遣庶人臣於別殿武后遣 藩王  
獄底滅 武氏謀滅唐宗室 忠邪混無分 豈足稱  
明君何如漢武帝獨任霍將軍

狄仁傑 五十一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也舉明經累遷侍御

詩史卷之十一

三十

史武后時常為縣令及刺史所在皆有政績  
民為之立生祠武氏神功元年拜平章事勸  
迎中宗歸於東宮未及復位而仁傑卒張東  
之等因誅二張匡復社稷皆仁傑之謀也中  
宗既立乃追封仁傑為梁國公贈司空張東  
之字孟將襄州人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人敬  
暉字仲暉絳州人崔玄暉博陵人袁恕已滄  
州人五人並仁傑所薦中宗復位封東之為  
漢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敬暉為平陽王玄暉

為博陵王恕已為南陽王世謂之五王後為  
武三思所譖五王皆貶死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武王討武后

紀事本末  
 卷之五  
 宗廟生承泰  
 唐高祖李淵於陰曆正月一日受命于天，建國號曰唐。其時天下初定，人心未安，高祖欲大興宗廟，以昭祖宗之靈。乃命百官議之。百官奏稱：「宗廟之設，所以敬祖宗、尊社稷也。今國家初創，宗廟未備，宜先修之。」高祖從之。遂於長安城內，擇地而築。其制如左：  
 一、中門外為戟門，戟門外為儀門。  
 二、儀門外為殿階，殿階上為殿。  
 三、殿後為寢殿，寢殿後為園。  
 四、園後為山，山上建廟宇。  
 五、廟宇周圍築牆，牆外有溝渠。  
 六、溝渠外有樹木。  
 七、樹木外有石人。  
 八、石人外有石馬。  
 九、石馬外有石牛。  
 十、石牛外有石羊。  
 十一、石羊外有石虎。  
 十二、石虎外有石龍。  
 十三、石龍外有石碑。  
 十四、石碑外有石人。  
 十五、石人外有石馬。  
 十六、石馬外有石牛。  
 十七、石牛外有石羊。  
 十八、石羊外有石虎。  
 十九、石虎外有石龍。  
 二十、石龍外有石碑。  
 二十一、石碑外有石人。  
 二十二、石人外有石馬。  
 二十三、石馬外有石牛。  
 二十四、石牛外有石羊。  
 二十五、石羊外有石虎。  
 二十六、石虎外有石龍。  
 二十七、石龍外有石碑。  
 二十八、石碑外有石人。  
 二十九、石人外有石馬。  
 三十、石馬外有石牛。  
 三十一、石牛外有石羊。  
 三十二、石羊外有石虎。  
 三十三、石虎外有石龍。  
 三十四、石龍外有石碑。  
 三十五、石碑外有石人。  
 三十六、石人外有石馬。  
 三十七、石馬外有石牛。  
 三十八、石牛外有石羊。  
 三十九、石羊外有石虎。  
 四十、石虎外有石龍。  
 四十一、石龍外有石碑。  
 四十二、石碑外有石人。  
 四十三、石人外有石馬。  
 四十四、石馬外有石牛。  
 四十五、石牛外有石羊。  
 四十六、石羊外有石虎。  
 四十七、石虎外有石龍。  
 四十八、石龍外有石碑。  
 四十九、石碑外有石人。  
 五十、石人外有石馬。  
 五十一、石馬外有石牛。  
 五十二、石牛外有石羊。  
 五十三、石羊外有石虎。  
 五十四、石虎外有石龍。  
 五十五、石龍外有石碑。  
 五十六、石碑外有石人。  
 五十七、石人外有石馬。  
 五十八、石馬外有石牛。  
 五十九、石牛外有石羊。  
 六十、石羊外有石虎。  
 六十一、石虎外有石龍。  
 六十二、石龍外有石碑。  
 六十三、石碑外有石人。  
 六十四、石人外有石馬。  
 六十五、石馬外有石牛。  
 六十六、石牛外有石羊。  
 六十七、石羊外有石虎。  
 六十八、石虎外有石龍。  
 六十九、石龍外有石碑。  
 七十、石碑外有石人。  
 七十一、石人外有石馬。  
 七十二、石馬外有石牛。  
 七十三、石牛外有石羊。  
 七十四、石羊外有石虎。  
 七十五、石虎外有石龍。  
 七十六、石龍外有石碑。  
 七十七、石碑外有石人。  
 七十八、石人外有石馬。  
 七十九、石馬外有石牛。  
 八十、石牛外有石羊。  
 八十一、石羊外有石虎。  
 八十二、石虎外有石龍。  
 八十三、石龍外有石碑。  
 八十四、石碑外有石人。  
 八十五、石人外有石馬。  
 八十六、石馬外有石牛。  
 八十七、石牛外有石羊。  
 八十八、石羊外有石虎。  
 八十九、石虎外有石龍。  
 九十、石龍外有石碑。  
 九十一、石碑外有石人。  
 九十二、石人外有石馬。  
 九十三、石馬外有石牛。  
 九十四、石牛外有石羊。  
 九十五、石羊外有石虎。  
 九十六、石虎外有石龍。  
 九十七、石龍外有石碑。  
 九十八、石碑外有石人。  
 九十九、石人外有石馬。  
 一百、石馬外有石牛。



等別封或受賜了蒙恐傷  
鳴鶴之手亦數重其賢

邊功不可長痛抑靈

荃賞明者見未萌靈臺一何朗君看天寶年

武困三邊朝廷既失厥然蒙自則天子時為中國患

荃得其首荃得其首曰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

荃始而加其終荃始而加其終曰宋璟可謂賢相

相如諫諍顯明者述見於未萌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

擢進士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開

元二十一年拜同平章事進中書令後為李

林甫所陷貶荊州長史二十八年卒諡曰文

獻

偉哉曲江公諱諱大臣節風度無與倫匡君言

更切在位久稱危於政務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大所推引在位久稱危於政務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紛然溷朝列在位久稱危於政務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有德望者在位久稱危於政務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孟絳灌等列陛下在位久稱危於政務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日仙客宰相也乃不提尚海燕本無心孤鴻

終冥滅全唐詩話五齡每見帝必言得夫林甫

與物競騰與物競騰牛與相併以甫覽之知其必退

不敵不敵金先獲美眼患人指高明通神惡今我進

何如何如者白羽逢秋風棄捐篋笥中

其末曰其末曰荷効用之得於雄技而何忌又曰

飲氣之修飲氣之修卒罹政譴而用仙客真臣既遷逐

子宮中浴逆子宮中浴逆相非虛言幽州果傾覆隔危思舊

臣奔蜀怨何人臣奔蜀怨何人本傳九齡貶荊州長史初安祿

壯教如壯教如九齡曰孫山銀子野心有連相宜

而事忠貞而事忠貞以絕後患帝曰卿思其忠為泣且

道使禁於道使禁於九齡曰通鑑神山注日貴妃

終與昇之終與昇之上聞後宮其故左右以貴妃

三日洗三日洗山兒對上自無觀之傳賈妃上院

韓休

韓休京兆人也工文辭舉賢良擢左補闕開

元中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性峭鯁時政所

得失言之未常不盡帝甚憚焉遷太子少師卒。

自古嘆才難直臣良不數豈意明皇朝數公相

繼作韓休素無奇爲相天下宜

天丁翁搜姦先巨猾凜凜大臣規本傳萬年居李美玉有罪

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林

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問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責三。三怒。帝乃能

能奪大幸堅正類此。廣平公黨事軀休乃自  
爾通鑑蕭嵩薦休爲相休不干榮利嵩以其悋

百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其事守正不阿。尚漸惡。

之。宋璟歎曰。不意社稷得所依。貌瘦天下肥。

帝常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既退。吾寢乃安。吾用轉作高社樓耳。非爲身也。

人宮美我補所意直合治我力唐書禮樂志玄

入宮美哉。輒強意道合。如屈珍宗。曉音律。置左  
布教坊。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

皇帝黎園子第。○通鑑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輔。里亂楚來有太平。

那知否語未終諫蹕已至

李商隱詩龍池賜酒設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卷之五

成也。之。戰。骨。湮。南。朽。牛。天。兵。七。萬。擊。南。師。全。軍。皆。沒。湯。恩。志。隱。其。敗。更。以。拔。開。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十。萬。人。無。敢。言。者。○。滇。南。師。南。謂。以。地。有。滇。池。是時臺諫臣片言誰出口  
故。名。今。改。爲。南。池。

所以亂階成下殿西南走世說熒惑入斗天子下殿走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少好節氣喜振人患難隱

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常於太學賦詩一

座嘖服引力齒王維雅稱道之失意於玄宗  
因放還開元末病直卒

國族遠開方外羽蓋

詩史卷之十一

手九

襄陽孟夫子高卧鹿門山頗懷龐公意採藥幽

林間李白贈孟浩然詩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本集夜歸鹿門歌人隨溪岸向江村

余亦乘舟黜陟門戶照臨悉極懇至靡分  
 栖隱處○後漢書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攜  
 其妻孥將入山○

山採藥不<sub>レ</sub>死。松月牖中白。巖扉空際閑。然詩

○又曰巖扉松逕長寂寥檀越四十輩無後向

人寥何來轉川老村予入城玆遙今汴汴二公  
卒職天頽白日方垂照龍鱗良易攀孤雲本無

著卷鳥自思還吟詩謝明主蕭然歸閉關

王維以家居輟用故也○唐書文藝傳浩然游

卷之三



下雖以實對幸青曰廣開其人而亦足見其  
而德澤深矣此詩問其詩語然非自語所為  
至不才明主事之句亦曰解不事任  
而勝未嘗離劉何說我因放還

###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也十歲通詩  
書及長好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天  
寶初供奉翰林為高力士楊貴妃所譖賜金  
放還安祿山反白隱匡廬永王璘辟為府僚  
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  
郎會赦還客於當塗病卒

### 詩卷之十一

平

青蓮謫仙人云是長庚魄本集答趙紫司馬詩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  
詩藏名三十春注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按太  
白生於蜀即青蓮鄉○唐書史補載白之生母  
白也詩無載然思不尋獨步觀古今文章宿無敵  
因以命之○杜甫詩獨步觀古今文章宿無敵李陽水本  
獨步觀古今文章宿無敵李陽水本  
執戟來集序楊馬高卧徂徠山披雲陰松栢  
軒冕了無心竹溪堪浪跡本傳白來宣城與孔  
明陶鴻居組津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李何  
白詩披雲則松雲○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栢何  
來紫泥書召至金鑾側李白玉壺吟鳳凰初下  
來紫泥書召至金鑾側  
本傳天寶初天子召安祿山見賀知章知章見其

文獻曰子諱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綵筆  
廢論當世也奏頌一篇華陽食觀為調羹綵筆  
舊生花片言雙白璧天寶進事李白少時夢  
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

### 李白

才應遠名 徒傷貴臣意因番北漢翼貴臣指高  
力士也  
本傳白常侍帝時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  
之憾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怒白欲殺白  
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李白詩我輩此漢真自韓南山豹○莊子北溟  
有魚其名為鯨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北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北  
遊登金臺南浮經采石李白詩覆舟黃金山呼  
天哭昭王○本傳白所  
湖四方常半月與崔宗之白采石至煙波夢裏  
翻寒暑杯中易局促尋陽囚陽生事下獄其

### 詩卷之十一

平

夜郎謫永王璘敗即常聞寥廓士襟懷不可測白  
也荷疎狂汾陽何以識不傳白游并州見郭子  
馬敬亮○郭子儀傳郭子儀傳郭子儀傳  
子儀傳郭子儀傳  
白自稱海郭子儀傳  
上釣養客時清廊廟臣時否山林客若看天寶  
世朝士誰忠直藉令貞觀年未必酒家眠本傳  
飲後時於中○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詩  
百篇長安酒上酒家眠天子門下不納白詩  
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之遠裔

也。祖審言以文章顯。用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中第。天寶十三載。詣闕獻三賦。帝奇之。擢河西尉。不拜。會祿山亂。肅宗卽位。鳳翔甫奔行在。拜右拾遺。上書救房琯。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棄官入蜀。依嚴武。後南遊卒於來陽。

少陵詞人宗本是文星謫按本集子雲仙釋此水在二十里外乃汶水之見唐臨文子告曰汶水在星典史乃汶下流爲鴉冠文章海見

詩史卷之十一

城字曰詩王本在陳旁國九夜門之飛篆滿壁  
城拔桑李王福後因俚人范市歸而飛篆滿壁  
有聲曰辭近錄意  
今法文而不實  
文藝皆而願故不自德經論天下大事商而不  
切切曰莊詩曰陵有亦本志大意轉拙許稷與  
何異謂曰僕更契  
契大木時用而發法今如牛毛  
此自是說契字人口中語也  
歌人莫識  
賦未蒙恩遭時悲削跡  
會韓山龍甫為賦所得字走周相曰莊子謁帝  
孔子曰吾願跡於諸三杜詩願跡共歌詩面德  
奔岐陽捐生冒鋒鏑  
峽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空

當落日光見沈着寒風吹樹行相引逆潮空四  
所驚鷺老瘦辛若眠中來迭發陽風潮空四  
西救房平被遷本傳由典為學為布衣文  
細不宜充大匠本傳由典為學為布衣文  
歸南浦住依鳥武氏之妻黃甫伯儼詩常醉  
武林擊冠出冠銅子京飄飄水上萍習習籠中  
衣甫別出冠銅子京飄飄水上萍習習籠中  
翼并詩曰月滿中庭望中鳥上孤舟萬里家  
栗三秋食左傳中鳥望中鳥上孤舟萬里家  
關旁腸斷驢山側正趙周有周南客馳驅  
年事賜斷孤忠安所著高詠懷金石庸君終  
山清路絕

詩史卷之十

三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也。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當時。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常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上元初卒。

右丞好禪。寂終年。常閉關散髮松陰下。似若厭朝班。唐書文藝傳。維爲吏。奉拂食不葷。衣不文。妻死。依妻不娶。孤居三十餘。表輞川第爲寺。

○王維詩終年無客常開關如何鬱輪袍迺秦

朱門問諸貴之問尤爲吳王之所希重方爾歷

秦主之第王出錦綵衣腰帶雜木之貴狂臣同至

日暮歸時何人故舊生計卷公主雙請驚

至第我素所試言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駕奔汶山人臣赴國難何惜一追攀杜詩邕大

山○後安作止父玄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市翻爲祿山使○才選置爲賊所得祿山素知

看杜少陵冒死歸天子上篇空傳疑碧詩終

青巖士○詩史卷之十一

○官何日更朝天○唐書卓行傳聚

○詩史卷之十一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史失其名以字行祿山之

亂子儀以朔方軍收復兩京再造唐室代宗

時吐蕃陷長安子儀擊走之後又與回紇同

入寇子儀單騎見回紇與盟擊破吐蕃於靈

臺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進爵中書令

封汝陽王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諡

曰忠武

周家尚父歿大將全功悠悠二千載始逢郭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漢書郭茂傳

郭子儀功在天地○按祿山及玄宗幸蜀吐

蕃陷京師代宗幸陝西諸國難皆賴子儀恢復

蕃於長安城上著於靈臺故云推爲勇將也

爭雄綱目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如陝川

聞聲吐蕃遁○詩史卷之十一

入寇子儀單騎見回紇與盟擊破吐蕃於靈  
臺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進爵中書令  
封汝陽王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諡  
曰忠武  
周家尚父歿大將全功悠悠二千載始逢郭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漢書郭茂傳  
郭子儀功在天地○按祿山及玄宗幸蜀吐  
蕃陷京師代宗幸陝西諸國難皆賴子儀恢復  
蕃於長安城上著於靈臺故云推爲勇將也  
爭雄綱目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如陝川  
聞聲吐蕃遁○詩史卷之十一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史失其名以字行祿山之  
亂子儀以朔方軍收復兩京再造唐室代宗  
時吐蕃陷長安子儀擊走之後又與回紇同  
入寇子儀單騎見回紇與盟擊破吐蕃於靈  
臺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進爵中書令  
封汝陽王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諡  
曰忠武  
周家尚父歿大將全功悠悠二千載始逢郭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漢書郭茂傳  
郭子儀功在天地○按祿山及玄宗幸蜀吐  
蕃陷京師代宗幸陝西諸國難皆賴子儀恢復  
蕃於長安城上著於靈臺故云推爲勇將也  
爭雄綱目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如陝川  
聞聲吐蕃遁○詩史卷之十一

紀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釣源  
入吾地樂舊羅日聞令公已折能欲來今絕矣  
於此我曹舊羅日聞令公已折能欲來今絕矣  
飲樂舊羅日聞令公已折能欲來今絕矣  
唐天子高處同能可汗亦高處兩國將相亦舊  
威前負約者身陷陳前榮等羅亦引兵而去子  
公覽子儀約面還吐蕃聞之夜引兵而去子  
儀使白元光等國之於靈臺西原○不傳貨子  
儀使白元光等國之於靈臺西原○不傳貨子  
儀使白元光等國之於靈臺西原○不傳貨子  
即就道葉之即潛踪見丁冥冥逢暗主繳繳著  
精忠○唐書本傳于儀事上誠節下忠道程元  
振金朝思短毀方時多虞挫兵厥外然詔至御  
日就道無繼介顧臣道苟無缺名聲安有窮傳  
望故諒問不行

蘭玉方羅列河山齊始終

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大匠之遺無缺焉  
子儀入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  
漢王問安但領之而已○史記袁封爵之誓曰  
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予千  
高○杜詩牙上加名數山河誓始終  
載後握筆仰高風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其先琅邪人師古五世從孫  
也博學工辭章善正草書事親孝開元中舉  
進士遷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河  
朔盡陷獨平原堅守不下肅宗卽位詔遷御

史大夫代宗立封魯郡公以剛直不揉為虛  
杞所嫉使往諭及者李希烈竟為所害

真卿剛正操禦與嚴霜霜同唐書本傳真卿立朝  
其英烈如民沾御父雨朝長直臣風家御史使  
嚴霜烈五原南竟覺久不決天且濟隍防逆唐  
真卿辨獄而兩部人呼御史雨濟隍防逆唐  
倡義擊羣雄本傳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  
糾計賊儲唐肅及祿山反獨平原城守具備○  
綱目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運李平問道  
會無一人義士唯及平王大喜曰朕不識顏真  
卿作何狀奸邪滿君側忠賢屢遭厄白頭廟廟  
乃能如是奸邪滿君側忠賢屢遭厄白頭廟廟

臣單車翻使賊就坑坑志所并起火心不易

不喜真卿御使賊就坑坑志所并起火心不易  
真卿性論之詔公卿皆失色李光以為快一  
元先貽願延壽熱不行答曰若命可選平及見  
希烈直詔責希烈獄籍真卿為相真卿比曰吾  
守節豈受若等脅邪希烈乃擢方為使積薪於  
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遂繼救咄  
之○李廣書足下以單車之使通萬乘之虜咄  
嗟顏魯公番老竭孤忠孤忠信云美無補唐天  
子義士雖捐生智人無苟死早知盧杞謀何不  
赤松遊

顏泉卿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族兄也性剛正有大節  
以父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  
爲常山太守祿山反與真卿同起兵討賊守  
備未完而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拒戰糧  
盡矢竭城陷爲賊所得祿山節解之於天津  
橋

何來牧羊奴鞞鼓震東都兩河望風解常山那  
肯下紫袍僞可披赤心真不祿須臾兩京剖孤  
城難獨守可憐忠義士見侵膝獨狗舌斷天津

橋罵賊不絕口唐書忠義傳杲卿及長  
孫頡瑒俱死

從容就死千載番芳名

張巡

張巡鄧州人也博通羣書曉戰陳法氣志高  
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  
第爲清河令調真源令祿山反巡率吏士哭  
於玄元廟起兵討賊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  
賊攻睢陽圍四十日城陷不屈遂遇害

睢陽一孤城胡兵數萬衆借問守者誰張巡乃

與共唐書忠義傳張巡與許遠合守睢陽城  
與共守之

詩史卷之十一

計遠舍至德二載祿山死處繼建其下尹子琦  
討十餘萬賊唯陽郡士固守達自以材不汲  
巡請京軍李帥居天子畫像前一拜三軍勸  
軍士朝人人盡泣忠義感士心智勇建奇勲衙  
枚取塩米百戰猶未已巡與賊戰未  
下賊受不降  
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斬將後率旗獵獵旌  
旌飛城上兵伐乃免獨延使府卿雲雲雲雲  
新游拔旗所藥人計得箭城中矢盡雲雲雲雲  
城下湖兵爭射之乃蒿矢誘子琦巡與賊  
戰於城下  
四圍蒿爲矢中者謂延矢盡走白子士卒帶  
瑋乃得其狀使雲雲射一發中左目

甲食人人競死敵食人卒帶甲而奈何一旅師  
強胡那可支馬盡烹愛妾將十廿泣血救兵不

復來孤城一朝裂切齒罵胡奴表袁貞忠節千

古江淮間英風猶烈烈通鑑子靖父固雖陽城

東野遠謀以爲無陽江非之陰謀在事之去賊

又東野長驅直入無江非之陰謀在事之去賊

後拓跋中於人而後拓跋中於人而後拓跋中於人

陽食盡救兵不支陽食盡救兵不支陽食盡救兵不

殺以人饗十者皆殺以人饗十者皆殺以人饗十者

向拜曰我城僑時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號爲奇

童及長博學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  
詣闕獻復明堂議肅宗卽位欲授以官固辭  
願以客從議國事及京師平復請還山代宗  
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貞元三年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封鄴縣侯卒於官

鄴侯智謀士詭託神仙道唐書本傳泌出入中

岐陽佐命時曾爲王者師雖從紫袍勅不奕白

雲期通鑑河宗爲太子則泌爲布衣泌見於

雲期通鑑河宗爲太子則泌爲布衣泌見於

屬其志上與泌出行便軍士指之稱言曰衣黃

衣紫袍以絕羣疑泌受之笑曰既服此豈可

無名稱出法中勢以泌爲元帥師長史泌固辭

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泌爲元帥師長史泌固辭

志泌乃受及投西京泌遂辭去歸衡山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號爲奇  
童及長博學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  
詣闕獻復明堂議肅宗卽位欲授以官固辭  
願以客從議國事及京師平復請還山代宗  
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貞元三年拜中書侍

樹奇功再詠黃臺作護儲勲不薄通鑑大長公  
或告主疏龍上怒房者太子欲廢之太史公  
陛下抑有一主李何故廢之自古天子作廢木  
有然保太子問一上言建寧之事于何故以  
朕今日拘他失矣太子仁孝實無他意也○又後  
清宗明欲良姊謂建寧仁孝實無他意也○又後  
手王謂帝曰昔天有四子長曰太子次曰燕  
叔之五子次曰賢賢則愛賢而重賢賢則愛賢而  
今陛下下爪下賢賢則愛賢而重賢賢則愛賢而  
儲王進賢責所先陸贄墮淪落綱目李泌請  
定都議進賢責所先陸贄墮淪落綱目李泌請  
是時忠言深計就陸贄之先必舍贄而引參  
賈何也豈同抑太盈實私錢悵然不敢言言  
如已者以日顯耶

詩卷之十一

五十一

之苟不聽管纓何足憐綱目貞元四年以諸道  
李泌請上曰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  
貢獻至是上發微歛之必用調候而不取言  
嘗聞鳳凰德濁世藏深澤肅德兩庸君何所分  
堯跖在昔去難留於今竟何求通鑑肅宗與必  
諸太曰臣前在不可留帝曰何謂然對曰臣  
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臣太深臣功太高  
亦太前此其所出雖能離鳥喙孟注終是  
媿羊裘見前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人也性沉靜不慕榮利玄

宗時梁進士肅宗卽位遷中書舍人歷吏部  
品裁清允人服其公代宗時元載得罪拜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幾而薨帝曰天不使

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選耶

楊公不求名素心井澹泊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聲樂滿臺閣崔氏毀堂皇汾陽滅

令貞元九年薨諡曰忠武

朱泚據京邑懷光反咸陽奉天無根盡大駕復

奔梁源世源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泚

於泚吳諸引軍還京長安懷光尋有異吳

泚門下都下進署時供御雖有饌者二斛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五十五

死節自吾之況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

日推公命辛苦渭橋頭五月尚披裘孤軍當

二寇京師豈易收不憂盛衰士有衣菜者最

與下同耳皆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異心二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士卒領吏還破賊市中不易壓兵次含元側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帝御食進之及懷光去遣其羽騎射斃人奉太

五十五

安國奏竹或言賊伏兵其中可憐平京壇伐鼓

震邊關老臣猶為國揮涕墮淚瀾瀾且吐著尚

得澤威為會盟使賊與士番盟于平忠李晟聞

為大戎所伐所殺者甚多士番伏精騎鼓萬於壇西

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騰房伐鼓三聲大譁而

之東走虜賊兵大掠而還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第進士中博

學宏辭科德宗召召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

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忌之參



黜乃以贊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復爲裴延齡所譖貶忠州別駕卒諡曰宣德宗之時朝廷多故乘輿播遷贊每論事必極言得失奏議數十百篇皆可法於後世云

宣公經濟才數奇遭百六唐書本傳德宗時相

立朝志未行京師乍傾覆時淫雨兵作乘輿忽

播遷君臣並羈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偃蹇守孤城○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投險谷○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艱難竭忠誠○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萬諫拔心腹○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下山東武臣咸慟哭感激衆心歸王畿一朝復

本傳贊嘗爲帝言今盜偏天下宜備自張備以

感人心言成湯罪己以興陛下誠不吝改過以

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以所品厥人皆幸幸心帝

之故本天功下制書雖武人皆幸幸心帝

滿漢後李抱真上朝帝言陛下是奉天山南

時賊冷至山東上奇謂帝皆能泣屈亮臣是時

知賊不足平議者謂曲元載難庸君惡直言具

臣彈策曲在險偶相親居安終放逐不傳贊曰

三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議又已平追仇盡

言然以謫作逃猶棄使至更體帝則山南道

德不穆如山昔作千金軀陳藏器與從官相失

後之相濟也

夜召贊不爲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今隨五斗粟謂爲閑戶理方書庶免含沙毒○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見前馬○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吾觀唐直臣同聲魏與陸用則圖凌烟

褒昭閣形棄則投荒服○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年悽然終抱璞莽莽荆山陽何代無良玉左思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

元和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平吳元濟

勳封晉國公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與郭汾

陽齊名年七十六薨諡曰文忠

寂寞天寶後唐祚日陵遲主昏臣復佞強寇橫

難支竭來明君作發憤震天威見前志虎嘯北

風列名臣聚成列○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中裴公更超越○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髮英唐書本傳始德宗時尚書中書上相授鉞施天

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

伐謂討吳元清○說死將師受命者皆比蔡人  
久逆命王師屢摧折奮身督征戰行管知曲折  
不與賊偕存言詞何則切不傳王師討蔡以度

取策與帝意食度以權紀未張王至後還奏改  
中書死所自平章專時討蔡救不傳王師討蔡以度  
即拜乾義果爲服行主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在  
無還期帝壯之必死賊未受首臣聞聲將士勇冒風雲坐

看元惡擒就撫殘民悅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未  
我李總役入縣城縛吳元清以報○李愬傳  
志守討吳元清以愬爲節度師後起復蔡會大

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縣城雪甚晏然無知  
者李祐等坎牆先登衆從之黎明雪止○愬入駐  
元清外宅元清請罪愬送京師○本傳度入蔡

照臨謂寇昏風漸飄發謂閣人用天子擁虛  
器闢豎擅生殺不傳文宗立閣豎擅威天子權  
功高位極隆聊舒遠世蹤午橋幽勝絕綠野  
旁林叢花月詩囊裏朝廷醉眼中野服時蕭散  
古木鬱青葱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憂辨別

聖其顯○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不問人問事○常應物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出雲○裴度○裴度○裴度○裴度○裴度○裴度○  
有木角布柱石更四主令名全始終保身明且  
哲美哉裴晉公裴氏之○不傳裴晉公裴度

白居易  
元稹附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敏悟絕人  
七月能展書九歲暗識聲律貞元十四年擢  
進士第元和中和對策爲翰林學士貶江州司

馬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  
諡曰文居易爲文精切尤工於詩與元稹友  
善相倡和世號元白體稹字微之河南人也  
元和初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文宗時爲丞相

樂天經濟才飄零不偶俗唐書本傳居易空懷  
諫諍心屢爲當路逐功名良已矣詩酒欣自足  
力然西歸路所足遂擢所足遂擢所足遂擢所足  
合居官無病去遂無立功名意浩歌天地寬

安能自拘束

全唐詩話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

之詞也五湖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詩曰

宴樂則易自張香山居士常與胡果吉岐平

不仕者人榮之懷矣琵琶曲元稹集琵琶行序曰

九江蘇司馬明之客滄州口聞船中夜

轉安娼女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漂流無歸

長句歌以贈之識曲想其人清輝如在目謫宦

情何堪離羣行偏獨楚辭離人牽而過處○當

時齊名者微之美如玉詩從其之摧眉事貂璫

千秋有餘辱詩案之十李白天姥謠安能摧眉折腰事權

醉吟公清齋禮金粟白居易傳始事僧事漸直欲以

山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居易傳始事僧事漸直欲以

不食葷桐香山居士○蘇述經曰淨名大士是

如來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過六

經百家學擢進士第元和初官至國子博士

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材改比部郎中

進中書舍人爲裴度行軍司馬伐蔡蔡平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佛骨上怒貶潮州刺史召

拜國子祭酒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曰文宋元

豐元年詔封愈爲昌黎伯

軻死聖道喪遷歿詞壇空百家混無統藝苑生

蒿蓬薛愈原道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本傳愈

不世唐興二百載頽風未云改騷人逞虛辭學

士談苦海傳經苦海無頭是片豎吾昌黎公沉酣六籍

詩案之十

中崇儒斥佛老復古著文雄進學解

軻僞可謂有勢矣○本傳愈原道軻之

相表其原道等致于篇皆愈宗然猶先立一家

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表曰佛者

有也今陛下下令禁僧徒併其入大內傷風敗

俗傳笑曰愈之以僧徒併其入大內傷風敗

天下之表表入帝大爲乃貶潮州刺史三遂遭

天怒按本傳愈原道軻之

愈至潮州民病苦甚出以魚食之其氣漸瘳

目書民以是窮愈自往德之今其氣漸瘳

羊一豚投諸海以還天子之命吏視之修某風瘳

矣路中數日水盡涸西使氣節動三軍卓卓

六十里自是漸無瘴氣

解紛解紛州縣田賦且而直王廷漢諸愈同掩  
賦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  
之元翼清遠園出廷奏不追愈廷漢曰神策六  
多所感乍開衛獄雲蘇軾解文公廟理公之精  
同憲言之說能馴無魚之暴而人能獨重刑能  
人味李詩謂獄當詩我來正迷秋雨能  
感時見史元持清空言爲百世則道濟天下溺  
庶幾鄒魯風不愧龍門迹蘇軾廟理匹夫而爲  
下法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爲論並起唐貞觀  
開元之盛號以房杜繼之而不能救獨隋文公  
起而衣議而鹿之天下鼎然從公復歸於正  
嘉二百年於其天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  
衰澁然而獨存者乎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也少精敏絕倫爲文  
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傳學宏  
辭科王叔文得政引入內禁與計事俄而叔  
文敗坐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四歲卒於官  
名節古人重權門那可遊吾觀唐詞人深悲柳

柳州揮毫回白日校籍彈劾丘李伯詩東歸回  
傳天子語明珠不自寶以暗向人投  
光之壁以明珠不自寶以暗向人投  
路人無不投明珠不自寶以暗向人投  
繆言不徒投明珠不自寶以暗向人投  
本平昔贈之明珠不自寶以暗向人投  
水山不復收投荒千里外故國遠悠悠  
斥不復收投荒千里外故國遠悠悠  
別司馬陳廉貞壯國之盛山澤無所不  
刺天○陳廉貞壯國之盛山澤無所不  
六千里萬里外故國遠悠悠  
窮愁本集愚溪詩序灌漑之陽有溪焉  
安足溪而家焉故更名之爲愚  
溪於足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牛李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弘之裔也幼孤工屬  
文第進士穆宗初徙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  
同平章事武宗貶循州長史宣宗立遷爲太  
子少師卒僧孺素與德裕有隙代爲宰相牛  
入則李出李入則牛出然李竟貶死而牛獨  
以爵位終

李德裕字文饒趙州人也少力于學既冠卓  
犖有大節以父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  
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爲李逢吉所忌出爲浙  
西觀察使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武  
宗立召爲同平章事討劉稹服三鎮進爵太  
尉封衛國公武宗崩黨人李咸譖德裕於宣  
宗貶潮州司馬明年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  
貶所

元和政已衰刑臣方柄國時昏朋黨與牛李交

相嫉按德裕宗前移宗立宦官始用事○朱子感

德裕不德引牛僧孺金植黨○李宗閔傳長

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德裕有屬

於竟白徽納丁取士不以實宗閔生貶劍州

刺史由是德裕與錢徽相惡後宗閔爲平

章事引牛僧孺同秉政和倡和牛無分寸功李

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

本當朝雄爭先利名路及覆若飄蓬天子艱荒

宴將有官闈變僧孺方在朝不聞六箴獻德裕

祿出爲浙西觀察使時穆宗昏荒數別召相此

見朝希晚也二日正殿議事非法也三曰龍

牛僧孺爲相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兩戎方  
橫流因作籌邊樓邊臣正歸義何事棄維州私  
讐滅公事詎曰安邊計邪依滿君傍太平何所  
似兩戎謂南蠻王播也○德裕傳德裕與劉稹  
乃建策遣使蜀自南詔入家民無聊入者  
○左西道與吐蕃接邊山川險要兵馬無聊入者  
○德裕遣劉稹指使蓋如之率戶二萬取之入使  
○劉稹之帥遣子承於二邊交廣府詔請還  
○德裕之帥遣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德裕德  
○身以爲報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盛言劉稹謀死  
○拒逐人向此意帝亦指之○牛僧孺傳悉但謀

舉維州入之劾南於是李德裕上言擒虜之虞

可以得志華臣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帝然

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扶桑悉然議沮解

之意亦以爲不自他日延英召見宰相曰汝等

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今國夷不

內憂百姓安生業亦足爲治矣帝更求太平非

臣所

朝廷忽變更新主特剛明牛斥李還相與

師討不廷通鑑文宗崩武宗即位以李德裕同

黨如拾芥取太憲如反掌○唐書帝紀德裕武

其功澤潞兵威肅聞風三鎮服德裕傳德裕



不食而卒

唐家全盛時義士良不少自遭白馬禍忠賢滅

如掃通鑑柳樂情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

曹皆能望腹非宜以之唐災異全忠以爲然聚

裴相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絕之按是

於河○五代史唐六臣傳王祐三書王祐以

變史張氏範爲太常卿宰相兼推以爲不可染

王太怒柳家希榮王吉因殺惟等於白馬驛相

帥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議以湖廣王祐死者

數百人朝廷六臣免絲質隨風任傾倒傳六臣

爲之一空選張文蔚爲冊禮使蘇循爲副楊涉爲押

傳國貢使張策爲副薛平爲押金寶使趙光

達爲副又薛等奉冊賀朝梁于金祥發孤芳存

○李白詩系絲酒無情隨風任傾倒

者誰空山有遺老唐書卓行傳國本居不中

墮笈奸臣傍網目司空圖素官居王官谷昭宗

麗人見陽爲素野歷象不起柳樂以詔書徵之圖

失儀塚使下詔放逐山全身巖石表源信傳避

法宣鄧子真耕宜迹亭上休宋傳國作亭觀素

於殿不之下文人各學曰休休作文則見志曰休美也既休

而美具故置才一宜休拙分二宜休老而曠三

宜休又少也遠長也幸老也遠三者非詩題曠

中草園詩爲多相題曠時引客坐曠中賦詩酌

游此中爲生等蛭游世事良悠悠誰知忠貞

操獨與秋霜伴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朝聞

唐鼎覆暮絕梁家栗本傳朱全忠已篡位召爲

廉里首陽山千古同芬馥漢書劉向傳

而卒廉里不食而死所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

其里門○史記伯夷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

山

詩史卷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李光

顧氏詩史卷之十二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五代紀

余讀五代史至梁唐晉漢周臣傳未常不掩卷嘆也曰嗟乎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然乎其然乎當時通經學古被儒服而稱先王者蓋不乏人而忠義之節多出於武夫悍卒其他朝仇暮君庶耻道喪如長樂老輩踵相接也求能不事二君者幾何人歐陽公叙

顧氏詩史卷之十二

錄死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則別為雜傳以紀之夫忠臣義士之生雖國家全盛之時猶不多得况五代邪余故揭其君若臣之表表者著於篇而又終之以馮道夫道以宰相歷事四姓十君亦可醜矣而吾猶節取之以為士君子處亂世事暗君者之戒昔蘇頌演有言士生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為五奔之而去食微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溝瀆者

何異噫士不幸而生當其時與其偷生苟活以立人之朝而終難免於不理之口夫亦思以早決計哉

後梁太祖

太祖名溫姓朱氏宋州碭山人也初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弑二帝殺九王誅戮羣臣竟移唐祚在位七年為子友珪所弑凡二世滅於唐

顧氏詩史卷之十二

太宗恩澤竭仙李日凋殘

李煜恨太

李煜恨太

李煜恨太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纔離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崔微與上審謀書 詳定官宦官益權於是中尉  
劉季述等謀殺少陽院季述以銀錫書匣數上  
所殺十乃錄其門籍錫錫之穴以銀錫書匣數上  
狼乘間入取國若探九與梁交欲假梁兵盡津  
官者獨利召之王以兵七萬至河中官宦益權  
諒劫入于奔梁軍校宦官七百餘人天子乾千崔  
天子出奔梁軍校宦官七百餘人天子乾千崔  
萬都洛陽天子于方安梁人安至賊民夾道呼  
綱目全忠表請遷都上長安安至賊民夾道呼  
萬德宮謂侍臣曰都語云統于山頭東飛黃何  
不飛去主與客勝今清海不知竟落何處因泣  
下露襟左右公卿白馬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  
騾一夕盡殺之長安於河○五代李振傳振省  
舉進士不中九拔庸公卿及裴樞等賜死白馬  
騾

驛候調太祖曰此輩自言清 惡名流千古 綱目  
建宋友恭賦耶宗於板殿宮中恐懼不敢出外  
突至忠聞之驚駭哭自投於地曰叔輩自來今  
我受惡名於陽代乃殺友恭友恭配行何須數  
臨刑大呼曰貴我以塞天下之謗 醜行何須數  
五代梁家人將太相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  
皆逐其婦人侍天文妻王以有邑尤寵之太相  
高氏氏與張推兵膝下兒老賊種中暴 綱目  
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文挂婦張氏知曰  
客告友文友文交斬開入至後殿梁主驚起曰  
我固疑此賊不早殺之太相曰老賊將殺我  
廷諫刺梁主腹而出於背以賊種之禍於後  
殺穢濁我生民豈復有君親梁家弑父賊唐室

報警人

後唐莊宗  
莊宗名存勗姓朱耶沙陀人也先世事唐賜  
姓李氏父克用以沙陀兵平黃巢拜河東節  
度使封晉王存勗襲爵起兵滅梁即帝位號  
曰後唐在位三年為伶人郭從謙所弑  
沙陀獨眼龍破巢功第一受屈於朱溫衛恨歸  
泉室 五代後唐紀克用勇軍中張李筠兒其  
軍京師克用以少騎將七千來赴敗舉將橫尸  
三十里京師平克用功第 朱全忠封梁王太  
克用傳克用以次子三矢留哥兒今起復仇師

存勗承父志悉甲墮三番 五代後唐紀晉王  
克用之曰吾孫也無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  
兄弟而背吾以歸梁此三番吾遣使與之俱稱三  
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遺憤憤之于朝其  
後用兵則連從事以少卒告廟請其矢盛以  
錦囊置酒三番國人奏百年來至丁家  
之際聲譽甚生上樓櫓有景在彼方五歲克  
用慨然曰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此  
平乃出存勗即王傳梁夾城數日此先王置酒  
厚也遂攻夾城之梁 論眾梁戈倒 綱目  
軍大敗梁主李存勗呼曰梁人吾人父子  
兄弟何相殘也足額土悉歸之梁人皆垂  
足哀號 問禹燕都掃 綱目  
足哀號 問禹燕都掃 綱目

威攻破其城執守光及其父仁恭來降以繼統  
獻于太廟封仁恭河來書曰筆下魏賊惟晉  
故臣在者乃備亡官之節猶至魏州即赴唐  
諸將門將爲之盡亡于宣宗王太悅  
傳國寶魏晉三寶國耻旣云酬龍飛臨  
九州居高心易侈傅粉狎俳優通鑑唐時勿善  
粉墨戲弄人三軍變叵測二帝分南北臨事旣  
乖遣登高空嘆息氣三軍變叵測二帝分南北臨事旣  
王從王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  
威臣華初無叛此但死耳何大請主上守河南  
公帝初無叛此但死耳何大請主上守河南  
朝嗣源已篡大業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如何萬

五

大

藥導見弒一伶人骸骨成灰燼爲爾重悲辛

明宗胡人也。初名邈佖烈。無姓氏。以騎射事  
晉王克用。克用養以爲子。賜名嗣源。冒姓李。  
氏莊宗時。數有戰功。拜中書令。及莊宗遇弒。  
諸將立以爲帝。在位八年。殂。

莊宗既失道衆心歸嗣源引兵南入洛袞冕遂臨軒饑者易爲食時政頗稱賢自不知書籍文

**學欄居前**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兵革雖未靖往往值豐年時宗紀

**準**綱目唐武宗時  
兵革雖未靖往往值豐年時宗紀

**內帑却私錢**明宗紀自初即位廢內藏庫  
聖明

**久不作焚香時祝天**無疆登極之年已踰六

**代主明宗深足取如何宮掖間舍卒生師旅**綱目

大

疾從梁入問起居舍力天不  
 贊人擁兵即端門左掖門皆閉  
 從帝皇城使安從益發之明宗  
 死悲咽無而蘇者再六日而崩  
 謂明 今來子弑父 倚伏遞相尋  
 主飲恨復何言從璟獨堪憐  
 德惠焉防而變起倉卒帝力飲  
 蔡莊宗如法討于多乞獨從璟  
 宗已度梁賜欲遣從璟同行致  
 殺之所從願得其死矣哀哉

高祖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之婿也初

與路王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唐建國曰後

晉在位七年而殂兄子重貴立是為出帝在

位四年而為契丹所執廢為負義侯晉遂滅

明宗之遠畧身死國且分養兒弒真子愛塔統

邊軍五代史明宗第五子從厚也明宗特受之使監天樞明宗弟從厚也明宗特受之使監天樞明宗弟從厚也明宗特受之使監天樞

天帝如御州然天樞明宗弟從厚也明宗特受之使監天樞明宗弟從厚也明宗特受之使監天樞

得之有子已十餘歲明宗愛之明宗立封從厚為王從厚名曰從

法明宗不聽及隱帝即位從厚送天祥天子為

郭王即從厚自立為帝在後唐沈厚易晉明宗

妻以女承公主明宗立拜僕義軍節度使鎮

太原○綱目徐繼畲謂漢城曰公明宗愛婿

彼此懷危轍言露千春節天平一聞遷河東遂

倡蹶通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管閑夫公主上欲與石季氏石敬瑭聞之益懼唐主欲使歸

移移石季氏石敬瑭聞之益懼唐主欲使歸

不若先事國之唐主曰河東移亦及不務亦及

唐為天平節度使敬瑭諫於將佐曰吾之再來

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

非如千春節其公主所言言我不與則朝廷強

柔維翰等辭曰唐舉兵及敬瑭意遂大此時君

若臣反逆本相均以暴還易暴吾將罪何人君

其非友千古衣冠地誰遣腥膻至豈謂契丹兒

能勝唐家婿瓜分十六州永為中國憂南面臨

冠帶北面事種喪死事傳契丹犯塞滅城焉趙

綱目○唐主則奉敬瑭官爵還後散遣平諸

將討之敬瑭求致於契丹多蒙難給單表請以

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劉處龍及鴈門諸州與

之劉知遠謀曰契丹之目劉處龍及鴈門諸州與

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上用恐異

日大為中國之患歸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

丹契丹主大喜因赴後唐主大敗契丹立石

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封為晉王十六州以歸之

○難蜀父老封疆之內禮樂請有服也

德泰之唐長城肅清莊德泰請有服也

福兮禍所倚出爾友乎爾後死調鷹君終向胡

塵死綱目晉主敬瑭兄平王重義為大臣

開張而不稱臣契丹於開選三年契丹大舉入

在燕中調解解不從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

矣契丹入大梁以晉主為負義侯殺之而去

後漢高祖

高祖名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也仕晉以

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知遠乃即位於晉

陽建國號後漢改名勗在位二年殂子承祐

立為郭威所弒漢遂亡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五代史漢家人傳高祖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



昔一市 太原漢兵起矯翼共搏風漢開紀  
 拜威 朝君暮讐敵龜勉樹奇功趙起兵太原  
 審制 高皇棄世早託孤何草草通鑑漢主  
 帝取 入受顧命日承祐 半將羣狼休爐炭燎鴻郭  
 勿弱 後事記在卿筆 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毛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揚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上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諸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傳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軼車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則必不友謀素所畜非緣客詔促通鑑漢主  
 論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兵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賞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相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請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承意音君王道中死通鑑漢主  
 許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漢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黃旗先蔽體通鑑漢主  
 而 歷年圖 雖有南面之號而致非已出獄

漢宮寶空拜素王祠周主  
 世宗 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也太  
 祖無嗣養以爲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  
 六年而崩壽三十九葬慶陵太子宗訓立時  
 年七歲在位半年禪位於宋  
 世宗英奇質削平四海心通鑑宋主  
 斬殺者通鑑宋主  
 壯士會如林通鑑宋主  
 多爲諸葛鎮通鑑宋主  
 征伐四方通鑑宋主  
 謀犯大石通鑑宋主  
 世宗英奇質削平四海心通鑑宋主  
 斬殺者通鑑宋主  
 壯士會如林通鑑宋主  
 多爲諸葛鎮通鑑宋主  
 征伐四方通鑑宋主  
 謀犯大石通鑑宋主

江表迥窺臨綱目周主臨江達水  
世宗使盡獻江北此周主羅兵引擊唐立破之唐主  
方入貢北漢漸拔襟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正朔於漢法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武稍拔漢法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關北胡塵不敢侵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武之聲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關北胡塵不敢侵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魚鳥樂飛沉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右一章

兵威既云振民事亦所先木刻農桑人羅列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關前通鑑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見諸藝有說而不華者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田世宗紀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詩由圖仇  
謂領其國法使史氏先習知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之期以一大均天下之因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二後時收復諸國之舉乃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六月我長以十月起兵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之○劉長卿詩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  
十六是時中國之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  
所儲真身尚存惜哉功未竟天崩曆數遷點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作天子今我倍悽然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及世宗崩太子守訓立臣綱果代周有天下  
是為宋

右二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人也少以勇力聞事梁  
太祖為開封府押衙末帝即位梁晉相攻以  
彥章為招討使破晉軍於南城已而為趙嚴  
等所譏罷其招討令段凝代之卒為晉所敗  
虜彥章欲降之不屈遂遇害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常聞距躋徒慕義心無已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於賊溫朝更求全節士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吾得全節之身死名愈揚得之王彥章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人不知書常為怪語謂人曰彥章何為  
者驍勇冠戎行跣足能履棘力戰恒輕敵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而觀安富成如飛而任人莫能攀也彥章何為  
鐵鎖斷三日南城克綱目唐遣司空孫吳與尚



助其衛足之避暑諫不納伐蜀更何求同光三年夏義順王出避宗惠宮中暑甚不可忍得

高樓避暑便下元平管之宦官曰郭崇韜願

不待常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深約是可得

上強要與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

下爲心今以一身爲君難對陛下下昔以天

勢自然然也祗願下無更創業之難常如網上天

崇韜果切諫義順王曰宗館之弟無異居安知

陛下之熱由是議問愈人明年詔崇韜曰元帥

臣爲臣計也唐王自安之計乃詔崇韜曰元帥

臣其有義志於唐王自安之計乃詔崇韜曰元帥

人惜死義

潞王不能去徒然成羣王從

詞爲月乃散度重誨以復明非李氏子使必高

國事還乃散度重誨以復明非李氏子使必高

白請乃散度重誨以復明非李氏子使必高

此兒爲我捨石灰拾馬糞以相焚食今不能自足

知其死不能曰死重當由是不後微言後得罪

不與國家除去諡王此其恨也家亡非所惜國

亂總堪憂莊宗身作燼愍帝骨誰收千秋夜臺

下二主有遺羞莊宗見前本詩注○不後唐

衛州之亂及前不擢重誨放其隙自孫王之禍而

諫之不被至於貶身亦放其隙自孫王之禍而

仁明宗爲後知其主一懷路人死者皆爲之悲

傷於重誨去矣哉

桑景

甚親信之後亦爲契丹主所殺

賈家帝王業契丹掌握中桑不謀其始景則敗其終楊君于以敬瑭初拒命孤軍難取勝一書投契丹萬騎入蕭關徒知滅唐易不念事遼難綱目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敬瑭遣偶使求援於契丹令桑維翰草立國臣於契丹書且請以父禮奉之契丹王遣使從唐直遼家兒子死中國更天子延廣無敬瑭爲皇帝





有記周穆王八駿升崑崙之墟○是謂天馬○五代無明君良臣寂不聞世宗振長策英俊聚如雲王公才卓犖

獨抱匡時畧避亂辭楊邠適遇賢君作五代本

校書郎依漢舊儀使楊邠與王章弘等有隙見漢典曰漢將相與文選知其必亂乃法

邠東歸世宗鎮涇州言辭既偉然獻策欲平邊本傳世宗即位遷邠比部郎中獻策世宗

難已如邠及見其議論偉然益為倚重議天下事無不調聲堪正樂正雅樂邠以十二

律管吹奏意用之和而推層暇窺天世之勝王惟陽律曆之法莫

知先後變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用兵征九有破敵

言用兵之策常謂淮南可最先取并獨後服者如

其周家運當移功半身還朽世宗叩地悲點檢

擬開眉藉令朴也在陳橋未可知其後以王鉞

叩地太息陳橋見步

馮道字可道瀛州人也初為晉王掌書

記莊宗即位拜戶部郎充翰林學士莊宗

弒歸明宗明宗以道為平章事明宗殂相愍帝愍帝出奔道迎潞王而相之晉滅唐道又

事晉晉高祖加道司徒封魯國公契丹滅晉

道又事契丹德光德光以為太傅德光北歸

道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

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周世宗元年道

卒諡曰文懿追封瀛王

天造芳草昧四維滅不張賢人隱丘壑鄙夫居

廟廊揚天造芳草昧四維滅不張賢人隱丘壑鄙夫居

義三曰唐西曰縣○諸臣無足道所嗟長樂老

為相值豐年切戒明宗前既開井陘喻復奏田

家篇本傳明宗拜道平章事天成與之

東事書記明宗使十山過井陘之陽陳馬延大

凡頭危於處運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處

道曰此言近而易曉明宗曰天下雖下姓猶石

新教醫得眼前虎則却心頭肉國有無形寶

人君所當曉不傳小運軍料於臨河縣得玉

愛之以形示道此明世有有形之寶爾王若周

寶也明宗臣節爾何心飄若風中草唐王晉復

稷低爲歸契丹栖栖榮寵老子真癡頑

唐道又事晉契丹滅晉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

是年平契丹對日無光穹廬遷進宜策馬來歸

漢朝受郭威恭孝禪周家禪契丹比歸道從至

歸漢周兵死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見道不待

已而拜道受之如平時乃陽立相隆公晉高漢

嗣道迎養于徐州晉未及太祖晉繼三十歲

撥兵而還詩家卷之五

四姓十更君一杯開一卷西山歌未聞本傳

十君在以前德自慶其長樂老叙曰時開一老

時飲一杯光而自樂何樂如之○史記伯夷

曰發後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當年居草

冷不知其非決遂餓死於首陽山

澤潛耕猶盡力

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安居爲今日青門

傍豈無三畝宅門外舊出佳瓜○史記邵平

者故秦東陵侯秦城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

東○王維詩五湖三畝宅○列子三畝之園而

不能海內方無主志士當深藏麒麟可羈徐誰

云異犬羊稷使麒麟可羈而作兮又何以異

大碌碌風塵裏汚合真無耻如逢斷臂人一

見當羞死四維不張國乃滅焉子諫焉

卷之十二 子部

顧氏詩史卷之十二

華亭顧正誼傳

宋紀上

世所稱國家之興而天下一統者必曰漢唐宋云邁宋何得與漢唐埒也廬龍十六州之地當全盛之時已非宋有而自是割寧夏割交趾縣寓從茲日削君臣日惴惴焉昆事契丹而供歲幣至其後南竄江左而一隅之天下且岌岌矣獨其君多共儉崇禮而名臣賢士之興亦更無出宋右者濂洛關閩之間先王之道雍雍如也斯不足躡漢追唐而稱兄弟哉余於道學諸君子佩服遺言靡然心醉而崇竑淵邃莫罄揄揚故不敢輕置喙乃其魁竒踔躐之士效米揚芬於時者又系余未可更僕數也以余管窺之見妄爲標摘君自藝祖訖於高宗而其臣則於開寶間若趙普而下得三人於太平興國間若呂蒙正而下得四人於咸平間若李沆而下得五人於

廢曆間至熙豐之際若范仲淹而下得九人於元祐間若司馬光而下得五人於建炎中興以及祥興之季若李綱而下得八人釐爲二卷使操尺管而臨千古者知不得以其形勢之積弱而獨誅宋也

太祖

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也父弘殷事周  
官至檢校司徒母杜氏以後唐天成二年生  
帝於洛陽夾馬營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既長

全明史卷之十三

三

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善騎射周世宗甚寵愛之與父弘殷分典禁兵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世宗崩宗訓立陳橋兵變遂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而崩壽五十葬永昌陵。

五季亂無象羣雄日戰爭左知

傳國亂無家不可  
世○李白詩漢道

維力戰爭蒼生倒懸父傾心恩聖明運盛明天  
下大開戎夷交侵生庸主仰天祝真久應運生  
末繼匡胤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  
言中焚香祝天曰昇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

平生學人... 香氣夜侵營... 赤光時照室... 萬里事長征... 龍質本飛騰... 逢周天子... 萬里事長征... 龍質本飛騰... 逢周天子... 萬里事長征... 龍質本飛騰... 逢周天子...

右一章

管聞漢唐主力戰... 遺孤殺... 世宗恩不薄... 稷深相託輔政... 黃袍纔掛體... 禪詔已成篇... 宋徽宗... 黃袍纔掛體... 禪詔已成篇... 宋徽宗...

測人謀非一夕... 離愁區中思... 終愁馬上得... 測人謀非一夕... 離愁區中思... 終愁馬上得... 測人謀非一夕... 離愁區中思... 終愁馬上得...

右二章

五星方聚奎... 太平應可久... 宋徽宗... 五星方聚奎... 太平應可久... 宋徽宗... 五星方聚奎... 太平應可久... 宋徽宗...

明日守倫等皆解來得士心全城之伐焉惟族乞居典共京大奪宋王設其彼服武不紫羽裘何以堪如解寒舍西將日不能解來相道負石先羣醜路險多石上負在將士賈之不已購奇書常編不釋手人問有可書本千金購之與詩史卷之三

右三章

汴京開帝里宮闕何雄哉聖心原豁達洞若諸門開宋宮鏡王生有邪

來推誠置人腹中外絕疑猜錢椒感封疏劉張侯辭孟國時多置先王之誅之之已不之感之埃之州之太之

右四章

三王事有無未可追遺轅試問漢唐君與宋誰優劣仁孝由自然應無祖上愆宋史太祖紀血大之七寶器成灰永寧翠羽微為天下守財終身宋史太祖紀儉節之日之

此乃唐書何安主曰不然主家服此等閑  
易陽生此等閑之端主怒謝主因侍生與皇后  
同言以出入天子曰我豈能用黃金裝飾  
費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  
豈可安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  
一人何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豈若玉華宮坐令民  
力竭唐書太宗嘗言明明宋天子數事起  
前列獨恨陳橋謀二代所深羞所以終微弱胡  
獨亂神州

太宗

國詩史卷之十三

太宗名炅太祖弟也本名匡義初太祖父弘  
殷娶杜氏生五子長曰光濟次曰匡胤匡義  
光美光贊濟贊俱早卒而匡胤代周有天下  
是爲宋太祖封其弟匡義爲晉王賜名光義  
杜太后愛晉王欲立之及臨崩遺命太祖以  
次傳二弟而後歸國於太祖之嫡子使趙普  
爲誓書而藏之太祖崩晉王立是爲太宗太  
宗不欲已之臣太祖也乃改其名曰炅復改  
太祖開寶九年爲太平興國元年於是皆諱

負約傳國於子而一弟兩姪並見剪滅故太  
宗雖稱致治之主而不能免燭影斧聲之疑  
云

趙家老寡婦生子何翩翩攘鼎陳橋驛大志今  
果然宋史杜太后傳太后自陳橋遷京師人  
有大志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  
今果然大兒作天子小兒心未已母子潛相謀  
神器爲可求臨崩有遺命光義繼王猷嗟嗟仁  
孝主片語心相許遂令龍行弟繼踵臨寰宇

國詩史卷之十三

也后曰不然正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  
得在此故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  
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相親之福也宋主放曰  
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普即就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宋主太祖聽明仁  
孝○宋主太祖紀帝嘗謂通臣言晉王能拱木  
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拱木  
未成陰此言太祖親世末外須史縱斧尋  
後三年而德昭遇害又二年而德芳遇害又二  
年廷美與房州七年之間弟姪俱盡○左傳宋  
昭公將去季子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木根無所庇蔭矣此語所謂庇  
蔭而縱斧兄有唐虞意弟懷楊廣心  
宗忿言利如矢武功勿頸死宋史宗室傳太祖

軍中不勦。四年封武功郡王。四年從征。臨州  
不獲。受降。平上。知太原之實地。而謂立錦州者。  
越日。自並白為之。當未晚也。德昭退。言上曰。  
**亡齒必寒**。沉憂天興元。公羊傳宮之奇曰。唇亡  
則齒寒。宋史宗室傳太祖次子惠芳與國元  
爭波。與元弟德昭既通。德芳受忿。亮與國元  
十**誓書藏石室**。建美房州卒。宋綱曰太平興國二  
年。高帝嘗生初胎。獻太后遣命。七乳麗奉王廷美。  
為政帝得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  
德芳相繼夭。廷美又得罪五月紀。漆江趙美獨治被  
嚴公安置房州。弟姪感弱除天下。我安居安居  
傳諸子寧想太后旨毋言不復思况嗣惟恨運

殘年稱興國無君心可知疏遂開寶九年十  
 卽危至是越兩月又為元年帝崩高祖王洙義宗  
 不肯少待遂改殘年為元年及明年正月庚申  
 之許號順以已之號號稱乎天下首創去其號  
 杖一已之志也且號其號乎天下首創去其號  
 由我兄謂之太王言致治治油其也斯果可謂  
 其心矣斧聲燭影下遂成千古疑  
 上有疾沈士召其弟晉王義入侍是夕宋主  
 謂有虞沈義謂其載晉王夜召晉王入殿殺  
 以後事臣官宮婢皆不得近但通見燭影下晉  
 大聲曰好為之戲而宋主引杜斧頭去  
 也吾母子之命皆託於王王曰其休富貴無憂  
 世無董狐筆是非那可必翦弟如蓬蒿弑兄

無乃寡與心不待言範弒未應然神武蓋  
一身不自全史記荆軻刺秦王獨身探虎穴史記荆軻刺秦王弒君本危轍晉王討何  
拙左右紐專諸諸卿弒虎穴史記荆軻刺秦王弒君本危轍晉王討何  
子光舊待之因具酒請王史記荆軻刺秦王獨使專諸請魚因以  
炙之腹中而進之史記荆軻刺秦王臨至王前專諸請魚因以  
多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不得流亡傳弟既有  
心史記荆軻刺秦王漢班超傳立死左右不得流亡傳弟既有  
盟何心井逆節旅列宮門豈悉晉王臣李商隱詩  
空聞虎旅傳宵柝李商隱詩太祖饒恩澤獨無忠義人君  
王曾遇害四方何不聞不聞則已矣湘山何爲  
紀燭影斧聲車本出下流訪所歸司馬遷書下  
流炎燭書下

十

三王何爲死足美封魏王德昭封燕王德芳封秦王吁嗟燭下疑得非因此起乃知豺狼心在彼不在此

仁宗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初封昇王尋立爲皇太子及真宗崩遂登大寶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崩于福寧殿葬永昭陵

宋家守文主仁廟邈無儔母髻登大寶施仁四

千秋帝卽位時宵旰勤朝政苑囿罷巡遊

起明道二年皇太后崩帝始親政抑僥僥中  
人贊○有司請以玉清宮地爲御苑帝曰吾



本志者。其詞。以。人。夢。見。是。事。網。因。帝。子。後。經。  
敗。爲。何。以。臣。曰。朕。作。此。夢。不。欲。信。矣。帝。許。有。  
花。卉。而。成。以。移。後。海。如。稼。穡。之。不。易。也。禱。雨。協。  
天。休。網。曰。災。曆。七。年。春。二。月。大。旱。帝。禱。于。雨。將。  
害。民。曰。朕。每。歲。出。朝。百。捐。資。帝。曰。天。文。不。用。將。  
微。雷。遽。起。冠。帶。露。立。于。上。傳。曰。天。昨。日。寢。殿。中。忽。聞。  
苗。可。求。也。○左。傳。用。莊。錫。于。上。以。承。天。休。療。  
疫。犀。寧。惜。宋。史。曰。師。疾。內。出。犀。角。二。今。太。醫。和。  
供。服。御。帝。曰。吾。豈。貪。異。物。一。通。天。犀。也。左。通。鑑。留。  
而。賊。百。姓。哉。立。命。坪。之。稱。祥。草。不。收。孝。穆。獻。  
芝。草。二。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  
實。主。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後。年。瑞。聖。臣。爲。  
天。下。終。宵。饑。可。忍。蒸。羊。不。外。求。宋。史。仁。宗。紀。贊。  
多。欲。終。宵。饑。可。忍。蒸。羊。不。外。求。宋。史。仁。宗。紀。贊。  
思。勝。饒。羊。戒。勿。烹。烹。勝。夫。自。浣。濯。衣。堪。服。往。  
往。紹。貽。謀。仁。宗。紀。贊。帝。燕。私。常。服。絳。濯。○太。恭。  
儉。一。終。始。通。紀。仁。宗。常。儉。之。本。游。濯。至。再。傳。  
年。銳。意。核。茅。賢。士。集。石。介。度。曆。史。德。詩。曰。鑑。賢。  
太平。厝。已。後。君。納。款。遠。人。柔。孫。沐。雪。意。文。集。以。遠。人。之。  
君。滿。積。而。湛。恩。流。宇。內。深。山。靡。不。周。所以。登。遐。日。  
號。欽。動。神。州。司。馬。知。如。傳。湛。恩。汪。濊。○通。鑑。仁。  
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高宗諱徽宗第九子也初封康王及徽欽爲金人所虜遂卽位于南京遷都臨安號曰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傳位于孝宗自爲太上皇又二十六年而崩壽八十一其後八世而滅于元

**仁英既云沒宋祚日凋零**按仁宗崩英宗立英宗崩神宗立安石用事

**南方氣忽至天津沽**宗廟神宗先是治客版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卒與故比而南猶自南而北今始至天下將旋地氣為飛朝得亂之兆者也此二年神宗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易天下自金陵一變法萬族不聊生見安石居金陵時稱王金陵有託口說法

**亂階既有以奸邪自此升**安石引用小人蔡京等出仕

**河南相公死**司馬女中堯舜崩通鑑哲

**女中堯舜崩**太后崩豐黨人得志擢行范純元祐問疾太后致禍初太后不豫曰大防免純元祐問疾太后致禍初太后不豫曰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

**邦家運當厄暗主世相**仍暗主謂哲宗花石空南國通鑑徽宗頗番意及徽欽也

**花石空南國**花石燕京富於淮中球異以進帝嘉之于是漸盛艸木相如於淮注跋花石綱置春局於蘇州命朱勗總其事

助於是役則發幽而不買凡士之志一  
一木於此則發幽而不買凡士之志一  
情入不獲相忍受夷之速不速風塵起北平  
人入死也晚霞吟未罷金人入汴京初歲金  
日射曉雲金世界月臨詩字可憐萬乘主繫囚  
五國城萬乘主即徽欽也○按宋史金  
左祖康王遂中興通鑑里后降手書告中外俾  
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  
漢家之厄十四宜尤武之心乃春賢王越居舊順  
康王即皇帝義士咸扼腕將整復仇兵義士若  
位王應入康王義士咸扼腕將整復仇兵義士若  
飛翰世不知新天子何以慰羣情  
忠之場

### 右一章

高宗既得國義當復興秋金人拘二帝不共戴  
天誓禮記父之讐李綱枕戈奏宋史李綱言於  
當枕戈當共戴天之讐李綱枕戈奏宋史李綱言於  
仁帝不使迎請而自歸趙鼎陳東宗澤在  
厚幣恐趙鼎禦戎謀趙鼎陳東宗澤在  
亦無益江表世忠督使說吳江上將臣交上  
留汴江表世忠督使說吳江上將臣交上  
疏片言不見收和議心所許戰攻非所籌  
主和議凡宗澤等言還一聞胡兵入被甲遂登  
京候後之計俱不見報

舟師建於二年金粘成喝人天長軍設  
軍年數人入王中原不復守移鼎至杭州  
於杭州稱臣納貢職惟恐盟不亟按高宗奉  
德銀四萬兩臣比諸侯之列如諸侯如  
臣午班師班師二聖如遺跡如遺跡如遺跡  
未破時慷慨赴金師當年何勇敢今也獨低垂  
宋史高宗起康王貴姓明哲掩至一石五斗  
謙和軍中欽宗召帝諭使帝備金帥辭行  
字張邦昌為計議使與帝俱金帥辭行  
軍中旬日帝意氣問與帝俱金帥辭行  
夜襲金人若不克金人見貴邦昌恐懼帝  
不為動幹銀不異之東蕭蕭王於此蕭王至軍  
中計劉三鎮地連邦昌為降降軍軍中帝如  
得嗟嗟高宗意昭然我所知父兄賣胡賊神  
斯耳得軍中有陰謀千古無人識不然虎口下  
何能歸國既為敵所累應為敵所嫉如何能  
放還綱今肅王易暴槍非奸細與帝原同德  
奉檄還金帥初稍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指界  
被擄及南伐以為參軍自帝沒金主以指界  
帝書曰得一佳士也所以武穆王粉身不見恤  
見後

### 右二章

趙普字則平。幽州人也。沈厚寡言。多大畧。周

世宗時范質薦普爲軍事判官太祖雅奇之陳橋之變普有力焉太祖卽位拜爲丞相後坐事出爲河陽節度數年不得志太宗立普以詐謀陷秦王廷美於罪太宗悅復召爲相封梁國公及卒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

宋家開國臣趙普名最顯排闥倡神謀與王際  
時蹇宋史趙普傳太祖先征至陳橋被酒所曠

詩史卷之十一

十五

臣命功臣在事諫諍大略曰陸贄遂志願扶輿以  
佐成命○易發難堪寒之時用大夫嵩

**坐籌息**  
濟口康襄一時辭費之謂其用至大

**兵計**  
遂今藩鎮翦討馬光洙本認開太祖既得  
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召討兵爭不怠其攻  
河東者欲盡天下之兵悉因宋建長久之計其  
何如者唐李德裕來軍國不無有其故非亡  
藩鎮太專召諸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苟  
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養其精兵則天下自  
安矣請未畢上曰卿多教養吾若已論疾於展  
去詣鎮兵權

**君王踏雪過上將乘時遣見鉅木**  
而天下安

**祖卽位之初**  
鑒出獵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  
最嚴太尉一日大雪帝衣重裘中書宦官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避拜  
於堂中普至迴地焚香炭燒肉各設酒肴帝以

詩史卷之十三

十四、男

故不開閘謂清甬之狂殺臣甬瓶中瓜子金遠同維翰心謂閘  
 忽幸甬第時雨却銀俵方遣仗致書及海物不  
 厭於置置臣在座下會車駕于倉卒出池不及  
 外臣上殿見閘領首以實到上曰此海物必  
 徒歸命臣之旨藏貯瓜子金也臣性恐類物必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君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  
 笑曰取之得便誠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臣  
 命臣會而受之楊文公雖死臣太皇嘗與臣議  
 不臣不臣安得幸臣疏困廣私宅臣能補眾職臣  
 翰臣在臣下亦不臣蔬園廣私宅臣能補眾職臣  
 以障地利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臣茂  
 庭以規利臣謹奏臣有傳維汴山兩補之臣茂  
 下山東寧為濟川功臣本善嘗遣親吏詣市屋林  
 賊臣東至京師治第更因之窮貨大木屑桐漆  
 市貨滿都臣置第第更因之窮貨大木屑桐漆

請知君材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誓書見卷之十七

是濟川與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太祖注見卷之十七

傳位下世在盟府○通鑑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即位之禮命曰大凡開封之班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而帝意不以在盟府論以太后所遺書對曰太祖已議陛下官客偷合媚新君忽忘故主恩不

再誤更其言客偷合媚新君忽忘故主恩不念塵埃際援引入先門使記王勳論倫合取密

見者皆及印信在太祖之書及以微時所不

人自後曹不復敢言藐孤見魚肉指德和愛

窮遭遷逐指見久要不可忘相捐何太促篋中空有書魯論原未讀通鑑事少習吏事案學術

論語一說以半部佐大祖定十七

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也氣質淳厚有將相畧

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周世宗時遷西上

閣門使太祖乾德初拜左神武將軍平定四

方以功遷樞密使歷事太宗真宗咸平二年

薨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  
豪俊本天成應知少明懲左手操干戈右手持

俎豆見卷之十七是濟川與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誓書見卷之十七

政親後果成帝使相將相既有微適與雲

龍建通鑑事少習吏事案學術崩四方猶格閭海內未平天子命將軍西南掃

窮寇是時王全斌總戎名最專功成又獲罪清

廉惟一人本傳乾德二年人衆伐蜀以王全斌

已蜀人告之依而全師雖等擯亂難聚十萬彬

復破之平新蔡平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

以全斌等獨不取書衣舍而已以還已盡得其然

勳上曰卿有成功可無讓○漢水記開仁鴈自

平西征戰遠秋臺一無犯通鑑彬平蜀一人

恥可裝婦女咸能遣微述彬計蜀初克成都

以除之及師還輜重甚多車諸言悉歸也

無錄金十緡之附焉江南猶未平杖鉞始專征

浮橋度彩石大衆圍金陵開寶八年曹彬

伍焚香相約盟師剋民安堵南仲連傳熱烈我



後世倏忽陵三島飄搖戲九垓回瞻宋宮門  
茫茫皆劫灰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石人足乃問胡人胡人曰劫燒之也

###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代李昉為相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真宗時授太子太師封許國公卒贈中書令諡曰文穆

詩史卷之十三

三

蒙正少流離嘗為父所屏宋史以蒙正父龜與妻對氏不睦并蒙正出之峨渝賸窮乏劉普不從嫁及蒙正登仕進二親同堂其室奉養備至  
一旦升青雲三調宋家鼎宋史同平章事國惟趙普三人相者持德臨台穎脫囊中材史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但有一能每用人兩此罷宰相之事也公為相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告罷語見必問其有何人才能去隨卽麻之悉分門錄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幾中故公為相文何須百里鏡鑑物有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靈臺歸田錄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探子大謝病居田野追

遷花木下宋史呂蒙正二年來請解洛有園亭花自得然聖主漫相譏爭非眼穿者蒙正罷帝曰位卑望重

###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人也少孤貧力學有遠志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宗時擢進士補大理評事興國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詩史卷之十三

三

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終喪不食酒肉真宗即位復召為相以司空致仕卒贈司徒諡曰文定

西都一布衣畫地陳十策所公筆劄太祖幸西都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陳十策一曰井分二富民三封唐四敦孝悌五崇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  
內四說冊言文定堅執其六說皆為太祖怒令  
武土取盤中殮傲然無懼色聞見錄太祖幸  
拔出至行宮齊賢上座齊賢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齊賢其首問所食十事文定曰食且對器留相太平君辟改威能落筆錄太祖無懼色

其幸而部... 運使... 地... 奏... 謝... 分... 按... 上... 幟... 會... 一... 遼... 比... 之... 殿... 其... 盛... 共... 呂端... 神交裴晉公今古齊踪跡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少敏悟好學五代時  
以父蔭補秘書郎太祖即位遷太常丞太宗  
時代呂蒙正為相時歷官四十年矣太宗深  
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

務太宗崩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  
王元佐端謀執繼恩奉太子而立之是為真  
宗明年罷相卒贈司空諡曰正惠

呂公台輔器頗以糊塗聞丁晉公談錄題晉  
書遇神推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用為  
相材堪佐幼君笏端書大漸閣中鎖繼恩大臣

安社稷坐使奸謀釋皇后默無言少帝時登極  
開簾識聖謨廷際始嵩呼通鑑太宗不豫宰相  
趙太子人待不史本傳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

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漢大漸內侍王繼恩  
忌太子英明至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

王元佐太子英明至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  
王元佐太子英明至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

羣臣端平正發下不理請卷肅升殿審視然後  
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者三今當呼之義本此

臨危能定難大事不糊塗呂氏家塾記太宗欲  
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也幼聰悟好讀書太平

與國二年進士高等遷著作郎改左拾遺好言時務數上疏論事忤宰相出知陳州又謫海州團練副使至道中復舊官真宗時與魏廷式議論不協出知秦州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宋白以錫應詔擢諫議大夫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尋病卒

裴聖耿介士諫爭以為心棲神千古上思與鄭公林宋史本傳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為人公處見其為無懈容儀李絳之已任郎公即微微封章五十奏匡君意已深

錫所上章

御屏聊記諷興亡

究古今

求錫

臣擬貞觀佐君之文皇度有錫十卷為御屏風微之忠而宋之二放流不見客人鑑那能慕事殷見咫尺人鬱鬱且終身臨殘空焚疏不傳竊見唐太宗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之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諫時責直朕悉命焚之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洛州人也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咸平

初同平章事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景德元年以官卒上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諡曰文靖沆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宋初賢相惟沆為最

李公識大體雅望眾所欽元城語錄元城論本者推李沆○宋史本傳沆性直諫識大體○王文正公遺事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修無如李文靖燭焚天子詔不傳沆為相真宗一秦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啟絕輔臣

音義

御屏聊記諷興亡

究古今

求錫

臣擬貞觀佐君之文皇度有錫十卷為御屏風微之忠而宋之二放流不見客人鑑那能慕事殷見咫尺人鬱鬱且終身臨殘空焚疏不傳竊見唐太宗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之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諫時責直朕悉命焚之



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婦謝曹致電  
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其親人惜不盡用  
陋巷軒車入類垣風雨侵居陋巷事無重門  
類垣壁壁居窮豈獨古必相國世家何置田宅  
不以屑居居窮豈獨古必相國世家何置田宅  
屋缺陷良在今本傳矣人勸治居第此未嘗答  
陳時有機賜以榮雖因語及之流曰身食厚  
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來稱足應  
事僅旋馬身後慮還深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  
前便客旋馬或言其大爲公笑曰居第當傳子  
嗟嗟李文靖料事如獨應封禪降天書奸邪  
操國柄天書見下王旦流石寇準思其言筆錄

冠榮公始與丁晉公嘗常以丁之才爲於流  
曰如斯人才則才矣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  
公笑曰他日如後檢當思吾言也晚年換冠權寵  
相札文互類奪至有海王旦稱爲聖見上水太  
康之潤始伏文靖之識王旦稱爲聖見上水太  
平第一人千古令人敬

王旦  
王旦字子明魏州人也幼沈默好學有文太  
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真宗時  
代李沆爲相進爵太尉卒帝臨喪哀憫贈太  
師尚書令封魏國公謚曰文正

庭中三槐樹歲久轉青葱且有休客度指日  
三公宋史本傳旦父祐有陰德手植三槐于庭  
也旦知此當好學祐器賜予稱膏血平居維素  
之曰臣如當好學祐器賜予稱膏血平居維素  
風名臣遺事公每有賜予見衆人置於庭下  
服飾似過即曰生民膏血安得見衆人置於  
肅公天祐初爲江准發運司辭公公但云東  
南民力尚失時退謂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比撫老戎注見下德明慙取果趙德明言民賦  
求振百萬則大臣皆曰德明新納幣而取道  
以謂百官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數有司果百  
德明得認然且升曰朝廷有人寇準愧先容

容悅如何受美殊卒從欽若說天書不復諫公  
役何時歇通鑑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  
山可以餽服四鄰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  
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帝曰王旦得  
不可乎欽若曰臣竊以聖意意無不可乃乘間  
爲旦言旦雖勉從之帝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共  
之及歸發封則皆美酒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  
而封禪之事咸矣後帝謂羣臣曰朕食半見  
人星冠祥未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簡遞

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鳴  
尾上蓋所繫之書也王旦等皆稱實帝即步至  
承天門道二門封泰山碑封首末作王旦跪而  
進冬十月封泰山碑封首末作王旦跪而  
觀而不見雖非馮道倫終與公孫垚通其子曰  
後不無過推不謂天書一事之大令諸子削髮被  
別以款諸者謂曰君言雖誣而不敢以正  
自終或此之謂道云○史記公孫垚為丞相  
不肯向折旋爭常怡公卿之議以順上旨

冠準

冠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少英邁通春秋年十  
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太宗奇其才加給事  
中真宗時為相與契丹定澶淵之盟為王欽

詩史卷之十三

于九

若所請罷知峽州天禧元年復召為相時帝  
抱風疾準請太子監國丁謂因陷之罷為太  
子太傅封萊國公貶雷州司戶參軍卒仁宗

時追復本官諡曰忠愍

方枘內圓鑿錫難為工王于櫛持亦枘欲內  
臣主不同量安能樹奇功  
辭固知其錫錫臣主不同量安能樹奇功  
謂子胥不棄見主之不化開編閱宋史深惜寇  
蜀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開編閱宋史深惜寇  
萊公宋家兵力弱契丹每侵掠萊公欲振之何  
所施韜畧韜畧不自施強君親率師深宮怯懦

主嚮肯犯胡旗料敵知虛實料主偏倉卒難止  
金陵行難駐澶州蹕生平氣飛騰胷中藏甲兵  
運籌能破敵何必帝親行親行事瓦解俯首盟

城下歲輸三十萬中原還牧馬宋史本傳景德  
元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契丹內寇徽宗時深初問下  
之是不利契丹引去乎曰是契丹也請練師命射以滿  
是以契丹事契丹人入急當一過五曰帝大駭  
幸澶州帝幸之欲還內平曰陛下入則臣召臣  
見大事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臣  
臣曰臣為陛下畫此策者非可誅也今陛下幸澶州  
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驍騎以視軍勢固

詩史卷之十三

主九

請渡河冀議皆擢率力事之不火太尉高使曰  
冠準言是也準曰宜越厲城即應衛士連轡  
遂渡河歸比城門樓遠近望見旬餘勝勇摧  
戰開數十里契丹相親驚問不能成列帝盡以  
軍事委準準遂還行軍相持十餘日契丹求盡  
盟準欲許之準欲還行軍相持十餘日契丹求  
兵遂許之準欲還行軍相持十餘日契丹求  
下時可許也準召利用如軍中議成勝曰雖萬  
計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吾此舉兵準之力也  
臨戎帝所疑孤注遂乘機之功帝亦以故許準  
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謂帝曰陛下欲許準  
為其有注援功邪夫城下之盟春秋所不許準  
之舉足城下之盟也其何咎如之謂之孤注  
手準者欽若欲盡乃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  
下冠準之賊主也此亦北門管鑰鑰通鑑準  
虎矣出是年願卒後竟北門管鑰鑰通鑑準

無路引君衣望列準馬拒密直學士嘗奏事  
十年居外鎮以天書進  
天書進宋公別  
乃退嘉之  
祥符元年天書降  
都監不能便  
天書降上以問王旦  
上其書遂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中外以為  
觀公相  
謀洩奸臣聞  
雷州再貶謫沒身  
滄海濱宗抱風

嗟嗟寇參軍英才空逸蒼天馬益車下安得騰  
青雲李白天馬賦  
載澗淵役不克遂  
塵臣  
數十年後  
廷希方  
姑聽其和  
終難斷徒勞  
斤成  
悲百年後  
宋家諸天子  
局促轅門  
如何見下  
王曾字孝先  
鄉貢試禮部  
廷對皆第一  
宰相寇準  
奇之特



云何與欲離問吾母于耶公曰陛下欲令劉氏  
洪福寺以伯服賜用木銀實極幸願皆從之  
妃死以非命王宗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  
不樂皇太后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木銀故  
也遂上皇后含沙侵不傳郭后以怒向美人其  
主地郭后止以怒懸坐廢況傷陛下頭平后遂  
廢尊妃要後眷欲夷簡所使許見上人注骨鯁滅無  
后由私怨見賢臣君所親范何爲速則師表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鄒野鯁滅無  
范仲淹俱爲夷簡所使許見上人注骨鯁滅無  
適中外甯能間相權不可搖取笑契丹朝四賢

一不肖幽州館中標

主五

一不肖幽州館中標  
全漢書余囑於劉州賊乎朱于庚州賊賊劉州爲夷  
其利則夷簡也是時人爭情爲書者市之  
得厚利契丹使過至買以歸夷簡於幽州館  
戎日生患幣增二十萬  
平勃謀何以供籌莫  
宜退公曰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使  
我聚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  
無乃真奸雄如何沒身後天子獨稱忠  
涕下曰夷簡者國稱忠常有說吾將定其功  
忘身如夷簡者國稱忠常有說吾將定其功  
后初崩日八事堪爲式  
事夷簡手既陳八事曰

正朝綱寒邪淫崇陰神佐王  
絕女謝疎道自能力後節元貴  
曰非公力餉天下宴然夷簡之力焉多  
本相均葑菲吾能擇無以下禮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也二歲而孤從  
母更適朱氏既長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  
文學晝夜不息舉進士第仁宗召爲右司呂  
夷簡執政惡其忠直貶知饒州後召爲龍圖  
閣直學士元昊反仲淹自請行居邊有功入

拜參知政事罷徙杭州卒贈兵部尚書諡曰  
文正

希文尚風節志先天下憂後史本傳仲淹汎通

每歲歲論天下事不關身一時士大夫皆稱  
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歐公撰神道碑公少清  
大略其於富貴賤毀譽毀譽動心少清  
而後有志於天下帶自編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後樂也四論觸權相放逐至饒州夷簡  
歐公撰神道碑公少清大略其於富貴賤毀譽  
曰如此爲序還如此爲不如此則公如此第  
私兄進退近臣凡起格者不宜全安之宰相夷  
簡不悅仲淹過爲四論以獻大抵激切時政且  
恐今日亦有張禹家陛下家法夷簡怒罷仲淹

知饒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州 吉請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大為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戎難方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敵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選將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老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州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明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日夕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衆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出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記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功大順城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據其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賊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欲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勝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期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連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朝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立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立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還備邊 本傳 仲淹以天下為己任 裁削 作 諸  
漸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拾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人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事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吾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為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熱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賜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樂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聚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夫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捷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元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為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相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夷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父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日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韓琦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士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士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宋傳 賊中作亂







至和二年召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訓之  
士大夫相慶於朝或謂之曰宣訓之  
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  
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振首賀曰  
海靖無波朝廷數更主青苗亂還多  
年數歲而英宗立卿爲樞密使又四年而  
非所習木門歸卧病不傳死  
劉言新法法所不曉不可以治樂道賢人退社  
稷竟如何本傳謂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而後已來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歐陽修

詩史卷之十三

四三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敏悟過  
人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  
士試南宮第一以文章名冠天下遷館閣校  
勘坐范仲淹黨貶夷陵令久之復校勘著朋  
黨論以進修爲諫官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  
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及五代史嘉祐六年拜  
參知政事後爲王安石所詆以太子少師致  
仕卒諡曰文忠  
文章經國寶往往關世道與諸文章經唐室中

詩史卷之十三

四三

興時始生韓退之五季文運厄詞人不復出神  
廟方興隆爰有歐文忠昌黎去世久辭壇席庶  
走遺編幸未銷千古神相交況思忘寢食數年  
堪與敵宋史本傳修以爲百年而文章體裁猶  
庶書畫史論而心慕焉若志探賈至承恩青瑣  
臺寢食必從其舊修絕與之並承恩青瑣  
閣舉筆不忘規拜○呂氏家塾記公在翰林門  
宗一日乘間見韓退之碑文於中諸帖閱之見其  
篇篇有真意歎曰舉筆不天子稱忠直斯人何處  
得此言而修論事切直奸人視之如讐帝獨愛其  
得貢舉收羣英險隘時文更以修知貢舉時  
士子向爲險怪奇澁之文號曰太學體修痛排  
抑之凡如史者皆黜其奇澁之文號曰太學體  
聚諸於馬首街選不能制奸邪咸側目髮白猶  
遷逐休傳打倒等相繼以黨議去修上疏曰  
又復楊州於天邪黨忌修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白髮勞苦至小年矣帝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  
沾悲起涪之出如何用青苗亂已成歸來卧柴  
荆求歸愈切遂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遂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  
蘇六一居士曰不集六一居士傳家有同居士  
蘇六一居士曰不集六一居士傳家有同居士



逐比不窮追明時大將今所以戰必克終無覆

車失古稱名材如君豈多得事談高兵敗

欲窮其術者不從以請趨利乘楚人不測之

城非人指事者不從以請趨利乘楚人不測之

最多人為名時無鄂千秋大志安能酬上賞

與薄賞均非為身謀記開初青自請擊高謀

專任周請以侍從文臣為之上言請擊高謀

廉蔭獨為相對以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

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且青沉

勇有智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幸性

下勿以為憂上曰急於是認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焉兵而進智高次更使書兵上青謂

廉蔭曰以青為相者使同平章事藉曰青

功也詩史卷之十三

雖有功若堂以此更貶富貴矣異日復有冠

盜青更立功則以何官賞之臣所言非徒使於

國體亦為青謀也既而議者多謂青實薦鄂

千秋明其功高帝以為進賢富授上賞故

借其事以見廉蔭

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  
事解官歸養後親亡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  
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累遷權知  
開封府立朝剛毅聞者皆憚之童稚婦女亦  
知其名呼曰包待制拜樞密副使尋病卒諡

曰孝肅

孝肅性嚴毅笑比黃河清事隆公天性峭嚴未

仁笑比知端不取硯足以觀廉貞端州刺史公從知

命前守錢貢事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及為開

封尹私書絕不行宋史本傳探權知開封府性

皆絕權貴皆歛手遂有閭閻羅名本傳極立制則

之歛手京師之語曰趙張不足數編簡為君

青前漢趙廣漢張敞皆居京兆尹有能名○杜

又曰封侯意疎編簡為君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舉進士第知翼城

縣遷天章閣待制至和二年與富弼同入相

封潞國公元豐三年拜太尉以太師致仕居

洛陽紹聖中卒年九十二諡曰忠烈

潞公剛毅士直亮立朝端峭公忠直亮臨事

即果斷宋史本傳

帶路平妖代間已試以躍平家二百口皆城繁

翻其獄至運也御史來彥博在二不納口朝是應

獄不就故遺君今案具矣宜決還事或弗成彥

詩史卷之十三

四十八

博執其待志知折衝千里外見下定策廟廊間  
并奴辛見下日禦凜凜大臣節有傳論  
真定策見下日禦凜凜大臣節有傳論  
貂蟻咸震備下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  
因對曰不暇言此兩出入勢  
不令在天子起起後後為為今今疾疾  
括必以不顧盼有威儀遠人望風烈不  
固足以不顧盼有威儀遠人望風烈不  
耶律永昌劉青米聘前使使人人觀觀  
日何其也校日使示見其容未未聞聞其語其錄  
麼勝雄精精少少有有不不如如其其實實究究其其手手  
天下黑如何妻非辭貝錦燦成列本本傳傳其其  
人也黑如何妻非辭貝錦燦成列本本傳傳其其

詩史卷之三

玉轉堅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言北門  
頌臥護帝益加隆安石所出出馬馬河河東東節節  
使州河陽從大名名府府在在外外而而帝帝春春有有加加  
監司多抵進少少年年轉轉運運判判官官在在輔輔之之  
不事帝帝提提其其奏奏以以付付情情日日以以情情  
頌臥護北門細務不不必必勞勞心心輔輔之之  
南慶置因言介煩為為史史言言事事多多中中臣臣  
雖有風陷之誤然然當當時時事事多多中中臣臣  
為厚德天心厚元老青考樂優游一時者英  
會千古仰風流元初司馬光薦考考樂樂優游一時者英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少好讀書一  
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擢進士上  
第神宗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荊國公引用凶邪排擯忠  
直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等法而天下騷然  
宋室之亡自此始

王安石

宋人不識寶燕石誇奇珍宋王不識士安石稱  
聖人舉朝辨其惑總同觀寶客開王宋之惡人  
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明而觀馬主人爾七  
日端冕元服以發寶寶牛牛原原十十聖聖中中  
首掩口庶胡而笑曰此持持燕燕石石也也與與瓦瓦  
主人大無曰無寶寶之之元元聖聖正正之之  
否對曰詩稱周公之德公孫頤頤齊齊亦亦  
人蓋如此若安石則剛偏聽自生奸賄禍將無  
編自任恐聖人不然偏聽自生奸賄禍將無  
極斷陽書福慶生安石何為者自言齊契稷宋  
本傳一日謂鹿率臣退帝臨安石生曰有欲  
得諸客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割斷必  
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克免則必有阜葵梁梁

詩史卷之三

手



其僞其僞嗟嗟宋神宗學步  
邯鄲童邯鄲童嗟嗟王安石  
杏樹壇邊杏樹壇邊嗟嗟王安石  
為卿為卿總然學不絕何事進奸臣  
道被其學道被其學不絕何事進奸臣  
定為安石定為安石傳法有沙門  
張商英張商英傳法有沙門  
奸黨偏天下奸黨偏天下階獨竟誰因君看滅宋者悉是熙  
豐人豐人通鑑通鑑切中綱領切中綱領保豐人得志保豐人得志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州人也閉戶苦學舉進士高  
策調光州司法參軍後監安上門王安石居  
政府行試法之令俠初為安石所知乃數以  
書言法之為民害者安石不悅熙寧七年大  
旱俠為流民圖以獻坐徙英州哲宗立始得  
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遇赦還家以  
壽終  
鄙哉王安石新法為民戒暴殄華天和萬物皆

焦枯四野無青草窮塗多餓殍如何臺諫中骨  
鯁皆為空監門素忠直悵然憂社稷流民繪作  
圖區區補廟謨精誠感天地甘雨隨車至既解  
蒼生憂何事謫英州宋史本傳熙寧六年七月  
無生無生東比流民每風沙飛騰狀如飛蓬  
或茹水或茹水實草機至身被鎖鍊而參差合木為  
饋官累累不絕俠時監安上門悉給所見為圖  
臺司其累臺司其累曰去年大蝗秋今元早麥苗焦枯五  
種不入種不入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亦其生  
敵之狀敵之狀上聞首臣誰以述曰所見者乎如陛下  
行臣之言行臣之言所去新法十日不雨即乞餽臣宣德  
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門外以正欺君之罪奏神宗及屢屢圖長門  
殺四壁日麗青苗免役諸法凡十八事民聞之  
謹呼相賀謹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遂近沾洽越三日大雨遂近沾洽補臣入賀帝  
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補臣入賀帝  
未去尋安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通  
罪致致之死未去尋安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通  
忠誠亦可嘉忠誠亦可嘉宣深罪臣非為身也宣深罪臣非為身也諫人信罔  
極貞臣不容跡極貞臣不容跡何貞臣之無辜何貞臣之無辜被誘誘而見  
尤尤史記耳史記耳成傳成傳得罪得罪去去絕人羣去去絕人羣垂老不  
忘君不忘君本傳本傳徽宗立俠仍舊食屏廢曰餘然一言  
十語未朝廷譬如奕衣冠幾還易十語未朝廷譬如奕衣冠幾還易惟餘鄭公坊  
千載有輝光千載有輝光本傳本傳俠字介夫閩人其間

顧氏詩史卷之十四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宋紀下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除奉禮郎遷天章閣待制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作資治通鑑帝欲以光爲相王安石毀之乃止拜樞

密副使後復與安石議論不合因求歸洛自

是絕口不論事哲宗立太皇太后臨政以光爲相悉罷安石所行新法天下便之尋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曰文正

大臣國柱石行藏開社稷我於司馬公每爲三歎息於赫仁宗朝釋褐初投跡三章協帝心建儲因定策

議在并州聞而繼之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遷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行道言但人不敢及耳未幾遂立英宗爲皇太子行道

方有幾驟遭時否塞熙寧新天子妄分羣與奸邪聚如雲忠亮將安適赤幟旄旌行青苗辨

何益本傳詳宗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之託刺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名而欲實之左右使與國則果論之長之人倫以爲重輔信立漢赤幟旄旌奪用光之與與論者立赤幟旄旌也此謂光之與與論者立赤幟旄旌也息平民爲之尚能以食下青苗法公曰青苗出法於貪弊若何帝不聽遂行之後十餘年天下大困果孤鸞晨臺泉退居洛水側隱身十

五秋街校井靜默蒼生望公起如飢思得食

光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法野老皆

起當如蒼生何苛法燎方揚維新鼎還聖

后起番簾逐臣咸返國朝中外無苛欲而逐臣如蘇軾蘇轍呂公著等俱退歡聲動九垓司馬相公來公來何太晚宇內

半蕭索公其無返洛留以佐三台庶幾活吾人

再令天地開不傳神宗崩光光驢臨衛士望見至民活百姓所蘇蘇自登州召還線道人相聚

拜相通鑑五如速歸光聖心冷人望下書因  
 力門下詔以光除法蘇蒼生天下之民引領拭目  
 以觀新政而試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  
 忠烈所建為天下善者改之當如抹焚梓視兄  
 安人所行聞風契丹驚通鑑元祐元年以司馬  
 所之救其遺史曰中國初加馬向書左僕射遼人  
 河馬及海輕生事開遼兩宮虛已聽老臣竭  
 忠貞趙家運當厄諸葛前途迫諄諄夢中語臨  
 危猶盡力宋傳光拜左僕射時兩宮虛已以聽  
 親廢務不名書夜賓客見其體貌樂諸葛亮食  
 少事願以為滅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業  
 不使自費詩詩如夢中國事託呂公我死無貽  
 威然昔朝廷人下事也國事託呂公我死無貽  
 王推國事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國以來事付愚  
 所託今以屬於勤王心未已運去忠臣死朝廷  
 失股肱間聞亡考妣惡衣爭致奠奔喪皆罷市  
 水傳光薨市師人罷市私親猶南封州父老亦相  
 遇車及焚哭者如哭其私親猶南封州父老亦相  
 畫像以祀飲食必祝苟無陽春恩黎庶何能  
 爾本傳論熙寧新法病民光一旦起而為政凡  
 之問則華為害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  
 由如朝相變如脫柱猶如出之水火之中也

生平薄身謀安知身後憂熙豐黨人進義士又  
 蒙羞險小人他日有以父了義則豐民多  
 矣光正色曰入若許京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  
 釋然曰此先帝之意也熙寧初御史周穉論  
 多額指帝帝先帝意也熙寧初御史周穉論  
 穉器興亡所關係進使生靈安退今天地開  
 光治君子之民海內騷動生一變而為嘉祐治不  
 則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哉惜哉時不逢白  
 頭方用世生為安石擠沒為蔡京忌見下何傷  
 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所以安石工姓名不肯勒通鑑徽宗崇寧元祐  
 諸賢乃籍罕執司馬光等從臣職執等凡百二  
 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本傳  
 蔡京撰姦黨碑今即國皆刻石於端禮門○本傳  
 當儲字辭曰民恩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也如司  
 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恐  
 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法口殺復不敢殺之先納  
 安民二字於石末是得之姓名不肯勒又得傳竹  
 帛君看立碑人萬古作奸臣以蔡京為首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號箇少子幼嗜學至忘寢食  
 登進士第通判潁州仁宗獎其恬退除崇文



院檢討英宗時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王安石行青苗法公著力爭之安石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召爲端明殿學士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與司馬光同心輔政革去新法百姓便之四年嫌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明年薨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

正獻相門貴迥非統緒倫漢書自序班伯與王矯矯之聞紛華靡所好養性得其真宋史本

詩經卷之五

五

時輩名流日與親公著始與王安石等安石兄疾言遽色形聲利勢無所附簡約服與亢公若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莫敢責謂者於時長者即廣然而多所請使人之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請便覺已謂爲繁其爲名如此立朝能正色觸邪審被謫時安石行燈言其不可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以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亦邪不可用帝以以惠卿有道然証謝病去朝廷時昏耳通跡宗宗安石相王挂乞早更願入奏請皇太后權同樂政神宗自前三月甲午朔皇太后薨于殿

福寧殿戊辰神宗崩天子御皇極位○英宗宣仁后傳居宗廟後太后諡敬遠京城後人正統驛召司馬光呂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平生公輔量今始運權衡宋公著少嗜學父亮簡器異之自使善以爲善至所當公精必公著每議政事輒取衆言常言其於人不如公著以待朝言路不復塞十事且施行宋公著以待朝言路不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同心佐司馬倒懸一朝解毒蘇既掃蕩譴呼遍天下宋公著以待朝言路不

詩經卷之五

六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生十年父洵游

廊日已空奸邪充輦積衰乃成亂胡馬中原收按哲宗徽宗用無雙黨人若張敦恭京等自後朝政口亂遂有靖康之禍



入對便殿宣仁帝問曰前年爲何官曰臣爲  
常州團練使臣今爲官曰臣今待罪歸田  
學士曰所以以遷至此曰道遇太皇太后聖  
下曰非也曰臣自大臣論薦呼曰非非也  
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非他意也  
臣每讀文忠公遺書必嘆曰奇才奇才但及進用  
卿耳臣不才失之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  
皆感涕已而命生賜茶飲御前金健燭送歸院

### 蘇轍

蘇轍字子由軾之弟也年十九與兄同登進  
士科以對策直言授商州軍事推官神宗立  
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補三司官屬安石  
其不附已出爲河南推官哲宗立以秘書省

詩史卷之五

九

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進戶部侍郎  
紹聖中元豐諸臣復用貶轍化州別駕徽宗  
立蔡京用事徙轍居許州久之卒追復端明  
殿學士諡曰文定

次公難爲第秀傑氣凌烟世說新語元方難爲  
史本傳轍性沉靜剛直又王洋濤治其爲  
公不願以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  
始與兄妙年擢丹桂遂與兄齊肩書者即試實  
就相迫妙年擢丹桂遂與兄齊肩書者即試實  
拜議郎累遷張州刺史武希於東堂會送問說  
下第一桂林之論事頗精確無黨亦無偏  
林覽山之片玉

論轍論事精確元祐秉政方斥章蔡不主調  
議曰河朔既與文彦博司馬光異同君子不  
黨好轍見之○道無投書論八使煩忤權臣  
通鑑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  
中外如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批  
安石力諫其不可安石雙鸞相背飛去各天  
怒出爲河南府推官雙鸞相背飛去各天  
涯轍與兄碌碌風塵走脊令心更厚與兄  
出轍與兄碌碌風塵走脊令心更厚與兄  
怒尤近古罕見○詩亦今在處兄弟急難  
歸杜門危言不出口逍遙潁水濱著書堪白首  
本傳蔡京當國轍朝請大夫罷居許州蔡  
相見終日然生如履者幾十年

詩史卷之五

十

###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也資警悟八歲能  
講所授書皇祐年中進士策調知武進縣  
以遠親不赴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  
襄城縣歷官至尚書右僕射無中書侍郎宣  
仁后崩哲宗親政章惇爲相純仁請避位貶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召復  
故官放歸養疾年七十五而卒諡曰忠宣  
堯夫傳父風弱齡耽讀習學夜忘寐帳中設

燭燭見諸公小人猶欲封其罪惡極中夜分不寢  
 于瑄曰爾父少時  
 勤學宦達問曰  
 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陝西轉運使  
 郭繼全甲兵相修繕儲備神宗愕然曰卿之  
 才胆所傳信何皆言現對曰拙者邊臣之職  
 如足及矣願陛下無獨意邊防者邊臣之職  
 意為他日  
 如孝于召編校校閱書籍以兄病辭不起富公  
 責之曰濶闊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  
 貴有桑成著作林民賴常平粟  
 植多寡除其罰民盛植桑有芽而磨輕者視所  
 賴桑後呼為者作林民賴常平粟  
 平粟振貸俸萬請奏朝廷須裁純仁曰報至無及  
 失吾富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  
 按視會秋大稔民諫曰公實活我忍累朋黨論  
 公罷書使平糶補之使諸王活我忍累朋黨論  
 雖工羣奸還側目直道信難容世途多反覆  
 為安石排今受章悼逐不傳元祐三年拜尚書  
 同局言者所安純仁應劭射賊與文彦博呂  
 公著勢於前而純仁應劭射賊與文彦博呂  
 歐陽修則黨論以因結言前世明章惇之禍并錄  
 堅請去逐以體文獻大學士前名章惇之禍并錄  
 大防等承繼宋純仁聞而憂憤乃上疏中理之  
 風安石節度計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與  
 祖宗法度措吏利民心不寧安  
 石大怒乙加重貶出知河中府  
 江行復覆舟  
 石大怒乙加重貶出知河中府  
 危無怨毒皎皎忠臣心父子同芬馥  
 永州命

下忠臣欣然前往每縶于絏啗涕忠言必急止  
曰此言韋愔爲之哉本意謂仁君發病召他  
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範仁泣曰  
盡忠盡忠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綱刺臂血上疏使傳位太子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金人逼京城命綱爲親征行管使敵兵攻城

綱身督戰殺其衆數千人復命綱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衆無不奮躍金人懼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不久去位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贈太師有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行於世嘗聞漢昭烈運遭炎燼絕人土不可階東摧復西折一朝得卧龍卒就三分功飲馬思河洛俄悲大星落

分之二月。而以貞觀大異。抗封北敵。長驅河出。觀然有飲馬河洛之志。○餘並見諸聘本詩注。漢滅良由天宋亡則不然。中原本無恙棄之深。可憐常觀李綱傳。唐書每三嘆。欽宗定策。臣准綱最明。斷決勝。有奇謀。廟謨嗟失算。免綱謝金人。宗社委灰塵。○宋史本傳。金人諭盟。朝廷議假皇太子以位。號從敵之計。綱刺臂血。下宗伯。杖將士。以死。解敵天下。可保。疏上。內。平。之。請。乃。決。欽。宗。心。以金人。約。所。內。不。可。去。決。河。上。我。議。請。上。命。敵。錢。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上。感。憤。遂。令。敵。行。敵。兵。攻。魏。上。遣。李。悅。至。軍。中。議。和。金。人。須。金。幣。以。萬。計。米。到。太原。山河。竭。天下。且。不。足。宰。相。高。質。提。選。提。綱。調。所。當。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宰。相。高。城。千。三。鎮。國。之。屏。蔽。劉。之。何。以。立。國。至於。建。寶。卽。宰。相。當。從。親。王。不。當。往。也。帝。曰。卿。舉。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金。人。需。求。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金。唐。王。高。麗。賂。金。人。需。求。已。行。所。求。皆。與。之。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已。不。可。且。敵。兵。就。六。萬。而。吾。動。土。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牢。中。當。以。萬。敵。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牢。中。當。以。分。取。之。不。必。與。色。角。而。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如。月。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後。其。食。盡。力。疲。然。後。去。此。一。撤。取。皆。書。後。三。鎮。敵。其。比。魏。半。漢。而。擊。之。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亡。後。金。人。使。入。寇。二。帝。遂。有。北。行。之。禍。重。昏。無。足。語。通。鑑。金。主。封。欽。獨。恨。中。興。主。指。高。綱。來。成。朝廷。宋。方。成。朝。廷。綱。去。捐。疆。宇。按。綱。去。後。執。政。中。原。始。失。

馬頭白生角乃計耳門乃即天數鳥  
頭白亦生角○此借以况二帝

###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人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  
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  
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金人陷京  
師虜二帝議立張邦昌鼎逃太學中不書議  
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會  
邊報偕至每陳用兵大計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惡其逼已乃諷謝祖  
信論鼎受張邦昌僞命貶潮州安置遂杜門  
謝客時事不掛口檜復欲害之乃不食而死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卽位贈太傅追封豐國  
公諡曰忠簡

李公執政日中原猶未崩往往陳大舉志在全  
東京趙公繼其後鴻溝已分割中原難與爭江  
南惟固守寇來兵整飭寇退民敢阜宋史本傳  
南比之勢成矣故興之爲國事以固本爲先  
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譬可使此鼎之心也帝使親征一戰金人走本傳金人入大入東劉漢  
恐鼎論其懼之計請戰

詩史卷之十四

十五

###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人也幼豪爽有大志元祐  
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康元年知磁  
州與金人戰數敗之虜陷京師詔爲兵馬副  
元帥高宗立李綱薦爲東京留守澤威望素  
著既至盜賊屏息民賴以安金人不敢南向

李綱語澤侯以馬當選詩澤是其言有勸上  
親幸者澤曰職而不使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  
親幸澤曰臣願從成功可必於是車駕至平江  
諸將與金人於先諸將皆臣亦舍然自效乃謀  
力也澤曰宋家一線餘非閭閻能久天遣佐中興  
出自庸君口宋史宗澤傳澤上書謂張浚曰趙鼎真宰相  
何不念孤忠令死奸臣手斥逐至天涯嗚呼竟  
誰咎宋史宗澤傳澤一見是於秦檜白首且無歸丹  
心終不負宋史宗澤傳澤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山岳  
之不能增見之日正氣作山河首陽其速朽宋史宗澤傳  
鼎在吉陽三年詩史卷之十四澤命本軍月具存云忠烈遺人  
語其子汾曰槍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悲不爾  
禍及一衆夫乃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  
氣作山河壯木朝遂不食而死○杜詩功名圖  
麟麟麟骨  
儒道行

數上疏請上還京每為王潛善等所抑惡積成疾而卒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簡

康王幸得國長愁二聖歸議和深覺是論戰即言非遂令忠義士白首壯心違宗君初擊賊神妙無能測空營待虜人孤軍推勁敵相驅十三戰所向皆斬獲宋史本傳肅元帥澤州如磁州首數百級所獲金帛悉以賞軍士有詔以澤州久人叛不可緩宜急引軍直趨澤州次第進軍以解京城之圍注伯孝等難之勸王還澤先行京師又後書北道總管趙野令兵入援皆以澤

詩卷之五

人精於詩法至者既至下今日為盜志記巨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如有公不可失也意忠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燒沒角生兵三十萬王再興等各擁衆數萬往未渡統澤進人論以禍福榮昭隆之論曰宗由澤之忠於登岸就上疏請還京與師因夾策封無價之心哉

章二十上竟同水內石忿憂成疾疹悲歌泪沾臆臨薨呼渡河千秋有生色本傳澤威聲日著

河勸勸揚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則致死九臣義士合謀討逆復二聖使天下知孝於父等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積憤至死於人問其死狀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諸將出澤數日出師未幾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日厲唐無一語及家事呼過河下功成字自伐臣言如唐詩網謂清祖曰陛下內何何張久為尚書

嗟南渡君宗高懷愁昔云沒義師猶可微徽欽清分其事與宗澤相類昔恨江東主帝元今

今尚存葉寔若埃塵神州昔蕩覆京師那可復

中原今未分竟不取奇勲晉東真力屈宋南音  
不識子弟苟偷生父兄忍拋擲何不一興師同  
死龍沙北宋亡不足憐諸臣深可惜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風骨脩岸目瞬如  
電早年驚勇絕人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年  
十八以敢勇應募挽強馳射勇冠三軍積功  
至武節郎欽宗卽位金人壓境世忠揮戈力  
戰大破之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康王卽

十九

伍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數建奇功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會秦檜收將權四月拜樞密使與檜不合上表乞骸十月罷進封福國公晚喜釋老號清涼居士薨贈太師孝宗朝追封勳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中興諸名將勳王勳最優忠勇復明哲委身知去留

世忠中興武功以世忠爲第○通鑑補注世忠中興武功以世忠爲第○通鑑補注世忠中興武功以世忠爲第○通鑑補注

古名將何以加○本傳李機遣師討閭帝○世忠大將以世忠勇故遣之帝手書忠勇二字賜鎮苗劉亂肇殺君王連廢辱張浚使連兵得書

因慟哭酹酒誓三軍不與賊俱生大呼冲陷陣  
一掃逆臣平通鑑寇從執制誥傅劇正彥作亂俊發書區寄之

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後善罷下。

被戮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刃神臂弩持

金人渡江促天子舟中宿疇敢當其鋒大將金

維咸震驚周禮凡木聞帝在明州遠阿里蒲盧

越國以帝舟次昌國縣○本傳凡木入侵分道  
渡江諸屯皆敗帝如浙東復金焦○

爲雨道出其芳。凡木第覺未會語。祈請甚哀。世

船如使馬奔何乃絕江遁去是役也見不兵號

中華竟令兀术走本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山觀我虛實通達兵百人

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多兵真川臺公

薪披草萊十年閨幕府金人不敢來



路○不恤風雷步置司楚州也忠拔草萊立軍  
 奧士同力役大人衆親織薄爲屋在楚  
 州○於年○年○傳二萬而舍人不敵也  
 字獄無事殺武穆奸臣怒與爭將惟含沙毒  
 獄見丁法言○不傳在排冤獄輒朝無多出  
 一語世思獨問怡然又抵排冤獄輒朝無多出  
 前沙並入不如歸柱門絕口不談兵跨驢復携  
 酒西湖聊寄情○本傳問忠抗疏言權謀國權輿  
 以此樞門謝家絕口不談兵跨驢復携  
 揚酒從十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  
 則孰能免遷謫保國復全身功名留竹帛

岳飛字鵬舉相州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具兵法。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宣和四年募敢勇士。飛應募。補承信郎。兀朮侵杭州。飛要擊。六戰皆捷。後平江淮。定湖湘。飛功爲第一。遷湖北京西宣撫使。加少保。興師北伐。大敗金兀朮于鄜城。又敗之于朱鵲鎮。兀朮走還汴。飛遣使修治諸陵。中原響應。奉詔班師。秦檜誣飛謀。

又遷下於理尋避害獄中。年三十九。孝宗卽位。詔復飛官。以禮改葬。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天地歷覽三千年誰如武穆冤康王賣父主和議心相許即君賣主臣深與胡奴親河壘秦倫相苟如此鄂王安所恃生平報國心百戰終夢江江淮掃旣平秣馬湖湘濱湖南湖北出不得則作閒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綱

木人楊自海上起兵皆以此曉今已飛走元  
仙翁復敗不夜過還計家飛雁行臺今行視  
治之  
萬眾焚香迎日望官軍進豪傑聞風來  
指日中原開河梁際等師與會太行忠義兵及兩  
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要中原盡磁相潭  
晉以爲號父老百姓爭捷車奉生戰捷其所  
權以義軍順益然香迎候者充滿道路未醉  
黃龍府先頒金字牌黎元動地哭公歸嗟不復  
無論十年功竟成三字獄論曰金帥動侯岳家  
軍大義師其一日直抵黃龍府與諸君滿飲兩方  
抗用渡河而擒徽宗准以比秦之獄臺臣請班  
爵乃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檄挑泣下東向再  
拜曰公去年之九廢於一早飛班師民速馬場哭  
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從而南者如市○圖  
鑑永增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以張憲爲飛部  
將妄言憲謀殺飛子雲子雲令憲密遣兵計逐張  
憲無從飛子雲子雲令憲密遣兵計逐張  
飛父子是謂其又狀飛家以背示其無精之  
盡忠報國四字深入廣聖殿而問其無精之  
狀俛向忠與不語僧詰其實擒飛子雲其  
志愈著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也賊槍害忠賢  
怨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賊槍害忠賢  
狙謀既昭然庸君雖蒙蔽豈真無片言吾觀班

師際未必非上意踏破賀蘭山  
蘭山當歸淵聖帝  
實乃高宗忌囁昔賜旌旗精忠素所知一朝誣  
大逆能不念平時  
字製旗幟邦昌居黃屋不忍加誅戮金人奉冊  
百拜受冊號爲大楚遂升文德殿百官  
請死王尉諭之常赦所不問於此獨何心恬然殺  
武穆綱目秦檜殺故少保推密副一死千秋悲  
皆言檜所爲宗君飲恨卒斯時當怨誰  
成疾謫羽人問澤曰吾以二帝蒙君王慨興復  
慶慎謹王此無一語及家事而卒  
義士將安歸成敗非無兆書生尚能料  
元本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內更  
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更  
大功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況汝成  
恆老吾誰云武穆王獨不悟行藏窮躬唯盡  
瘁嚆敢論存亡諸葛亮出師表勸  
孤忠費金石千古西湖傍拱木生顏色  
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左  
傳泰伯調羹叔曰爾墓之木拱矣君看宋家陵  
冬青井無迹楊曉真物怙思橫肆張趙氏諸陳

開至關支體損珠玉匣焚其書葉竹草莽  
開其書之蘭亭山後又移宋  
故宮各書其以上以藏焉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人也四歲而孤行直視端  
無詭言識者知爲大器中進士第高宗卽位  
除樞密院編修遷侍御史帝幸錢塘留浚守  
吳門起兵討苗劉之亂除知樞密院事帝欲  
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乃以浚爲川陝宣撫  
處置使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後罷相爲秦檜所陷貶永州榷死

復觀文殿大學士將兵守建康孝宗卽位封

魏國公尋薨贈太師諡曰忠獻

魏公將相畧膽氣一何雄宋史本傳論諸君之

之氣則足以正君心張浚者謂其氣者失首發苗劉逆遂

成浴日功宋史本傳劉正忠作亂敗元叔書至  
之氣則足以正君心張浚者謂其氣者失首發苗劉逆遂

功請行鎮陝蜀開府秦川曲宋史張浚謂中興當

請行身任陝蜀則東南不可保陝蜀則東南不可保

金人兀術剪髮其後復東南於秦川長驅

軍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東南其後復東南於秦川

尚原兀術僅以身免其後復東南於秦川

病歸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與吾爭其後復東南於秦川

者獨張浚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其後復東南於秦川

朝令胡馬臨江秣公復起操刀胡人夜遁逃朝

張浚行在平陽復効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

福州浚既去國金人引兵入攻乃召浚復知樞

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兀術擁

兵十萬於揚州紂口浚決戰浚長驅陷江州

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術曰王愈謂兀術

嶺南何得乃在此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兀術擁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兀術擁

獲罪天心祐孤臣檜死公還存上書黜秦檜精忠反

州法大國令臺諫論浚以特選提舉江州使承

心慕之武夫使將言浚者必吝賢不肖莫不顧

今臺正有所謂論浚者必吝賢不肖莫不顧

浚爲國賊必欲殺之會檜死乃允勤王心愈切

買舟冒風雪金亮兵大入中外震動使張觀文

方焚米石煙災漲天憤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

之急知直前求力能退金師敢將老病辭本傳  
乘與夜上而曰力能退金師敢將老病辭本傳  
即使凌上而曰力能退金師敢將老病辭本傳  
復以時事為言言曰君臣之義無所避於天地  
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  
望上心感惟荷有所見安忍病言上如欲復用  
汝汝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臨終命諸  
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皆然手書付二  
子還思二帝耻不實行次廢于得疾手書付二  
雪祖宗之恥即死子口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先人墓左英我御山下及矣備哉宋長城表表  
垂青史孝宗曰朕倚魏公如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

國朝史卷之十

王

偉美哲如玉眉秀而長目顧盼燁然年二十  
舉進士對策第一歷官至尚書左司郎與賈  
似道不合累為臺臣論罷咸淳十年詔天下  
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入衛元兵破  
常州除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恭宗既降  
天祥與張世傑共立益王於福州以圖恢復  
天祥兵敗卒為元人所執元主欲官之不屈  
以遇害有吟嘯集行于世

宋廷善養士綿延三百秋天厄文丞相獨令遭

此憂勤王徒感激獻策不見收不史本傳  
詔天祥下勅工天祥捧調流使陳繼周張那中  
家僮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吉州兵諸豪傑甘  
應有象萬人軍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  
其父止之日今大兵三道鼓行破竹蠶食內地  
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  
天祥曰吾赤心無他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  
餘年一旦有急懷天不量力而以身殉之勝人  
忠臣矣士持此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  
足言本朝德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  
難言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邑一時雖  
地以力聚乃足以抗敵約日薛春而吾民之蒙  
條者又伺間出於其心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諸以馬廷君王既降虜氣所投崎嶇奉勿

國朝史卷之十

王

主將奮回天謀本傳元兵破常州宋帝降天祥  
能舉果人海進遇兵伏環堵中得見然亦無  
走依叢篠中兵入索之偶不見獲免至高郵范  
海王既皇帝位於福州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事天祥命呂武招索傑于江蘇相繼於密  
西逐便即武軍黃萬石賊走須臾五坡嶺兵敗  
見縲囚刺不及戰皆頻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長揖左袒相不惜嚴顏頭  
之置之崖山嘆事不執長揖左袒相不惜嚴顏頭  
氣正氣歌激昂萬古愁投足非吾地餘生獨

倚樓觀海天祥至燕京元丞相李顯召見於

羅網之說于南人行南樓可發說天祥曰南之

小侯不從地○羅明哉帶中意義盡身當逝

廟事見南來茂注○羅明哉帶中意義盡身當逝

孔聖之仁孟子曰取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冠歸故鄉豈曰偷生計通鑑元世祖求南人有

作欲報之天祥曰國亡君分一死耳僕錄克復

知其不可死猶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

言者乃江左雖無家故舊滿天涯總無草廬焉

猶堪傳浪沙上句用諸葛長坂復事妖言一朝起

引頸并就死

人欲取之天祥曰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

一死之足矣乃謂有宰相安事二姓須賜之

見上衣

帶注成仁無所疑迂疏乃有之通鑑天祥志

死當聞古人語巖壙不可依朱亡在朝夕君匪

皇家戚空抱比干心不踐淵明跡似道罷君時

致仕及茅茨江南無寸地再起欲安之

不體天

告賈創道不樂校臺臣張志立勒罷之天祥既

張陸

張世傑范陽人也

必傳樞密副使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也景

定元年登進士第累擢至禮部侍郎使軍前

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張世傑

等追從之遂相與立益王昀於福州三年益

王崩復立廣王昀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

共秉政元兵破崖山俱與帝赴海而死

元師如雷擊江南望風奔天子解璽綬稽首端

明門通鑑元伯顏帥諸州人城大宴諸將

謝與皇太后出宮宣謁見帝手繫頸之禮帝拜

應松原係三學諸將楊學舉知樞密謝堂發院請

以奉宗祧天心或未改是時倡義臣文陸張將

軍許身乃其志存亡非所論宋史忠義傳元福

州陸忠王與張世爵等表相  
峴山際寧爲興復場所埋身地張世爵傳三福州寇復至十築  
軍復攻之世爵以福州不可居徙王入福州元  
會之庄山而張弘範等復遣兵攻之王新端笏立  
朝廷悽然淚沾纓生平章句學那可控胡兵通  
陸秀夫爲立子相時播越海濱或云陳累每時  
前秀夫獨力大燭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悲  
挽輿急渡江以朝木衣淚不盡源左右無不悲  
人塞海口尚思爭勝肩檣旗一夕仆宗社爲烏  
有龍詔元張弘範張崖山張世傑力戰禦之或  
退龍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退  
夫勝負未定持大船千餘付一守時已平今頃  
開爲死計元乃由山東轉而南次大洋與其  
傑之師相遇過海之弘範復四分其軍以舟戰其  
戰前師離至宋師南北諸兵皆喪不能復  
戰敵有一舟繙嶺北諸兵之檣旗皆喪不能復  
漢元師薄宋中軍世傑文臣將若何抱帝沉滄  
波陸秀夫至十六年二月峴山破秀夫在衛王  
海武將安所適與舟同覆溺通處宋兵們建安  
死武將安所適與舟同覆溺通處宋兵們建安  
已至矣我未死者欲別立趙氏以存我趙氏亦  
此豈天意耶若夫不徵我使存趙氏以存我趙氏亦  
則大風覆舟舟送覆我使存趙氏以存我趙氏亦  
功靈哉節士風宋家重儒術淳風庶不失君看  
南海旁盡是忠臣骨讀天功尺上張浚注○按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別號疊山信州人也爲人豪  
爽每觀書五行俱下覽終身不忘實祐中舉  
進士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復出  
試教官中無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而宋  
亡元人欲執之乃變姓名入建寧已而賣卜  
建陽市中後爲魏天祐所逼遂不食而死  
壘山驚鶴操摩霄氣象凌然宋史本傳作劉綱枋  
得如鸞鶴摩霄不可

國亡因遁跡賣卜名不傳米履足自給無心

百錢兵東丁枋得奔信州信州不守乃變  
姓名入建寧寓居茶市麻衣鬻藥  
乞已而賣卜建陽市中後有木卜者潛踪苦不  
惟取米履而已委以義事諱不屈

密天祐來相逼迫脅向燕京抱忠因絕食  
死於陽人謂積歲之多更至其家使爲絕食  
急欲尋殺得免居監中聽天祐見時方以求平論學  
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使枋得射日食辛果二  
升滿笑曰病渴謝太后兄贊所及藩國所在再  
小女子能耳豈不次若哉終不食而死始懷柴  
薪意前詞終遭煎里厄兄前冀志士多苦心

由來非一夕君看蘭蕙花肯長蓬蒿澤

### 遼金附

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本號契丹後  
梁太祖時有耶律阿保機者始稱皇帝號太  
祖子太宗德光嗣位遣兵助石晉以滅後唐  
晉因割十六州以賂之由是土地浸廣侵畧  
中原矣德光死世宗阮立阮死穆宗璟立時  
宋太祖始受周禪璟死景宗賢立賢死聖宗  
隆緒立遣兵入寇宋真宗自將次澶淵與盟  
而去隆緒傳三世而宋用童貫計約女直以  
滅遼而宋遂有靖康之禍

詩史卷之十四

三十三

金之先出赫韃氏號女直古肅慎之國也宋  
徽宗時有阿骨打起兵滅遼稱皇帝國號  
曰金是爲太祖阿骨打死太宗晟立悉兵入  
寇虜宋二帝高宗南渡而中原遂爲金有晟  
死熙宗立立死海陵王亮立暴虐國人殺  
之而立世宗雍金自太宗以來戰征不息至  
雍始與宋結好而南北得以少安雍卒國勢

日衰四世而蒙古氏起與宋約兵以滅金

戎狄有荒服不與華人通

食不肉不飲不草同食

中原失其鹿胡馬始乘風唐垂契丹奮宋衰女

直隸爲史太祖紀唐昭宗天復元年唐僖宗可

與和五年女直完顏阿骨打討之

出而逐生太祖天際五雲重

出主東左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氣遼人起

沙漠憑陵我城郭繆哉石敬瑭求援邊愁作素

詩史卷之十四

三十四

表割盧龍稱兵犯河洛

未朽出帝車中縛

復征幽朔幣金五十萬

契丹主伐虜州帝遣曹利用如契丹里

年契丹主伐虜州帝遣曹利用如契丹里

至白溝和好後走

亦薄

取諸及金人取燕

而宋雖存空城而已

金人瞰幽都戰馬踏空

波中流不陷沒天命將如何通鑑初金主大混

土使一人帶馬乘馬徑渡日視吾營所結

其底滅遼苦翻掌破宋一揮文徽欽見俘虜

受辱良已多綱目欽宗南渡三年起兵武進

四姓兵皆渡金人焚南薰門三月金人入京師

劫土人而此法郭誠明以帝及皇后太子此

還

鄣哉南渡主休兵但請和稱臣復納貢割割

漢山河見上高猶夏古來有誰若還金久書壁

夏

永嘉及靖康今古同其醜永嘉劉懷帝年號

戎人日已昌華人日已亡遂令蒙古氏混一我

封疆蒙古初元木荒○通鑑世祖綿綿三百載

衣冠化堯鎧李東陽奏府金元相承二真龍起

濠州鯨鯢復誰在皇明通紀元正十三年列

太祖高皇帝游獵在野始居濠州之西鄉乃

快先於御營以獨義加封元之典克遷

惟吾曹逢此盛明朝悠悠東窓下援筆叙腥臊

顧氏詩史卷之十五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元紀

夫元之得有中國也其去匈奴羯氏羌鮮卑

索虜之割據而雄者無幾而中國之有元則

自有天地而有君臣以來而腥穢之禍未有

兩也驅吾冠裳文物之雅而無不推而髻左

而社侏僂而語而圍吾中國之民若羊豕畜

焉直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已於乎仕元而

人者幾行禽哉非我

明高皇帝之興逐而出之大漠之外而嚆爲

雪百王耻除千古兇揭天地日月令重朗也

余讀元史無論其君臣之間驕淫恣驕靡靡

無復紀綱而卽此恢恢宇宙中日擁推髻左

衽侏僂之夫相與譁呼蒲伏其下而至尊稱

之曰君亦可醜矣賈生有言天子者天下之

首蠻夷者天下之足而足反居上寧詎創懸

元之亡也固知天之厭之而啓我



也。余作詩史。自盤古而下。詠等元。雖我  
明人文蔚起。雲蒸龍變。而不復染指。夫亦曰  
天地由此重開闢。吾姑歿筆而藏之。以俟後  
之君子。

世祖名忽必烈姓奇渥溫氏蒙古人也宋理宗時有鐵木真者起兵西北滅夏破金而稱帝自爲元太祖其後四世而世祖立。在位十九年而滅宋混一區宇。又一十六年而崩。

太祖高皇帝逐而出之大漠之外。而中國始

載筆竊萬古洪荒世悠悠自從唐虞來曆數可  
推求三千六百載腥羶方橫流大運有終始得  
非渾沌秋禮記大戴章句土載言○按通鑑紀事本末  
元宗滅金始僭而元始聞鐵木真勇悍抱奇謀  
一戰勝西夏稱王建九游宋史宗室傳  
力古里察罕落思城人掠而運之入

池望風拔宋鑑德祐二年元佑使蒲江潮三日  
詔諭郡縣江潮靜不流綱目錄蒲江潮三日不  
拖人方幸之天星散如雪時興元年分駐江沙上南  
而潮泣不至趙家君若臣同向波心滅見陸秀  
隨之聲如雷  
數劫乃已

萌開闢端燕都方虎據皇覺已龍蟠元建都於燕○江淹

百年運將已

大聖乘時起霖雨。滿天來羣生。一朝洗漢書匈奴傳贊

孝宣之世承武帝舊弊  
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  
胡主順天心北走出長

城皇明通紀徐達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左丞相失烈門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夜半遂開

建德門比去如上都○元鑑我太祖高皇帝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謚

帝曰順依然舊沙漠還作漢邊庭漢書匈奴傳贊匈奴辟居北垂

隔以山谷，壤以沙幕。夷人王中壤，古今亂無兩。

五

明蕩胡塵洪猷誰與倫鄙哉夷虜輒奚足書篇

末冬日無飄風陽春何以發秦滅重瞳勞驅陰  
爲漢高天教蒙古氏啓我

聖明朝因歌遂成史繼續三千禩攘狄揚皇威  
竊附春秋旨天地既重開五德週還始車書垂  
萬年同歸

聖天子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也  
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博極羣書旁通天

詩史卷之十五

四

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

文若宿構者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定燕

聞其名而召之得見親用太宗卽位拜中書

令事無鉅細以身任之無負於國薨於位年

五十五雖居相日久得祿分其親族家惟琴

玩十餘及古今書畫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

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鷓鴣且有翼莊子鷓鴣巢於深林不井耐亦有  
鱗非谷射遇一林注鷓鴣小鳥也并耐亦有  
鱗注鮪小魚也誰謂胡元國獨無社稷臣元史

王樞楚材曰吾圖撒合里卓卓信殊倫  
真楚材臣也

能推太乙數本傳推太乙數推之必言其不可居

解辯列星文壬午八月

夏雲師偏克冬雷敵及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破國無屠衆

南四十戶...  
胡人武方...  
百姓哭...  
威解色...  
生一事...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  
也上世仕宋...  
州人孟頫幼...

筆立就以父蔭...  
事元積官至翰林...

南歸卒年六十九...  
絕倫為世所寶

孟頫

孟頫字子昂...  
元臣...

入見...  
下希...  
下希...

本傳孟頫...  
以書名...  
跡發...  
書畫...  
秦何...

源記...  
桃林...  
怡然...  
此運...  
論...

中原遭燼...  
松雪吳生...

松雪吳生...  
而結...

虞集

虞集字伯生...  
亡僑居...

書聞輒成誦...  
大德初...

教授以師道自任。泰定初除國子司業。文宗  
卽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帝方嚮用文學。以  
集弘才博識。甚見寵用。文宗崩。謝病歸臨川。  
元統間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卒。年七十七。  
贈叅知政事。封仁壽郡公。

伯生宋家委質耳胡服鮑魚亂其真歿身不自覺家語與不齊人看如入鮑魚之肆館閣十

二遷著書在天祿徒誇太史書終媿愚公谷元  
本傳虞集官自刑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文宗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徵唐宋會要修鑄世

大典命集賢中書平章政事趙世族同任總裁

中見一老父而問之曰是爲何客對曰爲愚公

黃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是

永茲奚卽幾被玉堂山可意耶楚則亦以鍾人

田一本集題趙子昂若溪園詩吳興公子玉堂仙

目盡出各溪似輞川。兩岸青山江樹底。弄魚  
種。田。○木傳虞集早歲與弟學。同開書舍。

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恭右室  
書徵竟夫詩題曰征

菴。故世稱邵菴先生。

胎胎

賸字大用胡德主馬扎兒台長子也生而

爲其於常兒稍長贅力過人器識宏遠天  
曆元年襲授成制提舉文宗見而悅之遷內  
宰司丞元統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進御  
史大夫大掇綱紀中外肅然至正元年爲中  
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修宋遼金三史十二  
年平紅巾之亂十四年討張士誠於高郵連  
戰皆捷爲哈麻所譖罪其師老費財遂削官  
爵安置淮安復流雲南哈麻矯詔鴆殺之二  
十三年張冲上章雪其冤追復其官

大聖將龍興夷元應電威因关香肅吾自史審

本明人主平包忠節元史本傳脫脫

與有用者古人云之才不食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矯於事君之際始終如一

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大義滅親本傳

和親仁彥言早沙爲金紫光祿大夫持伯父伯  
顏爲中書右丞相擅爵人赦死罪任邪技裝無

奉諸衛精兵收爲已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脫常憂其改謀於直方直方曰大義賊覲大夫

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及伯顏擅敗二

[illegible]

城下晚晴日，自宜逐丞相。伯顏遂南行，持樵更

學政中外人心悅相乃悉更俗顏舊政復科舉

聖上分命遣王嚴整時來濟黃河土崩疆宇  
 至通鑑至元十一年詔修河防脫詔舉臣先  
 至河防其言詔云有人一隻跟拂動黃河天下  
 反又治河果得石人一腿而汝謂之兵起矣  
 世天下土崩紅巾郅敗亡高郵復猖獗未  
 斂大將師先聽讒人說銜恨竄滇南飲鴆嗟見  
 殺本傳李善之語仲脫聚衆自討以紅巾爲號有  
 賊重爲股肱大賊之也麻李逃去十四年張士誠  
 據高郵脫脫糾結諸軍討之連戰皆捷賊有謀  
 罪其師老費財削其官頗安置淮安先是脫脫  
 之西行也命士誠鎮於南京及臨其兄弟之  
 淮安之也命士誠鎮於南京及臨其兄弟之  
 業於是召士誠而召脫脫後錄詔遣使告之  
 蒙

古國方虛中原運當達致命我

王左執黃鉞下乘白犢以麾

顧德輝字仲瑛吳郡崑山人也幼穎敏善記  
誦輕財喜士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  
書宗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德  
輝賢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  
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晚年好佛遂祝髮自

稱金粟道人徙家臨濠而卒

仲瑛東南秀意氣本豪華好客不知倦名士蒲  
其家園池辟疆偶辭賦野王誇何氏語林原仲瑛刻富於贊輕

一時才情如麗風流文雅者稱東南○世說顏

弱齡探二酉晚節悟三車

書之所見前注○法華經舍利弗如彼長劫初以三車誘引諸子○又云爾時長者當設方便

知諸子等先心所好。玩奇異之物。而告之言。汝等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宜速出來。

隨汝所欲  
玉山藏圖史  
語林  
顧仲瑛  
購古法書  
名畫  
藝鼎  
秘藏  
築別墅

於黃涇西題曰玉山佳處  
國史之富鼎甲一時  
金粟寄生涯祖庭事苑  
維摩詰經

詩史卷之十五  
十一

向來豪俠事盡作優曇花詩云如是我法

又六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

達士人莫知其旨

其僕曰儒衣僧帽道人靴天下盡山僧可與  
說向時豪俠屢五陵衣馬洛陽街一時賞其瞻

亂世貴全身 憚犧應斷尾 左傳賓孟適文見

且曰。鷄其悍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矣。善乎廢中

權豈獨募金僊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別號鐵崖會稽人也漆其經

傳雄於詩文泰定間舉進士補天台尹積官  
至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攜家華亭與張昱

諸名人爲文字游洪武初徵至京師作老客  
婦謠以見志上知其不可強因放歸卒於家

廉夫善傲世曠邁不羣才登高每遐眺懷古心  
悠哉何氏詩林楊鐵崖序于各山川必在尚遊

寄情三江水浪跡小蓬臺松江志楊維禎會稽  
人世兵亂携家寓華亭

空築室面花潭謝山志亭○原諱銘維禎  
亦無日臥病書爲伴危任不披文則秀割翰或

聖音當歌鞋作杯楊應夫與倪元鎮嘗會飲於  
德聚有疾病見之大怒翻案而更煙滿江左

懷抱幾時開酒賜士誠士誠聞應夫至甚喜  
今飲以餉酒酒未半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

彈冠信非該應夫不可不敬強也茫茫皆百六應夫不可不敬強也天地重

開闢何復卧蒿萊大吠非其主竟爾非所喜歸

來百花潭高眠不復起來應夫土潤汗州人其  
犬非其主陛下直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

倪瓚字元鎮別號雲林無錫人也生而俊爽  
傳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資至正間知天下

將亂乃日鬻其家田產不事家人作業唯遊  
遙吟詠寄情山水後兵亂遊四方洪武初

遂解時已無家卒於姻親鄒氏

元鎮高潔士世外託幽襟見下棄捐千金產

五湖心此志費乃往五湖三笑傲烟霞際道

遙松桂陰我清閨閣古鼎燦成林倪氏語林

客與深歌以嘆望之者議其爲世人也

荀勗尺以劉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窓下

孫登琴金銀變化爲祥登琴好潔終成癖

數十年好潔臨頭水數十年好潔終成癖

白爲潘語林元鎮清閣中夜書數千卷皆手  
 成誦○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爲剪桐因嗜染  
 勝千不假客時人謂之書潘  
 咳聲使吳令家僮通覓無得量應怪楚  
 密外相葉有靈癆者元  
 更吳門葛可久治瘵以所乘白馬載之  
 見馬被汗不悅拜母曰兒從母建起故惡之  
 耳兒疾雖死不顧其醫矣  
 竹寫逸氣冷然冠古今謂車元鎮嘗自題其畫  
 全之竹卿以寫別中逸氣耳  
 山水踪跡每相尋異代堪同調與爾結知音謝  
 運遠誰謂古今  
 殊異代可同調詩史卷之五  
 十四

詩史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明顧正誼撰正誼松江人萬歷中官中書  
 舍人考錢希言戲瑕曰昔嘗於太原齋頭見雲間  
 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名也余與王先生  
 相顧驚嘆王先生曰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余  
 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雙瞽  
 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嗟乎唐生之文  
 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俟異世子雲者  
 起故當有定論耳云云據此則是書爲唐汝詢作  
 正誼乃買其稿而刻之耳然是書以列朝紀傳編  
 爲韻語各爲之註以便記誦不過蒙求之類不知  
 正誼何取而竊據之也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十

二卷

〔明〕郭大有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周對

峰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評史心見

十二卷》提要

凡例

一評史以通鑑為主參以綱目史記春秋左傳兩漢書三國志晉隋唐書南北史宋遼金元史諸家詠史揚鑒庫詠史古今史斷諸臣奏議名臣言行錄致堂書見諸儒鑑斷及我

朝

皇明政要文衡凡古人言行先儒或有所未論者或論而有所未當者或有已論而餘意未盡者或有諸說不同而莫知適從者予引六經四書為証妄以己意參酌可否而評之微顯闡幽則是非得失昭然可見非敢蹈襲前哲以為己能也寒窓草創數年始克成編讀史君子幸有教焉

一鑑者乃後人之龜鑑也鑑古人之得失以為己之從違諸史所載古人言行固有以為鑑者亦有不以為鑑者如漢文帝好黃老因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南越謀反卑辭厚禮以誘之朱子乃稱其善用殊不知養成驕橫肆無畏憚遂至兵連禍結延及七國之變而不可救此所當戒而不可法也至於直不疑償金婁師德唾面不拭自乾之類矯情要譽欺世媚俗恐後人信以為美而效之不可不辨此評之本意也

一評史諸題凡可以為策論者學者任意擇取以備



今時之制也。

觀覽利於舉業最速

一評史補遺是古人言行之善有關於綱常者補於風化者因觀子書隨筆以評不拘先後次序也  
一評史或字意難辯或引証出於他書子皆分類註於本題之下他所易知者再不音釋

官板大字評史心見目錄

卷之一

成周

武王

武王不納夷齊之諫

宣王

姜后待罪

幽王

舉火戲諸侯

襄王

在德不在鼎

敬王

季札之才近伯夷

覆楚復楚

伍員鞭平王屍

元王

越子致貢於周

周烈王

豫讓真義士

安王

在德不在險

顯王

徙木立信

程嬰立孤

齊威王實賢

敝袴待有功

報王

致士先徒隗始

王蠋死節

蘭相如金壁

相如屈應顏

秦始皇

始皇蔡長城

李斯諫逐客

魯仲連天下士

趙使趙惠代李牧

張良為韓報讐

燕丹使荆軻刺秦王

作阿房宮

坑儒

卷之二

始皇不殺茅焦

趙高立胡亥殺扶蘇蒙恬

西漢

史畧

高祖

高祖還軍霸上

范增舉玉玦者三

設壇拜禮

陵母伏劍

紀信誑楚

項羽欲烹太公

奪信耳符

養虎貽患

魯守禮義之國

漢以魯公之禮苑項羽

田橫之客皆義士

斬丁公

雍齒封侯

六出奇計

蕭何治未央宮

顏回夢寐

陸賈新語

魯兩生不肯行

四皓輔翼太子

惠帝

曹參遵何約束

鄭寄紿說呂禪以兵屬太尉

左袒為劉

卷之三

文帝

却千里馬

陳平不對錢穀決獄之間

袁盎却坐

耕籍田以率天下

三表五餌

張釋之言當夫利口

周勃下獄

校尉忌器

文帝誅薄昭

魏尚守雲中

申屠嘉辱鄧通

勞軍細柳

文帝貽詔短喪

文帝好黃老

文帝仁柔之過

作露臺

文帝不盡人之財力情

景帝

減曾法

直不疑償金

袁盎以計殺晁錯

亞夫堅卧不起

武帝

公孫弘布被

智囊

衛青不斬蘇建

霍去病何以家為

不冠不見黜

踞廁見青

漢武帝遺繡衣使者發丘鑿墓盜

卜式助邊

公孫賀不受相

蘇武守節

司馬遷言陵無罪

王賀陰德

田千秋一言取相

輪臺之悔

卷之四

昭帝

昌邑王廢

不學無術

宣帝

王成以偽增戶口象賞

蕭望之不欲外補

閉閣思過

帝王以全取勝

張敞五日京兆

國功臣於麒麟閣

元帝

二疏請老

漢元帝不用馮野王

樊感守心

孝平帝

劇奏美新

孺子嬰

葉勝死節

薛方辭聘

東漢

光武

王霸水合

識與辭封

宋弘不諧

下詔慰安馮異

嚴光不屈

郭伋諫用南陽人

李業等不事公孫述

漆身為癩

鄧鄼拒關

却獻馬

隴蜀王俊不言兵

王丹助麥

劉昆反火

馬援戒子

明帝

鄭眾不拜

耿恭拜井

即官上應列宿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和帝

竇憲勅功燕然

班固漢史

王允殺蔡邕

安帝

震畏四知

以薛苞為侍中不拜

綱目

桓帝

楊喬辭婚

綱目

獻帝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綱目

不得已而降之可也

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操以荀彧為子房

關羽報效曹公

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呂蒙襲關羽

綱目

宮中使心見自傳

漢昭烈

丹陽吏殺其太守孫翊妻徐氏討殺之

綱目

三分天下

諸葛亮受顧命

漢後帝

孔明擇婦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

晉武帝

竹林七賢

羊祜德信懷吳

晉武焚雉頭裘

晉武知所取舍

將軍周處擊蛟萬年死之

卷之五

惠帝

劉淵寇太原

劉曜獲晉惠帝后羊氏復立為皇后

名教內自有樂地

綱目

愍帝

祖逖擊羯

溫嶠絕裾

陶侃運甓

顯帝

石勒比高光

穆帝

苻堅得王猛

帝奕

矯情鎮物

謝玄救秦

孫盛執筆

六朝

宋文帝

檀道濟萬里長城

性理大全

宋衡陽王出獵

綱目

齊

齊主鸞弑海陵王

戎服講老子

梁

梁主釋英圖書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州太守馮寶妻沈氏討

敗之

魏

盡誅天下沙門

宋史綱目

魏有芝生太極殿

裴延雋上疏

高允恐角翟黑子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

魏上進至魯地以太牢祀孔子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魏大丞相泰殺其同臣王茂

古弼忠直

文帝

秋八月詔犯罪三奏然後行刑

綱目

高顯取陳之策

高季基知人

上伽綬因來

龍門王通獻策

久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煬帝

指孔雀為鸞

道士潘誕伏誅

卷之六

唐

高祖

世民誅佞人

秦叔寶程知節降唐

二月平陽公主薨

唐殺隋河東守將禿君素

李勣真純臣

李素立守法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張旗周不私故人

太宗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賜絹愧賊吏

至誠治天下

禦戎上策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谷那律諫遊獵

太宗善推其所為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瑒之姬

縱囚來歸

蕭瑀真社稷臣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募隋戰士

冬十月詔議封建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聘鄭氏為克寧既而罷之

創業守成孰難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鄆州都尉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吳王恪英果太宗立之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太宗親征高麗

段志玄真將軍

帝寵賜太子

徐惠妃諫征伐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卷之七

高宗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韓瑗諫立武

以長孫無忌為朝散大夫

冬十一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張公藝九世同居

寵辱不驚

身言書判

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鳳鳴朝陽

中宗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敬逸擊之

唾面不拭自乾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宮歸嵩山

薦賢為國

安全藏則心

稱為國老不名

雨雲

十二月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殺五王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兵潰而死

睿宗

祀欽明八風舞

玄宗

玄宗識人君之體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伴食宰相

捕蝗

宋璟賢相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玄宗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

夏至賜貴近人絲一絛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王毛仲嫁女

以詩書賜吐蕃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

史

夏四月殺咸寧太子趙奉章

卷之八

六月遣前李林甫官爵其柩

肅宗

祿山驅樂工

永山

雷澤清擲樂器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代宗

單騎見虜

宦官典兵

楊綰清儉

四月以裴諝為左司侍郎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之

夏六月隴右獻獬鼠同乳

德宗

却貢獻

論大事不計小費

劉晏可法五事

敘忠州刺史劉晏

盧杞進

窮奢極欲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



朱泚僭號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洛州刺史田昇入朝

始定公主見舅姑之禮

詔葬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憲宗

國討傳

裴珀不私故人

貶楊憑為臨賀尉

李愬克蔡州

李光顏以身許國

以公綽為京兆尹

韓愈嗣佛

筆諫

劉栖楚碎首玉階

敬宗

秋七月監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疋

文宗

劉蕡直言

牛李維州之議

三澣衣

武宗

以杜宗同平章事

以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宣宗

流祝漢真於天德軍

遣道士迎軒轅集於羅浮山

昭宗

歌後鄭五作相

五代

後唐

唐主不許法外稅民

卷之九

宋

宋太祖

禁嚴攘奪

范質卒

孟酒釋兵權

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

太祖悔過

賜金帛以闢逆諫者

解表帽賜金帛

宰相須用讀書人

撞碎寶器

雲夜幸學堂不

晉手不釋卷

恤繫囚

治世養身之術

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

不與彬使相

太宗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命搏為諫議大夫不受

蒙正雅量

貨義門果

半部論語致太平

不欲宦官預政

呂端鎖繼恩

君子之處事何異

真宗

陳恕不進府庫條目

李沆無密啓

田錫焚疏

出王欽若知天雄軍

沆不用丁謂

官板詳史心見目錄

十八

綱目  
綱目  
綱目

寇準却例簿

霍光傳不可不讀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北門鎖鑰

王曾正色立朝

旦薦寇準

貶寇準知相州

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

契丹行三年喪

仁宗

魚頭參政

孔道輔使契丹

却瑞草

彥博薦介

宋仁宗廢郭后

富弼終喪

仁宗命侍臣講讀通英閣

出犀合藥以療民

仁宗節儉

英宗

杜鵬鳴於洛陽

官板詳史心見目錄

十九

綱目

綱目

神宗

會天下財庫

安石割地界遼

徽宗

石工不忍刻元祐碑

以安石配享孔子

大晟樂成

卷之十

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

陳未引落帝僭

圖燕之議始此

官板評史心見圖自錄

欽宗

羅李綱以謝金人

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徙

李若水死節

高宗

殺陳東歐陽徽

洪浩真忠臣

進拜二帝不受賀

汪黃不以金兵上聞

八月張浚殺殿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綱目

金粘沒喝陷襄慶府

岳飛班師

金主親祀孔子

韓世忠罷

洪邁使金不屈

孝宗

附金紀

倚張浚為長城

金主貴絲帛

施全刺秦檜不克被殺

楊甲對策

金主禁女真人不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官板評史心見圖自錄

寧宗

角端

理宗

附金元紀

嘉定十年以伐金詔四方

以陳埴為國子司業

許衡卒

殺故丞相文天祥

謝枋得至燕死之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太傅伯顏卒

元

綱目

仁宗

求訪遺逸

禁諸王母得以農時出獵擾民

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英宗

賜幣旌直

吳澄天下士

勅寫金字藏經

宋恭帝

趙昴發死節

元定恭

官板詳史心見卷目錄

十二月以西僧輩自吃刺思為帝師

順帝

余闕死節

元魯頤不花死節

卷之十一

補遺

孟母三遷

捲土重來

寧必言天

劉平妻殺虎

遇賊守姑

平原君斬美人

卞和泣玉

不受嫁資

誣牛不校

韓伯愈泣杖

王祥卧冰

羊續懸魚

時苗留犢

不敢首為亂階

練氏全城

范蠡歸湖

子胥奔吳避難

不辭盲女

求婦不欲高門

叱狗去妻

乞命歸養

不責更碎瑪瑙盤

卷之十二

郭巨埋兒

同巷不求見

不與官酒

不傷蟬蟲

官板詳史心見卷目錄

為善陰陽書

私食不欺

帶還婦人

亟還玉帶

取石鑿甕

薦福碑

出祿賑荒

寄銀還子

嫁前令女

割席分坐

賓氏二女

張詠被戲小兒

第五倫

麥舟助喪

皇甫規妻罵董卓

官板詩史心見

宋名臣言行錄  
二十四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一

南京

後學

郭大有用

賜進士第

監察

御史

吳郡王以旂

賜進士第

按察司

僉事

古潤嚴

校正

金陵

書林

周曰校應賢

刊行

武王不納夷齊之諫

君尊臣卑冠履之分截然不容以毫髮紊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武王豈甘為不忠之人哉不幸時遭其變勢遇其逼惟欲除殘暴而拯生民於塗炭之中紂不容於不伐矣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日無君固武王之憂亦夷齊之憂也武王憂一時之無君夷齊則憂萬世之無君愛一時之無君所以奉天討以伐紂故不納其諫也憂萬世之無君所以伸大義以正名故不得不諫也鄒魯乃議武王當立微子以承商統不當自取天下吁此蓋不知聖人革命順天應人之舉也昔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奔之後不使堯之子而從舜矣孟子曰皆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自后稷大王王季積功累仁至於文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武王繼之遂成一統設使武王不取薦微子於天吾知天下歸周久矣民不從微子而從武王亦猶民不從桀之子而從湯或是知武王伐紂乃救民而復一時之權者義也夷齊諫乃尊君而子萬世之經有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道而不悖則有以合

子天理之正而昭乎人心之安矣豈可輕議之哉予因鄭

姜后待罪

大抵女色迷人未有不致殺身異國者桀之下也以妹喜幽之滅也以褒姒豈不昭昭矣乎况婦人之性多嗜淫佚莫不悅夫之晏起得以恣其余悅之歡今后自認其愆而進規諫之誠宣王悔過勤政而臻中興之治周家八百年之業幾絕得續非內助之力乎

舉火戲諸侯

昔齊妃笑跛而卻克師興趙姜笑燮而平原客散幽王舉火戲諸侯以發褒姒之笑左傳齊其失指迷致殺射吁自古婦人一笑雖微而貽無窮之禍人豈可以笑爲輕忽而不致其謹哉宜郭子儀屏去姬妾不見盧杞也

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使卻克徵會於齊齊頃帷婦使視之

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告曰於此不報無能濟

河獻子歸請伐齊齊足持之行不正也卻克臨而齊惜齊

公使重耳克新怨而歸請師伐齊頃帷公帷幕也婦人頃

帷純於晉成公二年晉師敗齊師齊侯使嬀媚人賂以

紀離子嬀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三年齊

侯朝於晉將授王卻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謂

謝婦人之笑也非爲修好而來

戰國趙勝驪平原君有樓臨於民家有覺者登蹕行汲子原美人居樓上見而大笑之覺者造平原君門曰臣聞君喜士而士不遠千里而至以君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而羅謫君之後宮見而笑臣得笑者願平原應曰諾乃笑曰觀此驪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請門下賓客稍稍引去平原陰而問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覺者謂君愛色而賤士故云於其勝乃斬笑覺者美人頭進覺者謝之後士復來以強其國

在德不在勢

楚子問陽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勢其與吳起對武侯在德不在險之言意相似觀其主談之頃尊王道而抑霸功卑權力而尚德化使彼羞懼以退而折其欺凌僭竊之心辭廢義正有合聖賢之旨豈且起所能道哉蓋無勢可也無險不可也有德無勇猶足以致王有德無險不足以保邦二子之言優劣自見

季札之才近伯夷

秦伯三以天下讓孔子稱其爲至德季札秦伯後裔也亦遷其國而卻子稱其才近伯夷予以季札之賢足以承吳之祚父兄皆欲立之使札導先君之命從三兄之言如季歷嗣位而不辭如武王不讓伯邑考則畢端息而社稷安夫上不違天下不負兄孝敬兩全不亦盡道何乃狗匹夫匹婦之介節之士之廷陵以致光偉爭宸夫差失國比諸伯夷大有間

相讓之而孔。遂許其仁。父兄之賢。不及季札。若此。則  
夷齊同讓公心也。季札相讓成亂。而孔子深致其辭。然則  
所載孔子使札來聘。則言要修麟經而識季札讓國之史。豈  
不寓於秉筆士之閒哉。

子按季札泰伯十九世之孫。父壽夢生四子。長曰諸樊。次  
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壽夢及諸兄皆愛之。同欲  
以為君。札辭不受。乃立諸樊。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  
夷昧立。夷昧卒。欲授季札。札又遜而逃去。乃立餘祭。季  
為王。諸樊之子光曰。吾父兄第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  
受。國。吾父兄長五世。遂弑僚自立。為王。是為闔閭。

遷楚復楚

平王無道。伍奢進諫。被殺。伍員入郢。鞭屍。以覆楚申包胥亦  
楚臣。與員為友。赴秦乞師。以輔昭王。遂覆其楚。夫以覆之者  
是則復之者非也。以復之者是則覆之者非也。二子必居一  
於此矣。嗚呼。父無可殺之過。君有逆天之惡。員報父讐。孝也。  
辱世為楚之臣。當存宗社之義。復君國忠也。友道。又職顧  
哉。二子各安其志而已。故曰易地則得然。

伍員鞭平王屍

禮載復讐之文。春秋重復讐之義。孔子言子夏有鞭尸於  
不仕弗與共天下之訓。君父之讐。臣子所當報也。平王殺士  
伍奢。賢臣法暴政虐民。伍奢進諫被殺。伍員破楚入郢。鞭

屍。辭子由諫其逆天傷義。子獨不然。孟子曰。君之親臣如草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桀紂無道。湯武放伐。平王罪惡。於此  
入皆得而誅之也。祝殺其父而員與不共戴天。尤當誅之。公  
羊傳曰。父不當受誅。子復之可也。是知誅無道之君。義也。  
報父兄之讐者。孝也。員之此舉。正所謂順天合義。子由所譏  
不攻自破矣。

趙子致貨於周

朝貢常禮也。時因王室不競。名分倒植。一壞於犬戎之征。而  
荒服不朝。再壞於下堂之見。而諸侯不享。陵夷至於繻葛。天  
下不知尊周久矣。勾踐平吳。後乃獨倡明大義。會諸侯於徐  
州。致貨於周。君子美之。但封伯之後。再不復朝。原其本心。不  
過假此沽名於天下。易於取威定霸耳。豈真有尊王明君之  
大義。舉哉。

豫讓且義士

昔張良欲滅秦。以報韓讐。無尺土甲兵之資。乃借高祖之力  
而奮。始復秦。欲為智伯報讐。使其有見能如張良。擇鄰國  
之賢君。禮天下之豪傑。屯兵備餉。事事有備。隅隴待時。金鋒  
後發。報怨之功。未可量也。夫何不為伊呂之謀。乃為荆毒之  
計。即孔子所謂暴虎馮河之流耳。豈非輕舉妄動。不學之過  
歟。及觀智伯貪人土地。無厭。是自取禍也。讓既有愛君憂國  
之心。當移湯身。吞炭之忠。而為碎首批麟之讓。庶免其君伯  
之罪矣。讓也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夫人臣

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生復讐於既敗之後亦已晚矣沽名要譽徒死無益胡致堂以真義士稱之非定語

在德不在險

觀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言雖近於理然不能無本末未均之弊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孟子曰審斯城也繫斯地也是知德爲本固所當先險爲末亦不可廢使有其德而無險固不可無其德而專恃其險尤不可二者相濟以濟而不偏此乃長治久安之道也斯言得之

徒木立信

商鞅變法將行苛政恐民畏之不從乃徙木與金是詐謀非真信也使令便民自導之何待賞及觀綱目書鞅伐魏魏使公孫印禦之印與鞅故交也鞅遺書與印會盟而罷兵印以爲然遂襲而虜之信何有夫信爲人君之大寶右湯武之彰信得信是也鞅豈知此哉今乃以詐謀傷信欺民實及率天下於偽溫公正當明言其非以爲萬世之戒可也何乃謂商君以刻薄之資處攻戰之世猶且不取立信以畜其民則是以鞅之偽信可取而美之也將不啓天下後世效之哉然令一行便先王良法美意蕩盡無餘不旋踵而鞅死秦亡曾無一人導信以守國則鞅豈日不忘信之心皆出於論詐而非誠意交孚以畜其民爲可知矣溫公所謂國係於氏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豈不與鞅所行相背之遠哉

程嬰立孫

昔者听賈滅趙嗣之族有遺腹子武公孫杵臼乃藏他兒於山中號哭報岸賈得孤并杵臼而殺之要撫孤賈復獲遂自盡嗚呼其心沈幾存孤以圖復其讐杵臼之慷慨後身也易繡櫛調護撫孤終雪其耻程嬰之周旋其間也難一則不苟幸生以忘君忠也一則不棄爵祿以存友信也所處雖難成仁取義之心一而已矣其視世之人後君背友以貪適貴者豈非二公之罪人乎

齊威王寶賢

戰國諸君皆以珠玉爲寶齊威王獨以四臣爲寶固可嘉也然四臣不過以富國強兵之術佐其君威王亦不知寶賢之官叔評史心見卷之一道也使王有王天下之志尊禮孟平行其所學必能轉國而爲唐虞使天下之人無一夫不被其澤也豈但照千里而已哉何乃棄而不用此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豈但吾道之厄抑亦生民之困

擊柝待有功

書曰車服以庸易曰開國承家詩曰彤弓召乎古之待有功者悉是物也君與之以答其忠臣之節臣感之以盡其圖報之恩未聞擊柝以待有功者夫成湯功懋懋賞之意宜乎賢者不爲己用而國勢不絕也哀哉堯人君其尊如天臣民之所瞻仰一嘆一笑雖微而關乎君體甚重豈可輕發乎今日擊柝豈待燔笑則是重擊柝而輕燔笑矣昭侯豈知前者哉



致士先從魏始

燕昭王欲招賢以報燕然郭隗對曰致士先從魏始於是昭王乃築黃金臺以隆選賢之禮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郭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雖弱而後強齊皆隗招賢之功也使隗有見勸王以禮聘孟子必能致王於天下豈但復讐而已哉惜乎隗不知此也

王蠋死節

三代後士風掃地而降賣國者比比皆然王蠋一聞樂毅之召以死自誓其言足以扶綱常振風化可謂忠烈之士矣殺下七十餘城皆止面以事惟蠋不然豈非朝陽之鳳歟及觀官板評史心見蠋之一

閻相如完璧

閻如完璧先儒有論其當完者有論其不當完者殊不知不完則秦必欺趙完則結怨於秦二者皆取禍也愚謂當時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完璧之功也使其一完之後畏秦如虎思患而預防之尊賢修政屯兵儲餉事事有備秦欲伐之亦足以却敵矣相如雖沒趙可保也何乃驕於自溺溺於晏安見小利而妨大義要近功而無遠圖不數年而有長平之敗吁始於完璧以保趙者相如之勇也拙於謀終以覆趙

者豈非相如之不智哉

相如屈廉頗

馬遷與李抱真有隙父無成功魏延與楊儀交惡禍流三族嗚呼相協和然後可以保國相如深知此義因廉頗見而辱之寧息抗秦之勇而引車趨避非為怯願也為趨避願也審大義而忘私讐全友道而弭外侮可謂有為國之忠客人之量也卒使頗聞言悔悟肉袒負荊以謝罪亦可謂之服義夫尚何有鵲蚌相持漁人得利之患乎相如固可嘉也觀其先國家而後私讐之言則報怨之心猶存不若當時答曰為國家而不報私讐愈見公賢

始皇築長城

官板評史心見秦之不能修德結人心以守城亦可謂愚矣既而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皆長城中人也城豈可長恃以為保障哉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兼備然後可以保國

李斯諫逐客

李斯逐客之書其言近理然坑儒焚典豈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乎二世而亡噫客固不負於秦斯實有負於秦矣

魯仲連天下士

秦罪浮於桀惡人之朝也仲連不肯北面以事辭金却祿富貴浮雲其高風勁節豈不優於當時捲尾乞憐者哉雖然徒

知不常奉不能尊周室倡明大義而聲罪致討以誅秦也使  
爲齊遠書不能教臣民死守聊城而保全社以全節也此  
皆學術疎而見道不真謂之天下士子恐未必然

### 趙使趙奢代李牧

秦命王前代趙使李牧禦之趙王信讒使趙奢代牧其與  
樂毅伐齊齊人聞發燕使騎劫代之無異也愚謂牧乃趙之  
良將子孫重兵必君信任乃能成功今既見疑當謝兵權退  
休散地可也乃不受命而自取滅亡何其愚之甚哉及觀樂  
毅被讒遂奔於趙燕王使人責毅毅報書曰懼毀辱之誘墮  
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君子美之此牧素所知者使牧  
所處如毅何致於殺身

### 張良爲韓報讐

昔荆軻刺秦王計不善而被戮豫讓殺襄子伏橋下而受誅  
良乃目擊耳聞也然欲報讐不爲伊呂之謀夫何使人狙擊  
始皇於博浪沙中哉其計亦危其智亦疎矣且始皇出遊必  
陳兵道前後左右護衛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况惟中一百  
二十員當時力士操之不知置身於何地以擊之手既中副  
車必殺其人其人既獲良亦不能逃其生也乃謂太索天下  
十日不獲而後已子有疑焉夫以良有儒者氣象智仁勇  
全其運籌決勝過人遠矣豈肯效荆軻最政之爲哉子意恐  
作史者誤紀之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君子宜詳

張良

### 燕丹使荆軻刺秦王

越王以報吳怨含忍二十餘年而後舉張良欲復讐讐之  
高祖之力而後成古人不敢輕舉妄動而厥力可圖也燕丹  
欲雪其耻使荆軻以刺秦王溫公謂挑怨速禍愚謂燕之亡  
不係於軻之刺不刺也亦不係於刺之不中也不何以見之  
秦以虎狼之威吞併六國其視燕有泰山之壓爾耳其勢孫  
力弱豈有獨存之理乎故刺亦亡不刺亦亡設使荆軻哉中  
其判吾知其子扶蘇之賢必能爲父報讐不滅燕不已也故  
中亦亡不中亦亡何其不智之甚哉使丹有見發政施仁深  
結斯民之心儲糧備武以爲克敵之具養其金鋒待時而動  
報怨之功未可量也夫何舍此而爲盜賊之計豈非輕舉不  
謀之過乎司馬遷作史記以軻政均爲刺客予意軻爲列國  
除害舍死以殺秦近於義理之勇政爲貪金勇往肆劫以輕  
生誠爲利誘之徒淵明作詩以詠軻最政惡可同日語

### 作阿房宮

秦始皇作阿房宮竭民財力達失天下其視我  
皇祖指宮中陳地論

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  
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宜乎奄有四  
海而建山岳不拔之基天地無窮之業也漢文帝罷露  
臺豈得與美於前哉

坑儒

國家長治久安皆聖道扶持之功。用始皇坑儒焚典殺諫諍而不聽使監恬軍嗚呼若蘇可謂恭理云尊孔子哲也不為胡亥矯詔殺之必能遵六經行聖道致王於天下奈何自而亡乎予意始皇暴虐天復儒聖故主胡亥殺蘇使不得以平國非秦坑儒儒坑秦也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二

始皇不殺茅焦

始皇殺諫士二十七人乃置鼎鑊於庭曰敢有再諫者烹之茅焦厲聲以諫責以四失何異蹈虎尾之危哉且嫪毐毒害與太后淫亂生二子始皇欲殺之毒懼發兵為亂熾危社稷幸伏誅矣當時茅只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何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貴操二弟有不慈之名愚謂嫪毒清亂天倫有傷風化乃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為名說君以父弟為名不惟彰后之醜亦以秦秦王譟天潢之派設使始皇無嗣抑將以為弟而傳秦之祚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矣

順言不順始皇有何顏立於百官萬民之上哉呼二十一人敢諫不當殺而殺之始皇之殘忍也焦化暴生使母子復全其恩諫雖可取立言則非當殺不殺始皇之昏庸也遂失天下不亦宜乎

嫪毐與太后亂生二子始皇欲收毒毒懼發兵為亂王使呂平君攻之夷毒三族殺其二子茅焦入諫責以四失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貴操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者陽言有不孝之行使嫪毐於諫士有桀紂之治

趙高立胡亥殺扶蘇家怙

始皇崩胡亥矯詔殺扶蘇以篡位蘇子誦壁不敢請者以秦法太嚴也愚謂請亦死不請亦死與與不請而死孰若聽恬

諸將所以殺之之故如其所請必如胡亥矯誣之事其誠  
兄篡位此乃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斯時也蒙恬下握重  
兵三十萬當效伊霍之爲夫斯高之惡備明大義廢罪戾計  
戮多立蘇乃反其政以安民則其所處未爲不可當時蘇不  
能審其真偽而自殺恬亦不察而遂亡何其不智之甚哉溫  
公稱其明於爲人臣之義子獨不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  
死今乃輕生死於賊手傷於勇也所謂不善其道於義何有  
沛公還軍霸上

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不多  
讓也觀其請還軍霸上使帝不爲聲色貨利宮室玩好移其  
心志漢業致王之基造端於此矣不於帝必荒淫敗度蹈秦  
覆轍與始皇一閭耳將不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  
曹平勃其見豈不出於下耶

### 范增舉王玦者三

范增爲羽謀臣既令人望高祖之氣皆爲龍成五采已知爲  
天子矣夫何勸羽急殺之則其不智誠可笑也嗚呼嬰母知  
廢陵母知與尚識天子於塵埃中增反不若女子之見觀觀  
其謀固雖人各爲主之意然計不行其當登去何乃栖栖春  
變而起其疑哉徒有謀國之忠而無見幾之明君子惜之傳  
曰識時務者在俊傑蘇子以人傑稱增子恐非人傑也

### 故壇拜將

漢行天下信功居多使無蕭何之薦不能展其所蘊誠令觀

此舉君後而盡設壇拜將之禮戶口人而有爵祿爲國之  
忠臣乎贊成四百年之業也及天下已定而秦之計出於帝  
官賞之謀出於何然則薦信者何也而殺信者亦何也高帝  
固爲少恩而何惡得無罪未幾何亦下獄得非自啓之釁

### 陵母伏劍

王陵以其屬漢項羽執其母以招陵母因使至伏劍而死嗚  
呼母誠爲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榜指圖  
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  
得之矣智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  
如徐庶之降曹操以全母生視其可轉則轉如其不可託故  
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當已慰當就死以  
報母亦可也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吁怪嬰尚不自作  
猶自盡及母承陵乃昧此聚斂數年既不能全其母於始及  
母被執又不能全其母於終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爲也況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爲功名而陷親於  
死獨何益哉

### 紀信誑楚

昔人論紀信誑楚脫高祖於虎口萬死一生以成漢業其功  
宜與三傑並駕厥後論功行賞及於諸將而信無一爵之贈  
嗚呼雍齒尚且使帝真其少恩自義故林氏誠班固不能秉筆  
以褒信之賢故虛職用作碑美公仁義祖知信明勇兼全使  
顯顯公德垂於無窮蓋有以愧漢負公之罪也

項羽欲尊太公

項羽與高祖爭天下，欲尊太公常聞即有公姜之對焉。高祖乃自行之原，萬事之本，帝王所以化民成俗，長治久安，皆賴此也。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亦猶人君躬行以率之耳。何也？蓋朝廷四方之極，臣民之所視效於此有乖，則天理滅人倫廢，何以表正萬邦哉？況富貴外物也，父子之道天性也，獨不觀古人輕富貴以重親者，皆喪殺人盜竊負而逃於海濱，太王欲傳位於季歷而泰伯逃於荊蠻，伯竹君欲傳位於叔齊而伯夷寧餓死於首陽山，誠以天下可棄而親之身不可辱，使帝痛父之難當，華天下以全其生可也，幸而得脫，則薪嘗膽養其全，誓而諄羽亦可也。乃昧昊天曰：官板評史心見。極之見而陷親於鼎鑊，其與自甘何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其不仁之甚哉！況高祖創業垂統之君子，孫視以為法，設使當時亦被人執而欲尊之，爲了孫者將欲棄天下以全高祖乎？抑欲尊高祖而得天下乎？若效高祖尊太公而得天下，則是高祖先導子孫爲不仁不義之事，夫父不父子不子，茲非放亂之道歟？雖有天下不能一朝以居，何以成其善治哉？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則高祖得罪於名教中，誠可惡也。

天下之物不齊，必待權而較之，則輕重可知矣。天下輕而親重，此萬世不易之定理，不待權而後知也。碩論乃以高帝分羹爲虛權，豈識權字者哉？欲得天下而置親於重，此

殘忍薄德人也。今乃名之爲權，天下後世作不仁不義之言，夫然高祖固得罪於名教而作是論者，又高祖之罪人也。

奪信耳符

高祖奪信耳符，楊氏謂其兵無節制，故也。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敵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格言也。然韓信兵雖無制而屢出師以取勝，孔明兵雖有制而致王業於偏安，其故何歟？蓋韓信兵雖無制，無有制之兵以勝之，孔明兵雖有制，遇用兵如神者以當之，則功難失，勝況又備之以謹畏，乘之以衰杳，所以難於一統也。使信當司馬懿豈行兩奪而已哉？

養虎貽患

秦既滅韓，張良借高祖之力以復其讐，及項羽又殺韓王，使據鴻溝之約而不誅羽，秦雖雖報猶未報矣。夫鴻溝之約小信也，君父之讐大義也，良背小信而全大義，則養虎貽患之言亦不爲過。況兩虎并鬪，勢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韓信以報而漢業亦興，正所以盡君臣之義也。程子遂以不義非之，愚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常而定萬世之經也。張良之論欲雪前人之耻，乃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也。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其良之謂歟。

曾守禮義之國

節義士之大開費乎始終惟一豈計利害榮辱其心哉高祖欲以兵屠魯至城下聞絃歌之聲謂其禮義國為其主死節誠可嘉也夫何持項羽頭示之即降則作禮義何有吁田橫不肯歸漢與其徒五百人皆自殺為能近之

漢以魯公之禮葬項羽

羽之亡帝亡之也然既亡矣宜快足其心也又何為而哭之葬之以厚歟昔羽欲烹太公未聞帝有一毫哀痛之意今謂不忍羽之死豈其本心哉湯武之於桀紂君也周公之於管蔡兄也一誅之後未聞會君臣之義思手足之情而哭之葬之漢與楚讎敵也方其未亡陳平反間紀信誑楚張良謂秦虎貽患韓彭彭以兵擊帝帝樂從之未嘗無一日不欲滅楚也官微前史心見卷之二

今為此舉致堂稱其有英雄心事磊落之態然則湯武周公獨無是庶歟吁湯武周公誠也高祖偽也誠則王偽則霸故曰漢治雜霸

田橫之客皆義士

田橫因高祖之招既至自刎二客與五百人間之皆自刎也謂五百人其聲音笑貌不同其飲食嗜欲不同及其捐生就死則同豈真能輕生而不重死哉蓋以良心有所感激而然也昔紂行暴虐而億兆之臣離心離德武王躬行仁義而三千之臣皆同一心豈紂之臣稟性俱惡而武王之臣性皆忠歟顧上之所為何如耳橫之德行雖無可稽而其士卒同死而無叛意則其恩信素結於人從可矣其與臧洪金闕城

隨波逐自刎以至妻妾子女割戚將亡之而死者千人無異矣吁忠義奮發能使人效死同一心故韓愈之作文以節而深美之何胡致堂不嘉其節反病橫不臣於漢死為傷勇豈激勸人臣之道哉

斬丁公

高祖斬丁公以為不忠者戒當美然李布項伯亦當斬也不惟不斬而又封之吾恐世之人臣皆曰彼二子皆背楚扶漢亦不忠者也今蒙爵賞莫不爭先效尤責國以圖富貴然則成人以不忠者帝也教人以不忠者亦帝也詳觀此舉予意帝之心以為天下已定俯思創業之初招亡納叛多不忠之臣苟不懲戒其將來尤恐仍懷二心向日叛楚歸劉者安知異日不叛劉而又歸他人乎故借丁公以狗彘誠為虐後之私意豈有公平正大之舉哉不惟賞罰不公亦且導人為叛謹書以為世之人君用詐者戒

雍齒封侯

雍齒果賢宜封爵賞以安士卒之心不當以素怨忌之豈可必待以中偶語聞張良之諫而始封乎當天下已定有功者良當開釋帝意而速封之則人心悅服變何從而起耶今乃不能封功安衆志於未變之先而反封讎欲再變於將萌之際智亦疎矣向使群臣不為偶語一旦變生不測將何處之張良雖能因事納忠無由可入不若魯圖之為善也

六出奇計

陽平以六出奇計佐高祖取天下其功雖多然不過助平既  
誦之餘風道俗漢治雖霸平倡之也其後呂氏叛漢平既  
奇矣何不用之以安劉耶然終不能以排大難者良由素尚  
詐術未聞君子之大道計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以身  
後之事高祖獨舉陵勃而不反乎素有以窺其心術之不正  
矣先儒並無一言以譏之故予特筆以爲世之人臣用機巧  
者戒

### 蕭何治未央宮

昔項羽焚秦宮室高祖入長安見其灰燼意不欲居愚謂關  
中自古興王之地舍此則無以繫屬人心而控制羣雄天下  
大勢去矣何治未央宮規模壯麗蓋欲以此挽留高祖堅其  
志無東歸之意計則善矣不思創業之君子孫視以爲洪常  
時轉移帝心豈無道以啓之或明言以諫或託喻以諷未有  
不開其蔽使帝自悟而留之也夫何大興土木奢侈過度智  
亦疎矣厥後桀梁建章之作千門萬戶勞民傷財滅於天下  
豈非何啓之哉

### 顛倒豪傑

所謂豪傑者明道義而知自重審去就而不苟祿人君不致  
敬盡禮彼將高蹈矣焉能爲我用乎故燔肉不至孔子行醴  
酒不設修生去高祖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  
以挫趙將隨以千鈞之侯封何異弄鷹鷂而御犬馬乎東萊  
稱其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不鼓舞一世也愚謂黥

布趙將爲功名慕爵祿蟬營狗苟皆項鈍無耻之徒何足謂  
之豪傑哉吁是固無豪傑耳豪傑豈可用不測之厚施不測  
之厚爵顛倒之手欲顛倒一豪傑且不為不居况敢望能鼓  
舞一世子誠能尊位重祿遇之以禮付之以權厚之以賞待  
之以誠此御將之道也高祖舍是乃以狙詐之術籠絡之此  
其所以終不能保全功臣也呂氏不斥其非而反美之不亦  
謬乎

### 陸賈新語

陸賈嘗以詩書說高祖因罵乃以文武並用告之其意固善  
乃項湯武逆取順守其言則非夫以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豈  
有逆取者哉及帝命賈參秦漢所以得失天下與古成敗之  
國使賈有見因其明而通之宜對曰帝王長治本於六經之  
道處秦亡國由於坑焚之非立談之頃庶幾有以感悟帝心  
必能用詩書以圖治化此乃善引其君也舍是不言附會已  
意者爲新語曾何有補於治乎觀司馬遷以當世辯士目之  
則其所著徒可知矣

### 魯兩生不肯行

魯兩生沐浴洙泗之化久矣其於禮樂之道出處之節謂之  
素明然其召而不至一則見高帝非興禮樂之君一則見叔  
孫通非興禮樂之臣故設辭以拒之耳楊子雲以大臣目之  
豈過于哉

### 四皓輔翼太子

言當欲易太子四皓因張良之招始山元積議其不能輔漢於滅楚之時止定惠帝於將易之日大業不克以成小功嗚呼四皓既為太子出則其功不小矣何也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而篡奪之禍隨之齊桓不蚤建太子致五子爭立以失霸業始皇不蚤定太子致斯高廢立以失天下蓋建儲所以止亂而平定所以開基止亂之功無愧於開基之績四皓豈不欲出以開基哉使不待聘而輕就則是枉道以徇人也況高祖素不喜儒故乃隱於商山即舍之則藏也聘而後出即用之則行也建儲安劉有固天再造之功也不受爵祿有清風高節之操也孫明復責班馬不能為公作傳表其賢垂於無窮王元之引易以美其知進退存亡之道至於官板評史心見卷之二

曹參遵何約束

道在天地間所當因者三綱五常所損益者制度文為是已三代之制被秦廢弛高祖當草創之初雖能約法三章蕭何雖定律叔叔採通雖起朝儀然所當因革者尚多豈止三者而已哉書曰政由俗革易解之彖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大難既解宜復先王之道况參之時天下已平治七八

年矣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納善以古之賢相為法凡政之所當因者固之所當革者革之庶幾先王之遺訓復而唐虞三代之治可興矣度已不能薦賢以代可也夫何沉酣於酒全不治事因循責備猶且自飾以固位遂使秦淫遺存流毒百姓至於肉刑及誹謗妖言之令至文帝而後除六經正朝曆數至武帝而後表章政定然則參在相位不過伴食而已其罪豈容有乎當時民歌清淨亦謬矣

鄭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大尉

昔鄭寄說呂祿以兵屬周勃勃乃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人皆以寬友讓之左孺辯杜伯非罪宣王怒而加誅史官以為友美之愚謂國重友輕然責友誅諸呂以安劉者忠也友順君官板評史心見導臺順友不易言以求生者直也二子各安其志而已孺則止全友道非君鄭寄為社稷生民之計可比也寄優於孺人不察而反譏焉何其評論之不當乎

左袒為劉

諸呂叛逆為平勃者當密為之謀或與齊王連和待變而動或合縱諸侯反旗西指或薦賢以為輔或聲罪以致討倡明大義與天下共誅之必有以安劉矣何乃畏死阿順方北軍一入遂有左右袒之問斯時也宗社危急存亡之秋設使右袒雖有骨鯁之勇良平之智亦無所用而挽回左矣予觀周勃之意視左袒則扶劉以誅呂視右袒則附呂以判劉不吐赤心以擊國惟懷二心以要功為身計不為國計忠君者顧



如楚乎以產祿堂比軍已八年矣或係結之以則或先誘之以利是未可知也幸而人心思漢桓者皆方又得劉章灌嬰衆兵內應以建偉功不過因人成事勃何與焉及論功行賞當以劉章為首灌嬰平勃次之夫何章要不與識者不能無議也安劉大事乃付於不學無術之人謂帝知人善任使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哉方諸王孫賈石袒以誅淳齒其智不有愈於勃歟

評史心見卷之二終

官報評史心見卷之二

上

新刻官報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三

却千里馬

西旅貢禁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乃作書以戒武王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中文帝獨鑑於古却千里馬深合召公之盛節其天寶之義不亦偉歟綱目稱其有清淨玄默之意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宣非謹於端好尚之所致哉凡有天下者當知所鑑矣

陳平不吝錢穀決獄之問

陳平對文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帝稱善意謂平之言誠是也但無踐履之實而於相道有愧及考文帝之世日月薄蝕地動毀壞民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兩雹如桃李深厚者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雀蝗蟲內而淮南王謀反外而匈奴猖獗謂相調元贊化使天地萬物育奈遠人懷憂后果安在哉又嘗觀當時呂后擅權立假子為帝封諸呂為王包藏禍心監竊神器國家之事未有大於是者乎在相位十三年君罔聞知豈后之所為亦如錢穀決獄之事各有司存而不問乎

袁盎却坐

宮闈雖隱風化所關貴在嚴嫡庶之分別尊卑之禮也當慎夫人與后並坐袁盎却之扶綱常正名分忠愛之心何其至哉嗚呼武后聞褚遂良諫而有撲殺乃僚之語其視夫人不

可嘉也。帝亦可識。凡唐人之家。尚有內外之別。禁苑之中。宜容人。臣直入。而無所忌。憚乎。禮曰。深宮固門。閤守之。男不入。女不出。不惟嚴內外之別。而亦防奸雄不軌之心也。謹書以爲有國者戒。

### 耕藉田以率天下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文帝因賈誼論蓄積。詔開藉田。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所謂先之勞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當時海內富庶。生民樂業。豈非務本力穡之效哉。人君當念農夫之勞苦。無事黷武。無濫鬻爵。以冗兵冗食。而耗國家之粟也。戒之戒之。

官板評史心見

### 三表五餌

自古夷狄爲中國患久矣。帝王禦之。自有常道。非詐術所能懷服也。愚接賈誼表餌之說。有所謂愛之以仁。作之以義。約之以禮。此三表也。然狼子野心。朝服暮叛。安保其不肯盟而叛之乎。有所謂車乘聲色。以壞其耳目。珍味堂宇。以壞其心腹。此五餌也。然以內幣有限之財。而填丘壑無窮之欲。安能厭其所求乎。以至金絮厚遺。誼嘗以國用罄竭恤之矣。今反以利誘而啓其貪得無厭之心。句奴桀驁。誼嘗以足加首喻之矣。今反屈萬乘尊嚴之威。而日與娼優共立。三言何其前後之相悖哉。吁。耗國家之元氣。斃名分之倒垂。其爲術也。疏其治。慢也太。先儒稱誼通達國體。吾於此事不然。

### 張釋之言當失利口

孟子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文帝問上林會獸簿尉左右。皆不能對。而當失代對甚悉。是盡職也。文帝與之官。不亦當乎。釋之乃引周勃張相如。不諂爲賢。而以當失夫利口者。顛倒是非。妨賢病國者也。非以當失夫所對皆分內之事。使不知而妄對。是欺君也。知之而不言。亦欺君也。既知之而應答無遺。則無愧於其職矣。豈若出位以便佞。迎合人主之意者可比哉。大抵百官分職。實在詳明庶政。設或問以錢穀。錢穀不知。問以決獄。決獄不知。問以擅興教養。擅興教養不知。是縣官曠職。尸位素餐者。則何以實亮天工。而贊襄治化哉。三載考績。公黜矣。今釋之不能答文帝。職上林。尉而反不拜當失之官。則是官守失宜。勤懲無道也。謂廷尉乃天下之平。獨無愧乎。

### 周勃下獄

周勃佐高祖有功。封侯。其後諸呂作亂。勃司兵權。天下安危皆係掌握。勃欲反。此其時也。而不反。乃易少主立文帝。則其無反之心可見矣。文帝不察。乃聽讒。遂令下獄。使非薄后之辭。不幾於赤族乎。觀大甲不義伊尹放之後。大甲悔過而終不疑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後。三叔流言而成王不惑。昭帝以少孤而繼大統。霍光爲輔。因上官桀之譖。而昭帝爲之辯。呼文帝漢之今主也。恭儉有餘。剛斷不足。既不能效三君之爲。又不若一太后之見也。惜哉。

### 張釋之器

君猶鼠也。臣之近君猶鼠之近器。欲惜其器尚不  
教。按鼠然則欲重其君者。豈可辱其臣乎。諺言雖近於理。又  
謂古者利不加於大夫。其言則非。設使大夫有鼠之奸。食暴  
虐抑將忌而廢法。不治乎。不治則鼠肆無忌。憚於意橫行。器  
反為之蔽矣。獨不觀四宮管蔡虐周。盜竊神器之鼠也。大舜  
周公何嘗忌而不按哉。惟其一誅之後。宗社莫安。四海咸服。  
使天下重器如金匱不缺。則誼之立言不攻自破矣。况文帝  
仁柔之過。不患其不忌而患其忌之過也。吳王不朝。不正其  
罪而反賜以几杖。張武受賂。不懲其貪而反賜以金錢。南越  
叛逆。不誅其惡而反卑辭厚禮以誘之。因其忌而不按縱鼠。  
書行鼓才。掉古釀成七國之變。漢家四百年之元氣。幾何不  
不為登鼠嚙斷。未必不由賈主忌器啓之也。  
官報許史心見卷之三

文帝誅薄昭

文帝誅薄昭。先儒有論其當誅者。有論其不當誅者。紛紛卒  
無定論。愚謂法乃高祖入關三章之約。所以懾服人心。維持  
治化。獨賴此耳。故陳氏以為漢世不刊之典。誅之知母不食。  
而死固不孝也。不誅則違高祖之成憲。亦不孝也。嗚呼。誅昭  
以傷母其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其不孝之罪大。獨不觀  
諸呂王莽篡竊實憲。皆漢家所恥也。因其狎恩恃愛。有過弗  
懲。釀成大惡。而懷叛逆之心。傾覆社稷。流血蒼生。其道禍亂  
如此。然則薄昭今日之殺漢使。已有無君之心矣。知他日  
不交諸呂。室弄兵而盜竊神器乎。斯時也將欲統之以全母

生為孝。抑欲誅之以保宗社。安天下為孝。歟。使其不誅而  
故縱為亂。母豈有獨存之理乎。乃較量輕重而必誅。蓋盡差  
祿之轍。而廢復舊堅冰之戒也。使奸雄貴戚。心寒膽破。潛消  
不軌之念。而弭禍於未萌。此其所以為善持法者歟。

魏尚守雲中

大抵山有猛獸。則狐狸不敢盡行。湖有蛟龍。則蝦蟇不敢夜  
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聞風遠遁。邊境安靖。而無烽煙之警。  
即頗牧之亞匹也。文帝不能用。而反思頗牧。豈非孟子所謂  
舍近而求諸遠哉。

申屠嘉辱鄧通

鄧通狎恩恃愛。一戲殿上。哀由文帝寵遇之過所致也。申屠  
嘉以徵召而議斬。不亦當乎。然錫與鉅萬。帝已過矣。辱嘉正  
當力諫而止。以抑其驕矜之心。夫何謂帝曰。陛下欲愛幸羣  
臣。則當寬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嗚呼。既欲執法。誅  
臣以正不恭之罪。又欲容君濫賞。以開寵幸之門。辱嘉此言。  
則失之。夫固可諫也。而帝亦可議庶人之家。尊卑貴賤。禮度  
肅然。夫以天子而有弄臣。使之褻狎侮慢。於尊嚴之地。豈不  
失人君之體乎。

勞軍細柳

文帝勞軍細柳。周亞夫屈天子之尊。伸將軍之威。戴氏譏其  
失君臣之禮。予亦不敢盡非其失也。但人臣見君於廟堂之  
上。足於跪拜進退。擊琴曲跪。自有常禮。豈容以臺髮廢。至於

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朱子謂其軍法如此宜文帝稱其爲真將軍也不然晉鄙之兵無忌得以矯奪韓信之壁高祖得入卧内豈非兵無節制而然哉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其斯之謂歟雖然天子既入其營非臨陣對敵可比亞夫當勦躬櫓自可也夫何尚以介冑自居揖之則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乎

### 文帝貽詔短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豈容有所損益文帝貽詔所短者臣民之喪未嘗短爲子之喪也孟子曰親喪自盡而已矣使文帝斷然行之以後古制不亦善乎乃不加察惟念是德以月易日之制遂使後世襲以爲常非文帝之過乃景帝之過也

### 文帝好學

朱子謂文帝好學猶能善用如南越謀反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枝等事愚謂吳越果能感帝德化改過自新以消不軌之心此乃用之善也然秦其驕橫兵連禍結延至七國之變却乃勞師費餉糜爛其民朱子才議其用之不善而反美之豈不謬哉

### 文帝仁柔之過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人君當奉若天道而不可以私意廢之也淮南王至京師擅殺列侯已欺朝廷矣使帝以誅誅昭者以誅之明正其罪懲一戒百則諸王莫不斂手畏懼

而不敢肆其惡矣夫何較而不誅厥後七國效尤暴逆禍延宗社流毒蒼生皆由文帝姑息含忍之所致也何其明於誅昭而獨暗於淮南王耶向非恭儉玄默維持治化幾亦危矣漢氏病其沉潛不能剛克豈虛語哉

### 作露臺

魯莊公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臺於郎夫至夏再築臺於薛至秋又築臺於臺然三時而築三臺是不知務本節用妄興力役以勞民也所以財盡則怨力盡則怨怨對之氣積於下而陰陽之氣冷於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於冬此春秋所以深譏之也漢文帝欲作露臺計費百金值中人十家之產遂罷嗚呼若帝可謂能遵孔子節用愛人之訓矣惟其不勞官版非史心見卷之三民則邦本固不傷財則國用充所以當時和氣致祥海內富庶黎民醇厚豈非一儉之所致哉謹書以爲安與土木之工者戒

### 文帝不盡人之財力情

呂東萊謂文帝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三者可盡而不可繼也愚謂財可也力可也而情不可也觀吳王二十餘年不行朝享之禮已有無君之心矣爲帝者當賜以詔書命兼舊過許以自新如再不朝然後聲罪致討如此則體統正而朝廷尊法度彰而恩情洽使列國諸王皆知所畏而吳王竄迹無由矣夫何賜以几杖以致驕橫漸生釀成大惡兵連六國遂成尾大難掉之勢豈非停黃含忍之所致哉

至於賄賂公行有傷國體將貽宗社無窮之患嗚呼賜杖罰錢不當實也而實之不受朝賂所當罰也而不罰文帝賞罰失宜乃貽禍亂如此呂氏不斥其情不可盡而反美之故予為之辯

滅宮法

綱目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者三可謂愛民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晁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拳拳留意於罪囚則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矣施恩顛倒豈非盛德之累乎

直不疑償金

官報評史心見卷之三  
昔孟子館於上宮館人失簠夫以一簠之微孟子償之亦不為費乃力與之辯何哉然簠雖微而盜賊之名不可冒認也況金之重乎同舍即失金使不疑棄行者子於人彼將敢仰不暇安敢以盜賊目之苟有疑言亦當直辭以辯夫何歎然自飯買金以償意其事又必明似為寬厚長者嗚呼曲意徇勢喻情譽其善小冒認盜金以損名節其害深幸而金有底釋汙名若終無所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其不智之甚哉大抵聖賢取與毫髮不苟再有與公西華策五車孔子責其過與微生高乞鄰醯與人孔子譏其不直然甘受盜名以償金方諸孔子諱盜泉而不飲也獨無愧乎

表益以計殺晁錯

表益以計殺晁錯景帝惑之晁錯其族愚謂晁錯為國之謀雖忠而削地之舉未善使用賈誼父偃之策分國邑以錫子弟則恩亦遍及而彼勢自削矣然後致討吳王不朝之罪至於六國有過又當徐徐削之不亦善乎夫何驟加裁抑以激其變景帝不察讒言而遽戮及聞鄧公上書又不誅益則失之矣雖然晁錯不仁而錯亦自取觀錯與益有隙欲陷益於死地而益先以計害厥後假手於梁王而益亦誅即晁之殺錯也反覆相報如此然則以私讐而交相陷害者可不深戒之哉

亞夫堅卧不起

官報評史心見卷之三  
將為三軍之主兵以節制為貴亞夫會兵於繁陽軍中夜驚其變吳漢討賊於平原夜驚何異哉二子堅卧不起以安衆心即秦兵壓境而謝安圍碁賭墅廣臨澶淵而寇準歌謠呼同一謀也方諸無制之兵一旦變生不測倉皇失措不能鎮靜以待者固為善矣不若不驚尤為善

公孫弘布被

公孫弘為相乃為布被汲黯譏其為詐司馬光為相亦為布被人皆稱其為儉陸務觀書布衾銘曰布被可能也使人白儉不曰詐不可能也愚謂此銘未見其詐弘之心明其所以為詐蓋溫公之儉由於天性孫弘之儉出於偽為使儉果出於誠見武帝開邊啓釁窮奢極欲宜當推已之儉正帝之侈庶免蹈亡秦之跡耳當時未聞一言以諍之豈有自處儉約

坐視君者而召敗亡之禍。愛君者。願如是乎。方諸。馬溫公。進五規於神宗。首以窮兵黷武。窮者極侈為言。是性已節。而之心。以防人君。多欲敗度。敗禮之失也。觀於此。則二公之。詆。俱可見矣。

智策

是錯。昔帝時為御史大夫。素號智囊。則何異於戰國秦。樗里子之號也。錯勸帝削吳。遂致七國之變。則亦何智之有。愚謂智可取者。必如孔子之稱。審武子。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可也。使錯知此。尚何至於殺身。

衛青不斬蘇建

衛青率師以擊匈奴。裨將蘇建失軍。軍法當斬。以示衆。青乃留。蘇建史。心見。蘇建之。不誅於境上。何也。蓋以刑辟不專於已。乾剛獨斷於君。不惟守臣分而無借上之失。亦且尊朝廷而有敬君之心。方諸田穰。其之斬。莊賈不同也。宜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守經。常以尊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豈可以一槩而論之哉。

霍去病何以家為

霍去病高天下者。見是威震人主者。身危。吾觀霍去病。手握重兵。六擊匈奴。所向輒克。以建偉績。虛武帝之見忌也。因帝有治第之舉。遂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為對。豈無所見哉。蓋人孰不愛其家也。愛其家者。累其家也。蕭何惟其功多。而買田宅。實召高祖之屠田。盼惟其權貴。而萌害宅。不免武帝之怒。此乃去病目擊其弊也。寧為國謀。而不為家謀。深得居寵。

思危持盈戒滿之道。夫宜乎功在社稷。名動寰宇。而免刑戮之禍也歟。

不冠不見黜

東坡謂武帝無道。固不足觀。惟於踞廁見青。不冠不見黜。為可嘉。正其宜也。竊謂踞廁見青。外雖若慢。而內實親。不冠不見黜。外雖若尊。而內則薄。何以謂之宜。未幾而淮陽之命。下終以嚴憚。疎矣。使帝以任青者。任黯。斯謂之宜。

踞廁見青

人臣見君。當於廟堂之上。苟能自重。君亦重之。不敢慢也。方君踞廁。豈臣子所宜進見之也。青輕身往見。先失禮矣。豈武帝故欲慢之。而見哉。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人臣可不知所自重耶。昔竇儀見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吁。儀之自重如此。夫何議。

漢武帝遣使發兵擊羣盜

漢武帝時。盜賊蜂起。乃遣繡衣。發兵以擊之。其與唐僖宗。今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何異哉。夫盜賊起於饑寒困苦。所迫也。良由武帝窮奢極欲。好大喜功。勞師費餉。海內虛耗。唐自懿宗。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命繁。一君所為。若合符節。所以財盡民窮。盜賊蜂起。今不求其本。而徒以兵擊器備。其不智何如哉。愚謂弭盜之策。當任循吏。勸課農桑。去奢省費。輕徭薄斂。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矣。此得本之論也。世之人。主當以是為鑒歟。

卜式助邊

武帝窮兵黷武使式有愛君恤民之心當諫而止武帝窮兵黷武使式有愛君恤民之心當諫而止唐耗百姓靡散之車乎人反輸粟助邊所謂逢君之惡則暴為虐也遇官不受非直辭輕當貴者故假辭以為愛君之詞也後拜為郎中賜田十頃木幾權為齊相遷御史大夫大郎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術也前不受官而今乃受之則其懷奸媚上豈非穿窬之徒歟

公孫賀不受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公孫賀曰擊耳聞者也方其拜相之初如唐之鄭絳自揣不勝其任固辭不受去之可也夫何極極不去以貪貴貴又不能訓戒其子使守分割詩史公見割之三循度其後父子俱不得其死無異驚餌之魚復不其釣傷乎之鳥故入網羅何其不智也哉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惡足以語此

蘇武守節

武在單于賜之以爵祿恐之以刑辟不屈不撓可謂剛矣夫美其後納婦生子蘇氏識其色欲之心武亦不免焉武亦不免焉時武知武者哉推原其意一則安虜無疑使不害己二則保全性命完節歸漢愚謂春秋謹華夷之辭胡婦之子固不可歸歸於中國而武之大節又不可使無後也歸之何害夫以一人其節尚能抑強虜之心方諸當武陳蕃群賢反召黨錮之禍曰氏謂東漢節義不若西漢以其務名不務實誠哉是也

司馬遷言陵無罪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觀陵降虜如失節之婦罪不勝誅矣遷乃言其無罪吁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所以優善貶惡不勸於人也今以忘君事離之人而美其有國士風所謂不處矣不隱遷安在腐刑之辱非自取乎陽節潘氏議其罪通於天其誦足以破遷予陵之失矣

王賀除德

武帝窮奢黷武嚴刑暴斂以至海內虛耗民窮盜起有迫於饑寒限於不知者固君子所當深恤亦有乘機劫奪殘害良者此又君子所當深惡而懲治之也王賀巡行郡縣宜當反思政盜之原察其情之輕重而刑之宥之可也夫何為身言板詳史公見割之三其廢法樂之以矯福哉吁釋已捕之盜反肆其暴陷無辜之陰受其殃何異縱桎中之虎以食人也然猶以為陰德而望後世顯榮不亦愧乎

田千秋一言取相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雖左右諸大夫國人皆以為賢尤必察焉而後用昔江充誣蠱以陷太子帝於父子之間寧無一日之思哉而千秋一言適逢帝悔悟之際所以感動其心遂拜為相單于聞而譏之帝何輕朝廷之名器而濫授之手方太子被冤之時未聞千秋如安金藏剖心以明其賢及死上書亦已晚矣果何益哉大抵宰相上佐天子以出治內則以安百姓外則懷服諸夷庶有以塞其職矣昔司馬光入

相違人武勅邊吏慎勿生事聞邊蠻其敬畏如此今千秋不能起單于之敬畏而反致其讎則其不足以當委任也可知矣吁仲舒汲黯正心多欲之一言誠有補於治道帝何其不悟而相之使其以相千秋者以相二子其治化豈可量乎

### 輪臺之悔

武帝輪臺之悔胡致美其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焉謂非帝之本心乃因衰老不欲為而悔之也何以見之觀帝窮奢極欲聚斂嚴刑神仙宮室盛遊獵武以致海內虛耗民窮盜起則何異於始皇哉蓋始皇無道由於不知道之者李斯固亦足責矣武帝明知故為觀其平日與衛青言曰如朕所行是襲亡秦之跡也其言可謂洞察敗亡之道者矣當是時也

匈奴傳卷之三

上

### 新刻官初八字評史心見卷之四

#### 昌邑王廢

霍光受權樞之託擁昭立宣奉太后金廢昌邑南軒潛室二儒稱其當大任屹然如山仗忠義舉動光明嚴延年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之禮不道嗚呼湯放桀武伐紂伊尹放太甲則何異於是光雖不敢比湯武伊尹之聖然安社稷排大難綱目予以大節呂東萊美延年為夷齊之後一人則是以夷齊之非武王者非光也武王伐紂孔孟辯之已明不失為聖人然則延年効光乃憂萬世之無君耶夷齊叩諫之心所以守經也光廢昌邑乃憂一時之無君耶湯武伊尹放伐之心所以行權也經權得中異世同轍豈可泥延年之効而以光為不道乎

官初評史心見卷之四

#### 不學無術

人臣當國步多艱之秋非有大學術不能託孤以安社稷觀伊尹誦詩讀書而後於太甲桐宮周公多才多藝而後輔成王於櫟櫟愚謂武帝窮兵多欲海內虛耗光承生民凋瘵之餘國勢綴旒之日乃能仗忠復義舉動光明擁昭立宣而有弘毅果敢之才廢昌邑王而有撥亂反正之術雖伊周何以加此力薦張安世杜嚴延年贊成宣帝中興之治皆光之功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何以言之楊雄荀或非不學也一則失身以事莽賊一則失身以事操賊然雖學貴天人不備書史而於大節有虧何異不學無術之人哉



王成以偽增戶口蒙賞

一或偽增戶

爵賞朝廷之名器非人君可得而輕授於人  
口以欺孝宣選封以侯孝宣因之以欺天下使天下悉歸代  
處延矯偽而不可赦豈非誇盛喜功不察之所致哉然非軍  
功不侯乃為祖之成意今違祖訓濫行爵賞所謂錄後名實  
安在

滿望之不欲外補

滿望之上雖不欲外補宣帝使之乃微入少府蓋欲間遇而  
有省身不及之意章帝則以直言之士補外官其惡諫可知  
矣宣則勵精圖治而天下又安以成中興之功章則廢太子  
而殺梁竦封黑防而罪耿恭燕以外戚跋扈東漢之衰實基  
於此治亂懸絕如此世之人主豈可一日而離正人手

閉閣思過

韓延壽為左馮翊有民昆弟爭田公乃移病自責訟者悔謝  
轉相勸勵四十餘縣莫敢以訟言其與蘇瓊論普明兄弟爭  
田之事何異哉嗚呼東務德教而不尚刑威反已自責而百  
姓感化語曰道之以德有耻且格其斯之謂歟世之為民牧  
者蓋亦反求諸已而已豈可一校鞭朴以治民哉

帝王以全取勝

范帝王以全取勝貴謀賤戰之言則知克國平羌養威持重  
無輕舉妄動之失不遺一矢無勞師費餉之虞存固體活民  
命抑虜情誠為萬全之策矣其視李陵輕敵策謀以取敗惡

可同日而語哉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孫子  
曰以逸待勞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公皆有焉

張敞五日京兆

周公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訾汝則皇曰敬德威怒曰朕之惡  
初未嘗罪之也况殺之絮舜之誦張敞雖曰背恩負義其罪  
不至於死何乃竟誅乎忘朝廷之命而擅專典刑無容人之  
量乃縱私怨方誅李沆為相時有狂生叩馬上書屈誣其短  
而不恤其休休有容相業奇偉則其人品之高豈敞所能及  
哉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敞何足以語此

關功臣於麒麟閣

宣帝繪功臣於麒麟閣當以武居充次旌表其大節可也夫  
何置若諸臣之未吳氏謂帝此舉蓋為懾服戎心以狀中國  
人之盛歟謂蠻夷猾夏命將征伐麒麟閣虛名所能禦說  
使序爵失宜士必解體故首級少差史純以法鳴唐以賞太  
輕而議文帝余為前戰解甲委鶴魏人以掃不及而拒懿公  
然以武之大節而若下位恐失天下忠臣義士孰肯蹈湯  
赴火以效忠乎况人情莫不欲富貴苟不滿所願則又轉而  
他適矣如武剛正者幾人故李陵遺書與武得以掃為口實  
而與衛律降虜由宜帝導之也使麒麟閣果能懾服戎心而永  
絕侵陵之害不亦善乎當時單于雖曰欺塞不過詐耳耳然  
狼子野心朝服暮叛宣帝初崩章帝即位未久而大肆猖獗  
故并延壽與師以擊西羌陳湯矯制發兵以擊郅支然後中

國始得又安是知辭閣誠不足以禦戎尚賴二子之力帝之此舉計亦左矣使當時無武又將何以狀中國人才之盛乎人君於臣之有功者尊位重祿以酬之彼將感激莫不捐軀以報雖有外侮不足為慮後世漢元帝唐太宗當處凌閣閣旌表功臣未聞為忤服戎心以狀中國人才之盛而舉也漢治難期即此可見

### 二疏請老

二疏因元帝哀憐不足輔導又見趙廣漢之死已知時之不可為也乃飄然長往可謂見幾而作矣夫人孰不欲立治朝事賢若然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意亦當勉力以盡其職豈可避禍以為便己之計哉昔伊尹五就桀箕武子邦無道則愚使其可以遠室吾身聖賢必先去之而不為矣二公享漢大爵已非一日正當竭忠以報知元帝非桀之暴虐可比觀其納賢捐之諫畫棄珠犀有以蓋武帝窮兵黷武之愆似亦可與有為者也苟能委曲開導庶幾一悟治道豈可量乎然輔之不佞而後諫之諫之不佞而後去之則事君之忠行己之志兩得之矣夫何處太平之世安享尊榮見嗣君哀憐先事隱遁使百官皆效而去置君孤立於上則天下國家萬民庶政望誰理乎或曰亂邦不居公為柱石撥亂反正可也況時未至於亂乎觀其言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專為身謀可知矣乃以所賜之金日與親故宴樂而無憂君憂國之心充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具氏稱其加人數等然

則孔子之言非歟

### 漢元帝不用馮野王

羣臣舉馮野王為御史大夫元帝因石顯之言遂廢其與文帝避嫌不用實廣國意相似愚謂野王果賢雖必用不歸雖跡必廢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昔周公之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之於霍光外戚也二君皆能用之一則教化大行一則中興漢治後世不以私親為嫌而以用賢為羞呼元帝懦弱固為可哀石顯嫉賢誠為可罪元帝不察而猶委心信任宜乎不能繼孝宣中興之業也炎祚不振實基於此良可悲矣

### 樊感守心

成帝時樊感守心黃龍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方進賜冊貴官祿許史心見讓使尚書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遂自殺嗚呼六事自責而桑林之禍可應一言既善而樊感之災可移使帝能如成湯宋景側身修行未必不回天意以致祥也今乃歸咎於大臣迫人於死進肉未寒而帝隨朋曹謂天可欺而禍可移手

### 劇秦美新

儒者著書之言所以扶世教正綱常明節義也故文山未帶一贊至今生氣凜凜猶存讀之令人景仰楊雄作太玄雖易而味進退存亡之道莽暴漢祚乃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稍知義理者必羞見其面目安肯為之臣妾拜伏膝下而其心以事乎雄既失節又稱莽功德而劇秦以美之則其奸佞

尤為可惡雖有大義以爲當時葉勝死節梅福先見其  
分明雖辭學多不及也先儒李氏諸人讀書不識字亦  
謂難於前矣

### 葉勝死節

王莽遣使以輿書印綬送勝稱疾固辭不受語畢遂不食  
飲食至十四日乃死其與文天祥八日不食猶生乃復食謝  
枋得不食二十日不死乃復食同一轍也嗚呼人以食爲未  
也七日不食毅氣絕必死今觀三公已過七日不死何也愚  
謂天不遽爾奄忽公者蓋欲暴白其節義愈堅忠誠愈潔  
然之氣愈剛大而不可屈撓使之垂於千萬世以爲忠臣義  
士之勸也不然何其死異於人哉三公不食而死無愧於史  
齊耻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也

### 薛方辭聘

王莽篡漢乃惡人之朝也當時梅福逢萌見幾先大龍勝死  
節薛方辭聘皆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吾獨於薛方有所  
不足因其初聘固辭可也再聘危言力拒可也不然或迷或  
死亦可也如果卿之罵安祿山寧斷其舌而不降如孫按之  
罵李克用寧錮其身而不屈不惟使莽賊知暴虐之非亦有  
以除折其跋扈之念而吾之節庶不失矣夫何以非言卑辭  
阿諛莽賊益於感悅其心使不聘耳營身避害反有以驕其  
僭竊之心莽賊必曰我之謙恭受禪始與克舜揖遜同也不  
然何以來賢者稱我爲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乎安意樂爲肆

無畏憚達莽之發實自方始此蓋守節不貲視莽之  
爲出處之計耳設使不聽其辭以刑戮迫之吾知方如魯  
之就董卓夫其辭其心就死以全節哉班固不病其非反以  
貞而不諂諂之過也雖然猶愈於楊雄劉向孔光屈膝以事  
手

### 王霸水合

凡行師當先察其地形如遇川澤必須預爲舟楫所謂惟事  
事乃有備無患今觀王霸水合不過倖倖成功設使衆  
軍臨河若水不合無舟可渡且有追兵在後進退掣肘俄頃  
之間立敗公事何異陰陵失道而亡楚哉使霸有見用兵合  
詭計以安衆心也兵便地急營濟其雖有追兵庶得渡河此  
乃臨機應變之策也大抵三軍所向斥埃爲先苟不能知其  
山澤夷險高卑廣狹淺深之勢而率意妄行一遇不測將貽  
無窮之患乎凡爲將者不可恃其天幸尤當出於萬全也可  
不以是爲戒哉

### 識與薛封

諸呂榮寵過盛謀爲不軌遂致族誅無忌拜官三子厚賜十  
車終遭禍敗自古戚里和恩恃愛播弄威福不惟有危社稷  
亦且自取滅亡予觀識與薛封之言蓋以盈滿爲懼深得保  
身之道也所謂居寵思危知足不辱二子有焉世之戚畹當  
以此爲鑒夫

### 宋弘不詣

光武欲以湖陽公主妻弘弘以大義方耶蓋當其時弘之所欲也弘獨無是心哉誠以夫婦人倫大綱風化之也此有乖則天理滅人倫廢豈非名教中之罪人乎況朝廷四方之極臣民之所視效也帝既不能戒勉其嬖使守節以勵風化反發臣子無從出妻而廢綱常何以表正萬民哉故嚴兼入宮而郭后隨廢自處不正而欲進人於不正豈非啓亂之道歟吁重綱常而不棄糟糠之妻輕色欲而不慕椒房之貴不賢而能之手

下詔慰安馮異

功高者見忌權重者身危不有明君知臣之賢而無猜忌難免殺身之禍矣馮異治關中三載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帝以章示異絕無一毫疑慮猜忌之心乃下詔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其視高祖一聞人有言韓信反者即為偽遊雲臺之舉所以當時君臣多不克終然則光武此舉豈非有懲前毖後之戒

嚴光不屈 值介歸微士

昔公山氏召而孔子欲往以行道惠王禮聘而孟子聞示以仁義此聖賢不廢有忘天下之心也光武即位嚴光遂變姓名帝以物色訪之已有圖治之心似足與有為者非若公山氏梁惠王可也及駕幸臨光方高寢後迎入宮與之共卧光以足加帝膝帝不與校亦可謂助盡其禮矣愚謂帝初訪

光武既變姓名不出可也既出應聘得君行道以濟時亦可也況平定之初庶事草創生民凋瘵使光有憫蒼生之心數陳治道弘濟眾難飄然長往不亦善乎夫何一語不及而去其節雖高而無化流行道濟時之心也惜哉

郭伋諫用南陽人

郭伋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其言切當以為不宜專用南陽人則足以私意而廢公道矣使南陽人果賢抑將廢之乎立賢無方彼未知也

李業等不事公孫述

僕節死義非輕當重綱常者不能李業等耻事公孫述或死或為得狂或托青盲事雖不同原其本心皆欲成就一箇清平許史心見卷之四

是各安其志而已因視失身以事英雄者豈不賢乎光武平蜀後即舉盛典祀以太牢表其門閭徵賈胎拜為太守深得帝王旌獎節義之道恢復前烈宜哉

漆身為瘡

賈胎不肯失身以事公孫述乃漆身為瘡佯狂以避之可謂能全大節矣其與豫讓為智伯報讐何異哉賈胎則效箕子之為得保首領光武擢為太守讓則效荆軻之計遂致殺身徒死無益於事嗚呼胎則忠與智而兼全讓也忠有餘而智不足成敗雖殊其其不心則一而已

郭伋拒開

光武出遊夜還郭伋拒開不開帝往東門入次日憚上疏以

諺帝嘉其直乃以布賞而罪東門吏呼臣執法而不徇君之私君服義而行賞罰之典所謂君明臣直也據事直書交美自見

### 却獻馬

光武隴蜀平後卒不言兵因外國獻馬遂却不受即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於華山之陽同一意也吁既鍾文帝之美又蓋武帝大宛求馬之愆謹書豈過乎哉

### 隴蜀平後不言兵

光武當草昧之初欲平群雄以復舊業不得已而用武也自隴蜀平後卒不言兵因皇太子問以攻戰之事即舉孔子對衛靈公之言以官報謝史心見卷之四所以抑其尚武之心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方諸唐太宗詔太子知左右屯營軍馬事不亦賢乎

### 王丹助麥

王丹因鄉禹西征關中缺糧乃率宗族上麥二千斛以供軍需其與卜式約粟助邊無異也禹表丹後拜為馮翊稱疾不視愚謂卜式乃有為而為之丹則無所為而為之也夫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卜則擢為齊相遷御史大夫賜田十頃其心以受丹則辭爵稱疾恬退高南觀此則君子小人不待辯而明矣

### 劉昆反火

反風滅火誠以動天虎比渡河化及惡獸此乃德政所致非

偶然也昆不自居光武嘆為長者之言而命書於冊以臣不伐功君不沒事表而出之交美之也

### 馬援戒子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使其遺書以子貢方人者為戒以古人可法者為勉不亦善乎夫龍伯高何如人也欲子效之至於杜季良則非其為天下賢薄子而又比之為畜類已先譏議乎人矣所藏乎身不恕而佞論諸子者豈有是理哉以致終終怨望光武收其印綬不保令終皆援自取方諸孔明柳班王果不及

### 鄭眾不拜

夷狄凶虐雖王者至尊亦且結好和戎况以一使之微敢與官報謝史心見卷之四之抗哉鄭眾尊中國抑虜情其與季義琰不拜高麗王楊由義胡昉不拜大金同一轍也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四子可謂能達聖訓者矣王倫不有辱於宋乎

### 耿恭拜井

神雖至幽可以誠感非誠必無應矣耿恭屯兵疏勒城中絕水恭拜祈之即湧出吁誠能動物况神之靈有不感乎然祈之得泉非神之功乃誠感神之功也傳曰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斯言信矣

### 即宮上應列宿

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國及惡德惟其賢明帝因陶館太子為子亦即寧賜以錢而不許嗚呼帝誠有意於愛民也

不相重長守寸土保惜名器不以私而害公深得帝王建官制賢之明於知人良可嘉也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鄴城第後遂伐獵河內前因鍾離意諫而罷其官之徒因王莽謀而罷遂岐之行若帝可謂從諫弗勞勞作改過而樂於受言也豈非效文王不敢盤遊而以大康卜旬弗反為戒哉

實處勸功燕然

凡椒房之親人上但當尊位重祿不當參以兵政之權權柄一專謀為不軌觀諸呂掌北軍而為篡逆王莽執政柄包藏禍心載史可見肅宗至於和帝大戎頗遵德化四十餘年未聞犯違今憲肆凶威以挾幼主握重兵以欺朝廷觀其師出無名理不當伐也盛夏役眾時不可伐也出境三千餘里勢不必伐也夫何傾無量之費繁無罪之功誇張功德紀於燕然何有補於漢哉和帝年方十四獨能誅之世謂可以作德孝昭乎與常

十二

後尊國於內而憲專權於外交子兄弟根株連結逆勢滔天難於動也帝也不勞心力一旦剪除有如反掌非剛明英武時克圖哉其視孝昭殆或過之謹書以為寵任外戚者戒

班固以史

實責寵納妻郡國皆負漢中郡當遣吏戶曹上卻諫曰實

後意中敗相與者皆被戮獨漢中郡免愚謂固為良史之才所以譽之既惡也意乃為巨罪不勝誅矣夫何附之征夷而勸乃燕然其見及不若一吏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固不違聖王宜其輕仁義賤守節不敘殺身成仁之美也竟死於獄非自取乎

王允敘蔡邕

班固附實意遂死於獄苟或事曹操卒亡其身自古博學之士所與非人皆足取禍董卓乃篡逆之賊王允誅之百姓歌舞道逢士女雖賈衣裝市酒肉以相慶所以泄其憤也蔡邕在允坐列聞之驚嘆允遂責邕而殺之嗚呼邕為一代文章之名士也生則附卓以苟祿死因哀卓而殺身何其不智之甚哉世之君子凡於出處之際當慎擇其人而相與也

震畏四知

楊震發後却金固為可嘉不若使密不敢遺金尤為可貴焉賢為國古之人皆然未聞以金耐焉王也然密遺金於震吾不知金何自而來耶今日遺金於震安知他日不呈人遺金於已乎密之奔競貪利昭然可見况震性公廉不受私謁人皆知之密為故人豈有不知而遺之以金哉以為不知震而遺之是不智也度其不受而遺之是以詐欺震不誠也為酬其引薦而遺之是教震以貪不仁也察之為人若此則其素行不端可知矣尚以茂才薦公廉有餘而知人之明不足惜哉

以齊包之侍中不拜

薛包父喪，服三年，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累改設，使不得已，廬於外，旦入，哭婦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必哭，後父母俱亡，弟子求包，不能止，乃中分財產，其奴婢器用，田宅之類，皆欲老弱，散家產，薄者後弟子，廢財，零皆包復，服給安帝，聞其賢，乃以車迎，拜為侍中，不受，嗚呼，公之令德，始則孝於親，中則友於弟，終則忠重於君，處人倫之變，委曲以盡其道，如此，乃不拜官，而固辭其高尚，獨出人表也，即孔子所謂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惟公之謂歟。

楊喬辭婚

官版評史心見卷之四

漢光武欲以公主妻宋弘，而弘力辭，唐太宗欲以公主妻敵德，而德不受，竇武所薦楊喬，儀容偉麗，數言政事，中理，桓帝愛之，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遂，不食而死，嗚呼，喬真忠義之生，而無所見，哉，蓋光武太宗英明之君也，桓帝昏庸，柔懦之主也，當時官專權，當國方起，為恩禍將及矣，從婚有損名節，違婚必致殺身，不若一死之為優，淑後堂入被戮，不可勝數，若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愚謂宋弘敬德所處也，易楊喬所處也，難使宋弘敬德處喬之地，又不知能如喬之不食而死否耶。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鮮卑然其母欲包降母遂謂包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死

忠義爾其勉之愚謂以陵母訓陵事漢王伏劍而死意相類也嗚呼，觀二母之賢德，固無不同，論二子之忠孝，亦有可議，蓋包委質為臣，固無棄城降賊之理，乃舍母以全忠者，不得已也，陵則君臣之分未定，去就得以自專，然不能如徐庶全備歸操，以全母者，得已而不已也，夫不得已而不能全母，豈為可哀，得已而不能全母，陵當深罪，併書於冊，以為天下後世臣子之鑒戒耳。

不得已而降之可也

趙苞為遼西太守，鮮卑執其母，以招降，苞遂戰，母遂被害，程子謂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未其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遂戰乎，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又曰：必不得已而降之可也，愚謂忠孝既不能兩全，當酌其尤重者，成就一箇是，若無計以全母，生不若遵孟子效死勿去，以保一郡之人民，為大，蓋毋輕杜稷重也，今日不得已而降之可也，又與以君城降求生其母，固不可之言相悖矣，設使後世臣子不幸處苞之地，據程子之言，將欲舍母守城，以盡其忠，歟，抑欲全母降賊，以盡其孝，歟，方寸亂矣，無所適從，二者不可得兼，將何所處為，當讀史君子請折衷之。

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昔漢高祖殺秦帝，幼冲，章草專權，謀為不軌，生民困於水火之內，示社稷存累卵之危，關東諸將曹操等共推王允為劉虞之賢，欲立為主，觀虞所對力拒不受，一則見公輕富貴，不為

逆賊一賊王公孫朝廷以守臣節其親宋太親舅第十條道而渡蔡固不亦愧乎

### 操以兩賊爲子房

子房之始爲操所擢而後功成身隱故程子稱其有儒者氣象曹操挾天子以篡漢乃姦臣賊子也苟或屈膝以事大節有虧方諸子房重道義而輕富貴多不及也擬或爲子房何異以鴟梟而比鳳凰哉呼蘇子司馬溫公皆名儒也一則稱或道似伯夷一則稱或功居管仲之先二公詳論而失其當况操蛇虺之見哉

### 關羽報效曹公

初操壯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曹公以待我厚然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曹公以待我厚然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言遠殺頗良拜辭而奔劉氏其言足以斷金石驚鬼神也一日操從劉備出獵羽力勸殺之而備不從使當時聽信其謀中原故地盡復於劉操豈得以寡讓衆而肆其姦哉其謀足以憾先業裕後昆也戴氏譏羽輕信吳謀愚謂羽之信可取正在力却老瞞之數語羽之謀可嘉正在勸殺老瞞之一言忠義智勇獨出人也夫識者當觀其大節不可以成敗論也戴氏所譏豈待辯而後明哉

### 袁紹圍東郡魏太守臧洪殺之

洪爲東郡太守嘗爲廣陵太守振超功曹後超在雍丘曹

操聞之急洪請兵救超袁紹不發以致兵潰洪與紹絕交紹遂舉兵攻洪之糧糧盡袁紹角已盡後殺愛妾慰士城陷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並無叛者洪被執以大表責紹遂殺之嗚呼若洪可謂仁人義士也惟其義故不負超惟其仁故感一城之人同死其與張巡之守睢陽何異哉乎考綱目謂漢獻帝東歸播越奔走於荊棘之中袁紹累書台閭新受上將之命手握重兵不能奉迎大駕而阻洪請援以救張超遂致喪師而亡楊龜山乃謂雍丘之圍非切於己欲其皆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應未以爲過而洪之絕紹亦不量已彼歟其不屈而死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愚謂雍丘漢郡也張超漢臣也曹操篡漢之賊也以曹攻超紹當協力誅之可也夫何阻兵而不救哉後紹被操屢擊而敗欺漢室袁虎貽患由紹自取既失於不智擅殺臧洪無君誤國則又失於不忠其罪不可勝誅也龜山不責紹助桀爲虐而反譏洪爲匹夫匹婦之諒立言謬妄豈春秋褒善貶惡之道哉

### 呂蒙襲關羽

曹操姦雄篡漢乃亂臣賊子也羽奮忠勇輔昭烈以誅無道呂蒙正當協力扶漢討賊以正天下之大分可也夫何襲羽而殺之則是舍順就逆助桀爲虐亦桀耳未及受封而亡天報之速如此故綱目削其官爵不書所以惡其同惡相濟之非以爲萬世姦諛之戒

### 冊陽郡吏殺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伍員鞭屍以雪父讎，後韓彭身以報君讐，蓋所以快人心，振風化也。夫閭閻人之氣，與戢子、按刀、陽督為寬，與賊自戢太守孫綽、明妻徐氏偕我討之，觀其假以除服，是賊使不且已以行其身潔也。客約夫，將傳宴等協力共圖智也。然一呼二將，響應以誅賊，祭夫勇也。愚謂徐氏婦人也，尚能為夫復讐，能為男子不能為之事，為人臣子者，獨不當報君父之讐乎？老瞞無君，篡漢奸臣，賊子神人，共憤當時在朝之臣，無有一疾首痛心以討之，反又屈膝以事，豈非徐氏之罪人乎？後世劉平妻胡氏殺虎報夫，同一貞烈，併錄以為後人之龜鑑。

### 三分天下

大抵學者之評人物，當觀其時之難易，勢之順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議，亦非定論。郭璧議孔明之輔昭烈，其謀不正，兵出無名，無恢復一統之志，非堂堂正正之師。愚謂此蛇鼠之見也。然孔明豈不欲扶漢討賊而混一區宇哉？觀其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故立談之間，即以三分為言，必有所見也。蓋遇難為之時，處難支之勢，況天命人心不助漢耳，豈易為之哉？且以周家積功累仁，至於文王聖德，三分天下止有其二，必待武王繼之，順天應人，然後一戎衣而有天下。方諸孔明獨處羣雄之中，力弱勢孤，如一支十數難孰易孰順孰逆乎？當時審天下大勢，定於胸中，一見之頃，告以荊州用武之國，謀非不

臧也。輔帝室之官，綱目書劉備起兵討曹操，兵非無名也。又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志非不欲大一統也。兵有節制，正義明律，而不為說計，師非不堂堂正正也。奈何若禰衡而先主已殂，隴軍方出，而營星夜墜。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其斯之謂歟？故楊誠齋有曰：人心歸漢，王即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郭璧不觀其時勢，天命人心大節，乃以成敗論，豈不謬哉？

### 諸葛亮受顧命

自古君臣授受顧命，上無嫌疑，下盡忠悃，未有若昭烈之與孔明也。觀其言曰：嗣王可輔則輔，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亮擁遜之氣象。若非始皇隋文猜忌之君也。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其言有伊周箕莘之忠愛，非若董卓曹操欺孤翦寡之徒也。一則見昭烈得人勝託孤之寄，一則見孔明得君有委任之專。嗚呼！方三顧初遇之時，魚水相投，似若有為矣。奈何功未成而中道殞然，倡明大義，聲罪討賊之心，雖死不忘，足以建綱常，扶正統，蓋與日月同明也。惜乎天不助漢，良可悲夫。

### 孔明擇婦

李晟因娶營妓與張延賞有隙，以誤國漢超強娶人女為妾，太祖密令還其主。自古名將貪色而舉事功有如此者。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而公處之樂然，夫好色人之所欲也，然所欲有甚於色，則亦不足欲矣。觀公靜大義

以貽賊竭忠誠以恢復朝躬盡瘁維時末造先儒諸君  
天之氣經綸之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  
隆重良由寡欲養心所助之多也此蓋與李光顏力辭羅弘  
絕世女色岳武穆不受異姓名妹同意衛書以為世之將士  
貪色者戒

春正月丞相釐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

朱子作綱目效孔子脩春秋之法凡史所載前代人臣有虧  
節義者則去其官爵封諡斥其姓名而以死書蓋所以深惡  
之以為萬世鑒戒耳曹操謀為不軌以篡漢祚此乃奸臣賊  
子夫人共怒罪不勝誅矣及終書官書爵書姓書名書卒乃  
與賢人書法相同無他愚謂朱子之意正所以表操素受漢  
家爵祿今乃無君而行篡逆則其奸逆盜竊神器之罪愈暴  
白於天下後世夫其與五代馮道書法無異褒之正所以深  
貶之也觀史者其義自見

竹林七賢

賢之名未易稱也必道德有一善可稱若孔門高第然後足  
以當之以管仲一匡天下孔子既許其仁魯西猶且鄙之不  
以為賢况其他乎觀竹林七子肆情放蕩滅絕人紀蓋有所  
為而為之也目擊相靈之世李杜諸公起橫議以訕朝廷嫉  
宦官而遭黨錮遂逐往轍乃反其道於是沉酣為樂以曠  
達為高王衍何晏輩更相效尤專以清談老莊是尚以致朝  
野為高王衍何晏輩更相效尤專以清談老莊是尚以致朝

耳竟使紀綱不振而教化陵夷權傾下移而晉祚漸危夫流  
至於五胡亂華生民塗炭何足為野若已斯名種特不若下  
臺之忠義淵明之高節斯無愧

羊祜以德信懷吳

羊祜伐吳敗陸抗於境命使常通款遺枯酒飲之枯遣抗藥  
服之吳與吳交兵刻日乃戰不為掩襲之計出軍行吳境刈  
穀為糧皆計其所侵者送絹償之專以德信懷吳子獨不然  
晉與吳無敵也二子身係兩國之安危生民之存亡當各為  
其主以圖成功可也夫何命使相通哉設或謀為不軌雖悔  
何及昔狄青行師野宿皆為營柵陳兵數重今精銳將士守  
衛所以防刺客也岳飛出征因軍旅取民一縷以束芻者即  
官報詳東心見卷之四

晉武焚雄頭表

夫奢侈為眾惡之門以明入者以昏出以治入者以亂  
出人君豈可不儉乎晉武踐祚之初焚雄頭表以示儉  
可謂賢矣其視我  
星祖之毀陳友諒鏤金床拒方國珍金王飾馬鞍轡千載一

轍也然節儉雖同而豐亨懸絕其故何歟書曰慎以儉德惟懷永圖夫何晉武平吳之後侈心復萌窮奢極欲昔日焚裘特出於矯情好名耳逮基禍端滅於懷惡誠可哀也恭惟我

皇祖崇儉之心惟精惟一所以締造丕丕基蓋與天地相為始終也不亦盛哉

晉武知所取舍

識詳之說曲學也以光武英明尚迷而不悟晉武獨能毅然以知所去取稱之何異哉二君所行既同一轍綱目予晉武而譏太宗何也愚謂晉武剛明不惑故綱目與之者偶因一事之善而稱之也太宗大節已失故致堂譏之者一善不足以其其德也若論優劣太宗為勝豈可以是以而遽忽之哉

將軍周處擊齊萬年死之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由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顧人志向何如耳周處少負果敢始則勇於為惡中則勇於改過末則勇於從義遂為善人以致顯位乃以五千兵擊齊萬年七萬之衆矢盡無援左右勸退處曰此正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豈非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哉書之以為處仁遷義之法

子史心見卷之四終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五

劉淵寇太原

漢主劉淵寇太原遣壽賜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被殺曉欲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淵而哭亦被害嗚呼守節不屈在虜見夫有不平二姓之忠貞誓不汙其身見其有不更二夫之烈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特書以為風化之勸也

劉曜獲晉惠帝后羊氏復立為后

晉惠帝羊氏見獲於劉曜遂納立為后羊氏每稱曜而短惠帝愚謂秦主苻破秦主登輜重見登后毛氏美色欲納之毛氏罵且泣曰姬長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容汝乎遂殺之予觀毛氏乃夷狄之婦也羊氏乃中華帝王之配也毛氏尚守節而重綱常羊氏反失身以事虜賊吁心其死志不二天若毛氏可謂流芳百世而羊氏誠為遺臭萬年也

名教內自有樂地

古人造酒為祀神祇而燕享賓客過飲則濁性傷性亡身喪國將貽無窮之患也故大禹惡旨酒以醜儀狄武王作酒誥以勉康叔豈非禁之嚴而防其漸哉夫何畢吏部能嗜麴蘖而盜飲鄰酒常人且不可而況貴為人臣者乎噫飲水耳於列鼎理義倪猶芻豢名教內自有樂地今乃圖口腹以失大體耳為盜以損名節何其無耻之甚哉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夫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其斯之謂歟愚謂樂廣議卓

國當矣何乃亦尚清談廢時失事不能請師復中原滅賊  
遂使夷夏衣冠陷於左袒所謂責人則明恕已則昏推庸之  
謂也

### 祖述堯舜

人皆欲排國家之大難固當有安天下之志尤當有容天下  
之量志則有所為而量則有所忍也勾踐欲雪吳耻卧薪嘗  
膽必待二十年而後成即書所謂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  
乃大顧退痛中原陸沉生民塗炭渡江擊楫誓以恢復其志  
不亦壯哉既知王敦叛逆宜與就圖協力共濟從容以圖坐  
待其變乘其勢而聲罪以討之若夫成敗利鈍付之天可也  
何乃昧乎消息盈虛之理欲功速成慮其不就感病遂亡可  
謂志大而量小才高而智疎胡致堂譏其未聞道也信夫

### 溫嶠絕裾

溫嶠因劉琨之遣不聽母命絕裾而去則何異於毛義一聞  
府檄適至喜動顏色而欲赴之乎愚謂義為親而仕祿以  
養孝也方琨命將之遣嶠當殫舟龍鍾如李密力辭願乞終  
養而舉佩舉進以代可也夫何不念劬勞同極之恩一旦棄  
之飄然長往則是慕富貴以立功名賊天性以戾至愛重其  
所輕而輕其所重夫獨何心哉吁匪政辭金不忍離母以報  
仲子之讐徐庶辭劉不忍陷母死拊擔賊之手方諸太真豈  
不賢乎

### 陶侃運甓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保在廣州無事時經督傳言可也

則明夫見危授命之理殺身成仁之道一旦當夫大變有難  
疾赴不計利害而為之夫何乃舍此不學而事無益之勞哉  
方蘇峻叛逆晉室顛危佩握重兵且當當援以討賊夫何運  
甓而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舉激始肯赴難未幾又欲還鎮  
觀其昔日運甓曉人之言不有逾於安臥矧目所以識其見  
義不為而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遂使五胡雲擾四海鼎沸  
實諸不動聲色挫秦符百萬之師談笑後秦消桓溫叛逆之  
意魏優執劣乎夫何吳氏謂侃賢於王導謝安遠矣愚謂安  
與侃伯仲也安豈導比哉安亦不能恢復中原以成混一之  
功者亦由清虛所絆良可悲夫

### 石勒比高光

石勒謂徐光曰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可謂自知自屈矣  
一日問讀漢書見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  
遂得天下後問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據是而觀石勒之智  
又若過於高祖也愚謂高祖處利害之中故其智昏石勒處  
利害之外故其智明所謂旁觀者清而當局者迷也勒之智果  
出高祖之右乎

### 符堅得王猛

符堅得王猛語及時事大悅自謂劉玄德之遇孔明也殊不知  
孔明明因昭烈三顧而後出倡明大義猛罪討賊吳氏稱其  
為三代之佐然晉正朔相承猛既知失矣協力贊襄以成一

統之盛可也夫何失身事虜以弱晉哉乃助桀為虐亦非耳方諸孔明輔帝室之肯以圖恢復豈不賢乎先儒論符堅之於王猛其相得之情委任之專與昭烈之於孔明無異予觀王猛臨終勸勿圖晉卒後背其言而伐之以致滅水之敗其不及昭烈之信任孔明也豈不相去之遠哉

### 鑄青鎮物

昔秦其屋境危如累卵人皆憂之而安不憂秦師既敗晉室無虞人皆喜之而安不喜陳氏譏其矯情鎮物愚謂方下戈擾攘內外震恐人心所倚仗者惟一安也乃視彼以為存亡使其怙懦而倉皇失措人皆相率投降以求生矣衆叛親離晉祚豈能保乎安乃圍棋賭墅鎮靜不驚虞之自若所以安人心於危急存亡之秋即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虜臨澶

晉侯請史心見

卷之五

四

測公率歌謠惟呼之意也其智量豈不過人乎及捷音一來當如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為悅可也夫何了無喜色與客圍碁如故及送客出門過戶限不覺數齒之折則其真情發見豈非矯之之過乎大抵兵凶戰危杜稷生民安危存亡易於反掌之間其勝負存亡無形雖智者不能預待也一或不謹將貽無窮之憂書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矯情鎮物固非應變之權而敬畏圖成實為行師之要夫以國之大事乃置行役寄博奕之間計亦危矣雖云成功實大春枯不過僥倖耳而使謝安乘之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符師疲弊之頃養茲德虜殄滅無遺晉室

故士克復為一失奈何兵驕自滿游於安晏無以成混一之治遂使五胡亂華懷惡父母生民糜爛宗社丘墟可勝嘆哉

### 謝玄救秦

昔金鐵僅使完顏忽針虎帶求糧其辭甚哀而宋不與何哉蓋宋被金辱不可勝言觀其劫二帝侵疆土虐生民傾社稷此誠不共戴天之讐也然所以不發粟以賑貸者正欲弱彼之勢使陷於死地以泄其憤耳秦之於晉亦然當時與師掃境而來意在城晉不有肥水之勝晉之亡何常一髮之引千鈞乎今王被困於鄴兵疲糧絕此乃顛沛危急之秋玄因求救正當乘危搗虛掃除胡俗恢復中原以雪其耻不亦善乎

晉侯請史心見

卷之五

四

夫何因其來求濟以兵食而私恩以資敵弱中國以強胡遂使神州陸沉夷狄猾夏堂堂天子屈膝虜庭何異開門戶而招寇賊秦虎以貽後患哉傳曰天與弗取反受其殃此之謂也

### 孫盛執筆

桓溫以跋扈之強專權廢主生殺係於掌捥朝廷畏懼吳敢與抗雖王坦之亦且倒執手板孫盛乃作晉春秋因桓溫枋頭之敗直書其事溫雖宵以破君門戶之語而其志不移則何異於異競之執筆哉愚謂其意之於張悅輩不過一時之怒耳豈溫震主者可比一忤其意死之隨至今憾不計利害禍敗而無少回互不惟無阿諛權臣之心亦且有剛直不

捷之捷固可也亦有可議者夫大言曰欲觀其身之不見今盛字是非集之筆未必盡下當理以理人植藏之可也却乃輕泄以觸溫怒皆由自取豈保身之道計哉

### 宋衡陽王出獵

大抵人險而恃而地險不可恃也觀長城雖築秦且立城塞士雖固而地險是知邊地以城為固而邊城以人為固也惜道濟西平城秦北却元魏唱籌量沙不遺一矢而胡人遠遁真無形之長城也使宋文帝始終信任豈不足以控制羣州而肅清六合哉何乃疑而殺之未幾虜騎臨城悔亦晚矣嗚呼唇既亡而齒必寒藩籬撤而虎狼入即孟子所謂象必自斃而後人斃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其宋之謂歟

### 宋衡陽王出獵

宋衡陽王義季在荆湘會春月出獵有父老被占而耕左右斥之父老曰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乎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賜之飲食不食問以姓名不答使義季當時下馬待之以輕訪諸左右知其姓名乃薦於朝一或用之必有補於治也智不及此遂使遺賢可勝嘆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其義季之謂歟

### 蕭主試海陵王

蕭主試海陵王之兄子也高帝愛知已子故思其恩而以徐

報德可也胡乃弑帝之孫而自立何其言義不仁哉萬幸殺人之嗣以得國欲圖永享天祿不意微服而逃賊之謀以竊位微皇長治久安豈期五載而遽亡乎二王亦死他人之手國隨以亡所謂黃雀利於螳螂而挾彈者又在其後也天網之密反覆相報良可畏乎謹書以為萬世奸謀篡國者戒

### 戎服講老子

四方無虞不當講異端况虜騎臨城危亡在待齊之君臣宜憤憤自強以圖退敵之策可也夫何率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于乎其與唐代宗當藩鎮跋扈夷狄侵凌而百官座講仁王經無異也吁唐則功勳國危齊則城陷身辱二君昏庸如出一轍有天下者當以是為深戒

### 梁王繹焚圖書

夫人讀書所以明忠孝友愛之理也梁王繹見君父之難而不救虐兄弟殺姪而不慈一旦魏師壓境已入江陵執繹而殺之初城將陷也繹聚圖書二十萬卷焚燼殆盡或問其故繹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愚謂梁王殺身亡國緣於積惡所焚書之過哉今乃歸咎於書吾不知當時讀何書有以誤之也吁始皇無道焚詩書於未亡之前梁王繹不仁焚圖書於將亡之際使梁王讀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詳味深思為善而不為惡向何敗亡之有

###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任景滔天之惡神人共怒望之子孫未聞有一痛心上者以詩爲念者獨梁永侯鍾天心報國雖不免而死無所憾於天下使賊景之罪益以暴曰誠有極於風化也大矣所以予之所以愧當時好設賞國者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州太守馮寶及沈氏討敗

之

丈夫帝國難以討賊者世不多見況女子尤不多見也沈氏奮然勇敵賊擊李遷仕而敗之可謂能爲男子不能爲之事矣方諸世之人稽首迎降曾不若區區一婦人乎後命爲石鏡夫人綱目於婦人封爵者十二者皆識之獨於沈氏予之何也前則相夫養義以討賊後則教子忠貞以事君其節義官故班史心見卷之五

豈不與孫綽妻徐氏同流芳於千載之下乎

盡誅天下沙門

自佛入中國歷世崇信未有敢廢者魏主嘗然悉去可謂明足以辯異端之非勇足以斷天下之惑似優於漢明帝唐憲宗然沙門爲害甚於洪水猛獸不誅不可也蓋誅恐傷於殘忍也但誅一戒百既誅之後如韓子所謂火其害廢其居人其人又如歐陽公所誦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何必盡誅大佛與道皆異端也爲害則一魏主既除佛法可謂能開邪夫又何又高道壇而受符籙蓋造輪堂當費用萬計嗚呼滅佛而信道何異驅羊而食虎哉綱目嘉其誅沙門而不斥尚道教故予評之以破魏主滅道之惑

魏有芝生太極殿

雖鳴於鼎未生於朝古人曾以爲敗亡之兆予觀魏有芝生太極殿其與宋宣和殿榴生玉芝無異也魏則西南二方兵革不息畿甸之內大旱踰時不旋踵而尚書令高肇殺皇后千氏及其子呂不則春檜專權誤國以致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千載之下言合符節上天垂成之意信不誣矣崔光上表以諷之惜乎當時魏主不能脩省以回天變也哀哉

裴矩傳上疏

魏主恪專尚佛老不事詩書中書侍郎裴矩傳上言以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還都行師手不釋卷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陛下觀覽大覺廢藏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陛下兼存則內外俱周矣予觀矩傳之言不幾於援儒入墨之意乎反復度之矩傳善於開導君心者也蓋好佛乃魏主之固蔽使矩傳厲言正色以諫曰此佛法不可尚也彼方溺意於此豈肯從而遽絕之哉今乃勸其互覽兼存使魏主誦書日久自知聖賢之道可法而佛老虛無寂滅之教爲非將不久而自廢也所謂入乎此則出乎彼矣吁不待辭說而引君於正道其亦可謂善於諷諫者

高允恐有翟黑子

翟黑子受布千疋畢發謀於著作郎高允允曰公惟難帷籠臣有罪首實嗚呼君允可謂善爲翟黑子謀也又曰庶幾見原斯言不幾於以意度其必免而告之乎大意其必免而告

之是圖為僥倖何異唐太宗縱囚來歸以下賊上之心也及  
觀崔浩作史被收太子欲為高之釋罪後常問兄曰此其過  
而不敢欺嗚呼好生而惡死固世人之常情臨死不易辭亦  
君子之所難不亦常而信其信遠救之兄退謂人曰茂不故  
本東宮指導者恐有崔黑子故也愚謂設使當時兄不為崔  
黑子謀抑將以修史之罪獨歸於浩而茂諱以欺君子由是  
而觀則兄實告之情特出於為友而忠直事君之意乃出於  
偽為也蓋為友之義小而欺君之罪大孰謂兄之賢而為是  
乎先儒矧靜修疑為作史者之誤庶有以表兄之忠亮於天  
下後世矣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

官報評史心記卷之五

十一

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于魏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  
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參之哉固辭  
不受其與唐鄭肅一開拜相慨然焉固辭不拜無異也二  
公曰拙才力不稱故乃為宰相不食其視世之人不自審已私  
易舍競以求進而不知止者豈不深可惡哉

魏主進至魯以太平紀孔

魏主以太平紀孔子豈不與漢高祖過魯以祀千載一轍哉  
然漢中華之君也魏夷狄之主也於于戈擾攘之秋而崇崇  
儒道之典用夏變夷卓越千古其視晉武帝永中華正統  
季途請修孔子廟不報不亦賢乎

魏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宇文泰一聞蘇綽之賢問以政事夜半不覺前席即拜為行  
臺左丞其與漢文之於賈生前席無異綱目予泰而不予  
漢文何也蓋泰所問者皆屬治之急務而又官人得其當非  
若文帝之於賈生問既非其宜任又非其在綱目一褒一貶  
而伸彼抑此豈非效春秋予奪之意乎

魏大丞相泰殺其國臣王茂

安定國臣王茂無罪宇文泰誤殺之及聞左丞相慶之諫  
赦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不惟足慶有不拘刑辟  
之意而又見泰有悔過之明還善之勇也其與郭子儀梅賾  
張瑄何異哉然悔過雖同而論泰之人品其不及子儀也遠  
矣

古弼忠直

十一

魏侍中古弼稟性忠直一日以上谷苑囿大廣乞減大半以  
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  
不得陳言忽起摔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汝之罪魏主失  
容曰不聽奏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嗚呼若弼可謂切於愛  
民而急於革君以國治也當時見弼弼良久宜進言曰園  
恭傳戲實足以喪志而妨政誤事臣有言進上望置之如此  
告君未有不啓帝之聽而納汝之奏矣夫何遽摔其頭而毆  
之哉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况樹君之近臣而毆之則其褻狎  
侮慢不恭甚矣魏主不加其罪固已其有容直納忠之量反  
於內訟又見其有悔過自修之心不賢而能若是乎



秋八月詔免罪三秦然後行刑

納王歸政三秦然後行刑以謂其罪大矣然唐之納王世祖之義藏相繼而施故事得書殺何也一則見隋文聽議而之能功臣一則見三子無罪而均遭殺戮呼徒重人命而輕臣所謂厚其罪而其所尊者厚矣

高顯取陳之策

陳后主荒淫無耻盡敗虐民民望天下義主以解倒懸也高顯與商帝言曰弔民罰罪當以安民為先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何事有不濟哉夫何勸燒江南廬舍積債使陳氏財力俱盡其國雖亡民已凋瘵而失來蘇之望矣呼麀臺之財鉅橋之粟未聞武王焚之也顯之策豈待賤而後見哉

高孝基知人

高孝基一見房杜而以偉器棟梁奇之裴行儉一見王楊盧駱斷非爵祿之器厥後一則二子為宰相以佐惠一則四子皆不得以善終二公之言如卜筮之驗史稱均有知人之鑒信夫

王伽縱囚來歸

王伽縱囚來歸其與唐太宗事相同而意相悖焉伽則一時側隱之心發見偶為之也隋文則重其篤信如顴而至偶赦之也唐太宗則矯情干譽求為此名而故縱之也律以天下之法皆未盡善併錄於冊交貶自見

龍門王通獻公

伊尹抱道自許非成湯三聘不出孔明高卧隆中非劉表二顧不就古人寧屈道以重己不枉道以徇人王通有經濟之策待君求之可也夫何不待求而自獻即胡五峰所謂以文行于其君者何異人之處子禮聘親迎不嫁却乃私奔其門以就乎故綱目書龍門王通獻策不報不惟見隋文有求賢圖治之心亦以見通有枉道自輕之意併錄於冊交貶自見

冬十月文安侯弘卒

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第好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至其妻迎告弘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恃問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嗚呼重第輕牛所以全友愛之情不聽妻言所以絕妬忌之意其視世之人因財爭論信妻分異皆弘之罪人也

高德儒指孔雀為鸞

小人欲專持國柄必先蠱惑君心使之昏亂莫知所守然後得以售其奸也高德儒指孔雀為鸞何異趙高指鹿為馬哉蓋指孔雀為鸞不過舛謬也指鹿為馬將以示權也然示權甚於舛謬而高罪實浮於儒儒書所以深著其欺君誤國之罪也世之人主要當慎於聽察豈可遽信其言而忽之

道士潘誕伏誅

潘誕為帝合煉金丹謂用石膽石髓命三鑿石求之不得乃以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代之帝怒斬於豫郡故綱目書以伏誅其與武后之殺來俊臣亦以伏誅何異惡謂楊帝武

后陰刑盡辟殺人多未得其當者惟於潘誕俊臣書以  
付諱所以見煬帝武后惡惡之心一時出於天理之正而施  
刑無不得其當矣事雖相悖而書法則同併錄于冊豈非效  
春秋爲辭比事之法乎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六

南京

後學

郭大有用身

著

賜進士第

監察

御史

吳郡王以芳

校正

賜進士第

按察司

金事

古潤族

批點

金陵

書林

周曰校應賢

刊行

世民誅佞人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孔子曰惡佞口之覆邦家也太宗之誅  
高德儒當矣然宇文士及逆黨篡君罪浮於儒尤當誅之何  
乃明知其佞而又官乎今但知德儒之佞爲不忠不思守城  
不降可取也皆誅脅父起兵以篡隋忠乎不忠乎吁貴人則  
明恕已則昏其太宗之謂歟

秦叔實程知節降唐

予觀上古不忠之臣皆王以事二姓若楚之季布漢之李陵  
隋之蕭瑀李勣不可勝數也秦叔實程知節嘗爲王世充將  
軍二子見世充多詐預料不能成事因世充與唐戰於九曲  
二子與數十騎西馳百步下馬拜曰僕荷公殊禮深恩報效  
公猜忌信讒非僕託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唐愚謂二子不  
惟有知人之明而長於料事亦且審去就之義而擇主依歸  
吁識賢君於草昧竭忠愍以贊義有若巢鵲之知大歲園葵  
之企太陽也厥後果能輔成唐業圖形凌煙閣不亦宜乎

二月平陽公主薨

唐主起晉陽入關中平陽公主將精兵會世民於渭北與其

夫樂紹各營幕府。娘子軍以助唐。後卒。唐高祖謂太常曰。公王親。執金鼓。與義兵以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遂用鼓吹以榮之。按男子生而受之以干戈。且故有事於天地四方者。男子之常事也。女子之生習之以瓦缶。示之以楊柳之於地。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者。女子之常事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政事。况可使之以專征伐乎。昔漢光武因皇太子問以攻戰之事。即舉孔子對衛靈公之言以告之。豈非抑其尚武之心哉。嗚呼。聖嗣尚不使之知兵。今以公主而習戎事。一失也。助父為叛以篡隋。二失也。乃以鼓吹殉葬。而違先王之典。三失也。秉筆直書。不惟罪高祖之虧臣節。亦以惡公主之不守婦道。

唐殺隋河東守將亮君素

夫人情之所愛。莫有過於妻也。然所愛有甚於妻。則亦不足惜矣。亮君素因唐執其妻以招降。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所以示不降也。其與張巡殺愛妾以結士心。何異哉。嗚呼。劉恩愛以令臣節竭忠誠。不事二君。若公可謂能審取舍矣。直書所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予又考唐涇州守將劉感守城不屈。為薛仁果射死。鄆州刺史呂子臧守城與朱繁戰死。今君素守城以首付左右。殺三人。死節皆同。而綱目於劉感子臧皆書曰死之。於君素則書曰殺。不知其意安在。至太宗嘉其忠烈。乃贈為涇州刺史。詔曰。君素雖隸天

公之節矣。旌表節為勸人心。太宗其賢矣乎。

李勣真純臣

勣本虜盜。不學無識。太宗乃以為託孤。使君伊周之任。而猶為真純臣。其謬甚矣。厥後高宗廢后。立武氏。決於一言。自以為長享富貴。貽禍子孫。也不意武氏殺滅宗室。貽禍百端。不有狄公諸賢。維持左右。唐能為周乎。孔子曰。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阿諛取容。陷君於不義。真奸臣耳。卒致其孫敬業羅於叛逆之誅。以及父祖剖棺暴屍。固雖天道禍淫之報。豈非源流不忠之所召歟。勉齊黃氏謂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呼。太宗無知人之明。而李勣有逢君之惡。表而出之。互貶之也。

李素立守法

素立不徇太宗之辟。遂執法以諫。其與張釋之諫文帝。擊輿與馬者同意也。意雖同而言則悖。釋之言有以開人主妄殺之端。不若素立之論善也。嗚呼。臣執法而不徇君之所命。君納諫而不撓臣之所守。厥後太宗讀明堂錄。焚書。蓋因皆惻隱之心。何莫而非公啓迪。濡養之功所致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先儒已有明論。予請辯之。唐有天下。固雖太宗之功。然高祖在上。總攬它則。凡發號施令。設官分職。皆自高祖出。雖建成亦不敢有所借焉。何哉。蓋以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也。當時王魏之輔建成。非建成之命。乃奉高

祖之命耳命既出於高祖則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既為高祖之天下則高祖君也建成子也土魏臣也王魏既為高祖之臣建成又豈可自立為君偁父之臣而臣之子王魏既不得而自立則亦不當冠其雖也然高祖尚在公欲死於其難則王魏不以高祖為君而以建成為君也凡有所命無不從之其視高祖如路人是以子而奪父之權也該使高祖不容而與建成爭抑將必死於所事而與高祖爭乎然則王魏先建建成為無父無君之事矣茲非廢亂之道欽使王魏有見於古人遜位之事修陳開道建成太宗可也其或不從再引大王欲傳位於季歷之事言之若高祖能聽其言以位傳太宗大誥天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建成又豈敢不異議乎夫何坐視相殘不能論之於道而遂成弑逆之禍陰太宗於不義又不能其為肥遯後雖有功惡得無罪

### 張鎮周不私故人

張鎮周不私故人即蘇章二天之意也愚謂盡法以刑故舊似傷於義廢法以全私恩恐害於公二者皆不可也鎮周既為都督以治百姓欲執其法當於未赴任之先凡於親故遺之以書戒其政過遷善如有不悛者奉法刑之之語使人皆知警畏各國自新之路則私恩公法兩全而無害矣或有不遇又當周旋以全之若事有不可為則之亦不傷於義豈可該酒有贈金帛焉得人人與之敘情乎

###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溫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子觀矩之佞於隋者偽也忠於唐者亦偽也何以言之矩見煬帝昏侈窺其志在於驕或乃撰西域圖記獻而說以征高麗遂至殺軍亡國又見太宗英明納諫欲殺一貪吏則面諍引之以正吁同一事君也何其趨向之殊乎大抵臣之於君所遇雖有昏明之異事之當以一定之理君之聽不聽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觀伊尹五就桀以正道未嘗因桀之昏庸而諛迎迓其惡也及事成湯亦以是道初不變其所守而與其事哉今矩遇煬帝則以佞遇太宗則以忠使太宗所為皆類煬帝吾知矩亦將以事煬帝者事太宗矣坐視其惡必不肯導之於善觀太宗親征高麗勞師費餉塗炭生民皆由矩獻圖記啓之也忠於君顧如是乎況失身事唐大節已虧溫公不考其素履而遽以忠許非定論也

###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宰相代天子以敷治獨攬萬幾權不少假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秦用趙高卒成殺蘇之慘採用朱亮遂召臺城之辱此乃偏聽成奸獨任成亂之所致也太宗目擊其弊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凡有所失得以糾劾使不至貽禍患於天下國家此乃防微杜漸之意不亦善乎固可嘉也亦可憾也當時房杜為相馬周為御史大夫王勣又從而獻替之止能成貞觀之治而不能輔太宗正心簡身端本於閤門房蘭之間以致父子兄弟夫婦君臣之倫乖鳴呼朝廷之政事異有

大者此數者乃舍此不議不知當時所議者何事耳徒為  
衆良可悲夫

### 賜絹愧賊史

賞有功而罰有罪此乃人君勸善懲惡之典也長孫順德貪  
太宗之財法行時應一戒百可也不然若白其罪或誠親  
功而省之則法正而恩治使羣臣皆知所畏憚而不敢犯行  
賄賂之私可也今既不能正彼之罪反賜絹以濟彼之貪何  
異漢文帝以金錢而賜張武哉呼四罪而天下咸服帝王不  
立異以為高不矯情以干無亦遵乎王道而行也焉有賞物  
而勸犯法之人乎

### 至誠治天下

官後許史心見卷之六

太宗即位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為誰對曰願陛下  
臣言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  
也上曰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以權術小數接其  
臣下者猶嘗耻之御雖雖善朕不取也尹氏美太宗可謂知  
君道矣予考太宗素復皆非至誠觀其下詔遵負官物悉令  
歸免而又獲督如故一也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及納諸絕  
其婚二也慮更受賊密使左右試之以賂及今史受絹即加  
刑戮三也憂後嗣不能懷服李勣而以術數出之四也至金  
主難言及太宗出師之事謂人君者五月偽為朕御臣下惟  
以至誠耳呼若太宗可謂言與行違有愧於君道矣大金胡  
也尚如其非尹氏下之不亦過乎

### 禦戎上策

唐太宗謂昔人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非  
上策乎高祖謂太宗可謂言不顧行以欺八也及觀今年伐高  
麗明年討突厥窮兵黷武勞師費餉蹙血生民動搖王室及  
延陀不服尚欲以新興公主妻所謂上策何有呼親其言誠  
為確論考其行託諸空言不亦愧乎

###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秦始皇作阿房宮勞民傷財罷斂天下貽譏千古太宗修洛  
陽宮一間張玄素之諫即罷則何異於漢明帝因鍾離意上  
疏而罷北宮之役乎呼臣無阿諛之私君有納諫之量不惟  
惜國用亦且舒民力誠遵孔子節用愛人之訓矣漢文帝罷  
露台得專美於前哉

### 谷那律諫遊獵

太宗集出遊獵魏徵虞世南劉仁軌進疏以諫不止千言谷  
那律乃以瓦為衣不漏而對太宗感悟遂厚賜之嗚呼實直  
而寓諷諫之意言簡而有忠愛之心觀公平素淹貫書史稽  
遠良稱為九經庫然亦不負其所學矣

### 太宗善推其所為

五十謂古人善推其所為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太  
宗踐建成元吉賊恩害義仁不施於凶氣而反留意於罪囚  
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矣則何異於不能三年之喪而總  
小功之祭哉胡氏因心謂明堂鍼灸書戒撻囚罰此乃一時

良心發見就其一事。蓋稱之也。若夫全節有虧。豈暇論哉。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自古皇后之寵外戚。養成叛逆。未有不自柱楔而自取伏誅也。觀漢諸呂霍山王莽。實處可見矣。唐太宗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太后固辭曰。妾傳位椒房。恩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嗚呼。不使預政。所以杜驕橫之心。盈滿為懼。所以為保身之道。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太后能遵是訓而無忌。違之。所以不免黔川之禍也。惜哉。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子翼處隋亂世。耳。以仕及唐。諱微而反。不至何哉。推原其心。蓋不以人主無道而累身。不因世道方隆而改節。託以老母為辭。豈非忠臣不事二君之意乎。綱目書以隋官。正所以表其赤心於隋。而非唐之爵祿所能餌也。即視封德彝蕭瑀輩。迎降賣國。會大馬之不如。子翼起筆乃謂士君子出處當適其時。子翼能仕於無道之隋。而不能屈於有道之唐。苟有志於當世。舍是則無時可矣。愚謂尹氏之言。但可論隱居君子出處當適其時而已。若子翼守道不變之人。豈可反教其改節以事二姓哉。况太宗篡隋。且為君又多。惻德稱為有道之君。其言失之。

王註諫太宗出廬江王瑒之姬

夫人心固各有所蔽。小各有所明也。諫君者。因其明以塞

其不明。且有回天之功。因其悟以通其不悟。庶成補衮之功。蓋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敗亡則太宗之所明也。故王珪必

先論媛。所以得妻之由。而後告以邪。八善善之事。則太宗遂悟。媛更不可留。而隨出。立待犯顏。苦口諫之。哉。當時使王珪腐靡正色曰。此姬決不當留。彼方溺於美色。而怒其出言之暴也。豈肯遽出之哉。易曰。納約自牖。王珪深得此義。

縱囚來歸

唐太宗錄大辟三百餘人。縱使還家。與囚及期而至。以就死。遂赦之。方諸我

太宗文皇帝因三司錄奏大辟三百餘人。一旦惻然不忍。既

今行人持節諭之。使有冤抑者。以自陳。又命羣臣。集十

官。極詳其心。見其情狀。下

日以處決。則何異於周書所謂服念五六日至於一境。不

赦。要囚之意也。嗚呼。既存於恤。以愛人。又不廢法。以縱惡。

非若唐太宗遵道義。以千百姓之譽棄天討。以市一己之

恩可比也。一念之仁。結於民心。保金甌於不缺。延

國祚於無窮。蓋與天地相為始終也。書曰。以長我王國。其斯

之謂歟。

蕭瑀貞杜稷臣

古之所謂杜稷臣者。不事二君。死生以之。觀王囑不歸燕。以死自誓。蘇武不忘漢。大節不移。斯稱之矣。蕭瑀歷事梁陳宋隋。一聞高祖之招。奮然趨附。諒或唐虞又失安保。其不轉而之也哉。太宗無知人之明。輕以一言許之。范祖禹正當明其

失節而議太宗過許之非可也夫何反稱焉今然自左有隕無二太宗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所以嘉之可謂知臣矣呼舍利祿而失節義輕去就而重死生若事雖迎降背國真無耻好諛不忠之臣其與馮道無異則何大節之有據事直言不惟貶太宗失言輕許其瑞而又譏祖禹過許遂迎其君也

###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楚降戰士

觀分注前書太宗下詔收瘞隋末暴骸至此又瘞隋戰亡之士綱目稱其可謂仁也已夫可謂遠也已夫則何異於文王澤及枯骨之意哉嗚呼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以至於誠和萬民則存沒均沾其惠矣今觀此舉誠為仁死官報齊志心事齊義之亦亡而有制隱之心也既存此心虐民之政必不為矣夫瘞瘞路隋轍志在高麗勞師費餉使無辜赤子死於鋒刃之下何其重死亡而輕生民哉先儒謂太宗假仁大類若此綱目不究其言與行違而遽以仁也遠也美之不亦過乎

### 詔羣臣議封建

封建帝王所以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昔堯封子於丹國舜封弟於有庾禹封以國為氏者十三湯封以國為氏者七武王封兄弟之國者十五封姬姓之國者四十書曰以藩王室詩曰維周之翰易曰先王建高國以親諸侯使各治其國各子其民存羅建列相與維持然後治化淪浹而兆民允懷邦本華河而多歷年所何莫而非封建之功乎

後世桓文廢置不行以失遺聖始皇分為郡縣卒亡天下歷世遂寢至唐太宗慨然有志於復古奈何魏徵李伯樂不能詳考而阻之馬周於志寧才能輔翼以行之使唐虞三代之良法美意不復見於後世可勝嘆哉厥後柳宗元范祖禹以為非胡五峯胡致堂以為是尹氏蘇氏各執一說紛紛卒無定論恭惟我

### 太祖高皇帝天下已定章前朝之弊創一代之規分封

諸王以藩府處以土腴之地豐其廩祿冀以護衛之兵平時無專政預事之權遇變有相維救援之力置三司大夫相制彼有所忌而不致發立撫按糾察其弊此有所畏而不敢肆內之權足以弭外之變外之勢足以戢內之

諸王各守爾典無替厥服有江漢朝宗之念無觀鯢不軌之心維持國祚安如泰山天與長而地與久也不亦盛哉

###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書曰內作色荒外作會荒年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五之作歌以傷大康盤遊無度也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使其受之未必不喪志迷心而傾國也太宗洞見其弊各遣而歸之嗚呼不受鸚鵡則外不荒於禽不受美女則內不荒於色創製大之業垂於三百年之久何莫而不由於端好尚之所致哉

### 削工部尚書段綽階

昔呂公著上去魯之說於宋神宗謂人主當有四德何欲不遂而侈心易生謀佞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欲無所不至矣是以先王法制作為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後無赦此老臣愛君之深意也臣竊以為工部尚書引君以當道使不至於玩物喪志廢業憂之心也夫何矣微巧工以啓其敗度敗禮之為哉太宗一聞此奏宜當懲治以正其蠱惑之罪可也何乃既知其非而又命工以試及綸使造傀儡方惡之以削其階嗚呼臣不當進淫巧以蠱其心君不當命工作以試其制胥失之夫綱目獨譏太宗而不罪綸豈不失春秋褒貶之義乎故予補其未備之旨

聘鄭氏為克華既而罷之

夫好色人之所欲也溺情於此未有不喪國而貽無窮之患乎觀晉之亂也驪姬吳之禍也西施所謂傾國傾城之驗矣太宗前聞王珪諫而出盧江王瑗之妻此聞魏徵諫而罷鄭氏之女若帝可謂勇於改過而樂於受言也尹氏謂與漢明帝大起北宮既而能之同意愚謂孟子嘗言人知好色則養少艾好色之心非宮室可比蓋太宗之罷鄭氏也難明帝之罷禁宮也易豈可以一律觀哉千載之下若宋仁宗聞王素之言即出美人此與太宗事相同也併錄於冊以為世之人主溺於女色者戒

創業守成孰難

太宗除隋暴虐削平諸亂以有天下在位三十餘年身兼

創業之責絕無而僅有也作以太節不能無愧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太宗但知創業守成之難而不知端本貽謀之道觀其脅父臣虜踣血禁庭閉門慚德安誅大臣此創業之無道也天下平定之後鮮克有終魏徵十漸條陳切中其病此守成之無道也大本已失雖有他美何足美哉魏徵之不能勉帝正心修身以為創業守成之本而徒以末節言之亦非善道其君者矣厥後高宗玄宗繼父妾亂典常殺三子寵妖妃顯獲杜稷流毒蒼生固非守成之主皆踵太宗所為也貽謀不善觀效之所致哉嗚呼周自后稷教民稼穡積功累仁至太王王季延及文武克紹前烈上有開創之聖祖下有守成之聖孫此其所以為創業守成之也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尉

太宗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對曰臣妻雖陋相與其患難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乃止嗚呼椒房之親富貴也公主之美好色也二者人之所欲而不動其心若公可謂重天倫而輕色欲也聞傅奕弘專美於漢千載之下豈不使人景仰二公令德以興思耶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志寧為詹事所以輔導太子在手綱常倫理也非有金革之變豈可奪喪忘哀而居官乎宜太子不從其諫反命刺客張師政殺之則何異於隱囂遺刺客楊賢之殺杜林也嗚呼東齊好德之良心人孰無之張師政一見志寧寢處苦塊而不



忍殺所以重其孝也。楊賢一見杜林推弟畏車而不忍殺所以重其弟也。然則孝弟足以感化強暴也。徒可知矣。刺客豈不賢於太子隗囂乎。

### 吳王恪英果太宗欲立之

太宗建儲之後見晉王治懦弱恐不能勝其社稷之寄而有意於吳王恪無忌乃擁護晉王而疎吳王。後太宗崩無忌奉遺命以立晉王而又陷吳王於死其意以晉王為已出欲藉之以長享富貴也。其謀不亦遠乎。豈知害者不在吳王而在晉王。妃武氏也。武氏怨無忌而坐以反即無忌誣吳王而陷以溺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道昭報其應如響可畏之甚乎。史稱吳王英果誠諸王有所不及也。使無忌官版評決心見國卷之六不陷於死則亦有以扶唐而折武氏之奸心矣。不惟乎十四晨鳴之禍而無忌亦得以保其令終也。尚何有殺戮之慘哉。

###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太宗間薛逆潘器虔臣諫者十餘人皆逐良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潘器不己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獨患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愚謂旅獒之受玃貪奇獸之漸也而召公防之桑者之為玉孟郊怪之漸也而箕子防之古人不以一事之微而忘履霜堅冰之戒厥後逐良之事高宗當武氏長髮之時宜與羣臣力排正教庶弭高宗邪淫之心此亦防漸之一道也。夫何置而不言及事一成然後碎首流血以諫亦已晚矣。嗚呼逐良言與行

違何其明於告太宗而獨昧於告高宗也。

### 太宗親征高麗

高麗有罪但當命將出師豈可以萬衆之尊不侵戎事而按於不測之險哉。諸邊良力諫不從後征無功乃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使我行也。命使復立所仆碑。范祖禹謂帝知過而能自悔予意不然。觀遂良之諫無異於魏徵之諫也。何必於徵之諫致思而於良之諫不從乎。設使徵在雖諫帝必不從也。何以見之。昔薛延陀猖獗李勣謂太宗曰陛下欲發兵致討魏徵乃諫而止。至今為患若用陛下之策何至如此。上曰然此誠徵之失矣。朕嘗悔之。予所謂使徵在雖諫不從之說也。帝誠有悔過之心徒良之諫即罷東役夫何連焉。官版評決心見國卷之六而唐玄齡臨終之諫此知過而不能改也。祖禹不諱也。而反美其知過而能悔斯言謬矣。觀太宗之思魏徵不過矯情耳豈其本心哉。

### 段志玄真將軍

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衆卒太宗夜遣官召至營士及納之志玄閉門曰夜半不辨手動真偽遂不納。吁若公可謂守軍法而不聞天子之詔得將體而有兼欲之心誠為周亞夫之儔耳士及豈待貶而後見哉。

### 帝範賜太子

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吁帝誠有愧於是範也。觀其曾父起兵推刃同氣淫亂第室安誅大臣所謂君體未修修身治國

之道何有厥後高宗有蕭斯範龍武氏幾危社稷任奸邪瞞禍百端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徒誠是言也

徐惠妃諒征後

國雖強大好戰必亡太宗之征高麗勞師費餉屠戮生民徐惠妃上疏以諷不惟泰威持重以尊朝廷亦且恤軍省費以安百姓數言之間雖古之大臣啓告其君亦不過是其與曹太后諫取燕鴈千載一轍也后妃之賢若此惡有英明之君其見及出於女子之下哉誠為可笑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程子謂漢大綱王唐萬目舉愚謂大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是也觀高祖妄誅韓信獄繫蕭何而於君臣之義

孟莫如意被鵠而於父子之恩虧溺愛戚姬而於夫婦

薄大綱何由而正乎所謂萬目者禮樂兵刑教化之類是也

觀太宗閉門懲德驍血禁庭而於禮樂何有累征高麗妄殺

蘇古而於兵刑黠濫大誅名儒增廣生員無明倫教化之實

萬目何由而舉乎漢無節義帝發喪斬丁公以狗衆先儒譏

其假此以正彼之罪也何足謂之大綱唐雖定府兵之制立

租庸調之法即孟子所謂舉一而廢百也何足謂之萬目程

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察理言之故予所以辯

評史心見卷之六終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七

貞觀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綱目前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至此繼書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恐謂洪水泛溢降氣之甚也隆盛之徵乃應武氏得寵權是禍亂唐之兆也上天垂戒之意豈不昭昭乎吁桑林禍所緣於六事自責焚災移本於一言既善使高宗因洪水之災恐懼修省以出武氏何有北鵲司晨滔天之禍哉說書以為世之人主溺愛枉庶者戒

韓瑗諫立武氏

韓瑗諫高宗立武后詞意懇切無異於薄好禮諫立武惠妃者夫吁二子所言雖同一則高宗大怒遂立一則明皇

遂止非明皇從諫賢於高宗但好禮舉前車覆轍為戒其

言易入所以回其心也若韓瑗則諫於朕兆之前不亦難乎

以長孫無忌三子為朝散大夫

高宗欲廢王皇后而立武昭儀恐無忌不從乃挾昭儀黨其宅而父賜以金寶錦帛十車授三子以美官蓋以此誘之不赦言也使忌有愛君憂國之忠力辭不受豈不有以潛消高宗溺愛之心哉夫何見利而遂忘義居寵而不思危以致武氏怨望終遭誅戮嗚呼以王且之賢相真宗猶以美珠媚况無忌不學之小人豈不為利誘乎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書成北鵲晨鳴詩刺唐婦喪國此通志界所載之略言也予

觀高宗之寵蕭淑妃而王皇后妬之無計可施一見武氏嫉  
足入宮陰令長髮高宗納焉蓋以此欲問蕭妃之寵愛也豈  
料武氏得寵專問遂殺王后蕭妃吁武氏之妬王后即王后  
之妬蕭妃特一聞耳向非王后陰謀則武氏何由得寵以肆  
其虐哉武氏亂唐之禍實緣於王后所召如此然則婦人相  
妬之害不但忘家喪國亦足以殺其身而已世之為后為妃  
為公卿大夫及庶人之妻妾者當以妬為深戒也

### 張公藝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請  
紙乃書百餘忍字以對予意不然使一人能忍未必人人皆  
能忍也一事可忍未必事事皆可忍也使事之無害於  
忍之而無所妨事之有害於義者忍之必有其窒苟不  
是非可否輕重曲直而一切忍之則將流於委靡不振而有  
敗常亂俗弑父與君不勝之患矣欲一世和睦且不可而况  
九世乎予推公藝睦族固以忍為主設或尊卑之人事有不  
合於理者必不忍也亦有其道以處之見帝幸臨戰兢恐懼  
倉皇失措偶因所問初不暇分別其事有可忍有不可忍之  
義一舉權以忍字中爾應對也若據其忍可以睦族豈有是  
理哉何以見之觀高宗案牘過於容忍遂致武后流毒四海  
幾危宗社則其忍不足以睦族為可証矣凡有家國者固效  
公藝之忍尤當以義裁之庶不壞事也  
謂高宗過於忍  
之大責公藝不當又以忍字告之宜曰臣  
所以同居之久

由家長重法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如此萬一有警焉予  
意公藝不過一田舍翁耳何足以知此哉知此者雖古之大  
臣終告其君亦不過是諫威知之以對猶恐武后聞其言以  
取禍公藝不言之意恐為此亦未可知也

### 寵辱不驚

上曰敕奏以言明試以功卓服以庸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此唐虞三代考課之良法也今不考其人之素行偶  
因一時容貌可觀而遽信以為賢吾恐大詐似信大奸似愚  
未可知也以帝克之聖神尚以知人為難孔子之大聖且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論  
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聖人觀人其詳如此然則  
考課予未敢以為當  
身言書判  
唐以身言書判選士則古人良法廢矣唐虞三代取士以德  
行後世有賢良方正茂才明經孝廉等科尹氏謂言書判亦  
可也予意不然蓋善於言語者不免於孔子之責書石經者  
自附於董卓之門判度文者乃同於桑弘羊之列不可以此  
取人也明矣然欲取此三者先以德行為本否則不用焉至  
於身言又不可以驟論也若以身之偉麗而取之則防風氏之  
長楊喬之美猶不免死於非命若以體貌之鄙惡不取焉則  
皋陶之鳥喙姜師德裴度之陂駁醜陋皆在所不取也選士  
豈可拘於一定之法乎

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劉仁軌鎮洮河軍時李敬玄為中書令仁軌每有奏言多為  
玄抑仁軌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故反力薦使守西邊  
未幾敬玄與吐蕃交戰敗師遂貶敬玄為鄜州刺史黃潛仁  
軌唐之賢臣也所奏事必當理而玄抑之固非也今仁軌陽  
雖為玄陰懷報怨之私意在害玄實國家之事有妬忌之  
心無容人之量其視爾相如之待庶頗不有愧乎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  
下殿走上問其故軌曰天無二日氏無二王適見殿間有數  
天子不祥孰甚焉上即令剔去呼高宗可謂明也已矣又因  
官報評史心見卷之七

其明而通之庶盡納約自牖之義乎

四

李

義府播弄威福武三思盜竊神器則是三天子矣政出多門  
不詳孰甚使仁軌舉此三者明言而直諫之必有以開高宗  
之蔽而群奸亦不敢大肆其惡也舍此不言而指壁間所繪  
之像以諷之當時一見高宗不悟宜再言曰殿庭之上非照  
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知陛下誠能不以殿為鏡不蔽  
於私不諂於欲光明正大可照萬物雖有奸諛實國惡能逃  
於洞鑒之下哉智不及此乃以鏡殿圖形為不祥而高宗終  
不悟武后李義府武三思為大不祥可勝嘆哉

鳳鳴朝陽

長壽後死後中外以言為諱無敢言意進諫者數二

十餘年矣李善感因高宗封泰山追及五嶽乃力諫而止之  
誠為鳳鳴朝陽矣獨不思當時試擬權盜竊神器作為殺戮  
流血蒼生未有益於此事也善感正當力排正救以開高宗  
之惑庶幾一悟而弭亂於未萌可也夫何坐視不言釀成  
天之禍延至暮齡始諫營繕之事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繼  
小功之察也吁朝陽之鳳吾獨不喜善感鳴於高宗摩與土  
木之時每獨恨不能鳴於堦后作威借霸之日幸使其一  
則此龜息唱又何有司晨之禍乎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武后之立本於李勣之一言遂貽無窮之禍至於孫敬業乃  
舉兵討之使其果有吊民伐罪之心諫孽后以泄神人  
官報評史心見卷之七

五

武

豈不有以蓋前人之愆乎愚謂李勣乃以諛佞逢君而立武  
氏以亂唐固不忠也敬業本以失職怨望而討武氏欲復唐  
亦非誠也黃氏謂駱賓王徒敬業討武氏之機文有可取或  
者以其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二語足以釐孽后之  
罪也吁勣之剖棺固不足惜而敬業遭乎兵戮亦可哀也

唾面不拭自乾

安師德處推手觸諱之時處榮寵過盛人或嫉之無以自免  
故教其弟以唾面自乾此固避禍全身之計也夫爾汝之稱  
人猶慚憤而不肯受實諸唾面之辱殆有甚焉何乃甘心隱  
忍自受之而無愧乎苟以是為自全之計則凡可以持祿固  
位保身全家雖推尾乞憐吮癰疽痔瘡將不顧體義廉恥而

為之矣豈非師德教之歟然彼邦人之嫉必如傳所謂功蓋天下守之以謙任極人臣守之以讓勇於人守之以怯又如孟子所謂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如此則自治亦詳而身無不正人皆敬仰之不暇自有以消其妬忌之心矣時何從而至耶此其所以為邦族之道也

周安平王武攸緒掌官隱山

自古外戚每希恩寵專權借竊以致亡身滅族若漢之諸呂王莽竇憲是已武攸緒則天姪也方后僭亂之時集官歸隱安貧樂道不以爵祿繫於心及三思禍敗無所干累呼若公可謂見幾明決而得修身之道也易曰同人于野亨其詞順

薦賢為國

前編謝史公見卷之七

濟天下之難者在豪傑為天下之豪傑者在大臣韓信不見奇於蕭何則輔漢之功無由而成寇準不見重於王旦則建國之績何自而建武氏亂唐幾至社狄公撥亂反正而忠誠懇切引拔士類而外濟艱難由是英安王室再造乾坤知人之明為國之也弭變之智卓乎其不可及也楊氏以詩美之曰一語喚回鸞鶴足九重得展雛還豈非真社稷之臣乎吳璣稱為百代珠絕人物確論也

安金藏剖心

子按綱目書武后殺太子廢太子滅宗族戮諫臣其凶威暴虐臣古所無也有人告皇嗣潛蓄異謀后命來俊臣鞠問左右不勝是毒皆欲自誣太子之死問不容免不亦殆哉今藏

乃持刀剖胸以明其枉太后問而釋之睿宗由是得免嗚呼捐軀命以辨太子無反之心睿宗義以弭孽后嗟殺之慘亦猶當酷熱而解以清風熾炎火而濯以涼水也其扶顛濟危之心何其至哉昔江充誣蠱陷太子於死武帝後閭田千秋力辨其寃悔悟感謝遂拜為相厥後金藏木間睿宗有旌嘉擢用之典其少恩負義蓋與漢高祖之負紀信也豈不同於一轍乎

稱為國老不名

武后內殘殺賢士大夫多矣獨於狄仁傑雖面引廷諍言聽計從且稱為國老不名無他忠誠動之也夫以暴虐一婦人尚可以誠動則君子之待人接物事上臨下豈可不以義而相與哉范希文謂公居相位而能復廢主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嗚呼言誠有之矣謂之如神惟聖人足以當之予未敢以公為然

兩雪

春秋隱公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此陽氣失節而陰氣經公于堂之說兆夫厲巫之難作矣愚謂千載之下復見於唐觀武后僭竊克廢中宗擅攬乾剛國政皆由已出睿宗雖若君位不過擁虛器而已是以人道反常而天意大變其應如響何以言之大雪陰物也三月陽和也三月而兩雪陰盛陽衰之象也大異若此何足為瑞然則武氏之敗君建國以坤逆乾以泰勝剛豈不昭然見於天變之際哉蘇味道奸邪誣佞

帥官賀王來朝正以諷之中書後逢劉者後逢春之時不阿中書隨有錫之中書之中書公可謂明也者夫味道河漢取客其罪中書勝乎

十二月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嘉貞為御史按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史曰此有佳七可與議事者手吏遂舉平鄉尉畢才張嘉貞及與之試果中其節循憲力薦請以已官授之中書不中書問行恥人為之意同升於朝無嫌皆歸之中書公叔文子多讓乎

殺五王

大抵斷蛇不死懷毒愈深刺虎不斃為害愈盛薛李永謂二凶雖除張并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此乃深識也中書也中書以予論焉東之等謂始何具不喜哉使當時協力共順明大義薛罪致討執武后廢為庶人置之於死地戮三思五王使少長無遺尚何殺身之有嗚呼中書元惡而不誅擅輕舉而取禍所以楊維柏有誅史之議而明致堂雖許其忠又有智不及之嘆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中書訓兵頃而死

三思中書亂宮闈盜竊神器賊虐忠良潛移唐鼎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也太子重俊不勝憤憤乃起兵致討保社稷救生民可謂能子矣大以天子在上太子稱兵而綱目不書反何也蓋予其為天下國家兆民計耳豈有異謀哉嗚呼父為君不能前誠而子討之以攻兵貴而中書不中書中宗昏庸之

失反罪重俊於死中書父其事為逆不亦誅乎

祝欽明八風舞

祝欽明以經授中宗以周官大義授桓彥範等朝廷尊之乃擢為祭酒上宴有官欽明請作八風舞夫以斯文宗主事為伶人之態豈不深有玷於名教乎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技藝以為樂國司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之詩又嘗宴侍臣命各為詞諫議大夫李景伯黃門侍郎李日知皆獻所賦而中書規諫正君之義方諸欽明媚上無恥豈不發千古之一笑哉

玄宗識人君之體

大臣不當親細事况萬乘之尊乎玄宗不應姚元之奏請序進郎更司謂識人君之體夫豈不賢於魏明帝按行尚書之事哉中書後綱目書帝分吏部為十銓親試決判則又下親庶職夫中書前識人君之體而後昧之所以不免中書上表以諫而致尹氏之議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玄宗之謂歟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觀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其儉出於天性故終始惟一玄宗勵精之初去奢崇儉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此意甚美至晚節不堅遠御史求南海珠翠環寶何其前焚之而後求之哉蓋禹文誠也玄宗偽也誠則心純於理而不累於然偽則進銳退速而不能克終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玄宗何足以語此

代食宰相

處懷慎與處崇同相日以其才不及崇故爭推之時人無不  
伴食宰相愚謂伴食者無所作爲戶位素餐而已懷慎雖居  
相位家無儋食遺言則爲宋璟諍諍其諫平謹厚無矜已  
傲物之心自知自屈有推賢讓能之美新以同心相得以成  
開元之盛也夫何議奏嘗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當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惟公其庶幾乎

### 捕蝗

捕蝗亦古人救災之一策處懷慎以爲後蝗太多恐傷和氣  
愚謂捕蝗所以愛民也恤蝗所以愛物也先仁民而後愛物  
此古人善推其所爲也縱之食由坐視民饑而死也不傷和  
氣手然捕蝗雖一時救災應變之權不過揚湯止沸之法耳  
不若朱子所謂君臣交修感召和氣致豐穰以安百姓也  
本之論也凡爲君相者當知所鑒歟

### 宋璟賢相

大抵帝王之功以人而建臣子之功以賞而勸人君所以奔  
走豪傑使之捐軀效力者無他慕吾爵祿而已賞定於世帝  
堯所以致治功懋懋賞成湯所以興邦易曰王三湯合詩曰  
彤弓召弓書曰紀于太常與帝王崇德報功之典也漢高祖  
不封功臣遂致沙中偶語非張良策計雍齒幾何而不危漢  
主默吸自武后時爲患朝廷肝食仰天下之賢不能免邪靈  
零斬首自以爲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生事者心  
主微倖抑其實逾年始授以卿將靈臺捕哭而死漢氏權

爲賢相愚謂環之賢固無可議獨於此而憾焉及觀當時王  
駿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夕磨綱目譏其生事殺降也隨封駿  
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王君義追擊吐蕃至青海西破  
之綱目譏其勤兵於遠也隨遷襲弱林大將軍興正所謂生  
事心生微倖者乃環日擊耳聞也皆不抑賞而獨於靈臺何  
哉以賞之者是則抑之者非也以抑之者是則賞之者非也  
二子當抑而反賞靈臺當賞而反抑環何所見之偏乎況默  
啜侵凌非靈臺開邊釁之過也一旦剪除安社稷救生民玄  
宗正當厚賞答其忠貞以激勵人心可也夫何聽環抑之幸  
而簽守臣節若效沙中偶語之變將何處哉此一失也卒致  
抱恨而亡失一千城之將此二失也吾恐靈臺死天下聞之  
體或有他夷作孽誰肯蹈湯赴火弘濟艱難以救國難此三  
失也環以天子好武功何不諫而止之然既不能勉君修德  
以懷遠又不能籌畫良策以制禦而徒屑屑以抑邊功豈非  
不正其本而徒治其末哉

###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有人告其奢借贓賄者按驗無狀  
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君罪之恐寒言路使天下之事  
無由上達其人遂得免死夫不報謗已之私讐固見其有容  
人之量也豈不異於張敬因繁鋒一言之訕遂致舜若死乎  
然以國法論之不能無議也大抵人君開言路所以納忠言  
諍論者欲聞闕失欲劾奸邪皆開言天下國家之治體也未

問反招誣訪之。秦季今人枉已欺君，宜當抵罪，反坐此法律之正也。夫何有而不戮？乃曰：恐寒言路，則是欲疑主問其門以招小人，排陷忠良而設也。吁！當有而誅張敞過於殘忍，當誅而有嘉貞近於沽名二者，胥失之矣。嘉貞能遵孔于以直報怨之訓，夫何誤。

玄宗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

人惟求簡歷唐之格，言無遺書考召公之明訓，蓋老成之人聞見多而諳練熟也。玄宗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更日詰侍，因無量羸老，乃造腰輿，命內史御之，親自迎還，待以師禮。尸氏謂玄宗置侍讀之官，而以羸老充之，大書於冊，雖曰幸之，蓋惜之也。愚謂人君求將當選精力少壯，其執器械以禦敵，視老者不可用也。無量名儒，所以明以道達時務，玄宗置之不過資其顧問講論而已。雖老亦何傷哉？君撫尸氏之言，則凡老成之在經筵者，皆不用乎斯言失之。

夏至賜貴近人絲一練。

昔周世宗命工刻農夫耨婦置於庭，欲其常接於目，不忘勤苦也。傳以美之。綱目前書文宗命妃嬪以下宮中育養，使知女工，至是以絲貴近人，所以重親祭也。繼書躬耕於艸廬，宮側所以重農也。文宗踐祚之初，留心於此，使其終始惟一，則其治效將與貞觀之盛同轍矣。夫何晚節不堅，流於荒淫侈靡，雖有志於農桑，亦不足以弭天寶之亂矣哉。予觀史稱周世宗之賢，而玄宗乃中華之主，反不及可耻之甚也。

工部尚書章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昔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歿之後，適足以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觀公之言，不惟示後嗣以儉，而又禁之以奢也。不惟遺之以安，而不遺之以危也。豈非保身全家，貽厥孫謀之良法乎？嘗怪世之為官者，不以愛惜樸民為念，專為身家漁獵之謀，不顧廉耻，惟利是貪，或一朝敗露，以致喪家亡身者，有之。或子孫浪費財產，為乞丐為娼，雖有之，有玷名節，貽笑鄉黨，豈不深可愧乎？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合二公之言，書之以為世貪利者戒。

王毛仲嫁女

昔孟子因齊宣王好貨好色好勇，乃引詩引書以格其非心，蓋無微則君不信，不信則弗從。王毛仲嫁女，玄宗詔宰相諸達官詣仲宅，宋璟日中方至，進門先執酒西向拜誚，飲不盡，危坐頃，遽稱腹痛而歸。胡致堂美其以禮遜義，從容中節，剛直之操，至於老而彌篤，予意不飲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使環亦如孟子引經以大義開導乎？君心必不諱也。何乃順意曲從，既入其門，又飲其酒，雖有剛直之操，已墮權臣計中。雖飲不盡，危遽稱腹痛而歸，其與同諂同佞者不殊矣。則何異於走五十步而笑百步者哉？然以碩德重望之老



臣使臨於雙轡之門玄宗不免容顏失矣

以詩書賜吐蕃

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孟子稱其為豪傑之士吐蕃慕詩書遣使以求蓋欲明先王之道興禮義之風誠可嘉也于休烈呼大義請去春秋吁春秋所以謹華夷正名分也彼則春秋則知尊中國據夷狄之道自有以感化其桀驁之心矣然班經獨去春秋果何見歟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利州長史玄宗初政清明樊珠王錦繡禁奏祥瑞置侍讀官相九齡韓休次僧道禁酷吏惠政史不絕書皆足可取其後晚節不堅致周子諒而貶張九齡何哉予觀綱目前書以楊慎然

府出納則知好貨之心萌矣繼書冊立壽王妃楊氏則知好色之心起矣又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則知信讒之心作矣中庸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玄宗皆蹈三者之弊宜其殺諫官而貶忠直豈非天實禍亂之胚胎乎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自古剛正之士職雖不居諫垣凡於君之失德臣之奸邪不異利害皆能上言以諫觀宋史魏里令也而彈張禹范仲淹待制也而劾夷簡豈非忠愛之心乎李林甫專權靈政排陷忠良舉朝斂手結舌生視誤國趙璋不畏權勢歷數其罪而奏之林甫恨嫉遂致於死嗚呼無阿諛朋黨之私有憂國愛君之意若公可謂獨立敢言而有砥柱中流之操也胡致堂

不嘉其忠憤而反議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其死自取極是而言則宋雲仲淹亦出位不當諫者也寧不問天下後世敢言之士哉

六月遣劄李林甫官爵劄其棺

嗚呼世之奸臣欺君誤國雖苟幸生以享大爵至於死後亦不能保全其身何哉蓋罪惡貫盈皇天震怒有以報之也觀李勣以一言立武氏遂致唐室之危而後暴其屍林甫以奸諛媚玄宗遂致天寶之亂而亦劄其棺天道禍淫惡寔不爽誠可畏也書曰從違凶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斯之謂歟世之人臣盍亦知所鑒矣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八

標山驅樂工

東主王謂爲善樂蓋蓋積則心廣體胖情怡志遠雖謂此不足以喻其美也玄宗不以仁義爲樂窮奢極欲荒廢政理乃爲霓裳羽衣之曲羯鼓妖淫之音自以爲帝王之樂莫踰於此夫豈知絲竹之聲未享而祿山之叛遠颺以致四海沸生民塗炭一旦失國奔蜀不四千里而已無食昔日之樂轉而爲今日之憂也昔日之歌變而爲今日之哭也昔日之胡樂易而爲今日之戎兵也張龜古曰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其玄宗之謂歟世之人主觀於此而加戒夫

水山

昔郭弘霸嘗觀元忠之便浚宋之間奉張易之溺器蓋阿諛取容欲有以保祿位也雖名節廉耻奚暇顧哉張豕不欲謂楊僧忠而以爲水山其與張九齡之論當時朝士皆以爲向大乞兒無異也愚謂士君子之立朝不幸與權臣相處但秉吾之忠且不附於彼而彼勢之盛衰時之久近不必較量也張豕度國忠氣焰可立而收故不趨附使其若有泰山之固亦將阿諛以求榮乎二公之言實足取禍使豕不隱嵩山難免殺身之慘也觀其此去亦有可取不猶愈於屈己以事者哉

唐郭弘霸以治史事武后爲御史當時御史中丞魏元忠

病僂屬省假蜀獨居後請視便溺即染指嘗驗疾之輕重言曰且者可憂今以苦無傷也元忠遂惡之

唐宋之問汾州人武后時爲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於時張易之等奉昵寵甚時人以五卽日之而之問傾心媚附至作爲之本溺器後易之敗之問貶龍州

張九齡見在朝文武僂居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九齡未嘗及門楊甚啗之九齡嘗與識者譏曰今時之朝士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止灰燼煖氣何在當棟瓦裂屋業崩其滿腔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附炎者皆赤族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也

雷海清擲樂器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以辱卑貴賤而有間也海清一伶人耳知大節不肯仰面事賊雖奸設策國以亂紀綱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視死如歸則其忠憤剛烈豈不與東魯論河海之徒千載一微哉其視當時陳希烈居相位張垠兄弟同在翰林皆甘心屈膝苟圖富貴反不若海清一伶人之賤也吁清固可嘉而楊庶夫惜其不能懷一七以殺祿山遂至於徒死也哀哉然七非君子所尚但嫉惡之甚不覺形諸言耳

久十月廿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張巡許遠堅守孤城以疲卒而抗強虜食盡遂殺愛妾以結上心可謂忠於謀國者夫其後又括城中婦人男子食之陽

鐵崖議其守城所以為民食民以守城何異成四肢以守身哉嗚呼此蓋不知巡之意也以權處變一則厄疲卒之命以俟援兵一則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托東南牽制首尾雖力盡城陷而唐得全江淮財賦以濟中興柳子厚謂即城陷之日為赴敵之辰人徒知力守乎睢陽而不知功靖乎醜虜殆猶去猛虎之為害者而焚山不顧野人之殺粟去蛟龍之為患者而斷流不顧漁人之網罟蓋忍棄其小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其巡之謂歟夫以許敬宗而有許遠之孫蓋不可以門第論也豈不足以益前人之衍乎

### 單騎見虜

昔胡人犯關重兵壓境杜稷危如累卵子儀挺身而出卒使虜虜屈服唐室莫安戴氏譏其一時幸會不可為法其言固是豈知子儀仗忠義義有以感動之哉其勇敢也內壯國勢外抑虜情其約誓也剛不取禍奈不取辱既以大義責其負約誘以貨利襲破吐蕃故不勞寸鐵而功成再造一則見公有量敵致勝之謀一則見公有處事應變之智楊維禎作詞以美之曰人生一誠聚金石孰道大狼心不測豈非忠信行存靈猶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乎

### 宦官典兵

春秋襄公十八年諸侯伐齊從齊師有寺人風沙衛者連大車塞隧而殿齊臣綽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若夫甚害而齊人遂謂厚國况可使之專征伐哉且

兵者國之大事當付以干城之將可也玄宗作俑始以高力士為驍騎大將軍至肅宗乃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代宗安以典兵憲宗又以為驍將夫以宦官掌兵不惟外夷輕視中國之無人彼亦得以磨其不軌之心矣由是大阿之柄落其掌握視天子如委裘凌宰相如奴隸殘朝士如草芥其後敬宗弑於宮中文宗受制於家奴唐之宗法如此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凡有國家者當以是為鑒成也

### 楊綰清儉

宰相為百辟儀刑貴乎修身以率下也楊綰為相朝野相賀然其儉簡素之風聞之者莫不觀感向化當時大臣損音樂減驛從毀第舍俄頃之間振起浮薄頓華侈俗果何道以致之哉蓋舉堂足以彈人之邪心容色足以消人之逸志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惟公之謂然則人君欲化天下豈可不端其本乎

### 四月以裴諤為左司郎中

丁謂進景德會計錄以媚真宗識者鄙之裴諤因代宗權沽之問不對可謂遵孟子何必曰利之訓矣吁臣不懷利以諂君若能服義以美臣併書於冊交予之也

###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

小人欲媚君心以取容悅雖怪異之事猶以為祥不有正直之士明言其非末有不中其所欺而移其心志哉愚謂朱泚跋扈盜竊神器之鼠也代宗不誅縱使貫行鼓牙掉舌謀為

不執此猶鼠同乳之兆也。大黑若此，非上天譴戒之意乎？當  
蒙獻諫，以為祥而帥百官賀其奸佞固可惡也。使崔祐甫借  
此明言攻訐之惡，豈不足以啓代宗之悟而弭禍亂於未萌  
哉？當時雖斥衆之奸固為可嘉，然咏此義亦可惜也。

### 却貢獻

唐德宗初即位，澤州刺史李錫進慶雲圖，乃下詔不受，以  
至雲之環禽奇獸，怪異異木亦罷獻。可謂有國治之心也。  
賢諸我。

太祖高皇帝因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故斥之曰：吾  
今有事於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鞍轡其他寶玩，  
非所尚也。遂却之。嗚呼！我。

官報詳史心見卷之八

皇祖端好尚之心，終始惟一。豈前却之而後受之哉？其視唐  
德宗晚節不堅，不務養民而酷於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  
橫斂，以致諸道進奉市恩，遂成亂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德宗之謂也。

### 論大事不計小費

天下之事，必棄其不可棄者，必有其大不可棄者，也。忍在。頭目  
斷指不顧病在心腹，灼膚不辭，觀劉晏論大事不計小費之  
言，非但造船可法，雖萬世平治天下國家亦可法。歟？昔漢高  
祖捐黃金四萬斤與陳平以間楚，既而項羽果疑范增，遂謝  
病以去，是間楚之利大而黃金不足惜也。向使高祖計一時  
之小費，不惟無以致楚君臣之疑，抑何自而創四百年之

漢高祖孔子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晏之言暗與此合。  
劉晏可法五事

胡致堂謂劉晏可法五事，愚謂四事可法，至於事無開創必  
於一日之中決之，凡獄訟文移，自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  
利，海滯為患也。呼獄訟重事，死者不可以復生，斷者不可以  
復續，虛心敬忌，終容詳審，尚不得其情，若以決遣為利，吾恐  
急遽苟且，未有不差錯而於人之真偽無以悉知矣。豈有不  
枉其人而受其害乎？孔子論為政，必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  
武王告康叔之慎罰，乃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赦。  
要囚，觀二聖之訓，則晏之言有弊惡可以為法乎？

### 敘忠州刺史劉晏

官報詳史心見卷之八

唐自肅宗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斗米千錢，百姓授穗以給禁  
軍，官中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漕運有法，權益有方，由  
是國家足食，以濟中興，皆晏之功也。胡致堂稱其可法者五  
事，而理財次之，又謂不免於誅，蓋議其利於上而不利於  
下，利於公而不利於私也。愚謂晏之死乃被楊炎誣陷，豈理  
財之過哉？何以言之？觀其理財以養民為先，即有若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之意也。豐則貴糴，歉則賑糴，即耿壽昌常平之  
策也。或以穀易雜貨供給官用，乃於豐處賣之，即書通工易  
事以利其用也。是皆古人良法美意要用之而利於上下公  
私之間，誠為後世之龜鑑也。豈若王鉞楊慎矜養欲虐民自  
取伏誅可比哉？致堂既謂晏敘身由於理財，則其法不善之

法既不善何以致財賦之虞以供國用乎又何必謂其可法而教人效之乎何獨曰書殺而不去其官乎觀此數者則致堂立言之謬不辯而自明矣

### 虛杞進

子儀每接賓客姬妾不避至於虛杞悲屏去之獨隱几以待惟恐見杞貌陋必笑以召後退呼公之虛誠是也不思居將相之位而妻妾與賓客相見亦於大體有失安知所見之人尤有甚於虛杞之險者乎獨不觀陳侯宣淫於夏氏之室宋督目逆於孔父之妻武承嗣奪碧玉得詩而喬知之受戮孫求綠珠弗得而石崇被誅敗國亡身不但笑貽其禍至於妻妾見人足以召禍尤甚於笑也人可不深戒之哉

官制詳史見卷八

左傳宣公九年陳宣公與二卿孔寧儀行父通於大夫御叔之妻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謂儀與御叔身之衣叔笑於朝也大夫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二卿怒遂殺洩冶明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以汝微舒之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馬廐射殺之

左傳桓公元年宋太宰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乃美之曰美而醜二年春督殺孔父嘉而奪其妻宋殤公怒督督懼遂弑殤公後莊公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殺之喬知之有美妾名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寄之碧玉投井而死承嗣得詩於裙帶中大怒諷酷吏羅吉

### 書誅其族

晉石崇任荊州牧使客航海致富以珠三斛買梁氏女為妾名綠珠時趙王倫嬖臣孫秀聞珠之美使人求之崇不與被秀誣崇與淮南王兄為亂倫兵至崇謂珠曰我今為汝得罪於君珠曰願當死於君前遂墜樓而死崇亦被誅

### 窮奢極欲

予觀古人窮奢極欲而取殺身之辱者若石崇則當被趙王倫而遂誅王鐸修廡被樂崇訓而盜殺可驗矣史稱子儀亦然方孝儒謂公因握重兵功高任大上慮德宗猜忌之君下遭元振懷恩虛杞如忌之輩乃故為此蓋欲消疑釋忌以見禍耳嗚呼公欲免禍不當時謝權辭歸退休散地不若愈於此也豈可甘為小人敗度敗禮之事乎夫音樂大臣用之常事亦不為過既為免禍之計當使中外聞之不必徹也一開楊綰入相而遽徹則其守法信度檢身循禮而無窮奢極欲之事可知矣况公德望素為元振懷恩虛杞之所深忌無隙可投使其果有奢僭越禮犯分之非彼得藉為口實交相譏毀未必不徹德宗之怒而陷於死也然欲免禍而反召禍欲弭讒而反招讒孰謂子儀若是之愚乎且吾門素風王旦所以為賢相家素清儉仲淹所以為名臣以子儀為窮奢極欲乃二公之罪人也惡有為人臣師表而以此示法於人哉

用致堂謂史言之過當矣方孝孺之論尚侯識者所求

既秀實以笏擊朱泚

朱泚盜竊神器乃奸臣賊子內歲虐饑舉朝共敢犯秀實獨  
吐罵不絕而以笏擊額遂被害嗚呼忠義無終不啻殺身豈  
無自而然哉觀其母疾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止孝於親者如  
此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公無愧於斯訓矣

朱泚僭號

宋諸儒爲唐神人共憤也幾系既有殺身成仁之志何不  
死節以爲忠乎今撰冊文已成乃仰藥而死則何異於苟或  
先失身以事操賊而後吞藥以死漢室哉嗚呼忠亦死不忠  
亦死與其附賊不忠而死孰若抗賊盡忠而死之爲愈乎士  
有不寧遭此危亂之際其死盡亦當知所擇矣

冬十月左僕射楊炎

楊炎小人也爲相專務徇私固不足道綱目稱其獨有請歸  
財賦於左藏及言李希烈不可用二事有係國體其與劉元  
城之稱公孫弘奸詐人也乃能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  
二事得大臣之體何異哉大抵君子之取人公而恕不因彼  
事之不善而遂沒其此事之善也語曰不以人廢言傳曰惡  
而知其美者其斯之謂歟

洛州刺史田昇入朝

嗟夫平勃交權安劉作一時之間廣蘭忘憾強趙於九萬之  
重史書美之李抱真與馬燧有隙交惡又無成功燧聞李盛  
一言單騎往見燧怨結權而終齊國難叶若燧可謂用義則

服而晟可謂全人之交也胡致堂稱璠爲百世師豈不信夫

始定公主見舅姑之禮

胡安定公曰娶妻不若吾家試使勝吾家者惟恐驕矜不洩  
婦道而若禮度有乖故有是訓也況以天子之女下嫁庶人  
鮮有不輕其夫而傲慢舅姑者哉自漢以來制爲尚主之法  
於是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自太宗以南平公主嫁  
王欽直始見其孰婦道厥後其制已廢至德宗始定見舅姑  
之禮嗚呼盛華世俗相襲之弊而有超越古今之見豈非帝  
王之盛舉乎若太宗可謂貽厥孫謀而德宗可謂率乃祖之  
攸行矣大書於冊交美之也

詔葬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德宗感於時人之言欲立祠贈白起爲司徒使李泌明言起  
之殘忍不仁坑降卒四十萬乃帝王之罪人也宜毀其祠庶  
有以啓帝之惑矣夫何謂葬猶祠又曰贈三公太重贈兵部  
尚書可也何異孟子月攘一雞之喻哉方諸宋大且立法其  
何剛明果斷宗多不及也

國計

人主知內帑充實必生侈心窮奢極欲而敗亡至矣夫何  
李吉甫進元和國計簿於憲宗憲宗謂吉甫蓋欲上知艱難  
故舉此耳其與陳晉公不進府庫條目事雖殊而憂君憂國  
之意則同也故綱目予之明視丁謂進會計錄以顯其宗不  
待貶責而義自見

裴瑒不私故人

裴瑒因故人求京兆司判乃曰君才不稱此官不敢以已私而傷朝廷之至公也嗚呼資給優厚不失鄉曲之情重才校職愛惜名器之重公與私而兩全情與法而不廢方諸嚴鎮周以酒肴金帛相贈先敏私恩而後刑之吾恐金帛行賂而犯法之人無窮又不知此物何自而來耶裴公所處之善夫何

貶楊惠為臨賀尉

京兆尹楊惠因李夷簡劾奏貶為臨賀尉憑之親友無敢送者獨柳陽尉徐晦不避禍患送至藍田夷簡聞而奏為監察御史乃曰君不負臨賀肯負國乎吁君公可謂有薦賢為國之意也胡氏稱其無是已非人之心而以君子目之當矣

李愬克蔡州

大抵兵非出奇無以致勝謀不法人無以成功雪夜平蔡州機掩取賊嚴果魁遂建偉績一則見公取人為善而咨李林之謀一則見公將相協和而斷孫子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拔之亡地而後存則蓋有得於此矣黃龜齊稱其為三代仁義之將信夫

李光顏以身許國

夫好色人之所欲也迷心於此末有不取敗亡之禍哉李光顏因韓弘遺絕世女色以結其心遂力却不受其與吳玠嘗感飾名姝以遺岳飛不受無異也觀顏所口不以一己之樂

為樂而以將士之心為心蓋欲與之同其苦也吁不受女色有剛毅不屈於欲之操以身許國有矢志無二節操之志誠可謂鐵中之幹幹若毀方諸李晟成成郡取禁鼓以還遂與張延壽有隙以誤國事不亦賢乎

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柳公綽為京兆尹小將躍馬循道綽乃校而殺之唐漢文帝行至中渭橋有騶東與馬者上命捕下廷尉張釋之太史遷者當罰金文帝君也公綽臣也也與馬者止罰金行人臣理若何遂至於死乎憲宗既不能按法行辟以正其罪而反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朕亦畏之嗚呼公綽殺人由已壞法欺君乃不良之臣貶之可也憲宗猶曰畏之不知當時所畏者果何謂歟東筆直書一則見帝乾剛不振不能正綽之罪一則見綽擅殺無辜明欺朝廷之尊合而詳之文帝固優於憲宗而釋之誠賢於公綽也

韓愈闢佛

唐憲宗信佛法迎朽骨於禁中韓子力排正教可謂冠狂瀾於既倒矣史稱功齊孟子而力倍之詎不信然李性學謂韓公闢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屠無來歷不過辭其邪正而已君叔開佛乃謂修其本以正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其意高於百倍于味厥公之言豈非正本清源之論乎

筆談

唐公愛師公權書法之善因對而寓忠諷之意常悟知其

為筆諫嗚呼若公可謂國事勤者矣夫公雖不居諫垣而有若君之心預諫以革其非庶有以補於治也夫何坐視不言必待釀成過惡因問書法而後諫亦已晚矣使其不問則終終不諫而陷君於不義乎吁公本當佳固足以瘼疾不若調護於未疾之先為優然頭爛額固足以救焚不若戒勉於未焚之日為愈公固失於蚤諫尤愈於不諫者也穆宗徒知為筆諫而不能悔過遷善豈非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乎

### 劉柄楚碎首王階

穆宗初即位嗜聲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甕鼓吹日喧柄楚請碎首王階可謂忠愛之至矣然卒不能回君心而終於荒淫何也嗚呼袖中之鵠趾魏徵之見苑中之遊畏韓休之聞豈待面折會荒交竟盤遊哉蓋樂望足以彈君之邪心容色足以消君之逸志及觀柄楚阿附李逢吉輩竊弄威福妨賢病國自己尤不正豈能望君於正乎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柄楚何以語此

### 林七月監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於敬宗綱目識之帝王韋韓浣遣使貢獻於德宗綱目予之何也蓋王播於當貢之外拮据剝民以奉其上此不當貢而貢者媚君也韋當天子在難南方藩鎮各閉境守各無憂國之心而乃妄貢以助軍需況當東與播送舉餉不允四海諸臣各自思忠實無動王之心而獨貢

以助國用此當貢而不失其節者忠上也并歸於冊忠後自見

### 劉蕡寬言

小人一遇主考之選莫不藉自聖賢誇誇誇謂人莫已若也孰肯自知自屈哉觀李邵謂劉蕡下第我輩登科之言及上疏請黜已而後言不惟無是非非人之心而亦無急仕慕祿之意語曰願無伐善書曰推賢讓能其言之謂也上不報遽使賢忠言真氣不得伸於當時也惜哉

### 李李維州之議

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此李綱告徽宗之言也朱子謂趙壁乃傳國之寶子孫不能謹守被人奪去便是不孝况維州唐之土宇又非一壁之微可比也當時唐不宜輕與吐蕃結盟而遽與之已失之矣豈可負信而有復取之理哉李幸悉但謀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納則不惟有以蓋前人之愆而又有以復祖宗之業非強取之也於信而無所負於義而無所妨德裕之議不亦當乎牛僧孺欲守小信而還之是棄中國之衣冠論於左袒矣又縛遂悉但謀使歸於吐蕃而書諫則其殘酷不仁尤為可惡設或河湟故土盡欲來降寧不畏其執而取殘豈不有以阻其歸向之心哉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諂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僧孺何足以語此

### 三潞衣



唐太宗於便殿穿衫袖示卿公權曰此衣服已三澣矣  
皆美上德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昔為天子  
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  
服澣濯之衣亦未節耳其視我

太宗文帝一日退坐端順門所服素衣袖微垢納而後出  
侍臣有贊

昭若上曰朕一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思我  
皇妣曾穿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處此富貴乃能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  
孫法朕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為萬世之法嗚呼唐文宗澣衣之心與我  
太宗服微垢之衣無異其儉既同宜其治化同矣然唐祚遂  
衰而我

國家一統之盛何哉蓋唐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節  
儉亦不足以扶持末造幾使滅亡我

太宗總攬乾剛中官不得預政又能任賢分治所以建天地  
無窮之業也獨歟休哉

以杜琮同平章事

人君所為不善不有正直之臣執法而拒絕必至於敗度敗  
禮唐武宗開陽州娼女善為酒令被監軍選而獻之監軍

乃請節度使杜琮代選而琮不從監軍怒遂以其狀奏敕琮  
還帝惕慚自責稱琮得大臣之體乃罷其選嗚呼不逢吾

意見琮有格心之志內於自慊見常有改過之勇表而出之  
交美之也豈可同其他事之不貴而趨沒其美乎

以崇讓為漸西觀察使

李德裕母鄭氏齋窶貧貧子幼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記天  
而掩之視其所言蓋不以天之所賜為慶恐已之所獲為  
災惟願子成賢不圖僥倖之富此所置不以利為計以義  
為利也母之賢其過人遠矣夫問視世之貪官不顧廉恥名節  
惟利是爭以致亡身喪家禍延後裔其反不若女子之明何  
其不智之甚哉厥後三千皆登顯位蓋由母教以義方之所  
致也

流祝漢真於天德軍

官報許史心見卷之八

宣宗雖苛察之君固非盡善至於流漢真於天德軍杖羅程  
其於必死去邪勿疑剛斷不惑一以見帝不為嬖倖所媚而  
于節于郵政一以見帝守法不縱奸惡而較廢乎典刑其視  
唐肅宗寵伶人郭從謙自傳粉墨與之戲出入不禁挽亂  
國法而竟論於賊亡伶人之禍何其至於如此之慘哉後世  
人主無徒以為傳言戲笑而遽忽之易曰見陸夫夫言曰爾  
無視於儉人宣宗其近之矣

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秦始皇好神仙而徐市有入海求仙不死之言以惑其心  
漢武帝好神仙而李少君有丹砂可化為金之語以盡其志  
嗚呼小人欲希恩寵以圖爵祿而無所不至矣唐宣宗迎道

士軒轅集問以長生之術觀其所對皆道德仁義之言雖古之賢相啓告其君亦不過是故綱目書迎所以深予之也位宣宗以是而迎賢士豈不愈於此乎

歎後鄭五作相

人莫難於自知亦莫難於自屈鄭紫一聞入相慚愧驚疑同辭及拜相半載致政而歸果何意哉一則審已才力不勝其任即請辭開不仕之心也一則宦官專權藩鎮跋扈即君子見錢而作之意也原其所自良由平日出守盧州而盜不入境為錢錢而盜不敢犯非養之有素能如是乎故宋徐仲車讀公傳深嘉知其量其視當時孫綽崔昌遐輩尸位素餐猶且悻悻自以為人莫已若不至於誤國敗事不已也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身卷之九

禁戰撰奪

太祖初得天下遂發號令諸將禁戰撰奪乃曰用命有官賞不取當族誅此乃人君創業垂成初舉之大法也其後民有訟李漢超強娶已女為妾及所貸民錢不償太祖正當按法行時德一成百可也然不罪其起而反古所罪之人但容令還其女并所貸其意何哉蓋創業之初諸將跋扈跋扈責府萬一激變不能制服不惟損朝廷之威嚴而又生一敵矣夫不聽所告而弗罪超者所以安邊將之心密令還其女而并所貸者所以釋小民之怨一舉兩得上下相安因時裁制深得御將之道三百年之業豈偶然哉

范質卒

范質為周宰相忘周事宋及卒乃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則何異於許衡以宋人而事元哉觀其遺命與質若符節故綱目皆削其官爵不書其葬非因其失節而貶之哉不然太祖何讓質曰但欠世宗一死

孟酒擇兵權

觀唐臣李之亡由於君弱臣強藩鎮權重所致太祖一聞言乃以孟酒釋兵權於談笑之頃其為一時之計則善矣不思唇亡齒寒而子孫受胡人無窮之患乎蓋藩鎮乃保又王家之臣不可一日無也顧人主駕馭何如耳況太祖嘗言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使普與太祖處置得宜分天下之  
碑藩鎮不得獨擅其權又欲尊位重祿待之以禮委心  
示之以誠有功厚賞施之以恩必得藩鎮之心矣彼皆感  
圖報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孰敢懷不忠而叛  
乎如此不惟不必削而亦不當削也夫何猜忌日生一旦  
削自以為萬世磐石之計也豈知後嗣力弱勢孤遽金得以  
欺誘乎社稷危如卵那雖有張韓劉岳李綱趙鼎宗澤其  
不俱支持於萬一遂使二帝播遷萬民塗炭堂堂天子屈膝  
不室奄奄不振何異撤藩鎮而縱虎狼入室以吞噬哉  
思諸唐與五季相亡由於專任藩鎮而有尾大難掉之勢宋  
時徽宗緣於盡削藩鎮而外無夾輔救援之力胥失之矣吁  
其權一解而後世宗社丘墟當時皆為太祖喜吾獨為徽欽  
諸君惜

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

太祖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有人告進陰通河東劉繼元將  
有異謀帝怒執其誣告者與進自處其偉度而無猜忌之心  
豈不賢於漢高祖聞人言韓信反者即為偽造雲夢之計哉  
進不加殺乃命曰爾能為我取劉元一城一寨不但免爾之  
死當請賞以一官厥後其人誘以一城來降進具其事於朝  
太祖不允所請進後奏曰使臣不信不能用矣於是帝命  
以官嗚呼不嫌人而勉以圖功不食其言而請賜以爵若  
進不惟不嫌人而勉以圖功不食其言而請賜以爵若

煙不踐使相之言豈有創業垂統之君反不若邊將之全信哉

太祖悔過

秦穆公悔過孔子猶存於書漢武帝悔過致堂遂置在史蓋  
人生不忌有過而思不能悔也不思悔過而思不能改也太  
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因逐走兔馬蹶而墜乃以佩刀刺  
殺所乘之馬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視遊畋非馬之罪  
也自此不復獵矣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太祖不但悔過而又能改秦穆漢武豈能及哉

賜金帛以慰進諫者

予嘗觀人君宰治天下凡宮闈之中蒞政臨民之際外朝則  
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是  
非善惡實不詳記無遺宋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臣僚中有  
一人稱其急事請見帝出親奏帝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為急  
事其人對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鉞柄撞其兩齒墮馬其  
人徐跪地拾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對曰臣不  
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方釋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  
遣歸之吁對以急於彈雀防其遽畋會荒之失儆以史官書  
之戒其不敢非禮之為臣有諷諫之忠君有旌諫之賞所謂  
君明則臣直也大書於冊交美自見

解袞帽賜金帛

君非將之賢不能成其業將非待之厚不能結其心王全斌

伐蜀太祖解策帽以賜則何異於漢高祖解衣推食以望韓信哉所以得士死力蹈湯赴火不辭宜其收辟雄如走霸虛而搏羣免也雖欲不王惡可已乎

### 宰相須用讀書人

太祖因宴儀辯古鏡而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知用人之體然所見亦不到也蓋讀書之人有才勝德者有德勝才者然欲任相才德並全而後可苟務讀書之名而不擇之以德行吾恐經生腐儒挾才以為治者未有不壞天下之事哉李斯王莽石非不讀書也坑儒焚典變法殃民不若不用之為愈世之主凡欲任相不可泥太祖以博學多聞為貴尤當以才全德備為優觀趙普手不釋卷亦讀書者逾金匱之

### 撞碎寶器

宋太祖一見孟冢嘗裝溺器於撞碎之何異我太祖高皇帝之毀陳反諷鑲金床哉蓋創業垂統之君子孫視之以為法故節儉示朴以為天下先因其奢侈亡國為之鑒戒耳其深識鑒於治亂之體者歟方諸漢隱帝嬉戲珍寶玩物喪志不亦賢乎宋則享國祚三百年之永我

### 列聖相承恭儉圖治筆

宗社如泰山磐石之安將與天地並立而不泯也一統之盛何其至哉

### 宣夜孝曹家

君為宗社民物之主所係匪輕不可不慎也昔漢高祖輕出被白登之困非平奇計必蹙然則人君舉動豈可輕乎而不

### 晉手不釋卷

晉以史道問素家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惡謂人

### 撫繫囚

史前書太祖定大辟覆奏之法至此又書撫繫囚則何異於漢景帝之減笞法唐太宗之禁梏囚皆同一欽恤之心也然

所薄四海間而歸附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而得天下夫誰不信夫

### 治世養身之術

太祖問昭素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奸諛之徒必以當國強兵止納修煉為對公曰治世莫若養民養身莫若寡欲其言暗合孔孟之明訓太祖安其言於屏几非深於服義者能然乎

### 命晉若正監修五代史

史官所以察善貶惡為天下萬世之警戒必得其人斯稱其職無秦之薛居正綱目以為周之鵠泉太祖不惡其官國之奸乃命當世萬世是非權衡之筆不亦謬哉傳曰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身既失節官版許史心見卷之九

### 不與彬使相

曹彬伐江南歸太祖曰伏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及凱旋乃曰本欲授卿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止賜以錢予意太祖不過以使相誘彬伐李煜耳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參其道而已豈可誘而使之哉今功既成不踐其言吾恐失天下將士心蘇子謂御將以信安在夫信乃人君之大寶西人尚不敢違天子豈可得以欺將相乎然既知使相位品已極不若當時不許之為愈也况彬相乎德足以堪任使太祖與之未為不當不惟見天子無感言而振功之典亦稱

呂氏中謂他日有功何以處之不思彬之功實有大於是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此乃語說太祖令善之失則為惡受其意雖善言則非親史者不當深病之也

###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已性也 附本

大抵專親人者以行事以驗其心術推將來以知其已往事雖隱微亦可得而明也太祖臨崩時第二子幼定之以太宗傳位行弒奪之計夏原吉立濟寧侯政為之辯說同異予不敢執已意以為有無但恨遺言一言以陷太宗於不義使太宗克遭母訓體堯舜擇選之心以報太祖則太祖不得其死之疑不待辯而明矣惟其以位傳子太宗雖無弒奪之心其迹似否觀其不踰年而敗元初即位而改名及不成間

實皇后之服暴露三年而始葬無皇后者無太祖也則其祿

為路人可知矣因王禹偁譏遂黜知滁州後光義德昭皆不得其死尤為可疑及立皇嗣元佩為太子京師民擁道曰少年天子太宗問之詔冠隼曰人心獨太子置我何地則其貪婪力位始忘太子之心昭然可見自非準善以諭之太子未必不為他日廢也其子尚然况兄嫂弟姪乎論者不考太宗平日所為皆賊恩害義之事故手表而出之即此而推則太祖不得其死之疑胡陳劉三子不為無見尚俟識者折衷以破千載不決之疑

### 命博為諫議大夫不受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召至汴問以飛升雲豹之術對

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命為謀議大夫不受還華山呼君博可謂守正不阿而引君當道其視我

皇祖固有獻道經者遂却之曰彼所獻書非存同凡之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然所用者聖賢之道治人之法將踏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哉嗚呼大哉王言有公平博愛之仁一哉王心有闢邪崇正之學豈不下陋周世宗所問之非而上續堯舜禹湯中之傳也哉

###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宋太祖遣宋琪問玄默修養之道搏以君臣協心同德興治勤行修煉無出於此遂賜號希夷先生呼君公可謂以道德佐人主而不阿諛逢迎以千萬貴也方諸奸佞小人以黃白吐納之術蠱惑君心取容苟祿其賢不肖相去不啻若天淵哉宜宋景濂稱其為振世人豪

### 象正雅量

象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象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欲詰其姓名象正遽止之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焉嗚呼不問固見公休休有容也乃曰君問則終身不能忘該使當時素識其人則亦不忘而欲報怨乎不若答曰雖知其人決不與校會見公之賢也

### 晉義門果

陳統九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有大百餘共一牢食一天不至羣犬不食嗚呼九族既睦而化及畜類其視世之人有因財爭析遂成異越之讐豈可人而不如大乎故歷代表其門閭至太宗乃以累修其統弟旭止受一半時當歲凶錢貨或勸其全受以糴而濟善價起日朝廷以旭家十口賑以此粟豈可見利而忘義耶呼當饑寒窮迫之際收死且不暇猶能守節不失則其故家遺風流俗百世同美謂之義門信夫

### 半部論語致太平

論語乃聖賢之格言脩齊治平之道備載也創業守成初無二理不知當時趙普以何半部佐太祖以何半部佐太宗況聖賢全書豈可析而二之以為兩用哉及考普之素履多愧是書觀陛下豈容再誤之言是不知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嗚呼一言遂陷太宗於不義則其餘可知矣當何用論語以佐之哉方諸李沆自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視普大言不慚誠可愧也

### 不欲宦官預政

自古宦官預政乃貽國家無窮之患太宗歷觀前代史悉知其弊故不以宣徽使授王繼恩可謂有獨見之明矣然不思徽宣使因為執政之漸而宣政事又非執政之漸乎使太宗當時盡革其職置諸散地不亦善乎慮不及此厥後臨崩繼

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隆等乃有異謀不有呂端鎖入宮聞恩非杜撰之福也至徽宗放尤寵任童貫蔡師成愛虎天下豈非太宗貽謀不臧之所致歟

呂端鎖恩

太宗不豫李太后與宣徽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政李昌隆等乃有異謀欲立諸王元佐太宗崩端知有變鎖恩於閣遂以太子即位屹然泰山之安也立長君以為杜稷之福革孽奸以弭蕭牆之憂若公可謂仗忠義臨大節而不苟隨者也非深識機權大體能如是乎太宗謂端大事不糊塗即此可見

君子之處事何異

小人欲希榮寵惟迎合人主之意以取悅伺人主之心向乎善則以善迎之入主之心向乎惡則以惡迎之初非有所擇也昔裴矩見隋煬帝昏侈寬其志在於贖武乃撰西域圖記獻而說以征高麗及見唐太宗英明納諫欲殺一貪吏則而諍引之以正予觀欽若丁謂即裴矩之意也豈可遽以君子之事目之方貞宗春秋鼎盛志氣清明通釋因羅兵撫寇意欲為也則迎其所欲而啓以為之及貞宗中年持節不堅將有聚斂嚴刑用兵之事也則會計之歸西夏之師懷政之誅於是已行而無佞於是德大中祥符間矣是知前之請蠲請釋而請罷者因貞宗之意向於善而迎之也後之上錄出師而行誅者因貞宗之意向於惡而迎之也是皆隨時遷就

才力乃能相遠遜子之謬矣

諫恕不進府庫條目

真宗初即位常命條其中外錢穀恕久不進惟恐煇君奢儉之心至於敗度敗禮以亡國所以防微杜漸也及寵真宗與章穆皇后并後宮遊玩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貨財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欲耗散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耳帝深然之遂止嗚呼后之諫與恕不約而同也不惟引人主去奢儉以崇儉約亦且惜財用以備不虞雖古之良相告君亦不過是豈有英明之君其見及出於女后之下哉特筆以為萬世官闈之鑒

李沆無密路

自古大臣獻可替否必明白條陳使中外無不知之若伊傳周召之於湯武太甲成王是已觀李沆謂人臣有密啓者非議即依惡謂諛言進則顛倒是非而陰以害己之私依心起則阿諛取容而將以從君之欲二者皆不忠之事也以不忠之事欲明言於朝猶恐諫官聞之必劾而人君納之豈不為所欺乎善哉宋昌升周勃曰所言公則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其意正與沆合并錄以為萬世人臣諫君之法

田錫焚疏

朝廷設立諫官所以正君之失德而維持治化也凡一言一疏史官莫不備錄者蓋將以為萬世人君之鑒戒又為人臣

公曰：觀模也。昔大甲不類，作書以戒。武王受命，  
公曰：觀模也。昔大甲不類，作書以戒。武王受命，  
田錫將卒，盡其財，以爲賞。其後，世人不無所見，而懲創其邪心，亦使後世人臣無所效，而匡  
救其惡也。今錫但知焚頭欲泯其迹，竟不思當時史已記之  
矣。伊尹召常焚而猶存於書，此乃必剛之夫觀錫此舉止  
所謂要譽，不使伊尹召亦食其真之德歟。

出王欽若知天雄軍

寇準爲澶淵之謀，恐欽若以阻其議，乃出知天雄軍。其意固  
善，不思真宗有言曰：今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  
沒，則河朔皆爲虜境也。何人可爲戢守？若真宗可謂遠料而  
慮之密矣。使準有見，議一名將副若，保守天雄軍，尤爲要害  
之地。及重兵壓境，彼乃閉門束手，脩齋誦經，嗚呼！當國勢緩  
疏危急之秋，而付此重任於奸諛無術之人，準亦錯矣。準而  
慮之，可保無虞。萬一城破，將貽無窮之患乎？愚謂澶淵之役，  
乃準再造之功。天雄軍免禍，實天眷宋之福。準之見，何其明  
於彼而獨暗於此乎哉！幸哉。

沈不問丁謂

昔準使薦丁謂，李沆曰：丁今爲兩禁稍進用，則富國矣。若此  
人者，果可使當國乎？其與富相之薦王安石而韓琦以爲此  
人不可當使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厥後丁謂嘗目擢權，乃  
結常之泰安石爲行跡法，貽禍於天下。二公之見，若合符節。

其所見而然哉。蓋鑑明而人之妍媸自別，其  
言不差故也。然準獨薦賢之心，雖爲國而知人之明，亦不  
二公之見，則惜哉。

寇準却例簿

自崔亮立停年格而視之選法，失其入自光庭，則資格而  
唐之才士多怨望。綱目皆識之。寇準惟賢是任，不以次序可  
謂建官之要矣。吁！疏通賢才，諳識大體，居相位者何難。

霍光傳不可不讀

伊尹誦詩讀書，以成伐夏之功。傳說格心論學，以臻中興之  
治。蓋宰相佐天子以出治，責在多聞博洽。諒聞準入相，嘆曰：  
真宰相也。但蒼生無福，門人李攸極而問之，詠曰：惜乎仕太  
蚤，進太速，恐不及學耳。後見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蓋欲準  
知不學無術，則無以經綸邦國，而平治天下。使準悟其言以  
勉於學，非教準以學先也。後觀傳曰：張公謂我夫，觀其歷  
事兩朝，退契丹，成澶淵之功，狀國勢有鋪鑄之對，議建儲君  
以安社稷，必出全緒，以惜國用，非有大學術，惡能稱大變定  
大業而建大本哉。原其所蓋，蓋由張公啓迪之功也。雖欲準  
亦有可議者，力薦丁謂，贊贊王旦，語媚天書，豈非學術不純  
之故歟？嗚呼！詠有與人爲善之心，準有斯人，其意謹錄  
於冊，交美之也。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觀陽億斥丁謂之言，不肯草詔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則其



幾子吁李迪諫於前楊億拒於後而真宗猶立焉則其爲愛  
枕席之私情非虛矣二公不惟輕富貴視如浮雲亦且扶綱  
常以正名分方諸丁謂阿諛取容希圖恩寵不待貶而自見

### 北門鎖鑰

觀國勢之存亡係夷狄之向背夷狄之向背係人才之盛衰  
寇準以身係天下安危不幸被主欽若出知天雄軍契丹使  
過有公何不在中書之問嗚呼虜之問殆有深意也使準不  
能隨機善對則彼得以覘吾中國之強弱豈不大肆侵凌之  
宰哉然鎖鑰一言足以狀國體抑虜情表朝廷委任之重不  
惟潛消其睥睨之心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一則見公  
忘私聖而有爲國之忠一則見公善應對而有捍變之智孔  
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公皆有焉

### 王曾正色立朝

真宗晏駕太子幼冲皇太后臨朝聽政時丁謂專權雷允恭  
又從而黨之斯時也國本動搖人心危殆曾乃不避威勢力  
詆二奸正色立朝無阿諛之容詞嚴氣壯有剛直之操數言  
定國本以安人心消禍亂而足適祥可謂重慶守正不動如  
山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公無愧焉至於力薦呂夷  
簡黃氏謂其操入室之戈昧於知人豈能辭其責哉

### 旦薦寇準

旦爲寇準爲相準數短之則何異於狄仁傑之數張柬之乎  
臣聞真宗之言反躬自責受厭慙焉爲國忠也存  
人之明智也忘私讎而不與校休休有容也傳曰以無私  
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觀公佐宋致君澤民相業奇偉是以  
驗矣準則有才無度不有愧於旦耶

### 貶寇準知相州

寇準不聽李流之言力薦丁謂嗚呼猶不可近也而魚近之  
類食魚人皆不怪鰕而怪魚鰕不可近也而雀近之鵲食雀  
人皆不怪鵲而怪雀丁謂小人妨賢病國竊政迷君可相遠  
而不可相近也準先薦而後鄙其拂瀆乃致怨望反復詆毀  
遂遭貶斥所謂養虎貽患也豈非自取之哉孟子曰薄乎云  
爾惡得無罪其意正與此合世之爲士者當慎擇其人而相  
與也

### 祖宗朝未嘗有南人富國者

天生賢才何地無之豈有東南西北之異哉王欽若奸邪不  
可爲相王旦當明言以告真宗必不相也夫何舉祖宗朝未  
嘗有南人富國者以爲之說然或南人迭出其才德足以堪  
任宰相亦將廢而不用乎其與立賢無方背矣厥後周願范  
仲淹歐陽修朱熹輩皆南人也然道德文章政事卓冠古今  
觀此則旦之失言可見矣

契丹行三年之民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異也。漢文乃曰臣民之喪常不舉。遂制為子之喪。歷世相沿。其禮漸廢。吳丹奏然舉而行之。可謂振一代之綱常。復千載之廢典。用夏變夷。豈非出幽谷而遵喬木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特筆以見漢景之失。

魚頭參政

既折太后呂后何如主之問。又止小人方仲弓七廟之立。夫冠徒子之語。使策不敢先帝而行。數言之發。凛然如秋霜烈日。可畏。既安仁宗之位於不易。又弭攘奪之禍於未萌。若公可謂社稷之臣耳。目之以魚頭參政。宜非以鯁介自持而有獨立敢言之勇哉。故卒具其官謚以肅簡蓋所以不泯其官。微即史心見。卷之九

孔道輔使契丹

人臣出使於外。不辱君命。非但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言動之微。亦不可屈。然後為不辱矣。孔道輔因契丹宴享。見伶人以文宣王為戲。則然不悅。徑出不謝。雖禍及身。奚暇顧哉。觀其畫飲大邑曰不和。固無害。辭儀而氣直。外方而內剛。不過借此以快胸勢。抑虜憤而已。契丹雖強。亦莫敢抗。厥後當溺之定。和議反復。辯論百折。不屈而得伸。其辭皆自公培植之力。先為之。張本也。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二公其邁是訓者歟。

却瑞草

小人欲媚乎君。必獻祥瑞。瑞災異祥瑞。上則曰。天下之為。而寵廢政理也。非人主謹於好尚。幾何不為。以物。仁宗因却券。標獻芝草。詔天下勿獻瑞。其賢於真宗遠矣。

彥博薦介

彥博遣閭金。登龍奇錦。綠闌侍通宮掖。以獻張貴妃。得執政。唐介劾奏。仁宗叱介後。博再相。其受其過。初無怨。而及薦之。不惟見公有樂善之誠。而又有為國之忠。自顧容人之量也。回視世之人。懷私讐以誤國事者。惡可同日語。呼公之薦介。固為可嘉。然已不待人薦。而殫綠執政。尤為可耻。方諸包茅。肅之於呂文靖。而同卷不求見。劉安世之於司馬光。而無書抵政府。其高尚。豈不優於博乎。

宋仁宗廢郭后

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今觀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者。先武所以廢郭后也。仁宗雖廢郭后。尚氏楊氏亦見斥。何哉。蓋仁宗因郭后妬忌尚楊。而呂夷簡憾后力贊成之。厥後遣使慰問。密召賜以樂府。又賜號冲靜仙師。則其追悔之意。諒然見於眷戀不忘之間矣。愚謂先武止因郭后妬忌。上廢非若后傷帝頭。無禮之甚也。仁宗雖曰廢之。至於尚楊亦不敢立。以為后。豈不優於先武之少恩哉。嗚呼。自古廢后皆成厲階。觀高宗廢王后。寵武氏。其禍至於流毒蒼生。幾危宗社。仁宗有廢之失。無敗亡之禍。惡可同而語耶。

獨以母喪去位。累召同籍。不賢於張九齡。身居苦次。以請京師。手觀其昔日奉使契丹。臨行有臣不愛其死之言。厥後果與虜反。復辯論獻納二字。百折不屈。尋朝廷抑虜。帝可謂不辱君命矣。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惟公之謂歟。

仁宗命侍臣講讀通英殿

胡致堂謂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及理乃書。於冊以訓後世。使人主觀之。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以圖治化也。昔宋仁宗命曾公亮朝講春秋。每至諸侯澆亂之事。則畧而不說。帝問其故。公亮對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世鑒戒。何必諱也。思謂聖人作經。記古人君行事得失。于以垂戒天下。萬世管叔評史。仲見卷之九。凡善可以為法。惡可以為戒。豈徒虛談而已哉。呂朝正當因事納忠。開導君心。使知所儆而不敢為非。此亦臣子忠愛之意也。夫何諱而不言乎。方諸伊川為崇正殿說書。每於文字之外。推明餘意。啓沃人主。殆有間矣。

出犀合藥以療民

至和初。京師大疫。仁宗出犀一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及解則一通。犀也。內侍李瑋奏曰。此犀之美。可作御所服帶。帝曰。朕以為帶。易若以療民之疾乎。命立碎之。嗚呼。仁民之心。重且長。而愛物之心。輕且短。所謂疾痛癢舉切於身者。帝可謂有意於愛民矣。回視唐玄宗受文趾辟寒犀以為玩好。而無恤民之心。何霄壤不同哉。

仁宗節儉

帝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用盡。近侍曰。有。獨其請買之。曰。不可。買恐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即漢光武因南海洞獻生龍眼荔枝。恐窮民力竭。民財下詔勿貢。同意也。嗚呼。端好尚不綴口腹之欲。楚增供以免科征之擾。君二君可謂節用愛人矣。方諸唐明皇因楊貴妃欲荔枝。下詔晝夜傳送。勞民傷財。竟貽天寶之亂。世之人主當知所鑒。

杜鵑鳴於洛陽

邵子在洛聞杜鵑而知將亂。所謂聆音察理。聲入心通也。不二年。王安石蠱惑上意。變法殃民。引用羣奸。妨政病國。其言有若卜筮之驗。吁。公不但有先見之明。而又有格物窮理之學。豈若後世識緯術數之流。可比哉。厥後胡元將傾。杜鵑至於大都。三百餘年。敗亡之兆。若合符節。謂非其數可乎。

會天下財用

神宗詔三司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皆著為定式。且謂古什一而稅足矣。此乃邊周之微法。蓋欲取民有制。賤冗官。節國用。可謂深識為治之體者。吁。宣公初稅畝。而春秋用其此衷。公欲加賦。而有若致其譏。今安石乃曰。古非特什一而已。則是閭人主橫征暴斂之端。以剝民之脂膏耳。他日又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則又言賦不可加矣。賦不可加。則與古不止什一之言。何其前後相悖耶。率意妄言。卒貽禍亂。天下其好後豈不深可惡哉。

安石割地割遠

遠使蕭倍等復來求故地沈括檢得故牘所議疆地指古長城為界所爭止三十里倍已無辭及括至逾與其相議亦不能少屈勞氣蓋之矣王安石乃以老子之術告徽宗遂與其地七百里方諸李綱曰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尊君抑虜詞氣侃侃安石豈能到手

石工不忍刻元祐碑

司馬光歷事兩朝功播社稷道德文章冠當時雖匹夫匹婦皆知其賢何徽宗惑於蔡京書元祐奸黨碑而公寓焉石工安民不忍刻公之名此固天理人心有不容泯予不意宋之君臣昏庸不若一工人耶

以安石配享孔子

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三千之徒惟十哲得以從祀安石不以道德佐人主乃執偏見曲學行新法亂舊章嫉賢引佞流毒四海至於宣聖筆削之書目為斷爛乃聖門之罪人也徽宗反以配享孔子則失之矣至理宗遂黜宣

大晟樂成

帝上始定功成而後作樂也徽宗踐祚四載史書流弊地蟬蛭散天胡人猶佩未聞有恐懼脩省之意尚且置文綉院裏坑冶財斤賢任安荒廢政理此衰亂之兆也乃作大晟樂受質於殿庭予貢曰聞其聲而知其德不知當時播諸樂若果何德哉

評史心見卷之九終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十

京倡豐亨豫大之說

人主知府庫充實必生侈心窮奢極欲無所不至蔡京因親內帑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蠱徽宗方諸陳晉公不進府庫條目則京之奸佞誠可惡也

陳禾引落帝裾

童貫竊竊迷君竊政妨賢虐民舉朝不敢言惟陳禾不避權勢力劾其奸遂引落帝裾可謂剛正之士矣當時徽宗能聽其言以誅童貫衣雖碎而國未至於碎也靖康之禍何有今徒留碎衣以旌直臣不思不即直臣也然不能旌而反誦之則其昏庸可見矣嗚呼衣碎尚可補而國碎不可支况童貫

黃經正破家碎國之運賊者夫何寵任益專遂使胡人猖獗糜爛生民二帝蒙塵神器機樞以貽滔天之禍於無窮可勝嘆哉

圖燕之議始此

春秋謹華夷之辨晉昧此義乃引五胡亂華遂至偏安千載遺恨童貫欲結好於女真引入中國而相約攻遼不思今日與宋攻遼安知他日不以攻遼者攻宋乎此議一從何異開門戶以招盜賊之來撤藩籬而縱虎狼之入也不惟無利於中國亦且貽禍於天下貫之誤國其罪豈勝誅耶卒至南渡與晉如出一轍此又萬世之明鑒也幸而當時有識者遂阻其議可謂見高一世矣

李君水死節

商賈以泄金爲此譴李綱以謝金人是乃自撤藩籬虎狼入室以吞噬也耳心忍辱不能奮然一擊以雪此恥胡虜侵邊國勢危殆不據可勝嘆哉即孟子所謂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其策之謂歟

詔大常禮官集議金王尊號

青夏既夷春秋之明訓也宋被金虜國勢不支統宗和惟命是聽故使尊之爲伯不伯則金不悅和不成則宗不能選將練兵防患禦敵徒以卑辭講和求免其害中國之體經已大壞矣嗚呼禮莫大於分也今乃尊之爲伯自稱爲姪以足加首名分掃地何禮攸存不惟無可議而亦不必議矣厥後金虜再至而後稱臣汴京已破使去尊號未流至於封爲東昏侯吾不知當時欽宗亦使禮官議之否乎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欽宗求徽宗信道教窮奢極欲民之膏血殆盡宜乎民皆疾首感額而叛矣今乃詔之降金不從何耶予觀金乃胡虜腥羶之俗宋爲中華文明之統民慕文明而惡腥羶是知貴夏賤夷之分宜其不從降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民心戴金而不降金用之猶足以滅虜雪恥使欽宗無之以仁結之以恩加以任賢使能練兵儲餉殆將挺可撻金之堅甲科兵矣夫何棄而不用反詔降金則是驅已之子弟歸附孽虜以資敵而絕之侵凌中國不亦昏乎

李君水死節

靖康間金師入汴欽宗往金師而還後遣使再邀帝至營有難色何真李君水以爲無虞勸帝復至金營胡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罵不絕口遂被害呼若水可謂不智矣雖死何益方金再遣使能如唐恪之言力諫而止帝必不往也何至困辱乎今乃不能審利害輔君脩乎戰攻之備而死守社稷反又節義再辛其營以就俘執不忠孰甚愚謂與其爲臣而宛節執若勒帝不往之爲優今雖萬死不足以贖其陷君於虜之罪也綱目不究其死之原而遽以節許予恐未當雖然猶愈於降虜屈膝者乎

殺陳東歐陽徹

宣和靖康建炎間六賊擅權將移宋鼎舉朝箝口結舌不敢吐氣二公奮義力排迷君誤國之非遂陷於死身雖死然芳名入節凜凜與日月爭光垂之永久而不泯也黃潛喜注伯舟句圖富貴貽累萬年雖三江之水何足洗乎未幾徽宗悔悟贈官榮錄子孫而公之忠愈暴白於天下後世矣四明李嘉仲當群凶烈焰之時不畏禍患乃贖其屍首歸葬於故里蓋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也併書於冊以爲世之人臣不忠者戒

洪皓真忠臣

怡奉使虜境深入不毛觀其願就鼎鑊之言意平與秋霜烈日爭嚴及流落冷山二年衣食不給乃食馬糞煨餅度日

豈不難哉及荆帝遣粘沒喝願去其寵月令正朔也  
於漢臣中國之體已奄奄不振矣方皓將命之時知其不可  
力諫固諫厥厥然後磨行不亦專乎今乃不以身之寶爭之  
於出使之日而以身之死爭之於虛庭之間計亦危矣雖然  
若公可謂不愧孔子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訓者也

### 遼拜二帝不受賀

二帝家廢受制於強虜其體不其戴天使高宗宗然一擊豈  
不為孝弟之至乎今乃從事虛文而忘大義深原其病審儒  
有餘而剛斷不足故也遂使祖宗陵廟父陷腥羶神州赤子  
淪於夷虜可勝嘆哉嗚呼洗氏婦人也尚能奮義討賊救綱  
目深嘉之豈有堂堂中國之君其心忍耻獨無愧乎

### 汪黃不以金兵上聞

金兵橫行羣盜蜂起黃潛善汪伯彥不以上聞內侍邵成章  
劾奏誤國高宗不正其罪及竄成章於遠方厥後實似道效  
尤亦不以襄陽之圍告度宗未必不由二姦倡之吁成章憂  
國愛君之心雖古之大臣不多讓豈不賢於董貫梁師成哉  
傳書於冊雖曰不沒其善亦不以人廢言

### 八月張浚殺廢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昔景昉王庶與曲端有隙互相譖毀張浚遂下端獄而康成  
亦嘗憾端乃致於死惡謂浚聽譖言殺端固非也原端之死  
亦大報焉及考曲端素嫉李彥仙金要室陷陳州彥仙支持  
不克求援兵不發以致彥仙投水而死然則吳玠軍之陷也

端即曲端之陷彥仙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網之  
密假手於浚正所以報其謀國之罪其應如響誠可異乎世  
之人臣當以嫉賢妬能為戒以相如屈廉頗為鑑也

###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

觀分註載軍士欲殺孔子墓粘沒喝一聞高慶裔之言遂殺  
軍士嗚呼彼乃夷種也當兵戈擾攘之際尚有秉彝好德之  
良心而不忘尊崇聖人之意豈不優於秦始皇焚坑儒徒  
典哉此亦可見聖道扶持之功用也

### 岳飛班師

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於常則守之以經於變則處之  
以權何則君命我所重也國難亦我所重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君命而救國難此所謂權也觀岳飛班師未嘗不深恨為  
公惜焉當二聖蒙塵萬民塗炭天下岌岌危如山崩高宗寢  
閣命飛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其信任可謂專矣飛乃以濟  
艱難以必取中原滅虜為己任然功高見忌屢詔班師此  
乃秦檜殺飛之謀耳斯時也君輕社稷重班亦死不班亦死  
與其班師中義臣之謀孰若行權圖恢復之計如周亞夫軍  
中不聞天子詔可也如陳湯場制而斬郅支可也如孔明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亦可也誠能據高宗親囑之語陳情上  
言未稍好惡如檜阻遏即當編制發兵倡明大義與天下忠  
臣義士共誅之舉麾一呼莫不響應侯其虜平耻雪恢復中  
原甘受典刑以贖矯制之罪亦不為晚豈非深謀尚見者哉

獨不觀古人遇變而行權者湯武以臣而伐桀紂周公以弟而誅管蔡孔孟不以爲過况檜欺君誣國毒四海乃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當時飛手握重兵使其先誅檜而後滅虜迎回二帝真安宗社有回天之力建再造之功亦湯武陳霍救民之意也孰敢以公爲過乎吁使守一節之忠遂遭無窮之患即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豈非忠有餘而智不足惜哉

### 金主親祀孔子

天地位萬物育國家長治久安皆聖道扶持之功金以是秋君臨天下乃親祀孔子尚書崇儒重道之禮其視宋人禁嚴修學始不可同日語漢高祖豈得專美於前哉故春秋美在夷狄責在中國

### 韓世忠能

世忠見機而作以爲自全之計可謂明哲保身矣然所以得保身者岳飛之功也予獨恨忠負飛而不救焉觀飛同張俊如楚後因世忠非和議忤秦檜俊與檜乃摘景著將以窮桎誣陷世忠飛持書以告檜意世忠見帝自明得以免禍由是俊極深恨岳飛密訴桎獄當時官有言曰民有上書如薛仁輔劉光弼輩力爲飛辯忠於斯時也何獨不思今日得歸田里乃飛昔日救己之功今日飛陷於獄乃飛昔日馳書之禍正當抗疏爲飛力辯感愴帝心庶幾俊桎之謬可破岳飛之冤可釋而以德報德之義盡矣夫何坐視不言陷飛死獄其

視靈輒感趙看一飯之恩必報卒免其難則世忠肯恩負義可勝責哉

### 洪邁使金不屈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謀不善終貽後災雖欲更之不可得也秦檜請和稱臣納幣於金已二十年矣洪邁因使館三日不食詞氣雖嚴欲正敵國之禮彼安能遠徙之哉雖遠遣可謂不辱君命而無忤於父夫

### 倚張浚爲長城

國家長治久安固賴長城以保障然長城乃有形之險人力尚可破若以人爲長城豈非無形之險哉愚謂檜道濟宋文帝之長城也李勤唐太宗之長城也張浚宋高宗之長城也

道濟無可議李勤一言以立武氏而召無窮之禍張浚自手握重兵屢有富平鄆環符龍之敗及考其心陷李綱忘岳飛使二子掣肘不能匡扶宋弱遂致二帝幽居於沙漠萬民塗炭於燕雲宋社丘墟禁宮灰燼誠有愧於長城之寄也觀宋史議其量狹不能下士智黯不能知人斯言得之矣

### 金主貴緣帛

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金主貴緣帛而罷却夏國之珠玉可謂暗合召公之旨矣嗚呼旣能端好尚以戒嗜欲又能惜財賦以備國用方諸中華人主受遠方珍怪之物荒棄政理廢出無經何其反不如夷狄之君子乎

施全判秦檜不克被殺

本行主和隨帝虐民遂使中國衣冠滿於左衽矣神人共怒  
舊不足以及隨短全刺脅不克拔聲嗚呼全雖死然則大之  
氣雖存也而雖生其好謀之名遺矣萬年也觀公嫉邪  
惡佞之心忠憤激烈刺雖不中然廢僧之惡計槍之罪不猶  
愈哉槍於市朝也哉讀史君子不可以全為刺客之流而目  
之也事政惡可同日語

### 楊甲對策

楊甲對策二事切中時弊孝宗當思其言為志雪耻以滅孽  
虜而迎回二帝此乃有為之君也夫何不滿其意實之第五  
其與謀疾忌賢何異昔武王一戎衣而成文王三分有二之  
天下中庸稱為達孝乃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予觀孝宗萎靡不振無報怨恢復之心此為隱憂有臣  
服屈降之態遂使二帝蒙塵國勢衰弱衣冠左衽萬姓流離  
此乃不孝之大者也今不能敷育大前人之烈而徒盡三年  
之喪謚以為孝斯名豈能稱其情哉

### 角端

楚材因角端而戒殺元主聽嘉言而班師不但恤軍省費亦  
免生民喋血之苦也吁且因事而納忠若從諫而弗聽孟子  
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雖欲不王惡可已

### 金主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中國帝王所自立衣冠禮樂之盛聲名文物之美文真仰慕  
其德教而遵行之豈非出幽谷而遷喬木哉金主不嘉其慕

而反嚴其禁是不欲用夏變夷志亦卑矣後世乃有中國之  
人習胡語衣胡服豈非女真之罪人乎

### 嘉定十年以伐金詔四方

昔勾踐欲報吳怨卧薪嘗膽奉奉不忘而讐終復史事美之  
金虜凌宋稱臣請和三世相承莫敢議伐至嘉定十年始下  
詔伐金嗚呼理宗素無勾踐之志也久矣使有志於滅金何  
不早而圖之觀其立國幾二十年矣伐金之策言未嘗形之  
於口計未嘗密之於人運籌規畫未嘗謀之於心今乃一旦  
下詔以諭四方不過因元敗金藉元之力乘金之危欲取金  
耳咏其詔曰狐兔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本心畢露豈真  
有復讐之志哉

### 以陳垺為國子司業

小人欲貪富貴必曲意阿附權臣雖節義廉耻有所不顧陳  
垺史彌遠之甥肯一屈已何顯榮有不至哉觀其上疏乞去  
蠱媚從公論蓋指彌遠而言也嗚呼重道義寧非乎貪賤黜  
奸諛不黨私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其公之謂歟當時稱為中興國學之師夫何忝

### 許衡卒

春秋謹華夷之辨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倣  
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大家也童子雖愚尚知非可拜之物  
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然其失節在人耳目  
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解且死後慎勿請謚



立碑但書許其之墓四字觀公此言自愧之意蓋欲掩其非也及卒綱目削其官爵不書所以避其失節也明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天祥初登進士對法天不息之策萬餘言考官王應麟左曰此奉古語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為得人賀理宗拔為第一後公輔治相業偉然及宋祥興帝以義死則其精忠勤節已寓於廷對之時矣所謂直氣壯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果不負其所對醵嗚呼以一死而扶宋家三百年之綱常誠為天下第一等人物不惟見理宗取得其人亦以見應麟之言有驗回視當時積首虜庭者豈非公之罪人乎世祖感於胡僧之言殺之其無人君之度也可知矣

宋臣謝枋得至燕死之

謝枋得因元世祖詔以書上丞相雪樓等不應聘觀其詞氣慷慨激烈殆如百鍊之鋼惟求一死嗚呼精忠勤節文山偕於前疊山繼於後賢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於夷狄亂筆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將頽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二公可謂遵孔孟之訓矣

後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儒者所以明節義之理證筆吏之辨劉因不肯失身事元解詔不至非見道分明者能然乎世祖遂其志而不強致之固可嘉也至於殺文天祥謝枋得不食而死何以明於彼而獨暗於此哉不然二公不死則節不白

太傅伯顏卒

伯顏負良將之才手握重兵平定天下未嘗妄殺一人張有功不伐清介自持及卒綱目具其官爵豈非深予之哉史乃方諸曹彬恐威過也

求訪遺逸

元乃夷狄尚知求訪遺逸偶合有周舉逸民之盛制宋為中華之主反棄賢良而任姦邪何其顛倒錯亂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以無忌無荒四夷來王使宋諸君能遵是訓尚何夷狄猾夏之有

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

五子作歌傷太康外作禽荒周公作無逸述文王罔遊於畋所以垂戒後世也仁宗下詔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嗚呼不惟知小民稼穡之艱難亦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其偶合周公之訓也大書於冊深予之哉

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觀英宗却七寶帶而欲臣下進賢之言暗與召公不寶逸物則遠人格所實惟賢則邇人安之訓偶合矣原其所自良由仁宗不啻賞人美珠偁之也吁仁宗可謂貽厥孫謀而英宗可謂率由舊章矣并錄於冊庶虛美哉

賜幣旌直

大抵人主聞過非難悔過為難拒諫非美納諫為美元英宗因張養浩之諫不惟罷燈息宴而又賜幣以旌其直嗚呼舉

朝不敢言而公獨言之可謂肝膽鐵石而古水濱也豈非孤  
鳳鳴於百鳥之間歟君有綢繆之譽臣無阿諛之私方諸唐  
之中宗玄宗觀燈於市里御榻大醺惡可同日而語哉

吳澄天下士

元右丞董士璘稱吳澄為天下士則何異於新垣衍之稱魯  
仲連哉仲連雖不及澄道學文章亦非天下士然深明大義  
不肯為秦蘇子美其奇氣疎節足以顛頑一世亦可取也吳  
澄宋人一代大儒而於出處大節必講之素明矣今乃失身  
以事大宋何味孔子修春秋謹華夷之辨哉比之仲連高潔  
似不及也嗚呼管仲青楚春秋貴之以其尊廟室而攘夷狄  
然則楚稱五伯者反不如五伯之徒歟

官板詳史心見

勅寫金字藏經

異端惑世誣民敗常亂俗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在王法之所  
必誅也元主勅寫金字藏經命吳澄作序澄雖拒之但立言  
不能無議子考仁宗時嘗寫佛經用金三千九百兩其內庭  
佛事之費十餘萬皆生民之膏血當時澄耳聞者也正  
當條陳其弊力諫而止以蘇氏困夫何對曰主上寫經為民  
祈福甚盛舉也嗚呼尊聖道行王道使天下之民樂其樂利  
其利福民盛舉無喻於此今尚浮屠游意供奉勞民傷財國  
脉日促何福民之有乎大抵人臣進言以格君之非猶良醫  
用藥以治人之疾書曰若藥不服眩厥疾不瘳今不能苦口  
以啓其良心乃甘言以阿其所好律法有輪迴焉拔之說戒

論懇切然君於福民盛舉之言已先存於胸中矣豈能破彼  
之惑哉方諸韓子力排佛老嚴如斧鉞多不及也

趙鼎發死節

丈夫死節者萬有一人也女人死節者億兆一人也元兵臨  
城池州將陷鼎發知不可支與妻婁氏從容就死全大節於  
干戈擾攘之時扶綱常於蠻夷猾夏之際其有補於風化也  
大矣固視張林董賣國迎降苟希富貴殆猶夕糧朝餼師  
皇儲公如松栢父有餘香夫婦遇呂社吳氏豈不揚手含笑  
於地下乎

十二月以西僧輩貞吃刺思為帝師

西僧大我之國也圖帖睦爾以彼為帝師乃命大臣俯伏奉  
宣稱詳史心見卷之十  
賜而賜恩端坐不動夫以無父無君之人而使居百官之上  
是以足加於首也冠履之分豈不至於倒植乎惟祭酒李  
魯耕字正不阿卑鵬直立乃以吾夫子為師言溫而氣壯自  
有以抑其驕泰不恭之心夫吁春秋責傳賢者子於夷何誅  
然魯耕有聞邪翼正之功豈可沒其善而不嘉之手

余闕死節

匹夫死節者固鮮匹婦死節者亦鮮况一門與將士同死也  
豈不為尤鮮乎余闕守安慶孤城六年羣盜環布外無援兵  
內無糧餉以致城陷遂自刎則其精忠之氣凌逼霄漢身雖  
死而名愈彰應萬世而不泯也然闕一死固職分之所當為  
又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將士死於君豈固古所無也公

於五經皆有傳註。自非見道分明實識字。安能視死如歸。而來宋景濂振世人豪之贊耶。我朝慕其忠烈。立祠以祀。蓋有以表其靈於已往。而又振風化於將來也。

### 元普顏不花死節

大明重丘。廢境普顏不花。力不能支。乃與妻妾子女死之。嗚呼。顏夷人也。尚知成仁取義。遵孔孟之訓。以致一門身死。而建萬世之綱常。回視堂堂中國。公卿大夫。其心降。而不忍失富貴者。曾大馬之不如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夫。

###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補遺卷二十一

#### 孟母三遷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蓋以人之近於善人。則善。近於惡人。則惡。其風聲氣習。漸染而成。而然也。今觀孟母三遷。而後軻言性善。遂成大儒。然則人豈可不擇正人而處之哉。他日。軻謂戴不勝。喻欲王之善。而舉楚人學齊語。乃曰。外而置之於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拉而求其楚語。不可得矣。愚謂此等議論。其源蓋出於三遷之教也。

#### 捲土重來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觀杜牧之之諫。項羽曰。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傑。捲土重來。未可知。吁。牧之不知。仁足以興王。而殘暴非可。以得天下也。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億萬。惟億萬心。昔羽渡江。有子弟八千。今乃眾叛親離。無一人而還。是一獨夫耳。則何異於紂哉。是知天命視人心。以為向背。人心既失。天命弗保。紂已亡矣。羽亡可知。縱使乘舟而渡。然江東之民。皆厭羽之殘暴。而歸漢高祖之寬仁也。豈有獨王之理乎。據此論。則勝負兵家之誅。涉於妄誕。而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訓矣。

#### 事必告天

趙清獻公平生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則何異於司馬溫公有言曰。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此事公書天見其素行  
今於神明行對人言見其不以闇時廢理此皆君子之德  
功也二公為宋名臣德業著時流芳千古何憂而葬不自歎  
中來即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公博是謂矣

### 劉平妻殺虎

劉平妻胡氏從平戍襄陽平為虎捕胡氏怖心扼腕乃挺身  
而往平觀舍生殺虎其死有若朝露為夫報讎此其重於秦  
山若氏可謂能為男子不能為之事矣趙孟頫乃作烈婦行  
以美之嗚呼孟頫乃宋宗室宋亡既無力復讐高蹈遠引  
可也夫何甘心事虜曾不若區區一婦人反能知節義而不  
失哉當時作行美婦寧不自愧於心

### 遇賊守姑

鄭義宗妻盧氏一夕有羣盜持杖鼓譟踰垣而入舉家奔竄  
獨遺姑在室氏曰刀刃往待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  
人問何獨不懼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  
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遽可委棄之手若萬一危  
禍豈宜獨生吁為姑不避艱險所言皆殺身成仁之理孰謂  
一匹婦反能識正義於倉皇顛沛之際乎予嘗怪世之為人  
臣子者見君父有難不顧而逃之以偷生皆氏之罪人也

### 平原君斬美人

昔齊人饋女樂魯君三日不朝而孔子行以其重色而輕賢  
也平原君因美妾笑嬖者嬖者願平去者頭而平原不爰後

門下賓客稍稍引去平原作而問之。人對曰以君不優美  
嬖者謂君愛色而賤士故去於是平原乃斬美妾而遣之  
謝之後士復來吁欲妾以結士心有遠色勸賢之意實乎  
時強國而列於四鄰也世之人主欲求賢以隆治化而平  
原為鑒而以魯君為戒也 平原事見第一卷秦火賦諸侯

### 下和泣至

下和得璫既知為美王割而獻之可也夫何不割而獻蓋所  
以矜己之能識王也初獻懷王不信則其左足又獻平王不  
信則其右足三獻荆王抱王而哭始信焉嗚呼和之則自取  
之也且王無補於國不獻可也獻而受則斯已而矣乃又獻  
之以復取則何其不智之甚哉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賁也世之人有才技之美者惡可效和自售而徒取辱焉

### 不受嫁資

裴坦稟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屏王坦命持去曰殃  
我家矣吁坦之所為雖優於婚禮而論財者固可嘉也不若  
胡文定公曰娶妻必須不若吾家者今不能謹始擇其名門  
素風然於既娶之後乃却其裝資不受豈非矯情要譽者哉

### 誣牛不校

劉寬為司徒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  
歸後失牛者得牛而送還州里以為寬厚乎獨不然伊尹曰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聖賢取與權度精切毫釐不立正所以嚴其分也誣

牛不食肉爲貧辱或有聞公之風故不食牛而再誌其手不  
校手若不校而又與之是中人之詐也范氏曰是曰是非  
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貞公不以直待人而舉人爲詐以遂  
彼奸偽之心惡得賢至於與馬不爭且不疑誣公不辯  
婚惜要其類乎此何足道哉

### 韓伯俞泣杖

伯俞少有過母以杖擊之而受之及母衰杖之不痛遂乃  
大泣傳稱以爲至孝予意不然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  
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觀母以杖擊俞想是所爲不善觸  
親之怒罪莫大焉則其不孝從可知矣人孰無過改之爲貴  
母已垂老尚不能率德改行以爲善人必俟有過杖擊知母  
力衰泣之以爲孝吾未之信也

### 王祥卧冰

王祥繼母朱氏不慈病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欲剖冰  
求之忽雙鯉躍出鄉里稱爲孝感所致予意不然經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然解衣剖冰求魚此固  
人子之孝心設成凍死殞身滅性而母亦失其養夫何以謂  
之孝乎况祥曾事親王豎拜爲三公後髦被晉司馬昭弑之  
祥忘君事讎屈膝於昭故湯鐵崖作詞澤譏之愚謂惟其不  
孝故乃不忠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有愧於斯訓矣

### 羊續懸魚

羊續爲南陽太守佐二以生魚饋度可受則受若苦於羊

當力却之可也夫何既受而又懸之乎庭以杜其再饋不若  
當時不受之爲愈焉夫以前受之者是則後却之者非也以  
後却之者是則前受之者非也嗚呼士君子之廉猶人處子  
之望也貴乎始終一致豈有先汗其身而後却之以爲潔可  
乎

### 時苗留犢

時苗爲壽春令初至縣乘駕車牛越歲餘生一犢及去任謂  
主簿曰來時無此今有之是爾土所生故留之而去因目以  
爲留犢可留也使苗生子亦肯留乎欺世要名何足道哉

### 不敢首爲亂階

南宋楊淵字亮回明帝時爲吏部尚書有美容山陰公主欲  
與通請以自侍召之西上殿宿十日公主夜就之憐見逼迫  
淵整身拱立從夕至曉不移其志以死自誓曰回雖不敏不  
敢首爲亂階乃得免嗚呼伐性斧斤皓齒蛾眉毒藥猛獸越  
女舜姬枚乘作七發以教楚太子可謂至言矣子觀楊淵不  
以聞味廢理而有尚德之心不以女欲動心見其執守之操  
所以免於刑戮而無殺身之禍也固可嘉美夫何晚節不堅  
失身事齊有虧於前行也惜哉

西漢枚乘作七發曰皓齒蛾眉伐性之斧斤越女侍前舜  
姬奉後往來游燕縱恣於曲房幽室之中此其殲之毒藥  
戲猛獸之爪牙也七發者說七事以啓楚太子也見文選

### 練氏全城

出塞有二將後期該斬夫人氏客令將  
人曰吾將解城可道此旗在門已戒將士勿犯犯也夫  
人反其所賜拜雖不愛曰君念德德以報願全此城之人然  
必欲辱之吾家與身俱死不顧獨生二將聞其言勿咎過謂  
婦人之心不明義理但知以活人為慈祥而不知崇夫貽國  
之害存焉觀其令將必逃既壞軍法於前止勿辱城又壞王  
法於後練氏因所當責也背君命而違天討廢公義而全私  
恩二將惡得無罪耶夫人之德斷不可負使二將屠一城之  
人釋練氏一門之死則私恩以全然公法雖廢而於義亦無  
所妨我

所妨我

言談語史心見西卷之十一

朝為善陰陽書所載練氏全城一事詩文交美並無貶辭故  
予評之凡為將後期者當以穰苴之斬莊賈為鑒全私恩者  
當以庾公之斬而釋子濯孺子為戒

范蠡歸湖

范蠡輔越王以成伐吳之功即載西施而去豈無意乎蓋越  
王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富貴蠡之熟矣故舊志雪耻  
勇也明哲保身智也載西施以歸湖恐王迷於傾國之色而  
蹈吳之覆轍忠愛之至也其過人遠矣乎

子胥奔吳避難

子胥奔吳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子胥之急乃  
渡之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曰楚國之法得子胥者有爵

拜置徒百金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嗚呼孫人於公室貴道  
之中有仁人君子之心酬人以價重百金之劍此以報德  
之義然且不受則其視利如浮雲而漠然無所動於中非若  
世之人有施小惠而即望人以酬者有受大恩而不報人以  
德者曾二公之罪人也

不辭育女

華陰呂君聘里中人女及笄進士其女喪明而女父母辭  
呂君不許遂娶之嗚呼好色人之所欲也當易妻此又人情  
之常况居榮顯之地而不嫌為廢殘疾之女則其存心制行  
與古聖賢無異矣厥後生立子俱中甲第一子汲為丞相蓋  
天報公厚德之意也予而竊笑世之為官者一旦幸登

言談語史心見西卷之十一

仕路即娶美妾數多有嚴家慶災而亡軀命者有偏於寵愛  
夫妻反目而為此去官者有中年蚤亡其妾媚亂而損名節  
者若輩不能熟思謹始徒求一時之樂而召無窮之患也方  
諸呂公輕色而重天倫完女以成婚媾不使有終身之怨是  
亦能人之所不能者大書於冊以為仕者之鑒戒也可不  
慎哉

求婦不欲高門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當為求婦但小姓足使生子天之福  
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謂此言有合胡文定公  
要類必須不若吾家者之訓矣予嘗慨世人為婚必擇大家  
貴族更相誇尚求無名門遂致子女失期有終身不婚而成

亂者有賴恃其家豪豪大而傲慢，始者豈知娶以貞，娶者豈為賢乎？庚公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 此狗大矣

鮑永事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愚謂頌有七去，孔子之明訓也。母前叱狗，亦無大害，而遽出，不幾於絕恩傷義而過於忍乎？觀古人有假蒸藜不諱，以出妻者，下意此事，亦然世之人不可藉為口實以出其妻。

### 乞命歸養

張禮遇賊欲殺兄，第五相惟讓代死，賊見其賢釋之。嗚呼！捨菜以養母者，也舍生以代死，弟也。縱而復至以就死信也，賊重其父愛，肯不殺？可謂有秉義好德之良心者也。孰謂孝弟不足以化蠻暴乎？

### 不責更碎瑤瑤盤

裴行儉有瑤瑤盤廣三尺，文彩燦然。軍吏趙躡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於何？乃至是耶？歸觀公不責碎玉，蓋更之心也。愚謂天下之事，可以強為惟休休有容人之量，不可強為也。非其見高理明，涵養有素，豈能於倉卒之間安然不動其心哉？觀公平日論四傑先帝識而後文，僕即此可驗。雖然，有容固可嘉也。書曰：玩物喪志，不若呂蒙止安川古鑑王且，不買玉帶尤為賢。

### 十史心見補遺卷之十一

### 評史心見補遺卷之十二

#### 郭巨埋兒

郭巨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地三尺，餘得黃金一釜，子獨不然。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又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孟子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今巨但知埋子，省食以奉母，為孝設或母憐子死，思慕哀痛及傷其生，可謂孝乎？由是觀之，巨不過一田舍翁耳，不明大義，惟知孝母以飲食為養，而不知逆親違志，傷恩絕義之害。存焉律以聖賢之道，固無可取。原其為母之心，豈可過責之哉？然又使妻不取違命，則妻為尤賢矣。其視世之人畏內孝衰於妻，不可同日而語也。

#### 同卷不求見

呂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侍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額及歸，聞君開里，意以拯欲便於求見也，竟不私謁。夷簡因其賢而遂薦，嗚呼！拯自重而無昏夜乞食之態，簡引掖而有知人為國之忠，方諸世之為官者，奉競以干進，妨賢而病國，皆二公之罪人也。

#### 不與官酒

昔曹彬為周世宗史，掌茶酒。一日太祖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私與。自沽以飲。其後太祖即位，謂群臣曰：世宗嘗之不欺其主者，惟彬耳。由是委心重任，嗚呼！官酒不欺小節也，昔也。

宗之恩比面以事太祖可謂不欺乎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也

### 不傷毀蟲

曹武惠王錫所居屋宇毀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寒墻壁互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遂止吁不為一己之私而傷百輩之命公可謂有惻隱之心矣然是心不但昆蟲被之雖百姓亦蒙其澤也觀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可見其平出將入相子孫顯榮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斯之謂歟

### 私食不欺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與從官屬皆蔬食禮畢帝慰宰官曰卿等久蔬食不易焉知節儉對曰蔬食惟陛下下一人耳臣無不私食肉其與尊宗道微行酒肆宴飲告君不欺同意者曰白齋明威服以承祭祀然齋戒私食其肉不惟先欺口實而亦欺其君矣雖曰實告謂之不欺可乎愚謂宗道實告其君所謂之不欺固優於知節然居輔道之職而於酒肆私飲則於大體有失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人臣豈可以為小節而不致其謹哉

### 帶還婦人

裴度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緝於僧伽欄楯上乃析薪久不取而去公知其意遂携以歸明日往寺婦人求其罪下獄昨告人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賂津要公大

父無所遺矣公即還之其與寶貨鉤金逐物至事則同也謂天下古今人情之所同者貨利也况金玉貴重易以動人心苟非真能輕財重義必不能視此物如敝屣耳嗚呼不義之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二公誠遵夫子之訓者也厥後皆居顯位度庇子孫豈非積善天報之驗哉

### 上還玉帶

王旦為相時有貧士帶者因弟以呈還却之何異呂蒙正安用古鑑之意乎愚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自至此理勢之必然也二公皆不尚此由其儉以養德有朴素清白之風廉恥無從無玩物喪志之失不但為子孫之龜鑑亦且為百辟之儀形觀楊綰拜相子儀頓首樂繁幹戚驕從崔寬敗第舍蓋聞公簡儉之風觀感向化如此世之為臣工者惡可寬奢極欲不先正己以化人乎

### 取石擊甕

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甕水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始得出識者已知公識見不凡矣及長為相奇才碩德極溺扶危遂建偉績朱子論公平生立朝大節有智仁勇活國救世其次弟規模稍大愚謂公於天下之達德不但推於政治之間雖重難之時已具擊甕智也拯溺仁也然則取石而無翁皇失措之態勇也體用之學天性風成豈非真豪傑之士哉

### 薦福碑



昔文正公守饒時因一書生上謁自言極貧時稱欲湯公  
薦福願字墨本直千金文正為打千本使售於京然墨已具  
一夕雷轟碎其碑愚謂斯人不能審理以安貧乃強違道以  
求富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世人貧者宜遵聖訓不可因貧妄有所求而濫  
亦為其也

出使時

危諫議名穆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荒道浮相望得先出  
棧米以賑民富家大族皆願以粟輸入官而全居者數萬人  
予念公之所為亦子產以乘與濟之之意也昔子路為蒲令  
備水災與民恭修溝瀆念人煩苦故與一簞食一盞漿孔子  
官使諫史心見  
聞而使貢止之子路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以簞食盞漿與  
修溝瀆者此行仁也夫子以仁為教而禁其行何也夫子曰  
爾以民飢何不告君發倉廩以給之而以己私饋是汝不明  
君之言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  
路心服而退嗚呼給以已採則私恩所及有有限告君發粟  
則博施所及者無窮焉夫子公平廣大氣象不於是而見執  
世之為民牧者當以是為鑒也

寄銀還子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與其  
子不肯受願召其子與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  
妻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崇公聞之曰世人喜言好義

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知  
之愚謂利乃人心之所同欲也見利忘義雖縉紳士大夫皆  
不顧禮義廉恥名節而貪之今觀二子一則重信而不背其  
所託一則輕財而不妄取諸人聖賢所為亦不過是耳此尚  
不負其友使為人臣首負國乎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  
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人實足以當之用錄  
以為合史戒

嫁前令女

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離女將嫁適買得婢倍之問其  
故乃前令之女也離君遂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  
得前令之女甚憐之義不可久辱當報吾女策倉求婿先嫁  
前令之女也僕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家可乎許  
君笑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為仁義願以前令  
之女配吾子待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  
許氏嗚呼令已之女而先嫁前令女見鍾離有仁恕之心許  
鍾氏婚而納婢以為婚見許君有長者之德愚謂鍾君之行  
人或可能而許君不以婢為嫌人皆不可及也謹書以為世  
之厭貧求富為婚者戒

割席分生

管寧少與華歆同學共鋤菜地遇金甌揮鋤不顧歆見捉而  
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費書往視寧却之曰  
子非吾友也乃割席分坐後歆為廬州太守被孫策襲之不

能... 遂... 明帝聞章之賢安卓... 常壁以磚... 壁不...  
而... 乃... 古... 惟其立志遠大也故視富貴如浮雲... 尚...  
二... 而遺其萬年吁趨向不同人品懸絕人惡可不高尚其  
志乎

公六二女

唐... 二女生長草萊幼有志操永泰中犀盜竊徐二  
女有... 色... 賊辱身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亦隨援  
之折足破面流血犀盜乃舍而去京兆尹第五倫瑒嘉其貞  
烈表其門閭永免差役愚謂二女乃處子也遭變故金  
辛之間尚能識節義而不苟幸生可謂行人之所不能行者

官... 不... 見... 卷十一

也今觀世之為士者受君爵祿一旦臨患難失身以事二姓  
偷生苟安其剛烈果斷反不若處子之見執故子作詩評以  
美之一以愧世之為人臣者後君之不忠一以愧世之為人  
婦者再嫁之失節此亦扶綱常振風化之一端也

二女生長草萊寸心堅若鐵遇賊恐汗身投崖全大節一死  
重綱常誠稱貞烈芳名垂簡編愧死奸賊賊

湯周列入列傳

張湯仕周嚴刑峻法毒天下司馬遷乃入酷吏傳蓋所以  
警戒萬世人臣之不忠者其意最善至班固因湯子孫宋威  
可以贈父之罪遂列入列傳而馬永卿子之愚謂史官為世是  
此之權衡所以表忠良誅奸佞善於後世使善者可以為法

惡者可以為戒豈宋虐美隱惡哉且以大舜之聖不能...  
腹之惡以大禹之功不能... 伯鯀之惡若使其... 之皇  
之功可以蓋父之惡此孔子刪書必削之矣吁孔子不隱賢  
隱伯鯀之惡正欲鑒戒天下後世耳然隱惡揚善固孟堅之  
盛心不想遽已人結史傳慕白於人久矣雖孝子慈孫有也  
不能改也及考實憲謀為不軌固乃附之征夷已失身於奸  
臣矣今徒知惜湯周而援於列傳反不惜已助憲為虐竟死  
於獄安知其後世子孫之賢可以贖已之罪而蓋其愆乎  
即察人言所為賊亂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正與固  
合

吳起與將士同其苦

官... 史... 見... 卷十一  
觀吳起母死不奔喪殺妻求將殘忍固不足道然與將士同  
甘苦又為卒吮疽是蓋欲以恩感激其心得彼之死力也世  
之為將者不可因其人而廢其道焉

張詠殺戲小兒

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父  
公遂集衆語之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  
豈不為亂竟殺之嗚呼公之殺兒固所以正風化而扶綱常  
但孩提之童昧於不知縱者父母也其情可矜止當罪其  
父母嚴加禁令若有縱子而再犯者刑之亦不為過孔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觀公此奉有遠聖訓不教於殘忍子于嘗  
切惟世之為人父母者於子幼時縱其殘戾欲行方且談

笑和語以為戲與及長凡飲食衣服衾衾酒博奕玩好悉  
意要為略不加戒豈知男女從初便教嬌壞了到長處凶狠  
所以畏其良知良能昧夫孝弟之道而為干犯佐亂之事亦  
且浪費財產流為不肖子何莫不由少時養成其惡之所致  
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  
皆命併錄以為世人溺愛幼子者戒

### 第五倫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可謂无私乎  
愚謂父子主恩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即孔子所謂父  
母惟其疾之憂雖欲安寢不可得也此蓋出於天性之愛人  
情有所不容已者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意雖聖賢處之  
亦如是而不自知其所以不眠也正所謂公豈可反以為私  
乎觀古人制伯叔之服止於暮年而於父母之喪必於三年  
何也誠以父母劬勞教育之恩同於天地之大故耳若因疾  
以退而安寢為私則是渾父子伯叔姪為一途而愛無差等  
矣豈不失推恩之序哉傳載鄭伯遺棄子抱姪先儒議其賊  
恩傷義蓋以愛姪之心不本於天理人情之至而棄子於野  
特出於反常要譽此所謂私也觀子評則第五倫立言之失  
不攻自破矣

### 麥舟助喪

元文正公遺孀夫到蘇州殷麥五百斛及婦舟次丹陽見

石曼卿言三喪不能舉喪夫即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  
對父云曼卿不能舉喪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愚謂堯夫助喪繼文正之志  
也普文正鎮越時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  
資治巨舟差老衛校送歸任詩一絕曰十日相携泛巨川果  
時猶熱去凄然關中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呼主公  
所為皆義舉也不惟有輕財濟困之心而又見父作子述之  
念其故家遺風相繼不絕備書以為世之薄故舊者戒

### 皇甫規妻罵董卓

董卓篡漢奸臣賊子也皇甫規卒其妻知卓欲娶之知不能  
爭卓門立罵之曰羌胡之種竟敢天下皇甫規文武上才  
漢忠臣豈可致行非禮乎愚謂婦人尚知守節寧  
死以扶名教塞豈文士也及荀彧辭以致絕卿何其所見  
之陋哉

### 萬曆甲申秋月金陵對峰周氏刊行

評史心見補遺卷之十二終

評史心見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郭大有撰大有字用亨江寧人是書取古人事  
迹標題每事爲論其凡例云凡可以爲策論者擇  
取以利於舉業則其書可知矣

讀書鏡十卷

〔明〕陳繼儒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鏡十

卷》提要

自叙

張芸叟云頃時京師常聽司  
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竹義文史  
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蓋  
學者見公莫不預聞道德文章  
序一

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比  
時才異日能事當自知之大抵文  
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  
貽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雖求  
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

年公案及覆觀之見甚枉直乖  
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  
無所不有且夷陵其遠禍小尚如  
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  
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在  
序一

其聞此語莫不歎服哉

朝李康惠公承勛為刑部屬林見  
惠公為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  
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  
國家故多一日無賢士大夫注來門

下今吾門深察寔多不能屈已耶  
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  
為何人曰內官張公實太宰楊應  
寧司諫楊文震請若問所長曰某  
長於某若問所短曰某對於某請問  
序二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悚  
然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  
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  
所短在是乎林亦歎服夫天下  
文章金賴文章節義人提却然

不可不講明學問與更事學問如切  
肺更事如藥方知脈審方然後國  
家之洗痼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  
識病夫之生无不辨庸醫之是非  
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拗以速禍是果

序四

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  
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  
須要講明學問更事此愚讀素  
鏡之所以作也陳繼儒素于漱石  
齋

讀書鏡序

私嘗怪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  
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  
生及閱其次弟節孝諸理出處  
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

序一

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  
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節  
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  
之士不乏揆天繡雲雕績滿目  
如小兒泥羹塵飯不當飢飽離

多奚為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  
作讀書鏡十卷為世資鑒天下  
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  
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  
築岩釣渭者非必事一經歷開

序二

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模索  
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  
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  
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  
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

薜蘿而論次俱當世關切之語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  
老氏曰不出戶而闚天下以此  
裁余兄弟暨友人元稹雅有同  
好故刻而公之

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題陳眉公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宮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  
今人雅慕讀書恒貴韜錦賤茗柯即  
下賤了了於箇中真實未漱滄溟何怪  
鮮補世用仲醜以文霸海內尸往古酌  
寸心券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  
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溢咸得懸而  
解之其所述著大緊什七經世什二規  
畫什一超世片言緒說儔非挽江河之  
楚慮稀茸之波哉秉為安鑑炯然莫  
適矣該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鑒使  
然也予爰是知仲醜胸若武庫筆無  
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為書轉故縱橫

押圖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  
夙受知仲醜欲懸是鏡以範吾之讀書  
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  
贊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當序  
十竹齋鏤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  
草菅余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  
社在同堅者而益我貴倘逢按劍乎

則仲貞自為前驅矣余幸心無睫

庚子嘉平月顧佩  
書於漱石齋中

讀書鏡小引

世人號稱讀書者梯崖絕澗  
從方軌左屈門下竊腰肢一商  
者亦輒以辨香遙致千古而不  
知古人往矣則未有當吾世而

有陳眉公先生也者先生今

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人也

生日提不律吐花弄舌烟霞

玉供我指揮而走我臍下名山

千秋輝映兩曜先生文章大矣

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

先生瀑鏡洞開遇形觸物無不

朗然故讀其書者若攬其鏡

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

事隨在劉覽名得意去則豈非

人倫之鑒而邨郭之黑肉哉空

歲吾家貞卿庀材鳩工雪廬

園曹出而同余校讎維陽低業

誦貴矣會有嗾者貞卿乃顧

曲幕下高千金遂以荒年之穀

而竟致陳、乎夫先生之言若儕  
笑容人鏡也世不乏磨磚者即一  
知半解尚豔于得先生之鏡而  
鏡益扁則仲貞今日之役斷不可  
已矣仲貞涵覽博雅其家多藏

六

三

眉公抄書故其增訂為確勒成  
客笑謂余曰蜀王宗壽得鐵鏡  
晦不可覩一日見青衣小兒小角來  
訪曰鐵鏡神物當見還宗壽出  
鏡与之光采陸離長揖而去審

是則眉公之鏡汎不至與匣俱塵  
矣即不見還而水心明鏡其能禁  
仲貞之爐錘乎哉余笑而不荅第  
并記之

六  
繡水張昞元發甫

四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者 橋李沈豫昌沈師昌全校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譚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讀書鏡 一卷之一

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歎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

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礪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娑歲月若歛口皮眯心目橫索錢米恣逞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真之罪也嗚呼士傳言廢人謫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讀書鏡 二 卷之一

身卿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旣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卿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

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目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目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干獨者可以警矣

趙汴罷政闕是一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讀書鏡

卷之一

三

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閒邊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詭譎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蔽美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即墮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

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謫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不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不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不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問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官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

讀書鏡

卷之二

四

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銖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岫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豐洲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百西川移鎮廣陵丹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漿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非酸醋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

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  
謁華州李相不遇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  
來劉魯風投詩所知爲與諸所阻嗟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  
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  
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  
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  
讀書鏡

一卷之一

五

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  
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  
順涉江渡嶺鰲面蠶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  
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  
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鄰陽一校  
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  
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  
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尚可援明遠例得  
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今詞以貽之

庶幾矣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執坐  
言事謫湖南物務內嚴承制范九時爲黃蔡門  
郎益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  
與之辦行晚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  
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  
范九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爲請託以

于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  
邾愔思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愔疾

讀書鏡

一卷之一

六

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慙致疾吾必  
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  
皆與溫往反密計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  
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  
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  
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

稽配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關

讀書鏡

八卷之一

七

泉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

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日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后久要困窮過貴聖達便棄之盟類越中諸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晚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慢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拔弓彈宦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

讀書鏡

八卷之一

八

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崔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雖食老葉而已宋高頤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倚柱牆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虐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甲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

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畱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入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旣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囊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長當於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無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壯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騷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托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來宣和問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齧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蔬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祭襄書之其後命



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  
曰此待詔職也鄉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  
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  
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同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  
章編脩恐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杲以史官辭撰  
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  
此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六卷之一

七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著 楊季張明 沈元鼎全校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  
吾居民上搔搔恐久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  
口曰庖堯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者慎言者  
十二于論語者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者慎言者  
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識之曰凡今之世聰明  
深營而近于成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闕遠而  
厄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噫危哉

讀書鏡

六卷之二

一

田文問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  
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  
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  
生須職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  
尊敬之久而不勑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  
功毋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  
緣得佳士執麻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

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漢墓入室  
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語面諛者  
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  
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南茲弱寇與同郡 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  
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響直文生嘗呵減價  
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露情此二人非徒  
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  
垂名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  
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惜以謂二人  
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  
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  
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抵情爲欲根儉爲福  
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爲一擲百萬之劉毅  
有惜福之雪峰然後能爲竹頭木屑之陶荊州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  
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  
之從而不同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爲君子揚長

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  
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  
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爲小人昔衛鞅徙木  
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遠城夫立法之時  
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  
直是有豪傑骨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  
楊畏富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爲獨  
立鶴母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母泥泥  
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  
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  
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資政每置產吝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家人窘急嘗置別墅與舊者  
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多金吾輩他  
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悔夫世有  
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溫叟之生也其父

讀書鏡

六卷之二

四

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酬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文詩遠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畱守其子唐言唐質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尚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觀之

悉焚燒宜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懸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

讀書鏡

六卷之二

五

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楊恩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効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恩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詎御史排擊而去吳頤雍爲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歎服之每飲安左右嘗恐酒失爲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王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恩

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小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觀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爲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脩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馮濤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相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者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讀書鏡

六卷之二

六

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拈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綰時爲監察御史擢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綰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

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文政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予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鎮惡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爲輕而其漸人臣亦必以言爲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六卷之二

七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鸚鵡焉誰忌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說言煩興交亂四國曉曉爲百舌鳥則不可也司馬允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餽役無一

達者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闔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各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讀書鏡

卷之二

八

元初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銜聚麀勢去則飽鷹屬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執何叔度之冷

眼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釋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君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陳景明晨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凝威風起風雲長讓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

讀書鏡

卷之二

九

傅雷取完名久遠者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和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李沆爲丞相東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侯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馬上附踏再三曰某屢求還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衡贈李彦

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事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貴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毆驀禪一跳卽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

讀書鏡 卷之二

十

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亦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過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聲句客舉一篇其平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當寄一書首面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喜此同輩不可輕也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爲薛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

讀書鏡

卷之二

十一

自其廝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側一府之人皆罷過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淑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宜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且爭之雖事干饒寒不之顧

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及嗟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祿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八卷之二

士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著

馮李爵惠

沈師昌全校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受借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活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託在諫垣積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頃于瞻爲司馬溫公神道碑言上卽位之三年人人自重耻言人過夫公當熙寧搆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恨哉然則彈劾可已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間吟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言躁進有

夏侯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  
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偁  
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千黃紙盡  
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  
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蘆朮以反之未幾  
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  
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  
肌體患在太豐觀于氣質神深雖體中多疾無  
足慮也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鵲宋  
讀書鏡

六卷之三

二

成隴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疎  
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感嘆  
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  
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  
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  
孔爲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  
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  
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

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愁問易蒙還蒙本望文  
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  
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邨  
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  
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  
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  
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離然切春官未必私李

讀書鏡

六卷之三

三

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  
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  
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已  
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  
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  
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  
語于衆曰文仲狂躁乃杜園置誼也客有舉此  
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



禹行舜繼以踴躍于鄉是杜園貴說又欲作熱  
熟顏回何其不易簡也余曰此語不詳就中亦  
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高子娶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  
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孟上不及高宗  
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之子駿  
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會參子非華元  
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  
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當務之豈違其本心哉予  
讀書自鏡

卷之三

四

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以人之家亦不  
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醮  
倫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  
祥免禍幸矣閨家以蕭瑟示薄許氏以缺杵表  
醜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安入巧言纏愛紐情  
中不可按妻計日行夫勢日削乘勢饑飽出入  
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  
下則事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快廉守一  
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筵養廉則于飛對

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儒儒執生殺矣  
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  
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石長史于義  
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噫危哉

元兵入關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  
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  
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  
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重習子孫如此後世  
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賣平天冠者其誠未之  
思耳

卷之三

五

陳後山謗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  
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偶  
數皇朝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  
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  
就坐取筆抹處起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  
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  
爲法所以後山文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  
秋常接贊分詞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

讀書鏡

卷之三

六

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沈事且關尊前見托身珠玉會應成曠睡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特酒輕言語曾紀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

氣有不宣待之以劉禹錫

劉禹錫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不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宮板荀子七卷余嘗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誼而手授終不忍

讀書鏡

卷之三

七

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寬護却虛家郎猶其家藏王肉史借船船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子古長所惠閭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律近世持玩好之物貶人者貪忽之輩一目而覷覷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輔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輔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輔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閣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情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干

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  
孫來訪耳公惕然遂悉心痛而死然公頗爲寒  
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  
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廻入相上  
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  
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  
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  
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  
已任此其短也

讀書鏡

卷之三

八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  
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  
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  
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援十失五猶得  
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翳度一僧  
劉貢父微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  
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話往往獎予太過  
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宜

非壞乎乎余以爲譽人者不可不開龐士元此  
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開劉貢父此言

河東節度使王鐸昭宣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  
門下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  
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  
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  
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  
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  
奏曰但道臣沆以吾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

讀書鏡

卷之三

九

臣相可否後世則違黃門下審命而已故旋乾  
揮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過乎余曰此已  
輸於心大臣一看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  
卽沆沆沆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動  
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言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瘠者或釋之曰瘠之  
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瘠也急催暴斂剝下奉  
上此租賦之瘠深文以逞良惡不自量則欲之  
瘠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瘠攻金攻木

崇飾車服此工役之殫盛陳妾媵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瘠也一有于此無間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瘠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處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校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蹙蹙如此不過同貳耳

讀書鏡

六卷之三

十

於公無所益已遂絕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收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景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家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遂且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爲廢澤產以僅私多後其而規利之語交于京擢臺之際余猶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赧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

讀書鏡

不卷之三

十一

從官與東坡爲僚輩在杭則爲文承東坡入翰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法科遇景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準制詞極其詆毀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非皇帝赦而不誅于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已助自謂得計固有懷心若譏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毀聖考垂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干行陷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閭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循紳共耻尚屈盛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固有常刑朕非可赦有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度副使惠州安置林準制時拔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身而作賢作佞作炎作涼人情閱險一至于此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事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

後公遂朝作學士陳爲首由公遂不造其門已  
而陳路知臺州罷使相將歸文公當草制陳自  
謂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  
爲定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  
其人吾知難逢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  
爲一本書其門下客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  
人吁予聞歐陽之風可以懼死矣

增補古今通卷之三

主

增補古今通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著 構李王體元 沈從先全校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惟而問  
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  
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黷以鄙文冠  
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黷爲  
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  
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名在第一則其學不  
讀書貌 六卷四  
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恨其生  
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嘗耳賈爲之  
嘆服唐王起歟歷省寺三任節餼而昧于理家  
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者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  
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  
餒及拘彘稍歉則困彼妻孥腹餓苟得盡弃其  
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  
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禾田間舍則  
前語醍醐普成毒藥

王則公亦有病疾。愛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嗚呼。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于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耻為所誣。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及及

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宰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為巷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為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荐一人。則焚香捧表。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荐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既薨。常服。後改節。嘗對伯淳有恠荐之意。伯淳曰。願侍。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少。背公敬納馬。余嘗謂人臣荐士。與薦賢同。然國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荐者不復。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荐益又罕矣。此非特為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為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有士人賡作韓魏公書。謂其君謨察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為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

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覓在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

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辜剔齒戴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慷慨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簾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語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

讀書鏡

六卷四

四

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槩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翎閣奏雲鳥道遠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槩始以丁憂還家嗟

乎世之宦海者多矣雖命千里親老不獲從其則倚廬瞻視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年栳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至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快快

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

讀書鏡

六卷四

五

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為名臣夫錢明逸以翰林為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簡肅以民事為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郎君胸中若使具此則未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消而已出秘書者怨尤之念自民

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崇喻之曰汝曹

讀書鏡

卷四

六

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聚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繡欲許之賈詡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

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遠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台竹馬遊戲以至駢背鵲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能求不通詰問遇于途則耻下車問于道則思角訟結異姓爲弟兄迎讒夫爲上賓家殺擄戈野鬼賊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轡直進忱對玄便鞭

讀書鏡

卷四

七

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子賢爲壽春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階下旦夕射之于嚙往見趙鳳鳳辭以冰髮蟠直吏又溺于從者直虛而去吁何其甚也昔晉齊參政折節下士南兆士大夫皆願見之公每患閹人不爲通是日不出卽懸一牌子門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訾公其見夫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脯以饌餽牙徐噉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具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求趙韓王宅園謀畫倖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扇鑰爲常歲時惟斷養擁畚負鍾者於其間而已求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闊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門後而



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資不得  
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知事不  
當居闕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  
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譁人不堪其憂余  
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康舍如是  
又何不堪其憂耶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墮臣子不可妄有撻撻亦  
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張子  
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

八卷四

八

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閭燕私人臣之分  
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  
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  
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  
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過千輦轂市肆  
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  
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  
國不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偏  
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  
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  
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  
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衍性好施張  
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  
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  
余以爲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

讀書鏡

八卷四

九

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乘唐元載爲相及  
其敗也藉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  
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率  
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而已豈有三四十年  
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  
相位者何嘗死于饑寒而常死于財貨可笑也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  
侯是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陋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議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仙叛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仙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闢

讀書鏡

六卷四

十

史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聞吏適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

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錯閒時得忙時尚會錯今僎客設食且如此况其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仙可以知將干闥隸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英宗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旣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

讀書鏡

六卷四

十一

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旣有除命韓琦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至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鑒歐陽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卽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僞往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諷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

得免禍主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欲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聞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然見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上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自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不欲因此上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却縱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旦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爲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四 終

而爲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于小人君子之間而爲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爲窮究則庶乎羣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冤單歌誣謗帖皆不必論其真偽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炬豈不爲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五

雲間陳繼備著 楊李沈豫昌林有聲全校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  
尊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  
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  
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  
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  
立皇嗣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  
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  
諸書鏡 卷之五 一

報狂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  
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譏小人如陰螫執  
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  
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禍獨坐與之語玄言  
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傷人以  
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  
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  
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

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其戲權笑有妓  
下簾指禮臣曰學士言語妙乃得色然學士一  
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墮劉承雍亦常爲之  
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  
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千縮袂皆擢  
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  
袞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  
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紹興二年歲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  
諸書鏡 卷之五 二

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章治六如亭烹  
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  
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間  
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  
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  
嘗官于觀州龍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  
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麝尾以獻之風如故又  
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

讀書鏡

六卷之五

三

不驗夜計念日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遠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即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讐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二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蓋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

讀書鏡

六卷之五

四

耳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曉曉只爲不遇蘇邵兩先生鍾錘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異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書齊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滄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偏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廨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

讀書鏡

六卷之五

五

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  
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  
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  
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  
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蔣侍郎家有楊  
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  
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  
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

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  
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  
其禍予公者亦多矣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  
不聞有睛不轉有口不噓有手不授此詎可令  
香山眉山兩長者見也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  
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察明太盡惡  
許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惻心方便譬喻引  
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

讀書鏡

六卷之五

六

極口攻之則是與之脩怨何取其爲明哉玉真  
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  
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  
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諸人翩翩貴夫喋  
喋非有真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  
臧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  
諸詞色真大人相也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  
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  
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收  
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  
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  
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  
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  
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  
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  
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  
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從取禍耳

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則世語便是古大臣

胡忠簡貽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接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接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

讀書鏡

六卷之五

七

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銀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鮮變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佳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真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自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倍實不副則咎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謫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讀書鏡

六卷之五

八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

及至任略不加禮諫其職事甚急朝大失望於是  
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倚吏幹矣其後王公入  
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  
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  
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微知已最深悠  
悠道路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

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  
世變餘微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

讀書鏡

卷之五

九

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贈達人笑范文  
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  
洛陽樹園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  
樂形骸可外況吾處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  
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  
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  
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  
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  
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

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榛中  
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  
園東窺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  
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  
踏葉幽尋去任船係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  
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  
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  
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正不必如

讀書鏡

卷之五

十

震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  
真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  
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  
惟不見諱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  
劉放劉恕同在館中劉放一日問恕曰前日聞  
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開冷無  
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放曰丁方判刑部子得  
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放曰我



讀書鏡

卷之五

十一

偶與子戲耳何念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惻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于丁敬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壅爾趙街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之上言模行楷豈宜以嫌語抵觸人如劉攽黃永直可鑒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今不爲虐

一二畏友東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駁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勣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駁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上怒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不恭亦不

讀書鏡

卷之五

十二

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于由曰獨不見鄒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章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

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曰此謂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凡家庭鄉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

讀書鏡

卷之五

主

乃今知免乎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郡議以自  
代後詔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  
言而重之嗚呼此宣主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  
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含沙之矢安乎不安乎  
東漢鄭弘字巨蒼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  
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  
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蕭遼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  
階足跌踣勾陳中遼旁凌起帝目之喜曰輔弼  
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遼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  
卿善事長矣遼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  
舉時鐸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  
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遼謝而還夫古  
人之待舉至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  
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聃雖休  
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  
日誦此言

讀書鏡

卷之五

商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  
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  
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奸  
黠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嘗傷于虎老更  
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  
者多矣若使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  
以賊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違  
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聽言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顛倒  
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  
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  
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  
得而不厭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五終

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

靈間陳繼儒著 稿李包衡

范應宮全校

朝廷之屏莫大于大臣交詔而其故有三一則爲各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爲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畧盧鴻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繹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是也一則爲奸人挑之以速其鬪而起者唐李紳爲御

讀書鏡

卷之六

一

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至于車可行而已豈爲已哉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送就得謝寇準

讀書鏡

卷之六

二

自求與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福州每題前詩于憲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泥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輪牖下老人一着也

東谷云造化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

開天地之間幾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開而開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不知其機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殞者有矣又有築舍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于時求進之牘囊篋鎗鏹惴惴于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肯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

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孝于親以盡其  
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  
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爲務  
而不育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佛人夫  
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  
以滌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翦情  
習

太尉韋儔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  
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

讀書鏡

卷之六

三

義康黨被狀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  
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卽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  
言也惟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  
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吁二子聞此言可  
以瞑目矣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長語黃庭堅魯直作艷語  
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  
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

絕語動天下人姦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  
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絕語難直至  
兩處皆刊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鐵人也  
宋萬歸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  
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  
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  
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  
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  
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讀書鏡

卷之六

四

哉

申屠嘉以礮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  
儒者爲帝師而諂秦董賢留臺災以狀元宰相  
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  
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迥然相絕者唐來文  
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相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  
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  
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

種耶顧子孫何如耳

至右軍謀殺浩北伐書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幾之之淺也楊載子昂曰知其書畫者未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朱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讀書鏡

六卷之六

五

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圍門之秘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曰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閤房接

昧之事輕加污蔑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借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嘗當引而避之况披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媒孽至尊賤辱士類此小輩詭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褰裳而蹈之哉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謂公應接紛紛一日讀書鏡

六卷之六

六

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日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

今亡已夫

牛僧儒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門戶柳仲郢先爲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爲京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深嘆其無苟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飲水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說不隨每事自斷于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候客讀書鏡

天卷六

七

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荀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章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謂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足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

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戰黃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以嗔作佛事若草丞相便是風墮羅刹鬼國耳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

讀書鏡

天卷六

八

兄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輒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子也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

讀書錄

卷之六

九

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歛者也。庶願既老餼斗米肉十飴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卽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叩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旣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讀書錄

卷之六

十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已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寧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絳情則濃鮮由淺而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世卽百譽譽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必損我之皮膚若素無包畜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卷贊人且甚有哀刻以希遇者此欲迫得名耳而反爲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慎鄭光業兄翁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卽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熙載性好詭浪有投贄大荒惡者熙載使妓  
姪艾蕙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喚之曰子之卷軸  
何多艾蕙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往  
以此愛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自貴無咎而  
少年輩解有省余語者苦海波瀾艾九蕙談何  
將是息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終

六卷之六

士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著 稿李王體元 王體國全校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閻立本  
應音畢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扇詞今以丹  
青見知躬廝役之務屏莫大焉爾宜深戒恭允  
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  
甚耻之章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  
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  
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俱伎藝見稱一  
則俱同儕貴忌一則俱中官權幸以此漸熈又  
甚則人奴賤隸展轉暗托涸洛名號遂爲終身  
白璧之瑕故唐澆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  
其能而鮑昭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  
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  
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  
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



讀書鏡

二卷之七

二

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千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求言鄭平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倉溢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晉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解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讀書鏡

二卷之七

三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鶯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用人則真才不爲虛名所奪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抑之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濟坐賊當笞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外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生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

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 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達侯柳景斌反誘所誣朝廷命錦承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驕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自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譬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承衛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承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趙介胃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謂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

小人迷無忌憚君子迷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拿某可斬耳  
張浚自淮西歸與鼎同在相位以招採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呂頤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奪其朝權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大夫要須于此處見得分明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轂是牢籠不然藏舟于山夜半為有力者負之而去安用名為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神他年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卧林丘余嘗聞前輩言 世廟朝通州書房急怒大司馬丁公汝

裴置之辟當時縉紳見而嘆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其中一士夫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個還須做他呼若此人雖日以文正文靖之詩告之亦復何益富貴之能迷人如此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屎糞驢作嬌嬌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讀書鏡

一卷之七

六

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嗔怒矣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溼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翹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頗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啻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

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肯偉尚寬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為得千客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于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作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讀書鏡

卷之七

七

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宋李昉為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于思高怪如不樂道人與黨將去却與他懇懇不絕一日

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憎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已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爲吏最忌作偏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

讀書鏡

六卷之七

小

唐堯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我朝各鎮戍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楹梓內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審制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煩多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其爲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歎注云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

叔聞君謨進小龍園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與厲階且至壞人品故曰無爲福先無爲禍始

范鎮劾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長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開元末壽皇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裴積陳申王疾國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夫古之諫官退不求名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屢望九遷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讀書鏡

六卷之七

九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輩素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償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曹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孔守

讀書鏡

八卷之七

十

丞牧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漸不復渡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稅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盜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歿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瑄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辦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

寶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簍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崔法仁師之子第澄液從兄澄並有文翰刻居清要每私晏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浞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

讀書鏡

六卷之七

十一

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浞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浞稱善而不自懷帝誅蕭至忠浞流嶺外後知浞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犯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不着於物而廢之矣唯用形以應物而經又有天人禮枯骨者傷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象隨念至王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

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傷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切切忒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白業鎗鉢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人用斧斤用之而善則爲善器用之不善則爲惡器故爲天人者用形骸者也爲餓鬼者不善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禮之鞭之亦何益若吾孔子之廢心而用形又

并形骸俱化矣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荐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晏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讀書鏡

卷之七

主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既還居有園第在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履常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者 構萃林有聲 包衡全校

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數吐血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聞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某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

讀書鏡

卷八

功高位重矣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悞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諫劄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元帝優游不斷闇懦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 宗社幾危至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于從船從橋

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  
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  
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處起諫曰方春萬  
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  
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  
儒生正爲此輩夫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  
人主厭以爲瑣俱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  
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  
讀書鏡 二卷八

繫獄鑰於水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  
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朝沈歟性  
吝書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  
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衲履  
未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  
芒屨以藤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啖之朝  
士共謂其所爲歟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  
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還康遂干吳  
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

此何不可若纖音傷雅道刻薄斷元氣此孝氏  
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  
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  
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尚書和逋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  
昵以二人若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  
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  
虞卿與元禎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禎僧  
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

讀書鏡

八卷八

三

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  
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  
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  
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  
去再除同知制誥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翔  
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  
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陸象山曰往時充官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  
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

貴游不諳民事，亟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竊罷偏庠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職？或廢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富弼素荐王安石，後爲通濟言，弼沮革新法，落職判汝州。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曰：「公天下得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集知貢舉院盛

荐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其惡其人，激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爲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

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當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火，禁諸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歸融、唐文宗開成初，拜御史

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早魃之說，捐俸之例，尚可止也。

楊用脩云：人君之恩，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



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爲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僞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言猶淺一朝一夕迷入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入心樂天豈恕狐哉

東坡上韓魏公乞薨董傳書軾再拜近得秦中故讀書鏡

六卷八

六

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適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終死者歟矣賴

讀書鏡

六卷八

七

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入皆公之賜軾既爲傳言且私愛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牟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婦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縯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迎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欲衆人之贊并以子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上肩左右無任戰越又與孫叔靜書云眉山人有巢子者子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百

里來相勞問至新與病亡官爲案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早已使入呼蒙來迎受願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云蒙暴露顯公愍其不坐固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倅守令得稍脩治其殯常成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有范氏之志而不知蘇公之急死者至此又人無行托言在簡如此事其可誦耶

讀書錄

八卷八

八

白香山入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惠之妻誅其大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嘻後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舉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賈之書者幾希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昉爲相丁謂擅權至

除吏不以聞廵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歸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執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後世閣臣俱收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俱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是權也其將安歸乎此不可不爲深長思也

讀書錄

八卷八

九

王莽遣使奉璽書印綬迎冀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絕飲食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

讀書鏡

八卷八

十

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欲毒而死又聘譙玄  
 玄不諳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  
 觀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  
 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  
 得王昭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  
 曰速娶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  
 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謂死遲  
 於王也乃對使者仗劍而死費貲不肯仕述  
 漆身為鰐陽狂以避之任求馮信皆託青盲以  
 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露光耀采  
 稻養不密或為鄉曲見推或為邪人橫劫從之  
 則違曩心抗之則櫻奇禍至於漆身抉眼亦良  
 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其惟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  
 李邵諫曰竇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  
 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遣之邵請自行途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  
 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

讀書鏡

八卷八

十一

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  
 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求裂肌膚奉骨溝中矣  
 邵克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唯恐其不多  
 也及其露也唯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為阿附權  
 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邵所在遲留  
 猶稱高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  
 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鏐盡忠唐室舊討巢  
 賊功垂就令致問之于內解其都統鏐詩云二  
 座上相逢明主九令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  
 志者然鏐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家鉞之任  
 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台密行于虎狼之都三百  
 口遂併命于高難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  
 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  
 自全甚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  
 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讀書鏡

六卷八

上

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宋往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輒或走匿使人論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還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

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完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妓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汗乎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閑略細故爲帥府多辟置故開牽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無瑕類者且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冗豐閑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

讀書鏡

六卷八

上

吾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沈忠敏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噫言今脫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捐印之後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往來毘子散諫曰劉孫用事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璉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近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勸二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集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

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特虧雅道無關得喪  
乃以其意命第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  
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  
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  
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  
常公事者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  
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  
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  
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  
讀書鏡

讀書鏡

六卷八

西

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  
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  
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  
跡畏是真不爲權貴所動也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八終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著 楊李費慧

徐潘公校

陸務觀云吾聞淫吹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  
暴又可挾摘刻削盡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  
搞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謂也長吉天東野窮  
王川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  
有以寸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  
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  
通可至六七十者若其壽短促則漏逝于未死  
之前矣此木蓋將搞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  
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  
然則後生詞彩綢然宜洩太盡者蓋甘露之類  
也客曰功名亦然

讀書鏡

六卷九

十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  
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知也杜工部云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  
貴以此觀之乃知于蒼尚未能自信故匍匐焉  
求信于入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

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鬧事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  
誠善挺之惡誠好倭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  
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  
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  
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范祖禹除右正  
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  
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  
也夫故人人位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  
讀書鏡 二卷九

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誦弄功德遂  
移漢祚積漸之勢夫豈在多軟美之士可不惧  
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  
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  
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宋興軍助教而已  
狄梁公會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  
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  
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

裔址居餘千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

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  
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  
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  
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  
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  
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  
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圍坐地  
上觀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  
讀書鏡 二卷九

闕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往往餒病相  
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  
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遺際太平生長樂土雖  
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鰥半甕天  
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向安求哉其各書一通  
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命不堪命  
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  
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奉免稅租及

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攜章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亮所與友善者徐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嘗爲人報仇白晝突而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位杜

讀書錄

不卷九

四

維碑之擊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詰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因與亮交焉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

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膺志爲善築臺以讀書任爲御史大夫後死難諡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踴躍千人之英性必踴躍今輕俊少年一杆文網遂爲鄉愚所嗤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

讀書錄

不卷九

五

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降瑞探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熈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

讀書說

卷九

六

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焉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諱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宋田元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况退而著論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

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拚一死擲一官忍謂之過也乎哉  
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復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徙咎而念及私情微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溫公方作相病中聞之萬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感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詞習故相幾等兒童欲鑄秩奪諸沒產發尸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彌天卓錫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公異奏實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據加重辟撼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才



讀書鏡

天卷九

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類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廢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夫海內才士誠國家藝薈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調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繼鐵在臂輕馬者退之百步之外而繩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士矣不然烏頭重重苟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故曰或以旌蔽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子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熯其銅臭宗祧宗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麗莊敏曰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

也公曰富弼項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蓋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稍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思而怨謫亦輕

讀書鏡

天卷九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都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肯行之若但以私書籠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址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核語及光再拜咨曰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康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聚人材于是請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貨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生明言其情性徃皆以送

讀書錄

卷九

十

嘯之周公私謁多則宜有謝客之司馬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師廼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頽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侵夜歸必備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生書室中燦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陝西豪士劉

讀書錄

卷九

士

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荐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狄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茶不得之卽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爲求于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茶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狄武襄出于機不若范文正公出于誠要之獨馭英雄爲將相者如此俱少不得

宣和時傳忠肅公察爲接待使時金人已淪盟公至燕山聞韓商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衛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苟有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稍印而還遣勘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上所使者歟

得升應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遇甚

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有理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

讀書鏡

不卷九

七

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夫大臣掣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僕隸竊伺于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豈特宰相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爲

法

寶顏增訂讀書鏡卷之九終

讀書鏡

不卷九

七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著 樞李沈元熙沈從先全校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坐相坐相偃卧見下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則整恃才縱誕張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讀書鏡

卷之十

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謹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勸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者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於伊川猶溫嶠之於下壺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

而二人各相符也當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龍輸攻程弛暴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與賓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鄉里往還子瞻既絕俗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

卷之十

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集者用溫公以當燕無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餽饌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管寧事款錫菜見金管揮錫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時議以此定其優劣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為友資管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

一半

僦湯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果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果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果還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果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果師也交益密於處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果之能愛者乎且功名之事亦策中金笠中釵也世情擾擾我不敢望以管寧若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則華歆之擲法一之技尚可救得

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貽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券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笞之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爲駕馭客兵之法

易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筆家法儉素闔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譏浮畧同而不以爲非此何理耶

常辭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僕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爲得體

飲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與善戰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幸諱曾聞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長諱乞隆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諱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甚進示不洩其後悉聞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彙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東揆大臣弼贊兵謀漏洩詔旨以至爲小臣所持仰干廷威削藉還里語曰機不密則禍隨之其是謂歟雖然更有一說昔鄭綱爲門下侍郎朝廷以虜從史與王承宗有逆詔從史歸洛從史辭洛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請綱漏言於從史帝怒生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常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綱任宰相稍稍識名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輒內忌遂爲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萊萸以治氣魚蟹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生千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取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藉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

讀書鏡

卷之十

七

客則自河渥使典權班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  
齡雖倦慘盡忠懷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卽政  
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顛倒不  
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  
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  
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  
卽人主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  
守雖然亦非定論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  
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權材能孰先

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  
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

口處人事直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長怯  
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匹  
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  
忽聞震雷迷失七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  
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  
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嗚呼陛下之

讀書鏡

卷之十

八

言與謨也軾歟且九十年學士大夫皆知其  
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臣  
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  
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  
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  
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  
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欬伏狄青氣懾領海  
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  
數勞唐玲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

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  
關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  
功業皆以養氣爲第一義

賈淑性至險害已累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前  
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黑人吊不進而去  
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固德然洗心向善  
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  
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  
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

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吊感悟齒頰太  
丘昂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鵠鵠懷以  
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  
生手段莫覺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壑

讀書鏡 卷之十  
青蓮士後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  
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駕元施有  
吾自本書生近歲有謀定羅孝聞尹天民亦皆  
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  
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

仙尚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  
然凡俗子胷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  
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  
病者獨有書耳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  
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  
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  
古人迎見逆決然譬如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  
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過福如

是自六經左氏雖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  
不附不絕不誣不吝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  
橫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  
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  
喟大叫如魚龍之陳前臬盧之方勝也陸游又  
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  
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簡憤懣戲笑所  
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鄙俚之題  
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

讀書鏡 卷之十  
類皆可以洞見其入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  
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基枰而指白  
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  
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人者不必待東市  
之誅然後知其刺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  
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彛策  
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  
之必如此方是誦讀文字法由後言之必如此  
方是鑒文字法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  
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  
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  
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卽展閱余嘗謂秀才時  
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  
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紘嘗謁晦庵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飯  
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  
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誡文公十罪林栗論先

讀書錄

卷之十

士

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  
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  
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  
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  
塘也處士出脫粟蔬簞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  
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徵侯也  
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陸放翁作  
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被人曰詐司  
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

不曰詐不能也要知淡泊者必爲濃艷人所疑

檢束者必爲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  
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毋

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盡求婢以給侍我免  
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

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衆用聞  
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

讀書錄

卷之十

士

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

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  
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

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  
二丈卜鄰以其脩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

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寶顏堂增訂讀書錄卷之十

跋

仲貞以高格文人家武水上日擁百城爲南  
面樂於其結譟之暇取眉公讀書鏡與伯兄  
爾侯及張君元發盡紕魚亥而刻之詮次位  
置蔚爲佳觀矣抑眉公不獨以是爲文字禪  
惟其有之斯爲超乘耳若余撮囊無益惟當  
作老蠹其間用蔡君謨玩茶故事可也至於  
明鏡無臺更尋究竟則有仲貞在

黃皆竟

一

讀書鏡十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書乃  
所作史論或一人遞舉數事或一事歷舉數人而  
以已見折衷其間欲使學者得以古証今通達世  
事故以鏡爲名所言亦不甚精切特持論尚頗平  
正視所著他書差爲彼善於此至所稱人主宮闈  
中事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爲排擊而少  
年喜事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過於登穀市肆之  
間此在布衣交友尚不能堪而況天子乎此言蓋  
爲萬歷間爭國本者而發於明季臺省之樊可云  
切中不以繼儒而廢其言也

# 青油史漫二卷

〔明〕茅元儀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油史漫

二卷》提要

青油史漫卷一

劉龍

呂邦

艾洪

富萬

明茅元儀撰  
明沈國元校  
錢橋散人錄



劉龍字惟馨涪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外威震雲壽寧二侯令家人以輕賫易鹽引侵牟商利龍歷陝五害不聽已論文選郭張練顛倒銓政尚書馬文升爲辦乃已武宗踐阼未數月漸改孝宗之政龍疏諫曰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櫺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樂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卽加諫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大率以恩侵法以私掩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正德元年吏部缺尚書廷議歸劉大夏御史王時中疏侵之龍極言其謬部議無所是非帝遂詔挾私妄言者必罪語若嚮龍實以鉗言官口也孝宗在位時深悉內臣出鎮之害所用皆慎選劉瑾

等竊相盡召還之代以其黨謫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  
虎不若養飽虎不聽尋與給事中張文等極言時政缺失  
皆旨停俸三月劉健謝遷去位復與刑科給事中呂紳各抗  
章乞留語侵璫兵科都給事中艾洪亦劾中官高鳳姪得林  
營掌錦衣衛諸疏皆傳至南京爲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  
所得應天尹陸圻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於  
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徵等各具疏言健選顧命元臣不  
宜去國陛下新政之初奈何要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日游宴  
馳射瑣瑣大怒盡逮銑彥徵等下詔獄鞠治并蒞泐洪俱廷  
杖削籍詞連承慶瀚斯亦皆得譴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貶  
秩調外任既而列健選等五十餘人爲奸黨寢及辦洪並預

焉獲敗起蔭金華知府舉治行卓異未及遷輒告歸嘉靖初  
起如長沙遷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承詒於朝特予祭葬紳  
廣信承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其請留健選言二臣不可聽  
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爲難二臣皆  
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  
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  
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其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  
去就之義在陛下有養老成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  
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  
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  
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

福不可四也書曰無道善者健等諄諄有素非新進可倖今  
同日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帝不聽既削籍歸後起雲南僉事遂四川副使修成都江堰  
以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士擢  
兵科給事中多所彈劾奉憲然武宗立因巡視京營給事  
中葛嵩言詔清覈騰驤諸衛及在京七十二衛軍高尉伏無  
所徇積弊大革營帥朱輝張偉及中官魏興蕭壽等挾之高  
抗論洪亦率同官屢疏爭竟不能得正德元年春又劾英國  
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城伯譚佑彭城伯張信并請斥陝  
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那不聽雲召爲南京守備乞以其  
參子偉爲錦衣千戶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洪在兵科久

諫疏多可稱後起官終福建左叅政當字鍾甫無錫人弘治  
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孝宗時閱薊州軍備核  
實威所侵地歸之民及武宗之初遂以薦營弊力抗權倖既  
又請出先朝宮人罷馳騁射獵因劾魏國公徐備已又偕九  
卿請誅奄暨瑾乃斥爲奸黨罷歸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戶科武宗嗣位偕同官請  
劾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進賢退奸節財訓兵重祀慎刑救  
災恤困諸大政備錄進覽凡裁決機務悉以爲準報聞踰月  
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產勞費滋甚宜蠲其所無又請勤御經  
筵俾密勿大臣從容察諫以稽違益既乃與給事中李光翰

徐蕃牧相任惠徐還奏留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遂逮繫詔獄廷杖除名復列之奸黨世宗立銑已卒贈光祿少卿光翰新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公疏劾太監苗達高鳳李榮及保國公朱輝帝不省既削籍歸後起台州知府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蕃泰州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劾南京大察三人武宗嗣位復先朝所汰諸冗費蕃等力爭不納後起江西參議從都御史陳金討平東鄉寇嘉靖時累官工部右侍郎相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公疏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等孝宗特御便殿召各閣臣皆留位正德元年奉命與御史呂鏡覆南京御馬分給營軍極陳冒濫之弊及中官李棠并詔旨營私罪不納至是罷歸授從養

母後復官權廣西參議相已前卒惠澤州人弘治九年進士武宗立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嘗諫依遊語切直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遷歷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元還等因災異上言七事且請斥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撤諸添註內官明正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誤先帝太監李興擅伐陵木新章伯諱佑侍郎李鐸同事不舉之罪帝下之所司後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民頌之卒官當孝宗時南北臺諫率皆得人進言多聽納迄武宗初言路猶以名節自勵銑等六人有關輒聯署以諫大端指斥奄豎故並遭遷逐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父震廬州知府崑姓七月而生弘治九年舉進士授清豐知縣以廉幹徵拜南京御史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來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大班彈劾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憲尚書劉大夏王軾允去侍郎張元禎陳清見留賢不肖倒置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畝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頗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疏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

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爲限顯然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南北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若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嶺領璣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正德元年劾中官李榮高鳳苗達保國公朱輝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游騎射帝不能從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萬浩貴安甫王裕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將欽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奸臣欲擅王權必先蠹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母自勤約宜

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如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類然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千天和災履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蹙部屋風雨之不在錦衣玉食豈知小民和寒暑而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昨者雷震郊壇豈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頗可恫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聞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異順退

託自爲諫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承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至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於是彥嚴爲首復上公疏請留健遷罪永成瑾等瑾怒悉逮下詔獄特探蕃語詭言不預知爲主獄者所叱獄成各杖三十除名詔追弘乾元逮捕未至命卽南京闕下杖之後列奸黨五十三人吳彥嚴等並與焉瑾謀復舊官致仕世宗初詔錄用有阻之者勿果召彥嚴陽曲人弘治九年進士嘗論道士崔志端不可爲尚書歸未及起官先卒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五河知縣擢御史數陳時政闕失孝宗多采納正德元年帝兄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從子錦承都指揮得林掌衛事浩等爭之言先

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乞官今得經由傳奏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風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潘鏗亦言鳳得林檮中外大柄中人效尤弊將安底帝皆不聽治既削籍瑾憾未釋復坐浩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安甫審照學禮罷六人逮赦閣下瑾謀浩起知邵武府入覲陳利弊五事悉施行嘉靖中屢官兩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蹕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不死十年夏雷震午門自劾致仕歸年九十二卒安甫字克仁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授長垣知縣孝宗時權御史嘗疏劾壽寧侯張鶴齡正德初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安甫疏力救兵部尚書劉大夏爲中官所扼謝病去戶部

侍郎陳清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率御史請還大夏罷清退退大臣毋使左右譏人得預報聞彥嚴等之疏安甫筆也瑾知之故列奸黨以安甫直南御史家居十年終歲不入城市起山東僉事甫三月引疾歸良佐字禹臣亦江陰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後起雲南副使平十八寨苗賜白金文綺潞海口溉田千頃滇人頌之熙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將樂知縣擢御史十八年奸人徐俊等造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熙公疏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兵倚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復偕御史陳十事請罷鷹犬射獵以慎好惡正中官張璠

等罪以彰天討斥中官所薦順天巡撫柳應辰江西參政王綸以抑奔競罷侍郎張元禎王華贊督巡撫李進舉亨啟信太僕卿王珩尚寶少卿祝祥以職不職退按察使李善參議林沂知府陳晦等十三人以清庶官他五事不具載章下所司謹錄得禍者皆起熙獨廢世宗嗣位始起饒州知府遂浙江副使以清操聞學禮巴人家京師弘治六年進士嘗公疏劾大舉張昇等五人正德元年復公疏諫佚游不納後起雲南僉事終參議鳴鳳上海人弘治九年進士正德初劾大舉張元禎等六人方議有所遣鳴鳳削籍事遂寢後起湖廣僉事進副使鳴鳳初令永康有政績在湖湘治復最母憂歸卒欽欽死別有傳聞上海人進士爲沙縣知縣被徵民號泣攀

留累日不得去既與昆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出母終枕塊得寒疾卒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後起廣西僉事再遷雲南參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左布政使弘乾元無考蕃諾抵不與知不足載

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弘治九年進士由繁昌知縣召爲御史正德元年六月武宗因災異下詔修省而耽樂如故佑上言太監丘聚劉瑾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服之變豈不爲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麥秀頗簡靜而劉瑾梁裕濟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簡段循俱實緣增設乞賞聚瑾輩於法嚴環

裕母違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諸大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羣奄大恨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闕臣避怨而不放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與師旅遠餽饁將何以爲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言此陰擅陽權非偶然也帝皆不納是時中官益橫舉朝憂憤佑乃與御史進賢朱廷聲江夏徐鉉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瑾既得志大遂廷臣忤已者指佑與廷聲鉉及陳琳王良臣潘鏗等爲奸黨勒罷之瑾誅用薦起山西僉事卒廷聲字克諧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中終刑部右侍郎鉉字用礪弘治九年進士終四川左布政使琳字玉晴

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逐劉健謝遷戴銑陸冕等琳抗章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宜修德弭災委心元覽博采忠言豈宜自棄股肱隔塞耳目瑾大怒謫揭陽丞瑾敗遷嘉興同知世宗時終南京兵部右侍郎良臣陳州人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御史劉瑾逮南京科道良臣方清軍江西馳疏請宥之瑾怒逮下詔廷杖三十斤爲民瑾誅起山東劉使終按察使鏗字宗節六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有孝行爲滿城知縣憂歸裝不滿一車繼知滑縣擢御史陳時務大計四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爲中人所惡傳旨指鏗黨太監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葉劍字將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責侵廬洲歸之民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達妄報首功乞召還候勘宦官與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統初用之而害與北狩自今軍務勿違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官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隸之部易置司禮俾供役罷革東廠移爲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瑾見劍疏甚憤劍又乞召還劉大夏胥諫官戴銑等瑾益怒坐斷獄誅誤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薳麓石鼓詩書院瑾誅起禮部員外郎太閤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

中瑾初得志惡言者譏切之每假他事生以罪有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權刑科給事中正德初上言陛下踐阼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不謹天戒惟走馬射獵遊樂無度頃四月中旬雷電兩當六陽用事時陰氣乃與之抗此倖臣竊權忠鯁跡遠之應也已又論兩廣鎮監軍經又偕九卿伏閣請誅入黨既遠刑科右給事中署科事諍當審奏因決之日有想寬者屏勿奏瑾遂指爲變祖制謫荊州判官復坐奸黨罷歸永幾卒王濬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元年六月上言陛下臨御永踰年而災異紛然南京雷擊紫橈鳳陽水濟民舍京師星隕天鳴陛下忽不加省方與宦豎各大用劉瑾輩嬉遊無厭

臣愚不知其可乃條上應天要道五事語復多斥宦官明年出視山海諸關以病謝事未行盜殺其部內都御史劉宇承瑾指劾渙失報逮下詔獄杖之斥爲民瑾敗忤瑾者咸起官大用獨復復官致仕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吏科給事申中官廖堂鎮河南倚瑾勢至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選調吏部尚書許進等不敢違紹正劾堂瑾以其言直責堂自陳而心甚銜紹正及冬坐頤曆導駕失儀杖之闕下謫海州判官廖堂池州知府築銅陵五十餘圩以備旱潦震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登陴固守增倖一級遷江西參政致仕池人爲立祠與宋包拯並祀許天錫字啓衷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乞假省親

孝宗方重文學士特命乘傳行遣朝授吏科給事中十二年建安書坊火天錫言闕里孔廟甫災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正今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今書林之火得母類是請遣官臨視判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脫宋陳言及一切舉業餽釘禁毋錄刻所司議從其言就今提學官校勘大同失事天錫往核具得其狀巡撫洪漢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內使劉雄怒儀真知縣徐淮廚傳不飭恩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淮繫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救之帝不聽卒調之邊縣御史文森張津曾大有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



士擢尚書天錫皆力爭十七年五月天錫求言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法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最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年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安能待十年今請以六年為期通行考察其大察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遊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銜侯天心協和徐遺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十四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德慶督臺蠹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園遍野青梁散於輿臺又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勅司禮監會

內閣嚴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承為定制帝善之於是大臣並聽自陳五品下六年考察遂著為令惟大臣制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不行尋與御史何深嚴馬牛房條上便利十四事歲省芻蕘費五十餘萬孝宗廟武宗即位天錫言山陵事重臺史不足信詔即令天錫偕中官扶安僉郎王華攜葬師相度吉土遂定泰陵之地其年七月又因災異上疏請痛加修省廣求直言帝報聞屢進工行左給事中正直德改元奉使封安南在道進都給事中三年春竣事還朝見朝事大變敢言者皆貶斥而瑾虐加甚天錫大憤六月病清殿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

匿其狀而遁竟不獲上或曰天錫朝罷見御史張或荷枷長安左門天錫伏枹哭歸不勝憤自縊死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終莫能明也時海陽周鑰為兵科給事中劾事淮安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貨鑰故與知府趙俊善賁千金俊不與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趨知府悞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都變為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覈延綏戰功瑾屬其私人慶倉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縊死瓊山馮顯為御史嘗以事件瑾為所誣自縊死顯初為主事官軍討叛發符南蛇久不克顯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尚書劉大夏亟稱之

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溫王所乞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瑾誅天錫鑰憂顯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嘉靖中天錫子春訟冤復賜祭葬

周璽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懷慨好言事武宗初即位請設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顯事頃之以久兩偕同官劾侍郎李溫太監苗達九月以星變劾尚書崔忠端熊淵賈斌侍郎李溫都御史金澤徐源等淵溫澤並罷帝遣中官韋興分守鄧陽璽力言不可並論前中官齊元煉丹康金罪頃之復偕給事中言通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而十寒詔令朝更而夕改冗員方革復留鎮監撤遣吏遣解戶困於交收鹽政壞

於陳乞厚威晚而駕帖頻頒私近習而幣藏不覈不可不亟  
鑒正帝不能用正德改元復陳八事中勅大醫賈弼等十一  
人中官李興等三人熟戚張越等七人邊將米廷解端二人  
帝罷弼及廷端餘不聽未幾言陛下卽位以來今日取肉啖  
鷹明日索米飼犬凡娛玩戲嬉之事可悅耳目蕩心志者將  
無所不至光祿上供視往日十增七八新政已爾何以克終  
禮部尚書張昇請納其言帝竟不省明年禮順天府丞時朝  
多紕政鹽諫諍深切率與中官抵牾劉瑾等積不能堪至是  
勅近縣星莊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  
揮楊玉共事瑾黨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假公移准等皆  
用中呈而王止牒報王奏璽侮慢勅使瑾卽矯旨逮下詔獄

磔死瑾誅詔復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錄一子福王時追  
諡忠愍時御史徐禎新淦人也初為江陰知縣正德初巡鹽  
長蘆瑾穢私人中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  
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  
在部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  
竟勿許遂杖三十永成肅州創重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  
樸補伍瑾謀樸乃還禎復官賜祭  
羅僞字組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慈愛業張元禎講學軍中  
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入為大理  
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霰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  
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

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  
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晏狎侮群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  
天心基大業乎文綱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  
移載道而宰執諫臣卒不聞有一言入告者此蘊蔽之大患  
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黜削之罪不上大夫通來公卿  
云不以禮先朝舊如劉大夏者誦成窮邊已及三載陛下  
置之不問非所以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  
而蔽罪逆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借則及淫人  
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  
陛下慎遊遊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宵旰  
圖治并勅法官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

敬慎堂

毋擅有重輕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為諱  
倚疏上自揣必死輿觀待命劉瑾果大怒欲抵極刑降中旨  
詰責數有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  
官自僑上疏交親莫敢視得薄譴乃交相慶其欲瑾敗刑部  
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事一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  
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鑑並宜卹一請斥附瑾大臣兵部尚  
書王敞等而治內侍餘黨臚時張永急傳旨召東陽等言帝  
怒甚欲親鞠之且趣入見東陽聞帝已中酒語承曰後生狂  
妄且日暮非見君時請奏上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  
五十斤為民益瑾雖死其餘黨猶熾也進斥歸卒於家僞尋  
召復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僞首赴義世宗卽

位卽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方孝孺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二年舉行卓異都御史姚鏐上書劾僞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爲難至若首擊豺狼之橫獨處雷霆之下難又甚焉曩入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渚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屬具臣乃僞知台州渚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詔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未幾上疏引年竟歸撫按並請留吏部又牒起不得已之官踰年遂謝病去僞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僞以爲不應古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進世宗初贈光祿少

卿

徐文溥字可大閩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劾尚書劉稷都御史李士實侍郎呂獻大理卿郭欽而請召還致仕尚書孫交傳珪時論以爲當寧王宸濠求復護衛文溥抗疏曰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貽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之入夫晏居深遯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改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況今海內多故天

變未息意外之虞寔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遂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廣結權倖威行中外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未幾疏請擇建儲貳不報十年四月復率諸給事中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享上帝休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閭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閭閻遠遷兵於故伍斤番僧於外寺母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鼎梟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士汰汰倉局門戶

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初帝聽中官崔瑤史宣劉珂于喜誣奏先後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綬等既又八中官王堂潛下食事韓邦奇獄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旂校繆結於道塗搢紳駢首於狴犴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壘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世宗卽位廷臣文薦起河南參議未幾以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卒翟唐字堯佐長垣人弘治十

二年進士田壽光知縣召拜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接入竹山可抵荆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壟蔽獎諭切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瑾竊柄久中外無敢言時弊者瑾蔽之說尤其所忌欲重罪之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邊潞宿弊無壟蔽患唐乃云然宜令指定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寧波知府市舶中官崔瑤假進貢名擾民間爲唐所載抑且杖其黨王臣臣尋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管教所遣使帝怒逮下詔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謫雲南嵩明知州再遷陝西副使卒王鑾字廷和大庾人正

德三年進士授邵武知縣入爲都水主事出轄徐沛沛河十一年纖造中官吏宣過其地索輓夫千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牛宣怒自至縣捕吏鑒助守約與抗宣誣奏於朝廷繫詔獄以言官論救輸贖還職守約爲民已分司南旺又捕誅中官廖堂姪廖鵬之黨嘉靖初遷武昌知府鎮守中官李景儒歲進魚鮮多科率鑒疏請罷之帝爲飭景儒楚府征稅茶商重困鑒謂稅當歸官力與爭王詆爲毀辱親王鑒遂請終養不待報竟歸後吏部坐以擅離職守奪官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同縣崔銳及寇天叙馬卿呂柟輩相砥礪以學行聞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入爲御史巡鹽河東劾貪吏建正學

書院興起文教九年乾清宮災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劉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狎昵匪人積戕醜於禁中戲干戈於臥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禍潛蓄恐大命難保夫哀哀博帶之雅孰與市井技擲之輩廣廈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時戶部主事戴冠亦於是歲陳時事有所譏刺帝貶其官士隆幸得免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吏宣利黃挺二於騎前名賜棍有抗者輒杖殺之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獨劾奏其罪錦衣千戶廖鍾從中官廖鑒鎮陝西大爲奸利士隆偕同官劾之且曰鍾從中官廖鑒鎮陝西大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鵬又欲亂陝西乞置鍾父子於法

并召還鑒以釋陝人之憤不報鍾者倖臣錢寧所腫也寧見疏大恨寶坻人薛鳳鳴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論事諸佞藉聲勢橫邑中寧通其妾元相善與從弟鳳翔隙嗾籍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冤并捕鞠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殺長安門外事聞鳳鳴得釋而詞所連引寶坻知縣周在并素所讐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士隆與同官許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寧怒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遂下詔獄誹官悉罪鳳翔及諸所讐者士隆得晉州判官久之擢知州世宗立召復故官出爲陝西副使漢中賊王大等結回回爲亂所在布賊黨急則投募家士隆下令匿賊者屠及妻子賊遂破滅築堰溉田千畝民利之卒於官冠

亦復職

青油史漫卷二

明茅元儀撰  
沈國元校  
鐵橋數人錄

霍韜

霍韜字清先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會元授廣寧帝南巡韜  
言尾從諸臣無不受餽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  
述至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  
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韜懼不當帝旨  
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韜初累辭官  
示恬退乃自請還職欲藉以快恩怨帝亦不甚直之明年十

青油史漫卷一終

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龔學博才高量  
弘處所至與人說帝願心厭之故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  
頗涉國家大計且嘗薦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蒙陽  
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嬖女人寺觀罪娼戶市夏人  
亦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既去士民思之始與璵等  
結誼而比郭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  
遂不復稱爲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  
門生其議禮時試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祀  
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子與瑕舉進士授慈谿知縣鄒應卿  
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爲所劾罷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王宸

漢將爲變決與同邑御史龍蘭草奏投御史蕭淮上之宸澤倉卒舉事卒無成本兩人早發之力也出核松潘邊餉有副總兵張傑者倚江彬勢職累鉅萬誘殺熟審上功啓邊釁墜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敦言決至盡發其狀保遂職職世宗踐阼延議追崇禮未定決脫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天體緣人情陛下已貴爲天子而與獻母妃曾不得尊爲帝后於聖心安乎否也況營郎舊臣如袁宗聖輩皆爲長史審理者今已爲大學士少卿矣當爲承奉儀衛司官者今已爲司禮錦衣矣顧至尊至親如與獻母妃乃反仍舊號不得緣子貴之義享帝后之稱乎倘必執爲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與獻母妃當降稱

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懼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爲后則於慈壽徒有爲後之虛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與獻王尊以帝稱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爲皇太后而少殺其微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矣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爲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爲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起權右食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遷提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京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

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生福東廠奉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是應召議執如初帝忿怒種決職給事中陸粲言福親屬鄰里咸証逆狀而其姊尤痛憤決據此定獄乃蒙嚴譴近日會審侍郎許讚察不言閭閻及寺丞簡霄辭疾不出而少卿曾直竟諛詞附和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斥之若胥吏然如國體何決不宜罪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爲言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讚等竟抵柱死應召及鄰人俱充軍邊衛而杖福姊百人以爲寃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柱乃武宗后家夏氏之僕故帝必欲殺之獄情謬戾不顧也決家居十載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爲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檄二

十一年召爲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許讚爲吏部尚書帝篤信左道禁中築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決疏論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決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爲民又十年卒決少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改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軍主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諫事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張璠桂萼爭大禮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璠等黃綰及宗明聯疏

臺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天子至尊誰與爲敵哉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不顧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存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與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交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爲

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與獻帝后別如本生之稱朕深用憐父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明年出爲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服闋徵拜光祿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鉉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王誅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

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榜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卽其主使并下詔獄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遼東兵變極辱巡撫呂經而帝矜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羣爲氣勢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之者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廬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璁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與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與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數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璁萼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

謝源多以考察點綰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等遂諸翰林於外引已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璉能遠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爲百戶後附璉等議大禮且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遠獨不與大恨璉罷閣主事翁洪革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璉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成洪亦編原籍爲民綰與璉輩浚相得璉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竝爲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

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偏攝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綰與璉浚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璉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劾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璉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璉即調旨削二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復留綰供事綰不悅再疏改綰且劾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且言聲端所由起者三因詆鋐爲璉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璉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卻永議屠之百道攻城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

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璉及廷議竝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亂卒未盡復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綰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計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璉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勸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懼害者陳牒綰不問而密以牒投給販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慮者遂就擒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乃

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璉及兵部阮源清陰抑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上帝大號及皇祖諡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邇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綰詣行在受命綰憚行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



郭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德舊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祿尚書新命令以待郎間位使事亦竟疑久之卒於家縮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璠璠贊璠附璠言時皆以傾視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璠上疏言爲舉府襄陽王祐認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與獻大王卽興國之陵廟祀用天子禮樂祝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宮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右寵于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閑小吏亦皆懷賢努目抗論廟謨卽璠輩亦羞稱之不與爲伍故自璠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

懲朋黨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遠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璠等大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璠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常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澄歸安人守仁極許之爲刑部時嘗請武宗擇宗室親賢早建儲位御史程啓充劾守仁交通逆藩爲之抗章極辨駢馬京山侯崔元屬獄情發其簡及稱自悔初說逢迎反覆爲世所咤嘉靖四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璠等獻天籙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浚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景陽王二宗室

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者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能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璠等名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言帝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鍾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宗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云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廟

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鍾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璠輩已死不及見矣

以上原缺

應下賊下招之遂上據其險官軍進攻內外合擊擒斬無遺乃於下洲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京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稱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洲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書生及偏裨小校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于世英歸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奉命勦福建賊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仁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印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倫同知郭祥鵬進士郭守平降詣驛丞王思李中成來赴義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

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固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商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挽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微服縣言都督計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輝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心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蠲書通偏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吏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輝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遂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遣書鎮知府趙江戴德孺袁州徐達賴州邢珣都指揮余

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諱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合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我背腹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所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賊不勝矣衆曰善已而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庚戌夜半文定兵突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垣登梯拱衛營宮人多焚元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甯甯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

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南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陂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會璉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守仁新先却者文定以身當礮石火燎類不動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其副舟羣妃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大膠淺倉卒易舟逃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獲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璉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

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由江而上抵南昌諸驛侍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觀颺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固天下豪傑心諸驛侍皆不悅宸濠既平則相與煽功且懼守仁見天下發其罪狀爲詔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撤還之廣信守仁不與聞趨玉山山疏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書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鎮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

永爲筆小在側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勸永知之第其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闕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罵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者予藥死者棺京軍喪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軍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興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藉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儘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固辭不得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雖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

論議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以江彬得帝意問之曰守仁將興兵謀君側忠爲首次郎公又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忠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阻不令見帝還蕪湖不得命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規知之曰王守仁學道入關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永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驛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議邪構煽禍變巨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起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

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不還而陰細之廢斥無存者守仁不自安且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歸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奏亦不召久之所善屠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不爲特薦復阻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畧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并叙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

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趾深山絕谷悉稱蠻獠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憐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今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今請置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遂二人罪赦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父子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

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并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猛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懼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改留南寧龍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賊悉平遂循嶺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魏謩薦謩故不能善守仁以魏謩之後謩長吏部瑤入內閣積不相下謩慕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

上疏欲令守仁入輔紹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憾遂顯謫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儒爲慮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絕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筆載金帛當時大臣湯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居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疆固有寧難復爲陛下任之帝但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

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疾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諒龍場窮荒無書日繙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說曰聖人祇還良知本體更無所加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有貌有象有形有色者皆從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能爲天之障礙聖人順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流行發用中何有一物能爲良知之障礙守仁既以此自信故其爲教專提致良知三字爲主

青浦史漫二卷

歸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明茅元儀撰元儀有嘉靖大政類編已著錄是書  
雜論史事多爲明季而發如稱漢高祖令吏敬高  
爵則爲當時輕武而言詆魏徵抑法以治直太宗  
矯情以聽諫則爲當時科道橫議而言論西漢亡  
於元帝東漢亡於章帝則爲神宗而言亦胡寅讀  
史管見借事抒議之類而矯枉過正改其詞多失  
之僞僻

# 秋士史疑四卷

〔明〕宋存標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君子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疑四卷》

提要

序

史之闕文孔子傷之傷其不得見於時也太史公曰百室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故尙書斷自唐虞春秋托始隱桓蓋傳信也而猶有疑焉者仲尼大聖筆

周序

削爲萬世賞罰其所書若天王之狩許世子弑其君之類今左傳不作孔書獨用則後且爲事核而文直矣况于內隱于外章苟非親授亦烏觀所謂褒諱把損者哉遷史囊括舊聞整齊故事言五帝三王

時時取之他說而所傳游俠貨殖  
則又中以其意是非乖刺又何有  
於班范以下紛紛者也嗟乎一代  
得失之林而差次一人聞見既難  
周廣而或以喜怒或以禍福真偽  
相含遂令千載下謂古之作者悠

周序

謬不近情事乎夫賢人之在世也  
進退各有見焉盡忠宣化以明朝  
廷爲者之事也稱論貶說以覺失  
俗記者之志也以是而寵之簡冊  
使善者知所勸而惡者有所懲艾  
以不至于爲非豈非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哉而志行純篤者疵累  
于讒惡之口滅沒于湮塞之餘氣  
勢隆赫雖日積邪僻莫之彈劾而  
後之兢兢守其傳者沒奪正是心  
筆爲擾何惑乎識者之憤然而求  
其故也且災祥之以類見告山川

周序三

城邑之以時乘除而棄散無序拘  
牽失經作必爲妄讀必不明是使  
千萬祀而后終無所流傳以爲考  
驗矣繇此言之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艸野知經誤者在諸  
子非虛語也讀史者不能有所辨

折而徒恨作者之莫詳則仲任可  
無案書而知幾之疑古亦可不著  
書之爲害大矣子建通覽之士也  
網羅記牒意有屈舒遡文軼跡更  
類存黜撰史疑五十餘卷嫌疑隱  
微盡可名處惟迂譎璅之事亦得

周序四

載焉非斌斌不述而作者之比哉  
昔柳宗直論次西京文類子厚猶  
壯其書况子建以一人之疑發天  
下好古之是非而細說闕言惟務  
擇雅二十一代之載紀爛若天文  
之照地理之順則安得而不謂之

功哉

社弟周立勳勒肉題



周序五



史疑序

逝者如斯之去而不復留也昨之事絕勝不可追況所歷年歲動稱千百及夫事之介在僻幽者宜飄沒無見聞乃不煩湛索隱稽坐而致焉豈非史之力哉苟無傳述有

陳序

事于古非遇輜車之使通異代語言與夫破冢出古人恍惚不可詰者又將何詢焉然遷固壽輝而後相譏尤皆以鑄辭命體銓次襲述文事簡多時日參錯斯文章之嚴寂又何所怨懟然作史之家多星

當世之綱而說者謂重以陰禍雖誕不經乎烏可盡廢也嗟乎嗟乎是非之間毫末所爭他文雜說所引合咸有托寄或反覆濟辨不稽情實載辭互殊而無歸而世之人亦以爲提槩之所尚驅策恣遠無

陳序

當信稽至于一代之史其彰彰者也人之賢愚皆在焉其所敘述未見者雖天下淹該迂僻之流他微通何舍是煌煌者不遵而眇眇自信爲故一入定衡終古無幸于財擇權盛域中曷天王之儕儷焉

倘所識傳巨細顯幽蔑有攸爽豈  
直美惡之爛戒今後世坦然錄之  
無所發憤以爲後終有所伸更何  
可哀耶然誣媚廢公奮矜市權進  
顯人而摘失志兼以困于約聞易  
襲前說幸不沒其名又不幸失真

陳序三

者可勝道哉繇前數家之言義則  
與嚴辭善緣潤庶幾盡才難免滯  
詆蓋世遠事廣傳聞異辭獨斷然  
建立將無得失歟有所難也旣已  
難其人而罔闡繹厥衷不之恤予  
甚痛之後之君子知傳者之細多

爲之尋討變置雖藐辨慨恣有之  
猶有所疑也疑則未必然未必然  
而幸不幸混乎其間然學者卽意  
在搜度見浩遠焉如涉海不見其  
涘何所能震發携拙吾友子建旣  
厚屬斯事兼觀要領作史疑五百

陳序四

篇皆發憤之所爲也余嘗觀當世  
黑白倒易南威敦洽慶忌跋疐僞  
售好姍稍削舊觀之辱隨循故武  
世之號握筆者輒著言以媚好其  
時是終不減磨世率好誣猶今之  
視晉也繇此觀之三千餘年之間

何可一二數焉又余嘗怪古人雄剛之姿凌鑠當代豈難所表立而痛自閼晦務無譽名以湮沒爲喜此何爲者人孰不好名畏絀于史而卒莫白也悲夫士所以修行砥名任意徑行不學微巧博銜陰陽

陳序五

雜襲以取榮顯或至戮辱誠何所冀于當世僅欲心跡見于後而收采失真是非莫究時舉跡之所非而乘時達運之人旣厚其身復全其名士何不極欲于當年愉快縱適而蹈義自困折耶旣欲從吾所

好則遁世落名又奚過也嗟乎嗟乎使世之讀史者能如子建之善疑而又能發之于書則信志之士猶或得當于一人而無無聊之嘆且作史者旣鮮盡美尚不敢奮其一見之說太史公得之矣多傳疑

陳序六

云夫史縱不能令人信柰何令人不疑也

社弟陳子龍臥子題于嶽起堂



史疑自序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堯典雖唐事本虞史所錄掌虞史者伯夷也夏太史終古考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考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以圖法歸周遲任

史疑自序

一

爲盤庚之賢史皆司典籍之官也禹有史疇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叙錄功美垂之無窮著在篇籍歸乎勸戒各有深意存焉古者生子則問史書之二十五家爲問問尚有史况一國乎養老之有信史也歟

酒之有佐史也宮中之有彤史也

道彌繁而官愈盛他所爲大史小

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分史官之事

而總獻其成三科之條五家之教

史莫備於周官矣顧諸侯有史僅

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

史疑自序

二

考晉有乘秦有記楚有檇杙魯有

春秋皆私史也自夫子筆削之而

撥亂反正舉得失以明黜陟明成

敗以著勸誡昭然目星矣魯之史

進爲經而綱目編年師其遺意此

作史之大槩也古來正史當以司

馬氏爲宗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  
皆稱邇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  
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  
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

史疑自序

三

以

此兩紀有錄無書褚先生半取封  
禪書補之非遷本意也馮商受詔  
續太史公七十餘篇在別錄拾其  
皮毛遺其神髓失之愈遠矣然余  
考史臣榮遇無如班氏一家班固  
欲續父業潛精研思此亦腐史紹

明先人之意談之書遷能終之彪  
之史固能修之兩人真史中世家  
也遷以上書救陵帝怒下之蠶室  
故感憤卒業其言多不平之鳴固  
則召詣校書卽徐蘭臺令史得縱  
觀漢室遺書其文贍而不穢詳而  
有體良有助也固卒所著八表天  
文志未及竟和帝召其妹班昭就  
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父子兄弟  
男女修一代大典而俱自尊召  
諸無私作國史之嫌此已與孝武  
之怒而投地削牘不傳者大不相

史疑自序

四

侔矣而况標青閨閨彤管創藏山之秘寶勒石燕然史臣筆鐘鼓之奇勲天人經緯帝政絃維漢室之信史班氏之家乘於茲爛然矣識者猶譏其排死節否正宜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以此遠不及子長

史記序

五

耳使司馬生當其時採撰前記綴集舊聞攄千載一時盛舉其輝煌掩映更何如哉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矣王克著書又申班而屈馬何也余謂讀史無識其失更甚於不讀胸中疑案不明黑白混淆耳

苦迭進又安望選方布子時辨局上之雌雄定脉中之洪索也今夫人在問巷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其笑也有情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可解不可解惟其人之精神足以遇之而况古今成敗得失之

史疑自序

六

故其人莫來其道莫往始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外而駭然易所爲反覆其道利有攸往若無妄之行窮爲之災矣書有九疇七在稽疑曰貞曰悔皆疑爲府謀也欲於千百世之後見千百世之人善讀書

者莫如用疑古之人有賢聖帝王  
貞臣孝子幽人高士今之人有我  
非甚相遠也誠能深思靜悟恍然  
勃然無數鬚眉意氣拂拂從紙上  
會我實持鑒以照之不畏我不見  
古人亦不恨古人不見我也大丈夫

史疑自序

七

部

夫明不畏人幽不畏鬼折衷辨難  
務求意氣所歸而止已成之案直  
魚筌兔蹄耳某曰是某曰非幾番  
披駁幾番銷算一部十七史俱從  
疑中翻跳出來非大解悟人未易  
與言也余從帖括之暇較史漢兩

家長短曲直已十有三而復參  
之三傳以求其斷微之國策以肆  
其端廣之三國六朝以博其趣合  
之唐宋五代以極其致雖不敢謂  
自立榜樣論世知人而飛蟲弋獲  
正欲與深心有識之士商確千古

史疑自序

八

部

使古人生面不至爲俗儒抹殺因  
書其大畧如此嗟乎幼童而守一  
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  
不見展卷非不了然纔掩卷而輒  
茫然矣繇其疑關未剖中藏之所  
淺淺也夫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朋友以講習之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之一人行三則疑也余小子  
自疑之不暇而敢自信乎玉樓未  
結修文案青山先了讀書綠牋勿  
負予夢中語耳已巳菊月秋士宋  
存標子建自題於君子堂

史疑自序

九

序

讀史與作史均難之夫文人多史  
才少作史之難夙昔念之矣若讀  
史則自五尺童子以及王公鉅卿  
搢紳先生居今志古以自考鏡靡  
不從事於茲乃猶幾幾未易遇者

史疑序

一

豈徒以斷義夸辭博而寡要勞而  
無功窮年歲之力哉夫史不必盡  
讀讀不必盡竟固無論即使博聞  
強記自正史以及稗乘罕不覩記  
掩卷而手摸之不能誤一字至與  
之商確往代進退人才畫諾坐嘯



僅僅舉已朽之成論使作者之精神湮沒汗簡而已之性靈遠牢藏於混沌之皮面亦何足深貴乎所貴者好古而樂得其大指掀髯抵掌酒杯墨汁搜龍脉以奪犀出獨裁以救板局事久而定得情而

史疑序

喜口如懸河吐納甚深目如電光形影畢供縱之橫之擊觸馳突而卒歸至當使前哲是非美醜與當年作史者意向愛憎予奪自悉就吾衡鑑此其所以貴也昔丘明作左氏子長作史記備寫情形審求

成敗君子寶之與六經並勤降而范曄陳壽之徒揚激風流能體裁以紀事韓退之之毛穎優孟衣冠宛宛欲肖任膏纓以修文然左之失也誣而腐遷以羞語貧賤尊尚黃老見譏於孟堅豈孟堅相忌也

史疑序

轉而相誚以其擅美於前有意暴振其短耶若唐韓昌黎爲一代醇儒每以孔孟與投閣之莽大夫同日而語斯言之玷胡可磨也至與劉秀才論史豎義布詞更歷微鬼神之禍患益屬寡昧夫見豪毛而

史疑序

四

不見目睫謂之目論假令子長昌  
黎見及此必不爲之矣非見及此  
而故爲之辭也大較識力少虧恣  
其偏見往而不返苟非聖人何多  
責乎蓋千里之馬知者必伯樂不  
然且不免與凡馬同駕連城之壁  
辨者必賈胡不然且不免與燕石  
並雜此理雖邇誠足爲有識無識  
之明喻故惟登著作之堂始可與  
論識識定始可與論力伯氏子建  
著作已衣屨天下舟車所至聞姓  
字而趨者如春風之拂林龍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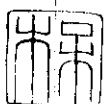
史疑序

五

赴澤而伯氏夷然曰此易萎耳爲  
千秋計曾莫若史遂發憤下帷廢  
勤慷慨口不停頷手不停披一切  
起居燕息搔癢櫛髮俱廢凡志有  
所鬱結必求其大通始于疑而究  
安于信書成而文理炳如奇而不  
詭深而不刻步變擿微窮源叩本  
橋古今外謬以反之正卓爾不群  
非有弘才鉅識超出尋常孰能爲  
此也哉因嘆劉知幾竭蹶一生條  
分縷析爰成史通乃持論膠執瑕  
瑜難掩未爲盡善與史疑孰工孰

拙懸之國門必有口能道者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又何俟焉

弟存楠讓木題於謂閣



史疑序

六



史疑卷一日次讀史漢

五帝本紀

夏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西楚本紀

漢高本紀

孝文本紀

孝景本紀

孝武本紀

孝昭本紀

孝宣本紀

孝元本紀

孝成本紀

哀平本紀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景侯年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異姓諸侯表

史疑

卷一日次

弟存楠

律書

曆書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律曆志

禮樂志

刑法志

天文志

地理志

五行志

郊祀志

溝洫志

藝文志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魯周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衛康叔世家

宋微子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王勾踐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世家	韓世家	陳湫世家	外戚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絳侯世家
孔子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荆燕世家							
出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陳丞相世家							

秋士史疑卷之一

同邑陳繼儒眉公選定

華亭宋有標子建論著

五帝本紀

五帝之有黃帝實天生以開萬古殺饑納三官五意  
受八門九江往來無常以師兵爲管衛此已盡握奇  
之神髓始誅蚩尤終戮四帝靡之所擬而敵開戶何  
武也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千古  
息兵佳兵至言孰知實本於黃帝其涉洩沙陟王屋  
史疑

朱之一

君一堂

登崆峒封東山策大面入金谷訪大伾卽神牧陞鴻  
堤受神芝亦總以自懺其教戰好殺之過故又曰歸  
藏氏易云天事歸藏兵動而思靜其亦夫有惴心也  
韻頊格共厥業遂濟窮桑五星會於天歷圭水協平  
八音其功焉可沒也高辛致學柏昭而師赤松授書  
鍾山而拜牧德發節移數臘天思序不失爲有道魯  
孫頓丘臺上龍鳴數聲令人衰制不能去云帝堯疊  
興奸謀能誅和而不怒設四嶽八伯以典諸侯而臨  
民以十二固非淡淡無爲也咨若予采而獲象恭之

夫啓又滔天而得玆族之子帝之心果何如耶乃疇  
咨于衆詢四嶽明明揚爰隨得諸服澤之陽舜之潛  
德克井不知也亦謂天下重器謀于衆則公矢于難  
則信故克如舜賢非難也不以所聞取所察其難也  
舜既受終天府齊七政種六宗輯五瑞遷四守舜之  
恭已僅如是耶大舜之治天下在攝相時姒四凶舉  
十六族而克剛簡惟克有濟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  
大則克之所以同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舜之所  
以亦天也總之五帝治局黃帝總其綱舜皐其紀五

史疑

卷之一

帝王堂

帝殺連黃帝開其端舜克其緒天下惟人聖人能生  
人亦惟大聖人能殺人殺正所以爲生也天發殺機  
星晝伏地發殺機蛇虺起陸殺亦何可盡少哉

夏本紀

禹八年於外通九州道九山禹之明德遠矣以禹之  
功而家庭間也不世之痛禹之心終不自慊也辛授  
政早陶而陶卒舉蓋任政而天下屬於誰謂非天哉  
固以報禹之功亦以償禹之痛也且不獨禹明聖即  
鯀亦大有作用人羣臣四嶽皆曰鯀可便知非漫無  
表見者特遇非其時竟以負命敗耳安知治水之功  
非鯀啓其端而禹底其績也使蓋如替賧內頑在野  
不任事固安然天子之父也鯀之死才累之四嶽成

史疑

卷之一

帝王堂

之死猶能爲神豈生不能爲謀事之人鯀之遇不如  
替賧遠矣惟不材者終其天年信哉

周本紀

周家祖孫父子兄弟俱有一段至性而皆自艱辛中  
來后得爲農師公劉務耕種開于古粒食之原周道  
之興自此兩人始也太王于流離播遷中何獨戀戀  
一姜女其營築城郭宮室勸恤民人老幼實內助之  
力若多嗣是而思齊思媚婦德世美宜才難之致慨  
婦人矣他若泰伯之讓王季之任文王之柔順武  
王之若定周公之制作管蔡之達忠各自行其志而  
總以求其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成康刑措四十餘  
年不失爲守成令主昭王南狩問諸水濱穆王東巡  
乃獲八駿神仙封禪實開端於此然不猶愈於防川  
止謗索美典哉乎女禍爲禍竟使周家有道之長一  
旦不保乎王東遷竟以亡周也嗚呼可不鑒歟

史記

卷之一

四

君子堂

秦本紀

秦之天下不取之周而取之六國并不取之六國而  
取之分晉之二家慕齊之田氏而略夷之楚也秦何  
負於周哉子謂周之天下則實秦與之穆王西狩樂  
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王一日十里以救亂其  
存周者一也厲王無道西戎及王宣宣王以秦仲爲  
大夫誅西戎其存周者二也世父爲大夫保仇將擊  
戎其存周者三也平王時周避犬戎難襄公以兵送  
平王曰戎無道侵奪我岐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是  
史記

卷之一

五

君子堂

秦自取之戎非取之周也且捐岐以東悉獻之周其  
存周者四也叔帶之亂秦繆公助晉文公入襄王其  
存周者五也秦何負于周哉繆公之霸天子賀以金  
鼓孝公之強天子賜以黼黻非不問而取之猶賢於  
請誣問焉夫周主赧王所音僅空名六國之不取周  
畏秦耳秦不取六國亦必取之周之士與不亡無異  
也嗟乎太伯之懸武王之待獨大何如者而九萬  
秦秦猶歸其君於周波帝令處父不與殷離壇當爲  
成者何人哉秦之代周亦以繩先志也

秦始皇本紀

從古未有以宦者而亡人之國滅人之宗甚苦趙高者也李斯聽趙高立二世賊扶蘇執知殺李斯者即世也世用趙高斬李斯戮諸公子孰知弑二世者即趙高也二世戮辟諸公子至其死時求為諸公子不可得孰謂天道無知哉趙高立子嬰欲因其齊兄廟因廟中殺嬰孰知嬰即因高往請而即刺殺高夷其三族快哉網羅甚深機關愈巧嬰實為扶蘇報仇孝也為秦雪恥忠也為天下除奸義也然則項羽

史疑

卷之

六

君子堂

殺降王子嬰不已甚乎曰項氏與秦不兩立之仇也懷王之客死于秦項氏名將之戰死于秦六國降王之輿輓自縛餓死于秦子嬰之殺酒恨晚耳此亦天道也嗟乎宦者為丞相自趙高始宦者夷三族亦自趙高始扶蘇家殺蒙恬自此顯目矣

項羽本紀

推項羽我不知其所變化矣少而學書以為書生也學劍以為劍客也學萬人敵教習兵法畧知其意以為大將材也部勒賓客觀秦皇以為游俠也召桓楚襲會稽守以為能吏也以八千人渡江擊秦嘉殺宋義以為智士也沉船破釜諸將皆從壁上觀呼聲震天莫敢仰視以為天神也鴻門置酒叔沛公壯樊噲以為仁人也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為天下報仇以為義主也立壇而盟封諸將王天下以為西楚霸

史疑

卷之

七

君子堂

王也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非一旦而天下我以為天之孽子也悲歌慷慨泣數行悲數闕以為詩人也左虞姬右駿馬可奈何奈何以為有情癡也楚地皆降獨魯不下守禮義為主死節以為學道人也身死而項王化為柯虞美人化為草以為神仙中人也安期之策于項也老嫗之哭白帝子也其即留侯之黃石亦松乎舜日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我不知其所變化矣

高祖本紀

項王始終不負漢王漢實負項耳王巴蜀地險而富此羽與漢王以帝王之資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太公而脫高祖雖血未乾而友戈隨後實實之中負此其友且高祖不獨負項王奉王厄而擁耳則負父記小忿而誦美則負兄弟羽翼成而入疏之禍始則負妾儲嗣搖而損眉之妻來則負子沛官游子置酒復沛不復豐則負故鄉誅淮陰醢彭越長樂鐘鳴則負將前苑而下廷尉械繫數日徒跣以謝則負相斬丁公

史疑

卷之一

八

君子堂

封雍齒恩怨倒置則負天下英雄馬上翁縞叢生溺備寇嫚罵長者則負先王有道學總之高祖一生有心其不敢負者惟留侯留侯用帝者也其不欲負者惟呂后呂后負帝者也走狗烹而空恩壯士牝雞索而屬意安劉嗚呼沛公死何以見羽地下哉

文帝本紀

齊王朱虛誅呂產馳北軍不世之大功也其寵絡召平取卿卿下濟南不世之奇材也且齊王爲高帝孫以嗣惠帝名至顯也奈何舍此而外求人其意實忌齊王英武且未舉兵時一種陰謀誚許罔結呂氏者朱虛已悉知恐他日見誅而代王又以寬厚開立之出其不意則彼之德我必甚此迎立代王意也渭橋拜謁願請開言正其居功市德處帝已窺其微矣他日廷尉之獄有以也

史疑

卷之一

九

君子堂



景帝本紀

孝景下平年即位以來無歲不災而雹長星出天火  
災地一日三動天下大蝗旱潦民疫日月皆食災害  
已極不自修省而刻削諸侯卒有七國之變若無亞  
父未得安枕臥也乃又謂非少主臣卒賜死背文帝  
重託安在其孫義而濟手無故廢太子疎竊后開後  
世廢嫡立庶廢長立幼之漸均非盛德事也幸承文  
帝富庶之遺天下無事說者乃以文景並稱豈不謬  
哉雖然以文帝爲父以武帝爲子其前後增降卒成  
史疑

卷之一

十

君子堂

令名無憂者其孝景乎

武帝紀

春秋大復九世之讐呂后時匈奴報命加設特甚文  
帝已有復讐之志特爲諸呂方靖惡兵端一聞民不  
得休息且南有尉佗內有淮南乘間竊發故棘門細  
柳特嚴其備以示薄伐其欲自將擊匈奴此心未嘗  
一日忘也至武帝休息已久不於此時復讐則乎戚  
之辱何時而濟元光三年之詔從此發端爲他日衛  
霍張本詔問公卿敢求衆心非好大喜功也至天子  
自上擊于臺幕而無王庭于年何歲一以澄清所謂  
史疑

卷之一

君子堂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雄材大畧如武帝有一朝  
必不可無一君子

孝昭帝紀

漢之有昭帝天資明察不減孝武而親賢有訓敦本睦宗仍一切用舊于長者之道持之故泗水戴王後官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爲王則皇曾孫在獄上亦必憐其無罪無窮治意矣宣帝嗣立其保全之根實在此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因宗盟以翼公室無彈壓權貴之跡而維城旣固卿脫自濟帝實有抄用焉年十四而知上言之許上官大夫將燕王長公主雖欲以隱事相射殺機相授風波陵谷之險遇實光而自失使昭帝得享年卽隆之治當嗣美成周矣蘇頌謂昭帝短折緣在光之過夫昭帝享國日淺未聞其近女色也伊尹相湯以及其子而太丁外丙仲丁豈不三四年死豈皆女色興而伊尹之罪與假使成王短祚亦皆周公之過管蔡之譴言愈煩召公之不悅滋甚矣昭帝短折天實爲皇曾孫故夫不自起立柳樹枯倒自生獄中有天子氣寧能盡信之乎昭帝崩不開具以何疾崩也于夫所拊無故而死豈昭帝之謂耶雖然

此亦霍氏之不幸也若使昭帝在者禹顯必不敢爲逆卽爲逆帝必于帝崩之外議故有典章光之功德猶在而逆幾不免其身遼竟不庇其後于夫勞于先世子孫降在氓隸已非救錄故舊盛典而況于更有不可言者雖霍氏自獲誅夷馭之首何人誤吾于是蓋思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之語也

史疑

卷之一

上

君字堂

宣帝紀

帝嚴于御羣下獨平心治獄蓋帝生長獄邸實見夫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故求明察寬恕者為廷平減慎之也大抵人君從藩邸入繼必先知民情疾苦閭里奸邪故首躬萬幾機周審無苟且之意文帝得力在守代邊一生不輕用兵宣帝得力在繫獄邸一生不輕民命祖父子孫咸得相匪而殊死以上猶許廷尉以聞綜核為治者偏有此仁心惻怛嚴中有平與文帝慈中有斷並行不害也念宗室屬末盡而以罪絕者改行勸善使得自新何將循族屬諄切無遺也嗟乎朕太子之冤不過子弄父兵江充以一小人傾覆之皇孫何罪皇曾孫又何罪儼確坐收分條視察此時宣帝之命能應于獄吏之手若非丙廷尉始終調護何以得入承大統業垂後嗣念宗室正其故瘡痛耳其以客禮待單丁位在諸侯王上誠本蕭望之亦是巧于羈縻非定體也以神岡數集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撻東探卵彈射飛鳥事雖後而不經然照禁生機可惜飛躍之趣然則神魚舞河亦當令三輔毋

史記

卷之一

十四

君子堂

史記

卷之一

十五

君子堂

得設網張穿震驚游鱗耳他若復功臣之後除犯諸之令以軍旅而罷天下歲朝四太守而恩及封內皆典也

元帝紀

自古惟仁宗之人有一言偏聽幾于亡國者元帝是也元帝一生優游不斷宣帝嘆爲必亂吾家幾欲用淮陽王代之皆以少依許氏但從微起故終不背焉余謂亂吾家者實始于宣帝之一言元帝激而誤聽平方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明名繩下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真持平至言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帝始自悔失言而有厭薄儒生之念矣蕭望之以經術爲帝師八年非所謂

史疑

卷之一

十一

君子堂

儒生手以弘恭石顯之語聽其自殺所謂學宣帝之持刑石顯用之者也元帝資本案閣使宣帝始終教以王道選馮異孝德爲輔翼猶可匡勸善政惟宣帝欲以霸上進雜之而資識既闇趨向文殊其敢于持刑深敢于蔑儒生則宣帝作色一言焉之牽制于胸中也弘恭石顯乃得窺其疑而制之矣使守其太子初服仁柔文雅猶庶幾孝文萬一何至白鵠笑白蟻飛渾水逆流安陵岸崩使孝宣之業衰于一旦也嗟乎堪猛瘠殺而直諫氣衰房博要棄而經術頽廢所

葛寬弘恭儉材藝史書者安在哉

史疑

卷之一

十一

君子堂

成帝紀

宣帝愛淮陽王幾造太子元帝愛定陶恭王亦幾廢太子然卒得不廢者天正欲借此兩人爲亡漢之漸耳不然何以淮陽定陶俱明察有材藝而元成兩君終于受制浸溺也趙氏姊妹寵冠後宮未嘗于豫朝政自成帝尊崇舅家而王氏世襲國命遂懷王莽篡逆趙氏之禍小王氏之禍大也成帝臨朝有穆穆天子之容而外家擅朝太阿倒握所爲淵默尊嚴者安有哉古者聖王恭己而天下治成帝恭己而天下壞

史疑

卷之二

十九

史疑

卷之二

十九

君子堂

至故或有托而述耳趙氏以孤媚惑上當喪荒廢識者恨之然而引狼當道安開狐狸雖日上治性正家疏而臣弼無人徒欲以一人端拱默消天變豈不誤哉成帝善政惟遣謁者求遺書于天下舉勦差佚若夫宗社興亡之於邑天下事已不可爲矣

袁平紀

孝家負傳敏之才留心國政防奢謹衛行舉錯斐然  
可觀矣憤王氏專擅屢誅大臣欲以強威至曲陽侯  
王根有罪徙國成都侯王況免為庶人王氏大懼已  
去此正漢室可為之機也使得一為國大臣宗室  
如劉向外臣如朱雲梅福左右輔翼之一如魏相諸  
人謀所以去霍氏者王氏何患不棄况太皇太后詔  
外家王氏田非家學皆以賦貧民王氏且束手待斃  
早無奈舉朝盡庸人不以王氏為慮袁帝又不保無  
東漢  
卷之一  
字  
君子堂

嗣亦精于之識天寶為莽伏此孽兆而賀良不知也  
總之王氏禍成成帝有其名無其權袁帝有其志無  
其時至平帝立僅九歲耳以一女主輔之已不能德  
威聲遠而況新都大司馬之印綬已在莽手加安漢  
公號口尊衛鳴呼莽漢者此其人矣劉向封事極  
言王氏與劉氏不睦立已知有莽今日又笑婦人內  
夫家外父母家此不易定論也元后不悟至察之日  
乃始投壘怒罵噫晚矣然自古亦無母后擅權以一  
婦人歷元成哀平四君如元后者後宮若趙氏失德

無論獨借以傳后守法其主既其位號退居梓宮則  
元后之專肆無忌可知矣乎此猶婦人耳彼莽臣奏  
言大司馬功德比周公者何人哉

史記

卷之一

字  
君子堂

十二諸侯年表

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也然則楚蜀非夷乎於異姓則進之於同姓則斥之是秦伯讓周適以自損耳若謂霸在後世家又何以首秦伯黃池之會也雖舉猶賢乎不禽二毛也且既賤之則不宜復敘之曰闕問霸盟上國故也若然勾踐獨升霸乎何以敘吳而棄越嗟乎是必斷其義乃安其意秦代周有天下者也十二諸侯宜列吳於中而以周始以秦終焉亦書終秦誓之意也表名六國實

史疑

秦之一

三

君子堂

紀七雄名十二諸侯實載十三國史遷所爲約其文辭去其煩重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六國表

秦何能亡六國六國則自亡也秦之師未出而六國之地已割矣張儀視楚王如小兒周詭等魏王子鼠首秦何智六國何愚也意者諸侯之客無有能謀秦者乎直有而不用驢而入秦商鞅范雎其明微也惜哉秦林時爲晉謀楚者皆楚人戰國時爲秦謀諸侯者又皆諸侯之客也天下何無義士哉魯連一叱聲若雷霆荆卿一劍芒寒星斗六國猶藉此兩人哉嗟乎秦之強非自一日然也其始也諸憂損之比於戎狄爾時知有六國不知有秦也損秦不已轉而親秦親秦不已則割地於秦割地不已則質子送女於秦質子送女不已則往而朝秦朝秦不已竟以國從也悲夫

史疑

卷之一

三

君子堂

秦楚之際月表

秦本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陳涉立之  
襄強立之景駒立之孫王立之項羽立之八年之間  
楚五易如要富以西楚爲正陳涉首事之功廢義哉  
餘無足取也燕一也而韓廣立之臧荼立之盧綰立  
之呂通立之三十年間燕四易姓要皆庸夫也趙一  
也而武成立之趙歇立之張耳立之呂保立之二十  
九年之間趙四易姓惟張耳爲漢名臣賢于陳餘遠  
矣韓一也而韓成立之鄭昌立之韓王信立之四年

史疑

卷之

三

第十卷

之間凡三易姓嗟乎韓成死而子房乃始終事漢矣  
百世相傳其爲韓報仇有以哉齊一也田儼立之韓  
信立之數年之間凡二易姓韓信同一時人傑田橫  
兄弟爲能得士五百人俱死海島中爲義也夫魏梁  
也魏咎立之彭越立之數年之間凡二易姓吾獨  
悲大梁王之不以罪死也又有田儼而復封者英布  
是也田儼而更封者英布是也數年之間真如奕棋  
蓋制國若斯之難也

高帝功臣侯年表

高帝時功臣侯者有餘人封王者七人封王者盡受  
滅夷王與帝相去一間勢逼則忌王之所以危也雖  
然侯如蕭如絳或徒耽詔獄或撫綏乘傳猶懼不免  
焉功臣人人自危猛士空思走狗安在其與周室藩  
封異矣漢書載令士卒從軍死者爲軹歸其縣縣給  
衣衾棺槨其祠以少牢長史視葬令史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漢之恤戰亡勞戰士  
者如此而薄待功臣夷于牧豕帝亦善于將民而不

史疑

卷之

三

第十卷

善將將矣光武待臣下溫文柔密如家人朋友保全  
之術無所不至而一時功臣亦得爲明哲保身之計  
焉援之誠子也李通之謝病不視事也鄧禹之遠名  
勢也寇恂之守河內自來奔軍也馮異之謙退不伐  
也賈復之論功不言也耿弇之上書求請洛陽也其  
亦有遜于漢高之待韓彭乎然功全實三矣



外戚恩澤侯表

古稱舅舅之國必先齊太公夫中伯諸舅之比於諸父也相去寧有間哉漢成帝尊崇母家本爲過也而竟以戚畹阿政滑稽漢祚亦復何哉吾以爲其失在高帝高帝功令不能行於身後諸呂之王劉氏不絕如帶矣其後孝景之侯王氏武帝之封衛氏皆高帝誤之也昭宣爲漢英主上官霍氏俱以功受爵錫賞過侈卒至覆族則又武帝景帝帝誤之也待外家宜降其禮貌不宜授以事惟三代而下惟東漢戚幾焉順

史疑

卷之一

君子堂

人主上制於母后內牽於椒房重違其情不能自裁全恃左右輔弼者持以大義凜然不阿外戚猶知所儆也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餘侯犯色卓哉有古大臣風矣

百官公卿表

書稱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有能奮庸熙載者使宅百揆時亮天工而又云惟治亂在庶官知人安民其惟古之慎之哉禮稱天子使大夫爲一監四方伯之國國三人而方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又建六太司六典立五官司五衆設六府司六職制六工司六材功崇惟正業廣惟勤慎之哉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矣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其所建官吏總臨聽自便耳漢興因之叔孫綿叢龍立規條度帝所能行者爲之未嘗於先王官制講求無弊也余考漢書帝太師人傳左傳稱古官內史司隸較尉誦周官前後左右將軍卿周木官餘皆秦官也他如期門羽林將作匠射聲士頗有改制然或不數年而遷其秩更其屬無常制也所爲慎始敬終自度惟貞者安在哉上養暴從古官而史氏勿安降禮備制固非所望於借逆之人也彼百官公卿者豈非坐哺則有餘典禮和樂則不足吾於是而益思唐虞之命官天

律書

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以聖人作樂博舉人倫剖平滿放大人不嚴懸上不操琴必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天地氣賦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意帶上化之本源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光無伐和後移風易俗樂德普功皆舉之矣俗儒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後變所不能齊聚而議黃鐘則清濁上下進退可偶季札所不能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籥合作黍子史疑

卷之一

人 君子堂

雲所不能占夫堯已善歌能令馬師林魚出淵劉根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非以氣用也今之精于聲氣者日窮秋毫之末耳竭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麟不游異類莫從鬼神莫格者蓋將以為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齋束霍矣以為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具矣以為無專指而上下六經下至蔡子新書朱子通解已汗牛充棟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簧堯考黃桴擊野壤皆可擊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中古以來聰聞伎倆自謂

曰空古人口歷往哲而卒之甲乙雖黃若爛若轉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是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則金玉不鳴絲肉不冬謳絃不張麗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驕人心變而若雞農之惡虞之琴聖之鐘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故不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易之有豫雷出地中退動淑暢先王以豫為易中之樂而太史公律書不言律而言兵械上文帝發兵息民三鼓為鳴呼有擊其吳歎

卷之一

君子堂

言之也

歷書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年次而莫  
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積蠱之不載  
也于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讓而書之登臺頒  
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有聖人之德六  
焉以本氣尚體以經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  
時以古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  
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曆  
璣玉衡六合三辰四游公輸所灑指而不敢進其法  
史疑

卷之一

律曆

則土圭正影律管飛灰離朱所開目而不敢窺其人  
則變龍稷耳伯夷臯陶所比肩而友其位則四獄九  
官十二牧所接武而班曆之難非難于理而難于數  
非難于常而難于變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  
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廿一家而不能易司馬  
太初之起下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太  
一行大衍之根于普篆宋之曆更二十有一家而不  
能易元祐會運世之本于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  
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歲差定朔此校時律法大較

史疑

卷之一

律曆

律曆

也第法久而差時窮而變積抄忽以迄元曆債毫釐  
以迄分寸值分寸以迄尋丈將何如斯堂丘星若  
宋味漢典以司馬為太史御史大夫明經術上詔克  
與博士其議正朔遂改夏正啗釐秦舊太初始作皇  
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時唐都洛下閎出焉  
大紛紛曆家尚之則欲使大恍惚前據有執籌獨步  
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驅影天路飛  
步日月而不知何室雲臺之上所謂神而明之者誰  
其人與嗚呼王者豈承大統必慎始何改正朔易服  
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噫嘻微矣

天官書

昔者先王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以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以敷官。此文之助也。自古談天之士，無慮數家，其言隔重，殺聲倚沱，承睫聽聲，都先影響，草木生落，言風者謬也。石牛黑曜言，而省誕也。仙火金門言，雷者妄也。堯壁漢曲言，雲者舛也。銅駝王馬言，雲者怪也。至于斷釐煉石，走出不經玉斧磨，終屬鈞詭，此與蓋天、宣夜之說，何以異哉！今之談天者，名山石函，不乏研討星之會，日之官，臺臺之子，史疑。

卷之一

三十一 君子堂

第不于握算，然而三光不必順序，五緯不必順度。人人類應之，間不必其盡合者，何也？嘗讀古史，天官五行折爲二志，分主啓閉，泰諸機祥，太史領之。占驗古內微以洪範，斷以春秋，儒者領之後世，以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徒，專言災異，至比于卜筮者，流以爲祥符妖詭之占。聖賢所不道，而惟刻漏博上及者，盛諸博官，藏湖管窺于尺寸，亭室之間，而禮曹諸君，于不嗣河洛圖緯之文，目不飽渾天、煥角之業，於是辟師者占夢，廷臣若射覆，天子視天，人微應，訛謬若

兒戲，吾以爲欲人主欽若昊天，莫若專精天文，而微精天文，莫若兼重五行。天母也，五行子也。王者居于中央，爲兩儀上，先有福極上，則象朕于天下，則象朕于五行之中。故天非遠，五行非微，渺星經靈臺之篇，非謬于洪範，春秋伏生京房劉向之流，非悖于南正。非正義，仲和仲昔者，帝王有遺官人，四十八就，太史局教以星氣業成者，進以參驗，又有太史言，日食下書，草澤上書，言日食于夜及驗如草澤之言，夫一女子猶能習之，民間之布衣猶能精之，而謂儒者闇

史疑

卷之二

三十二 君子堂

于握算，難于屈指，天下有是理哉！余讀腐史，天官諸書，其所謂望雲氣，辨五宮，察五方，所主象山川人民所積聚，而于客主贏縮終始古今之間，深觀時變，蒼帝行德，天門焉開，赤帝行德，天牢焉容，黃帝行德，天矢焉起，白帝行德，畢昂焉爲，闕黑帝行德，天關焉動，五行古內洞若觀火，讀者誠能審思曲察，探其幽贖，際天際人，當必有了然心目，而四應不窮者，雖代車巫布著漢儒執簡可也。

封禪書

婦人好佛男子好仙而英雄帝王爲尤甚蓋所畏者  
惟死耳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明知三神山不可即  
不死之藥不可求而猶冀幾望之庶乎其一遇焉雲  
房先生曰法有三成仙有五等所謂鬼仙者五仙之  
下一也雖曰仙實鬼也所謂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  
雖曰仙猶人也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惟以長  
生在世而不死人間者也地仙歷居片世而得超脫  
乃曰神仙神仙歷居三島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

東坡

卷之一

三

君子

天是曰天仙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要不過  
制禮作樂助流正教堯之放勳舜之重華皆天仙也  
神明之君誠能坐修玄默則一身之營衛肢節皆清  
虛之府也天下之齊治均平皆玄妙之門也又何必  
求酒上之鼎舉烏號之弓貪養命之下法採集神之  
小術必待天遣朕上而始大通乎箇中耶云雖本觀  
山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寒窗濡足余  
謂此正其緣淺耳即賞窮五嶽游歷門道亦終于乾  
目而止焉肝可以託人安見安期其藥不黑焉小果

所嘆而升砂化爲黃金其能買鬼關無姓地肝無名  
乎其效可觀一語冷而嚴深而刺真諷諫之刀圭也

史記

卷之一

二

君子

律曆志

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  
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為仁  
義此三律之謂矣王朴曰樂作于人心而聲成于物  
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  
鍾之聲為樂之端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  
益之以生十二律律之長以立度以視天下律之實  
以為量以祿四方律之重以起權以運萬物律之數  
以治曆以順四時律之聲以和樂以昭述作上儀之  
史疑

卷之

史一

律曆志

天陽晷既同下揆之地入風候從天地是符而況于  
人乎況于鬼神乎司馬云中初樂之本聲律樂之本  
誠知樂矣聲音之生生于無形聖人以有形之物寓  
其法數然後無形之聲音得矣黃鍾為萬事根本天  
子為萬民根本樂之君民之君至尊無與並也中氣  
既定則中聲亦定付公孫赤之管師為東京郊廟  
之樂而失季四方之書亦無從復也子雲而知好  
矣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自子至  
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子滿焉以合歲之

日而律曆行元吉元日書十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  
虛也作曆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  
候中星又驗以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  
可得而定間餘可備而推天地之氣惟奇則無窮置  
閏所以補奇數也克之作曆仰觀象于天俯觀事于  
民遠觀宜于鳥獸黃帝迎日推策歷日月而迎送  
之曆雖定數必本于敬順折因夷隩仁民之政夢希  
往能愛物之政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  
可準治曆明時義易存乎敬之象源歲告朔周官述  
史疑

卷之

史一

律曆志

太史之職其來尚矣自黃帝迄三代之末凡二千四  
百十四年曆凡七變漢四百有年曆凡三變能布算者  
洛下閎也能推求者其公石公也能知曆法又知曆  
理求詳于木差之前者楊雄也若夫審晷度之長短  
度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臚臚糾五精之進退而去  
僞辭行正義研九疇五紀之與者班固也觀止矣

禮樂志

律歷志大約本之劉子政父子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已悉備矣淮南子云雅頌之聲皆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歌造新聲漢武色思靡曼矣安望其反情和志端性觀德于雅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同律審度嘉量平簡法所爲以律起曆也治律明時以和人道則天下之能事畢而禮樂興焉賴自周之衰諸侯踰越法度去其篇籍述秦滅學遂以亂亡而禮樂一阨叔孫之

史記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綿數陋而不足救也文帝欲定制度草具其儀卒阻于大臣絳灌而禮樂弗施賈誼之所草佚而未有聞也董仲舒對策思欲更化善治武帝以銳志武功不留意文事而禮樂三阨河間獻王所采雜寢失其遺矣宣帝時卿卿王吉上疏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志而上不納禮樂之四阨也成帝時劉向說上興辟雍設庠序以風化天下帝以其言下公卿議而向病卒禮樂之五阨也及王莽爲宰衡欲靡衆庶迷典辟靡因以篡位海內畔之阨之極而國因以亡

嗟乎非其人則禮樂勿爲用存若損益豈不難哉或曰刑措者政治之基鐘鼓玉帛斷不陳之福堂典治和民斷不問之獄吏而阜聽八議周建三典亦復何哉吾且與言刑法志矣

東觀

卷之一

刑法志

黃帝治天下置法而不變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自皋陶造獄法律有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免者聖人用刑之法並行不悖也昔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伏官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司刑中士二人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而以辨罪之輕重注書籍此二十五百罪之目畧也秦法酷于

史記

卷之一

四

君子堂

商君李斯蕭何定律除秦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九篇漢法如是止耳自武帝時任張湯趙禹諸人而漢始繁于刑前王所是皆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儒術不行專以法律爲詩書漢德所以衰也周書云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不更立法以典民則祥三王爲法令今人情而已王者之法猶江河富使民易趨而難犯若使條繁于秋荼網密于凝脂民走死地如禽矣嗟乎今之治獄求所以殺之古之治獄者求

史記

卷之一

四

君子堂

所以生之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不輕不重之謂也武帝以專殺爲威詆欺文致卒至太子犯法相繼誅夷吾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孝文寬仁除同產相坐法除田租稅律除肉刑事務以德化民武帝之酷烈而民不畔者文帝之德澤猶在人也元帝爲太子惡宣帝以刑名繩下從容進言宣帝至曰爲亂吾家則漢法刻深漸漬于人君之焦臍而不可救藥帝實憐憫獄邸中其言猶如此况生長深宮者乎諺曰惡作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在利于人死也衆刑之禍言之亦深切著明矣而傳次孫卿之論欲復古肉刑以治天下孟堅于是失言矣



天文志

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大者掌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祀之坐享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禘地祭牲醯醢或象天酒旗坐星廟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又有似虛危則祭天闕丘象非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轸營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

史記

卷之

四

卷之

也實流晉也鴻眉秦也鴻火周也鴻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水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特字之氣爲象也而布度定紀分州繫名九州之封域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土星砥柱冀州屬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梁州古州屬機星梁山以東至九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機星大綱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岷山星梁州屬片星外方熊耳以泗水陪尾豫州屬星此九州屬北十星有七州

有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龍天市有坐若龍連蟠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營黃土前靈龜卷首于後狼蛇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司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古本存焉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星之紀于足備矣李淳曰紫玄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顯術士黃張舒節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焉此

史記

卷之

四

卷之

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于此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星之先後避日就月水合內景火燦外景此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乎天者也高帝平城被圍月暈參畢七重他若彗將害上則天裂陽不足破軍殺將則星出天向下蓬星之爲亂臣見也星孛之爲民勞兆也占驗所推倘備輻應孝昭元平元年有黑雲狀如葵風阻客矣孝宣地節元年月食彗或在角亢矣元帝初元元年客星大如瓜有南斗第二星東四尺矣

孝成建始元年有流星出文昌轅搖如龍蛇形矣  
帝建平元年白氣出西南竄地上至天貫天則矣此  
豈漢室諸君俱不能齊七政寧三能故而除禍至與  
大政治變上下日月應于五星之變必然之數也  
是以明君視之而悟傷身正事思其咎謝自可轉禍  
為福五星同色天下無兵百姓安寧歌謡以行書曰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人君之能風雨天下  
也由此養靜修持則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紀天地之  
交合助萬物之生成誰謂敬嘆玉衡不足宰陰陽而  
史叔

卷之一

聖門 君子堂

樞天下乎

地理志

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每九州八極之廣東西二  
億萬三千里南北二億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  
治東海內地止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止耳黃帝在位工母遣使來白鹿集帝庭授以地圖  
舜在位遣使獻白土環及益地圖遂廣黃帝九州為  
十二州自禹平水土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仍止九  
州九州凡九百十萬八千二十頃境埒不繫者千五  
百萬千頃也而周禮職方所載周之衰于禹貢侵  
徐州之地周之青于禹貢侵豫之地周之雍豫于禹  
貢兼梁之地周之冀州小于禹貢以其北有幽并也  
周無徐梁禹貢無幽并至秦地偏天下南有沙羨西  
有巴戎北與胡貉為隣其困寒險形勢便是形勝也  
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救國籍他惟張蒼秦時為柱下  
史亦能明習之武帝時遣使窮河源而天下要領盡  
在張騫指顧中其壯游也繼之者有甘英抵條支歷  
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  
不周盡若其境俗物類川河嶺障氣節涼暑梯山棧

谷之道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此目慨耳騎也吾  
讀班掾地理志知其自來矣其叙各國風土交海  
外風俗俱以務本業紹遺風興禮樂教化爲言意深  
且遠也古來惟秦地最險爲帝王之都五方雜居風  
俗不純其書次各國半詩書所載而西羌巴蜀百越  
燕趙各以物產習尚點綴焉寧必曉單方之民辨盜  
賊之戶訪兩面之客裁長臂之衣而寧足震耀哉游  
丁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桑弧蓬矢余請從  
事丁斯矣

史疑

卷之一

四

君子堂

卷之一

五行志

五行各有其事而總以上爲君本爲觀職在使民火  
爲明職在知人金爲武職在止亂水爲藏職在終孝  
上居中火而萬物以生得其性而文教揆武衛營此  
盛王之治也不得其性而各以變鳴陰或乘陽陽或  
避陰水侵木而木水不立矣火犯金而金飛火不  
炎矣金不從革而火亦燥水不潤下而木亦枯貌之  
不恭自上慢也舉趾高乎受玉幣乎威儀亂而何以  
觀人奴冠矣雞斷尾鼠食角則其類也言之不從自  
史疑 卷之一 四 君子堂

上僭也盡言以招人過乎命名以兆亂乎神人怒而  
何云明賢人逃天雨毛夾鸛鶴來巢燕尾啄矢則其  
駭也視之不明自上舒也周襄亡寒乎秦滅亡燠乎  
六淫作而易悔武李恂實矣旅人先笑後號咷燕生  
銷諸侯銷則其應也聽之不聰自上急也限霜殺故  
乎由電殺人乎賢聖遭害而易和滅河魚大上矣黃  
食穀爲災災臣下爲亂人相食倭人依刑則其尚也  
群天地間皆五行所生尅政失於此則變見乎彼猶  
景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聖人在上五行不爲災水出

乎震而萬物潔齊火生於離而萬物相見金役乎兌而萬物悅戰水止乎坎而萬物成終成始然俱必以坤爲輿也五行藏於土萬物皆故養焉人君貌言視聽總以思爲主而宅中不得其中何以立萬事而水火金木亦安從運也春秋戰國妖祥迭見卒無有男化為女女化為男如襄平問之怪者宮刑誼與婦政行與斬蛇當道而老嫗哭識者已知其不祥至後而王母傳書白髮守樞此即王太后莽之應矣漢之興也有呂氏其亡也有王氏禍從老人生者今又從老

史疑

卷之一

四九

君子堂

婦生也漢武求神仙燕西王母漢竟以王母之兆亡禍福之驗微哉

郊祀志

黃帝封禪大地少昊歲時以象天顯帝命重正司天以屬神而辛順天之義先欽若昊天郊以明天道所從來尚矣舜禹相上帝祭園丘殷祭南郊孔子曰萬物本于天本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所以明天道也周之始郊其月以口至其日用上辛至丁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漢興高祖六年長安始置祠祀官九天巫祀九天皆以歲時祀宮中九天者謂中央鈞東方蒼龍北星北

史疑

卷之一

四九

君子堂

元西北幽西方浩西南朱南炎東南陽是也呂氏春秋載天有九野中央鈞其星角亢氏東方蒼龍星房心尾東北星箕牛斗室北方元其星婁女虛危營室西北幽其星東壁奎婁西方類其星胃昂畢西南朱其星觜參東井南方炎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陽其星張翼轸此神明臺上九天道也後史議五時而以黑帝輔五帝公孫臣以漢當上德張蒼以漢爲水德議者爭如聚訟漢之視郊蓋自文帝始嗣是帝景帝中六月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矣武帝元光

潘漁志

年冬十月杪至雍郊見五時矣後常三歲一知而  
白麟自漢遂踰隴登空制而還宣帝一幸雍在五鳳  
年也元帝幸雍在陽元五年永光四年建昭元  
年也成帝罷雍祠在建始三年春而復雍在永始三  
年冬也秘祝之典大畧盡此矣嗟乎古者帝王置郊  
祀不過齋戒自新與萬民而吏始蕭脂載烈興嗣歲  
以祈豐耳至後而誇耀休祥至比德九皇雖以文帝  
之節儉黃龍一見猶快爲異物况好封禪如武帝喜  
祥瑞如宣帝安得不白馬傳車相望于境外也嗟乎

星宇三能亦災異之大者而王朔獨指填星附會爲  
德星大報姦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主上者可勝道  
哉

史記

卷之一

五十一 君上堂

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  
曰于六輔界中爲渠也而考之地理則皆非河渠書  
亦曰關內則輔渠索輒是也馬說三河之地茂白渠  
關而齊人延年上書言多誕罔上不罪而壯之何也  
曲渠通利惟清河節尉馮遂及後待詔賈諫深知利  
弊爲萬世不易之戒數千年來無人行之杜欽則王  
延世之屬各相傾阻兩智不競能雨而不品用任事  
之難如此吾謂天下大勢山川人之骨節山水其脈  
絡也兩山之間必有川大川之上必有涂凡湍必因

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滿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滿之凡  
 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武里爲武然後可以傳衆  
 方自漢以來臨水九河設世近古止得其三耳治水  
 者濶四分之以殺其怒寒則疏之以引其歸期于行  
 所無事而止牧九山通九澤惟尚之功爲大武帝時  
 泰山家官防後禹鄒文澤東野武作鉅瀛是宜萬福  
 來也古者治水或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涇嚴  
 宏導洛農民獲其利而轉漕之功勿聞宇公斷瀛帝  
 聖鑑渭漕運僅得其便而灌溉之利勿著兼斯二者  
 史疑

卷之

君子堂

厥惟美哉

藝文志

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不詳說無以發群獻  
 之旨情不文約難以所學言之微孰知性理天易之  
 奧也以意逆志向之綱也言備充寄書之要也井田  
 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例之辯可以知春秋  
 秦之滅學也悉諸廷尉雜燒之民間所藏者俱燬惟  
 卜筮諸書耳漢興始摭拾秦燬廣開獻書之路至後  
 劉向父子與校經籍考而正之立於學官凡易十三  
 家凡書九家凡詩六家凡禮十三家凡樂六家凡春  
 史疑

卷之

君子堂

伏二十三家凡論語十二家凡孝經十一家或曰五  
 經或曰六經或曰七經或曰九經皆先王之教也又  
 以其餘旁及訓詁書字凡小學十家所謂六甲三蒼  
 之說是矣凡六藝一百一十家序六藝爲九種皆儒流  
 也而總計之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陰陽二十一  
 家法十家名七家墨六家從橫十一家雜二十家農  
 九家小說十五家諸子百八十九家詩賦百六家兵  
 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長巧十  
 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天文二十一家庭譜十八家

五行三十一家著龜十五家雜占十八家形法六家  
數術百九家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房中八家神  
仙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網羅聚家括囊百氏經傳治  
孰稱爲純儒矣若稽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  
朔五儒過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  
士十四聘於建武選受四經徵於建初傳文明事舉  
然可觀而必以五經六藝爲先務此道德之本也解  
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小弁述親親之言  
王制述貢助微之法爵德尚釋於五經界釋於小

史姓

卷之一

五十四

君子堂

司徒圭田市廛關讖釋於載師厘人司關及函矢之  
說又詳列於考工記蓋傳得其宗故博而有歸否則  
續以華藻汙以緯候妄茲詭辨格古曼辭燕說鄙書  
吾道秀矣而徒以經史爲餽餉之塗子衡作釣名之  
藉適以愚黔首亂天下也豈古建策百官意乎

吳太伯世家

諸樊條祭餘昧以次立欲讓國于札耳使無讓焉諸  
樊之子孫世爲王餘昧且不得立况條乎季子不  
受兄弟之讓自應統歸諸樊公子光義自當立且條  
之賢實不如光先父子英猛沉深即條實應立猶當  
克讓况又不當立乎光之刺條非弑也子胥之追專  
諸無損于吳而有益于已專之可也總之子胥以社  
稷爲重平王無道則鞭之未嘗覆楚之社稷王僚無  
能則刺之未嘗易吳之社稷屬鏐之報可見楚先王  
史姓

卷之一

五十五

君子堂

于地下亦可見吳先王于地下即季子亦深諒其忠  
恨不以徐君塚上之劍轉贈之也

齊世家

太公因俗簡禮桓公一匡九合故異姓之國惟齊獨  
強齊之病病于四公子敬傳而頃公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可謂政以嚴終矣後此者流行不度暴弑屢興  
雖賢如晏嬰止于諷諫不能佐君自強蓋錄金之憂  
必有伏陰桂滿之夜必有虧輪景公溺晏子笑挂星  
可憐陳氏不可穰也嗟乎公量多私量薄陳氏厚施  
于民自工正時已卜其昌矣即夜衣而行何以自謀  
齊家出陽生曰此乃齊君夫以閔君使人玩弄如嬰  
兒鮑子弑悼公即在謀立與盟時也蒼兕蒼兕吾處  
大蟠溪芳何又將有銜魚腹而去之者古多陰謀道  
家所忌太公陰謀之祖也善乎管子言曰非人情不  
可近于古用人行政只在人情中口陰謀便已非人  
情桓公之霸實管仲一人力仲死而豎刁易牙開方  
作亂姪在床土蟲出于戶亦未必非好肉之報也齊  
以兵車開國鷹揚跋扈而玄鳥之符忽諸迨自田和  
為節侯姜氏之族亦如蚰蚘其矣天道惡陰謀也

魯周公世家

周公盡忠王室而其季也惟盡歸于私家如小侯焉  
宋人此亦天道之不可知者然以提髮吐哺之澤而  
生夫子為古教道修明不可謂非多士無逸所致也  
且周公獨享天子禮樂金縢之報不為薄矣至漢高  
時猶絃歌不徹謂是守禮義之國則三年報政未為  
遲也

史記

卷之一

五十七

君子堂



燕召公世家

吾讀召南而知伯之民謹久之疑王之民忘久之思也于歸東志應馬于采繁采蘋志微馬于草蟲志思馬于行露標梅志貞馬于羔羊志儉馬于殷雷志震馬于小星江記志命志仁馬于白茅志節馬于穠矣志肅雖馬于騶虞志瑞馬而總以非棠為本矣召公之德如是是其為惠鮮之澤乎乃又作召誥諸篇夾輔王室其功當不在周公下又有賢子孫以世其業城謝城齊城韓皆穆公經營力也江漢間宣寧王心史疑

卷之一

五十八

君子堂

而肇戎功主也土田用錫爾社實惟召公是似矣顧召公之政恒在漢南召公之封偏于薊北則亦天所以兼惠南也齊桓始霸命燕復修召公之業其後雖無聞于諸侯而亦無謠亂僻逆自脂厥弊所恨者蘇秦亂燕之後復有燕噲子之所以排齊難也自非昭王卑身厚幣招賢士雖燕幾不振矣迨其亡也荆軻高漸離驚切秦王事雖不成猶愈于諸侯之客張張無聞而楚懷王兩死齊王建餓死其一也惟此俠客為太子丹生氣豈非敬賢禮士之報于社稷血

食八九百歲其棠猶在望也嗚呼召公

史疑

卷之一

五十九

君子堂

管蔡世家

人同有父子而各行其志者文王事殷武王克商是也亦有兄弟而各行其志者周公相成王管蔡佐武王是也夫人命集周若崩厥角之象豈例戈以迎而欲于事定之後圖僥倖于不可知管蔡豈不知其無成特取欺此心上無以對朕先王內無以對文考外亂目之卒也蔡仲立率德馴善其後復昌獨借管叔無後耳大封姬姓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豈史佚之史疑

卷之一

六

君子堂

耶抑忠臣義士固無後乎使邑考而在武王安得立邑考之以死詠紂也亦泰伯以逃讓王李之意也嗚呼民無得而稱焉其斯爲至德乎太史公附曹叔管其世家之後亦以終同母兄弟十人之局曹有子臧之節有負隅妻之賢曹亦不可謂無人也國人一要而口官之立又遲三年神哉曹叔死猶能救亡則其生必有馴行有令名同于康叔冊季矣其不規矣斯之類也無

衛康叔世家

衛之備起于愛憎偏移賢愚倒置兄弟爭死所云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也鶴乃白旄之變翟繇入室之妖敬南子以妻諸大聖蒙天厭之讓入廟贖因陽虎賢者與結縵之難所遭亦不幸矣周公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其亦先義之誓乎使盡如武公老而共恪文公壯而寒澗康叔保乂之規猶未艾也雖然聖如武公而弑兄自立賢如文公而不禮重耳此亦衛事之可疑者也

史疑

卷之一

六

君子堂

晉世家

文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迂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而合，而于溫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鄭失魯盟，兩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也。事速于桓者，義先壞于桓也。名盛于桓者，實先衰于桓也。春秋不以功掩罪，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失此桓公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山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抗矣。盟于虎則忤矣，且又召王。此桓公所不欲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爲訓。文公爲元，桓執衛侯，則綱常紊矣。且惟小忿是報，此又桓公所不忍爲，不肖爲者也。觀此夫子正誦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不及晉文信矣。嗟乎！從亡者數人，僅得伯管仲以一人。

史疑

卷之一

六十三 莊子堂

平戎致肅管子與天下才文非桓匹正以咎犯諸人非夷吾匹也

史疑

卷之一

六十三

莊子堂

楚世家

楚始以黃鵠蠻夷披荆棘斬草萊始終于齊秦晉而  
抗衡與中國爭盟天子賜賚諸侯來歸何雄也蜚冲  
天鳴驚人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靈王平王各有雄  
畧皆以計弑得位不善始者不善終大禍不罪王亦  
知之終無救于死亡鞭屍之慘直王自取累焉惟昭  
王通大道而不失國然吳寇于外白公亂于內楚至  
此亦多故矣戰國惟楚爲大堪爲從約長柰以繩連  
雞謀雖多而事不集何天下爲秦相割秦魯不出刀  
史疑

卷之一

六十四

君子堂

天下爲秦相烹秦魯不出薪秦安得不強迨楚懷王  
直如嬰兒上官子蘭之徒日蠱惑之又有鄭袖爲內  
戎幸受欺而客死于秦爲天下笑嗟嗟討失于陳軫  
過聽于張儀懷王實亡楚之俑也後之相繼爲君者  
今日竊上庸明日割漢非救過不給終以滅亡楚雖  
三尸亡秦必楚痛哉斯言乎

鄭世家

鄭非有失德徒以晉楚之故盟晉楚兵至盟楚晉兵  
至殆無寧哉卽命行成非文辭不爲功若非博物君  
子如子產輩而又以和衷協共矢之則肉祖牽羊將  
日望于境外安得日以十二牛勞軍也至其修火政  
天道人道無清倚焉微疾患沈參沈臺謹女色馬其  
言確而有徵規而能諷善乎公子或之言曰子產仁  
人鄭所以存者子產力也李札見之如舊交孔子過  
之如兄弟死而鄭人哭之如親履其爲古之遺愛乎  
史疑

卷之一

六十五

君子堂

繩衣之餘風今在子產矣太史伯于諸侯未大而知  
齊秦晉楚之將興也曰其先皆有功于天下然則鄭  
介南大而無故六卿協力非以司徒之舊勲和集周  
民功德猶在人乎甚以開國創始者必以德爲基也

魏世家

魏之始賞聞于卑萬而功充大于和戎其後文侯商  
賢禮士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亦庶幾流見餘風下  
相而達視其所舉蓋薦賢者受上賞王有師臣有賢  
臣天下無比周之宰相察賢定相國牧士盛典也迨  
自文侯沒魏已無人惟有信陵尊賢好士急國家之  
難而魏王不用其矯奪晉鄙軍有焉乎五國兵敗秦  
河內秦所畏者獨信陵耳卒也晉鄙之客之間行信  
陵卻飲酒好婦女足以傷生而魏不可為矣所謂自  
史疑

卷之

棄女萬里長城也

韓世家

韓之先為德于晉淺其分晉韓獨弱地又賓秦又無  
賢君無良將無謀臣故其質于他國恒輕于諸侯賢  
子昭侯憤然自雄而聘諸樂蘇自高門不長出雖有  
中不害修術行道特支持早暮耳敵務實有功天下  
謀臣勇將先已氣沮果足不入韓大功懋懋宜止有  
形弓拒也水聞敵務以罰罪之具為庸勲之銘韓之  
弱也宜哉

史疑

卷之

六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

三卿分晉猶本國臣而田和篡齊則自陳而奔三卿分晉各以其國爲國田和篡齊即以齊爲齊譬如賈人登瑤蒙外家之門加因外家之姓何其遂而有戚也求爲諸侯晉助之天子許之公議謂何其後諸侯皆不朝齊威獨朝周非真脩其王室亦以答諸侯之賜耳齊有孫子田忌復有淳于騶忌出使諸國稷下文學風行齊應皆富強禮樂之資也況前有威王封即墨烹阿人人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其稱雄測

史記

卷之

今人

莊子章

上三晉來朝宜哉湣王特強不修欲與秦爭并周室爲天子上一周爲二十晉天下所知也犯天下所忌而以強法入宜其起而攻齊矣法章之立安于君力若多然而殺賊求王則特有王孫法章于君幸困阨時獲一賢后支齊四十餘年嗟乎初齊之強其實可照于里而其將亡俾賴一婦人事秦諱與諸侯信秦淵地沃焦釜若無后勝受秦間修攻戰之備以自衛齊雖獨存可也松耶柏耶且建其者客耶齊王建餓死于共亦以償康公海上之賊之慘耶

孔子世家

伯牙學琴于成連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將授我情伯牙人悟頭立地成佛畢竟從精神寂寞來寂寞到盡頭處纔是精神深固處纔是精神靈動處子春豈能移人之情亦我自移其情海水也山林也學鳥也我也與前而一矣夫子遇文王曰穆然深思怡然高望正從靜處參驗出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總是神學志一所謂闇解也

史記

卷之

今人

莊子章

陳涉世家

自盤古至秦從來有匹夫爲帝者陳涉發大難之端  
雖上思歌即欲以大名自居置書魚腹篝火鳴狐作  
事但倉卒無師而一種癡懷莽氣亦能號召豪傑事  
雖不成君子壯其志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  
此首事也豈非漢高之先驅乎爲置守家二十家語  
月隱士首事之報亦何負于陳涉也哉

史記

卷之

七

外戚世家

呂后自高帝時已擅權帝崩益復驕蹇自尊欲王諸  
呂女德無厭婦怨無終觀呂氏前車之覆禍如矣薄  
氏素無仁善而薄昭哭死田蚡以肺腑爲相權柄上  
上乃得善終諸貴中無知魏其賢卒死灌夫之難天  
其貴奸譖害乎漢自文景至武帝外戚素著者吳若  
竇氏衛氏竇氏以謙讓開好黃帝老子之術所交皆  
賢士大夫彬彬退讓君子也崇高節賞元舅其與楊  
水也成母家一棄一判非其倫矣衛氏起于微能以  
史記

卷之

八

車功自齊封侯者五人誰謂奴房中無英雄乎郭家  
金穴馬氏椒房所誅來漸矣顯宗將得薄諸舅明德  
馬太后不聽和帝欲官兩鄧氏和熹觀家請譴逐故  
兄厲終帝世不過虛貴中斷其亦有鑒于霍氏即既  
無倫吉去病擊胡之功而欲車侯果將無其實敢有  
其子乎雖然此亦在撫御者何如耳趙氏之族未聞  
因緣得恩鉤弋夫人無故賜死則又防閑之過也外  
戚與國內德隆替微焉若大枕席間或抱衣以望恩  
或專房而恃寵雖曰女史授環九嬪奉屬有內則焉

而關雎之和樂江記之嘯音竟命不同自古歎之矣

卷之一

七  
君子堂

齊悼惠王世家

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諸侯大功亦無過齊悼惠王身先擊諸呂者朱虛也與灌嬰連兵待呂氏變者齊王也為文帝清宮者東平侯與居也而皆自齊悼惠王之後當年若無此三人太尉必不敢入莊軍代王未得迎立也即其以計劫召平衛卿而盡殺其兵謀在樽俎間不煩折衝大事已定朱虛軍法行酒饌歡謔斷齊王舉兵西攻沅深善謀其福與德不如代王其功則過之矣

史記

卷之一

七  
君子堂



荆楚世家

諸項中用項伯以敵攻敵之道也諸劉中用劉賈以  
我制敵之策也荆王劉賈累累助漢擊項王建奇勳  
有功受官爵似諸劉坐而受封者此真同姓中號將  
也劉澤因田生畫策借諸呂獲封始退固不以正然  
卒能與齊王合謀也兵西界爲朱虛聲援鄆况賣交  
劉澤賈薛平雖奇總以安劉亦個僅有智人也吾故  
于漢室宗子中獨推轂兩王云

史記

卷之

七

荆楚世家

蕭相國世家

蕭何佐高祖管總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  
之舊而已無良法美政燁然史冊也蓋何爲刀筆吏  
沛公亦以亭長起家非真有器達大度識天子宰相  
于塵埃之外也幸而事成遂爲開國功臣其請美田  
宅非以便民實欲自便械繫數日徒跣以謝何速也  
士也可殺不可辱會謂入朝不趨帶劍上殿之大臣  
竟與獄吏爲伍雖在縲絏之中是誰之過與或謂何  
之功全在推轂韓信以得有天下追信失職淮陰未  
嘗畔也何承呂后之意給而誅之是豈大臣所宜爲  
那何之用人自用始終操一訟師之術而以文無害  
全身者也

史記

卷之

十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曹參爲將因淮陰故其功多爲相因蕭何故其名重漢之立國一切分封過制及處功臣定帝業多草昧不遑何之定天下法令不盡明其而參之守職亦無斟酌潤澤其間是皆清淨無爲一言誤之也大惠帝既弱不任事呂后專權正當得一容相觀惟自衛毋后雖奸不能與宰相爭况爾時尚有惠帝乎乃日不事事養成呂氏之變天下一日蕩幾非齊故俗也齊獄事可以并容內廷呂氏亦可并容乎且所除爲丞

史疑

卷之

七

子

相史一惟譌下文辭之本史已又以以醇酒爲事而不愛天下呂氏且倪漢爲無人矣黃老之術本乎清淨及其治國法令愈明人不得相隱爲奸若徒以覆盆細事爲事吏民安知微乎吾故曰誤貴老若蓋公也誤蓋公者曹參也

曹侯世家

子房爲漢客非漢臣也其邀項伯爲沛公解圍趣鎗印爲沛公倡者一言解紛非事事與謀也辭曰而曰與陛下會留則曹是矣可留則可去意實不屑以功臣自居其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不欲與漢家事耳夫帝與高后所畏服惟留侯侯不謝事帝必以如意託侯侯受帝託廢嫡立庶于千古大義不受帝託則呂后氣益壯謀益肆而諸呂之變即在目前不如謝病辟穀而帝與呂氏俱失所恃則邪心寢矣故其諫

史疑

卷之

七

子

爭太子非不能得之帝也三寸舌爲帝者師正破漢高三人皆入傑吾能用之之語赤松黃石皆子房自爲之所以終博浪一椎合神仙與英雄而一之也或曰老子履中藏無雙雷大令經敢不長跪取納手持博浪之椎足穿配上之履此何人狀貌乃似婦人女子也

陳丞相世家

陳平爲帝耳目又謹身善媚陰附呂后呂后欲盡誅大臣故平先告策禽信相繼戮淮陰酈彭越平實有陰謀焉自知陰謀必及爲道家所禁而持祿養奸亦不敵爲子孫謀矣信可擒喻平肯非以俟房故乎美如冠玉又多陰謀呂后所以悅平也諸呂之亂陳平不任事蓋袖手以觀成敗劉勝爲劉呂勝爲呂其心事殆有不可言者陳平之言曰大王慢而少禮故士廉節者不來無能饒人以爵邑故士之頑鈍無耻

史記

卷之

十八 君子堂

嗜利無厭者亦歸之矣頑鈍無耻嗜利無厭無如平矣盜婚受金豈士君子所宜爲乎陳平一生黨附呂氏幾以殺劉而乃謂安劉其何以服王陵之心乎

絳侯世家

絳侯誅非軍內有朱虛外有齊王灌嬰爲援故得成功絳侯以一人當七國堅壁自守絕吳楚糧道夜軍攻擊擾亂至帳中稱臥不起此卽廉頗不與挑戰王崩投石超距意也卒以選兵追擊擒吳覆楚其將畧嚴整遠過乃翁多矣絳侯爲丞相問決獄多少不知問錢穀出入不知惟有汗出沾背謂橋迎立輒請問言爲中尉宋呂所訶何其不達大體也絳侯爲相廢太子則周爭侯王皇后兄則周爭侯何奴降人則又

史記

卷之一

七九

君子堂

周爭難以是禍帝忌而大節不挽尚席取籍豈不知危幾將及特以存相體耳卓哉絳侯真漢室社稷臣矣文侯之河內守細柳分軍至爲改容式車敬謝將軍嗟嘆者久之文帝虛心邊畧謂得一亞夫不啻周之吉甫方叔也崩而誅太子謂有緩急亞夫可大任孰知殺亞夫者卽太子也絳侯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曰今日乃知獄吏之貴絳侯品壯烈至誠以不反地上卽交地下卒也絳侯以賄薄昭得赦而絳侯嘔血竟蹈餓死之相總之絳侯本儒故能耐辱絳侯氣

節爲重不啻以大臣對薄吏安得不死死而不失其  
正雖死猶生也絳侯與陳平同爲安劉大臣而絳侯  
有賢子獨其家以仇陰謀陰偶一廢不復起者何  
如哉

梁孝王世家

婦人愛少子竇太后請立梁王爲嗣即趙后不遺長  
安君爲質意景帝以母故推恩賜旌旗輿從東西馳  
獵擬于天子梁王以爲帝愛我況又值太子膠東廢  
立之際惡能無覬覦乎若使正人輔之猶可陳善閉  
邪自羊勝公孫詭一人而詭言日至其刺殺袁盎及  
他議臣勢所必至也猶幸不至如吳楚淮南舉兵犯  
關則梁王慈孝恐驚太后耳田叔燒獄詞處有事如  
無事真通經術知太體矣梁王至關謝罪從兩騎入  
史疑

卷之一

匡公主聞相泣如故使人惻然然自是帝益疎王不  
同中策矣總之景帝內深而外有餘袁盎諸人又以  
深入激成其禍若非田叔善治必生以謀危社稷民  
布十粟之請將見于景帝矣田叔一言取相謂善  
處人父子間田叔空手來見又善處人母子兄弟間  
何田氏之多奇也

五宗世家

栗姬子有河間獻王好學崇儒遂為五宗之冠程姬子卬與共王晚節尚惟恐不足于財以儉自實亦賢王也賈夫人子中山靖王問樂而泣天子因篤親親之好祖樂酒好肉為小麗事唐姬子從暗申摸索來張帥小舉手對以地決不足回疑卒益封可謂滑稽善諷矣王夫人子惟膠東王得上心嗣有過不絕其後其候淮南之起有意無跡正與齊孝王三國通謀景帝以齊為首善迫却通謀非其罪也同一案耳其餘或好宮室好音好氣力好法律好吏事情性既殊典廢不一未得彈指定案也然而事之顯微已纖悉畢具夫嚴子待宗室者無如漢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二子一以收維失侯一以酌全失侯不問以賢父原之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祭于其子與

史疑卷二目次

管晏列傳	伯夷列傳	老莊申韓傳
孫吳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陳軫傳
穰里甘茂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剪傳
孟驕淳于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虞卿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傳
樂毅列傳	廉頗趙李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列傳
韓彭陳列傳	田儼列傳	酈陸列傳
樊鄴婁侯灌傳	劉敬叔孫通傳	季布栾布傳
袁盎晁錯列傳	石杏列傳	扁鵲舍公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灌夫列傳	韓安國列傳
李廣列傳	衛青列傳	司馬相如傳
淮南王傳	楚元王傳	楚元劉向傳
汲鄭列傳	酈伍江息夫傳	賈誼傳

賈鄒枚路傳	景十三王傳	董仲舒傳
公孫兒卜傳	張湯傳	杜周傳
張騫傳	司馬遷傳	武五子傳
東方朔傳	霍光傳	趙克國傳
傅常鄭其陳傳	魏丙傳	馬援于薛傳
王貞姜鮑傳	睦夏侯京翼傳	蕭望之傳
趙尹韓張王傳	馮奉世傳	匡張孔馬傳
谷杜傳	楊雄傳	王莽傳
刺客列傳	匈奴列傳	南越尉陀傳
史疑	卷一 史次	君子堂
東越朝鮮傳	西南夷傳	大宛傳
西域傳	儒林傳 <small>論易</small>	儒林傳 <small>論易</small>
儒林傳 <small>論禮記</small>	儒林傳 <small>論詩</small>	儒林傳 <small>論春秋</small>
儒林傳	循吏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佞幸列傳	滑稽列傳
貨殖列傳	外戚列傳	元后列傳

秋士史疑卷之二	同邑陳繼儒眉公選定	華亭宋存標子建論著
管晏列傳		
管子功蓋天下而知我者獨歸之鮑子叔知管仲不難在知其貧知其時有利不利知其不遭時知其有老母知其不羞小耻而難在既進管仲之日以身下之總是欲盡管仲之才爲小白致霸非特交誼摯亦臣誼貞明矣晏子才不逮管子而夫子稱其善交越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石父請絕知己而無禮其失甚于不知正以堅其父敬一念耳總之管仲受人知而因禍爲福轉敗爲功知時者則管仲也晏子知人而石父規之御之妻頌之誦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知禮者則晏子之上客也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豈非禮之一言默爲匡救乎君子有恩于人則忘之君子受恩于人則以德報之鮑叔與石父管晏實在範圍中功名顯于天下兩人成之也		

伯夷列傳

子陵虎武之故人也伯夷獨非武王之故人乎扣馬諫責之以不忠武王亦默然受之而至誠以不孝然則宣尼所備武周達孝者非耶嗚呼武王之為此者蓋甚難矣伯夷出而始予之以名曰此爲以暴伐暴天獄君之罪武王不敢謂者定之烈武王不欲讓劍于古木劍之局者武王也開于萬世不敢聞之口者伯夷也君行權臣行意度乎其兩得之矣他日武王問表暴使以首陽一席地爲夷齊湯沐則周之大春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老莊中韓列傳

老莊以遁世爲奇故其言虛中韓以用世爲事故其言實天下姓名無如老子其來青牛出關著書五千言猶龍紫氣使人耳而目之身將隱矣焉用文爲自隱無名者如是乎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蘽而行未嘗一日忘用世也先以藏室史爲兆兆不行而後去其託言神仙推原道德惟恐名之不傳立言不朽獨其言在耳莊子又逃爲憤世嫉邪之論以伸其諷諫佚宕幽潛借開端也居身甚肆取名甚青而要歸于性命逍遙游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蓋言美則響美身長則影長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以自恣爲適已以自然爲歸宗此又求名別徑也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蓋人意智可觀誦之故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攻事情皆權智謀之書也申子相韓兵強國治韓非爲說難卒死于秦不能自脫則所遭有幸不幸耳嗟乎此四人者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馳名如驚肝膽向胡越眉目爲齊楚生不枉神死不  
附志而總以老子爲宗所謂百川竝施江海王之老  
子其猶龍乎

史記

卷之四

四

莊子

孫吳列傳

婦人行兵閭閻偶然起此奇想卒藉孫子以破強楚  
威齊晉所獲與愛姬孰多孫臏學武子兵法形格勢  
禁因勢利道刑徒之功名震顯天下能衛國不能衛  
身天刑者其智全人刑者其術深也馳滑自以能不  
及孫臏則其兩足謂終于刑徒已耳孰意齊輜車中  
竟有解亂救閭之人乎火烈其舉電復燃矣堅子名  
成而太子之師敗易所云長子帥師凶也消實需于  
泥以致寇王童牛之錯積豕之牙俱未聞焉吳起好  
用兵吮卒疽即樂羊之啜子羹也作用多在常情外  
寧有貪而好色之人可命帥貞丈人者乎舟中敵國  
則同舟胡越殺妻求將則同室戈矛起之心實險于  
山川在德不在險不如知難而退猶未失常也爭功  
于魏結怨于楚其何以容民畜衆乎大臣作亂師或  
輿尸內也雖有令尹盡誅爲亂者有翁利執言矣殺  
妻求將亂在家人泣血漣如何可長也身爲人所擊  
射不善餘歟報復如此亦何知夫行險而順之道哉



伍子胥列傳

以有過之父而見誅于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戚義  
蘇廢而曲曉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于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胥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且平  
王之爲君也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  
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  
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  
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禮曰父母  
之讎不共戴天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然使  
其疑

卷之六

六

伍子堂

員入郢以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于  
深山長谷之中以示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  
之孝哉嗟乎此可爲智人言不可爲忠孝之士言也  
夫一介播臣而使人之君暴殫坐甲與師報仇則我  
之身皆知已之身故子胥之死子胥所不恤也而子  
胥之忠且孝則子胥之必欲自全也非獨忠吳抑亦  
忠楚其入郢即引師去之豈力不能有郢誠不欲楚  
先王之社稷自我覆之我爲楚鞭獨夫我無利楚之  
心我爲吳定霸業我無背吳之念成敗利鈍死生以

之未嘗有異心于兩先王也然則何以使齊寄子爲  
先人血食謀耳伍舉之班荆復楚也伍胥之鳴夷齊  
齊也求忠臣必于忠臣孝子之門其信然哉

史記

卷之六

伍子堂

商君列傳

商鞅立法相收連坐列人如草菅秦民日族然于其  
綱雖道不捨遺兵革強諸侯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  
服之耳夫議親議貴古之明典何至刑黜師傳八年  
江門古者三公坐而論道祭憲求良就賢體遠顧使  
刑餘之人服官政端視朝多青宮適足使諸侯賓  
客聚而輕秦也又何知章道王道與霸道哉誇誇之  
苦言不聽果果之耳言是從自謂驕驕驕來持才操  
戟可享百年孰知積怨深怒一發而不可支車裂族  
史疑

卷之二

八 君子堂

誠爲法之敝一至此乎不獨自禍兼以禍秦癰疽不  
深則毒不甚商鞅操刀李斯流瀝趙高積薪秦之凶  
幾何堪此本滿火猛澤其鋒于一向也嗟乎古富國  
者輒言管商夫牧民山高輕重九府下令如流水總  
以敦禮節順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因民而不師民以悅民本立信棄灰明威變  
法亂民者何如哉

蘇秦列傳

引韓料股夷于股矣聯以索難專氣致宋成之則爲  
勾踐小之亦不失爲蘇秦秦之揣摩其遇窮其志堅  
其學苦抗秦莫若趙趙爲從約長故其說趙策獨工  
他如齊楚地大國強力能損秦故其說齊楚者氣雄  
而情賄張儀爲秦臬號徧劫六國而投以積今觀其  
支辭意致何如哉大爲六國損秦擇交安氏猶未爲  
傾危反覆也特後福踰其分通燕文夫人借燕敵齊  
爭罷車裂策未終而禍隨之爲天下笑不亦悲大秦  
史疑

卷之二

九

君子堂

弟代代弟厲能蒙故事顯名天下天下咸宗蘇氏之  
約然兩人俱善終不爲禍何始禍賢于蘇秦遠矣

張儀列傳

諸侯上謀秦者史必詳志之謀而得若幸之謀而失若尤之謀得而不竟用又若憤之若惜之而又為秦者必百方振暴其醜醜其人厲其言此果六國時遺文乎虞卿謀秦而用于趙若幸之者也三國合謀而謀于秦若尤之者也陳軫謀秦而不用于是若憤之若惜之者也張儀連橫其術才不無通蘇秦然不應施厲若是竊意後之人故軒輊之矣蓋秦之痛也沁入于儒生之焦臍恨不得秦朝而亡夕而舉筆拾列史疑

卷之二

十

君子堂

國之文雷其仇秦者而變之以洩其平日痛心裂眦之憾然則儀亦不幸而事秦也受惡名而文采不榮見安在其游說之雄乎亦楚王如見媼內恃有鄭袖而不能去國之岸首儀蓋離秦則策行入秦則計納者也

樛里子耳茂列傳

耳茂以上秦布衣能自振拔說于秦王惠康之盟亦云固矣而樛里子聞之公孫奭惡之向壽說之幾不免投村之疑幸有蘇代掃室布席置之槐谷秦與齊爭市相秦而楚為送何重也孰意范蠡意外之說竟阻歸秦之路豈非命乎其孫十二能為文信侯行張唐為張唐先報趙至使始皇召見襄王郊迎復茂田宅身為上卿語云無貴貴無賤賤早貴晚達不同福至智靈總乘其時耳冠錯稱智囊為策自畔樛里子史疑

卷之二

十一

君子堂

稱智囊能卜數世之後有天子之宮夾其墓此與晏太后臨葬日後百年當有萬家也同一徵驗殆有奇術哉

穰侯列傳

穰侯親而最賢爲秦謀盡忠往舉白起制敵取勝秦之富強實兩人力雖侯上開疆數世食其功可也奈何四大一言身折勢奪摧四貴如發蒙向時之誅亂立王譴齊割晉者盡以不忠蒙之昭王其心忍哉爾時貴戚大臣多養死士結賓客而穰侯之言曰謂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夫陰陽輕重盡出游士之口穰侯盡逐而閉之函谷以東是防川也無論范雎匿車下走始獲至秦其他蹢躅擻

史疑

卷之二

裴雲從雨集齋秦庭而頌望見顏色者不知其幾穰侯曾不聞紀籍治車延一人爲上客與謀諸侯之事游士欲甘心穰侯者久矣雖特乘機發耳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穰侯宜以此時謝相甲歸老于陶散千金以饗上則雖之入秦先以穰侯爲歸蹄而言之王王必多穰侯知人雖必德穰侯薦已交相推引以陶爲三窟庶可高枕而臥矣惜乎穰侯有功不善居功況又越三晉攻齊廣其封邑是示人以間也焉得不爲范雎所摧辱乎雖然以折脇捐齒之逃夫遂間入骨

兩代人卿相雖真領危之士表

史疑

卷之二

十一

世宗

白起王翦列傳

起懷侯所用人也懷侯死起必不獨留乃又拔魏燒  
壘坑趙日以勝聞白起功愈大應侯毒愈深惟臣在  
內大將不能成功邯鄲之役屢言應侯請之夫應侯  
之請專俟其病狀悲端而乃不聽臣計今果如  
何是速之死也焉得無壯邯鄲之賜王翦將六十萬人  
伐楚王白送之既無惟臣爲難猶恐秦王見疑請田  
宅以自污何其深于自固也李信伐荆歸老穎陽正  
知信之必敗秦王之必欲強起先養其鋒于不試爲  
史疑

卷之二

十四

君子堂

孟嘗君列傳

馮先生彈鋏而歌傳舍長已知不凡遂以收責薦之  
誰之收責非有他術只是見事速耳貧者責其息惟  
有逃亡息終不可得不如燒券市義其能與息者與  
爲期券本嘗燒也說秦說齊使兩國爭重而以奉邑  
之益廣補燒券所不足亦止了收責一事耳後結繼  
下并充人所難夫以三千客而欲盡哩其面必至滿  
堂誦許幾成不美誰亦不能獨留也恤民好士求利  
圖名馮諼一人收其功孟嘗以客雄諸侯謹實雄之  
史疑

卷之二

十五

君子堂

百戰百勝之計祝白起今日燒夷陵明日坑長平鏡  
已盡者何如故邯鄲之役卽將亦必敗托病以逃能  
逃敗而不能逃死起實自取之耳夫王翦定燕定魏  
定荆不知幾百城然未嘗劫一卒坑一士也白起所  
拔止七十城而前後斬首四十二萬沉者二萬坑者  
四十五萬社鄲之賜猶恨晚耳白起不得善終其故  
在此于范雎何尤

矣故曰好客而食客報者無如孟嘗欲入秦則蘇代  
止之入秦而囚則雞鳴狗盜出之潁王疑爲亂則與  
衆之賢者死之收責而令薛親君則長鈇嗣繼之長  
者合之秦欲爲雄而不得還車而去齊不爲難以自  
危奉邑而來隆薛之城幾至于天寧特尚其尸耶其  
聲聞諸侯任俠自喜固一世雄也嗟乎靖郭客外生  
故樂患趨難孟嘗客市義故排患解難有客如此奚  
必三千哉

平原虞卿列傳

虞卿始終忠趙使盡用其策亦安藉客言客則趙危  
矣而平原君之客又皆因人成事者較與之毛遂敢  
死之牛同木嘗一日處囊中也平原不識士特外患  
所感從善如流故士聞爲用耳客奇無如覺者以一  
笑之故殺一美人是必有深謀奇計如侯嬴報信陵  
乃長平之難寂然無聲又安在爲奇士哉趙有毛公  
薛公信陵在大梁已聞此兩人賢而平原羞爲之游  
貞士安得至然則平原之客何客耶公子傾平原君

史疑

卷之二

客不聞按一人爲上賓顯名諸侯客可知矣虞卿急  
魏齊之難至棄相印間行亦非漠然無情者而獨不  
好非謝客趙實無客焉虞卿不欲徒爲豪舉耳

信陵列傳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鴟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願望見  
鴟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鴟令出鴟遂而殺之公  
子并不爲食曰鴟避患歸無忌竟爲鴟所得吾貴之  
爲我捕得此鴟者無忌無所愛于是左右宣公子慈  
聲旁國左右捕得鴟三百餘頭以奉公子欲盡殺恐  
無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鴟  
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  
下歸心巧矣哉公子之捕鴟也秦之虐猛于鴟矣趙

史疑

卷之二

十七

君子堂

無罪而秦伐之坑卒四十餘萬此與案下之鴟何異  
公子欲爲趙却秦不得不爲鴟討鴟左右宣公子慈  
聲者皆公子門下客非侯嬴卽朱亥旁國之捕鴟者  
六國之師也三百餘頭以奉公子蒙鶩之膳已落公  
子何不盡殺鴟以快天下夫欲盡敵敵其可盡乎秦  
秋惡首惡如薦鶩之逐烏雀公子知之矣晉鄙之客  
之間行魏之君臣皆處堂之燕雀也公子欲庇案下  
之鴟而不能庇歸公子之魏齊魏齊之故痛已痛而  
公子之良弓又將藏也可奈何雖然鴟亦義士也自

知其必死而引頸待罪乃得死所猶愈于懷中之鴆也公子之却秦救趙公子之兵爪也

史記

卷之二

十六

君子堂

春申列傳

黃歇有智謀始脫太子甚勇而忠亦特應侯爲內應非以死微倖也所上秦皇書料事揣情其應若響卓哉游說之雄乎獨惜其爲和後聽奸庸違入于魑蜮棘門之禍有一朱英不能用四公子孟嘗無後秦申滅族則賤謀貴跡間親之報也其盜國爲奸事與呂不常相類不常使其客召呂氏春秋千金不能增損一字然要非手自著作而歇之後詞備辨能使侯王傾聽信陵善用兵春申善屬文又平原孟嘗所退避三舍者吾故悲其禍而惜其功惡其奸而賞其說也

史記

卷之二

十九

君子堂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感齊王牛酒故一人秦即力沮穰侯攻齊所謂一侯之德必報也雎知秦王欲深言遂以淫言中之此時穰侯功成威震秦王實心畏忌欲得一人爲後起雖特乘間發耳達交近攻四宇正雎教秦取天下要領亦是雎自固之策黃歇之說付有雎在雎交楚而得狀也蘇代厚幣說秦恃有雎在雎交韓魏而得代也雎之所攻惟穰侯武安君輩數人耳豈非遠交近攻乎賈須一見范叔已知爲秦相佯爲不知而以史疑

卷之二 二十 君子堂

綈袍結恩此從死求生法范叔欲須賈傳示魏齊故賈思于綈袍非真以戀戀有故人意也蔡澤曰富貴吾所有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雖非有道人語然壯甚宣言感怒應侯不特膽智過氣亦足以蓋之後借白起爲喻應侯殺武安引此正如刀刺遂延入爲上客代相位正欲其保全末路耳澤代雎相秦居位數月而罷無以見其長而形雎之短易退易退不以身爲禍府并不以所任不善之罪及應侯何澤之忠于應侯而工于自爲也

樂毅列傳

武侯在降中自比管樂謂擬之非其倫或謂侯獨見大意耳及讀樂毅傳而知侯所以自見也燕王問毅賢能身下之詩以客禮毅先辭讓此何異降中三顧及其問代齊使臨楚魏令趙啖秦其卽修好來吳也授以相國印設五國兵此卽以丞相錄尚書事耳至其破濟西救齊國獲何異攻弱取昧伐劉璋于巴蜀虜張魯于漢中也臨齊五歲惟苦即累不服蓋二城彈丸之地急之則必走隣國爲死守虜緩之而威德招徠齊乃樂爲我用此卽南征孟獲七縱七擒使南人不復交意也毅之用兵真出入太公穰苴而不盡兵力其入陣詞之先聲乎毅不恃智上亦仁人也新主立而間行騎劫代將燕之敗形咸矣然其去國每念不忘先王無稍情疾讒之意其卽追先帝遺詔受恩感激臨表涕零也報遺忠工一書文辭深厚讀未終而神傷殆與出師表使人廢書而泣者幾希矣貞士蒙疑忠臣多故孰能忘情于斯乎忠臣悔而復佐不歸而討其子猶有諮詢善道安詢難言意焉諸



名將後惟樂氏獨昌樂乘樂間聲聞諸侯樂叔受  
而暇公臣公修黃帝老子言顯于齊鍾暨師人知曹  
參師蓋公而不知蓋公所由師也嗟乎孔明三代才  
管仲之外獨宗樂毅亦以其賢而好兵殺之無營于  
士君子可知矣

史記

卷之二

子一

君子堂

廉頗列傳

相如完璧歸趙事成而歸則相如相事不成而敗則  
相如死猶一身耳至其勁池池章擊鉞萬一秦王怒  
而伏甲四起趙之君臣束手就斃即口無故殺人君  
相天下必不直秦且趙有廉頗馬服君在秦計必不  
出此人秦處狼也不計利不謀害而止快一時之忿  
平原好會孟嘗兩容俱幾不免虎口奈何尚虛氣棄  
實功以其君微倖萬一也廉頗送王至境門王過三  
十日不返請立太子斯言可為寒心乎且趙與秦非  
舊好也召而不往趙未為曲秦即怒我而君臣同心  
相如為相廉頗為將趙秦佐之許歷為尉武安君雖  
有百萬眾其能橫行邪耶乎况趙北邊復有李牧備  
之惜哉相如計不出此而等君子一璧其幾全者天  
也楚懷王入秦不返其或池池之曾誤之乎

史記

卷之二

子一

君子堂

田單列傳

樂毅人也。騎劫向也。棄人用大。雖猛何爲田單之牛。特因風縱火耳。作卒爲師。西牛爲虎。俱是兵家旋陣。總持臨滿有死士耳。不然縱日滿五采。此文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鐸索。煩之便。徒以火牛行于天下。其可得乎。嗟乎。燕齊相方。兩國遠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疑兵。技是乎。身操版。鍾與士率分功。先立于不敗之地矣。卽墨臨滿安平之鐵籠也。

史記

卷之二

十四

君子堂

魯仲連列傳

秦之惡天下所同惡也。曰強秦曰暴秦甚之也。曰畏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不與也。曰僨秦以大況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無道秦惡之至矣。損秦猶恨其晚。奈何。敬帝秦魯連一叱。秦師爲却。五十里。當時諸侯南面稱孤。友不如東海一士生王之頭。固賤于死士之壘耳。或者謂惟仲連。輒世肆志。奪垣衍之謀。阻秦軍之氣。則仲連直一狂士耳。夫仲連好持高節。爲人排患釋難。而不受其賞。故一言重于九鼎。聊城之矢。乃不肯帝秦之餘威乎。鄒陽何人。而與合傳。以其用王。先生計說王。美人兄以救梁。孝王同有排難功耳。而史獨不傳何也。總之信陵不宜以戰將名。仲連不應以策士名。固人間飛兔也。

史記

卷之二

十五

君子堂

屈原賈誼列傳

屈原有宋玉景差見而知之有賈誼聞而知之其怨  
怒離憂或上下天或下地而獨于黃昏美人一篇  
之中三致意焉倘所謂好色不淫者耶使汨羅沉江  
時有玉釵掛冠羅袖拂衣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者則  
江上愁心頓化為莫愁洛浦而青霞奇意修夜之不  
賜餽糟啜醢以消之耳原有賢婦聞原放逐亦來歸  
諭令自寬全故至今有姊歸縣女嬃嬋媛申申其晉  
余捐余袂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不謂遂成憾句屈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原千古第一有才情人不獲自展一遇賈生若援筆  
投之賈生渡湘作賦雖屈原再來可也賈生年纔  
二十餘召爲博士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不爲不遇  
矣長沙雖卑濕亦何至化爲異物總之天地間有此  
怨恨不平之氣賈誼特爲屈原補傳借長沙發之耳  
即使朝上書暮拜相封萬戶侯而徘徊湘纍見此茫  
茫百端交集不由人不痛哭流涕太史合兩人爲一  
傳不如合兩傳爲一人人才深情深文深志深千古同  
慨矣遇之得失非所計也

李斯列傳

中韓商君意在富強李斯所謂督責徒欲拒諫說而  
肆其虐耳是申韓商君之罪人也李斯之惡其學足  
以濟之所謂以吏爲師也荀卿有李斯猶曾子有吳  
起大奸大賢在乎自立師不能得之于弟也然以李  
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其亦借斯爲鑑  
乎稅民深者爲明史此非豈弟之言也總之李斯焚  
書坑儒佐始皇功案卽是佐二世罪案物禁太盛物  
極則衰斯亦自知無所從駕而貪欲卡何以身爲殉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其諫止逐客勸行皆責總是何意苟容平倉鼠一嘆  
急主事而竈上驗除黃犬一嘆服五刑而囹圄束縛  
備備倚伏可不慎與

蒙恬列傳

秦以名將世家惟王氏蒙氏然王翦自滅荆後已謝  
老休居而蒙氏兄弟用險制塞賢而戢寵恬任外事  
殺焉內謀名爲忠信未嘗負國也而扶蘇剛毅奮勇  
信人任事使以蒙氏兄弟佐之秦安得亡夫欲亡秦  
而種其毒于沙丘借胡亥殲扶蘇倚趙高李斯熾蒙  
殺蒙恬地脉未絕而秦脉絕矣代之繁陽周之囚夫  
何咎乎誅戮忠臣而立無節義之人是內恐羣臣外  
離閭士也且蒙氏不陽忠于秦亦有功于天下萬世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其塹山墮谷千八百西朔方北無終南百粵東瀚海  
使荒服之外盡爲甸服說禮義而敦詩書於乎伊誰  
之力與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始爲刎頸交甚謹俱有賢名天下蒙陳少  
年所至如歸其諫陳涉說武臣兩人同其未嘗短長  
迨至鉅鹿之困張耳責陳無已陳餘擁兵不前安在  
其生死同命哉以五千人先嘗秦軍非立信也特塞  
責耳雖解綬自明其心已離張耳佩其印收其麾下  
殊不念夙昔周旋一爲王一爲侯隙自此深矣其公  
說耳歸漢耳已據上流餘日趨下流勢自不能久抵  
水之斬一體同功者如是乎總之兩人非義交也貫  
史疑

卷之二

三十九

君子堂

高白王不友至三叔論死榜笞數千始終無異詞至  
趙王果赦絕吮以死固趙國不侵焉然謀者也吾謂  
趙有兩人一在兇鋒中一在斷養中貫高立名義名  
聞天下養卒爲趙說燕御王而歸亦個儻多智哉寵  
下養中即將使盡如養卒焦頭爛額者則當上坐耳  
張耳陳餘素稱好客于養卒覲而失之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不易也雖然張耳爲信陵客貴而又故張耳  
客陳餘無有也然則張耳猶賢乎哉

魏豹彭越列傳

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劉可王韓亦可王彭亦可王也即使最尊于真主及亦必死然不愈于不反而死乎上既不能爲烏江項羽火又不能爲海島田橫而來手就縛受制于曠悍淫險之老嫗安在其爲識時務之豪傑也黥布友終爲帝擒然帝亦爲流矢所中而前則殺帝者布殺布者帝布亦可無憾矣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楚糧道又得殺十萬餘斛給漢王食此楚漢興亡大關日會兵垓下越功居多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乃以稱病不行遂誣以反傳處蜀青衣亦云甚矣呂后恐其遺患夷其宗族亦何以服功臣之心乎魏豹已窺其微曰漢王慢而侮人吾不忍復見真漢主破石語魏豹爲其兵約降約定咎自燒殺所謂殺身成仁也周市辭王五反迎咎于陳市之報魏即子房報韓特無深謀勇畧濟之故其人不傳然豈謂非忠臣哉

黥布列傳

布爲項王軍鋒數立功故項王親任之項王所獨與者九江王多布材項王亦未嘗負布也奈何聽腐儒衆楚歸淮南之封未幾梁王之臨已至即無貴赫告變漢寧一日忘布手茲鄉之殺不在淮南發兵而在開行歸漢已兆之矣大抵黥徒無遠見踞序入見輒大怒就舍而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又輒大喜喜怒易形中藏之深淺可測矣常刑而上坐法而欣然笑獨不曰當王而刑軍敗走而首身異處子隨何直入

東坡

卷之二

君子堂

坐楚使者上坐機鋒甚利薛公料布必出下討此皆爲身不顧後斷案甚確誰謂腐儒無用也馬上翁驪山徒兩雄豈相扼哉

淮陰侯列傳

漢有三傑蕭何以神仙終鄧侯以功名終而信獨以功高蒙上無罪誅夷論者寃之余謂信之失不在歸漢之日而在成功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信資將嘗從人寄食大亭長夏侯信猶賢于呂后之殺信也屠中少年侮信猶賢于相國之綈信也范陽耕士教信父漢猶賢于陳平之殺帝擒信也西楚霸王不用信猶賢于漢高負信也繫魏成趙下齊信則何常負漢哉觀信登壇數語古今成敗燦若觀火不但兵謀而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識信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免信于難者而千金一

報之後寥寥無聞今日欲王齊明日欲王楚何信之望報無已也史公贊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已功可與伊周並隆矣嗚呼知言哉

史記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田餘列傳

雍齒始終爲楚者也淮陰始終爲漢者也蕭侯爲韓以爲漢者也黥布始爲楚終爲漢者也彭越居梁地且爲漢且爲楚而卒受漢何始終不爲漢不爲楚者惟田氏兄弟耳救敵兵擊羽軍歷下距漢兄弟繼立宗弼得人齊之賢者咸附之豈不賢乎哉漢立乘傳詣洛陽斬其頭馳三十里而不肯止而橫之高節自持五百人所樂爲死也沙中偶語猶相聚謀反彼五百人者何人哉書故曰項羽而下當推田橫處姬峻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馬而下當推二客八千人而下當推五百人其賢于

英布彭越多矣

鄭陸列傳

鄭生狂士陸賈謂士而各自行其術沛公慢而與人多大畧此正狂士所喜人言狂生自謂非狂正是其狂處狂者高自標持故長揖不拜自稱長者民人以食爲天狂者獨見其大故鄭生一曰陳留多積粟而曰故舍下藏粟甚多已得安天下根本項王七十餘戰未嘗敗非卒以兵少食盡亡謂楚易取亦從此看出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賢于十萬師遠矣淮陰度兵襲齊衆其不備是淮陰賈鄭生非鄭生賈齊也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始而縱酒繼而純烹生固狂死亦狂也陸生說尉佗以禮自守尉佗箕踞不能有加陸生知其不可屈也呂后用事陸生自度不能爭乃病免家居不屑大聚于茲可想卒藉其策安劉而不居其功陸生始以藏世爲用世乎終侯與我戲易吾言分明寫出狂士行徑讀新語邊幅易盡無一往不測之致亦狂士之文也

韓王信盧綰陳豨列傳

漢室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梁楚淮南當王而王者也韓與燕不當王而王者也一以故王薛子孫一以同里相愛遂破格賞之浮于功矣迨自韓彭受戮豎布家誅異姓諸王殘人人自危而況責讓無已是驅之友也其與匈奴約攻漢即通吳楚借越覆吳之計平城之圍岌岌乎殆哉盧綰以屬騎數千候上病帝崩乃遂亡入匈奴則呂后毒流功臣夫人而恨之矣陳豨因盧綰而父者也而誤入淮陰夫淮陰不肯聽

史疑

卷之一

三六

君子堂

樊噲張敖列傳

四人中惟樊噲功最大鴻門擁盾何壯也垓下闖直入何忠也獨惜以椒房至戚呂嬖受辱為封賞之妖有累噲刑于耳鄒繡見以責齊烹其子况又以責交傳也商鄒繡為將軍遷為丞相封為列侯武始而文終矣滕公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至文帝立復為太僕安之如故哀怨不形吾尤難其識淮陰薦灌公見更卓于鄒侯矣若其脫孝惠脅元乃會逢其適不足奇也灌嬰為閭將戰必疾

史疑

卷之二

三七

君子堂

嗣通寧肯信陳豨且淮陰將畧國土無雙生平蓋與噲等為伍豨何人而附之豈不認哉嗟乎韓與燕之及封王誤之也使噲也僅與雍齒諸人等彼疾人育者又何藉而捕兵哉



劉敬叔孫列傳

劉敬叔孫通非有深謀遠畧只是見地捷耳國家所重莫大上建都手裏一見關中定策齊助雖以口舌得官而搢哢相背一言因于警石彼知漢之德必不反周陶吳若以陰罔之其言何奴不可擊識爲乎城先見獨具建議以長公主妻單于開後世和戎大何奴禽獸也殺父妻母謂外孫不敢與大父抗何忤哉且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萬一單于覺以不信責我是召之兵也至欲徙六國後及彙錄名家盡居關

史疑

卷之二

三六

君子堂

中今亦漢天子德威所服萬一此數姓激而生變則關中動搖矣叔孫通猶儒也阿二世吉自脫仰盧生徐福故智變服爲短衣楚製義冠博帶者如是手專言辟盜壯士進之漢王寧結有心賊莫交無意偏通同儒行而盜藪也諸生待我不過得金爲卿遂滿其願通已知之矣野外綿最度帝所能行者爲之通之學問亦盡此若欲令古無論帝不能行者爲之通之因時爲文何巧于立言今日乃知皇帝之貴通之從使可知其差強人意惟太子天下本一語似有識度

大段耳但不知初降漢時專言大滑所謂大滑者何人也

史疑

卷之二

三六

君子堂

季家列傳

季布家布同爲任俠。布奏事。越頃下。何而哭之。雖古烈士。何以加焉。季布至。見鍾爲人。奴何畏死也。蓋季布有魯朱家。滕公議持。自不妨。惟剛爲。季朱家心如是。季布滕公心知。季布匿朱家。所有兩心。知口實。曰。匿雖降志。辱身實。特兩人以無恐。若。季布則不然。季使使齊。梁王之變起。自舍卒。漢之捕布者。急矣。將安逃乎。嗣通親教淮陰。友而趣湯。就烹。竟以有口得脫。今日哭。梁王正其弓于。漢帝也。總之。兩人性不死。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之術一勇一怯。同歸自全。乃知任俠不獨尚氣節。任勇力亦全以智術行之。彼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者。何人哉。

袁盎晁錯列傳

袁盎賣直。爲名始。摧折人過。卒附會之。其交絳侯。拜中居嘉。皆此術也。至于趙同。管郎。慎夫人。幸人。謂得大體。不知半自兄子種。謀之受矣。楚金錯爲案。治又不相得。非盎殺錯。則錯殺盎。危機禍種。間不容髮。獨惜錯以刻深。斷近。誤于丞史。欲殺盎。卒爲盎所殺。空負智囊。悲哉。然其爲人。附直爲漢謀。甚忠矣。王爲友數十年矣。特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耳。謂錯過。虜友形成。而錯速之。則可謂錯喜事。友誹未具。而錯召之。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則不可。衣朝衣。斬東市。死固非其罪矣。盎死而家多怪。間占獲刺意。亦錯陰助之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石晉列傳

清慎之本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晉文王儼天下之至慎者惟阮嗣宗每與之言皆玄達而未嘗臧否人物夫曠達之人備其至慎所謂觀人于所忽也今儼爲萬石君不爲清矣諸子相責尊禮自文不爲達矣下車而趨以策數馬故作此曲謹之態媚上要與此鄉愿之術也稱之以慎則失之汲黯之態直東方之滑稽而皆能進忠補益以備至慎其庶幾矣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扁鵲舍公列傳

知人之生死立驗而寧不能自知其死此爲形解也顏常由以此證仙語云活千人子孫有封舍公決嫌疑定可治所謂治人病死生驗者幾何人矣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此其病必不治之病也夫名醫不能治死人能治生人若庸醫則盡殺生人矣以其不治病上書言意以刑罪則意之救人適以自禍耳因緹縈上書除肉刑縈不特救父活人實多改過自新等語是庸人保身藥石人知其孝不知其慈仁人之言其刊溥哉吾因是有感于醫也除疾之道極其候證詢其嗜好察致疾之由來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外病療內上病拔下辨病臟之虛實通其臟之母子相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後十全上功至焉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健行車之功善用藥者蓋有桂之效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嗟乎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

君子之良工哉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吳王濞列傳

吳王叛逆悉發國中兵年六十以下十四以上者二十餘萬人而又北結匈奴南連三越率七國與漢抗衡其金錢在天下者計往而有日夜用之勿能盡其勢已無漢矣條侯將三十六將軍迎擊討無所出也所恃者蒯孟無助而又有交客鄧都尉為謀核其妙用止在一堅壁向使吳用田祿伯牧淮南長沙入武關聽桓將軍據洛陽武庫舍敖勝不專在漢也夫以亡命酤酒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非畧城邑破城陽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中尉軍誰謂吳無豪傑特有而不能用高祖立濞時已卜反相想亦知其無成故相背助之雖然吳之友自引博爭道提殺吳太子日已蓄怨久矣而又今日劍豫章明日劍會稽其能自安耶六國從之如響非好亂也實畏制爵察見濶中魚不祥網罟多而魚亂于下罔不如溟海波恬相安無事也東越之鑑弓高侯之金鼓總不如孝文几杖潛清而默解耳

竇嬰田蚡灌夫列傳

魏其以賢勝田蚡以勢勝灌夫以氣勝而皆尚賓客好任俠然魏其賢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無入家者田蚡以肺腑寵後主上甚至帝亦不平則其驕橫可知仲孺欲田蚡臨況魏其非藉其聲勢特杯酒叙舊作一日歡其夫妾治其自且至今亦主人待客禮固然非專為丞相蚡戲許無意往往又徐行不由人不怒舞屬而丞相不起其慢已甚後乃又欲求田宜為魏其仲孺所呵黜也取女之賀蚡為壽則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皆避席魏其為壽惟故人避席夫蚡為相魏其亦當為相此餘半勝席者昔亦趨魏其如鶩矣而今輕重如此恨不人人如臨汝侯程將軍廷罵而眾辱之也蚡乃麾騎縛夫是朝廷重臣不如丞相一家騎此正仲孺斬頭陷胸日矣我不殺蚡則蚡殺我計惟有控拳相向高躍而前自當所至披靡吳壁中尚可往丞相居室中遂不能奪耶殺蚡亦快不殺蚡亦族等族耳魏其中救獨力束朝廷一辯帝已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使廷中諸人盡是魏其親屬憤其能與眾敵

手無李餘盡莫敢對問有一二是魏其者又局趣如  
轅下駒嗟乎吾獨不能無望于汲長孺也長孺素稱  
鯁直使與田蚡阿折廷諍以一直臣爭此兩賢士當  
無不得之帝者悲哉蚡之橫健以太后故至呼服謝  
罪時魏其灌夫共守欲殺此時太后安在也天道恢  
恢其可畏哉淮南之敗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帝  
豈一日忘情武安哉仲孺雖死譬其不遇萬金良藥  
也獨惜魏其欲引絕批根竟自批其根然而名重于  
九尚矣

史疑

卷之二

四六

君子堂

韓長孺列傳

梁獄詞幸有田叔化有事爲無事然內實藉韓長孺  
護持其先言長公主轉告太后爲言于帝極言梁王  
忠孝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曰梁王念太后帝在  
中又曰車旗皆帝所賜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動  
帝以至情尊帝以大美則帝心自解然非公主不能  
得之太后非太后不能得之帝此內攻法也詭勝爲  
亂漢使十餘輩至詭勝匿而不出田叔即善處人骨  
肉而亂人不得叔又安能害于見是帝帝又安能默  
然置之不問安國見王而泣詭勝自殺梁事得釋安  
國之力也田叔報景帝曰惟有羊勝公孫詭爲亂耳  
今罪人已誅梁王不知也若非安國出詭勝田叔亦  
束手無措耳以安國之才天子稱爲國器其所推舉  
皆廉士而身不免于貪亦白圭之玷也卒也用遠其  
才致死邊郡惜哉

史疑

卷之二

四七

君子堂

李廣列傳

讀廣傳慨然解衣不怡者數日不知悲憤何從來也  
也館廣有子有孫世濟將軍而廣又能救拾天下萬  
世人心盡為扼腕盡為撫髀文帝曰惜乎予不遇時  
是文帝一知己也武帝陰誡音以為廣老數奇毋令  
富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武帝一知己也公孫昆邪至  
為上泣是昆邪一知己也廣死廣軍士大夫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垂淚是士大夫百姓皆  
知己也匈奴畏其畧以為飛將軍是匈奴亦知己也

史疑

卷之二

四十八

君子堂

千載下讀者欲哭欲舞欲笑欲歌是後世血性男子  
皆知已也數愈奇名聲愈震若一封侯不過諸部校  
尉等功已酬氣已盡即與衛霍齊驅亦成萬足寧若  
以數奇獨有千古至殺已除之說不遇借以傲諸將  
好殺者此八百餘人豈若長平四十餘萬新安二十  
餘萬而起為武安君羽為西楚霸王安在廣之不得  
侯也

衛青霍去病列傳

漢武帝不受封侯之賞故能鼓舞豪傑使天下志死  
而趨武功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得其將使人畜至數  
萬計益封是突而益之至八千七百戶其子皆在  
懾懼而封侯武帝之榮寵大將軍雖聞最後陣師圖  
單于斬首虜級萬九千使其王叛而稱其王號而不  
益封乃至將校俱不得侯何也此正武帝操縱之妙  
使人不可測爾時青薨幸已極自驃騎貴而青功漸  
殺封亦漸減乃知功不可久操寵不可久恃青之退

史疑

卷之二

四十九

君子堂

謙如故青悟矣然青以和柔媚上固不如驃騎之少  
言不泄有氣敢任耳兩人俱以外戚貴而又屬有天  
幸李廣之不封夫何恨哉獨惜青責之幕府進以對  
簿李敢之擊傷大將軍有以夫史遷屢以外戚為言  
曰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衛夫人有甥立為皇  
后青為車騎將軍而霍去病以青姊子年十八幸上  
為侍中兩人之貴謂專藉子夫不可謂不藉子夫亦  
不可其亦有所感歟卒也霍氏無子國歸氏五侯  
七貴其視李氏之家聲何如也

司馬相如列傳

長卿無臨邛令遂不客手口有之鄒陽枚乘之徒皆  
可尚也長卿無文君遂不娶手口有之茂陵女亦可  
尚也長卿無得得意帝遂不召見手口有之長門之  
黃金可致尚書之筆札亦可給也特以見長卿雖窮  
到虞有知己狗監賢于銅臭卓氏客以有數總不如  
一婦人一琴換一姬一壺當一彈其跌宕不羈特以  
壯卓王孫長卿之真風流不在此長卿抱名世大才  
遇濟時英主而又有一慧眼熱腸之淑媛左提右挈  
史疑 卷之二 五十一 君子堂

故其爲文益雄肆浩博子虛上林大人諸賦已飄飄  
有凌雲氣至其傲告巴蜀深得諸論體耆老大夫咸  
知漢德則長卿所風者遠也余謂太守郊迎縣令負  
沙不如臨邛令負琴卓氏客以百數或負酒壺或穿  
犢鞞太守于卓騎上負尚書筆札代長卿文君催粧  
吏爲放誕風流耳夫濡于色非悲男子不至濡于才  
非悲女子不識諫諍一疏賢于十賦未必非文君勸  
進功也天子使所忠往而長卿已死家無書其妻對  
客而邪重周旋善爲長卿生色使天子徘徊想慕意

與昆崙王母俱馳也且長卿既死何以知使者公來  
求書分明以好材諛武帝况書又以封禪名也臣故  
謂長卿之奇奇在窮而遇文君尤奇在既仕而通西  
南夷與博望侯同功不用以文士自終文君之奇奇  
在窮而識長卿尤奇在後一段爲長卿結局于生死  
存亡之際收存其文男子尚不能况女子乎武帝特  
遇長卿耳使見文君李夫人卿夫人尹夫人李若何  
可奈何也

史疑

卷之二

五十一

君子堂

淮南列傳

淮南厲王之友有謬之使友者也其隙始于母稚辟陽誅辭其正矣矯誣詞譴拜爵殺仁人賊無罪即不謂友而驕蹇不奉法亦階于友矣此以人臣無將之罪律之也君子于此特原其情而木臧焉尺布斗粟之譴所由起也君子安何以友也則憤父之死矜己之才而窺武帝之有隙也友則背君不友則背父伍胥之讒尸入郢正安先事之師也然而未成反也其歎友也伍彼諫之矣其將友也伍彼謀之矣謀之若史疑

史疑

卷之二

五十二

君子堂

何曰刺殺大將軍說丞相如發蒙蓋恃弘爲內應也而猶曰僅爲走越計以延歲月亦知友必無成爲此者自傷其行仁義而見削也若夫衡山君臣上下無一能人徒以兄弟見夷父子相角遂成亂謀自纖厥祀亦復何哉嗟乎以安之才務遵藩職盛其內美以弘外觀豈非文采賢王而遇增憎鬱竟蹈夷誅不亦悲夫故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人咸曰爲亂書然而意義殊焉遇固有盛衰行固有純駁其人異其言亦異耳漢之賢王好古無如河間獻王而著述無聞惜哉

有一淮南而不善遇也父子之痛誰能忘情爲大禹者幾人吾終不以友爲淮南罪也

史疑

卷之二

五十二

君子堂



楚元王傳

楚元王好書多材藝受學浮丘伯待學生自生申公  
執弟子禮能自爲詩真維城中賢亂也所著者王氏  
謂景帝時傳延壽和謀頗長耳且以此獲戾宗祀  
耳然而蘭恨不獲香莖猶生少卿以宗室子隨二千  
石論議待詔丞相府三十餘年夫非以好讀詩善誦  
文乎路叔有智畧少時言事召見其景宮武帝至日  
爲下里語亦可馬東方朔拔終並諸賢一勁敵也幸  
詩老子知足之計自全其身亦不愧漢賢宗室子矣  
史疑

卷之十一

五十四

君子堂

子政博物洽聞文章兩雅爲漢名儒其諫昌陵疏及  
上封事指斥外戚又作洪範五行及列女傳上之以  
黃君之一借也劉歆品行雖不醇所爲左氏請立學  
官因而移書太常亦千年來所絕見者文學一脉何  
獨盛于元王也元王從高祖定秦誅項以宗室元煥  
開國子政父子於元成衰平之世上疏移書以宗正  
諫誠元宗漢書子傳本口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漢家運直與國運相終始矣

楚元王傳 續前

秦法刻深明黜太子之師傳人猶漢之元帝仁柔文  
雅而忍于殺一修明經術忠正無私之蕭大傳此尤  
不可解也人謂卑猛下獄弘恭石顯誥之則地震客  
星見帝已感悟下詔徵徵爲諫大夫何以便恭顯得  
自皆爲中郎也夏寒日青無光正爲軒小用事又以  
咎舉等蔽善妨賢莫此爲甚吾不悲夫下獄之三獨  
夫而悲夫塞聰壅明幸制小斷之賢疏獨夫也天下  
寧有天子用人而欲借助于人者乎長安令楊興稱  
史疑

卷之十一

五十五

君子堂

譽堪上欲引以爲助興友乘間傾堪則上之猶豫頗  
倒已爲興看破上不足恃而恭顯足恃也望之殺天  
子甚悼恨懼堪猛給事幸爲恭顯傾危又復左遷雖  
下詔暴其寬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即徵堪而行在又  
希得見因顯自事君子之喉舌又寄小人能無齒牙  
爲禍與計此時堪猛惟有力疾求去庶可自全耳堪  
既已瘖死則猛自殺公車亦必至之勢大以極狐疑  
猶豫之主遇本靈無術之正人而宵小又復多端排  
陷用賢如轉石去伎如拔山望陰陽之調也難矣子

政屬係宗親疏同孤母則爲恭顯所排後爲王氏所

忌而欲以片紙爭社稷安危言之亦既古賢乎時矣

天子至召見嘆息悲傷然終不能奪王氏惟無益也

思哉王親其與陳湯叔議即晏嬰之威憤于陳氏

叔向之政觀于六卿也言之無益正爲漢室祖宗深

此直誠千古外戚留此大防耳其言王氏先和靖某

在濟南者梓性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椽重地中雖立

不起柝無以過此朋族之言亦深痛無隱情矣爲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降爲皂隸縱不

爲身李宗廟何長沙之痛哭屈子之離騷可謂兼之

而咸帝不察何哉所著洪範五行宛然以箕子肥遯

自居而遇事直諫又不減比干宗室之極有文學極

有氣節者區區一書生位不過列大夫而肝膽如此

始終行誼如此彼匡衡孔光諸人素以經術自負備

位等相立朝事業何如哉吾謂漢室社稷臣同姓有

子政異姓有王章俱託孤寄命人也而無其遇悲哉

子政之子皆好學能世其家子政亦可無恨矣

汲黯鄭當時列傳

漢有汲黯出入禁閤補闕拾遺人以諫臣目黯黯亦

以諫臣自許光武帝又剛健英察知人委任者明主

可爲忠言何事于諷武帝以社稷臣許黯正重其內

行修潔盡言無諱也且黯不獨直臣其矯制發栗亦

有權畧人崇黃老好清靜臥東海而大治以循吏補

直臣一案善合已任氣淨善灌夫劉蕡又以游俠補

直臣一案上日人果不可以無學慨黯之言也蓋甚

上更欲以文學補直臣一案上真黯即已哉上惟甚

史疑

愛黯惡爲張湯等深文所中故以淮陽息之耳東朝

廷一辨惟汲黯是覲其鄭當時兩是之便已首鼠兩

端所謂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也而汲鄭同賢何

哉曰廉同爲九卿同好黃老同賓客勢利同然而亦

有不同者莊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爲賢乎已

長儒性倨少禮士不合已者不能忍見此又莊長而

長儒短也總之鄭善與人賢汲喜攻人過爲鄭易爲

汲難爲其難而人不怨至使天子敬禮丞相謝服叛

王畏攝大將軍遇之過于平生倘所謂誠能動物者

聊太史先汲後歸窺其中之淺深矣

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嗣伍江息大傳

嗣通一戰國士與鄆生俱以辨口聞忌鄆生以口舌  
下齊七十城名震當世從而激信破齊以自爲功直  
傾危之士哉至其說信皆漢自立人各爲其主吾不  
以爲通咎也其對高帝趣烹數語亦度幾處變不擾  
者伍彼素有材能以學術受知淮南議論丰采卓然  
可觀其爲淮南畫交謀亦迫而後起未必非以王繫  
囚父母爲一時解免計則棘沾衣臣見其禍未見其  
禍始議周侃侃也後事發覺請吏自告天子惜其雅  
辭欲宥之張湯坐以首畫反計罪無赦法過于情矣  
嗟乎千古小人無忌憚俠狎賄賂爲天下所共恨者  
無如江亢克始召見衣紗縠襪衣曲裾便知非堂簞  
縞撮之鄙人士矣傳曰異服者誅先王所以首爲天  
下禁狹狎也亢以諸客感上挾持朝政兇鋒所淬貴  
戚公主藩王盡供其刀鉏魚肉而并以用之皇太子  
何趙廢之橫也晉獻公受驪姬殺申生猶曰以毋譖  
于族嫡立庶卒未有以一賊奴至使往饒之重骨肉  
之親猶之而不恤況聽讒者又武帝雄察之主也嗟

乎此豈有物焉顛倒其間哉率盡之治燒鑪銷灼無罪而死者數萬人又滅太子之一家克之罪上通于天矣漢太子立昭帝帝又不求復立皇曾孫其間廢立安危漢室幾亂者數就非克爲厲階雖族滅克家不足盡厥辜也父子情深帝能無拂于作歸來望思吸其泣矣何啻及矣其後數十年而有息夫躬誦述鉅險構患深刻常因中常侍宋弘上變告美奸佞于進賢錄內宮董賢之獲封躬實造許而賢適天變遂阻其奸躬卒以憂死何天之巧于敗佞上也

史疑

卷之二

六

君子堂

賈誼傳

天下有其言其美其類甚衆而行之未必可行者賈長沙政事疏是也忽而痛哭忽而流涕忽而長太息便已不近人情所以來終潛之試也文帝知誼少年英氣敢于自任人不能容彼彼亦不能容人若授以事權紛張更易欲盡變漢家制度事未成而迂踈立見誼反以才累矣不如紙上空言洋洋纒纒使人思使人惜惟恐不見之施行以不用爲用者此類是也若謂帝喜黃老故有心誦誼則一歲屢遷至大中大夫不爲薄矣帝實以師道待誼不以臣道責誼若使相天下其不爲王荆公者幾希矣吾謂人臣言事須慷慨不妨以少年盛氣處之人君任事欲練達正當以老成持重勝之

史疑

卷之二

六

君子堂

賈鄒校路傳

四人合爲一傳以其上疏言事一也賈山疏言陳霸  
獵之戒而長沙政事疏中亦言時此意文帝長子代  
遼習此爲娛耳詎陳事慷慨山言事切學當時稱爲  
一賈千年絕調也鄒陽開說英王隱其詞古若爲無  
意之言而幽深變幻使聽者驚心又一諷諫之法也  
正不得以龔勝王吉一律絕之枚乘書詞古明切更  
易動聽亦一才士惜其賦不多見耳路溫舒尚德緩  
刑一疏所全實多字也酷吏相繼誅夷溫舒子孫皆  
史疑

卷之二

史疑

君子堂

至牧守大官所謂活千人子孫有封蓋信斯言之不  
謬矣

景十三王傳

初開疆王好書多經傳說記故身端行治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多浮媚名譽雖流幸以兄割致反左  
人學問趨嚮與人品事業相近不可不慎也中山王  
騁色自娛正其藏明于晦若惟奢講不相循百姓無  
論非亭園馭民之道琴臣且恃其短長而督責之矣  
中山聞樂之對與陳思煮豆之悲俱千古風流至性  
人還骨肉至親有此感慨漢武大度愈篤親親之恩  
魏文忌才不念同根之誼所遭有幸不幸本可以自  
史疑

卷之二

史疑

君子堂

取咎也嗟乎薄后夢龍兆文帝之入嗣唐兄夜進聞  
光武之中興天數人事暗伏于斯寔命不同所感寧  
止在嫡庶間哉

董仲舒傳

漢室諸儒如終軍朱買臣吾丘壽王皆爲宏博絕勝  
之文以相辨難東方問以滑稽佐之相如之概蜀奸  
大之言也公孫之廷對阿世之學也嚴安徐樂主父  
獻天子一日召見猶恨相見之晚亦奇遇矣然其言  
多刻深成性充厲爲情絕無和平大雅遺意焉仲舒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賢良三策上下古今皆仁義禮  
樂政治興化之具也武帝時酷吏用事得此孔孟之  
言六藝之旨表章而修明之有改制之名變道之實  
史疑

卷之二

六十四

君子堂

史疑

卷之二

六十五

君子堂

漢雷飛極言古今災害怪異以爲國家失道之警其  
視東封西禪專言祥瑞媚上惑下以取功名者學問  
心術迥然不侔矣武帝多欲自喜聞其言如永炭不  
相入而又佐以誦諛曲學之公孫宜其終身放棄不  
獲與聞大廷未議也仲舒不云乎明其道不計其功  
行其志不謀其利寧敢競進趨時君君子之位而爲  
庶人之行哉

卜式兒寬傳

卜式兒寬遠跡手豕致身青雲直髮時版築飯牛之  
朋也卜式雖不知學問而豁達大度散材發身頗有  
權變卜式未弘懼之矣故以非人情不悅為亂法黜  
之而式田牧如故也始既輸財不願得官至罷黜不  
悔而助邊助費守其故智以退為進也上山此奇式  
備為長者兒寬與民假貸租多不入民間當免輸租  
繹屬課更以最以誦為贏也上山此奇寬拜為大夫  
蓋自奇式奇寬而弘羊之寵自此日棄矣式與寬同

史疑

卷之二

六

君子堂

操一知雄守雌之術以獲上寵而寬之力學又非式  
比故其決獄治民咸以經術飭吏治何文雅彬彬哉  
嗟乎公孫為相不能容一義形于色之卜式而張湯  
為御史友能進一獻古法義之獄採人之度量相越  
所由來矣寬從東封還上壽明堂天子至為敬舉君  
觴勉然稱兒寬壽無疆之象君臣相悅玉振金聲真  
可歌可舞也彼此兩人者一以賢即起家一以獄吏  
發跡而首奮為功推情與下竟為漢名臣人領自立  
何如耳天下卒以此多武帝知人帝何負于兩人兩

人亦何負于帝哉

史疑

卷之二

六

君子堂

張湯張安世傳

張湯傳智御人卒為三長史所害千古快之然子孫  
但繼保國持寵隆于外戚未嘗不疑天之報施何獨  
與于湯及總湯父子行事綜覈之而知張氏之宜世  
典也湯雖酷烈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且臨沒之日家  
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廩生時肯依文  
學以邀聲譽亦卓然自好之士也安世矯父深文而  
以謹厚操之輔政宿衛肅散不怠真篤行君子矣以  
安世之謙讓復形以諸霍之專恣人望所歸自宜在  
東疑

卷之二

卷八

君于堂

張氏成安世之名養安世之福者霍氏也覽魏相封  
事顯推安世正暗刺大將軍故能深入宣帝肘腋霍  
氏衰張氏興已兆于此矣宣帝欲以安世子領宿衛  
至求間免冠類首辭之不得此豈真以避禍哉正其  
以退為進耳職典樞機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  
與議何其善避權寵也有即功高自言私抑之以達  
嫌公推之以彰善安世之服人在此嗟乎安世功名  
不亞博陸侯而履盈持謙純以學問處之雖兄賀焉  
被廷令撫護宣帝似宜推恩然以安世之賢獨持大

體恐亦不假兄賀為庇也延壽口陳至誠于侯善對  
方習臨之謙儉勃之知人世其家聲金張所不及也  
獨惜放以寵溢自驕廷臣宰相繼劾奏放其始哉  
然卒卒免誅貳則安世謹厚之報然杜其禍也或者  
謂湯之卒家不滿千金安世食邑萬戶至富于大將  
軍是何湯之廉而安世之貪也是始不然人臣當功  
若盛滿時驕奢固以速禍清直又以招疑安世之殖  
貨即王翦請田宅自污意也然亦可為湯廉節之報  
矣誰謂廉臣無後哉

東疑

卷之二

卷九

君于堂



杜周傳

獄至更數赦而不出杜周子孫而昌所謂天道無常也延年與頡方樂而昭帝崩若以許世子不當業律之罪有所歸矣杜欽爲王氏取漢外托忠直內懷阿附直謂爲賊杜子夏可也百云手哉然能奪漢權不能移漢統王莽篡位文叔中興天下歸劉氏不歸王氏也何益哉小人投身私門不惜以生平學問名節殉之真桀犬也若謂從大將軍幕府時轉移一二匡救得失則王章之死詔獄欽何不一言救之焉鳳

史疑

卷之二

七十

君子堂

肘腋而謬托求直言以塞訪將以誰欺乎草死梅福訟其冤欽亦不能以一人手掩天下目也悲夫元成之際君子道衰小人道長故當時廷臣宗室雖以劉子政之朴忠天子至召見嘆息悲傷其言終不用也彼杜欽谷承諸人素以經術自負應詔陳言而托身權門黨謀無忌亦何顏與子政並立于朝哉子業爲太常卒以選舉不實免官就國其沒也求還京師與主合葬而不許賜諡恭侯正欽之遺崇耳嗟乎今日東政之王莽非即昔日欽所獻說之王氏乎杜氏之

許劉氏如此王氏之報杜氏如此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也杜周之子孫名雖昌而實敗類誰謂天道無知哉

史疑

卷之二

七十

君子堂

武臣子傳

宣帝謚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謚木生祖也輒永祖命  
以拒贖者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乎宣帝謚曾祖  
之意謚曰為戾此亦輒之拒贖也况歸來望思武帝  
已言感憤能感其父而不能感其孫宣帝之刻核  
可知已夫兩厲之侮雖孝子慈孫不能改然亦非孝  
子慈孫所樂謚惡謚者寧失出毋失入可也王夫  
人生齊懷王有寵早卒李姬生燕王以謀逆見誅厲  
王以說詛自縊漢武之子孫相繼為王者無有也獨  
史疑

卷之二

七三

君子堂

東方朔傳

東方曼倩為漢朝滑稽第一所謂依隱玩世時不  
逢也初來上書語多誇張不如此不足以驚動武帝  
給朱儒而得米射覆時復有郭舍人為滑稽舍人亦  
可笑大官不日晏不來肉食者謀之罔如是乎朔之  
拔劍割肉亦人不恭矣宛然簡令碩人之跡如涇諸  
公言錫爵也除田為上林苑屬之南山丞相御史不  
能諫諍救止而朔獨進諫足空朝廷矣惜哉武帝之  
壯其人而不納其言也置酒宣室引納董偃此何言  
史疑

卷之二

七五

君子堂

乎古來天子風流豈無一二弄臣然朝廷之禮不可  
不肅曼倩之戲正自當用儼之寵由是日衰遇飲者  
禁其流防微者杜其漸也朔雖詆笑然時觀察顏色  
直言切諫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朝皆放弄無所為屈  
至詆公孫諸人樹頰擢頤結股連尻遺蛇其跡行步  
鵲旅振臂極矣甚至醉入殿中小遺殿上未免流于  
狹邪耳上書自訟滑稽人專用中韓學問使人不測  
為有客難諸篇文辭滂宕皆有托而言也東方待詔  
金馬與長綬出入禁闥同一忠悃而用諫之術各異

以游戲爲批鱗補頤是其爲古之至人乎

史疑

卷之二

七

君子堂

李陵蘇武傳

李陵漢將種也爲武帝討自宜推轂重任獨當一面  
陵必有以報效漢奈何以五千人之虜博德羞爲  
後雖上何以不怒責博德友疑陵悔教博德上書不  
情極矣勒之出西河遮虜障抵受降城驕置以閒是  
置萬全之道乎陵一日戰數十合殺虜二千餘人虜  
不利欲去而軍尉管敢亡母奴其言陵軍無後救拊  
循士卒之報如此充不可解也陵至此欲死而一門  
數奇無時得洩故感慨抑鬱激而降虜豈不能死哉

史疑

卷之二

七

君子堂

不欲死不屑死耳觀其送別于卿起舞悲歌自是有  
血性人不得與衛律同日語也腐史極爲申救自知  
聖怒不測而交游中一種熱腸厚誼不惜以一死爲  
知己鳴冤亦憤陵無後救故以國士名將盛推之此  
文士真肝膽也嗟哉于卿若無霍大將軍則燕王之  
公幾爲廷尉逮捕矣漢之待忠臣何如哉陵本義士  
其主降虜已非本心何以復爲單于說降武特以塞  
單于之請耳嗟然一嘆真心道動此于卿所以倦倦  
下陵也若他人直以陵陷虜而絕之矣武歸漢以廷

尉敦奉免官既免官矣何以昭帝崩得豫聞立宣帝  
事良由大將軍重武惠直故就事詔詔非漢制也嗟  
乎使武歸武帝不死則同受顧命應乎仁日禪而在  
武帝帝先失一往復大臣則長孺後失一託孤重臣  
則子卿少孺馬長孺與子卿且相矣使與武相而  
殿不降胡與光同受大將軍顧命立朝必有可倪借  
乎其俱不遇時也

史疑

卷之二

七六

君子堂

霍光金日磾傳

霍嘆古今用人非用違其才則名過其實武帝接霍  
子孟于即習此時本嘗有所求見竟以往復大事屬  
之卒不負所託此一奇也帝屬子孟以周公之事此  
時朝廷不乏大臣光不讓以讓日磾光之卓識實亦  
武帝教之也日磾始不過一降胡亡虜武帝奇其狀  
即日賜湯沐水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  
大夫此又一奇也帝蓋隱然爲光植一右臂光從此  
悟矣光之大節操昭立宣不愧古人世但以不學無

史疑

卷之二

七七

君子堂

衛病之余謂光之不學有三而宿衛自專親黨根據  
不與馬弘羊心計反覆不宜同受顧命而光不爭弘  
羊卒與燕王通謀未必不恃先朝大臣料光不能有  
加于我故肆行無忌若使早爭之必無今日之禍幸  
而止畫室中上已知上書許詔弗坐使帝愚闇信奸  
光即百口何以辨其不學者一也昌邑王廢禮在藩  
邸時淫亂已素著廢立大事君非奕棋且皇曾孫尚  
在也奈何舍曾孫立昌邑二十七日中幾危社稷直  
待九卿責光乃始憂憑召羣臣會議始以矜獵車迎

曾孫其不學者二也許后暴崩顯恐事敗具以實語  
先使光自為發舉令顯仰藥而死其禍即止矣惜也  
稱澤不忍釀成後禍竟致夷滅其不學者三也嗟乎  
光之功業三代所無光之榮寵亦三代所希觀卒以  
物盛禍盈雲山外逆至于滅宗未嘗不為光惜之使  
其時有一二廷臣追頌光德曲為申救猶可少延霍  
氏一綫血食而無奈魏相諸人中銜私怨多方發其  
奸未免摧折太過耳吉于是而思日磾之先見上欲  
納其女後官力辭不肯真子孟所不及也為敬宿主  
史疑

卷之二

十八

君子堂

忠信勤功夷狄之有人不知謂夏之亡也

傳常鄭其陳留傳

其陳有功而無罪者也郅支因殺漢使者至不赦也  
兩人從數千里外因利求便設奇制勝入費一矢一  
鐵而云中朝之誦其事即不戒君子猶於之況大功  
已立持議者尚苛以文法至下獄徙還而卒此不特  
功罪不明阻忠臣義士之氣亦漢室典憲所係也吾  
於論其陳者而知之矣劉向忠劉者也其言曰其陳  
自奮絕域以立非常之功其於衛霍功實倍之臣衛  
不忠劉而黨王氏者其言曰東危微仲生事蠻夷  
史疑

卷之二

十九

君子堂

畏其為國招難耳嗟乎使郅支不誅則特其冥頑殺  
掠使臣又不正其法彼日謂漢馬與而覓避生事漢  
之難正未有已也即曰矯制發師而闕以外將軍制  
之矣安能從數千里外待命於不可知之朝廷乎若  
然則何以處趙克國也克國之患同在境內故得朝  
上晚夕報可其陳之節制在境外有列國家專之可  
也臣衡素經術自負豈不知凡伯之立之事特內黨  
王氏不欲漢室有立坊之臣耳生事為名以塞眾口  
耳涉與之出西域役國上言其出出也

發節不肯去請正科區備石顯諸人撓其成算也帝  
城射單于鼻推肉脩入上斬虜千五百人生虜四十  
五人降虜千餘人為漢除大患即使受上食封亦不  
為過而衛顯王坐以奉使顯命按驗下獄此其心吾  
知之矣彼以為荒微絕塞猶能部勒行伍為國正法  
况鞏轂之下見此關堅櫓權群奸附和萬一湯等咸  
怕然不平捐命建功或召外兵除內亂或矯節制單  
中涓或募敢死之士乘機觀變慨然為天下清君側  
則石氏王氏危矣且又德威聲遠為劉氏藩屏俱其  
妙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君子堂

隱衷所深忌而必欲致湯于死也劉向忠劉則上躡  
稱其功匡衡不忠劉則復奏劾其罪各有深慮焉他  
如傅介子常惠鄭吉其忠勇雖不及韋陳而行事大  
畧似之於以耀西漢威武故誌傳也

### 魏相丙吉傳

漢世守成賢相丙魏竝稱然魏多材畧而陰險漢之  
元氣不若丙以謹厚稱大德獲福候于有餘地也篇  
按大將軍嘗用事下相其尉獄災車千秋為武庫令  
自見夫父憚相治郡威竟官去非相有所刻標之也  
况經使掾遮留之而霍光何必下之廷尉乎及河南  
老弱守闕上書者萬餘人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三  
千人頗復所作一年以免太守罪大其得民如此光  
又何必法繫乎後相因平恩侯奏封事霍氏遂至族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君子堂

漢同由光之子孫不戢恩寵所改亦未必非天道人  
情之好還也余謂是不然相在獄邸何以得因會赦  
出安知非大將軍未減其罪而思用之其以刺史高  
第入焉大司農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光亦知  
繫獄之冤故以是報之其於相非有蓄怒深怨也相  
衡之發霍氏陰謀書置誅夷亦大其矣且又以私怨  
殺趙廣漢大廣漢在穎川其得民不減相在郡不念  
其京兆之績而必欲致死是相之為相專圖報復耳  
丙吉則否曾孫在獄邸獨賴吉得生及曾孫遭遇絕

且不道前惡若使親相有是功其不情特自陟  
求自若鮮矣或謂漢朝宰相惟相本經術誠大體  
相補職當主意耳則吉之公府不案吏調和臣  
賢自代亦未爲不識大體不知經術也其以子顯  
夕牲而出取齋衣即督過之有識者固如此謬讓不  
代口不言功專行老氏之術使先儒能引吉奏記以  
時建自其故恩則擁昭立宣之功吉實與先共霍氏  
受法時吉自當百口保之霍氏猶可以功贖罪惜哉  
尤之結怨於魏氏而不種德於西氏也嗟乎天生武

史疑

卷之二

八十二

霍子帝

帝殺子孫如戲天生傳陛下族置其君如奕而俱不  
能違天吉之拒奏天之悟劉氏也相之上封事天之  
滅霍氏也然兩人德怨厚薄於茲見矣

駐劄夏候京黃李傳

漢自武昭宣之間臣下往往得明陰陽言吉尚先時而  
驗其治春秋言者咸惟董仲舒柳枯臥地何葉成文  
公孫氏當復興則皇曾孫也非孟至欲求索賢入禮  
以帝位如殷周二王是何言哉夏侯善說禮服傳說  
災異洪範五行霍大將軍以爲羣臣奏事吏官太后  
省政宜知經術自令勝川尚書授太后母后亦有經  
術師與哉宣帝議廟樂勝獨執詔書爲不可用不憚  
死諍以危明主謂上爲君誤知字上則想見其簡易

史疑

卷之二

八十三

霍子堂

無文也京房見術見知於上指斥奸邪不欲遠離左  
右願歲盡乘傳奏事即汲黯之不願治郡淮陽也卒  
爲顯等排陷焦贛謂得我道以亡身者其言驗矣翼  
奉于詩中參六合五行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此修身  
齊家大學問非陰陽家所知也惜連月久陰指奏外  
戚又按災異極論官輒李尋繼之陳日月五星及河  
瀕之災請抑外戚去邪佞至哀帝亦爲感動翼古之  
遭直也或謂自古言災異而奇驗未有不夢焉遂以  
不審失身罪之甚矣然爲左道焉然言者疑或微

箕子言之其詳止于爲奴比于無術而友以割心又何也總之此數人者稟鯁直之操忤巧佞之人非正不兩立即不言災異不濟陰陽遂不獲譴乎冀奉與肅聖之臣節同師循以經術備位宰相望之自殺豈其學有不同則立身趨嚮異也若謂房博棄市尋先流放知入而不知人明數而不明道故禍不旋踵則冀侯冀本何以得壽終也

箕子

卷之

八十四

箕子

肅聖之傳

漢之宰相得君而不得志得位而不得時未嘗如肅聖之者也宣帝在民間已知東海蕭生以奏討備言升爲謁者賢良上書輒下問狀前此有之乎元帝即位聖之以師傅尊重數宴見言治亂前此有之乎所薦引宗室給事侍中拾遺左右皆明經達學者相業不在兩魏下也竟以中官排擯引攀自裁沉沒不顯號于上帝其信然哉吾以爲聖之亦有以自取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寧有今日下獄史疑

卷之

八十四

肅聖

明日上書今日免官明日就職何以自立朝廷風化天下耶聖之固高節不辱而于剛柔微彰之故參之未明兩吉賢相也望之意輕之其失在傲霍大將軍功臣也故摘伏其陰事其失在苛鄭朋伏邪小人也引之清要其失在暗總不明經術耳即其罷恭顯非不侃侃孤忠而亦無術以處之乎瞻不云手肉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于小人之意以陰伏其間然後恭顯可圖也即日身爲大臣社稷存亡以死爭之寧能坐視狎邪爲調停苟且之計乎



則何不坐政府辱其罪如中屠嘉之檄召鄧通也是  
又不然元帝昏庸何能厚望如文帝而恭顯陰謀又  
非鄧通比宣帝在時已極明習文法又典樞機丞相  
之不能與中官爭也漢重法律不重經術所繇來漸  
矣昔所貴望之者在係獄之後宜奉身求去不宜復  
出視事總之望之之死臣失在太剛君失在太柔故  
讒人交搆平柑手却食哀慟左右安用作天子而問  
貞與等徒博其免冠一謝而已此元帝之優游不斷  
而漢業所以衰也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趙尹韓張兩王傳

古之君子有往後事殺豪強廣漢爲京兆尹按殺京  
兆掾不詰之天子漢法疏闊固然耶其爲鈞距以得  
事情是欲禁民爲非而先道之奸也殺大姓不已且  
侵犯貴戚甚者徵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將吏卒突入  
丞相府召夫人跪廷下受辭暴橫已極安得不生法  
誅且蘇賢父上書訟廣漢而疑已子榮高教令先不  
得情實矣其發姦摘伏豈盡無誤者坐以賤殺不辜  
非誣也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老子曰佳兵者不祥

史疑

卷之二

八七

君子堂

又曰攘無臂廣漢卒以自殺悲夫尹翁歸治東海治  
扶風爲政任刑刻鏘太過然猶幸溫良嘯退不以行  
能驕人所以得令終也韓延壽悉更改廣漢故音教  
以禮讓黃霸因其跡而大治善政之及人速也竟以  
私事與蕭望之相持故功業不終耳張敞爲治木春  
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儒雅不純用誅罰且嚴上書  
言事盡眉人不忘吐握也王尊抗節東平王劾奏永  
相御史真特立不阿東郡治水投沉白馬使巫策程  
詰以身填金堤何壯也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尊

終不動而水波稍却河神亦畏強項即吾獨難夫一  
上薄沾在尊旁不肯去惜其名不傳耳王章守京兆  
為鳳所舉不親附鳳左人所難下獄而十二之女知  
先死必君剛直之信于家人也王商為政自還章妻  
子故郡此不意之逢也家屬完其采珠致產此非望  
之殺也天其以報施直臣乎總之此數人者皆有材  
力任氣節而或以經術緣飾或以文采點染功名器  
識不甚相遠也吾獨惡廣漢擅權恣殺雖以此獵威  
名而國家大體所傷實多矣

卷之二

八十八

君子堂

匡張孔馬傳

自古小人謀國往往有所挾以蔽身然未有備位宰  
相托名經術而朋比為奸如匡衡張禹孔光諸人者  
也衡始以經學精習始進固以正也迨自歸官之後  
受樂陵侯徵辟而衡已為史氏之私人矣史氏衰則  
附石氏衡與前相常玄成昔畏顯至不敢失其意宰  
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顯敗後卒以王尊劾奏稱病  
骸骨專地盜土免為庶人富貴其可常庶哉張禹為  
相六年以列侯就第朝朔望位特進已極人臣之寵  
乃其所好僅僅一肥牛亭何老牛之惜也永始元年  
間日蝕地震吏民上書譏切王氏上亦疑懼車駕至  
禹第辟左右親問天變禹不以此對直陳王氏擅權  
而久借經術汎外庭之議上繇此不疑王氏漢祚傾  
覆皆禹一人為之也孔光為宗聖孫典樞機十餘年  
本寄強諫外托持正內實依違是孔子所謂鄉原也  
始終黨附王氏故力排丁傅耳莽為大司馬則光為  
大司徒莽為太傅則光為太師光幸先莽辛耳光若  
不死必覲顏稱新室元老宗門之遺教漸滅盡矣嗟

嘆此三人者非所稱服儒衣冠傳先王語而才力明  
達之議持保保位不惜生平名節學問盡以殉之邪  
大患失何所不至也始而蘇國家繼而靈經術惜哉  
或謂曲學阿世儒相之壞自公孫弘始而吾以爲蕭  
何作偏也何爲開國元勳黨附呂氏誅戮功臣匡衡  
爲不顯私人孔張爲王氏私人皆何之故智也何牧  
泰圖吉籍而漢相俱以經術見推意者其亦奉何之  
教乎高帝謾罵儒者儒者之禍遂至以經術誤國報  
施至此極真可畏哉

史疑

卷之二

九十二

君子堂

谷永杜鄴傳

史疑

卷之二

九十二

君子堂

漢之有谷杜亦稱通達名儒而跡其心事何渾悲隱  
阿也其指斥椒房專言內寵至舉日食地震盡欲以  
皇后貴妾當之大有所校之也谷永知王鳳方見相  
用陰欲自託遂言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時對者  
十人獨永與欽爲上第實王氏從中諛之也竊專權  
則附鳳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則附譚王音以從舅越  
親輔政則又附音即在王氏一門永亦惟勢是趨耳  
慨本天象以抗疏公朝永自知有內應故得展意無  
所依違輒怒輒解帝之昏庸永已知其無能爲矣今  
日遷光祿明日微給事今日斥太守明日權司農富  
貴爵祿盡在王氏掌握中安用此廢旒獨夫哉杜鄴  
間說王氏外托忠直而內懷附會鄴之議丁傳亦即  
永攻趙氏李氏之故智也或謂帝以衆人遇谷杜故  
衆人報之王氏以國士遇谷杜故國士報之是殆不  
然御史大夫繁延壽嘗除永補屬矣太常陽城侯劉  
慶忌舉永待詔公車矣鄴又從張敞子吉受學得其  
書焉抑此三人豈可謂非知己哉而獨于王氏慊

德則大將軍威勢實有以制之若使王氏一旦  
如霍氏先攻王氏者必各杜其人矣石顯盛時匡衡  
惟阿諛曲從及身後而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小人  
之反覆可畏哉嗟乎以谷杜之才識議足比聖經文  
采足駭人主失身權門不能自立文有餘而識不足  
也悲夫

史記

卷之二

九十三

君子堂

楊雄傳

西蜀有楊子雲固曠世一士也默而深思非聖哲之  
書不好作太玄以象易作州箴以象書作訓纂以象  
禮作文騷以象詩作法言以象春秋稱好古樂道不  
虛耳其所著其泉諸賦蜀波之錦不足爲其汗漫蜀  
姬之美不足爲其豔麗青泥九折之盤屈不足爲其  
幽絕金馬碧雞之幻性不足爲其變化以配長卿子  
游承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課其生年  
史記 卷之二 九十四 君子堂  
雄卒丙辰未嘗得享哀帝桓君山傳亦載雄作甘泉  
賦一首始成夢脫出救而內之明日遂卒此在成帝  
時事耳王莽篡漢在丁丑二十二年安所得較書授  
閣爲者嵇康傳高士祖雄與董仲舒同科其人品趨  
向可知矣若使肯用符命稱功顯德者必收雄以爲  
人望又何爲官之拓落也且漢賦新何不立劇漢  
而刷秦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就蹤遇不遇命  
也雄肯爲此湛身苟容之事哉漢有兩子雲谷子雲  
最稱筆公計其時于雄稍後應是谷子雲所作而大

家續書未極本精誤答爲楊耳天下寧有議論學業  
不說于聖人而肯爲篡賊作符命又寧有恬于勢利  
而肯署莽大夫欲以文章成名後世而先作論從諛  
就班祿所載已自抵牾不合矣劉知幾曰太玄深奧  
難以探赜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之受誣有自來  
矣嗟乎以雄之才千古嘆服者止一桓譚凡人賤近  
而貴遠祿位客貌其可忽乎哉

史記

卷之二

九五

君子堂

劍俠列傳

秦始皇不死無論秦舞陽卽十荆卿不能刺之死也  
待我客與俱特欲效曹沫劫齊桓公一友侵地耳古  
來俠客惟專諸事成身名俱全諸政事成而死豫讓  
事不成而死死一也曹沫不遇齊桓則盟上要盟而  
盟下背之曹沫亦必死矣刺客所爲極難者無如荆  
卿秦始皇梟鷲英猛懾人冤冤且其防固諸侯刺客  
不敢近深于緘膝舞陽殺人如戲奉圖而色變震恐  
非其精消忘天子之威固不敵也荆卿獨言笑前謝  
史記  
卷之二  
九五  
君子堂

取圖奏之至圖窮匕首見猶倚柱而笑箕踞以罵何  
慷慨從容若是劍術至此可論道矣

匈奴列傳

匈奴種類不一遷徙無常傲慢驕悍自相兼併夏商以前無論已周自襄平以降不修政刑而倚戎狄專以外夷爲外家戰國時百有餘戎義渠殺而秦燕趙各築長城自衛至始皇因河爲塞壘山堙谷匈奴震懼奉首而竄不敵與中國界君顏如醢士氣如飢秦同萬世雄也高祖困白登呂后結和親匈奴強則漢弱文帝竭力柔懷而每念不忘廉頗李牧正此雄心永清耳孝武猛志驅除選天下精兵良將膺節鉞荷戈矛日夜思大創之於是而程李衛霍分道兼行天子自將待遼出九原至浮且井不見匈奴一人自河水至朔方亦不見匈奴一人爲築受降城而還當斯時也犁庭掃穴窮寇醢離林官舍于虎譙步騎多于星蝟矣幕南無王庭不特復九世之讐雖百世何以加焉下視懷惡青衣傲欽止符安得起秦皇漢武而一洗其辱哉吾謂漢時爲漢忠者三人中行說衛律趙信皆教匈奴以誘罷漢兵者爲漢惜者二人前失一名將則李陵後失一名姬則王嬌千古所同悲也

史疑

卷之二

九十七

君子堂

史疑

卷之二

九十八

君子堂

爲漢幸者二人大將軍之武剛營霍驃騎之祁連山雖曰屬有天幸然非此兩人何以奪天驕之見乎故曰秦皇漢武真千古奇天子也

史記卷之二十一

尉佗以今起家乘秦之亂阻海自雄以兵威邊絕道  
備變亦賢矣哉西陵東越各自稱王尉佗窮帝自娛  
隱然有虎踞諸夷之志高帝時世保南藩和集百越  
不爲邊害自高后絕關挑釁始速之叛顧此老崛強  
所昔而不能不屈節于孝文此則曰朕高皇帝側室  
子彼則曰老夫故南越吏誠之所感蠻貊可通一紙  
賢于十萬師矣然實惟佗識時務早已知棘門細柳  
帝自勞軍止革問焉唐帝未嘗一日忘邊事也具啟  
史疑

卷之二

元元

君子堂

與天王抗哉後自嘉之變獨小忠無大畧自取滅亡  
夫亦不識時務耳識時務者是爲後僕佗其庶幾矣  
曰此中人無足與語任當亦曰郡中長吏無足與言  
者故召公告之若使器不死器爲帝佗相之中國人  
輔之寧但爲一州主直當爲百越長也

東越朝鮮列傳

東越能亂而不能治越人相攻擊不足煩天子使征  
之無功總不如以不治治之徒之江淮間華夷雜處  
惡非所以安中國柔外夷也五胡亂華于此肇其端  
矣荀瓊之縛路博德以爭功相疾棄市然樓船之始  
敗于朝鮮既以左將軍勝而後合兵又陰與敵和非  
無罪者也公孫遂之往天子知二將之異使正之且  
許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與左將軍謀而縛樓船非矯  
制也左將軍誅遂亦可誅乎左將軍即可誅朝鮮乎  
史疑

卷之二

一節

君子堂

矣獨不可以功贖乎嗟乎武帝以人主之威天下之  
力驅之誘之幸而成功名于將亡之敵若夫賞罰則  
本有常也

大宛列傳

俗儒拘方行住坐臥不離一室譬如虱處氈中語之以通國大都未有不蕩心駭耳者又安望夫遐隔海市爲能探勝窮奇譜天庭星于烟雲日月中也語云未識國上而別其風俗亦何異畫鬼而未識其貌讀書而未詳其名夏蟲之不可以語木故也然而系弧蓬矢丈夫所有事也既不獲勒石燕然亦當乘槎博望上窮昆崙下觀河源傲耳英以所不知耳夫天下大矣欲于中國數千里外蒞道而窮要領此實

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儒林傳

總論

儒有不同有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游俠變而爲刺客而刺客高漸離出焉有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文史變而爲詞賦而司馬相如揚雄出焉有賸達之儒莊周初望寇是也賸達變而爲滑稽而淳于棼東方朔出焉有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智數變而爲纖綿而京房李尋翼奉出焉有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章句變而爲法律而張湯杜周出焉有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事功變而爲循良而黃霸張遂出焉有道德之儒孔子是也道德變而爲老爲墨而老聃墨翟出焉楊子雲所謂儒通天地人也儒林傳或疑其不採道德之士而獨疏六藝門戶夫六藝因專言道德也漢興言易者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生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燕有韓太傳言禮魯有高堂生言春秋齊有胡毋生趙有董仲舒皆諸儒之冠也豈不文雅彬彬哉于以勸學興禮崇化勵賢風四方而先天下有餘矣

史疑

卷之一

五

君子堂



馬氏世傳

馮氏與王氏同爲元帝外戚而馮氏獨賢有世功宜  
王氏忘而擢抑之也獨惜蕭望之經術重臣亦阻奉  
世封議其何以勸有功勳戰士乎杜欽追訟奉世前  
功即答宋之訟陳湯也欽宋小人亦能持公議而匡  
衡從中阻之經術安在哉野王年少行能不改若用  
爲三公功名必不減治郡時乃以後官親屬謂不宜  
備位九卿則王氏之一門五侯又何也京兆尹王章  
忠直不阿劾讞切王璆而薦野王兩人之賢否可知  
東疑

卷之二

君子堂

矣馮立居職公廉治行與野王相似大馮君小馮君  
史氏歌舞之猶慈父也參之於嚴學行宜世其家卒  
以五侯敬憚子孫十七人盡以無罪死天道安在哉  
漢邪交亂貞良被害吾不悲馮氏而深悲劉氏也王  
氏篡漢此其明徵哉

儒林傳

論衡

秦始皇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  
也漢興言易者本之田何自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  
而易以東嗣是而後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張彭之學  
崔孟白之學皆博士家言也惟高費學本嘗立于學  
官耳京房受易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故與諸家不  
同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衰微  
也持論雖巧慧諸家不能難而實非古法春秋緯云  
河以通乾出大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  
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書感伏羲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而六藝  
論又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所變化政教所生自人  
皇初起也周禮大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連山  
似山出內氣也萬物莫不歸而藏于中矣邵康節曰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  
用也用之者其惟聖人乎君子體仁是以長人嘉會  
是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善用者所  
以容保無疆也自昔否泰之理起于人君一心一念  
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不正其畫爲陰否

自是而起矣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故乾動則爲坤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故坤動則爲乾乾坤合動而歸于太極聖人知之矣資始統天乾之必本于復也厚德載物坤之必繫于直也漢世諸儒欲明天人之際而不求端于家人利女乘六御天之智陰乘陽則母后擅國履霜堅冰當防其漸也陽避陰則君弱如婦八月有凶當闕其卯也嗚呼進退存亡之故惟聖人知之易豈易言哉

史疑

卷之二

一百四

君子堂

儒林傳

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內則說詩子之禮云詩貢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合神務云詩者持也故詩有三訓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觀民風焉詩曰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不知何說指也漢自中公受詩浮丘伯其言治亂曰爲政不在多言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也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言哉言乎懷國以治詩爲博士詆老子書爲家人言而斥公孫弘以曲學阿世齊魯之言詩大約皆強諫約說者也宗魯詩者無如荀氏宗齊詩者無如后蒼而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作詩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所謂韓詩也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學舉六藝更立毛氏學而鄭氏詩譜所載又有大毛公小毛公毛氏詩三傳是者動以百數詩云以雅以南緜任朱謙注亡詩無之蓋見齊魯之詩也緜來引詩都人士首章鄭注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

子載伊訓造攻自牧官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  
歌行率彼大常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無  
有若荀卿引中歸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引康誥曰惟文王敬忌一人其謬妄如此禮記以中  
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其乖謬如此況武成逸書可盡  
信乎嗟乎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爲數或  
反數擬象洞僞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卒合附會  
自然之數益壞焉邵氏曰唐虞其中天而神聖允禪  
史疑

卷之二

一百六

君子堂

其應運而生乎其猶憂之將至日之將中乎聖人刪  
書斷自唐虞以其能不失時也

儒林傳論書

自古書肆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  
上繼唐堯下迄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帝之事未可明也夏書所載敷納以言  
地平天成皆在大禹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  
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爲周書以箕子至周  
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秦時禁書伏生壁  
藏之漢興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山東大師  
必宗伏生齊魯之間繇此類能言尚書而歐陽有平  
史疑

卷之二

一百七

君子堂

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泰假李之  
學皆世之知名者也史通辨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  
氏列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章余謂書多駁辭宜孔  
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以周爲名孔子亦  
未必見至若職方同于周官時訓比于月令斯百王  
正書五經別錄矣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  
篇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  
孫悉得其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  
事未列于學官安國自以博考經傳擇據前言然孟

韓詩實無此首章服虔以行歸于周為逸詩鄭于中

候握河紀注云昭王之詩鼓鐘之詩所為作者依三

家為說也般詩於經思蓋齊魯韓之文毛詩無此句

今毛詩有者衍文也禮記憲憲令德疏齊魯韓詩又

鄭特注注為下國暇鄭疏云引齊魯韓詩也孔子問

居注讀湯齊為躋疏云三家詩周禮注吉圭惟館疏

鄭從三家詩三家之詩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

采芣騶虞鹿鳴四牡皇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

魯詩鼓鐘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也虞書言詩言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志自后夔以來五聲八音所用以為樂皆主于詩舜

作歌以謹天命皋陶乃唐載歌世治而相勉以善也

五子述大禹成焉歌世亂而相儆以惡也列子言立

我蒸民莫非爾極堯時所為詩也書大傳言日月光

華弘余一人舜時所為詩也太師陳詩以觀風俗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學校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

術至孔子始刪取著以為經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

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詩有天下之

作一國之作神明之作焉寧徒誦其言已哉

儒林傳 論春秋

漢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

故亡僅存其一除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所

信者鄭氏無師次氏無書故二家不傳耳漢武宣之

世信重春秋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日

未張而大綱克正其效亦可見矣後傳之學惟春秋

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于經則

理虛而無証言于史則事碍而不通所以難也晉王

接傳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荀崧傳又謂左丘

明張本繼末發明經意多奇備公羊高親授子夏辭

義清雋斷決明審殺梁赤師徒相傳文清義約是以

三傳並行莫能孤廢也左氏疏賈逵上春秋四十條

以祇公殺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膏肓發墨

守起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而何氏又

作墨守以距長義以強義為廢疾以難殺梁造膏肓

以短左氏又在注傳之前也至晉劉兆以春秋一經

三家詩論諸儒是非紛然互為讐敵乃合三家異同

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言  
甚悉也余謂三傳各有短長左氏豔而富其失誣殺  
梁清而婉其失佻公羊辨而裁其失俗然俱以輔翼  
春秋爲主春秋于經中爲宏書鏡得朱子理之  
簡嚴似之悟古幽于識數易之精深似之參古而  
辨國俗類詩之情陳玉帛而會兵車極禮之變且欲  
以一經合五經之成奈何于三家中苛求異同子哉  
古者以史記爲春秋後世著述多托春秋之名而屬  
辭比事不與春秋相似非史策之正也晏子爲春秋  
史疑

卷之二

百一

君子堂

而柳宗元辨直欲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  
著墨之道耳後之作春秋者其猶行墨之道也與

儒林傳 論禮

元經禮居其三曰儀禮漢儒得古文禮五十六篇高  
堂博士禮十七篇漢志所謂古經七十篇者也劉原  
父云當作十七曰周禮漢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失冬  
官一篇補以考工記劉歆較理始得著錄漢志所謂  
周官經六篇者也曰禮記有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漢  
后舍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德刪古禮爲八十五篇  
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四十六篇爲小戴禮馬融  
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漢志不著錄而  
史疑

卷之二

百一

君子堂

曰德聖慶普三家立于學官後漢諸儒多爲小戴  
卽今之禮記也大戴禮既已缺逸其間又多雜誤後  
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俱不及大戴矣  
今考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缺  
者四篇重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不能合  
八十五篇之數豈但八十一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  
小戴書無異禮察篇與經解不同曾子大孝篇與祭  
義相似則戴聖已取之篇也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卿  
子取舍之說及保傳見于賈誼疏聞與經子同者尚

多有之其探索陰陽窮悉物理惟本性命雜言禮樂  
器數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禮器云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  
故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元王之世二者蓋有  
書藏于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蒞事小  
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  
以教國子皆此書也聖人在上未有若周公其道則  
一而經制大備自秦并天下收儀禮而歸咸陽但采  
其尊君抑臣者爲特用七錄云古經出魯淹中其書  
史疑

卷之二

百五

君子堂

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  
後博士特其生得十七篇鄭玄注今之儀禮是也餘  
篇皆亡矣韓昌黎讀三禮以爲周公文王法制在是  
惜不得揖遜其間擬其遺辭與古亦千古所同恨也  
嗟乎禮者其本在于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豈形器  
云乎哉觀叔孫之綿蕞益思魯兩生也

循吏列傳

叔放忠廉去相不悔羔羊之皮素絲五純斯人有馬  
子產剛克諂毀不遷彼其之子邇之司直斯人有馬  
公儀休奉法警貨無漁細衣之宜今蔽下又改爲今  
斯人有馬石奢李離聽微而釜鉞無逃如可賄今人  
百其身斯人有馬天下盛衰起于史治漢之叔下必  
于京兆馮緄漢之名相不出三輔黃圖人主尚當知  
四方艱難況端揆眞賢乎雖然黃霸視事功名尚損  
于治郡時亦復何哉

史疑

卷之二

百五

君子堂

酷吏列傳

酷吏不獨殺人，不顧殺人父母兄弟妻子，不顧即殺已之父母兄弟妻子，亦不顧甚至宰殺其身而必以殺人爲快。固天生以代水旱饑荒疾疫兵火而殺人無厭者，小民見之如仇，大廷見之如怪，則彼無由以深文致身而廷尉稱平矣。漢之酷吏何陰鷙妄殺相勝無已也。張湯趙禹交謫傳古，特其說以張綱而溫舒尹齊又復後來居上。至杜周侯伺上言爲律，令天下無完人矣。所可原者，惟鄧都爲中尉行法不避貴

史疑

卷之二

百四

君子堂

戚爲鴈門守，匈奴不敢犯，亦起赴于城也。然而蒼鷹束薪自鄧都始之。次審成則曰治效，鄧都次義縱則曰治放，鄧都實都爲作俑矣。趙盾以不討賊爲弑君，都以不明允爲首惡，亦一例也。究竟都等十人而夷滅者八人，甚至夷五族，載牛車者嗟乎商君車裂而秦人不憐，諸君入此甕中欲以斃人，徒自斃耳。彼殘民以峻刑者，亦可凜然自省矣。

游俠列傳

曹景宗自言昔在鄉里，與年少輩數十騎，拈弓弦作臂，擲箭如餓鷹，叫于澤中，逐獐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骨髓，如甘露漿。覺年復生，風景端失，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勳，轉不得路行，開車輟小，人輒言不可置閑車中。如三月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予謂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猶爲夭也。吾聖人拜豈能拜人，讀游俠傳至使宰相得之若一敵國，遂以某勝亞大之破七國，全恃劇孟一人耳。彼肩于

史疑

卷之二

百五

君子堂

行而心與功不見諒于天下，天下視其所恃高卑之，而俠士竟不屑匿其壯心，以依阿曲謹取容。當世益代不乏也。然學古之大俠，必游以佐之，而心本于振窮，窮祇聲名故所至如歸。彼俠士非賑德施仁，則高自遠舉而已。若夫溺酒色而激于意氣，或盜虛名棄身劍戟與殉，不逞于匹夫者，烏足道也。

滑稽列傳

人世一切豎豪傀儡馬牛懸懸槍擗忙迫之態用暗  
眼一縫盡行露昂日居月諸唯唯積積不覺胸中五  
鼎噴起欲噴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爲近  
于婦人于是破涕爲笑盡以滑稽行之歷盡寒暑勘  
破玄黃蒙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旁通八  
極山佛聖至優伶從唇吻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真一  
假同演戲繚龍打狗張公吃酒夾糟帶酒煩令蝦  
蟆肚輪傀儡線繚馬牛筋解題魅影迷而情癡種子  
史疑

卷之二

百六

君子堂

亦復云去天空但有歡喜絲不知愁苦事此之謂可  
以辭可以怨又安知正平樹鼓不是過雷門子野吹  
笛不是和雷琴卿娜王伯興雲間陸士龍哭者自哭  
哭者自笑苟奉倩多情以身取冷只恐婦不因人熱  
安得因人冷不如一塊糟肉乃更堪久卡敬家有無  
患枕得鬼則以此木休殺之閻羅老子奈何他不得  
寄語東方生彭祖尚長一尺庚玉臺胸短三寸賢聖  
去人其間亦邇我欲作一滑稽卷第一坐是宜尼夫  
子以其莞爾微笑也下士大笑聲如蒼蠅儘可天驚

石破掀掀撫掌報道門外有幾箇醉漢乃是淳于棼  
解一醉人從楚王羣馬逐喪回來轉看二世添城四  
避雨休居恐麋鹿來擾之也

史疑

卷之二

百七

君子堂



貨殖列傳

皇帝求仁義士君子之行也。皇皇求利者，商賈之爲也。武帝好興利，天下趨利如鶩矣。故子長作平準以議上，又作貨殖以議下，多微辭焉。然則何以達引附？朱附會子貢，是天下有專利神仙貪財聖賢意，其然哉？陶朱三致千金，分散貧交，是富而好行其德也。子貢結駟連騎，聘饗諸侯，是富而兼布其名也。太史正借爲富人策，勲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德富而仁義附焉。彼去文學而趨利者，即積粟如丘山，行錢如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流水何益哉？郭況金穴，石崇金谷，總不如懷清臺得勢而益彰者乎。

史疑卷三目次

讀三傳國策

正月攝

黃泉誓母

魚麗陣

鍾巫

大居正

雄狐

貞婦

獄通於兵

十畫

鶴乘軒

築臺

濟師

管鮑相知

偏衣金珰

晉代齊霸

康郭見寢

馬齒長

妖夢踐

歸妹占

女中霸

霸統授婚

河神夢

風馬牛

寒食

史疑

卷三目次

一

君子堂

寒叔料敵

牛鳴

敬妻獲卿

許允

夢蘭

接苗

狼子

登床解圍

舟中指

臺上笑

蛇崇

牛蹊室

夢射月

祈奴

和戎

三泣

雄膏

觀樂

李子先幾

疑年

厲鬼

狐兒

使貪使詐

剥圭

四國火

蘇臺

讓室

要猪	子否與楚	羊氏忠臣
吳三仁	飲耳飲目	鸛鶴
野井	明夷	牛山涕
歷酷	皇宮蛇	鬼伯
草陣	中男殺人	免冑
千金殺子	洛陽負郭	良醫投石
投石	江上處女	叢博
走狗	鬼張弧	嬰兒謠
無恙耶	前魚	入宮塗廁
東姦	日次	君子堂
微夢催夢	縮劍	鼠首
滿疾	懶新婦	虞卿學老氏
劍術	堅壁	呂滅靡
楚辭		

伏士史疑卷之三	同邑陳繼儒翁公選定
華亭宋存標子建論著	
正月攝	
以正月爲建子者左氏也以斗指東方爲春者何休氏也以周孟春爲建子之月者漢唐諸儒也以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朔者宋諸儒也劉歆之大統地統人統陳寵之三陽三正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公羊謂隱公之立爲桓立也穀梁謂不書即位將以	
諫和也古者諸侯無攝且惠公元姬既卒則隱桓之母皆非夫人也隱長而賢自應即位春秋何以不書即位乎隱從惠之亂命菟裘之遜不得正其終故正月之攝亦不得正其始也一夫人子氏也左作仲子公作齊子不書齊總以傷隱而惡桓也他日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或曰平廟用八佾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讓之也曰初者明乎僭自此始也尸子謂始厲樂言其爲樂病非謂能自滅厲而始用六也仲子桓之母也以殊禮祀之所以寵桓也六羽之獻其即菟裘	君于堂

之營也

史記

卷之四

君子堂

黃泉母

叔段 賦詩飲酒走馬試劍之佳公子耳觀其暴虎  
馘豸 段孝友至性勿念不忘君實未嘗有異志也  
鄭伯意母欲立處心積慮以成于殺嗟乎寘姜城鄆  
則無母舅王中看則無君莊實小人之雄 曹操也  
段之才不減陳思莊之惡過于曹不矣克之者何幸  
詞也于鄆則黠矣兄弟之間接兵近殺不遺餘力若  
窮寇然殺梁云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寘母  
而黃泉自有殺母之心不特殺弟也若使叔段  
史記 卷之四 君子堂  
則服馬御良橫行中原而忽儀禮突之變息矣厥  
後突歸急命忽歸突命祭仲坑公子如凡肉亦有權  
畧人若祖考叔 雖忠而殺之于莊則真腐耳且穎  
考叔夙解難並不能討友出夫難以詛子都莊何雄  
于君母而弱于父惡由此言之莊家雄而國雌一懷  
惡而已王之葬禮山隧遁而出究竟以黃泉寘母有  
何可樂莊不品隨罪浮于父矣

魚麗陣

君子不尚上略馬奈何以射陵天子傷國君有刑况王乎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借此以規王虛實耳祖父爲王卿士其子孫勞弓射之此與秦越人何異王不聞聲罪于諸侯師敗而殺天子自同一將王亦能軍始不能君父盛世作魚麗樂亂世作魚麗陳進惡至此直是露生待母待弟敵國前倨後恭正是其奸傲無禮處他日問公子之立皆祭仲專之忽奔則突歸突奔則忽歸忽伏則立立廢後則儀立六年

史記

卷之三

四

君子堂

子之相尋于弟耳

鍾車

如棠觀魚非禮也其欲爲餌以漁天下乎潛有多魚網罟多而魚亂于下畧地陳魚潢汙行潦之水皆爲鱗甲矣雖然隱實鯁也而不胸其鱗鯁網不能止如棠營蒐總是一轍欲老蒐棠隱之魚脫于淵矣莽不成等矣隱公有讓桓之心遲遲不斷以路鍾巫之禍需者事之賊隱公之謂也公子翬請乎隱公始欲爲隱殺桓繼卽爲桓賊隱誦人之殘忍至此已實自陷于內而致罪焉氏討賊者進退將安據哉他日取郕

史記

卷之三

五

君子堂

大鳴于宋納于太廟管禮已極滅德立違讒陽宋矣請卽以滅孫之諫曹銘之成人之亂而以取郕問曹折足矣以兆彭生拉脅之禍南山有狐齊亦妻媚矣公子引以醜桓也惡哉羽父究竟是求太宰之心逆者何意緩緩之情來矣春秋故謹書之

大居正

夷之立也十年十一戰民不舉命蓋當駒齒方生時宣已蒙其必亡不舉爲宗廟社稷主故舍與夷而立穆穆遂其子而與國于夷則非宣公意也暴戾之逆誰爲之哉君子大居正宋之禍穆公爲之也宣公欲立穆公即吳諸君欲讓季子穆不受則與夷立與夷立則無事已實立而遂其子亂從此生矣與夷則除也非公馮則光也視于宋之禍而益信季子之無幾也雖然穆公遂子馮立與夷猶以德報德不

史記

卷之三

六

君子堂

康先命與夷結衛伐鄭以除其惡十年之內謀鄭者數而又濡刑以逆用兵不戢正宋宋督之弑也孔父義彤于色傾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笑是不能治其閨門義毀于色矣且又從君之非以取怨百姓是賊由孔父也雖來何庸乎

雄狐

壯有金伐姑可以禦亂部之符何不獲其雄狐以歸五年之狩雄狐言爲大豕所獲與微者狩蓋隱言之從同同焉者隨同說同識也雖然展我甥今則以畜狂乃小狐也同非我子恒已疑之矣且狐而不代則酸食之囊已抱蔓而歸不及田矣苟屢五兩爲識言彭生爲大豕亦狐鳴魚書之見也從者其亦連稱管至父之黨與借其負心之事而寒之抑衛有宣姜焉齊鴻鵠之哲前申覆也魯有文姜雄狐狐終朱之

史記

卷之三

七

君子堂

封乃薦食也然皆出自齊齊之壯言魯簡之賊故能含沙射人夾腰鞭背得無心費乎刺床見足狐其體矣此雄狐之所以畏封家也

貞婦

是昔四國伐鄭者始謀而欲動之罪也秋書帝會四國伐鄭微已動而行之罪也州吁阻兵安忍公子常以帥會之已兆鍾巫之禍矣公子窺見其隱于此誣之吾謂州吁爲亂惟莊姜知之莊公外淫內昏處君臣父子兄弟間無一得宜不獨夫婦也愠于群小猶辟有標止爲石厚州吁諸人若六宮之妒莊姜自能以古道處之何至愛心悄悄也緣今緣今女所治今衆仲日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我思古人實獲我

史記

卷之

九

曹子堂

心其感惟包括多矣衛之君臣不能謀國莊姜一婦人以外懼爲內憂試觀貞而勿納于邪可謂貞婦矣

獄通於兵

轍亂旌靡齊不能外險內健矣故惟險健乃可用兵上下之獄必以情莊實能險健矣誰謂獄不可通上真以情折獄以獄寓兵而歸之忠之屬乃知惟慈祥豈弟人可以命帥若白起商君純用殺矣安得以善息終至人氣無衡決機息于踵丈人承弼潘子養鷄此一人進乎道矣抑兵住不祥祥刑惟簡兵刑毒物皆所以利民仲出三年治賦半言折獄故曰果果者殺敵也夫疑也司馬司寇獨早問兼二曹焉

史記

卷之

九

曹子堂

下書

用齊開國遠識遠志在使爲王正四字他日公量貸  
而私量後從此舉矣羈旅之臣托身他國遇明君察  
相若不如此小付實何以同位上書上夜等語想見  
周氏遺名厚實貽謀遠世之道上書不十夜妙在從  
王人口中說出君字臣猶曰朕朕夜飲不醉無歸臣  
字君而不敢以火繼何也仲益寬恒隱求知其不能  
忘情酒色易才之妾從此饒其腹矣借禮遇之防其  
類也正與禹惡旨酒同意有由之林而照以天光書  
史疑

卷之

十

君子堂

與後儒可溯大風行着于上陳自此書而齊自此夜  
矣

鶴來軒

鶴鳴子和我爵爾靡維此衛君乃真好懿其政也以  
鶴來軒而其歸也以夫人魚軒則何也與夫人繡衣  
日聽于二子知公之不能忘情夫人也周穆王時塗  
循國獻青鳳二十鶴一雌一雄飼以潭泉栗飲以溶  
溪水啖以太湖萍後南征一軍盡化爲猿君子化爲  
鶴懿公其亦化鶴乎鶴鳴雞樹不如飛入雷門使乘  
軒皆君子必有卿珠來報者狄人殺懿公剖其腸有  
小臣自剖其腸納公之腹如此臣奈何不令來軒  
史疑

卷之

君子堂

也昔丁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已非亦有何樂  
若使懿公化鶴歸來見茲布衣帛冠應悔繡衣之不  
衷也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二百乘車莊而軒敞矣

某亭

治兵以討賊也治兵而約齊師閉鄰賊視莫此  
為甚兵中以嚴終非明治兵猶如備難而城但軍旅  
之聚非廟內所容止應告于宗廟出在門巷集之可  
也且一歲之中古祭亭者一中曰齊侯獻戎捷刺莊  
也何刺于曰魯有沼夷海邦諸戎不思膺懲從伐疲  
民征役用之日斯是歲美丁降而自失其會也

史記

卷之三

十一

君子堂

濟師

冀之伐鄭也曰濟師閭康曰師不在衆伯比之策  
我師也曰必濟師歸曼曰人夫其非衆之謂易曰師  
直吉又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水在火上  
既濟君子以思患豫防之未濟亨小狐訖濟濡其尾  
無攸利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莫  
敢恃勝自用濡其首鴈何可久也惟震可以救之故  
伯比曰必濟師正欲王御衆以震易象曰滂雷震君  
子以恐懼修省楚子不解而問鄧曼曼特以淺語解

史記

卷之三

十一

君子堂

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莫敖真小人哉  
是役也伯比根為夫人鄧曼無愧女古楚子能御故  
謂而不吝軍國師旅吉內賓嘉俱以一婦人為尸上  
其應不爽誰謂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王心蕩蕩字補  
狂僭豫急所本及微應之理婦人者楚言之楚武抗  
衡上國一生以退得力鄧曼教之也



管鮑相知

管夷吾奉紂以奔正欲運紂之行待桓先入兩人實心盟久矣蒯因背以欺魯已知叔之必薦而桓之必用也施伯謂魯殺管仲亦知魯必不能殺正欲使仲知魯有人鮑叔歸而以告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人膽識開漢高蕭何一派眼孔總之管仲有兩知己一施伯知而欲效之一鮑叔知而欲生之抑古來論交首推管鮑然使鮑叔爲相疾惡已其勢不盡除其疾不已此數小人者皆內寵召外寵鮑叔無術必

史記

卷之三

十四

君子堂

備本全庚

然可斬况備本乎僅可投况全庚乎是役也不如逃之日以夷吾復呂卻爲佐猶能及國况申生有梁餘子軍可從于外里克亡大夫可應于內而羊舌肸突諸人必欲具攻效爲孝此果效治命乎效亂命乎申生始終何迂而不知變也日就使純水玉環賞于春夏亦何裨于事一驪二五其聖晉室申生豈能息其噪乎不如士蒞之策早爲太伯猶可免禍晉臣如士蒞者真智愛也無戊而城可悟城復于隍之理只

史記

卷之三

十五

君子堂

宗子維城一語能令醉人立醒言有堅白而理者此類是也

晉代齊霸

使千宰天下亦如是肉常斯言者其惟管夷吾乎世  
是之脂靡而除諸夏之醜毒調羹如此勝易牙烹子  
多矣使宰孔賜賄母曰肉食者鄙也齊侯盟于葵丘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便是晉代齊爲霸張  
本時惠王寵叔帶欲廢襄王齊桓定于首止而前星  
如日少海不波此不世殊勲也彼叔帶再逆襄王蒙  
塵于鄭文微創霸而定上下王城又請隧焉又狩于  
河陽焉只尊王一事文費盡前許而王拜受昨較之  
史疑

卷之三

十六

君子堂

召王河陽者抑又殊焉

虞郭見寢

驪從焉姜從羊驪姬托夢齊姜馬實與妖而借羊爲  
祟大驚而太子緇馬齒長矣齒牙之爲禍矣故虞郭  
并能見寢也龍寒冬殺金夾夾離申生可厭細也而  
勿當壁焉晉之路馬齒矣不可以五稔矣策短龜長  
止就首一事論耳然占夢亦有不可盡信者即如宣  
王熊羆入夢便已兆大戍入周之象龍聚化爲玄龜  
虺蛇黃妖孽也至人無夢宣王其衰矣惠公之妖夢  
亦若龜餘孽也楚有龜曳其尾宋有龜剝其腹鶴勝  
史疑

卷之三

十七

君子堂

于晉之龜蓋猶同壤

馬齒長

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將號是滅何愛于虛此一案也且康能親于恒壯于恒誰何罪而以爲戮况以國于此一案也子解之曰且康能親于中生重耳夷吾于中生重耳夷吾而以譏廢殺何愛于虛此又一案也康號如鐵國晉以泰山壓之滅魏滅虞只爭先後不係道之假不假此惟修德乃可以免虞既不德虞之不厭自知昔不更舉此百里後所以不誅也魏仲魏叔何仇于晉而必欲滅之滅魏而得驪是出之內史疑

卷之三

十八

君子堂

脫服之外脫也幾致覆國故獻之夜不寐驪見寢耳抑上李陰厚其步而降此驪與假道之役苟息不食其言矣齊中子之難雖食言無害也爲君之變而亟之傳君之孽而信之所謂老馬爲駒不顧其後日暮途迷倒行而逆施乎苟息笑曰臣之馬齒則已長矣

妖夢踐

夷吾悉于賈君則雄狐也又殺之殘虐曰盡秦人告鐵而晉則釋則殺之盡矣昔山而秦風九月之中清風飛而山木節解不克何待上則于亦無謂也羊不則而易馬女亦無謂也晉不承而履薪西鄰責言不可信也西鄰之闕上倍我矣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敗者幸而得因矣衰之鄰亦離之震震者失師之兆離者去國之徵爲雷爲火爲旛敗姬火熾而害其母晉侯之悉于賈君也卓說其懷矣是其旗號無及史疑

卷之三

十九

君子堂

矣不利行師敗于宗丘其應在韓原乎歸妹睽狐冠張之狐言惠公雖得反國復而違黎內寇有人姦其從姑夫從木生離爲震林于火爲姑謂我姦者我謂之姑謂子罔替泰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謂子罔歸懷寵也明年死于高粱之墟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此明徵也悉上背鄰人棄其常矣東常則妖興夢亦隨之妖夢所以踐也

歸妹占

借其史辭之占不知事後之變答也夷吾肯施作惡  
無牛理賴穆帶谷亭履新故許惠歸歸妹之詞曰  
郊敵能履征吉隨分立功大獲吉助又繇曰姤從其  
婦則子困之從穆繼彼自後乘其吉也跛履征吉其  
應如響其賴獻之從占乎此大吉何云不吉雖然使  
先君若從史辭之言則伯繼不字于秦夷吾何自而  
納乎即以賂納而肯施忘報終為虜于秦矣何事而  
歸其矢韓蘭之不達也呂甥云其卜或困也不憚征

史疑

卷之

一

君子堂

經以立困也總是以立困為全注內發民衆思外消  
却後志惟吾朝于肅感解此上皇所以不終馬角耳  
呂甥是晉國忠智大臣何以詳于傳而佚于經也或  
曰呂卻忠于惠懷仇于文一姓相傳非有瞻易之異  
而忌過若此其材于惠也可喜而忌于文也可歎此  
魏徵所以事文皇也

女中廟

女媧補天女中皇也二女媧降女中帝也閭狄在明  
美嬋媿歸女中王也獨少者女中廟耳曰有焉晉文  
有齊姜謀自殺姜大有權畧頗得禍福風雖然晉文  
公若無從者何以相國齊姜欲為女霸不可無女士  
佐之曰有焉趙衰妻諫所為嫡此仁也子推母與子  
偕隱此義也卻缺妻相敬如賓此禮也僂負羈妻勸  
大自戕此智也季隗就木為要此信也有此五人姜  
罔天所啓耳武王有邑姜為亂臣而王業聞文公有

史疑

卷之

上

君子堂

齊姜為內主而霸統禪豈其妻妻必齊之姜得志于  
諸侯姬姓之後稷乃在家人異哉子困有一懷麻而  
為人奉匭沃盥怒亦何為也公子去志已決恐齊國  
知之故佯拒以不可姜曰行也二字冷其極似夫婦  
口語已知公子之必行矣醒以戈逐子犯蓋戲之也

霸統授婚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具以帝統授婚于官天下  
中于寓家天下者惟堯與舜齊桓以宗女妻重耳伯  
統不屬子而屬壻矣重耳之霸周流四國而取妻焉  
聞齊桓好善救恤諸侯晉繼齊霸在此楚王厚遇重  
耳遂有莊王之霸秦繆亦以宗女五人妻重耳秦繆  
亦霸宋襄小國也而能以國禮禮重耳則宋襄亦霸  
重耳曰其待我而五耳數霸主一時周旋光景真如  
針芥相投所謂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曹衛鄭諸君  
史疑

卷之三

三

君子堂

則視而失之矣

河神夢

狐毛說：師而退之探其腹也藥枝曳柴而偽通豚  
其目也中軍公族擗之搗其吭也三日館穀食其  
心也楚實有背受敵鹽腸肅何傷原田毋毋不如野  
人之塊壤弁纓不亡相棄神不賜以孟諸之麋而  
賜以孟諸之鹽楚成爲子玉所勝深矣只因食塊受  
此餽糜衛亦同于楚也與塊之恥文之不禮也晉文  
遂怒于成寅諸深室則甚矣故曰人叔武之殺悲惋  
爲晉歸之卒師明以其權子玉而正衛成之罪殺也  
史疑

卷之三

三

君子堂

風馬牛

蔡邕東舟而湯齊侯齊侯懼變色然之不可公怒歸之公懼懼得無磨公怒怒得無趣敗千古風流之興或曰齊侯非湯子蔡邕東湯婦湯字想見橋頭未絕之也有許多憐恤意牝牡相誘曰風桓不能割蔡邕之湯故及此牛順風行馬逆風行風馬牛不相及呼馬呼牛非同風而呼也縮酒而問諸水濱意者海大魚乎吞舟之魚網不能牽仍當以太公之釣釣之

史疑

卷之三

四

君子堂

寒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此應在從亡前仰自楚而歸公子也子推生時割股來後斷烟晉文之負心若此宜子犯之投壁而逃或云斷火冷食故曰寒食余謂晉文復國寒盟食言故曰寒食趙衰以靈殮從徑鉞而勿食所謂同于鯀飯也以爲原守適足相當區區綿上失信多矣

史疑

卷之三

五

君子堂

塞叔料敵

王孫滿料敵又不在于鄭有備也責在孟明耳塞叔之哭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反也亦已見其害謀輕脫矣塞叔之策秦也如怨弦高之迎秦也如葉南陵北陵塞叔築其京觀原圃其圖弦高闢其雍門兩人功力同悉敵也越哉秦穆之愚也違之武之盟秦杞子之說敗盟鄆遂欲肆其東封使非弦高秦空肆其鵠舉而晉坐獲其漁利矣關秦利晉之武番已知之而穆公不悟也奇貨未居炎所懷來則商賈史叔

卷之三

二十六

君子堂

新韓起之請環者咄咄鄭國多奇貨哉

牛鳴

風之過河有損焉城濮之戰風澤亡旃此其驗也納王肅隨王風夷唐風熾矣天王狩于河中軍風于澤意者河神怒楚故遷于晉也桓之子孫漸執國命傷魯害周故廳食牛角改而又傷牛其有不平之鳴耶牛大畜其用其象在上而廳食之君威頓極矣牛口又傷不但出膚角勿衆而勿握不如其象介焉虛知其音未知音中之事晉之霸文實執牛耳散聲如牛其象卜牲乎西師過軼鄭弦高以牛犒秦亦遷靈於史叔

卷之三

二十七

君子堂

敬妻獲卿

郤缺敬妻獲卿與殺妻求將作用何如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丁體君取節焉可也此爲夫婦同心之言便知無有流有清既貽我婦之事矣爲卿榮征家人利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夫妻相敬如賓乃用賓于主此謂觀國之光固有悔亡

史記

卷之七

十一

君子堂

辟左

觀其荷九及溜而視羽聲木歇應眼猶有無人之門無人之門無人之堂而有人搏夫有人倒戟所謂君之笑不若臣之笑也且也引九而始持于而殺室雖有韓盧亦搔尾而飽之矣懸魚而食桑翳而戲宣雖有宋涪亦疎耳而從之矣宣之笑有三不但郤彌明也知慶是杵臼先事之師彌明是崑崙同事之藉首陽有餓夫翳桑有餓人矣羊羹不與推車人師競飯相進餽見禦敵誰謂乾餼不以德乎宣子忠誠易直史記

卷之七

十一

君子堂

靈公之弑必有名罪不自安者通宣子負罪苦心故加之以弑于殆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屠岸賈借口弑君二字滅趙盾一家罪非其罪矣智哉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若告以名居必不免岸賈之戮不得專以高人之目之



夢蘭

夢蘭復蘭國香服稍讀此覺歸美贈管俗其爲其無  
擬也與蘭而御勝似紐蘭爲佩公子士朝楚得枕及  
藥而來言刈其楚矣又娶于蘇則山有扶蘇狂童之  
狂紫也姬之耦子孫必蕃后稷之元妃也天將啓之  
其香始升香蘭笑矣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是蘭摧  
也不祥莫大焉當以漆洎之芍藥後除之雖然結吉  
人也五公子當門見鋤而穆之子孫世世亭植國香  
其有是乎

史  
媛

卷之三

二十

君子堂

接簡

接簡音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簡也四獲  
且也六若邪斐之言則接簡也獲且指也獲且出  
乎性哉而侈乎德樹無用之指猶賢乎連無用之肉  
此管人引師而去勿克納耳又曰接簡也四則駢也  
獲且也六則枝也駢則應居下枝則應居上趙盾不  
能通此義拒子雖立靈駢反居上枝反居下所以不  
能逃首惡耳

史  
媛

卷之三

三上

君子堂

狻子

箭過中棘以及王蓋伯棼之力莽矣若云獲三矢伯棼霸其二故能飲羽則又非伯棼之力而息矢之利也莊賈其力故爲此語以安衆心莊之所以霸天下吾獨悲夫若拔氏也虎乳之而殺於龜豈賈焉而息矢盡若拔氏之鬼不其餒而雖然狼子仍出有虎種故當食人不則爲人所食魯有公孫放奔莒奪娶叔服已知骨不肉而爲若敖之鬼賴有食子牧子耳人謂知子之言我謂知父之內亦可參觀也

史疑

卷之三

君子堂

舟中指

象年濯魄牛首鰲齒子及將飲馬于河但不當食馬肝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尺餘頭項體肋咸就若使參之肉足食又增一闕腊矣楚求成而致師射麋鹿龜吾不敢從又不敢逐群帥惟有昧日糊心桓子無如二憾何也鼓于軍中即舟中之指便可築京觀衆遂殲焉何不斷其指納諸厨子之房士會將上軍故上軍之指無恙城子休中軍其悻惡可于嚮也抑林父趙穿其肉足食乎嗟乎鄭伯但肉吾師掬指木邑析

史疑

卷之三

君子堂

戰楚莊人飲其慈而賜之收恤古者杆不穿皮不露則不出于四力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上楚莊于三王幾幾乎伯仲以敵矣楚子伐蕭王巡三軍指而勉之楚之軍士皆如挾纊蕭之謀臣出于茅絰無社爲井闢根辰爲拔茅誰謂蕭亡衰征有助也

登床解圍

華元頓皮也。吝之羹匿平贖之乘從其毛皮有  
那終是野咒丹漆安施宋之誣大曉象形于思忤黔  
已甚幾革鬚矣見岸而行安得不投快而起楚子如  
見華元之犇而欲立奠其于思轅及甯皇劍及寢門  
車及蒲市千古愾情依然在目劉華元挑鬚速騰登  
子及之床以丐歟亦何益哉幸也楚止七日之糧欲  
去此歸耳若按兵不太易子析骸雖寢華元之皮出  
其日奠其于思不足箇思何信哉然楚僅有七日之

史記

卷之

14

君  
堂

穽欲當致矣之宋勝敗亦未可知引師而去已實用  
 智而市人以情楚之君臣固深于戰者也子反楚非  
 之朝夕者于思登床而起之剝床及膚災已切身子  
 反所以棄此歸耳莊也仁惠遂從子反而歸若信易  
 子拆散請便以爲不欺人之臣緣以相結恐軍務甚  
 嚴而戎情欲密以足爲不欺莊亦何取此朝要夕側  
 也哉

臺上笑

李係行父禿眉鄒克聰齒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跛者御跛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肅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即使淳于髡盪東方嚴請挿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不過如是那可少備飽擲鼓汴猴衣冠陸士龍笑王伯輿哭當場抵掌也舛其目跛其足真堪一笑若其傷于矢流血及屨此跛益甚益堪笑也或曰使丑父不爲麥麴之使獻于不為惜中之箕頃公亦不免矣

史記  
卷之三  
十五  
莊子堂

肅同叔子幾于一笑傾城誰爲茅絰之存乎不待君一言逼真宋襄矣所以幾及于難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如七年主聚七年教訓也

史記

卷之三

三、

品字堂

肅同叔上幾十一笑傾城誰爲茅經之存乎不待君  
子一言逼真宋襄矣所以幾及于難七年不欲酒不  
食肉不如七年主聚七年教訓也

蛇果

六卿授鉞大衆就師以舉國俱一怒飲大華泉入下  
馬廐以一君借一笑君子曰夫甚之辭焉以是知  
免之不免也齊有高固之勇邠夏之侵逢丑父之忠  
司徒妻之有禮而齊侯又躬勵其衆以禦之是役也  
齊可以勝齊幾勝而不勝者則君子一言貽禍而蛇  
爲祟也非戰之罪也御免血屨辱張御乘韓厥肘立  
晉師其始哉昔城借一橋可爲也無疆之欲木可逞  
也

東坡

卷之

六

君子堂

牛蹊室

陳靈公君臣與其相未以戲于朝是舉朝皆婦人巾  
幘之辱所自師也公謂行父曰假舒似女對曰亦似  
君似女似君只不當似母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而奪之牛靈公與儀父直牽牛以蹊人之室矣  
蹊乎一田耳御叔荷之靈侯孔寧行父播之襄老黑  
要姬之莊王子友欲穢之而竟爲巫臣獲之少西氏  
之田幾何供此衆牛之蹊也或曰株林不言下自成  
蹊巫臣盡室以行其自爲謀何患也巫臣楚村而爲  
史氏  
卷之  
三十七  
君子堂  
吳用以南之卒殺吳叛楚又以來車射御藉吳疲  
吳在楚腹中楚已在吳目中矣平王被鞭禍不始  
于晉巫臣作備及嬖流禍人知其天子蟹殺御叔弑  
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而不知其懷平尸戮鄢  
郢也人生夏姬亂陳而禍流于楚天生西子滅吳而  
淫泛于齊貞冤報也

夢射月

君前諍父見樂鉞忠孝侃侃掀公出淖鉞之用也好  
以暇好以聚整七札陷堅一矢復命神哉俊也羿射  
十日落其九惜未射月耳留此案在呂錡夢中射月  
者答以矢趨風者問以弓楚子于是有禮復戰再戰  
見星未已子重不但示整示暇正是見勇子及渴而  
水飲飲而醉不整不暇莫此為甚幃中酒臭非心疾  
也晉入楚軍三日殺則真心疾矣朝嬰夕側側之怯  
不若嬰之勇也

史疑

卷之三

三八

君子堂

祈死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欲使君聞之以為戒即尸諫真  
諫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春秋  
之內惟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以為  
因禱自裁也嗟乎古者逃死之難而吳中高士乃有  
求死不得者大逃死與求死俱非死之道也幽王無  
道為桓公者惟有盡忠補過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何  
至局促如輸下駒以不得逃死為懼范文子之使祝  
宗祈死也衛伋壽之兄弟爭死也寧可言哉寧忍言  
言耳

史疑

卷之三

三九

君子堂

和戎

晉侯欲殺魏絳漢武所謂會須殺此田舍翁一時之盛氣非來言也魏絳亦知其不效故至而授書不待士魴張老之止矣若在靈公雖士書何益新軍無師故從下軍選將之愼也從祥則得封序想見古人唐公竟愼如此滕公之識韓信也李白之識汾陽也但上臨刑時一顧得之可不愼哉彼昧日狄官不知失耶幾謂英雄矣有窮后昇與和戎絕不相家左氏云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誤矣魏絳云戎禽獸也和史疑

卷之三

四十一

君子堂

三泣

有中叔之三困則無康王之三泣矣有君如此何惡君之父子情深不覺自失戎恐耳中涕寒于湘水安得中叔夫子盡生血肉骨之抑棄疾于子南父子也上禁于君臣也山前則黨父仇君山後則從君賊父忠孝之罪人象疾易逃焉為棄疾者惟有徒跣免冠號泣諫父或代父請赦則父惡或俊君怒少解亦忠孝兩全之道豈不愈于自經溝瀆哉

史疑

卷之三

四十一

君子堂

雄音

執手與言備盡款款若自中折之猶有歡情顏之則  
怨極矣此最淺人且又淹恤十二年故其狀如此歸  
衛而殺其大夫甯喜此與晉殺大夫里克同喜之廢  
弑其君如突矣雖然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得盟而歸  
而旋又食之所謂祭則寡人者殺則寡人者乎觴終  
身不仕惟知是視所謂音而不食方君子之悔矣

史疑

卷之三

四十一

君子堂

觀樂

諸昆皆欲立李而李逃辭以至相尋于蔡國亦浸滅  
李于賢者也聞樂知六國興衰而不知李國之衰  
乎秦伯知李勝之興逃之災會李于知大者之喪去  
之延陵知興知廢同一讓國而仁義殊焉顏人許李  
子論樂畧李于論友夫樂中有先氏即今日賢士大  
人也寧可當吾世失之李于每聘所至必識其賢者  
無一處一時不留心人物真千古第一有交情人觀  
風論樂而聞鍾聲盛衰之不同感也定友論交而贈  
寶劍生來之歸一致也曠識深情使人可思亦可感

史疑

卷之三

四十二

君子堂

季子先幾

秦伯諫而文武興諸樊餘祭讓而閭閻夫差宿讓之  
賜也神實使之為卿王除亂資吳之可與有為者止  
一先季子曰杜預有奉乃吾君也僚之不足奉杜預  
可知札亦知光他日必能圖大事以無負先君心已  
為先父安得不欲殺余之禍自我開其端耳季子之  
先幾一治幾非避亂幾也即曰季札立先亦無辭矣  
萬一札卒而札之子立又何以處先也札遜吳以解  
禍安侯而定吳札諡大有道丁吳者而猶以札為  
史疑

卷之三

四十四

君子堂

釀亂是秦伯為戎首也嗚呼苛矣

延年

有自延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此老人甚  
奇其韻倫有如詩典故為他客度師曠史趙一班人  
堪為補鴈微辭此老七十四歲零一月以乙巳生距  
今戊午三月癸未則活二萬六千六百六日矣亥首  
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凡陽生于子極于午  
陰陽各六自剝而復老人精參理數知午年癸未剝  
復大姤已極循環合應發跡在此趙武舉為縣師亦  
合理數此老生之歲得臣獲長狄倫如骨節三史詳  
史疑

卷之三

四十五

君子堂

百歲有奇得臣殺之埋首郭門老人其長狄化身耶  
謹丁記甲子訖女嬰兒精于導引法矣



厲鬼

伯有其先亡于鶉之黃黃黃乃奔也鶉之疆疆疆乃  
偶也鶉得不鶉詩以言志言面宜淫禍隨之矣展賦  
草蟲段賦蟋蟀諷謙辭也惟蟲有終惟蟀謀卒所以  
後亡伯有生爲酒人歎爲厲鬼察布路生夢其門  
降夢之次不可及也就直助強夫何過也雖然嗜酒  
何與人事必微殺之雖以子產子皮不能勘庇抑察  
谷蠹矣委禽亦本爲直也

史記

卷之三

四十六

君子堂

孤兒

屠岸賈爭權佑寵滅趙宗罪通于天矣不知諸將  
亦何仇于趙氏而欲盡滅其宗也大趙所有趙公室  
知慶亦知之豈諸將而不知也諸將即不爲趙氏地  
獨不爲成公地乎趙朔妻成公姊也若無程嬰杵臼  
趙宗滅矣韓厥猶疾不出始終周旋其間全要以全  
孤兒皆彌縫無跡者也卒因其衆以立趙後朔歿不  
恨矣然則趙武復後嬰可無歿乎嬰而無歿是嬰之  
成事專欲圖報也其何以自明此嬰所以歿也

史記

卷之三

四十七

君子堂

使食使許

梁王鮪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勿應出勿拜其人  
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寧守正而無殉人以  
生叔向等之熱矣且鮪從君者也君亦知其非端人  
而爲兄求免君友不能無疑惟鮪曰有焉則君先歸  
叔向鮪直不阿而有救心矣寧待祁大夫乘驛始免  
乎向不應鮪正妙于用鮪可爲使食使許之法歸季  
孫言而且泄何處得此急汲叔向以歸季孫爲數惡  
之一奇甚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何處家事難在  
史疑

卷之三

四十八

君子堂

事事不情而欲以情告人處國事難在事事無禮而  
欲以禮責人

刺王

楚王醉飽已其坤就請待于郊亡于諸侯乞師于諸  
侯亦無益也人抵子革爵細而鵲旅自然辱之不滅  
室主而歸合在雲夜矣上路請刺王于革將鴈外只  
雖爲楚史倚相耳楚子不能自克王言如響南風不  
競且多效聲奈何加則荆翠厭則膝統與王得天有  
此呵謾寧微得天下投龜而語誰謂是區區適立者  
亦不輕界也

史疑

卷之三

四十九

君子堂

四國火

若唯管王皆可以禳火彼宋衛陳獨無唯管王皆乎  
管鵠火有味而欲食其實乎若遷國可以弭火彼宋  
衛陳又遷于何所乎管鵠火思求其壯而欲集鄭之  
房乎鄭爲火房然火入而伏本有不退舍者水爲火  
壯水祥本至故火而又火迨其母也火力已益安得  
復火此天數也若禳而可免使宋衛陳鄭皆禳火將  
終不作乎水火之前儀亦必不免再火之後不禳亦  
必不復子承于是知天道矣禪靈慎梓之流街上也

史疑

卷之三

十一

管子堂

幸災以神其言昭王十四年夏五月初日有食之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也而慎以爲將水言先謹矣何

有于灶宋墟大辰今再火矣前此子罕備未燃今日

子產御已燃俱是火燎于原嚮邇人道

蘇臺

大差最越王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劉項成敗見古  
今無惡性帝王皆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  
外日食鮑山書游蘇臺畢于鴟陂馳下游臺興樂行  
城走大長洲此與孟德秋冬射獵春夏讀書同意夫  
空亭側陂池可謂繼武其散不在此余謂人傑地靈  
各有奇氣數姑蘇臺沼奔蕩鉅吞天下奇觀也姑  
蘇無人至則不快無西子則不妍美人雄劍相見後  
出風流至性掩映千古國之興亡天爲之哭春秋七  
十二君豈盡以好色亡國乎

史疑

卷之三

十一

管子堂

讓室

古未有讓室于弟者自無存始古未有讓室求室而以戰者自無存始古未有以戰求室而求者自無存始感之甚矣衛侯欲從齊而龜焦卜戰不吉乎卜婚不協乎焦也何害無存當之矣東郭黎彌之讓登也如賓旅無存之讓室也與兄弟皆讓而過焉者也楚國有龜餒而求食齊國有鬼繆而求室隧而哭之親推之不如告高國之女而命之鬼從鬼如驂之忻也

史記

卷之三

五十二

君子堂

婁緒

南子淫亂無度使靈公祖孫父子兄弟不得正其終是國之罪人也義應廟絕夫子思正名而及則謂正欲爲國討此女賊一旦得執衛姬南子之誅不後于少正卯婁緒艾緞之歌中舊之言殆不可道矣嗣賸有誅亂之心而無其術爲戲陽述所賣嗣賸奔而立帷然則輒之義可立乎天下有無父之國則可王父命郢不聞輒也

史記

卷之三

五十三

君子堂

子胥興楚

平信無極之讒出蔡侯朱殺連尹舍平罔蔡伍世仇也胥用三師驚之借蔡侯怒以激之蔡侯反表而誓曰我不忘首丘子胥挾弓而前曰我且膏荊麋員之怨深矣顧員自怨于王未嘗怨楚臨行而以復楚語包胥知包胥必能興楚也包胥口勉之吾必能興之員心始慰謹謂員不忠于楚也司馬之頸子期之心由于之有鍾建之背申包胥之血淚皆能興之兆不待入郢遷郢父老以昭王入海言相與擊楚一夜史疑

卷之三

五十四

君子堂

三敗吳人且吳入楚而越入吳矣雀步鱉矣

羊氏忠臣

國以社稷爲重君之無道者誅之可也紂于武王本至有父兄深仇而太伯之懸必誅獨夫若平王鐵雲臺弑子比取建婦而棄其母子平之惡甚于紂矣是楚社稷之罪人子胥特爲羊氏誅無道耳况從奢殺尚于伍氏仇又不共戴天也荆屍一鞭昭父兄之目雪社稷之恥伍氏孝子即羊氏忠臣其心未嘗一日背楚故伐郢即去自入楚後日從事于越不聞其有敝甲鈍兵承楚下座楚之仇止于平王一發即泄而史如

卷之三

五十五

君子堂

越之仇必欲殄滅無遺育無使易種茲邑以報吳先王耶知屬錢之賜必及而不悟子胥之死也其所以忠且孝也

吳

始終爲楚患者吳也始終爲吳患者越也始終以吳  
患楚者子胥也始終以越患吳者伯嚭也國以一人  
興以一人亡哉然兩人同時入吳同與楚爲仇同爲  
吳伐楚使子胥有幾先之智先謝絕之以季子爲上  
卿必能弭亂水形大差驕心伏志陰消默化則齊無  
伐黃池無會修國政以待吳雖自掩蓋其奈吳何惜  
計不及此吳之強吳之所以亡也雖然天實殄戮子  
胥家顛倒勾踐生而總爲激發大差父子興與  
史疑

卷之三

五十六

君子堂

取亦各有天意焉卒也見越滅吳又見楚滅越抉眼  
東門乃始目瞑骨亦見微而知著矣余謂季札得老  
氏之精者也子胥得伯夷之介者也季子去之公孫  
勝爲之奴子胥諫而歿君子曰吳有三仁焉

飲耳飲目

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出行何以聖焉有天雨而  
不失歲人之期者豈以飲酒乎惟酒無量酒星在天  
星殞如雨皆酒泉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聖又何嘗  
不飲吾謂春秋時善飲者無如知氏平公解醒知氏  
舉爵飲王飲外嬖亦自飲飲耳飲目本爲佐尊而自  
飲自謂優孟東方木嘗有此快舉也雖然聖人虛其  
心實其腹食宜饒酌孔取如此小人幾令人無下箸  
是篇聖人言真知足人也治使陽獄而受女樂將無  
史疑

卷之三

五十七

君子堂

噤口用獄乎二子諫曰屬饜而已將以女樂爲腊  
肉欲魏子無噤口乎

鸛鵒

野井乞師奏鳩氏勿擊壞墮喪及春今不淫鸛鵒鵒  
鵒何不于穴而于巢又雪旱甚也其將以鸛鵒跡跡  
爲商羊舞乎夫國有旱暵司巫索上公之神而雪之  
昭覺乾侯喪及壞墮國之大裁也意知犯通陰亢陽  
已甚天則不雨而思婦人舞雪以從陰定之爲定也  
毋乃大昏乎其十月阻霜殺殺水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殺殺者大人謎意如也

史疑

卷之三

五十八

君子堂

野井

政出季氏隱氏取食徒黨衆矣討之勿克而孫于齊  
齊政在陳氏歌舞之猶季也不腆先君之服不腆先  
君之器均勿能服勿能用也景躬之勿閱而退恤我  
昭乎戈楯之逐賊會殆觀兆于蒙繹者儂句不欺亦  
未可深笑也有梁丘據之譁而齊師懈矣射車射馬  
互相游藏叱叱叱彼全無戰心以至憐君子之白首  
而不敢充斷下軍之耳足而不忍擊景之無信不出  
子家所料而昭之孤子大可憫惻矣不如早從晉師  
或可恃以倖存也牛山涕兮不與埋寘公子今于萊  
陳氏之窺景也久矣魚菽之祭奠于夷鳩巨蒙之中  
隱其鍾釜人謂陳乞立陽生而不知其以媿易姜類  
已見于蒙矣

史疑

卷之三

五十九

君子堂

明夷

後人只曉画麒麟此纔是生麒麟麟今與鳳兮  
鳳兮之歌不啻倚而和之矣新者捕麟傷其前左足  
束薪而覆之此明夷也明入地中明乃夷矣文明蒙  
難左傷其股故春而以狩物過老而夷也反袂拭淚  
千古泫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前三言象形後三言  
象實真雉銘也但雉膏不食而僅僅銍粥則此銘已  
先爲吾夫子懺矣

史疑

卷之三

六十

君子堂

牛山涕

晏子使楚楚作小宮逼晏子入晏子笑曰使狗國即  
從狗門入今使楚亦狗國使吾從狗門入耶相笑而  
罷晏子不入狗門而立虎門幾不免虎口樂高敗而  
退諸鹿門所謂鹿豕不擇音也景公女哭則涕登牛  
山則涕是一極多情入古而無效問得荒誕無根晏  
子以夷鳩氏爲對還他証據所謂以風爲規也祝有  
益之專誰能聽之于猶若微調羹非晏子無能代  
庖古若無夷鳩氏之國非君所有也民鼓舞之矣  
公而既來有鶴氏樂之矣雖然踊貴饒賤其利溥矣  
焉不曰巨區釜鍾陳氏家是賤而公量貴乎魚鹽蜃  
蛤弗加于游其市之賤益甚此之爲利不更溥而爲  
樂不更甚乎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二

君子堂



歷階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敗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管仲射鉤曹沫手劍原無兩術真桓公知己若徒以慷慨激烈特一小豪傑耳雖然柯之會齊歸汶陽之田祝其之會齊亦歸汶陽之田魯曹子手劍標劍以兵逆好猶不如夫子歷階一揖安詳整暇也祝其之會萊其切之優施戲之夫子以禮自持屹不爲動樽俎折衝不必柯之要幸之戰齊桓不能會韓宣王能會也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二

君子堂

泉宮蛇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註云自伯禽至僖公共十七君如先君之數予謂文公享國十有七年還自如享國之數與祥姜何與輒毀之漢之時有內蛇與外蛇闕夫蛇闕不如龍闕也鄭國龍闕于野其血玄黃洧之外洧訃且樂封子產于澠川可援龍如蚓須不是漢兒多事強知星宿謂龍見當雩也耳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三

君子堂

鬼信

大厲趙衰也二豎趙同趙括也三鬼作厲醫何能爲  
寢之中尸之側大厲攻其外骨之上盲之下二豎攻  
其內醫名曰緩蓋言無及也何人獻麥而桑坐殺負  
公登天而小臣殉固曰夢之不祥抑亦鬼之遷怒鄭  
則伯有爲厲昔則黃熊爲厲子產善說鬼故衆鬼咸  
歸此真鬼伯惜大厲二豎不使子產微之說無義之  
鬼而取媚于民此理外機權神道設教皇極經世每  
如此原始及終知來生之理情氣游魂知鬼神之狀

史記

卷之三

六十五 君子堂

子產真博物君子矣

草陣

輔氏之役老人結草以九柱回烏雉龜蛇陣之有形  
者可結草躡敵又添一重草陣此真草木皆兵也嗟  
乎善勝齊則杞梁妻哭之齊滅紀則發婦助之女將  
軍貌不可常聞鷄起舞舞擊節着鞭中流男子固不如  
上流婦人

史記

卷之三

六十五

君子堂

中男殺人

陶朱公能棄財遂可滅吳長男不能棄財遂至殺弟  
余謂中男之歟數已定矣若使少弟往輕財愛施使  
酒任俠或因面生事兄之責未必歸弟之身反為虜  
亦事所不免者且中男之歟莊生實歟之腹一旦少  
者有事望其悲難周旋如家人骨肉安有是理哉莊  
生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則自長男來者即附  
長男歸下勢下理俱為甚便有何可怒而曰為兒女  
所賣激楚王以殺其子莊生之意不過利此千金強  
史疑

卷之三

六十六 君子堂

為好言以謾衆耳長男不肖即取金持去中男所以  
殺也若使少男往必奮勇買怒與莊生辨鬪寧得以  
喪歸陶朱終不遺少男慮必及此若少男果可救中  
男陶朱必力遣之或偕長男同往亦尚有商畧寧以  
婦人言敗乃公事乎

免胄

行師者介而過都胄亦可疾而趨風免胄亦可既為  
慈母必有倒戟衛之者既曰墜歲必有拜塵旌之者  
謀為喪旌令為信甲不在胄免不免也宜脩承以劍  
不動本聞其有胄子西以使掩面而來未聞其無胄  
合以見人情向往葉公愛慕驚喜有如此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七 君子堂

千金殺子

范少伯來卿相如敵屢獨戀此輕寶珠王蓋非飄  
靡表者矣居陶浮海借貨殖以自掩其醜人或擬  
子房赤松之遊天下寧有謀利神仙哉蓋特功名  
士五湖之游低爲加詠一言所迫且又式穀無術  
男以蠶蠶殺人長男愚弊不能成事而少男者不  
乘堅驅良遂兔走何之習氣少年不聞其有名當  
也子胥寄子于齊卒能養晦自全使伍舉血食不  
若若族之鬼子胥貽謀遠視少伯之千金殺子

史疑

卷之三

六八

君子

何如耶

洛陽負郭

大丈夫得志若龍飛不得志則蟄伏何至羸膝履癯  
負背擔囊遂有愧色一旦得志亦何至妻驚嫂駭父  
母踉蹌送視兄爲天上人也此其家必不祥高明之  
人鬼瞰其尸如此氣象適足供其一餐耳夫妻嫂父  
母不遇閭巷抱甕汲井之老嫗三家村中暴發一田  
舍翁非有遠大之見也爲之子者正當以理解之以  
情通之以窮通得喪之數慰之人非本石當無不爲  
人情所動者何至不以爲子不以爲夫惟誕顛倒若  
此不知揣摩時所讀者何書也位尊金多木幾而車  
裂隨之則亦不讀書之報耳使洛陽有負郭田二頃  
優哉游哉猶不失爲鄉黨善人也

史疑

卷之三

六九

君子

良醫投石

陳軫于楚葵之問曰也軫于秦則條去條來之明月也于齊則客星也是有日而終風暝之張儀火妖也自外來者也鄭袖木妖也自內出者也張儀詐而鄭袖虎之木與火妬字入于十矣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然則商於見乎廓然六百里縮而六里視楚王如小兒計失而過聽陳軫雖忠老大滑灌其奈小子之躊躇乎儀真膏肓二豎也是真潰癰也軫其投石之良醫也

史記

卷之三

七十一

君子堂

投杼

甚矣甘茂之誕也里名勝毋曾子勿入曾子大孝人也豈不能以信行于鄉曲令其母投杼而驚驚而踰牆者乎即有之以曾子之賢毋豈不終信其不殺人告而不踰牆投杼曰不如此不足以塞告者之口三告不止尸外之屢滿矣甘茂攻宜陽五月不拔非不能拔也亦以試王之投杼否耳申之以息壤盟書未寒而提書已至矣

史記

卷之三

七十一

君子堂

江上處女

漢有游女自應江上有處女果是處女暗中摸索亦可得掃室布席來吉上之誘矣此處女多事宜其去也置之槐谷蘇子實爲甘茂掃室布席得里公孫甘室之妒婦也美人幾爲破舌矣或曰息壤之火已寒槐谷之席又冷甘茂已相于奔矣尚得爲處女乎蘇處女何不投杼而驚之雖然鄰人之女不嫁而生七子亦處女也明妃越席琵琶青塚字亦何爲生不貯金屋歟不入玉門不若江上數峯青影猶堪自照

史記

卷之三

十一

君子堂

耳曉夫倚長門而悲薄命古亦不少而亦僕之著侯之庭則琴瑟鐘鼓與聞之矣非處女也處女而無燭直使之不得一自見也豈其爲絕綴之會乎堂上燭滅而羅襦解微聞薜澤處女無憂也處女之好事近矣

叢傳

好傳者負其長恒思之叢則并其神而藉之藉之而又假于于人吾恐人之自爲謀則忠矣其爲叢謀則本也如此而神何得不枯渾沌之歟以七日叢之亡亦以七日叢之神即渾沌之竅也指大千臂臂大千股其或叢爲崇乎自人與軀而趨必其爲五石之瓠也瓠裂而叢枯身無主而衆爲政也少年悍處全在左手爲叢右手自爲陽以左尊神而陰以右自便只神與不便自能已得其衆基而神敗于叢某少年悍而投矣

史記

卷之三

十一

君子堂

走狗

其矣戰國無士也。廟中之人一日爲秦上客充其意  
不過欲多金位尊耳。既以自劍又聘以劍人其時有  
號爲相士先生者受人百金即往爲人役況士之無  
所知名者乎。大秦之金非自取之也不過諸侯所賣  
美人之金而即以劍諸侯之客士止期得金闔亦勿  
惜矣。狡兔之窟未定走狗之骨相牙安在其能得士  
也。吾于是而益思魯仲連也。故曰六國如連鷄群士  
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儀噬其口或曰范雎國狗之  
走狗也

鬼張狐

晚食以當肉意者不食肉而食魚乎。泌之洋洋可以  
樂餓也。安步以當車意者不出徑而周行乎。糾糾葛  
屨可以履霜也。無罪以當貴意者人刑不患而天刑  
亦不及乎。生王之頭不若狐士之藥也。此一段因緣  
顯是在門之狗啣尸在中之鬼張狐耳。王已反其真  
而觸猶爲人也。

史記

卷之三

七十五

君子堂

嬰兒語

齊嬰兒語曰大冠若算修劍柱順攻狄不能下壘枯  
丘秋上曰此誰當出自貫珠者冠若算知其服其非  
坐而縱責可知劍柱順識其股其非立則杖插可知  
攻狄不能涉陷有寒老人循城無能將軍矣欲免枯  
丘之壘謝此巖下之人立石授袍黃金之帶猶朽索  
也

卷之二

七十六

君子堂

無恙耶

趙威后一問無端老嫗却難爲陳仲子母不問曰李  
亦無恙耶明亦無恙耶鵲亦無恙耶若李在井上鵲  
欲爭之是路窘之道也鵲則伏黃泉茹微掘之是後  
起之憂也生雉在腹中兄笑而哇之是虛中之計也  
北宮之女撤其環瑱請以辟蠶質之

卷之三

七十七

七十七

君子堂



前魚

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餘桃雖甘味不可久野火之起幾何時而灰飛烟滅矣雷定之震幾何時而月清月朗矣嬖不敵席能不避軒非情實移人人實移情耳隨咒可念前魚刺心千秋萬歲爲怨難勝雖欲復與王盤桓枕席其可得乎即王或多情不以新易故終不能禁天下不以美人進即王能禁天下不言美人而華落色衰頭童齒豁今日美男子他年鷄皮翁非惟人厭我亦厭我矣宜

史記

卷之三

七十八

君子堂

安陵泣數行下也雖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此後魚也夫尤物移人爲蛟爲螭我不知其所變化矣終于魚而恐人之勝我也自龍魚服困于豫且棄前魚而涕泣吾恐尾之焦矣雖泣何爲既獲其鱗必喪其繩乃爲過河之泣也

入宮塗廁

豫讓圖報智氏入宮塗廁左右識面者也滅鬚去籍而音類夫子其妻識聲者也其妻不識而其友識之此又識影者也義而釋之嘆而泣之持矛而與之憎惡豫讓不成其名而始終周旋之襄子則知心者也樂子曰義士曰天下之賢人豫讓曰明主曰天下稱君之賢兩賢相知永無憾矣其拔劍三躍所以報智伯亦所以謝襄子也

史記

卷之三

七十九

君子堂

徵夢倖夢

王宮之難得夢倖曰忠于趙氏一伍尚伍員之生父  
叔父也而呂夢之夢已見其占無恤立帝賜以翟天  
孟姚之配夢中兆之何怪而不經也而又有秦穆之  
夢為徵以夢說夢固古夢所不詳而發其論于醫襄  
子之詞竹即常山之詞符也迨自處女見而孟姚來  
矣以夢徵夢又以夢倖夢野臺之上始有胡服騎射  
者野人致帝命正木知焚焚美人其狀何如也王父  
碩畧能北畧胡南襲秦不能救沙丘之錢叔帶又將  
持要而哭矣他日備喪之夢韓無故嫁禰長平四十  
萬眾盡為白骨夢之化古為肉也歌者之田有公仲  
止之長安昔之質有左師諷之趙括之將相如諫而  
不從其母爭而不得豈熊羆為禍耶抑摩笄之報也  
處女之歌命乎命乎曾無我識謂無余此贏秦何耳  
空手趙有康順李牧不用郭開為眾雖使造父日馳  
千里馬無救于郭開溺趙其毒鋒所淬居岸賈  
何酷如之趙為號秦為笑飛龍墮矣常山之符失矣  
嗚呼

卷之

八十

君子堂

縮劍

惟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夫虎頭健兒化為  
雞皮老翁腔熱血已半冰冷而况病鉤者又是天  
刑之民也有事而來以駿馬部勒行伍無事而迎以  
安車運籌帷幄庶可健其筋骨和其精神以為下城  
腹心之寄使之拜跪起居已非安養有功之意奈何  
無罪聽讒自棄女萬里長城也觀牧過司馬門趨甚  
疾何整暇有禮臂短衡劍微之下柱此一段光景使  
人欲憤欲涕欲笑欲罵趙安得不亡嗟乎秦有武安  
不免杜郵之賜趙有武安卒有縮劍之誅生入玉門  
亦云幸矣惜哉趙有長城二而皆墮于郭也一以遺  
矢而廢一以就緘而殺髮絲馬革幸三矢之猶長血  
碧龍泉恨一臂之獨短

已記

卷之

八十

君子堂

鼠首

魏嘗以奉事屬犀首今又以屬鼠首秦未索其下而王劫其上幾爲所啖矣秦未索其下而王劫其上王已如鼠首持兩端而不定矣綰特兔首耳猶幸支期之行長信侯也長信侯梟也支期博者也欲行則行欲握則握支期則真梟耳若長信侯之計行直使魏一句全輸方雉憤不如猶云梟耶長信侯覆劫而不知耶

史記

卷之三

八上

君子堂

竊疾

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絺褐而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竊之必爲有竊疾矣秋士曰文軒錦繡粱肉人所重也竊之則必窮其所往敝輿絺得糟糠人所輕也竊之則笑而不問者有矣且敝輿猶愈于徒行絺得猶愈于裸裎糟糠猶愈于枵腹無大損于人而小利于己得人棄我取之術廉士亦智士也

史記

卷之三

八上

君子堂

懶新婦

有言之可緩者有言之必不可緩者如拊驂徒驢此可緩者也如滅灶失火此必不可緩者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萬一不戒而盈門之燭且盡作焦頭爛額之人也婦安能默然已乎曲突徙薪者為上客婦之言亦至言也雖然閨房之事更有不可言者以此善談之婦遇知己之新郎其愛慕綢繆必有情見乎詞者纖纖之女子可以縫裳君何見之晚也此新婦實懶婦也沒有舊中斷家借拊驂無苦服非不打車歌

史記

卷之三

八十四

君子堂

手憚失火是矣滅灶而再燃是不惜用也妨往來者是矣宿春而他徙是畏操作也三言已備蠲癘且莫惟他舌佞

虞卿學老氏

虞卿知人也蹠蹠蹠蹠為趙上卿長平之譖樓緩為秦賊趙無虞卿趙且折而入于秦卿之為謀忠而功高名聞諸侯矣此時尚貪位固寵不為車裂之蘇秦即為逃亡之魏齊耳卿為趙相齊獨非魏相乎一旦有急國君不惜以已相殉人相齊千卿亦前車之鑒也卿之去志決矣借魏齊之變脫身市恩而名高四魯連却金辭位意排難解紛魯連全用之虞卿半用之弟慈著書虞卿專得老氏之術者也

史記

卷之三

八十五

君子堂

劍術

田光以歾激荆卿即侯嬴以歾送信陵樊於期之頭  
蓋肝也徐夫人之匕首資斧也以藥淬之自謂可斷  
秦王之頸而孰知提荆卿者即夏無且之藥囊也易  
水取道白衣冠送之可謂非我客乎而又曰待我客  
與俱未知博浪之椎又屬何人也秦舞陽孺子爲秦  
王所驚驚秦王者惟荆軻耳夫提匕首入不測之強  
秦而欲以一人成事軻亦知其不能軻之倚柱箕踞  
以謝田先生一以謝樊將軍太子淺躁無謀若非  
此兩人軻亦未敢以身許也假使我客至而擊筑之  
客又在堂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秦王其殆哉

史記

卷之三

八十六

君子堂

堅壁

古來名將應敵半以堅壁得力廉頗堅壁拒秦王翦  
堅壁高臥至投石起距不起周亞夫拒七國卒以堅  
壁成功楚師輕挑易震蕩也只是不能堅壁耳趙奢  
堅壁二十八日有以軍事諫者歾恐撓其堅壁之謀  
特設此令許歷看定故二十八日中一言不發至捲  
甲而趨則壁已移可以言矣且厚集其陣正是堅壁  
不領先據此山據山爲壁也歷之諫與奢針鋒相對  
安得不聽雖然趙奢以田部吏起家卒爲名將趙尤  
國爲漢伐匈奴先事屯田兵食原非二事善治兵者  
善治國總在乎賞罰嚴明耳

史記

卷之三

八十七

君子堂

呂滅麻

借王市名自叔文作偏而濫觴于秦之稟繆後世遂  
緣此取天下呂不韋直借王市貨術愈卑而心愈饒  
矣然俱以美人爲媒陶宋公之西施春申君之李園  
妹皆是也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于  
秦獲稱仲父嗟乎親則親矣此事豈可使卿與有功  
耶諒門家有既亡國有既滅而不自滅也呂  
滅麻牛滅馬有自來矣

卷之三

八十八

君子堂

楚辭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集其詞豐醇濃秀先驅枚馬  
而走僵班揚千古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  
不同而寒儉促迫力逮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  
佚大招有見哉賈誼欲興禮樂正服制賞志而沒意  
謂不如主持風雅揚摧騷選合屈原宋玉景差所作  
祭玄文之幽處而揆正之存其遠心去其庸態亦千  
古快書也吾安得起賈生于湘水以結好色怨諱之  
子也

卷之三

八十九

君子堂

史疑卷四目次

禹龍種

割烹

牽羊而縛

伯夷怨

魏虎影

秦牧事

始皇癡夢

鴻門會

沛公家索

留侯神仙

農者天下本

公子皇帝

文君夜奔

賢臣婦

天下人望

故人抵足

淖沱水渡

東觀漢記

東漢講學

草蔬供客

蜀正統

漢昭烈

曹孟德奸雄

魏文忌才

史記

本朝目次

陳思忠漢

武侯諫入吳

三人一龍

江東賢小人

妒婦

五代史評

六朝快語

外五經

六宮無畜猫

唐兵法志

唐史館

開元寶玩錄

小鳳大鳳老鳳

讀後五代史

盜賊宰相

蟋蟀宰相

張浚黨秦檜

安石周官

星怪錄

花史

史疑卷四目次

狄士史疑卷之四

同邑陳繼儒書公選定

華亭宋存樸子建八冊者

禹龍種

禹龍種也生于石紐起于龍冢其母吞神珠折胸而生此即驪龍頷下珠也縣茲而為羽淵之神子產云其神化為黃熊或云即黃龍也禹治水七年上觀于河河精授圖龍門八神寶璽其父之非命錫子以金璽玉符以蓋其愆故禹治水時有龍以尾畫道水經

史記

卷之四

卷之四

所當決者因而治之要塗山而白狐九尾者造焉此皆龍之異族別種也他日九載底績而黃龍負舟亦喜其子之通種成功耳天命之見玄龍御雲玉帛之會防風後至雲從龍風從虎宜其實雲而罰風也子啓饗釣臺太康獵洛汭龍子龍孫俱以水鄉為故鄉矣掛灌斟鄩護龍之爪髮髯寒浞戕龍之鱗甲封豕為妖龍德其衰胤甲淫獵得乘龍于河賊不能飲食龍之鬼不其餒而他日龍戰于庭流彘憤之羽淵之為厲乎秦龍是秦其祖擾龍是擾其宗地震天血

龍落漢矣。詎市黃霧龍咽氣矣。是以知憂德之義也。  
酒池肉林一呼而牛飲者三千龍曰此幾無類雖  
有閹龍逢其奈龍之不神乎嗚呼禹之明聽哀矣  
其後會倫之棲石室之囚龍殆不如蜩也夫蜩猶能  
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而龍之後昆乃爲人嘗糞嗚呼  
禹之明德衰矣

割烹

桀嘗囚湯于夏臺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相時觀變  
爲難持調護之策即文王囚羑里而閼天之徒購美  
女良璧以解也惜其事不傳耳不然桀之無道關龍  
逢且甘心焉況深怨積怒于湯者乎且尹亦奚戀此  
顛覆暴虐之主而數數不憚煩也割烹要湯即甯武  
子棄德進食意符留要之一字迷桀之忌調和甯彼  
謂人方魚肉我于虜組間我爲解其毒降其害良庖  
之善刀而藏也說命遂悟盛悔之理爲千古相業嘉  
史疑

卷之四

話他日南巢之囚正以報夏臺之辱耳



牽羊面縛

面縛而左手牽羊右手把茅此必無之事肉袒而縛  
出于左氏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  
器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後而縛手抱器入  
周亦必無之事劉向云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  
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  
去不踰國斯仁矣然則箕子陳洪範或亦以誨紂紂  
不用武王採取之中非與武王訪問而箕子嘵嘵對  
也即曰作實王家亦微箕子孫則可斷不以殷之典  
喪涉水無津涯而太師王子其予顛擗也

伯夷怨

伯曰夷明乎中國無人叔曰齊明乎一家有兄逃之  
首陽已知天命在周事已不可爲一成不族非吾事  
也孔子云求仁得仁又何怨其無怨者在兄弟遜國  
而其深怨者在君臣易位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請掘  
西山數十波再爲巢由洗耳掛濠不祥尚欲牽犢上  
流征誅何事而藉口以仁伐暴以暴易暴等語直以  
盜跖曰武王矣

史記

卷之四

五

伯夷

虎

秦虎也魏上見虎影而畏者也平原使者冠蓋相望  
問出求救趙幾不免虎曰哉李同以三千敢就赴秦  
軍蒙旱比而犯之也仲連義不帝秦爲豹變者不假  
虎威也新加衍之帝秦是欲虎而冠虎而翼也晉郤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而虎不成者也信陵約車騎欲  
以客赴秦軍徒手搏虎也使牛書蒙刺虎牙也如姬  
許諸竊虎符也朱亥椎晉鄙射不爲虎也今而後公  
子頗虎尾而不咥矣遠真八萬進呼秦軍入虎穴得

文疑

卷之四

虎子勢下能以多人也各國救趙之師合圍以張虎  
也虎始踣地大吼而伏罪矣公子去魏留趙虎亦  
負子渡河也毛公薛公秦說如虎也公子趣駕救魏  
再敗蒙驁是後兩虎也歸魏而公子釐王相泣是格  
虎自贖也秦皇求晉鄙之客是虎崇也僞賀公子立  
爲王是市虎也嗚呼狐矢之設以威四方猛虎旣夷  
秦人來降信陵之奉祠有以哉

駉事

秦以牧事起家伯翳爲舜主畜非子爲孝王主馬此  
蘇氏邑秦之始後至襄公封諸侯豐鎬重地爲大牧  
場矣穆公之霸亦藉五段大夫治牧之通于治國也  
至孝昭莊襄獵騎日蹂踐六國秦如虎六國如羊回  
視飲馬于河以狗禦蟲又實碩大蕃滋矣一旦而虎  
吞狼併六合爲人畜始皇惠惠論功勞賞及牛馬其亦  
不忘畜所自始乎蓋自牽天東門之逐客爲丞相而  
指鹿爲馬之奸已伏禁中望夷宮前安得不來自虎  
之跡沐猴逐鹿鴻溝濁上皆町畦鹿場秦之牧事秦  
矣雖然秦之興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公之嬖子從  
公子符識者已知其有趙高之變云

文疑

卷之四

上

書

秦始皇癡夢

秦始皇是千古大癡人生平作事盡如癡人作夢時而營建時而巡幸時而求仙時而滅胡惟幻顛倒自謂真人不死不知夢中海神有如人狀森然欲搏我也然始皇終是假夢而浪一惟待壁壘使正是喚醒夢中人徐福虛生乘其夢而逃者也一班坑中腐儒偷於人夢中唱盤古今天厭其俗甚安得不有咸陽之坑鄴山銅擲是始皇真夢場勝似湘山大風錢塘水渡時時撼人肌膚夢中有奇趣須以始皇可磨滅

史記

卷之四

史記

之若世則醉生夢死矣深居高拱盡以國事付趙高夫趙高固人中之閹夢中之魘也元陽已盡衆陰繁興精鹿爲馬一片鬼魅心腸惟於黑夜中肆其反覆秦之諸公子及大臣將相無故蒙戮何其惡夢一場白虎臨左驂食其心也夫夢至此安在其詞之占夢乎望夷之誅所謂妖夢是踐也子嬰判殺高夷其三族夢中亦有果報惟子嬰以醉眼觀醉人無余鐘鳴漏盡臥榻之側又將有他人處此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夢邪非邪

鴻門會

鴻門之會項王視沛公如龍馬釜魚稷之何奇鍾馗虎嘯困龍項上不爲其意止欲沛公一謝耳沛公不脫亭長本色露出無限周張欲不謝不可謝又不可其可與爲心腹者止一椒房之樊噲孤而無與謀也然沛公屬有天幸留侯欲以報韓者報沛公項伯欲以報良者報沛公兩人俱非沛公真相知而俱藉沛公以自行其德怨蓋至項王留飲氣已平恨已釋項莊拔劍范增舉佩俱是不諳世故人多此一番惘雜

史記

卷之四

九

所以激出樊噲帶劍擁盾做出許多模樣樊將軍起家好沽斗酒生疑仍以屠沽畜之觀項王賜酒賜肉安頓得何等體面兩言消釋兩人即沉醉可也沛公自倉皇無主起而如廁耳總之沛公是無情木偶線索聽人操縱項王是慈悲英雄生殺任吾倒置張子房是識時務俊傑亦能語肉亦能飛亞父是極無用腐儒有氣無志有口無舌拔劍撞斗分明是童稚所爲非真有折衝之奇也或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誠有見于增之無奇耳

沛公案

使劉季不遇項羽其剔歷舉難未必若是之險百敗而勝垓下之戰固沛公之孤注也使劉季不遇呂雉其屠戮功臣未必若是之毒外健而內柔北軍之固固沛公之家室也總之沛公一生因人成事微天爲功英雄之畧不足風流之度有餘其戴竹冠溺儒冠而女跳足官者支掩無錢而賀客持壁而奪軍俱是極端人有此慷慨置酒沛宮思猛士悲游手快慨爲懷泣數行下平生詭詞至此真情畢露縱使沛公

疑

卷之四

多負心料應難負此父兄故舊耳大風起今非即雕木之折木發屋窮其盡聯逢迎楚軍者耶雲之飛揚李所居常有雲氣今始驗耶痛定思痛不山人不流千載風流正是可想以視陳涉諸人不啻龍之視蝦蟇矣或謂時無英雄遂使孺子成名其亦有憾于劉項興亡之際乎項滅而劉王豈力不若謀不勝耶天爲之耳論人者萬勿以成敗相英雄也

留侯神仙

凡有忠孝至性英雄其根器往往與神仙相近顏常山以疑解壽仙果李郭侯以降殺爲宰相送收贈京懷九仙之骨披一品之衣簡由高臥不知所終雖謂非神仙哉留侯始終報韓晉滄海君一推驚却秦王十日而黃石始來叱上納履正欲其脫疑侯王侯自此無意人間矣特以韓侯一殺不得不請籍前箸腥楚猴凡上之肉迨封爵而時去時來此身已縹緲在白雲鄉宜其辟殺道引棄人間事也斯時赤松子已

史疑

卷之四

換風雲燒崑崙火學東海力士笑秦鹿楚猴北邙山下尚無濟北殺城一片石耳亭長內有悍后外有諸大臣即日欲立戚夫人趙王如意其事終不成以其無內主外主也鴻鵠南飛不能脫由雉之網自帝當道時其數已定留侯特借此爲四皓出頭地以見神仙作用自不同醒觀俗儒并以藥服呂后謀臣可餌諸將可懾屬君皓首之罔皓不可入我殺今日之來特爲太子仁孝恭敬愛士且又劉氏種留侯之借漢報韓爲韓酬漢其志已畢今而後桃源之渡可隱絳

仙之杯可觥天下無不盡之英雖面有下人之神仙  
刀筆吏居狗兒安智我理在微雨隴蜀問手雖然頂  
王鼎神仙也虞姬爲天女烏騶爲八駿項王爲羅煞  
金剛與留侯相遇木與火冠金與木仇各賭一番神  
通各分一番勝負亦黃梁一夢也仙家半局棋楚漢  
紛爭已幾十載正恐留侯項王木來面目尚欲借雲  
華老人夜燈一照耳

史疑

卷之四

農者天下之本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詔見之又  
于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十三年六月除  
田之租稅又見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  
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文帝之牧民殷  
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  
之本一言必古田畯之書囑官之典行之故三見于  
文帝之詔四見于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于武帝永  
陽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仰農明帝永  
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  
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陸儵戎馬而首立督農之  
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嗚呼孝文  
吾無間然矣即位而南嚮讓者三西嚮讓者再何有  
禮也赦肉刑除收帑諸捐助律令何仁也白金止露  
臺後宮夫人木不曳地何儉也召賈生于宣室使陸  
生于粵南梁鴻改正服封禪何文也正輦問馮唐按  
轡勞亞夫何武也遺詔令天下吏民出臨三日何平  
易而近人也嗚呼孝文吾無間然矣

公子皇帝

漢孝武是公子皇帝封狼胥山上單于遣作狐子歌作寶馬天馬諸歌東封西禪文上武將仙人盡以母弟之真秦始皇藏手信並燕而酈侯太子此亦與秦殺扶蘇同一轍妙在輪臺之悔救恰人心差勝秦皇一箭秦始荒誕已極而六宮無事寵畢竟于情字體認本透一切阿房鄠山俱是虛門面不如漢武帳中真實受用忽而思李夫人忽而殺鉤弋夫人使人不可測非真計其有呂雉之禍也復上周宗室前史疑

絕篇者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侯興滅繼絕有三代遺風其遺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胙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則問巷情神時時與上通自無覆盆之泣矣而又喻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君子徵詣行在廣宣厥道與天下更始武帝真第一留心文治者武帝之文特以武掩耳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因事定名率爾典雅良由胸中有重風雅在做也

文君夜奔

久之游客焦頭垢面席不煖而釜上生塵安得與今善客愈驕愈恭至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臨邛令一知己也今之富人壻居阿堵中奉婦惟謹至不出見客安得弄琴夜奔賣車買酒當壚犢鼻極放誕風流之致文君一知己也今之仕宦爲郎者輒倩人代筆天子召對則汗流浹背不知所云安得朝上書夕奏賦使天子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是武帝又一知己也一日而家徒四壁與儲保雜

史疑

卷之四

詐譌器者賴今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卓王孫臨邛富人皆僮僕門下喧哉長卿差足自豪矣而非通西南夷喻巴蜀上林子虛賦雖工終是賣賦長門氣象長卿建節往使重漢以自重即蘭相如完璧重趙之意所以更名相如也雖然白頭吟不幾于如平夫文君非以色如以才如觀其對所忠數語谷重周詳善爲大卿作聲價如此婦人那得令入不心來若使李夫人望見之我見猶憐更何如也惜哉武帝之見長卿而不見文君也

買臣婦

買臣妻粗俗可憎然其與後夫上塚見買臣饑寒呼飯飯之猶如須買祕抱戀戀有故人意上拜買臣爲會稽太守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秦繡夜行買臣表故妻懷其印綬步歸鄉邸絕與張繡相似入吳界見其故妻今後車載其大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亦以報上家時呼飯之惠耳

買臣

天下人望

田千秋一言取相單于語使者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矣男子主書即得之矣此語亦快中國用人外夷觀望所係然有擇望而得之者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冠準是也亦有徇望而失之者自是天下人望一言可辟何假于三三語擇是也

買臣

故人抵足

嚴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范曄以爲餘姚人非也後漢時更有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于焦山窴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臥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爲效就視如故余謂袁安偃臥雪中實以孝然爲粉本漢男隱士有二光一爲嚴子陵一爲焦孝然女隱士有一光曰孟德耀所謂三光並耀也子陵多却一頓羊裘應是抵足時故人所贈孝然則以天地爲陳宇寒暑不傷其性榮戚不累其心更爲

史疑

逍遙物外也

薄沱水渡

漢光武真渡薄沱河俄頃水合真有神助余謂若使渡河而水終不合將遂不渡乎深則騰淺則揭必非漫然往也特不說言水合無以堅衆心至至河而不渡不可所謂置之效地而後生也若專儆儆爲奇無論水不合而期先欺衆即水果合而薄水之履亦自陷于險也請爲歌公無渡河而可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倖不可恃以戒子孫極足帝王遂慮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乃擊劉曜濟自大碣

史疑

卷之四

十九

古子字

河得冰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何如也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不出自一人之手故著述無序條章靡立  
蔡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慨然有意續成之竟以  
失身董卓故其志不充然范曄叛逆猶能作後漢書  
君子不以人廢言也雖其文質俱似多本之華翰薛  
瑩而潤色雅詞無一字空設比方班氏不失其倫世  
多譏曄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王喬抱朴子左慈  
等詭譎事列于傳又皆辭能巧失史之體耳若使伯  
喈執筆專事東觀終始其事亦范曄之前茅班固之  
後起

段劭也中郎有女文姬慧心茂質使留心史學當不  
誠曹大家而逢時不淑僅託之胡笳以寄其牢騷悲  
憤亦可慨矣說者謂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偏駁  
薛謝疏謬若司馬彪之詳實華翰之準當則其冠也  
嗟乎彼輩以覆車一代爲恨者又何人哉

東漢諸學

古者聖王遷志時敏厥修乃來終始典於學舍內外  
而功始全也易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欲見天地  
之心者必先不遠之復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中行獨復之解也昔者神  
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高帝師伯招堯  
師子州支幹師許由禹師大成湯師成子君子以常  
德習行教事無師心自用帝皇也特去古未遠有學  
之實未立學之名耳高宗欲訓朕志而酒醴麴孽仰  
史經

義鹽梅開萬世聖學之源三代後講學者無如漢石  
渠修武帝故事論六藝五經于殿中九江以楚辭彼  
召劉向張子僞等以高才待詔金馬門彬彬可觀也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嗣服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一時四方諸儒咸安車結駟或豐衣博帶  
從見宗廟燕會則論難衍衍響如振玉甚或期門羽  
林之士咸通孝經伊秩告王之車亦來就學議者稱  
盛咸言太平也三雍初成五更踵拜天子至親自執  
業比于門生而環橋門觀聽者可知也肅宗雅好文

章讀書禁中不失左右文賢王雖以靈獻昏庸華光  
侍講旦夕譚論東漢之文學勝于西漢也朕于宮中  
無他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嗚呼其  
難哉

草蔬其客

茅容殺鷄餉母自與客共草蔬人咸服其朴余謂單  
竟是好名太過欲借此聲動休宗耳夫嘉賓在外母  
必知之知之而母食鷄客食草蔬子則已矣母能安  
之乎昔者曾子養曾皙其事可法也養親者養其志  
家入且如此况客乎吾知客之母必有食未終而饜  
額不安者矣使客養母而自殺一雞則偶以一日養  
親之需推而養客可也若使月或一雞歲或一雞何  
必擇客至之日乃修甘旨之供乎且殺雞養母亦常  
事而必復客聞之此好名之人也

史記

卷之四

君子章

蜀正統

作史不可無識當先問一代大統屬之誰氏漢末三分定當以劉氏爲正而陳壽三國志帝魏附漢胸中先無字矣其時夏侯湛張華等深善之何也范曄謂辭多勸戒有益風化則試問索略不遂不爲丁儀立傳又以私怨疑諸葛將畧非長即此兩事何以勸戒天下至謂蜀不設史官故炎祚靡聞按黃氣見于神歸群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有宰相氣若史職荒廢此事何出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

史疑

卷之四

十四

十四

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却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較無闕屬辭有人矣余謂陳壽益部者舊一書大約竊取蜀史而更張之內滅其正本掠爲已長舊載武侯集有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而今一字不傳其不受陳壽之荼毒者幾希魏志本于夏侯氏志本于韋昭蜀志可知矣

漢昭烈

蓋樂坊謂劉先主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棄天下而人巴蜀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而當紛紜征伐之術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高也余謂劉先主以德服人所至如歸即其側儻知畧亦遠勝漢高料馬謖識子初任臥龍鳳雛雖知人之明三代以下所希觀也其奔走于二袁困于呂布狼狽于荊州百折而志不回非有大過人之才孰能終自奮衡匡扶漢祚

史疑

卷之四

十四

十四

下不衰乎若高祖始終一頑鈍椎魯以無用爲用平項羽百戰百勝勇冠千軍少櫻其鋒飄忽震蕩如疾風暴雨當之者有不靡什者故不得不退讓以俟其猛氣之日盡一舉而乘之借芟策以誅獨力其成功也人事與天時合奏焉至先主則不然所遇者詭詐自出之曹操膽識兩全之孫權我不同人入將圖我進一着則得一着退一步則失一步劉璋暗弱我不取必爲曹氏有矣而荊州爲江漢之門戶巴蜀之咽喉勢不得不爭鬪則爲虎不鬪則爲鼠若使學高祖

之頑鈍惟魯以求勝其不爲本初景升之續者幾希  
惜哉先主有有天下之德孔明有治天下之才而無  
有天下之時其終于齔足不能一統者非人謀之不  
臧天也如謂巴蜀非其地高祖不從巴蜀起王乎左  
關張右馬趙亦不可謂無將也特歸之敗連營七百  
謂犯其所短則雖水之勝渚沱之渡高祖先武俱從  
微倖中自全而先主遂一蹶不振也豈非天哉樂城  
之言曰漢高祖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  
孫劉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英雄處世亦有幸不  
幸耶雖然使先主并失此智勇一隅且不能自全而  
何望得天下其以不智不勇爲大智大勇者此黃老  
之言非經綸之上務也

曹孟德奸雄

項羽雄處全在莽孟德雄處全在奸奸之一字從聖  
賢術字化出三國時能用奸者唯人玄德奸而有度  
惟恐人知孟德奸而負才惟恐人不知天下奸雄惟  
使君與操真知已肝腸語也本鏡云此間自有伏龍  
鳳雛許子將曰君固治世能臣亂世奸雄一切大豪  
傑俱從草野未得志時功業志向名士已一顧得之  
若本初諸人久不入名士之日事安得濟然自古奸  
雄往往有玩世不恭之致滑稽頑鈍諠笑怒罵正爲  
史疑

卷之四

二十七

君子堂

藏奸地耳若徒板重嚴毅望之儼然非不可立威一  
旦危急有事人皆得而物色之矣操之鈴帽見客以  
頭沒杯總足使人不可測床頭捉刀非勇也割鬚棄  
袍非怯也善藏其用者以佻易爲護身符以豁達爲  
觀人法分香賣履明知爲千古譏笑而玩世不恭直  
欲瞞盡千古吾其爲周文乎已前無古人久矣

魏文志才

魏文爲太子左右質請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難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遣乎余觀不待陳思任城甄后則其處家庭骨肉間實有一段刻薄情忌不受教誨者特循長幼之序不得不立固知非親親元宗佳胤也文帝之幾廢而不廢者不獨父服之母亦薄之矣

史記

卷之四

陳王忠漢

孟德所以不立陳思者以其勸父棄魏事漢耳陳思忠鯁本于性誠女于李謹直徹內外真泰伯季札流亞也卒爲魏文指斥風流博雅往來寄之牢騷感慨慨中而無一語及父兄篡逆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是有大學問人楊修之樂爲東亦其至性憾之吾猶謂賢于魏徵之始事建成終事秦王也

史記

卷之四

武侯沐先生人吳

先生與龐統從容宴語及仲謀相留之事悔其日路險途余謂荊州借兵先生不自往則孫劉之交不合而相曹無策協乃更其仲謀亦知非玄德不能共圖曹操決不因其來而留之孔明之沐特以示吳使知漢有人我謀適不用耳先生偶然從宴語想此一事以見伏龍鳳雛所見不甚相遠非真悔也至如馬謖言過其實先生知之楊儀魏延拔豎小人孫權亦知之善用入者不獨本國必盡其才即他國一事一人

了然胸中而成敗得失可以預定孔明料事如神寧獨不知只是時無全才不得不收牛溲馬勃之長以充用耳孔明到此心愈苦而時愈難矣

三人一龍

三人爲一龍謂韋諷爲龍頭管寧爲龍腹陳原爲龍尾秋上曰卿龍見者不見尾若龍腹我康其胸中鱗甲擲全廢書章之學龍終足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此畫龍也惟臥龍乃真龍耳高帝爲龍頭光武爲龍腹昭烈爲龍尾武侯以一人揚躍潛見之龍之臥龍之尾運也

史記

卷之四

江東賢小人

曹操事事播弄人使人疑使人畏先王事事周旋人使人愛使人敬然各有術以成其業若聞心見誠纖纖個儉無如孫策子義舍我當欲從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我敵等語熱腸冷眼不由人不意氣相投賢能所以務盡其心也孫權繼以不欺顧盛智來江東將相如此肯久爲人下乎足下不孤孤不得安二語可當詩曹傲阿瞞頭風惡復發也生子當如孫仲謀不圖欽其權畧亦畏其幅度耳周瑜是小風流曹肅是小長者陸遜是小豪傑江東雖小有此一班賢小人

妒婦

澤山大澤實生龍蛇妒得有識白頭吟妒得有才我小卿卿誰當卿卿妒得有情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妒得有趣人持食刀自出尋討妒得有膽若一絲不酸不瘡名爲妒而不得妒中趣李陽得面歷之矣大人既已南來黃巢又自北至寄語雷尚書幾何不壞却紅幃幘車長柄塵尾也阿子我見女亦憐何況老奴絕妙解嘲爲妒婦作韻事後乃相襲百鍊錫化爲鏡指采床頭捉刀人安得不分香賣履也

史記

卷之四

史評

吾獨取沈約宋書一百卷裴子野宋畧二十卷他如王智深鮑衡卿王琰等所撰庸陋不足觀也齊書江淹著十志沈約著紀二十卷沈約腰江郎夢風流騷屑猶能使枯管生花曹子固論齊書謂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藻繒之變尤多亦一代偉觀也姚思廉父子在隋採謝吳顧野王等諸家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歷君臣兩朝傳父子數十歲而後成亦有心之上也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不採述

史

樓大業遺事恐開後世荒淫之漸耳後魏書則有魏收所撰一百一十卷北齊書則有李百藥所撰五十卷後周書則有李德裕所撰五十卷然其間不無褒貶失實者至唐會要三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修五代史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亦寧能無迷謬繁雜簡畧疎漏文中子之致戒于無苟作也嗟乎時至五代天下參隔南謂北爲索虜北指南爲島夷其史本國詳他國畧皆美失傳而欲于易世之後緣源究本曾華滋枝不亦難哉

六朝快語

問玄伯天下使人慙賤斬買充以謝天子但見其上不見其次語愈出愈快景帝之論取蜀料事不減乃公

惠帝更醉生夢死言吸龍米飯納從者姬流離顛沛所謂富貴骨頭貧賤命也是千古第一大呆子慙慙薄福青未行酒是千古大奴才肆一醉于崇朝飛千鵬于長夜益以酒兵勸王

衣中有火一夜商盡生皆覺官經高事商龍枕膝日

史

月入懷黑崑崙從此有種矣

道子張口罵桓溫醉心甚正竟不知揚州司徒已從醉中醉去似亦何及于載下蔡京父子似之

楚王瑋出今日能斬亮者賞布千疋千布遂移人心不知誰爲作露布

王祥風雨抱樹解水躍鯉千古純孝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乃知至孝從靜中來年壽耳順其精未嘗消亡也王祥難得王覽亦難得王覽妻衣難得徑起取酒侵壽之事復見于斯呂虔佩刀孝女之報也



子倫全富絕一時自也分財物獨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從何處看出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

下著處想從有家夜宴回耳

羊叔子岷山一滴淚千古感慨賸陸抗一貼藥千古信服羊叔子去人遠矣何其近人也委實事人復何容易本領甚深自是公輔之器沒水父老曰孺子有好相相面人附會折臂三公相慕人競占李氏子

前身說因果人絮叨

杜預左傳辯乃知應辯不成讀書沉碑岷山曰焉知史記

卷之四

此後不爲陵谷恰爲叔子補記

華家類會必破門戶智哉弟也如廁而自誤入卿內寫盡酸儒陋巷益溫舉動然語中帶刺

王戎吝物王導惡物王衍腐物皆俗物也烏衣巷中舉止終帶統稔氣不若竹林瀟灑

謝幼輿傲然長嘯一丘一壑自爲適之若使聽越石清嘯恐折齒不如着鞭耳

銅馳會見汝在荆棘中不若漢金銅仙人多矣惡其無感慨無生氣也

荀道將從兗州募得千里牛千里馬至是有對

晉有三才潘滔人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可配唐三才太白仙才絕樂人才絕長古鬼才絕

周顗與客飲有腐膾而飲者未知其爲肥爲瘦但恐糟肉未必堪久王導小人以私怨殺賢士

王允之于敦臥處吐衣面白汚至今誤爲右軍逸少喜論事導慕未可配靖節自祭文元皇書甚似獻之故相醜詆

鄒序弄笛越席時纔想見風流

身命

劉向晏君誤歎君定是誤活晉人多犯此言

來廣微疎廣之後因去跡之足遂改姓焉亦奇矣竹書數十車不若羽觴隨波四字

二陸兄弟枉害不若夏侯孝若儉約今終深達存亡之理

潘安仁擲果滿車終不免臨別兩市誰謂碩果可食乎其母數請之曰爾當知是而乾沒不已所爲負何母也機文喻海岳濤如江遇時不泄一旦開滅幾令江水倒飛海清怒立尹虔云小有不善毀之無門焉

若人皆將去卿士衡之取禍在此況濟以上龍  
狂笑乎

胡伯武清傲秋霜潘世長藕同春市節候晚不  
全推不去一時良吏冠冕江東

吳處默卿幸夫賣廉節蕭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此  
婦亦甚的奈何投于湖亭之水村甚韓母謂庸伯曰  
汝若銓衡富舉如此輩人熱心

小時嘗一覽是最善讀莊子者今人讀莊小時了了  
大時未必了了

史如

左人冲賦三都三年乃成皇甫謐稱善為其賦序張  
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都陸機嘆伏以為不能加難  
得此一班虛心服善人今人便苦生說誤矣

袁彥伯作賦不載恒憂又不及陶侃二事可以見品  
不獨才也伏酒為人作父語陋甚宜為彥伯所鄙

羅君章一鳥入口百雀棲堂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鍾長康能于頰上加三毛不如稽季野一部春秋今

在皮裡不言而備四時之氣

淵明醉手酒不肯為五斗米折腰亦問未屬誰氏世

亦義不食周粟意作傳者不著其恥于仕宋使志士  
深情筆端休然非良史也

五勅十四歲上角遂識其有奇志終為天下悲真法  
眼也然銜字太勑字亦足寬對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母亦抱此為解老父無龍髮際語奇甚王彭祖何物  
勑幼時惟郭敬識其志度非常善遇之後于降卒中  
見郭敬人生何處不相逢也勑不肯學光武安肯學  
曹孟德作司馬家兒輩事步武世龍者惟李龍二龍  
實胡局之魁昔武吏鍾離山崩有石穴一所劍能判  
史如

屋上可為船囓咄怪事合理此兩人鎮之

赫連勃勃固勇雄也黃髮兒科事如神大有遠慮真  
何奴後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恭近于禮乃遠  
恥辱夷虜亦暗合此解草祖思何窮

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劉寄奴王者不效白帝子又來  
作怪劉姓嗣天下專以蛇見奇

宋武帝思殷妃今坐者召之果于帷中見形如平生  
又今夫人矣

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鮑照悟其言為文章多鄙

言其言甚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但不知語言累句說何處得來

樞道濟水日光如炬安得魏人不圖以饕鬼我兄賜赤日光如電不知天法在何所同是貧父無福

宋武急欲歸慕故忍今子就死地止厥謀亦甚不弘此與漢高祖時時推摩孝惠魯元車下同特幸而不死耳

謝景仁性冷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喃喃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浴濯每微嚙左右爭來受之嚙人衣更疑

何休謝家子弟自有此呆事趙宋時包拯陳對大廷音吐情激嚙張帝面余謂此直臣嚙也蓋俟自乾

我見謝道兄未嘗足夢見惠連何如池塘生春草與楓落吳江冷妙語正不在多

陸展染白髮欲以婿側室晉婦人多作假髻丈夫亦始不免乎

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痴人前不可語莊正宜如此

任泉之說佛家譬議之祖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恐此

酒不可忙勸也昨飲酒無偶聊相邀耳所飲豈即狂泉耶

袁文高父子酸難俱頌繁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竿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魏乳母後一人而已靈慶嘗見兒騎大靛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為狗噬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門生不特不如乳母直不如狗矣吾于是而益思李氏門生王成也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不知七事是何許義愧弓肅悉皆言物始請以此樂之

阿兄風流頓盡一句當諱此傷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二語當碑王延壽是高明人與王儉書為父吐氣吾甚快之

莊哉雀鼠竟不研問千古遂為貪奴雅諱後世遂有雀鼠耗并可入貪吏語錄

徐廣謂謝晦曰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土因更獻欵何其語之愴人也此時謝晦應著十重鐵甲

鄒紹作管中興書何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

書達不復候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爲喜紹下  
後何紹他出法盛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錄本上  
是遂行何書上古時有此恨何異偷兒余謂法盛竊  
是直人今人竟作後一着矣

表世期有功陳壽子嗣更勝鳳凰將九子一雛足  
薛安都與魏賊戰脫兇盜解所帶鎧惟香絳兩當  
形馬亦去其裝馳入賊陣頗有重墮墜下氣令軍中  
曰賊繁氣易寡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校疾走軍家所  
謂指戰也

王儉在尚書省出中廂几案雜服歸今學士徵事角  
勝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彥深後來更出諸人  
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固一時勝事但  
不知陸書厨中可容王子良服匿否

順帝遜位之日王崑攀畫輪衛尾暢泣曰人以壽爲  
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乃知  
鴻道失節五代只是一老不灰爲累如阿戎所見猶  
未晚也

王晏齋前怕閣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

之美而失後凋之節

曲操曹不上馬橫刺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含矣恒  
榮祖此論狠甚直不容肅人飲酒吃飯余謂書生王  
能橫梁上馬誦賦詩退處何如

韜于文士愧于武夫矜日僧執香爐托生王宮勝似  
中情本偶

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耶馮道相能作此語  
自當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上疏恥不與黨人拜表  
求北爲刺客胸中有眼軍人自是忍耐不住

陸子春身服垢衣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余謂如此人安望澄清  
天下自好者恐難與抵足臥也

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乃爲蕭琛所  
辱千年後得杜默一哭洗之琛二事都廢書籍不忘  
恐難憤憤王本記應至今戰栗

阮孝緒至性冥通心驚而返西施捧心其亦痛越王  
受辱抑悼吳王之必敗也

高歡妃婁氏科宇文泰語雖智而終是婦人蕭衍若

玄正台夢中可縛也

頃有車曉湖東一日真是絕對元帝不念父兄之仇而恨澄之諫語非知大體者

吳明徹小子純孝格天衆軍之潰徹窮蹙就執何不以此報澄既爲孝子不得爲忠臣抑亦慕報耶

伯石謂卿子虛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李彪此啓典與阮云舉何爲復讓同意桃李僕射黃龍少師猶勝即知帳中長柄麾尾作九錫

李波小妹字雍容綰逢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

嬰兒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領軍門下見一神人不同意具爲男子也

李諧喜用三短妙在無一長可取藝科種藝一時雅

高官斬愛姬薛嬪首支解其屍并其髀爲琵琶不幾

焉殺昭君乎而又流淚云佳人難再得自自此不情

忍人李集謂帝具于架紆而來不及直諫中難妙

愍帝反謂茹洪而疑龍逢比干非後物類例

孫李利

卿子作事同是不似凡人我欲以龍子對雁臣

何不答府君上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

一天子推上殿不作擒驕模驕賊此語曹孟德司馬

家兒聽不得

詢祖有規前稱衡思道無永稷文舉誰肯借其羽毛

復剪其翅

鐵上簿可對銅將軍生爲上柱國歟作問羅王合用

鐵上簿爾將軍爲前導

胡爲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鄰人于是乎失刑

天

天

鄰家婦當盛阮醉便眠其婦側又云木嫁而辛籍與

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秋上日那有此

副意淚淚乃爲我輩設禮豈爲我輩設耶既云眠其

婦側何得云不相識此事須問王安豐

王處仲問閭騭語卿安出路任其所之秋上日處仲

至此輿已倦矣得借左右之諫自爲出路耳

石崇令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

孫以禮其禮已轉一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漢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與卿事秋上曰若使綠珠自酒即不殺亦當沉醉餘婢止可于廁中侍列以之行酒不殺何爲

餘婢侍列廁中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秋上曰若使十餘婢登廁王大將軍視之亦復傲然否曰寧可使婢無婢耶

史王皇帝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借故自急秋上曰符家有痴缺此可名急婦

奴僧倍婢百里奚何必輕于五殺之皮秋士曰若不如方回便是常奴

窺狗竇他人不能必我孟祖秋上曰此必是行不出障一流人不然何以不遮入猶復脫衣大呼若使他入竟在此中出入諸偷妨我輩塗帳但當以狂泉飲之

恒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裙上馬

舞錯數回或向殷或振劉意氣如舞自舞武上曰此曹孟德橫梁賦詩荀濟榜上磨墨作文又是一番風景龍泉太阿汝知此意

上導爲首賊皆倡劍丁裝由後周顯非效友乃導友也故驢倂恨復顯爲逆賊猶有奸雄氣象不若導陰險無恥遵養時賊故備兵向闕則以桓文顯敦及敦病馬車去又臨哭婦禍于敦欲事成則同享帝王事敗則獨爲領命臣不獨負管輅且敦也成帝即位導請成則郗鑒責之郗鑒導逆導不能討則問侃言之

導之幾微隱約已爲台室諸人看破久矣

郡卒以小船載庾木出錢塘遂降覆之時極峻微求其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掉向船口何處竟庾吳郡此中便有人謂卒狂醉都不復疑由此得免後事平永欲報卒卒曰出自庸下不顧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秋士曰妙計絕好大膽恰從細心流出必如此乃可免萬一不幸倘有識庾吳郡者卒必爲袁閭之彌明吉人天相成敗利鈍非所論也至事成不受賞托酒以令其生

無名之名乃爲真名其不肯以名傳有以也

桓征西治江陵城會賓寮出江津望之云若能日此城者有賞館長康時在坐日曰遙望城井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秋士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以二婢便可云日成非日城也即貯之井樓中勝似阿嬌金屋

新亭之役謝固曠遠桓亦惜才達者皆言曠遠解兵瘞人盡道清談廢事秋士曰洛生咏隱語也乃樂生咏耳以此詡溫而又以浩浩洪流誦之桓之意自解

史疑

在江明

非一味曠遠也是役也桓正欲除才若使少露一分英氣桓必不能忘情安之劉劭特一文士耳而王又手版倒執汗流浹衣桓已知其無能爲故得免于難其愚不可及也

外國進火浣布晉帝服之以幸石季倫季倫身敝服侯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秋士曰此敝服從何處得來必是須賈所贈范曄綈袍謝朓錦步障俱不足奇但不識韓昭侯敝袴亦在季倫處否

佛渡于津梁安得道人不問于應鸞如來肯痛于雙

樹間北首而臥乃知踏蘆西來九年面壁亦以息耳非衆禪也

葛仙翁有揚舉馬宜次神化爲大鳥至鸚鵡衆禪而有族盡以聲聞得度所謂身輕似葉禽魚混入海鷗鳥幾爲大和尙所詭矣不若舒雅海螺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先地菩薩也

王仲祖聞靈語不解秋士曰還須問轅府參軍

舉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秋士曰河漢在郢生幕中

風波頓起四海倘有微風搖之英雄之軀此其人矣

史疑

曰庸人安穩布帆無恙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

能道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秋士

曰吾黨有直躬者奈何曰曲肱而枕血亦在其中矣

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移自以尚遲疾走不休勉力而氣交逐

日如此疾走已影直當與日影並馳

鍾會擬四本論始畢其欲使僭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于戶外逢卿便回急走秋士曰彼

我之懷尚未通此時恨無長黃州鍾郎終作門外漢

言者能解解者能言何來何以都不言正是索解人不得不言言而能不言亦一解也

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支遁比何秀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實余謂遜少幾作五通仙人恨無辟支佛左手提膝右持願正是蕭然自得處謝已得其神髓雖無言亦佳况復萬餘語支語七百可以參老謝語萬餘正是學莊

王夷甫嘗爲族人事經時本行族人怒舉襍擲其面夷甫都無言鹽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其載去秋士曰族人無半面之好丞相有一臂之助

語卿道何物眼光乃出半肯上牛屋下何物四時之氣皆備陰父亦何負于牛也

汝南紗在以疑日晦三十年此正其藏鋒歛鋸時也學古學騎盡在疑中疑名久著更易見奇疑人正是名人藏拙處亦正是名人見奇處家有名上三十年而不知何況外人外人那得知外人那得疑也

鄭家有女謂觀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秋士曰盍以鐵如意墮之取率傳其韻良久復生口中能現五色齒綵色光絢一瞬即收鄭家女見之當亦爲破齒

以如意往煩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談秋士曰鸛籠書生望之更難爲懷正使人如木雞不如木鷄猶能浮表

史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秋士曰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歎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史疑

卷之四

此亦可參

那子才喜讀誤書曰思之更是一過秋士曰若思不得便不勞讀書



外五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在春秋後傳爲小經余欲以南華補書道德補易離騷補詩楞嚴補禮山海補春秋合爲外五經卽以水經入山海爲一經海爲百谷王自可該水且山海經係郭璞注而水經亦載郭注三卷正自可合焉竊怪于詩想俱治水所巡歷伯益爲火正而作山海何也或云火烈則百神現彤怪形駁物意從此參考使兩聖人合規操觚其施誦荒博必有進于是

史疑

者此千古怪經也經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六宮無畜貓

蕭良姊獨罵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猶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無畜貓余謂武后是天下一千古第一黠鼠蕭氏之施鼠實李氏之社鼠也臨朝稱制鼠而真矣政歸旁帷鼠而冠矣鳳凰驪駒駟駟板櫪仙人獻果王女登梯突地吼成猪愁羅織已極只少一獐鼠案耳良姊不可無此恨然畢竟鼠多千猶奈何安得獅貓燐事盡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

史疑

卷之四

唐兵法志

古者兵法起于井田唐之兵制寓于農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矣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第一制爲府衛衛察戶口課農募兵不苦于無糧糧備甲牀其火積兵不苦于無器仗果緩都尉火備其馬步兵武騎人各爲尉故其逸而強一切調兵關操悉本之統軍此太宗兵制也第二變爲彊騎官私其備已非其初矣折衝衛府主積戾不選士人皆恥爲之甚以假人爲僮奴至招募馬必用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矣及祿山反不能授甲安在其驅市人戰于孟府兵之制詳故居處教養資財待事勅作休息皆有節曰兵得以均勞逸薄恩威而不散彊騎之制畧故數年之後大失攔循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以後兵額皆空矣府募法壞而方鎮遽然于江淮楚漸獨畧以非邊也嗟乎外有節度則內不得設禁禁兵始息愈甚兵將愈驕天子爲殺大臣置已悔過然後犯關之真始去國門以外皆分裂一方鎮矣然此猶功臣子弟甲冑材官也自祿山陷旆使而八坊上

驍募于炎唐朝恩典兵禁而北軍齒籍屬于闐奴且爲置北軍獄即今來徽緝訪之弊也不闕兵法馬政禦而刑章亦實宦官之禍成于德宗作俑者實代宗也神禁行營皆內統于中人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王叔文雖奸邪其欲奪宦者權事雖不克吾悲其志也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胡天子此何進召董卓故事也竟以亡唐惜哉

唐史館

唐舊有令狐德棻所撰國史及唐書皆爲紀傳之體  
今孤斷至貞觀年及迄于永淳及吳長垣在史職  
又別撰唐書一百一十卷下至開元之初韋述續  
二部蓋以唐後事別欲勒成紀傳之書蕭令嵩欲  
早就奉賀登李鏡太常博士褚思光助之又奏陸善  
經梁今賀入院歲餘不就張始與爲相薦起居舍人  
李融專司其事諫議尹愔入館爲史官未施功而罷  
張說曰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九人而武德貞觀初  
史疑

卷之四

五十六

唐書

典藉之盛不減開元編藉尚冊微四繁之法則有唐  
曆春秋總二史之載則有起居注實錄書政事議論  
之辨則有日歷時政記上下千載冠冕史錄其以是  
與而我獨疑唐史之未得其官也昌黎文起八代固  
當以正史任之而佐以柳宗元之峭拔秀特真國史  
淵藪也杜子美詩中有史使此三人擅載筆之美繆  
索與軸袞袞于旣性善蔡于將來其經緯道德囊括  
古今詎非黃序蒼籙之遺問官謨訓之烈哉而任之  
不得其人許敬宗輩亦得與修國史故所記多不實

至後而包諸且譚顏景卿上嶽山降表矣凌準且譚  
郭子儀會王甫之功矣李肇之且譚李泌定麻姑送  
酒矣柳程且譚陸宣公計昭實參矣他如郭僕佐肅  
宗謀復兩京不載也單斌入寶木爲廣平太守拒安  
祿山城陷覆其家不錄也廣德元年翰林學士柳沆  
上疏請斬程元振不傳也房琯奏遣諸王爲都統節  
度不記也是非褒貶顛倒若此安在其爲信史哉

唐開元寶玩錄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珊瑚展弄能開智慧記事珠所謂智珠也張說多智能服妹崇未必非此珠為助

龜茲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玄宗因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漢武帝有懷夢草夢見李夫人玄宗思見貴妃益伏此枕勝似青城道士上窮碧落下黃泉也

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于盃足上有縷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于內藏之白酒紅人面今乃知青酒熱人心高陽酒徒熱腸如火豈曾飲此酒耶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于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

直至今日上其悅厚賜之此犀當以仙人承露盤盛之玄宗金盤恐其盛過木蘭玉不可用也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于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草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于白雲草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棍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于亭下呼為喚鐵乃知鐵如意所指固應魚鳥親人

內庫中有七寶硯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于爐上硯水日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梅

妃登樓作賦盪用此硯取其無水炭到胸中耳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癒肥胖子病齒時盪一照之得無影怪千人龍蛇動耶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麝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嘗命使取視愛而不受因此龍皮扇子也可敵晉時毛扇元觀塵汚人未知元寶何如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杖之力也有此杖節竹杖當盡作薪耳

學士蘇頌有一錦文花石鏤為筆架常置于硯席間每大微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頌常以此為雨候無差唐人謂李德裕為相公奉符雨請為輔一語曰其雨其雨後來其蘇

戴國夫人有夜明枕設于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岐王有玉鞍一兩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

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太真洗兒盥以金錢買此鞍置水中勝似溫泉也

### 小鳳人鳳老鳳

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然則宋有龍圖史館龍圖閣直學士亦應呼為小龍大龍老龍矣余因為龍鳳學士草詞曰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閣浮香潤龍璫而轉色若使臥龍方起紫宸夾香案更依五案之雲如其鳴鳳先飛承明有直廬已步八磚之日

史說

卷之四

牛子

第五代史

李用善騎射能仰中鵞尾所謂鵞兒軍也時人號為鵞兒龍全忠孤弱狼貪河中王又交構之真如鬼魅何能與龍抗

克用置酒三番岡伶人奏百年歌坐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觴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五歲便識兒奇此真隻眼後存勗長行至三番岡嘆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人大喜其腹中攻其夾城破之真

史記

卷之四

六

君子

奇兒真龍種也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霧應是龍沐所蒸但無遇李橫斷恐其以承吞之

梁太祖后亦甚賢我取其感慨數語而歐陽公以履霜堅冰為家人之戒其亦防微杜漸意乎

讀周家人守禮傳古今天下第一本上豈也世宗知

權可與議將腹殺人之事

敬翔佐梁篡唐而卒歿于梁真愚人耳李振繆為夫大詔乃知真男子纔是丈夫安男子非丈夫也

唐明宗謂從梁曰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上

唐于人口徒取笑也乃知上馬捉賊下馬作客正足難事

劉鄩之輩太愚可謂可笑矣天幸困之以南而不克進悲夫梁乃信段凝之語殺鄩後自戕耳

牛存節是審勢度時人顧其徒曰天下河朔當得英雄事之語快人亦快却難在以餘兵歸開澤州被圍即以其赴之真忘身殉國者晉人穴地道以攻存節選勇士數十穴地道以應賊于隧中敵不得入奇其何異哉聞

史記

男子成大事不顧小節郭崇韜人傑也唐莊宗滅梁卒用其策曰古者命將繫內門而出況成美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此則郭敗唐心法與英雄語尤未敏宦官欲盡去之即宦官崩馬亦不肯騎丈夫疾惡自宜如此竟為矯詔所殺古今痛惜人不易多得

持存審犯法當刑頗就歿于壕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彼思得善歌者伶酒妓言有持存審常為妾歌其言上驚馳召存審存審以從垣下故未加刑

有臣等與周德威齊名竟以崇禎事起非臣等野伏  
快望曰老五事 十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  
播至亡國之將射鵰斬馘之人皆得親見天子不觴  
爲壽獨于東苑于此豈非命哉余謂崇禎之教于  
蜀亦天道好還存壽歟不倘愈于使垣于乎望氣者  
言有黑氣如聞雞其應在此正朔將不知之驗也  
史建鼎爲文報仇故其氣雄王建及以宋資散士卒  
故其謀固以大兒猜詐自上流縱火焚宗戰福此又

大改之最奇者

明宗七羽中近行欽白欽長久而戰亦射明宗中股  
資以爲子後梁真數百爵諸國莊宗行欽望其旗而  
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此大似項王  
孩王莊宗酒酣每道于生戰陣事以爲樂兩相慷慨  
酌酒悲歌正是英雄換着蒼髮那得不生色

莊宗至萬勝鎮與白欽谷道傍家置酒相傾流于有  
野人驟聞具家名野人曰慈臺就此野人甚奇其  
得往朝得妙生造得妙後莊宗前行欽出介行至平

陸爲野人所執此野人又兒得妙嗟哉行欽事守光  
而爲之因父豈知人倫者安得不有折足之禍  
任國行師得苟吳道智然其人實非君子也李琪亦  
佞臣安足備位宰輔明宗輕信官人遂非重詢安得  
言明而李琪不協文忠自此始矣在協不識字虛有  
儀表號爲沒字碑螭蟻之轉固不如蘇合之尤  
功名之士有道者所不服桑維翰之及于難也日出  
扶桑鐵視敵矣輸之自縊桑喪同音主司已卜其不  
令終矣

玄節傳讀之有氣宰相以繩納靴中幾何不彼靴尖  
踢倒若使閹雞小兒固當以繩縛之寄語李七耶奴  
掃馬糞得一倚殘矣恐不若雞助也

讀官者傳唐臣應蓋見承業于九京使盡如承業明  
宗入洛安得有西顧之患人不可以無勢亦視其賢  
否何如

契丹攻陷平州得張希崇知其儒者以爲行軍司馬  
虜友知文人宜其興也

千古第一無恥莫過于馮道吾欲殺之廁中使爲人

...人...其...又...云...  
...德...老...不知...以...  
...影...進...不...  
...道...不...

文人而有武事者...  
也...  
自後...  
厚...  
...

...  
...

...  
...  
...

...  
...  
...

五代多...  
...

...  
...

...不...  
...

...

...



盜賊宰相

張齊賢初爲秀才遇盜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蓋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謁覲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枕有瓜分爲數段嚼之勢若狼虎齊賢相視愕眙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能以全帛相遺齊賢固奇盜亦不凡能識宰相于塵埃中當路愧歎矣

方知

螭蟬宰相

趙普受金誤國可名游揚宰相秦檜主和班師可名蠅九宰相賈似道諸姬角伎可名螭蟬宰相此皆喪地亡師敗君誤國與小人安得人人押一鄭虎臣快千秋宿憤丞相汗出沾背具澤爲雨丞相停車問喘其聲如雷猶勝似王安石執拘以天變人言爲不足畏宰相須用讀書人博陸侯爲大將軍而不署丞相以此嗚呼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于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于宰相名言哉

方知

張浚童秦檜

宋人嘗擬張浚于孔明周審及他書講之明矣汪伯  
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爲此否  
又秦檜既罷黃龜年等論之其發著矣其乞絕從不  
許高宗猶在疑間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  
館從汪伯彥學而浚爲伯彥所引進故私意盤結基  
禍如此乃欲復桎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之共事  
始知其間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于伯彥之曹而  
不于公也亦非真知其間也後爲檜逐而方有此言

也豈浚之本心哉檜之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  
若曰闇于主和不肯復桎以異浚見亦其姦之至者  
而顧以爲闇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浚而中高宗  
之意也浚之起檜于前王次翁之保檜于後其揆一  
也

安石周官

吾觀古人之錄律官存壞語未嘗不憬然悟也彼亦  
有當世用哉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故寧存  
之毋寧使後之人渺見多怪而闇已試况經術乎求  
堯者跡跡求禹者跡跡求先王以經世而不效者未  
之有也然安石治經術而諸君子測其必敗至岐經  
術世務而二之及安石敗而諸君子之說勝矣蓋至  
今日而疑信者半也嗟乎經術以經世此豈安石之  
私哉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安石之罪在不知用經

由大經者意也古人用其已試之術而示之意師意  
者治師跡者亂得失蓋懸于用之人經術何與哉聖  
人以理爲經以人情爲緯故審時度勢而不措于入  
之所不安權也權以配經故因之者反而合之亦善  
當安石議新法其所以犯百喙不顧者蓋以周禮爲  
衆口敵也然周用之而帖然安宋用之而譁然議此  
其故可思矣安石不權之人情而汲然以周官排摯  
此其於聖人經世之意自相背戾何暇論太平之業  
乎安石固無足惜獨奈何今後世瞻宋事者因其人

而評其言而以安石累周官也宋人意壹太過往往爲過激之論蓋安石名高一世諸君子雖測其必敗而說不勝乃矯爲之說曰皇變授契何書可遠嗟乎斯言行而天下之師心自用者其禍可勝哉倘畧其一時之成敗而以言再教吾以爲不若安石之論爲無弊也

星使錄

琪楠春古城岡所產西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焉木質香烈之爲猶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秋七日中國則是海外斷手五刑奇制但不知蔓華也蟲殼灰行任坐臥何以不絕干口

不解正朔但有月生爲初月晦爲盡如此十大盈虧爲一歲晝夜善捷鼓十更爲法西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爲樂俱士曰比山中

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又是番光景

魚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爲美酒以米拌菜先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爲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筍竹幹三四尺者插入糟甕中或陶坐幾人量入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西長歲時採生人懸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醉秋士曰飲酒三十懸懸下戶出入嘗之不如此之渾身是醉也以充此下飯較糟池肉林更有斟酌

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時人爲異其婦與家人同  
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  
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或突人有病者  
臨喪時禮之狀云云服必以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  
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古人戰之兩旁其類必有生  
歟之恨其國黑紙等以下皮挺薄黑黑細竹爲筆  
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候上曰此真形解之  
國雙光婦人不見奇曰錄有蟲之酒夜伴無頭之婦  
對月而舞擲鼓而歌不問寒暑不知春秋非特事奇

埋奇趣亦奇至云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爲異乃如眼  
中無珠不特字如蚯蚓人亦如蚯蚓矣恨不令重瞳  
子見之安知非季倫昭君輩輪廻在此國中一胜悲  
憤滿腸疑恨伯有猶能爲厲乎請以古城岡當遺遙  
游色荒酒荒今乃在大荒之外

靈山與古城山連接其山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  
山頂有一石塊似佛頭民居星散一處收地產黑  
文相對藤杖每條易十錫一塊若祖大面文疎者一  
錫易杖三條往來販船齋沐三日崇佛誦經燃放水

老百船以度人船之灾伏士曰何以曠之百生百  
子如一錫益益永帶水若使絳仙飛渡以佛頭石爲  
捷頭石不患生公不照頭也

崑崙山坤然瀛海之中凡往西洋販船必得順風七  
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  
莫存此山產無異物人無居烟而食山果魚蝦穴枯  
周梁而已秋七月禁烟時當往此國其中得無有崑  
崙老奴吾欲向之索沙棠數枚不敢以俗累相煩崑  
崙奴可作仙昆崙律可作后何崑崙之多奇也昔安  
史記

得下窮崑崙下觀河漢入無垠山無間手

賓童龍國日連所居惟表事能持孝服設佛而度歲  
者擇僻地葬之秋上曰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此地  
也自度度人得道身滅山用能品尊師食無所失

真臘國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衣孔雀白象犀牛于  
前名曰百塔洲金盤金碗盛食法有割割刺配犯盜  
則墮手足番人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番人則罰金  
無全實身贖罪秋士曰今之鬻身爲奴者皆有殺人  
手段番人罰金贖罪其法更深于償命不然番人豈

不自愛其人而于唐則宥于番則抵然則世有為制  
于手者殺人重犯笑裏藏刀又將何法處之曰彼特  
有郭家金穴在也

暹羅國外山崎嶇內嶺深遂其上下謀議大小事悉  
決于婦其男一聽苟合無序遇中國男子其愛之必  
置酒飲待歡歡留宿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  
齋人歟必用水銀灌養其死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  
事葬之秋士曰誦經持齋重喪服與中國無異獨  
是大小事悉決于婦一聽苟合此與中國將無同乎  
史疑

日有之中惻成風獅吼聲耳聞中之婦皆北難也其  
流為尼姑度為道士又難中之成難也男人不復反  
矣惟開口縮舌望之如木雞耳安在其一飛冲天一  
鳴驚人乎

假馬里丁在海洋中山列翠屏男子髮髮窄竹布短  
衫圍前布連芭蕉採其實以代糧食上曰一片綠天  
世界盡草之葉服之婦人芭蕉之實採之輸上所謂  
草衣本食原本性也

胡元特命將領兵駕巨舶征閩粵因遭風至交欄而

丁其船多傾乃登此山是船百號復征閩婆擒其酋  
長而歸至今居民有中國人雜處秋士曰桃源洞中  
有避秦人交欄山上復有避胡人矣

瓜哇國舊傳鬼子魔大與一團象青面紅身赤髮相  
合凡生子有餘皆食啖人血肉其中人彼咬殘盡忽  
一日雷震裂中半一人眾側異之遂為國王即領  
餘眾驅逐固乘而除其害復生尚安業至今其國之  
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  
大明宣德七年癸秋上曰一玁魔子魔民佛書所云

鬼國即此地也

其鸚鵡孔雀能馴言語歌曲其倒掛鳥身形如雀而  
羽五色日間交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  
翼而倒掛以放香氏好兒強生子一歲便以七首佩  
之名曰不刺頭以金銀象牙雕琢為髻凡男子老幼  
皆當佩佩下腰間若有爭鬭即拔刃相刺蓋殺人逃  
三日而出即無事矣男子裸頭裸身腰圍單布手巾  
能飲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璣紉帶之  
飾耳髮髮棹葉圍于窻中其喪事凡王翁病歿婢妾

等相對面。其口立則曰歸。歸之日。是夕。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兒至海邊。或野地。是見于沙地。俾聚人。食盡為好。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旁架婦生。其土良。久乃灑火。燒柴。而女孟。婦葬之。禮也。蘇魯馬。而亦地名也。為市聚貨商。船不擇港口。有聚。則擲數百相傳。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兒。無一日有僧至其家。與古占內之事。其僧取水。嚙之。但化為猿猴。止留一老嫗。不化。今存舊宅。工人及商者。常設飯食。招擲花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驗。

卷之四

七十八

傳記

海濱有木一泓。甘淡可飲。稱為聖水。元時征其國。經月不下。冊中之木。糧盡。將拜天祝。遂怖鎗。鹹苦海中。具泉隨。鎗湧起。水味甘。胡象軍。咬而飲之。其咸大。生擒。食人烹而食之。至今。猶中國能食人也。秋上日。因象與。突石中人。可為國王。依微造孽。為見此老嫗。不可為國。后殺人逃。三日。人眾界。果大是。立曹。李志。班人耶。正思。中財。輕命。大將不食。其餘耳。綴大。獅。莽。火。者。上之。飽。聖水。與。師水。者。金之母。中國有。日。使君。故能。食人。萬一有僧至其家。不化為虎。為類。

亦當化為猿矣。九指鐵塚。君其問諸水濱。

舊港古名三佛齊國。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最盛。而多寶金也。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悉坐居之。其餘民。煮鹽。于木筏上。盡岸而居。以木搭。捨。開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欲別岸。起。捨去之。連居。後徙。不勞財力。秋。七日。明王貢。五錢。賤金玉。既已種。穀。何須生金。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儲。使天而雨。王。餓者。不得以為。粟。措。參小。賺。于岸上。任。寄。諸。陶。下。公。豐。年。王。不。若。是。年。災。也。

山

千迭羅高山。奇秀。肉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無酋長。以年高有德者。王之。秋。士曰。三達尊。會于一人。見博。則不迷。聰。聰。則不惑。是。舜。周。孔。皆。年。高。德。劬。無。少。少。而。老。老。

吉星地。閭連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馬頭。商。聚。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燕。尊。眾。男。女。斷。髮。穿。短。衫。夜。臥。不。蓋。其。體。尚。顧。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入。冬。染。疾。病。十。乘。八九。秋。士曰。坎。坎。伐。檀。乃。入。檀。各。種。酒。得。麥。施。喇。復。福。夜。卧。不。蓋。體。婦。女。與。商。賈。交。易。如。

人其後晉館中萬勿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

洋幣如國同幣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溪于溪中海水  
形錫通成塊曰十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鐵芭  
推心算惟以半錫通市男女推尋身膚黑漆間有白  
者唐人種也秋士曰北窓一枕何可無蕉心箏何以  
知白者必是唐人得無有以墨現髻者曰此晉人非  
唐人也若夫知白守黑彼國之人亦深得老氏之術  
者矣

麻通東其俗尚節義婦喪大則割髮終而絕食七日

夏方

大秋同窳之有並逝者七日不炊則親戚勸以飲食  
若得姓終身不再嫁矣至焚火日多赴火秋士曰  
使文姬入此國胡笳必不致拍耶君入此國琵琶必  
不致彈

彭坑山平如案風俗尚怪刻香木為人殺人血祭曉  
求福嘆哭男女推屋聚單帶富家女子金銀四五條  
于項夏秋士曰作飾殉人君子猶或惡之殺人祭屋  
而口以求福其夷貊之不知禮也  
越子加貌內平而外峯俗尚敦厚以親戚尊長為重

一日不見則携酒發問安秋士曰中國人惟友

九州山平沉香黃熟木藥七年產香兵入山採香得  
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  
山人張日咀舌言其天朝之兵威力若神秋士曰採  
香得徑勝在拉羅葛咀舌言其如聞八公草木  
阿魯國盛產芭蕉椰子為食男女裸體常駕獨木舟  
入海捕魚入山採木腦香物為生秋士曰蓋有冠簪  
照耳望候者本神來謂者長史

淡洋內通大溪口洋千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

過往沒之狀誠甚香秋士曰海水多鹹獨名淡洋請  
請以一杯第三峽水中木知荆公作何辨駁曰若使  
臣心如木水味何出而變

蘇門答刺國番秤一播可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  
銀錢二十箇重金六兩全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  
重金五兩二錢民網魚為生朝駕獨木舟并張帆出  
海春則回舟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摘酸甜  
之果常花常結有一等瓜皮木質時莫如懶蘇開  
其香甘可口秋士曰推諸葛之苦心負差維之手藝

若盡如此人件件能如蛭蚌牛如獨得電氣耳使  
得片爪入口想忘那洞庭湖也

花面國王男子皆以墨刺面爲花獸之狀秋上日吳  
俗支身坐汗花面雖非同能各有其美

龍涎噴浮澗海面波濕中騰舞至春間龍來集于  
上文戲而遺涎沐番人擊斃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  
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握手而得  
至岸其龍涎若脂膠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  
魚腹中刺出若牛大狀上日東風破巨浪未爲奇

也人穴穴者得虎子欲探龍涎安得不入龍門

翠藍嶼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昔經  
此山浴于水彼嶼其架梁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  
其皮肉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  
遮前後狀上日人懷益心自宜有此果報若愚頑不  
俊木山不遠矣昔有以杖倚壁面佛面以此過慢遂  
生罪障法慈悲不廢戒律金剛所以努力也

湯蘭山國中有高山泰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鴨  
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

旁有珠旗沙常以網取螺蚌傾入池中作欄河珠  
寶之海邊有一磐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  
乾稱爲先世澤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跡其跡  
至今尚有也上有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真身臥在  
寺亦有舍利子自具發處供上日佛前于陶尸羅國  
舍沙跋提河開夢羅婆樹下說涅槃經及遺教經已  
安住常寂滅光名人涅槃有脇而臥于中夜寂然無  
聲得舍利子附四十時有白虹一十二道南北貫通  
意亦云此下是中國有大聖人自宜畏威懷德然亦

西方大聖人所默化也

溜山洋國其山初中天巧石門有三遠望如城門中  
可過船溜山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乾以代糧食傳  
聞又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說也秋士  
曰吳中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至吳淞江起  
濱口遙見浮游道士至師往迎並風濤洶湧吳縣朱  
膺奉奉正法乃同數人共迎像于是東流日到背石  
錄誌登舟其輕如雨此真所謂溜山洋也

西洋有軟木灘金鐵皆沉秋士曰庭州瀾木在大荒



之外以金繼承之者而惟角與銀葉則香拘夷山中  
有流水亦如之得無足乎

柯枝國男女裸體以葉遮前後行人遇人則避道  
旁俟避方行蓋避羞也秋土曰何不入綿山可以禦  
寒不特蓋體

占里國道不恰遺法照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爲禁  
今其好馬自西番來匹價千錢秋土曰甚地爲牢本  
之此漢武帝大宛服馬于此取道故曰占里千金拔  
駿骨皆星蓋其不若此匹價千錢意猶是梟天子八

男分  
駿道種故當浴以蒿穢露啖以波羅蜜蓋以印花被  
以俟伯樂之一顧耳

榜葛刺國即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寶座國曰語納  
幅兒乃釋迦得道之所秋土曰此國富而有禮禁不  
飲酒恐亂性濟濟然有文字者衆不知所讀何書也  
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故不再嫁妻故不再娶若孤寡  
無倚一曰人寧輸流食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  
足稱者應檀鉢受報聽敏鶴衆相隨異香成穗被  
國自此異人應得其俗不富而有禮亦東魯絃歌之

意也

上刺哇國有塩池投樹枝于池良久撈起結成白塩  
秋土曰投樹于池可以成塩椰絮因風正是撒塩空  
中轉解非誣言也又有忽魯謨斯國山連五色皆是  
塩鑿之爲器食物統用而不加塩矣

竹步國婦女出則以布兜頭不露身而秋土曰諸經  
記載有醜婦國婦女國此則不露身而不知好醜千  
呼萬喚始出來猶地昆邑遮半而即此意也

本骨都東國堆石爲城礮石爲屋四五層厠厠待客

少

世在其土地塔少牧數年無雨宰井甚深絞車以羊  
皮袋水秋土曰湯有七年之旱吾觀木骨都東諸國

往往而然安得灌濕山之木潤之自不焦心雲漢

阿丹國地產羚羊自冒中至尾垂九塊名爲九尾羊  
秋土曰九尾羊何如九尾狐駝蹄雞脚如三足鳥請

試參之

天方國乃西海之盡也四時皆春而長無針履于民  
亦無刑罰見月初生與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其  
寺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

鷺池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  
層大如塔每至日落聚爲夜市蓋日中熱故也秋士  
曰蜀有郾都縣午前與入市午後與鬼市猶未若夜  
市之奇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利瑪竇曾以天  
上教流入想即此地

荅史

隋開皇中趙師建還鄉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間  
酒肆傍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昏黑殘雪未消  
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扣酒  
家門其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  
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在大梅花林下有  
翠羽刺嘈相顧月落參橫惆悵而已飲上日烟姿玉  
骨世外佳人如梅妃淡妝含毫作賦何遜對花彷徨  
席不如師雄之月落參橫令人悵絕腸胃文章映日  
光

卷之四

八十七

君子堂

可見但無爲剗所鐸耳

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扁輪遊人莫得而見一  
日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語笑郡侯啓輪寢不見  
人唯東壁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  
般憑使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秋士曰學教  
聚笑摸骨凝脂只恐北人不識  
隋煬帝御女秦寶兒驍冷多儀帝謂虞世基試借螺  
梅嘲之世基詩曰緣何却得君王意帝把花枝傍簾  
白秋士曰天公點醪化作黃姑如董雙成許飛瓊偶

然游人間寧肯以姓氏墮落塵寰中

自淮南還東平後石上廟墮花植于濯纓亭此花天  
干只一株水收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土別號  
八仙花或云李衛公玉榮花即此也秋士曰桂娥競  
賞惜月影于水蟾阿母來觀下雲旂于晴鵲真所謂  
二月水一環玉勾藥懸杏花俗

唐昌觀玉榮花每發若雙木犀付元和中和春物方妍  
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  
馬與雙鬟無替母之歸客色疑疑通出於衆從以

八十九 舊唐書

文冠三小僕僕者皆緇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  
以白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于數十步之  
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矧立良久令小僕  
取花數枝而出將來馬因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  
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飛鶴唳異彩  
盈填舉簪百餘少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還滅  
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游餘香不散者經月  
秋士曰既有唐昌之手植又有文統之品題金粟水  
絲玉境翠壘無負此雪英烟樹

開元中植牡丹于興慶池東祀春華宮會花繁時  
皇季月夜召太真妃以步侍從之詔選梨園弟子  
尤者有樂工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  
衆樂將歌明皇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遂令李  
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李白進清平詞三章自欣  
承詔音猶若宿醒未解援筆立賦龜年遽以詞進上  
令梨園弟子調絲撫管促龜年以歌聲震梁木太真  
妃持玻璃七寶盃酌卽州葡萄酒笑頷歌意飲罷重  
拜秋士曰接狂片于清詞之律豈儂四聲猶勝似仙

八十九 舊唐書

春華中拈印紅跡野鹿卿花卒應嶺山之亂粧臺前  
飲一紫金盞酒未知其爲頃刻花也

芍藥中金帶闕出城中常有宰相秋士曰差池晴苑  
徒倚春宮神情益溢真花中太平宰相貧貧射鳥費  
卿赤鳳天縱風流殆無其比

石曼卿通州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畧無花卉  
點綴照映使人以泥裹桃仁撒墀上由嶺上一二歲  
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秋士曰既能助嬌又能消恨  
武陵溪女都觀亂霞如面亂紅如面假令余作武陵

謝道韞嘗云：「此中何必更尋短景？」

沈隱居嘗云：「花開一夜，便得逢見花，作數開如飛。」

而狀上大夫花上，密修竹雨數千點，扶土曰紅縹李。

出嶺將老，子桐頗潤，李出魯地，均亭李出江南，建寧

豐邑肥，大甘如蜜，南中第一。韓終李洞冥記：外國有

李，五十年一熟，仙人韓終食之，因名崔奉國。家李

肉厚，無核，大開，平龍必割其耳，血培地，生此李少，若

言鍾山之李大，如旌唐貞觀時，唐名國獻一桃，大如

拳，即黃石山之桃，賣大如十斛，龍所謂玉衡星散爲

李，故稱桃李。長人然，桃暗而李獨明，蓋效畫鶴夜

來禽花如美人，乍舉金蓮，翩翩自喜，秋土曰直疑風

起，舞飛去替雲行。

崔定與友生游曲江，以千金求入竊貴侯亭，棚中蘭

花，柳明，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

錢，扶土曰：「幸而生，惜不幸而當門同一蘭也。」能無倚

蘭之歌乎？給以香粉，夜除不祥，將以爲佩，敢徵蘭乎。

正如魚玄機披羽衣，唱步虛詞，毫無酒肺氣。

一詩初上大夫大慨，由詩上意而一蘭也。

草婦人懷如，佩其花，生男，農士曰：「慈不可療，莫不

可，惟茲笑，嬌宜男在房。」

梁緒梨花開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洛陽梨花時，人

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妝。」扶土曰：「龍以微雲，淅月

更生，豹態如趙燕，燕綽衣，雪中自然冷艷，逼人寧

可，苟令薰香，無使與妃含淚。」

太平園中有杏數株，每至棚開，大宴一株，則令一妓

倚其傍，立館曰：「手春開，元中宴罷，夜開，或聞花有歎

息之聲，唐明皇時，遇春雨，初晴，命取羯鼓，隔軒縱擊，

回視柳杏，皆發，上笑曰：「此不喚我作天子可乎？」秋土

曰：「曲江于杏全是酒脯氣，何有佳致？不如蓬萊杏花，

雜五色，武功二杏各大，丈餘，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

易向，不煩老嫗之嫁，又若府開杏大如鴨卵，皮肉皆

可食，其核大如雞子，破之，其中又一杏也，以其兩重

若回字，故名，呂公杏，濟南郡有金杏，其實大，子果黃

了，摘漢武帝訪蓬萊，有就是杏者，帝佳之，至今人呼

要

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時太真沉醉未醒命力士侍侍兒扶掖而至妃于被酒醉顏頰凝脂光采橫生不能再見明皇笑曰此真海棠花也足下其言不謬搖花絲絲夢回不覺開未落度歲日錦爲天孫不得側臥看貼使垂絲壽陽公主作梅花妝也西府張六郎衣紫綃臨朝霞吸瓊漿一大白升降拜舞才入自然心動至于涼雨微施輕陰乍捲片語含羞嬌態無奈即贈之七寶臺豈日踰分

杜鵑花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閨苑秋上日好蓋青鳥使月作百花王文君新寡乍歸來羞怨春風不能哭千紅萬紫風雨空山不知誰爲惜花人

舊薇花太食國花露也常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爲真秋十日朝真更欲熏香去爭擲竟案上寶鏡

唐召學士侍臣食櫻桃飲醪醑酒並以琉璃罈和以香醪扶上日時向鴛鴦梳香泛玉流酥何等受用

張爲蘇州刺史植木蘭花于堂前嘗盛時燕客命理席賦之詩辭華後主張連酌浮之輕醉強索筆題南司云洞房波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頗然醉倒客莫能續既而龜蒙前醒續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足此花身遂爲絕唱秋士曰或謂隱君子或謂嬌女郎當問之授素書者

辛夷艷春能使脂脂染芙蓉亂不同鸚鵡子別是石榴裙秋士曰辛夷花出如華艷春實類如紫萬項飛霞千溪濯錦必如江陰用兵多多益善

史辰

卷之四

九

君子堂

晉嵇康雅夜合于舍前嘗曰合歡蠲忿百合疑亦此語秋士日夜合花服之平肺百合花食之益氣不徒取其義也

紫微俗名怕癩花樹身光滑俗因號爲猥刺脫華葉對生每一枝數顆一顆數花秋士曰崔家婢子俊冶

徐人

蘇子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秋士曰養之長年觀者老人對山簪花端坐不去見此花者應必有長石老仙坐臥其側風奏疎松月臨橫雪即此一段清韵

如落葉古流花溪上製十樣錦寄元微之無一分  
塵俗

撒播空中未若柳絮因風秋士曰憑鴛鴦向陽花道  
斜惹春風不放歸

倒花如葉先萌芽而其花後發則五穀豐熟秋士曰  
兩珠兩玉不如此花委雲煙尾

張鷟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秋士曰請  
開石醋醋視瓶峯前可分恨金谷否珊瑚映水琥珀

俱施如馬賊龍藏無論聖凡普天供養

史記

白蓮紅蓮幕六郎面潘妃步此解語花也秋士曰

紅如玉山半顏白如姑射膚立爭妍奪媚似鏡安臺

太真睡起梅妃含毫各自傾城未易優劣

茉莉採之以煎茶或蒸取其液以代薔薇或搗而爲

木以和而藥其香可寶坡公曰爲暗牖秋士曰榮威

奚子偏爾芬敷耶類買臣妻掛簪寒素 又有那悉

著昔劉子有侍女名素馨其家上生此花

金錢金鳳得花勝錢呼爲菊婢秋士曰風流自不貪

風裏御座各有懼心秋士曰顛秋霞清峽雨使人愁

班固起

牽牛花其子可入藥秋士曰佛桑可掛牽牛易藥何  
事向織女問梁曹曲表也

孟後主於成都門十里羅城上種芙蓉花每至秋四

十里皆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秋士曰傷者若

羅襪今浮凌波微笑昂者若浣紗初倦英臂長吁殷

勤雷露中低昂烟雨裏不山人不感慨

英花有心向日秋士曰妙在承露疑之王石雖多寒

猶寒 史齊則尚後草然一種隱德無愧當年嬰兒

淮南王劉安好道感八公其登山攀桂而賦有大小

江山因以自號招隱士者淮南王劉安小山之所作

也秋士曰影散廣寒香芬碧落自從霓裳羽衣罷舞

歸來但覺丁界凡穢

南陽郡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其上有大山菊水從

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二十餘家仰飲此水上壽百

三十其壽百餘歲七十八則謂之天又道上

朱孺子吳木入玉符山服菊花乘雲升天秋士曰如

島士遠民逍遙丘壑不知天壤高深何論朝市假令

紅顏如錦屏空長閑幸甚巨野高燒而萬葉于  
此舞于解譯而使八人傾心寧止紫桑仙今戀戀于

中語于

山茶花注云鶴頂紅犀角健躑躅碎花寶珠茶串結  
實如累人如拳中有數子如火變伏上曰照綴雪景  
照如此花如彌子取子都雲帶霞裳趨踏左右別是  
一種貴麗何論楊妃

江妃二女游于江漢之濱逢交甫解佩以與之又馮  
夷中陰陽卿堤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名河伯快

曰香質柔情偏宜窈窕不施鉛粉雅勝群芳生野使  
間似乎蘿村中清標絕代及入響屨廊又覺貴重千

古  
木香薝薇注云灌木有刺香甚清遠抑之立屏架以  
爲輔秋士曰如王母過漢武羣真皆侍鼓吹吹笙無  
不具備駸駸越位以匹張郎

本紅花媚媚艷色亦能掩映秋芳伏上曰寂寞水濱  
憔悴無主如羅敷罷妝採桑南陌正多可憐于態  
月杜一名月月紅狀上曰赤日嚴霜嫣然無態嬌小

星抱余何論夏日冬夜

玉蘭花謂其紫葉翠房花香似蘭也秋士曰豐標清  
骨亭亭物外如執玉璋出金紫分科木天又如獨鶴  
凌風迴翔霄漢足驚鵬鸞翅不敢擎

秋海棠惟大足縣者有香狀上曰酒顏半酣睡魔未  
去臨窓倚砌嬌媚秋色仍帶春淫絕似崔婢子偷眼  
顧張秀才

秋牡丹苞生花小而形如牡丹色紅秋士曰效翠云  
兩

芭蕉在綠天庵中何可無秋士一座秋士曰譬如楚  
宮細腰當蓮舉袖大垂小壽翩翩問出若夫淒風苦  
雨則似寂寞長門惟有疎竹新桐差堪作伴

石菊落映又名翟麥秋士曰天段麗附劍娜風前正  
如謝家蘭玉羅生庭砌

櫻桃婦人以此況口秋士曰柔肌軟骨絕類海棠假  
令唱回風一曲定不知翻落何如至朱實紫熟又似  
火齊木羅觀者曰炫

繡毬花狀上云是一極胖婢子若以擬梨花真似婢

古人詩

尺蠖勝于棠棣，驚枝頗類絳桃。秋士曰：「既可生，亦可死。」  
色何妨托跡，三島兩勝掩映，似紫雲擁日，記以墨花。  
何異秦說。

古人有花名，各笑吳何人之句。秋士曰：「天高月白，同  
自舒眉，醒睡即成，風苦雨令人多生歡喜心。若士能  
一見張茂先，終日絕倒。」

有夾竹桃，又有經枝牡丹，所謂落日風吹鼓子花也。  
秋士曰：「桃舞春風，竹凌寒雪，雖多情動，即絕不相侔。」

而交枝婉戀，却兩相成，韻館陶公主與董偁其識一  
堂，亦足愉快。

老少年名甚奇。秦時瀛州又有不死草，以覆人面，  
遂活。秋士曰：「徐娘老去，風流愈佳，惜秋霜不遂九景。  
山中古雲草二千歲一花，此可稱老少年否？」

樓竹不花，不喬輪葉，匪餘秋士曰：「餘若苦竹，不能屈  
候景如决明，不能醒醉，亦何用？曰：清風拂拂從指上，  
來亦快事也。」

六朝江云：勁骨瘦枝，蓬之孤根，藤之刺眼，俱不及也。

古詩：「竹學陽春，情自幽靜。」如姬姜侍側，相對無厭。  
更有一種清風，若人尖刺秀勁，若針莊整，厚重夫人。  
微生如態然，如亦不可無。非如則翠姬之寵不專，且  
深非至情人不解此語。

百草花中獨取七里香，八面花八寶，排剪春羅映山。  
紅繡，伴針香，還嬌珍珠佩，佛見笑，十姊妹錦闌干，潑  
雪藤觀音，子虛美人金釵花，舖錦納頭陀，草慎火草。  
錦笏子，儂粧有美人，莊仙入使餘不能悉數。秋士曰：  
「吾安得神騎草，應為湯六卿香，以塗壁五色，散客與。」

俱息雞草，飼馬食白米黃精，不足道也。

宋家繁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繁率爾步往。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喘呼主人出，語笑款洽，而車騎  
羽儀至門方知是袁尹。秋士曰：「雌雄鳴鳳，食淚藥，  
即取以椽為筍，袁尹若來龍吟露滴。」

大松千歲，其精化為青牛，儂伶好食松實，能飛行如  
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時受服者皆至。二百歲  
秋士曰：「承雨露則為松人，夫凌雲霄則為松處士，貞  
交勁，即寧肯與草木腐。」



春風子 晉食相實商器更生漢武帝造相梁亭二十  
國主悉以相香開數十里秋士曰蒼龍吟白鶴下朝  
士相而上占格陰俱井翻風夫日之器誰能向庭前  
相樹參透西來人意

石楠枝 樹雲漢聲受風雨恨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  
之所庇車且百輛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  
至涼如九秋石刻云仙人遊君手植蓋千歲木也秋  
上日上枝摩蒼天下俱蟠厚地亦宇宙奇觀榕樹大  
十數圍而亭曲隄懸蒼是月之木本許與石楠爭  
魁

雷門從華陀求方可服食有益於人者陀以漆葉爲  
青結散與之秋士曰舊聞南華仙作史漆園裡偶寄  
一微官婆娑數株樹

李春之月命野廣無伐桑柘載勝降于桑具而植蓬  
稍后紀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觀省婦使以勸  
蠶事伏士曰止求馴維勿務食蠶果爲博何妨得  
塚

史疑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宋存標撰存標字子建華亭人崇禎間貢生候  
補翰林院孔目是編取三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  
雜史摘其事迹而論列之如以項羽爲智士仁人  
以漢高帝爲木偶之類殊嫌謬語尤多譴僞  
卷首題陳繼儒選定則習氣所染由來者漸矣